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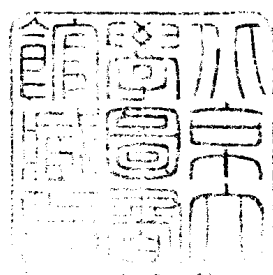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三册目次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一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一八七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涓刻本

三六九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六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朔

夏言罷

初言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高亦卿之干是二相大不相能言廉知  
高子世蕃通交苞苴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賂  
削欲以上聞高懼擊世蕃詰言求哀言稱疾不  
出嵩賂聞人有走入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  
言謂其屈服已也遂置不發父子愈恨之曾錦  
衣都督陸炳先為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而不  
知所發見嵩與言有卻欲陰比嵩圖言嵩亦欲  
撤言首相位乃因山崩分馳之異跡陳似失因  
言總督三邊侍郎曾錦開邊啓繁禍不可測言  
從中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上心動言累疏  
力辨上不聽命廷臣集議于吏部尚書問  
淵禮部尚書費東左都御史屠僑等皆謂言位  
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為  
之免復套大計乃輕信曾錦之謬擬旨必行廷  
意拘情罪不容道上大怒奪夏言師傳官以  
禮部尚書致仕

詔逮繫總督三邊曾銑詣京 命兵部尚書王以

旂總督陝西軍務

夏言既罷兵部尚書王以旂  
時上言復套事宜宜預議復  
別為防禦計上謂兵部兵科官先亦預議復  
套各奪奉示罰命錦衣衛遣官逮繫曾銑來京  
以王以旂兼食都御史代銑總督贖預議之罪  
也言官當機不言且有阻議者各廷杖之以旂  
聞命倉卒  
即日就道

廣會俺答入河套

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奏  
報套內先有狼台吉薄台吉  
都刺台吉駐牧今俺答復踏冰逾河聲勢愈重  
不可不嚴加防禦嵩擬旨曰虜寇合衆入套明

仇鸞奏許曾銑

是會銑擅開邊釁致生禍端欺君誤國  
兵部都察院集議勿得庇覆上從之  
曾銑破速乃上疏自訟因許

計遣男淳齋付蘇綱閣通貴近圖免于罪改  
皇上有今歲失事歸罪不必查歲之旨詭明知  
誘殺撲殺國有大禁乃丁未二月擢將所部士  
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帳希望功賞而分部失律  
全軍覆沒又隱匿不以上聞仍欲輕舉冥行收  
復套地以掩蒙蔽之罪不忠大矣其肅巡撫楊  
傳初亦謂銑召募招尤其計非是乃于通統以  
阻疏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據復且  
軍機重務豈可阿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銑謂  
不去臣為終為掣肘故銑復遣淳行五千金賂  
臣今全陝之人為其徵調集所苦嗷嗷欲覓臣  
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圍之內也時皆  
謂疏高所授草降旨曾淳蘇  
綱俱令錦衣衛收繫詔獄

以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時王以旂  
出代銑以

儲秀代以旂儲秀謝疏忤

詔定 孝烈皇后陵名曰 永陵

皇上以 孝烈  
皇后陵名未

諭輔臣曰朕思 太祖 成祖俱是二后  
先安玄宮其陵名定在何時可令禮臣查故事  
以聞禮部尚書費宗奏言洪武十五年九月十  
三日 孝慈皇后葬 孝陵永樂十一年二月  
十六日 仁孝皇后葬 長陵皆命名在先下  
葬在後載兩朝實錄中于是 上定 孝烈皇  
后陵名曰 永陵仍御製祝  
文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  
召南京兵部尚書張潤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

理西死事

三月會銑論成

刑部侍郎詹翰左都御史駱儵  
吏部尚書聞淵掌錦衣衛事都  
督陸炳等阿嵩指會論銑隱匿邊情行萬金賄  
通夏言當交結近侍官扶同奏啓者律論斬妻  
孥流放編管  
三千里從之

葉曾銑于西市

詔建雲南廣通定遠二縣儒學

詔出仇鸞于獄

慶酉俺答求入貢拒之

四月夏言論死

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上疏  
極陳為嵩所陷上不聽下其  
既于刑部命法司會鞠刑部尚書喻茂堅上言  
斷有議功議能之請乞自上裁上謂茂堅  
違旨當覆詰責之茂堅輸罪乞恩遂上言爰書  
當會錄罪狀符同律上曰言受賄隆眷居輔  
弼乃顧肆欺恣屢出不按又主議伐套  
增啓邊釁身及妻孥俱依前律科斷

五月 孝烈皇后葬 永陵

先是上命后禮  
與 孝潔皇后啓  
安禮併舉 孝烈居左既而  
后已又安不宜安動履啓安禮至是邸臣以文  
宮規制請乃更令 孝烈皇后梓  
宮入山陵居中之右虛其左云

兵部尚書戴金卒

金漢陽人歷官中外三十年  
有治才巡鹽採木稍肯進用

蘇素負氣在本兵不久為言  
者劫去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為左侍郎總督倉場督理

西死農事

先是倉場例以侍郎提督自改用尚  
書陳經後遂以為常至是吏部言六  
卿中無久次者請如先年例  
仍用侍郎詔以士翱為之

六月禮部請立 皇后不許

初孝烈皇后山陵  
畢禮部即具疏請  
上曰卿等以承宗廟不可一日虛故為是  
請念已立 太子仲承天祐亦既有年朕  
孝烈崩即諭輔臣高毋復請亦已再示卿等遠  
宗室有以梁祇宋徽其除者朕思欲退閑后不  
復立即當傳位 太子卿等忠愛其為朕考前  
代故事及 成祖訓典以聞尚書費家等復上  
疏言 皇后居休承乾贊成內治椒房蘭殿豈  
宜久虛維家再示不允臣等狗馬之心實切

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讚襄實人吏部尚書進  
之子也練習國家典故  
性醇厚不伐嘗以兩  
世學銓大權盈滿云

贈故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諡文襄

陸提督高廣兵部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雲務

陸提督高廣兵部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雲務

詔編管夏言妻蘇氏于達州。時蘇氏上言其子

縷索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歿

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願目九泉也上下

大同文化為男。大同右衛泰將馬繼宗舍人馬

原籍巡按官即行遣發勿得畏縱

八月以萬壽聖節單恩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

仲文支伯爵俸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各

祿一百石輔臣嚴嵩支正一品俸禮部尚書費宗

少保顧可學減瑞明各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

宣大總督翁萬達疏陳邊儲二十事。日明職守

會計重責成慎交代嚴委任戒主將重官商賈

估值嚴取受謹出納編號度監月禁常例謹

權量稽公用較斛秤謹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虜以言統收河

套賊報復至此上

詔授孔貞寧五經博士命專主子思廟祀。貞寧

公貞幹

給事中姜良翰請申明禮制從之。良翰言今天

下之患在吏

治不濟請申明禮制以示下民。既飲食宴會服

修飾器用之類悉別差等第令不得僭逾然

後塞兼弁之原既貪墨之戒聖游情之民復生

戒土民之首茲欲風教四迄請自京師始

院榜示遵守。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以

歸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位在嵩上亦斥去嵩黨

然嵩柔佞心險待言益恭而言意氣揚揚目中

無人自謂得上心而不知竟墮嵩術中上初

亦無殺言意嵩乃陰構怨望誣謗語派入禁中

及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以

激上心致成汰獄蓋古今異冤云

致支狀論曰夏言豪邁辨博果于有為曾統攝

既廷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奏議以復百

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帝

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嗚

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權英雄無

借著之善久矣奚感于二公之不終也

十一月 詔議 孝烈皇后祔 太廟不果

時禮部議祔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

之九室議不果行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

所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祔一篇進覽因言

通禮必不可亂失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





五月速繫給事中沈東于獄

時總兵官周尙文卒尙文家奏求罪

與陳叙尙文功伐疏入給事中沈東言尙文身  
成國事宜加優卹高尙文家不求于已而自  
陳功伐沈東又為疏請乃擬旨激怒上曰東  
自逞意見不思賞罰自朝廷出既未知料其自  
伐之罪仍為請卹其下法司鞫訊以聞既而法  
司論東贖刑高恨未泄仍擬旨杖東四十長繫  
鎮撫司

以范總為兵部尙書尋削籍為民

任以折尙書未

總督三邊兵部尙書王以旂督師敗虜

于鎮卷一

以翁萬達為兵部尙書

六月太傅兼太傅駙馬都尉涼州侯進元卒

承前承康太長公進元入奉天城道經元春  
金符迎請于輿及上即位奉迎隆慶親臣  
戚晚莫敢望焉卒賜祭茶如例贈左柱國  
諡榮恭國侯封侯賜官不以軍功自元始

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尙書徐階入直無

逸殿

秋七月 詔故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岳孫民悅

道蔭為國子生

以待 孝宗東  
官講讀恩也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寶條上考察四事

優異

才治行卓絕者宜賜墨書宴賚二言嚴太  
酷者宜追奪誥勅建治贖罪不及宜降級調用  
以示懲創二言信禁令禁絕饒遺令甲甚明宜  
嚴緝訪四言枉幸門朝觀被黜不許奏辨亂入

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疏上會兵討苗諫可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秉壺上言今國家財用邊需傾費不貲加以土  
木禱祀之後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  
財甚至變賣寺田奴贖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  
使者括通賦百姓督督海內騷動疏下戶部尙  
書夏邦謨等覆言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  
例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倉糧歲入三百  
出入尙爾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  
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常有八九年之積十  
年以後歲支加五百二十七萬石至今所儲僅  
約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  
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  
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參二  
石四計之則歲及不為家所將不可謂不足且  
生財之道既極而節用之令所儲積幾  
何歲支幾何曰歲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御覽  
以爲通融樽節之計上九行之既而工部尙  
會計錢糧之數計歲徵銀六十一萬一千餘兩  
係本年額派者歲收八十五萬三千餘兩係積  
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  
千餘兩係一切修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  
節慎庫貯累年用存者分  
爲四項以獻 上留覽

廣人宣府大同塞

初虜耻求貢不遂又以前使  
者被殺故乃繼使劇掠且射

青來以爲許貢則當約東都落令不犯邊否則  
秋且入關奪搶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  
怯言辭桀驁有要挾意頃前遣使請款殊異至  
是果復來出華林兒至松樹墩登暗門貴墻而  
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諸處或燬堡塞五十  
餘所兵科給事中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狀

同修築邊垣甚固今乃勇得衝入  
請治其罪。上令從撫泰嚴以罰

九月吏部尚書聞淵致仕以戶部尚書夏邦謨為

吏部尚書。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

直者如何擬擬外遷乃推邦謨代之

以吏部左侍郎潘潢為戶部尚書。

刑部尚書喻茂堅引疾乞休許之。

冬十月 命南京刑部尚書劉訥為刑部尚書

以吏部侍郎丁汝夔為兵部尚書。時翁萬達以憂去左侍郎

詹榮以當署部事引疾乞假上怒其無致身之忠罷職歸任乃以汝夔代之

十一月 命禮部尚書后神主于太廟

時高議安王于皇妣獻皇后之側上從之

吏部尚書夏邦謨乞休不許。

南京科道官鄭勅邦謨語附貪戾新改銓曹不協人望邦謨上

願自理并求引退上曰卿簡自廷推宜盡心供職不必以人言求退也

召起用致仕少詹事王用賓原官

十二月總督宣大都御史郭宗臯疏條邊務三事

日除戎器言請增造宣大山山西諸處戎器移文工部細察如不適用即折解軍門自製曰選戰士言選戰河與保西郡尉士六百人及山東青沂二州餘手四百人刻期赴鎮分曹教習日規

敬請言何探敵情全在用間今出竟嚴禁其  
從之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為工部尚書

禮部疏請考取天文生

言欽天監候時實惟自務推測考候貴在得人苟惟拘嫡瓜分至乏人備習學畫收恐成允濫請今後將本監執冊丁男願習本業者量為摘取分派各持教習本戶有缺盡將送考就中擇其精通者照例頂補如二人俱通未補嫡瓜分者候缺法考報可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刑典史厲汝進籍

先是汝進為給事中以戶部尚書汪杲事論勿嚴世蕃詩臣名故借臣子世蕃巧詆上以汝進意欲與杲開釋遂杖之外貶至是大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問卒

問武進人深沉廉靖累遷廣東布政

二月加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李本為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治掌詹事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歐陽德為考試官

取中書夏器等三百人

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

初 太祖置市舶司 于倉黃渡以通華夷 貨有無謂海禁 御于實便利推在 兵部議俱從之

浙東海禁之始 太祖置市舶司 于倉黃渡以通華夷 貨有無謂海禁 御于實便利推在 兵部議俱從之

廷試賜唐汝楫呂調陽姜金和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詔許錦衣指揮郭守禮襲封武定侯

長男也勳下獄八年守禮以祖功陳乞襲爵 上曰郭英勳厥末可便因凶嗣廢祖功惟遠原 封免 覆勳

詔封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恭誠伯辭許之

聖諭秉一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賊厥 功大矣特封恭誠伯許歲祿如例頒給仲文疏 辭從

四月刑部尚書劉劬劾籍杖故都御史胡纘宗于

土聯以絞罪重囚奏許誣曰胡纘宗詩寓頌一 無謗誦語豈謂初以同里故黨獲宗 上曰既 頌矣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纘宗廷杖與劬俱劾 藉僑良才奪俸半年承問司官詔獄嵩平反公 忠兼文大 學士祿俸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徐階等表進呈

命禮部尚書徐階錦衣右都督陸炳施藥于朝天

等三宮

以李士翱為刑部尚書擢戶部左侍郎胡松為工

部尚書

兵部尚書翁萬達條陳邊備十事從之

翁營開以嚴內

治飭邊備以固藩籬務資政以嚴邊防廣儲蓄以實邊塞時餉饋以安募卒重犒賞以激將士開使過以策奇功開受降以殺勇賊激撫救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詔下兵部從之

逮繫郭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于詔獄朴宗臯耀于闕廷謫戍邊諸部將論厥

罷取杖下宗臯戍遼東邊將戴

論徐仁歐陽安等俱論厥長繫刑部獄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許統生原居京師師師至是宣大缺總兵

鸞賂高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復請起翁萬達代宗臯總

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權巡撫上以非常

給事中俞鸞請更罪人充軍例從之

舊制罪人充軍南人

發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當發極邊者北直隸宣大山東山西河南俱甘肅山西陝西宣大河南發遼東既而遼軍不習水土逃犯過生于是鸞言此年邊事孔棘軍伍虛空與其投生人于不赦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因而用之大令之充軍罪犯不過曰邊衛曰邊遠曰極邊而已南北地理不過曰本省隔省再隔省而已以罪之輕重定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遠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其邊遠極遠亦可依數遠配解者易至近者易易勾而有司亦便于遵守下兵部議從之

六月簡督學官

給事中楊允繩上言 臣聞古者立郡縣章故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選孫康之說不篤行下者但論恣睢千謂假託皆督學官用文藝而輕行檢也乞勅諭曹慎選督學官用士習上曰首學官實士子表率今後慎選行誼端方者以充其任勿得徒尚虛文循資監擢

給事中楊允繩疏陳銓改事宜

言古者立郡縣之寺明銓序之

謂所以入與地相遠今宜割量政務繁簡地勢遠近道里衝僻列三寺為銓除中間或有請銓者請加裁抑至于履任後人才地方或相宜又有出于銓版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銓擬按宿奏報改調則人才何遺汗

督兵進剿前後斬賊五千餘俘獲千餘招撫三千餘事間上嘉其功命加主祿任一子歸衣百戶蔭必進

申陶仲文前命加嚴嵩上柱國辭公希忠等陞賞有差

釋漳州知府盧壁等于獄

壁先奉巡視朱統命查夾所執通番語因

既而副使柯喬都指揮盧壁被逮論成誣執壁必欲同生而番人力辨與壁無干科臣助議改調詔令釋之久之改守漢陽初壁在漳平白菓洞賊寨堡寨與屯田用罪人唐弘臣破巨賊李大用殺百餘賊目謂不世奇功而為人所擒此以平賊督餉交獎賞為不稱其功云爾

八月虜人薊州塞

初薩佈至宣大即請各兵

窺大同仇鸞懼遣斷養時委以重賂賂虜令移  
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酋以賂故遂東去焉  
奏虜衆東行恐侵宣薊震驚京師請移師駐  
庸以備不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薊遼  
兵部謂上厭徵報不悉以問已而徵報數至  
乃奏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營兵二萬有四  
分布宣薊諸關隘諸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  
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見敵以為常虜  
宣府知有備不敢近乃走薊州塞初薊州外  
梁類福泰三衛虜亦不敢近通敵三衛懷反  
結虜自為重乃為鄉道故虜衆由三衛地寇  
朔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眾  
禦之虜乃佯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兵且鐵  
狀他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丁丑虜眾悉  
入圍順義亦被攻

巳卯威寧侯鸞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守謙

以保定兵至京

時鸞先駐師居庸故首澤命  
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  
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稍安已而河淵宣府山  
東山西遠東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  
餘人

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

為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上加勤王師各賜重

勇衆而拜鸞為大將總領諸鎮兵製衣金帛使  
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上等  
啓奏以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戎務駐  
師城下以衛京師復以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  
門談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黨  
有論必邊將蘇倫寺立功自贖分遣京營諸兵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白河東浪游水西北行大  
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炎日夜  
不絕至東直門親御慶內臣八人入以去郊民  
傷被血門下閉門不許入萬口號呼聲徹  
內命啓門扉納我民是日虜掠婦女大  
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  
鋒者

壬午虜求入貢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

初虜執御殿內臣去不之殺縛見虜酋俺答  
為報書遣二人持還求入貢上召輔臣嵩本  
及禮部尚書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命集  
廷議通貢可否日午群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  
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殺兵不則益兵

臣俱以為不  
可奏入乃止  
召起守制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  
道遠人  
歷任邊  
方多年去京  
甚近故也

癸未虜犯諸陵

時虜驅羣華城犯諸陵轉掠  
西山良鄉以西康陵菓園  
寺慶上命大將軍仇鸞嚴護  
陵寢仍令搜捕近京保定皆震

以趙貞吉為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宣諭行營將

集議奏入時召何夜... 乃馳使召二人入對... 言貞吉之言... 獎掖都督周尚文... 罪以作人心且日... 各萬勇且盡矣奏... 金出城論買勇首... 春坊左諭德兼河... 稱詔出城宣諭行... 營將上博斬勇首

上御奉天殿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及總兵羅

希韓詣京 時上久不視朝以群臣請許之是

史王儀劉州都御史王汝孝及劉州總兵羅希... 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 至通州命營兵屯... 化驚引兵至虜少... 村落儀發補兵執... 之尋以恐按御史... 倉御御史代候守... 丙戌逮繫刑部侍郎彭黈左都御史屠儵大理寺

少卿沈良才于詔獄廷杖之奪其祿秩京師解嚴

上大怒謂... 各吏杖考... 不速竟... 上大怒謂... 各吏杖考... 不速竟... 上大怒謂... 各吏杖考... 不速竟...

左諭德趙貞吉于闕廷詢尉頌南

能項貯多金不之納... 是復命命謂貞吉... 又沈東非是上怒... 命杖九十謫為廣東... 浦縣

九月詔起兵部尚書翁萬達 時本兵缺月餘

立戎政府加仇鸞太保入理戎政 初鸞總諸

保賜金帛厚甚及朱希忠... 得二百級奮自効無功... 西兩解四過居大同... 討安云邦瑞奏用兵... 各一人議論多狃鸞... 便督革之所言無... 不從益驕橫矣

末八佩將軍 印而奮亦然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 募民兵于畿輔

東州泗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  
秋防秋後各散去如抵更卒例云

### 命右僉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

以戶部右侍郎孫應奎為戶部尚書

### 逮繫刑部郎中徐學詩于詔獄

初上以虜患

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  
之要貴在正本源今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  
險莫則貪黷無厭內焉勳貴之結納外焉羣小  
之趨承苞苴盜門冊車載道亡論潘泉泰遊諸  
定員所獻納即督撫總兵等官每一邊擢輒索  
千金其他珍異奇玩諸物尚難計數此非股肱  
餉則民脂而來也輸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  
虜患其來有漸夫而高泄泄焉自謂得計其結  
論原紐繫結頭自云天帛不覆門可羅雀

備兵不祥之說以謾請開貪糶加故括不復明  
縱子世蕃受奪賊總兵李鳳鳴白金二千兩起  
補副州總兵賚銳以為京師之屏衛狀又受昏  
安望其礪兵資銳以為督運總兵則疎亦必  
括趙運卒倍獲取債安望其登好清弊以為清  
河之保障世蕃又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白  
金千有二百王府科吏盛克相白金三百兩利  
之密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貪也自九月初  
旬以來私徇向還輻中致十乘駟車至四十月  
幾河樓船十有二艘烟載而歸臣等每按士不  
以誑道路于謀已得矣如君父何臣等按士不  
夫誑誑者不切齒痛心如七八年間無有  
少敢誑者誠以世蕃狡焉擅執大政諸衙門  
奏啓必先開白世蕃而後敢問焉又機械足以  
先發制人勢利足以虛譽自固投機搆隙足以  
之備臚衆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強辨而精神

傲端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  
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當路權心而撼其口舌  
如歷年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于遷除考覈之  
餘給事中王輝陳璉御史謝瑜童淳臣等當時  
但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  
嵩父子如鬼如蜮傷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禍也伏已休嵩父子別簡忠貞  
以委任則責成之則內有順治而外有威敵前  
何報復逮下鎮撫司考訊具奏

### 大學士張治卒諡文隱

治茶陵人博學強識性  
能世玄撰快悞而卒後改諡文毅

### 十一月置三輔經畧大臣

時以易州昌平州及  
通州為三輔各設經  
畧都御史以翁萬達至愆期論守易州召許宗  
大等守昌平州及通州王行為三輔經畧使

### 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

### 詔祧 仁宗昭皇帝王升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

### 第九室 仇鸞疏易四將

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  
兵官徐珏守易州以徐仁代守

大向而宣府副總兵官李鳳鳴成勳互易其  
地 上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仇鸞論  
薦四將求濟戎務 皇上曲賜俞旨宸弄淵深  
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謹遵奉施行矣第念行  
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 天子之重柄  
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  
道諸臣集議朝堂從公推舉然猶不敢定擬每  
上二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其任防杜其漸示  
臣不敢專也今為生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  
握兵柄者有不自屬心向矣生瞻觀者乎

皇上聖明雖心繫天下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  
典制關係匪輕聖人舉措萬世作則臣待罪  
兵不敵不披瀝于君父之前也 上曰戎政所  
修忠賢是托况朕有密諸匪彼專擅兩兵部者  
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亦不待彼更易况勞朕心  
耶一籌未發先攻致大臣謀國之忠固如是乎  
既而復論廷臣曰昔我 二祖兵柄多出達能  
諸將未有作誘者邦瑞以勇退未受加擢是又  
程鵬之怨上也今每曰破格舉專而盡忠者不  
不能容德勝再予又效汝夢之誤國耳故論  
外知之邦瑞聞  
論莫知所措

###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議請給糧新兵從之

時大節以募新兵請分三等給糧隊長及役  
降人一等次者人一石五斗又次者人一石  
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况應食糧二石者  
止八十一人食一石五斗者止一且四百餘人  
其餘二千四百餘人又俱食一石且軍士世食  
且浪如欲此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  
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藉于官  
餓寒切身則有掉臂而去者臣不能禁也奈何  
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上詔從之

### 召起原任巡撫順天副都御史許論提督鴈門等

### 關巡撫山西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己丑朔

### 上不御殿

詔廷杖錦衣衛經歷沈鍊編置塞外

初虜薄 下求通

未廷臣集議趙貞吉以為不可毛起以為始  
之遊今世塞而後相之時機在朕中夫言申  
吉指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曰文曰此  
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喋喋非言故小吏言  
突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  
州軍儲而合勤王師披萬人遊擊虜以騎歸  
必大捷中國之氣可伸不報當是時高獨用  
鼓履格邊檄而當時重臣慮誅輒入賄求為  
間冀有所解免苞苴且日甚鍊抗疏効嵩受國  
狂視如鴻毛貪婪愚鄙若膏有缺石不問咨  
以來自全且以朝廷之費謂為自已出故及  
著計嵩受禮而不知有朝廷之恩威矣因歷  
其情太罪及夏邦謨承及願指開通賄賂狀  
并誅斥 上怒赦于闕  
徐階請立 皇太子為民  
徐階請立 皇太子為民

乞休  
從之  
徐階請立 皇太子不聽

詔令吏部尚書夏邦謨兵部左侍郎史道俱致仕

以給事中張乘壺  
考察拾遺論奏也

### 詔以李默為吏部尚書

### 議裕軍儲

時比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  
陛下赫怒欲大舉伐之而國計告匱建議諸  
知夫計值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備委其  
徐則國庫更清况費當今理財第一



化五年... 今邊功之隆... 臣之恩... 嘉靖元年... 以後供用... 道年終查... 撥入... 中

三月初與虜通馬市

初為聲言比伐實內畏虜... 乃密遣賄義結俺答義子... 脫朕使俺答以貢互市為請俺答利我貨幣投

上命廷臣集議... 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 在大同地方處置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謫補外

初繼盛為南京驗封主事三年職滿入計... 部車駕司員外適計虜通市繼盛上疏力言... 市有十不可一忘天下之大仇二失天下之信... 義三損國家之威重四墮豪傑效門之志五怠... 天下修武之心六開邊方通虜之門七起百姓... 不靖之漸八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墜胡虜役... 詠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圖... 我情狀如指諸掌復起羣臣建議... 失請收通市成命銳意進討... 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 是驚忿然曰堅守日不讓虜宜其易言若... 厥駭之... 論不變獄具請... 為依道縣典史

四月御史喻時疏請經理邊備從之

邊臣之議開通馬市蓋將薄遂虜欲以飭我... 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良策也... 思而在奉行者據為經理耳... 所以資衛守也... 官兵所以集武藝也... 聚未給糧... 宜先故不當問市之開... 行各鎮巡官速加經理... 諭如其言... 上令

大節兼領之至是仇鸞以秋防部遺諸將仍徵... 大節所部兵使隸已廢下復徵大節防禦京城... 辛舊不隸京營... 且劫咸寧侯鸞何藏禍心宜裁抑其權勿使貽... 亂仇鸞上疏力辨之遂逮繫大節于詔獄論... 獄中

六月詔調山西副使尹綸干京師統民兵五千

以備調用... 時兵部尚書趙鏡言綸父子才勇招... 集家丁日以城虜為念宜用之京師

詔奪巡撫雲南都御史石簡

雲南盜匪... 役布政徐越

秋七月詔令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

經理延學馬市 時延級鎮巡官張遇等言本

月東西相距千五百里鎮無邊境比近虜賊  
此立市恐召虜使延學兩鎮所與市者皆在  
虜一都花馬池界在二鎮中有邊境三百餘里  
可以為馬廐宜合延學二鎮同立市此地限以  
斯先後互易總督大臣用防秋例守此以便  
度庶事休歸一蒙家可觀仍北監大同事例  
發帑銀充用斬令大臣一人前來經理詔發  
同發銀充用斬令大臣一人前來經理詔發  
如大洞湖行

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楨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從

之 價言先年黃河入海之道既通無滯故開溝  
河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  
河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

請 從所 近 費不多欲除河患何以易此既下工部覆

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子正億為國子生 初守仁

冬十月吏部尚書李默致仕以刑部尚書萬鏞為

吏部尚書

詔修承天府文廟儒學 初 獻皇帝在國嘗臨  
視郡學釋奠先師又持  
上復命有司重加修

學

十有一月哈舟兒陳通事伏誅 通事哈舟兒

加咸寧侯鸞太傅太子太師增歲祿進何棟兵部

左侍郎各任一子任大學士嵩一子錦衣衛指揮

加大學士本尚書禮部尚書階少保任一子加成

國公希忠太子太師左都督炳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史道兵部尚書趙錦俱太子少保各任一子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舟兒陳通事日尋千戈  
屢北疆場致虎豺深人內地以致畿輔震驚  
海毒內外賴我皇上精誠格于上玄神貺昭  
示不顯茲茲之逆日就擒師既無征功賦不

已力也第據迹而論咸寧侯鸞總兵何棟都御

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尚書史

道成國公希忠左都督炳并臣錦等均蒙

天祐以效微勞但忠勤出下朝廷臣等不敢擅

擬 上降旨旌為忠勤賜晉加太傅太子太師

歲增祿米百石蔭一子錦衣指揮僉事何棟

左侍郎仍總督邊務蔭一子錦衣千戶成勳陸

都督同知吳嘉會陞右副都御史嚴嵩官階已

極蔭一子錦衣指揮僉事李本尚書徐階階已

少保蔭一子為國子生朱希忠加太子太師陸

炳加太子太保史道趙錦加太子少保各蔭一

子錦衣百戶其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辛 榮山海衛人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命蔭嵩察紹慶為中書舍人

虜寇大同塞

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虜寇敢干馬市之羈縻...

歲初虜衆入犯俺答之約束全無討伐宜行宣大薊遼各總督鎮巡等官督令將士令兵征剿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上曰鸞駭非時擾攘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平日專恃馬市全不限備故爾今後一意教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

三月大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勅原任侍郎陸杰提督工程

虜人大同塞指揮王恭禦死之

上曰恭忠可嘉贈都督僉事任

一子為正千戶

詔罷大同馬市

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為言至是咸寧侯仇鸞亦慮禍及密疏

止之乃

三月裕王景王冠

先是徐階言自壬子年有十六選婚講學實始

其時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始諸禮可以次及上令階具冠婚儀以進階復請以長幼為序先裕王次景王婚期亦然上令俱于二月行之至是月朔乃俱行冠禮禮成上諭輔臣曰卿等以二子當婚請今已冠矣當令舉讀習半載正合婚期列聖垂範亦是此程其示詔大將軍仇鸞赴大同勦虜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徐階為東閣大學士泰預機務仍理部事

夏四月詔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虜入遼東塞王相禦死之

時虜衆數萬出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法

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上聞上命題相都督同知及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于南京

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

時倭寇猖獗日甚

議復設巡視重臣乃以忬提督軍務巡視浙福海道時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赴浙度浙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疏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推誅賞得便宜且欲嚴應援之津寬損傷之餘且剿且撫勿拘從之忬任忬將命大猷湯克寬為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築點少年分隸諸將布列頗備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為無恐

詔裕王景王出閣讀書

先是大學士掌禮部事徐階奏請

王出閣讀書上令擇吉舉行未幾命編修高拱檢討陳以旅為裕王府侍講景府檢討孫世芳林煥起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初論至是始詔出閣

八月奪仇鸞大將軍印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邊事孔棘大將病不能出

禦而印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乞暫假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虜上謂本兵不可出師即取大

將軍印。置將樂虜。歸仍夜至。奪第。收高印。組。高。副命。大恙。病益劇。幸。波。歸。乃奏。以。總。兵。陳。時。代。高。督。師。詔。開。軍。民。納。馬。事。例。

磔仇鸞屍。梟其首。父母妻子俱棄市。

初。鸞。家。卒。姊。江。俱。月。功。次。授。錦。衣。衛。指揮。知。鸞。以。事。必。敗。乃。出。奔。居。庸。華。城。欲。叛。降。虜。閔。史。及。邏。卒。獲。之。都。督。陸。炳。以。聞。下。獄。鞫。之。炳。乃。盡。發。鸞。過。虜。亂。政。諸。罪。狀。上。大。怒。命。法。司。會。訊。刑。部。具。其。獄。稱。鸞。久。畜。異。志。交。通。禁。虜。殘。毒。生。民。事。干。謀。逆。未。正。國。典。宜。削。棺。斬。首。梟。不。九。邊。以。為。人。臣。不。忠。之。戒。時。義。姊。江。侯。榮。俱。係。逆。黨。宜。併。斬。首。高。妻。妾。子。女。付。功。臣。家。為。奴。財。物。入。官。其。父。母。祖。深。兄。弟。不。限。籍。之。同。異。俱。流。三。千。里。家。人。欲。林。等。編。發。成。邊。上。日。從。鸞。大。逆。不。道。仰。賴。玄。威。雖。已。殛。亦。難。以。照。常。處。分。削。棺。到。屍。斬。首。梟。示。不。貸。父子。妻。妾。俱。斬。及。孫。女。妹。功。臣。家。為。奴。

雙。標。時。義。述。江。等。即。為。慶。快。仍。各。到。屍。仇。林。等。編。發。南。永。先。軍。伍。仍。布。詔。天。下。暴。鸞。罪。惡。屬。聞。遂。引。去。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平。諸。苗。按。高。督。論。曰。仇。鸞。以。庸。暴。之。資。切。非。帝。之。寵。崇。遠。則。束。子。無。策。亂。政。則。驕。切。橫。生。皇。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委。身。報。主。之。績。而。不。虞。其。負。國。之。至。此。也。蓋。自。持。策。無。功。而。歸。聖。心。已。不。能。無。疑。然。猶。唯。其。言。而。莫。之。違。者。亦。駕。馭。之。莫。一。獲。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見。上。赴。而。曹。當。將。或。有。疑。鸞。反。者。奈。曰。鸞。不。反。即。反。無。足。憂。按。滅。之。孤。豚。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未。曰。歷。覽。古。奸。臣。反。逆。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以。稱。人。心。乃。可。劫。人。之。從。鸞。總。諸。路。之。兵。握。專。關。之。柄。而。不。謀。少。過。孤。軍。深。入。之。虜。此。其。人。豈。能。反。以。其。罪。且。嗚。呼。鸞。不。足。責。矣。使。國。家。有。注。事。之。臣。朝。廷。何。至。委。大。權。于。狂。豎。子。哉。國。家。養。

士。二。百。年。緩。急。一。無。所。恃。乃。使。仔。究。之。徒。得。以。亂。法。于。紀。群。臣。何。得。辭。其。責。也。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上。諭。工。部。日。朕。一。王。留。京。一。王。封。國。宜。行。擇。建。之。處。節。履。封。國。重。典。原。由。欽。定。所。立。封。于。德。安。詔。廷。杖。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削。籍。先。是。應。奎。協。理。戎。政。竄。其。子。繼。詒。名。于。兵。籍。中。月。首。功。官。于。戶。國。相。以。子。熙。教。為。仇。鸞。家。眾。置。功。授。百。戶。至。是。上。諭。大。學。士。嵩。悉。改。舊。所。置。戎。政。給。事。中。凌。汝。志。因。論。劫。應。奎。國。相。言。狂。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懸。金。爵。之。賞。計。功。授。人。槍。不。肯。用。命。况。繼。詒。乳。臭。小。兒。從。惟。罔。統。籌。中。奪。之。首。功。奈。何。令。披。堅。之。士。家。霜。霧。犯。白。及。畢。命。疆。場。之。外。平。應。奎。國。相。身。為。大。臣。甘。心。擊。斬。之。按。之。上。怒。各。廷。杖。之。編。諸。為。民。其。子。令。悉。被。收。訊。

九月更新營戎政。南京試御史王宗茂謫補外。宗茂上言劾嵩數日。陛下以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兵工驩。且之。徒。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至。非。不。知。嵩。之。頤。指。氣。使。臣。無。從。所。父。母。失。養。至。子。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自。經。林。木。殆。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有。其。言。罷。兵。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于。臣。之。生。存。矣。上。謂。其。狂。率。至。是。謫。宗。茂。為。平。陽。縣。

冬十月徐階解部事。總督宣大侍郎蘇佑寺出塞。虜我師取績。

冬十月徐階解部事

總督宣大侍郎蘇佑寺出塞

虜我師取績。

時佑與巡撫侯斌總兵吳瑛協謀出塞擊虜虜  
會掩答把都兒等會兵逆我師殺指揮七人土  
卒死者無算瑛急欲襲自衛通驛塞言官劾論  
佑等寡謀喪師兵部覆言大同兵威情弱虜  
益橫今各官親月矢石搗巢稔庭雖未獲全勝  
而深入方戰以塞毡裘之膽似亦可嘉宜寬其  
罰以作士氣上從之仍令恤  
欽守七人之家以為外事者勸

### 十一月御史諭時以邊務疏論嵩

言諸臣平日

多計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有成功者言豈  
竟不足用邊豈竟不可圖哉由嵩不能報國耳  
夫諸臣之議邊儲議邊帥者最急嵩宜虛心直  
氣陳于陛前某緩費可停某冗食可有某官  
帑可發某軍需可理轉移以處之緩急以濟之  
使陛下無憂邊儲可也某才術可授督撫某  
驍勇可任將帥某機智可察變某訓練可服衆  
破資給以用之任便宜以行之使陛下無憂  
備可也願乃以隱忍鄙儒為熟計以依阿柔佞  
為盡節取陛下誤國事以致大患日甚一日  
譬之于視父母之困踣莫為出力人視天地之  
豈字不為動心也伏乞嚴勅責成既入不報  
以楊繼盛為兵部員外郎

### 楊繼盛為兵部員外郎

史三年虜敗約屢入

寇仇焉極灰事露族誅之  
知諸城縣月餘授南京戶部主事之官二日遷  
刑部員外郎隨  
改兵部員外郎

### 十二月吏科給事中何雲鴈疏陳考察六事納之

一言稽考語以防欺誤  
一言充迷官以懲不恪  
一言禁餽道以儆官邪  
四言止許奏以端士風  
五言旌異能以昭激勸  
六言飭法典以肅遠人  
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常言前二事亦可採用  
上令

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請成邊以翁萬達為兵部  
尚書萬壽尋奉太子少保追謚襄毅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 遺襲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論死

初嵩見

成功仇鸞敗誅念繼盛言驗欲致令親已故二  
月致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日夜  
具跪草疏成以是月十八日齋沐上之言臣削  
阻馬市逆鸞族獄吏欲成臣陛下特寬其誅  
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合  
除者也嵩之罪惡盈滿沈鍊徐學詩王宗茂等  
論之已詳第皆言其貪汚小耳臣敢以嵩之  
願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太祖羅中  
書丞相載諸祖訓計至深遠嵩為輔臣儼然以  
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法罪一推者人君  
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擬旨自任遂  
竊威福以市一己之威惠天下群臣咸畏嵩甚  
干陛下比竊君上之大權罪二若則稱君過  
則歸己人臣忠君之道也今陛下有一善嵩  
必令子播眾以為成之自我又刊刻聖諭奏  
記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之善盡出于彼而  
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命嵩擬旨  
高命于世審約義子趙文華等會署之展更裁  
手機密漏泄即沈鍊劾嵩之疏世蕃猶與文華  
擬旨送入餘可知矣此奸縱子之借籍罪四嵩  
欲其孫冒邊功先以外徑歐陽必進籍籍四廣  
姻家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卿史黃如特為  
巡按朋黨比周妄奏長孫嚴效忠有奏捷功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命大下貢士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院侍講

鎮所修邊境墩臺已逾大半其未完者請命總督鎮巡嚴督修治報可

高皇

詔京城師外城 先是給事中朱伯辰言

宏遠蓋為萬年之計 文皇移都北平密運邊

塞顧乃無郭者則以締造方始未暇定制耳

庸徹修築兩閣臣民幸甚綠將事之臣措置失

當且所築僅正南一面規制偏隘故未成旋罷

今宜亟為之屆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為言部請

如議至是兵部尚書聶豹等相度京城外四面

宜築外城約計七十餘里以規制圖畫監以

進 上令擇日起工勅諭平江伯陳圭等督理

程 虜寇延綏總兵李梅禦戰歿之 上命優卹

詔設副總兵官于鎮江 南京給事中賀正言

密乃泊守實山窺蘇湖諸郡竊惟謂都根本

及漕運門戶萬一不虞虜橫掠而西致根本震

運道艱阻為害非淺請添總兵守鎮江申平

而罷 上令暫設副總兵乃命分守福興

六月南京給事中祁清等疏請減冗費從之

清等言運因山東徐邳歲荒特遣重臣賑恤第

被災之地不止于此若南畿山陝順德諸府及

國調度... 戶部... 兵部... 吏部... 刑部... 御史... 詔錄... 賦皇帝慈烏鳴集之祥... 江西參議王喬齡奏言... 獻皇帝

吏部尚書萬鏐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

九月召原任吏部尚書李默復任... 都御史屠僑... 詔兵部左侍郎賈應春總督三邊軍務

詔錄 賦皇帝慈烏鳴集之祥... 江西參議王喬齡奏言... 獻皇帝

給其... 鳴... 其事... 詔禮部議覆詔可

兵部議武舉鄉試三次中式者准經起送會試永為定制從之

十一月命兵部左侍郎楊博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戎務

十二月南京給事中賀正奏拱衛留都七事

一議事權言南京有做地方兵部會推知兵大臣一員在江南則居新工口寺處在江北則居徐和浦口寺處居中調度相幾刺捕二簡官軍言各營軍士宜汰其老弱稱以精壯所同以附

詔總督河道右副都御史曾鈞為工部侍郎職掌如故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廢苑杜氏薨

妃 裕王母也 諡恭肅 後追為 孝昭皇后

詔廷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

以質疏中失獲 萬壽字故也

戶部尚書張潤卒贈少保諡恭肅

潤臨汾人 諡有度而居

一王于奉公剛正自持 屢顯不受人皆稱之

二月命工部右侍郎陸杰兼倉都御史督修顯陵

時太和山將訖工 因復 有事凌恩殿使杰督之

詔造天祀十二章表服弁服

三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德泰和人 字度宏粹 初知陞安州 遷南京刑部 員外郎 上擇諸臣有文行者 列侍從 改翰林

編修 掌詹事府事 召直無逸 跋在禮部 嘗議

二王建詣婚禮 及康妃喪 儀雖時與 上意符 然 上察其持正 卒優容之 海內士大 夫 乃想望其風 平會病卒 于論借之

以吏部左侍郎王用賓為禮部尚書

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四月詔罷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蘇佑以兵部右侍

郎賈應春代之

五月倭寇掠蘇州

給事中王國禎上言 招降賊 首汪直非計 本兵覆言直木

徽郡人以通番人 每後朝愛自贖 有司不取之 致有今日 故懸賞招降 非示弱也 上以國禎 言是令一意剿撫 降順 者待以不 庶賊首不赦

六月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齊宗道被 逮 上聞

嵩可撫大同者 嵩倉卒不知所對 上曰朕知 王忬可 乃手勅吏部曰 朕思大同無臣 須得人 乃可 其以王忬為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 趙令 之任 初忬在浙江 薦盧鏗 釋柯喬 敵屬 諸將 魏 城 劉堂 孫 叔 夏 光 等 爭 奮 逐 北 或以 必 殺 者 魏 復 虜 為 偵 刺 凡 沿 海 大 滑 稱 倭 內 主 者 悉 繫 按 覆 其 家 破 解 寬 與 自 是 倭 奴 不 復 知 我 與 所 從 嚮 往 而 餘 艘 在 海 中 者 亦 無 以 菽 粟 火 藥 通 矣 存 往 食 盡 自 遁 散 又 行 視 諸 郡 邑 未 城 者 計 寇 所 由 急 緩 次 第 城 之 凡 三 十 餘 所 杭州 官 吏 以 猝 火 不 時 焚 日 集 坊 民 登 陴 守 夙 夜 苦 怨 行 令 罷 之 曰 吾 兵 塚 明 無 慮 弗 及 奈 何 先 敵 而 逆 受 困 弊 耶 一 郡 大 喜 至 是 往 撫 大 同 以 徐 州 兵 備 副 使 李 天 龍 為 倉 都 御 史 代 行 忬 去 而 浙 中 之 禍 始 息 漢 衛 孫 在 備 副 使 李 天 龍 為 都 御 史

七月都御史徐坤疏條馬政

言寄養馬四本 專備京操 故慮 專 備 內 廩 然 則 苑 馬 太 僕 寺 設 于 外 者 豈 肯 虛 設 乎 臣 請 自 京 師 之 外 至 宣 大 極 邊 遇 有 奏 計 宜 量 給 之 餘 則 勿 許 各 邊 苑 寺 廢 弛 亟 行 撫 臣 整理 先 補 種 額 以 裕 孳 生 之 原 次 查 草 場 以 備 芻 牧 之 地 又 專 任 守 巡 一 人 時 加 稽 察 則 既 牧 充 于 塞 上 而 內 圍 不 至 空 虛 上 從 之 于 是 苑 馬 少 弊 廬 壁 絲 上 馬 政 事 宜 宜 督 通 負 明 印 烙 訓 醫 藥 均 地 差 以 救 目 前 而 關 場 圃 廣 孳 畜 以 為 久 計 上 俱 納 之

八月進徐階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李本太子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南京太僕寺卿童煥條上海防四事

一日築 堡 言 兵 固

地形今江南之變千村萬落皆為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守弁力干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人人自為戰守昔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墩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指此其驗也二口預軍需言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卒而辦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之主者亦漫應之有暇則已成胡越河坑百里之外嗣後軍中之需實功之費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借調兵不知少發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然寬之則驕而督輕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然寬之則驕而為亂宜訓練士兵漸罷客兵若土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濱給佃種以備急練之也諸而忘其御是城屋之外益以

九月以南京都御史吳鵬為工部尚書

吏部尚書熊浹卒諡恭肅 浹南昌人少有志節

有古大 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稷勸浙江南北軍務

詔存問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湛若水 時若水年九十廣東

撫按官以聞禮部請加以存問從之

十二月命鎮遠侯顧寰總督京營戎政

卒顧寰

蔭故大學士張孚誠孫遜膺為中書舍人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詔錄宋儒朱熹十三世孫法襲五經博士

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時朝議欲徵狼土兵剿倭寇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土兵所戴服故用之勅令詳制當

天下半得以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置諸參佐張經亦廉概自負許而中外折折謂島寇不足平

都御史屠僑卒諡簡肅

僑鄞縣人有六節居常

可奪歷官四十年以清謹著聞

二月以原任兵部侍郎張時徹為南京兵部尚書

參預軍務

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督察海防

時高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以奪其

輿宜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視賊情訪求區區長

策因薦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

詣以密啓言文華本嵩山人既奉命出邊處

肆所匪職即立雖有司無不望風震懼亦  
供奉江南為之困弊至于牽制兵機而功罪  
以致紀律太亂既土解體須徵兵半天下而  
賊勢愈熾人皆以為高引用匪人之罪云

三月 詔以總督俞達保定都御史楊博為兵部  
尚書 時聶豹休故  
召博代之

詔進王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  
遼 忬撫大同方半歲而副總督楊博入為本  
兵廷舉行 上手嘗用忬代博博令速赴鎮不  
必候代其大同巡撫  
事行總督許論暫理

四月 詔修江西許旌陽真人宮  
詔議處民兵 先是具報尚書楊博奉詔議上言京  
師召募鄉勇為命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遠矣月  
根于情不堪且巡檢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  
于營民不若議處民兵之為便也請勅所司汰  
其老弱存其精銳其原出軍行者於兵備道籍  
為民兵在京者仍設巡捕將官領與大哨  
軍人相兼災選選者不補 上從其所議

五月 遣官校逮繫直隸浙福總督尚書張經及忬  
將湯克寬詣京論 時文華劾其玩寇殃民也  
經派自理不報刑部尚書  
何蒼竟論經克寬  
罪從繫獄待決

六月 吏部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 初勳爵宗  
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知  
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位侯  
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仍派子孫與庶  
襲者所自出借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

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  
著為令以杜紛爭詔可

詔罷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寵詔逮詣京論  
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為貪都御史巡撫浙江  
時宗憲與趙文華合文華欲挾宗憲宗憲亦力  
排天寵欲奪其位言止浙省酒廢事 上令罷  
黜之文華遂薦宗憲乃以宗憲代天寵既而復  
詔逮繫天寵來京下獄論火

秋七月 遣道士二十三人分償香帛祀歷代帝王  
陵寢 巡撫四川都御史張舉討夷亂平之 夷民阿康  
近作亂

倭犯南京 先是高第逃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  
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時操江都御史才太  
平籍故禦之賊聞而東犯江寧鎮守徐道指  
未幾率軍勇士百人出時賊已至板橋襄幸急  
緩不知但視縱酒一遇賊盡為所殺許賊沿途  
陵閣時應天府推官羅節旣指徐承宗率兵  
千人守關望風奔  
走賊遂過關而去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薊鎮未幾虜  
來孫黃市吉擁眾數萬薄  
古北喜峰諸口悍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  
計戰守諸利善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曉推  
駐據險要專責成明修報張兵聲懼三兵無局  
夷報可恃乃以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副總兵周益昌副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殷尚貞  
督守各統步兵諸兵守冷口馬蘭峪塘子柳塘  
嶺及海浮子紫荊嶺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  
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五營險勿分  
彼我界所以為防禦  
計者無所不至矣

九月虜犯懷來

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悉眾屯懷來川攻南塘兒墻黑衝略大

石溝諸屬總督王行督兵拒擊復走之事廣道  
行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一千戶許論  
加太子  
太保  
浙江巡撫胡宗憲與直隸巡撫

給事中楊允繩疏條禦倭之策

及三載坡邑殺

官扈獵日甚而迄無定期者在終習不振而與  
源不華夫為將之道曰制曰去曰謀江南諸將  
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  
別旗幟聚如兒戲演若搏沙猶有失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浸率為兵浪阻賊戰自相蹂踐全  
軍覆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二者而至干不談哨  
深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  
動以增兵益餉為請意不謂張賊聲勢已罪  
愆豈知難拓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後藉天下之  
民為江南之兵如以蠲免火以雪實井竟有無  
益臣愚以為在在皆然則又不至  
在外督撫翁在京惟要官河又略督撫皆取兵  
于民即今于遺待盡之民豈堪培培剋剋之患  
異日區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  
洗心滌慮制絕朋昵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端  
本澄源平復之要道也願入納之  
按吳瑞登曰當時高父子以貨賄多寡為黜陟  
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浙之吏悉歛賄膏以  
填溪壑當此外寇方熾之時而又有內寇賸劑  
之根本重地安所交授吾以為允繩之說更有  
闕于社稷  
者不小也

冬十月裕王第一子生

殺巡撫李天寵總督張經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西市

初繼盛具獄至冬月朔審三木詣審諸內  
臣士大夫追擁視因其指曰此天下義士

又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囊高與世蕃  
華盛口吟日風吹伽嶺滿城香漢漢淨君員外  
郎豈願同登相義士可矜長故見君王聖明厚  
德如天地定尉稱平過漢唐狂濟生來歸視厚  
此生原自不隨揚上意惜之至是復朝對部  
臣與繼盛與張經同跪覆奏上下皆行刑繼  
盛妻張氏上言願代夫成不報以是月一日成  
于西市天下竟之

按吳瑞登曰士師天下之平西南臣民之聚即  
使一人無辜受戮亦干陰陽之抑召夷狄之變  
况張經嘉興之捷為第一功楊繼盛勃黨之疏  
為第一忠即李天寵之在亦不過飲酒廢事  
何嘗失律喪師特為趙文華輩所誣陷一旦遂  
致之成况當刑者百人而所決者九人三良與  
為豈非天下人心之共憤乎是時何蓋掌刑部  
可勝誅哉噫習此忍心耳為故入至于楊允繩  
論論侵冒而反曲律處絞  
宜天災地裂史不絕書也

論平倭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知李太保

按楊繼盛臨刑詩曰皓氣還天虛冊心照千古  
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先是  
忠愍在武選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夫人張問  
其故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張曰嚴相國  
方用事豈君有言時耶忠愍不應遂沐浴具疏  
上在獄時有一吏應生願為周旋尚書屢禁之  
不為動又欲自且草申救忠愍曰賜予血三年  
而善者即地下必有以報忠主及遇害時王世  
貞徐中行吳國倫王世懋等親手泣訣繼盛其  
喪而王遴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而全其後事  
無人所  
雜云  
按支大論曰高內結貴黨外布黨規既據邦憲  
復逆天道公殺諫臣自是而流鍊郭希顏繼殞  
矣即關門寸斬不足  
以洩義士之憤也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

臣士大夫追擁視因其指曰此天下義士

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  
 視將而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專閭兵  
 有常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可統二曰賦  
 兵之制未定言諸軍目不暇軍容耳不聞軍令  
 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轉回切掠必飛  
 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馴三曰調兵之  
 制未定言調至土狼之兵為輔則兵可調四曰  
 之兵為準調至土狼之兵為輔則兵可調四曰  
 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許手無賴來去  
 不定道賂驕驕必程其技并藉其家室守法者  
 厚恤犯法而逃者孥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  
 制未定言始調客軍不練和兵既而調兵又散  
 客兵及鄉兵難持不免復欲容兵下佳緩不及  
 事且恐為客兵所侮必識惟宜實用則兵可練  
 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營居故可聚不可  
 散有行列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廛嬉遊思  
 巷遂令山東雅純變為純雜復而部野城冒敢  
 肆必管法行則早為區處則兵可屯七曰衙  
 之制未定言南方皆沮洳之澤在羣之場斷犯  
 兵家所忌必行有斥堠止有堅壁又有戰地有  
 間謀則可正可奇可疑可伏而兵可行八曰養  
 兵之制未定言師行後從者主戰弱者主養  
 今或論陣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具  
 城中必給軍有制犒士有資牙或扶傷恤孤問  
 寡則可飽可饑可生可死而兵可養又言後賦  
 遠來多苦于饑疲積積穢穢而食所向無前  
 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飲野無所掠又坐出之  
 道也部覆既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從之

**十二月逮繫給事中楊允繩于詔獄論死**

楊允繩與張巽上言劾光祿寺丞胡竟乾沒帝  
 財膏許允繩等誅上齋祀糜費罵言劾臣  
 與巽言同狀言膏俱外補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兵部尚書楊博夏去召總督宣大兵部尚許論還  
 部管事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李本少詹事尹臺  
 為考試官 取金達等三百人

詔逮繫直隸巡撫曹邦輔詣京訊治謫戍邊

趙文華  
 趙文華  
 趙文華

**詔逮李默于獄論死**  
 時默復入吏部給事中深  
 益罷劾其剛偏貪污以名  
 器為網利之姓不宜久縱以傷國體默上疏辨  
 論上兩舍之不問至是默復與文華辯隙文  
 華指有是劾默入高中之下旨收繫詔獄考  
 獄中  
 按文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  
 輊人在銓部大通賄賂及文華以策問構獄則  
 近于反唇腹誹之法矣  
 故人遂借默而罪文華

三月廷試賜諸大綸陶大能金達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以吳鵬為吏部尚書  
 加李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四月以南京吏部尚書鄭曉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以王用賓為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以吏部左侍郎吳山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

大徵夷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

督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圍臨海諸州乞援按御史御推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攻圍未解餘來自狼山轉掠江諸郡而瓜儀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急宜

次集各兵嚴防諸臣協心戮力共靖其亂下詔

南比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分設防禦不無顧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援莫不容已日者趙孔

詔乞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士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罕胡廬寺兵共六枝俱赴浙有

軍聽用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入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

前去以為犄角保障留節上然之文華請行

乃命兼右副都御史

總督浙福直隸軍務

六月以翰林侍講邢一鳳為南京太常少卿

大學士嚴嵩乞休不允

時嵩一品九年再滿上

舊與群臣歷降九年者例不引奏復職况臣忝

居廷臣之首再歷九年無尺寸之功以年以劾

俱當引避

上慰之

勅建真武殿于齊雲山

七月詔授帶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光

祿大夫柱國蔭一子國子生

倭犯薄海鹽縣指揮徐行律程祿百戶方存仁力

戰灰之

行律程祿任一子百戶

八月衍聖公卒賜祭葬如例其子尚賢請回籍終

制許之

詔廢徵王載瑜為庶人自殺

王國開封之禹州

其衛命而罷之知州以徵徵御史劾王太子

及王即位益徵請上廢王曰廢徵衛卒

士兵有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謂為國中固有

沒入之民間女子稍端麗者俱強昇入府為官

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官婢小有青輒笞以昇

尸焚之或生啖虎豹或生錮棺中燒焚以痛哀

聲徹道行者不忍聞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

輸者間以白王王仍伸伶人不為問又架飛觀

數百丈自北城女牆上連府中後苑命伶人為

械激潁水入規輪後苑沼池內其視柱所植處

士論士民第舍即發屋監之不可即遭札或沒

其地州士民皆重足立搖手屏息恐觸忌破家

矣先是王好方術士煉女發為鏡服之云能延

算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王門上知之上好

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黃緣獻上上服之喜

復索鉛散人不能繼始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

上從容問散人爾遊微即知其王何似  
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歌安者有  
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罪都風陽  
睥睨非望及諸罪吹下河南撫按劾嚴不妄  
上怒命削王爵廢為庶人禁錮鳳陽邸于足御  
御史潘恩御史某百眾曰王宮欲徙之王俱命  
妃妾四十人俱廢其自經王亦經其貨俱沒  
入官初王庭鐘鼓自鳴後苑見許羊入汝古者  
曰當亡國王不俊乃及

**詔有司採芝**  
時上問禮部古用芝草入藥令  
尚書吳山等對言本草芝有赤白青黑黃紫其  
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食輕身王充論衡  
云芝生于土于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者  
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  
書儀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  
內傳云王母遣仙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石  
函玉笈之書會閭風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二  
左生世不常有服食之法亦未有傳皇上休  
道志玄芝草自將應時挺生遠近必有獻者所  
產之地臣不敢預擬于是上詔有司採諸玄  
嶽龍虎三茅齊雲及五嶽仍訪之民間會宛平  
縣民張臣祐得芝五本獻之上悅自是臣民  
獻芝者紛紛矣

**以胡宗憲為兵部侍郎總督浙直隸軍務**  
詔總督浙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協力剿賊  
初文華赴浙沿河徵撤河間山東兵四千人為  
前鋒及抵鎮江兵東下諸寇在常州桃河諸處  
者聞之皆解散亡何復掠掠修忽莫測胡宗憲  
議欲招輯之阮鶚不可文華等益恨之遂撥趙  
孔昭蘇州巡按周如斗是鶚議上言寇未一推  
撫之徒滋後患宜命文華等矢心計寇安民勿

輕信寡謀自貽慘辱  
論文華等協謀剿寇冠期蕩平  
初海舍桐鄉賊黨別稱仙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  
城中分道入應三戰賊皆敗遂賊之言者皆謂  
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勤平上從其議曰言  
撫者斬于足賊辛五即等奔蔡其山鶚趨兵大  
戰獲之黨陳東林葉輩以次授首海勢孤乃是  
保沈庄溝欄數重官兵皆窺望不敢進鶚人怒  
日若輩乃不如海之攻桐鄉即檄總兵俞大  
猷先鶚親重兵由海鹽突環之戰宿至西海賊  
敵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于觀海又戰于海寧  
寺處又戰于仙居又戰于白馬廟又戰于乍浦  
年六月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正詢都司戚繼  
光攻舟山且援宗憲兵乃至鶚堅主勦屠族犯  
情以至成功又建旨善後則成歸賊撤客兵言  
撫者益其心矣文華兩上捷書襲為已功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  
城中分道入應三戰賊皆敗遂賊之言者皆謂  
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勤平上從其議曰言  
撫者斬于足賊辛五即等奔蔡其山鶚趨兵大  
戰獲之黨陳東林葉輩以次授首海勢孤乃是  
保沈庄溝欄數重官兵皆窺望不敢進鶚人怒  
日若輩乃不如海之攻桐鄉即檄總兵俞大  
猷先鶚親重兵由海鹽突環之戰宿至西海賊  
敵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于觀海又戰于海寧  
寺處又戰于仙居又戰于白馬廟又戰于乍浦  
年六月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正詢都司戚繼  
光攻舟山且援宗憲兵乃至鶚堅主勦屠族犯  
情以至成功又建旨善後則成歸賊撤客兵言  
撫者益其心矣文華兩上捷書襲為已功

**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是編徑後加徵稅租被罰漕粟扣除京帑道費  
富民脫釋凶醜據括公帑金寶圖畫以自計其  
為軍旅之用止什之二所徵官士民兵川湖  
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懼患而臨敵不崩  
遣還不去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  
須有果庄之捷何足贖至是河京而吳越之間  
始若  
脫距

**總督尚書趙文華至京**  
初文華再督出兵所至  
徵兵集餉靡費不貲于  
是編徑後加徵稅租被罰漕粟扣除京帑道費  
富民脫釋凶醜據括公帑金寶圖畫以自計其  
為軍旅之用止什之二所徵官士民兵川湖  
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懼患而臨敵不崩  
遣還不去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  
須有果庄之捷何足贖至是河京而吳越之間  
始若  
脫距

是編徑後加徵稅租被罰漕粟扣除京帑道費  
富民脫釋凶醜據括公帑金寶圖畫以自計其  
為軍旅之用止什之二所徵官士民兵川湖  
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懼患而臨敵不崩  
遣還不去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  
須有果庄之捷何足贖至是河京而吳越之間  
始若  
脫距

冬十月太醫院御醫李杲進玄嶽仙芝四十九本

詔留御前賜杲絛幣

賜故黔國公沐融沐鞏祭葬

融鞏皆朝輔子相繼沃賜禮部以既

襲公爵誥如例給恤典從之

馮岳平湖廣苗

初張岳既卒苗苗盧阿項吳平張等復收總督侍郎馮岳至撤

兼兵部右侍郎石邦憲為都督同知餘兵卒全賞有

十一月虜犯遼東塞總兵官殷尚質遊擊將軍閻

懋官禦成之

虜衆十餘萬人鎮靜堡諸寨尚質等師兵出禦力屈成之

有差總督御史王任俸三

賜嵩免朝仍腰輿入直

上謂元輔嵩年逾七歲仍賜腰輿先是賜乘馬入禁

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枝云

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以平倭功也各任一子錦衣千戶

朝鮮俘遣使歸倭

後出

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帥師攻舟山倭平之

初自梁庄後倭賊悉靖惟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時主狼兵俱已遣歸而川

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主官莫翁遂奪軍益

怒賊進賊大敗歸業官兵積薪草以掠其燔火

燔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之乃平之

廣東布政司進龍涎香十七兩

刑部尚書何鰲引疾乞休許之

十二月召起丁憂服闋工部尚書歐陽必進為刑部尚書

部尚書

詔加贈故江西副使許達三代誥命

時達已贈禮部尚書

子錦亦指揮許瑒復以祖父母誥命請上念達精忠勁節特許之

附錄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建言狼福二山乃倭寇出入之虞請增募水兵萬人沙艇

三百艘分發各將守官操練部議從之

朝政統宗

卷上十六 嘉靖五十六

獻倭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寺械繫亦至禮兵二部奏請獻俘從之群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

玄大典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裕王第一女生。

改都御史阮鶚巡撫浙福軍務。

詔賜故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卒贈太子少保諡

恭簡。邦奇朝邑人博學多聞篤于行誼學務實

嚴不為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時以陝西

南京吏科給事中張師載等疏條考察事宜。

言君子小人之辨其微君子孤立寡合

免區辨于俗小人阿諛換罷足以彌縫干人考

察大典要當辨心術之微審是非之真以爲去

留并分察里冊間遠近毋拘常數毋迫既往及

二月捕司禮太監李彬下獄論成籍其家。

錦衣都督陸炳妨奏彬侵盜軍工所物精及內

府錢賬以數十萬計後軍丁造墳黑山會起

丁字大券雷擬山陵大不道宜與之法上命

詔罷戶部左侍郎謝九儀兵部左侍郎沈良才。

時大計京官九儀良才自陳有旨改用及科道

官趙敏等考察拾遺無九儀良才名得旨罷之

亦異舉也

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累駐之境徐海牛收

賊約二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劫

虜犯常樂堡副總兵陳鳳逆戰。次之詔贈官蔭祀

時虜以數百騎由延緩築連壘入甯常樂堡

卒次于守義督其逆之虜眾不敵鳳孤守義木

被創死撫石永以聞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鳳

勅禮部冊封皇女爲嘉善公主。

以總督陝西二邊右都御史賈應春爲南京戶部

尚書。

擢吏部左侍郎孫陞爲南京禮部尚書。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弼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二邊

軍務。

宛平縣民張道寺進靈芝詔賜布絹。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鵬上言比者

賑動請國儲殊非政荒良策州縣預備倉之設

本以濟荒近多廢弛所宜亟行修復今東昌既

已繕葺可聽其便宜入教其濟充青萊登五府

宜嚴督所司建置責令依期儲發輸賑從之

以總督湖廣川貴右都御史馮岳為南京刑部尚書

四月以兵部左侍郎王崇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川湖廣貴軍務 奉天華益謹身三殿及千門災

虜入薊州塞副總兵蔣承勛禦外之詔加贈蔣

勇酋打來孫寺推舉十餘萬入薊州桃林口諭建昌營漆河掠永牛諸邑承勛率眾禦之敗死

越二日出境總督王忬以聞上曰虜入近畿殺將肆掠各官不能防禦又不設法追敵爾輩不從重泰治顯有庇護之情姑不問其令御史劾實以聞贈承勛都督任一子正千戶既而御史奏劾總兵歐陽安寺上怒奪行右都御史

以右侍郎兼總督御史視事陝撫都御史王以右侍郎兼總督御史視事陝撫都御史王

詔修薊鎮邊牆 上諭高項虜犯薊鎮其與都臣對言派河口城缺乘隙進入租于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作速修補上因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尤代何朝為上今修還當過問焉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割幽薊等十六州之地契契丹復金相繼宋未復至我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為中國有乃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成祖于此建都益加修治累朝以來缺壞即修後又事議東西巡閱御史每歲關視度後凡京畿邊境通議修築費銀百萬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隘亦修完昨賊從派河口樓河口劉家口三處築關山險賊不能到堵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今宜嚴執首撫通關修補專責延閣御史視現以後賊

督官名仍舊視事

上諭高項虜犯薊鎮其與都臣對言派河口城缺乘隙進入租于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作速修補上因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尤代何朝為上今修還當過問焉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割幽薊等十六州之地契契丹復金相繼宋未復至我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為中國有乃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成祖于此建都益加修治累朝以來缺壞即修後又事議東西巡閱御史每歲關視度後凡京畿邊境通議修築費銀百萬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隘亦修完昨賊從派河口樓河口劉家口三處築關山險賊不能到堵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今宜嚴執首撫通關修補專責延閣御史視現以後賊

上諭高項虜犯薊鎮其與都臣對言派河口城缺乘隙進入租于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作速修補上因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尤代何朝為上今修還當過問焉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割幽薊等十六州之地契契丹復金相繼宋未復至我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為中國有乃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成祖于此建都益加修治累朝以來缺壞即修後又事議東西巡閱御史每歲關視度後凡京畿邊境通議修築費銀百萬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隘亦修完昨賊從派河口樓河口劉家口三處築關山險賊不能到堵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今宜嚴執首撫通關修補專責延閣御史視現以後賊

上諭高項虜犯薊鎮其與都臣對言派河口城缺乘隙進入租于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作速修補上因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尤代何朝為上今修還當過問焉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割幽薊等十六州之地契契丹復金相繼宋未復至我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為中國有乃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成祖于此建都益加修治累朝以來缺壞即修後又事議東西巡閱御史每歲關視度後凡京畿邊境通議修築費銀百萬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隘亦修完昨賊從派河口樓河口劉家口三處築關山險賊不能到堵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今宜嚴執首撫通關修補專責延閣御史視現以後賊

從恭即入即治本口原官之罪如此人方知事克有濟既而論等復條上七事言修補邊牆以固險隘充實主兵以備戰守補練兵以重本該處錢糧以助春夏補給兵馬以養邊疆處宜大以固門戶嚴密擺邊以遏虜衝得旨與邊已修六年所費不知凡幾今却稱未完以欺賊入姑記督撫官之罪王忬

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辛丑有事于郊廟社稷詔告天下

正朝祭出治之地上下同責勿但朕罪茲二十

詔聖部修餘輪門外東西廡房給六科中書科暫

住 方議修復存天飛也然其時奉天門在即以爲正第今次事有不同所痛速議修復但工程重大殿與門或以次與工于是 上諭禮工二部日殿度無不復文運當仰承仁愛毋責重爲忠

吳山工部尚書趙文華等因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經管須有次第管酌議奏請 上曰茲先作朝門爲是殿堂隨次爲之一應事宜擬議定以

五月倭寇犯泰州寺處

時未復州七賊自外

登岸復犯如阜至

轉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禦之皆潰遂薄城  
水關矢及城中又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  
仁君寵禦之皆敗或賊遂入縣劫掠已而由石  
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  
分衆犯清河及人縣治縱火焚掠  
而去遂出淮安府入安東劫掠

嘉善公主下嫁駙馬都尉許從誠 從誠保定府定興縣人也

詔發太倉銀三萬薊州修邊

六月詔駙馬都尉許從誠于後軍都督府帶俸給

歲祿二千石 勅片湖廣貴州三省撫按督採木

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十九兩

詔留之 置採珠 順天府置海關四十萬有奇廣東採珠辦九十萬有奇

七月海寇王直就誅 胡宗憲與王直俱徽人直不遜乃力主撫議徽總兵官盧剛行來直舟為盟甚堅約直來官以部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信之亦自奮言能肅清海波遂與毛海峰葉碧川挺身來見宗憲以資禮遇使指揮為其節王給輿夫肩輿出入復出薪米酒肉供饒其人出費百餘金且交質為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犬媿沮然不獲已密檄授察使取繫泉司獄具諭令少緩恐急則激之去然其實欲陰進直願前開也而將歸責于按察司按察司覺之乃急收直質罪非本心也 朝廷信之加已功謂招納為奸計非本心也 朝廷信之加意太子太保餘陞賞有差然直有就誅而三千人無所歸蓋患恨謂我不足信樞之不復來矣日散掠闖越淮揚為禍更慘

八月進徐階少傳李本太子太傅

議更奉天殿名

上諭輔臣曰殿名奉天自己生是已則天也此意不知 皇祖

何取高因言讀 聖諭仰觀 聖德不以天自居謙中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

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其原出孔子春秋秋繫王于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莫易又書言天命天討人君賞罰一歸于天 皇祖取義或出于此伏思祖制已久須

勅禮官集議以俟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甚正世聖賢所謂非是懸扁之用遂諭禮部曰

朕承恩示未可諉之氣教先代屬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

豈止刑賞大事始謂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在此然于己身生之終未安也况災變初罹建文

自依人孽今坎兩蒙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易

真會官集議以問于是禮部會議上言 皇祖肇基之初名曰奉天者以人君受天命為之子

故昭稱以示優渥然既以奉天命名是昊天監

之之意委屬未安仰惟聖明有作禮樂一新顧此

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時乞審斷更定以

答天庥 上曰會議已明俟至期奏祭于南郊

更之

詔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為民謫其子錦衣千

戶釋思戍邊 先是文華視師江南贖貨殃民要

金二萬兩金絲床帳一具觀殿世蕃世蕃共

二十有七人各金翠警蹕一套世蕃以馬蹄已

卸之而文華官大可空加少保日驕文華與世蕃

不相容世蕃思所以中之 上素以文華與世蕃

勞時三殿大工方興 上以屬文華而欲先建

理劇才不供以時奉旨 上滋不悅世蕃乃為

疏草遺文華使移疾請假 上曰今大工方興

...

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有疾令同籍貧病然  
上既諭知文華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會其子  
釋思請假送親回籍時上方以聖恩所與正  
封而疾猶所忌怒曰正封限內乃敢稱病于是  
令司禮監覘視其病及內監至文華實踞榻  
飲肉盡曰吾弟飲酒耳何疾且贈遺復薄內使  
而殿之曰吾弟飲酒耳何疾且贈遺復薄內使  
噴之以實入告上大怒乃以文華江南諸不  
法罪狀示嵩欲殺之嵩知為世蕃所中患曰吾  
家心腹一旦敗亡何以勤後乃具疏申教伏謁  
西苑移日內侍履以聞上手批曰文華卿  
于他安得不敢然朕之臣也以臣欺君其速殺  
之嵩復其贖伏謁抵劾上乃齊隨手批曰慰  
嵩老文華放還矣嵩老怒乃制體休回澤思成  
邊文華道卒或云仰察或文華初進稱嵩資要  
結上寵既以睚眦殺張經借李默及拜出江  
南人畏如虎所至望風媚附賂賂填溢與世  
番此周作惡朝野以目一旦斥去中外稱快

### 重建午門興工

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為工部尚書

文華既罷上命推勸

能堪司空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老問嵩嵩曰必進須年六十精力尚健前更重城多著

召南京戶部尚書賈應春為刑部尚書

九凡 詔以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

詔祀故大學士顧鼎臣于鄉

鼎臣是山人始建

議造城比倭入寇

東南諸郡邑無城者悉遺屠修崑崙山獨以城全郡人追思之請立祠以崇報許之

### 虜入鴈門塞

時虜衆二十萬破應州四十餘堡攻鴈門關巡撫都御史閔煦乞兵

應援總督楊順見以為失律當坐乃總兵殺避虜兵民歸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罷去

### 冬十月殺錦衣經歷沈鍊于宣府市

初鍊保安

爭宿殺之使弟于從學愛其父老聞其故則相罵高父子鍊亦夫罵之又東列為個人三月為林甫檜及嵩而射之以泄忿高父子聞之亦卿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為功以掩敗鍊復大怨德貽書諫之已而侍御楊顯至掩敗鍊甚鍊諫之語益峻且為詩及業府以寄顯顯大志恨陰嗾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道走白世蕃謂鍊結密欲報高父子世蕃以問御史李鳳毛鳳毛曰有之然予已解散其黨矣尋遷鳳毛光祿卿以路楷代鳳毛世蕃又以鍊為屬楷至則與鳳毛共為奏道有曰社妖人通虜者願急捕之乃寘鍊名其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尚書高拱亦不為雪理議上高拱旨殺之藉其家任順一子編示千戶遷指太常寺少卿順以高償我薄意其毒鍊未足也復取鍊二千篋灰又取其子生員襄日考掠之幾不免及順措敗乃脫也

### 玄嶽諸山獻芝

仙芝逾九月者勿上至是共獻

到一千四百十本已而御史馬思職獻二十本河南都御史潘恩獻二十有五本布政林懋和進二十有二本巡撫比斯御史路楷進二十一

本四方繼上不勝計矣鄠縣民進一百八十本各賞以金幣

### 以劉采為學士

初三殿二門災

### 重建奉天寺殿

部先復朝門餘坎及之文法人

三千兩晉王二十兩各下軍書優獎

忠陸炳各助金一千兩李本徐階方承裕

許從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至是上諭

臣 皇天眷朕新作明堂而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預奉告于玄極殿及大高玄殿百官皆服視事法 司侍刑

十一月詔以災傷免山東濟南東昌兗州等縣

稅糧如例仍命有司留意賑濟

遼王獻大木七根銀二千兩 襄王獻大木十二根銀三千兩各賜勅獎諭

重修大朝門興工

賜故應天府丞朱隆禧祭葬

隆禧先以方術幸 詔加禮部侍郎印

致仕至是卒請卹典禮臣執弗與上曰隆禧 于朕有調護之功其所進藥方及香劑諸物至 今在御宜特

予之不為例

詔加賜故王事史際為太僕寺少卿任其一子

際入居里中以泰軍前謀議平倭有功胡宗憲 上其狀命進尚賓卿已而加太僕少卿蔭一子 繼書為錦

承百戶

十二月雲南左布政鮑道明進寶石計一萬五千

八石枚

工部尚書蔣璠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璠歸安 人皆亮

清平親若恂恂而遇事有 不可奪之節卒年九十

冬無雪

上命積雪于雷殿諸祠 逾月雪降辟臣表賀

附錄

給事中徐浦劾戶部尚書方疏等 附錄司邦計而言官奏胡宗憲既請 編軍民呂希周侵牟軍帑比事有指坐而純 覆故為兩可以示調停不堪重任可知矣疏入 詔中

詔止軍門納級

時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頃 附倭患許總督軍門推宜納級

奈何上奏市僧逃軍罷吏何明罪自匿者皆得 驕人于白晝犬都而軍前未見劫濟之實夫充 軍下必罪一等而亦令納銀自贖罪聞官亦令 效用軍門恣其刑罰謂之同其入 上罪各 官任意行私令悉原原發空 加禁止罷問官生等官民者悉歸回問注

詔嚴捕妖人馬祖師

先是妖人馬祖師流寓 幻術惑眾有物如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 之則切切妖人夜魔魅惑人至其黨有

鼓源遠近愚民為所誘脇甚眾約以九月甲子 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可亟捕之至蓋 手皆先被擒至期馬矢樹白青二旗放火縱掠 兵倫參政劉壽急督兵擊之賊潰走南潯官兵 追擊及于雙林盡殲其眾獨馬祖師者逸去總 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兩浙倭患頓仍民 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黨孽易生故妖道一鼓 派言嚮風煽聚今思黨雖捕元兇未獲舟山道 逃反側觀繁宜急放勝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 除亂本 詔可

以刑部侍郎潘恩為南京工部尚書

詔以冬寒暫停山東保定山西採礦

召先差採 辨王事張 莽錦衣千戶張誠回京時一歲先發所入各礦 金銀玉旺哈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二十八兩

銀九百二十八兩。山東金八百五十二兩。銀八千一百四十三兩。河南銀一萬五百兩。四川金七百兩。銀一萬一千二百兩。雲南金四百兩。銀一萬兩。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詔以天寒罷河南採礦召主事沈應乾千戶李鉉回京

陝西西安鄂縣民王金獻芝山一座

時金聚芝一本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名曰仙

應萬年芝山以祝聖壽

上統番之

光祿寺火任少卿李鳳毛寺倖

寺火非天災自

馬從議以乘刑

給事中張學顏請久任督撫非六年九年以上勿

遷

吏部言久任責成者所以重託付之權循資

諸卿貳卿貳有缺必推及督撫若督撫歲久不遷而資望淺者乃得躡陞啓使倖速化之心天出入均勞之義非定論也第宜稍加督責令毋貽患地方耳詔如議行

命戶部督催廣東年例香料

二月賜嘉善公主薊州牧馬草場地二千五百九

十五頃

虜圍大同右衛命發帑金應援

時大同自納虜婦挑松寨之後

虜圍困且急者滋裂道路樵薪烽火斷絕總督楊順上書告急訓總兵尚表議運入右衛虜復選銳圍之數重經月不解巡按御史路楷亦在右衛城中併竈而食折屋而登勢甚倒懸在旦夕上聞而大駭命戶部發帑金十萬兩遣才幹司屬督運濟之時度支告匱尚書方純本部以濟匱乏上切責純等謀國不忠明日純謝罪請先發太倉銀五萬兩及紫荊閣新城倉浮圍峪客兵米二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至大同以濟

逮繫楊順路楷于詔獄尚書許論削籍

初虜寇

婦挑松債來歸總督楊順納之上其狀以為功已而俺答索松債急順急上言虜情回測欲勝朝廷歸之未及快俺答于黃台吉點虜也諒宿以我故入立富牙挑松債順信其言以公

無兵如挑松債未降此不過虜中一亡婦耶苟明于啓蒙之媒拒之而弗納可也何乃貪為已功以誇示京師及聞虜會來集又張皇敵勢謂以血富易而血富卒不肖不知順何以自解也乃行七千金賂御史楷楷遂箱口隱蔽其事然則朝廷餉邊之用悉供順等保身爾家之需耳兵部尚書許論虛名自負大言不慚與順比周隱蔽心實不忠宜各明正其罪以為人臣罔上之戒上怒命遣官校逮繫順路楷請京下錦衣獄已而削籍為民論亦休回田里方鏡敗

三月召起復楊博兵部尚書

時上乃思楊博忠勤乃自服中套

請召

以刑部尚書買應亨為戶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江東總督宣大軍務

東至鎮視事  
奏聞 上報

日右衛久困賊聞城守將變爾急用心處置可  
兼左衛都御史尋諭兵部曰右衛因急江東勿  
以推任辭務令盡  
心幹理逐賊入衛

逮繫都御史阮鶚詣京

鶚先督學浙江適倭逼  
會省守臣關門率闕之

民鶚率生徒啓武林門納之全活百萬故起  
巡撫胡總督胡宗憲當于嚴世蕃建議建巡撫世  
蕃庇之而鶚力主劾乃移鎮閩閩創建巡撫兵  
費稠亂鶚遇賊于福寧大戰于連江寺募至福  
清至海口募募土著應敵大破之而世蕃熾御  
使來儀建劾鶚以徵客兵參養民間騷擾

無復能補有被害不可勝言前羅斥章不  
部世蕃復賊給事中劉祐劾之乃臨陣逮鶚京  
師鶚立論不屈且先有撤客兵蠲城舍後疏  
上以鶚凌立奇功前建勦議允合審斷察其無  
罪乃特恩免歸田里然破倭賊之功鶚力為  
多宗憲雄文成而已至今浙福思慕其功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鄭曉為刑部尚書

院則上言故事在京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  
送法司問斷各衙門有應問者悉送法司不得  
自與比來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咨送  
甚有私紙賄以為利者且其間拘禁押楚或妄  
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善類苦於紛拏好頑  
喜于誣害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內外諸司通行  
遵守

詔逮繫兵部侍郎吳嘉會于獄論削籍

御史萬  
民英劾

嘉會侵謀築塞帑金時嘉會為兵部侍郎擬  
事上命收繫部獄以工部尚書鄭曉代攝已  
而獄其  
削籍

逮繫給事中吳時來王事張紳董傳策于詔獄

給事中吳時來上言劾高翰政二十年引用匪  
人邊事日非令其子世蕃入五子與國政親  
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宋為文選郎中方祥  
為職方印中比周為奸賄賂公行進退一人行  
止一事必關白世蕃而後可復不論人之賢否  
爭之是非唯視所入之多寡而已如趙文華勳  
回京饋遺被萬猶以為未足而投草引疾張經  
被逮行金五千及其不免而為治裝聘續王汝  
孝失律以三千金而得遣戍蔡克廉撫往賜亦  
以三千金而轉地鄉楊順欺君誤國何功可  
諱而三陰其子計前後行金三萬而方祥亦得  
官復後三陰其子蓋隨劍尼吳五儀而趙文華  
為之開通故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  
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  
于謀國之無入根本墨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  
主事紳亦上言劾高位極人臣贊甲天下錄其  
子至工部侍郎孫至錦承中書贊各盡登顯要  
親戚俱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遇矣然其  
何如而乃恣行貪賄大壞紀綱過情之所以急  
儲餉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當所致且其  
險足以欺人其詐足以惑世其勢足以亂政其  
才不足以濟惡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致言  
奸貪謂狀急當罷斥以收人心 上大怒俱繫  
獄撫獄訊治廷杖論發嶺南戍邊但有亡歸者  
處以  
重刑

四月倭寇掠臨海縣

時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  
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

胡宗憲  
驅走之。

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大同右衛

者以為非博往不可。上特命博出督宣大軍

部車位以待之。于是乃命刑部尚書鄭亮攝兵

總督浙直胡宗憲獻白兔。時宗憲得白兔于州

寺表。山獻之。大學士嚴嵩

巡撫遼東都御史蘇志臯劾籍。給事中張益論

檢。上命。削籍為民。劫志臯貪汚敗

大同右衛圍解。初楊博承。命宣大徵諸鎮

將至乃引去。守將尚表。賊虜拒幾四閱月。誓志

為立祠贈蔭。有參將周現者往來虜營相結納

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墩二千八

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工。上大悅。加博

五月大雩乃雨。時久旱。木欲立稿。上命齊祀

臣表。高玄。勿雷電交至。剴雨霑足。時

初除進士于邊縣。從楊博。請也。

命留兵部尚書楊博于宣大鎮。先是。命博總

部及右衛解議召選博。給事中張學顏上言。宜

假博專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上以為

然乃命博  
留鎮視事。

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歿之。先是倭千餘

丁壯。果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歿。奴

百。倭亦頗有損。乃引去。咸復率兵攻倭于縣

六月詔發工部節慎庫銀十萬兩于各邊修造軍

器。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為左侍郎。鄭曉回部辦事

以宣大二鎮兵荒。暫免居庸商稅。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寺官。初總督侍郎胡宗

降。王直及直至下。徹海峯。遂絕與倭。日善妙。寺

列。冊冊山。阻峯。港而守。官軍四回圍之。須臾

輒獲。而賊憑高。夾守我兵。莫利先登。多陷。後者

時。新倭大至。上屢降。嚴旨。趙宗憲。及時平賊

宗憲。恨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

極言其欺。誣。并劾失事諸臣。乃詔奪大猷。及參

詔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理薊州兵馬。

大朝門成。時奉天殿成。上命改

命立承天府元祐宮紀成碑。時御製碑文成。乃

汝王祐棹薨。無嗣。國除。時。上命保定侯梁維

西死上嘉禾。時西苑獻嘉禾五本。上



總督浙福有謀待即胡宗憲復得白鹿于齊雲山獻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條上邊務八事。日審兵機慎選

用勤巡歷明戰守攻火器清耗蠹申禁例恤凋殘章下所司行之。

九月詔以曾子五十九代裔孫質粹襲為五經博士。

冊陳氏為裕王繼妃。妃生員陳景行女也選是為仁

是為仁

詔停吏農監生及武官加納事例。

虜寇遠東。

時大虜王又出塞黑石岩諸部十餘萬家駐人膽場以精兵七千騎並界

以翰林待詔尹樂舜鄭守德潘靜深為禮部主事兼官如故。

兵部郎中唐順之還京。

先是順之奉命閱視薊州兵馬至是還京

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別置而不理誰之咎也。胡總督王輝總兵歐陽安巡撫馬傑等俱宜監贖職誤事之罰。上降旨日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奏看以聞于是攝兵部主事陳幸諫三臣俱當降罰時巡撫馬傑已罷去乃命降總督王輝安祿都級留用。

十月命太子太保魏國公徐鵬舉守備南京兼掌中軍都督府事。

議練邊卒。

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營兵不交每歲徵發什之六七上從之勅各邊總守然成卒多異備不任戰須歲練費數萬金而邊臣之徵發復如故也。

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

時今港柯梅宗憲督兵討之不能克南京御史李瑄乃追劾宗憲私誘王有齊黨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國南京給事中劉克誦亦劾其老師縱寇濫賜功賞請行廷奪宗憲自辨上曰卿計獲妖賊人所共知特以獻瑞故人即引軍事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因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與宗憲協謀剿賊。

詔治薊鎮侵冒軍糧諸奸。

先是上問戶部尚書賈應春以薊鎮兵糧之數應春以不知對上命之日是兵糧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五名爾部自有各奏嚴文冊何謂不知應春乃劾密昌平管糧官將二十年已後見在食糧軍缺一一查覈蓋得諸名冊支諸奸弊狀上詔下按臣詎治。

十一月詔逮繫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松江府同

知劉敏政吳江知縣曾一麟請京訊治

松江會金山軍亂鼓譟露刃直抵松江城下火  
之方解時崇明成軍亦以索餉不獲縛海防同  
知周管署印判官薛仕囚之教場數日給事中  
蘇景和問之乃上疏劾忻淫醜貪墨各賞撥變  
狀因言敏政一麟皆忻所屬吏三人相與濟惡  
映氏賊入上怒命逮繫訊鞠法司言忻等皆  
欲貴跡乃命降忻敏政調用一麟為民

詔免山西平陽太原二府夏稅

詔諭法司恤刑 上敕諭三法司曰朕承天命為  
天下生民主因念人命至重惟  
卷於恤刑以爾治當則可致協氣休祥自至否  
則上干和氣災疢攸生近來司民牧者理道不

明律法不通任事作威深文鐵獄其或貪賄  
焉願制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且湖廣安陸  
縣勿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拘情無所告  
遠至朝屏以一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  
為職當思欽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  
司各改前愆推公惟慎盡心聽訊民以不冤天  
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祿位  
福子孫如不恭命必不用道欽哉

裁革光祿寺費

上以光祿寺歲用以三十六萬計  
日即今兩官大分盡省蠲免餘十餘官中羈宴  
二十餘年餘朕所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老十寶  
供器不畜一次茶飯費朕不宗此三十餘萬安  
所則也大學士嵩曰臣聞祖宗時每歲額銀二  
積有餘銀今乃三十六萬其侵欺情弊可知臣  
查會典舊規則諸樂可奪上從之命御史二  
員月籍該寺諸費進覽是歲以為常而經費

亦馬  
稍損

給事中魏元吉等疏救荒四策

一補積欠請令  
通倉收粟以給  
遠東彼此空補各從水陸之便一革濫稅請  
通山海關往來商貨罷勿復征一開礦禁請  
集各處礦夫聽其從便採銀以四分輸官備賑  
濟之用一議引銀每引請量發贖額止稅銀三  
兩務官糧即中補給  
軍士草價部議行之

總督宣大楊博請築大同邊牆

宣大同防秋積  
暇宜大築邊牆  
以為經久治安之計約當用銀二十九萬半擬  
千本銀半給以內帑以下所司議兵部言大同  
自併墩之說興而三邊之斥塚漸疎築塞外之  
防廢而右衛之藩離不固遂至胡馬長驅憑陵  
近如前事之不遠後事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  
少誠救邊遠圖宜務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  
銀二萬五千兩其兩宜經部訂完之計俱上  
以聞報可

已未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前軍都督府火

詔奪軍都督府事英國公張溶  
等祿米二月巡風百戶姚瑞下

法司逮

詔賜大學士嵩死在出入乘肩輿嵩支爵爵及銀

幣年酒仍宴于禮部

徐階言嵩年八十本朝  
閣臣實未嘗有宜加優禮

故有是賜嵩辭

詔許享瑞州知府朱以方于旌忠祠

先是正德  
中副使周

意以討馬... 叛以方... 王是以方... 一范請... 于... 王... 意以討馬... 叛以方... 王是以方... 一范請... 于... 王...

虜寇遼東總督... 師禦之大捷... 及虜犬戰... 器以千計... 捷為上功... 竟扼其功... 會試天下... 鄉兼學士... 河南都御史... 煥言... 技十年...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師禦之大捷... 及虜犬戰... 器以千計... 捷為上功... 竟扼其功... 會試天下... 鄉兼學士... 河南都御史... 煥言... 技十年...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會試天下... 鄉兼學士... 河南都御史... 煥言... 技十年...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河南都御史... 煥言... 技十年...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煥言... 技十年...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技十年...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登家口...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岸以圖...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大學士...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御史...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奇今在...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法行自...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裁三之...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逮娶總...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上以...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礮為... 繁獄... 總督... 中

繁獄... 總督... 中

總督... 中

降五千六百四十人乞錄諸將佐上命各賞資有差

總督南京糧儲戶部右侍郎黃慈官條陳事宜

言各衛官軍馬匹開支糧料如有逃亡事宜

失者宜計日扣還不得仍前索候以長奸弊

軍匠日支口糧如遇小月即除一日不消五年

類扣以恣侵歷長安四門軍人口糧仍行原委

司屬親詣給散不得輒委官擅以致疎漏部議從之

三月廣東倭賊流劫福詔安官兵禦之賊引眾犯

灌浦

廷試賜丁士美毛惇元林士章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詔衍聖公尚賢送監讀書

學宣查照伊祖弘泰比擬公侯伯事例送監讀書從之

詔諭巡撫大同都御史朱笈戍邊

稽宣府巡撫張錫朋比為奸獨發不與私黨及

姚松秦歸及復詆賴不置願者之于是大學士

嚴嵩乃以右衛圖志片免比願措被逮給事中

鄭茂往勸詞連笈乃亦逮詔以順罪生之遂令

戍

鳳陽都御史李遂等請留入衛班軍不許

遂等言淮陽鳳泗東南重地民俗久弛近者

夷突入乃暫置京操春班言以海防禦但兵

非相後必無固志將非特設給難責成乞定議

兵部言以衛官軍輪班歇操原係舊制若番春  
班班休班每歲京操有礙事休官將 皇後備  
官軍總立甲伍令加操演專一護陵不許別調  
其春代二班軍番休者遇做候軍門調遣疏人  
可報

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訊治

先是倭寇滬泉州

一羊所後諸酋移聚南嶼建屋而居閩中大謀  
謂總督胡宗憲額寇往宗憲乃上言舟山餘孽  
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擊不尤練之南奔  
閩廣宜加重治 上命逮大猷訊治閩人復大  
噪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本月初宗  
憲被其三大罪瑠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漏  
言遂委罪大猷以自掩飾

夏四月

上禱雨于雷官禁屠停刑既而雨羣臣

表賀

倭寇掠通州如皇松門寺處

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

之捷入為南涼兵部侍郎

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參將高鵬有漸養卒八

百人馭無術諸卒遂謀叛殺鵬及逃擊畢文焚府縣廬廟劫囚掠帑一郡大亂印乃督兵討之

裕王長子薨

時嵩言親王之子曰世子今若薨于典禮為合于是長子是郡王子同也乞賜追封

于命追封為世元

巡撫貴州都御史高紳討普安亂卒平之

初普安衛安南所屯軍李昂等聚眾行劫拒捕  
殺人流毒川貴者且七年至是昂等渠魁九人  
就擒紳等以聞及稱貴州軍民鮮少多係川湖  
流民生事宜申明保甲以稽土著 上嘉紳功  
昂等依律處  
央餘允行之

以唐順之為右通政

先是順之以職方郎中

薦其有文武才宜超格用之時進右通政仍同宗憲經畫軍政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

時倭犯福清晉江諸郡焚掠慘甚福清御史樊獻科劾都御史王恂奏將黎鵬失

律罪 詔奪祿抵罪有差

詔逮侍郎王忬于獄訊治論死

初楊繼盛劾忬

之悔甚而其十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為經紀其  
後高陽之請欲補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  
忬唯唯不欲以忬請順之還奏劾忬額卒減少  
三萬餘人且去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警  
擬旨當重置罪若奪祿責後效 上從之忬行  
實以鎮卒選梗不任職雖練無益而諸隘迫虜  
事請以三年為期嘗嘻曰何昔略而今詳也且  
渠尚欲三年耶及深河之後驚嘆言官劫總兵  
等官置之死欲以掩行而都御史鄧懋德復糾  
忬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  
蓋自投劫去行信之果請放歸懋德復為草授  
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忬而行復自請歸蓋  
若劫忬兩逐之輅亦信懋德乃上言行病忬不  
任事負 主上恩當罷高陽忬歸即擬旨逮行  
上從之乃遣官校械行至京下錦衣校考訊爰  
書既具世蕃復削去所叙功以上之 下刑部論  
罪尚書鄭曉借行持不從重擬滿成奏上  
上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令從重擬

全乃北守邊將帥守倫不該  
英階城寨律斬長繫待報。

詔改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楊博督餉遼軍務

初博在宣大有曾李素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  
擒之斬其黨十有五人時出奇兵屢虜虜使帳  
夫所別上修邊四事費半功佈上嘉之王是  
工行罪繫乃移博總督餉遼時方盛夏博聞命  
即赴任區畫戰守事宜虜聞博督至悉引去  
博以采顏等屬夷每通虜不為我用乃約束諸  
帥同時舉燧燒揚旄毒日始虜至山海瀛漫下  
餘里旌旛連天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踴  
報虜虜大震登以為我兵頓增  
益進取為堅終歲不敢塞下

詔更建玄聖五龍亭

六月京師大雨上諭司禮監祈晴  
雷官禁屠停刑

以陶世恩為太常寺丞

世恩仲文之子也以陰  
歷尚實少卿為言官所  
劾奪其官仲文乃乞復原職上命  
改為太常寺丞兼道錄司右漢法

戶部尚書賈應春以疾乞休許之

以南京戶部尚書馬坤為戶部尚書

詔遣官存問兼一真人陶仲文

時仲文請假暫  
還里中上諭  
禮部以仲文職掌玄教屢書忠誠須請假還鄉  
羊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存問賜以金幣  
羊酒用示眷懷仍  
令有司歲時存問  
雷擊奉先殿門外高墻西墻

七月初命太倉銀庫月報出納之數

給事中  
處視太倉銀庫正月內貯銀七十四萬有奇宋  
及許年餘餘八十餘兩因請至此可為寒心者

皇上一聞光祿經費月具揭撥歲省三分之一  
况太倉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之煩仍給予之  
派蓋當不止如光祿所侵員者亦令月具內外  
出入之數自當畏懼樽節而所省不貲詔可水  
倉銀庫月報  
出納自此始

總督劾遼保定尚書楊博疏條邊務

依每秋彼此敵報緩急互異宜令遼東總兵楊  
照于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守前屯一帶一遇  
石門燕河二區有敵徑自入關應援至于深西  
黃花一帶極當衝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  
嚴行宣府總兵李賢亦于秋期移守懷柔如遇  
殊西有敵馳入居庸會合勤兵併入勤截蹙入

金星晝見

南京禮部尚書閔如霖卒

如霖烏城人恭謹有  
文以撰立失上意  
致南遷季罷  
致南遷季罷  
致南遷季罷

詔賜潘世子程堯書籍敬一箴

皇明祖訓祖德  
詩恩紀合春堂詩四書大全大學衍義各一部

從潘恬  
校請也

八月巡撫鳳陽食都御史李遂獻白兔二羣臣表

賀

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剿江北倭于劉

家庄敗走之

初江北倭自郟家庄敗後沿河覓  
舟不得官兵自後急擊之于劉家  
橋諸處賊勞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官  
兵四面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米援江

此將土謂功在聖成慮為顯所懷噴噴有言  
撫都御史李遂恐工卒不和乃救江此兵悉屬  
之罪軍政既一遂刻期進五顯率所部先發各  
營選鋒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剿如破奔  
走追擊之先後斬首  
四百餘級賊衆盡殄

詔發太倉銀遣官賑濟遼東

巡撫都御史侯汝  
諒言遼左全鎮被

災三歲不登乞如大同右衛例命大臣大倉  
內帑金錢以拯此一鎮生靈陷危之命上憫  
而矜之故  
有是命

原任刑部尚書何鰲卒贈太子少保

鰲山人  
清正直諫

有古大臣風  
士論重之

九月刑部尚書劉詵卒

詵鄂陵人故尚書學士  
武廟南幸詵以學困推

原任刑部尚書何鰲卒贈太子少保

詵鄂陵人故尚書學士  
武廟南幸詵以學困推  
起廢遷為御史累進刑部尚書毅然守正不少  
論服之

總督蘄遼尚書楊博請借通倉運糧以給遼東從

之博上言遼東災傷已極召糴甚艱乞將折運  
通倉運糧停泊天津者暫借六七萬石由天  
津水運蘄州以達山海關願腳陸運至各地方  
給散其漕糧則以賑濟銀兩糴運下戶部擬議  
之

原任工部尚書程文德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文德承康人篤學修行稱爲儒者命撰文不稍甘  
隨勅上享安辭和平之福上怒令削籍及  
卒無以殮  
識者贈之

總督浙福侍郎胡宗憲乞休不許

先是巡撫

因南京御史李瑚各論劾宗憲等濫養寇自  
失事掩敗辭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  
羅尚鵬從實覈報嘉賓等復奏其不  
職宗憲乃引疾乞辭任上留之

十一月詔以宋儒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世襲五

經博士

熹婺源人後官建安遂家焉國朝官其  
子孫爲五經博士建安而婺源子孫請  
如建安例仍以朱

世襲爲五經博士

蘇州諸惡作亂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市井  
詠劉劫白晝橫行市人莫敢正視巡撫都御史  
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相相與歃血以白巾抹  
額各持長刃巨斧攻吳縣長州縣及蘇州衛獄  
劫囚自隨鼓噪攻都察院門入之大立拔棹

時俱世會大將諸惡乃衝封門斬關而出逃  
入大湖中官兵四散探捕獲首從寺周二二十  
餘人以聞上命大立戴罪赴期殄滅以靖地  
方奪知府王道行知縣柳東伯等  
奉捕賊指揮朱文正寺按臣逮問

總督陝西二邊侍郎魏謙吉疏陳甘肅防禦事宜

言甘肅二面臨戎中間一線之路地既孤懸而  
尺籍半虛兵馬單弱即合番夷侵軼大虜盤據  
增兵實伍已無虛策請將各鎮城堡逐一審驗  
兵年力壯健無他後古者悉編之伍籍一休防  
禦賞部議允行

原任大學士削籍翟奎卒

時子汝忠陳乞復秩  
上念其贊襄有勞許  
復故

召總督劉遠兵部尚書楊博還部 先是博自宜

秋畢當還部吏部尚書吳驥曰宜大重鎮非博不可刑部尚書鄭曉曰博在宜大則宜大安在

本兵則九邊安乃召

還理部事加少保

召起原任兵部尚書許論總督劉遠軍務

時博還部故 召論代之

十二月詔贈蘇松兵備右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

環前為蘇州府同知倭寇犯蘇之亂

立祠蔭子 門城門閉民避寇者不洋人德之屢擊

得環按劍開門納之全活萬計蘇人德之屢擊

倭寇有功累進叅政矢志城後承服皆自謙其

名誓必以賊後以毋喪歸遂卒于家禮科給事

徐師曾上其事請贈祀上命贈光祿寺卿

仍任一子原衛副千戶

詔錄宋儒程頤二十代孫宗益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

詔開天津海道 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

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

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當如擬行其登萊海道

慎勿輕議以

庚申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以都御史鄧懋鄉總理天下塩運 初戶部奉

擬遣王專一人詣淮浙理鹽潔得直報允乃以

主事黃乾行名上上曰鹽法又弛非極力整

頓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如先遣狀允時王

璠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人往理吏部亦奉懋

烈懋烈大學士嘗鄉人也借借為勞聞通商其

始無虛日故卑諸府縣巡檢司選卒一人李無

獲盜者千斤賦天治干名舟台于艘其有舟無

販夫有捕無舟及有販夫無舟者不錄為賦

其盜與販夫不及舟者亦不錄俱刑其後

錢存帑以充舟盤之值故濶空運無私販有終

歲不得支一雇錢者而身羈後籍不逞生產

往往共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船無反誣為盜

盜探劫之少捕意輒以私盜強頻無其人為

販夫自致刑獄至有死之者害不可言其有司

又或增賦于民徵金作舟盤之值不復責巡邏

以緝捕而私擅任其橫斫貽患至今盜風大壞

既而南京御史林潤劾其弊貪冒五罪言需索

瀆官擬遣歸罪萬罪一受伏取高民財罪二受會

計費千金罪三虐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

幾至放變罪五怒鄉既辨上之不之問

以唐順之為僉都御史巡撫淮揚 先是順之以

視師至是令巡撫淮揚順之因條上海防八事

一曰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舟

岸賊則朝... 文臣督... 武將... 日六日... 尚悉... 效俱... 言海... 府黃... 言外... 呼棧... 畧匪... 同議... 屬犯... 治芳... 詔更... 巡寧... 將一... 副使... 道其... 仍以... 修理... 討殺... 初在... 聖諭

屬犯宣府... 兵拒之... 詔更定... 巡寧紹... 將一員... 副使及... 道其原... 仍以軍... 修理...

詔更定... 巡寧紹... 將一員... 副使及... 道其原... 仍以軍... 修理...

將一員... 副使及... 道其原... 仍以軍... 修理...

副使及... 道其原... 仍以軍... 修理...

道其原... 仍以軍... 修理...

仍以軍... 修理...

修理... 討殺... 初在... 聖諭

欲建帝... 若君相... 依則儲... 是也... 何謂釋... 元輔... 也出... 大... 忠... 毋... 王... 貧... 安... 則... 高... 險... 本...

欲建帝... 若君相... 依則儲... 是也... 何謂釋... 元輔... 也出... 大... 忠... 毋... 王... 貧... 安... 則... 高... 險... 本...



南京衛卒亂殺督備侍郎黃慈官  
 慈官在任時，因事與兵士有隙，兵士遂起而亂，殺慈官。慈官死後，兵士更無所畏，殺害無算。朝廷聞之，遣使慰勞，並命嚴加懲辦。兵士聞命，始行收斂。

金殿上，皇帝出日，金殿遺山寺，令其解散。諸人聞之，紛紛擁入慈官署，迫令其自殺。慈官死後，兵士更無所畏，殺害無算。朝廷聞之，遣使慰勞，並命嚴加懲辦。兵士聞命，始行收斂。

諸人聞之，紛紛擁入慈官署，迫令其自殺。慈官死後，兵士更無所畏，殺害無算。朝廷聞之，遣使慰勞，並命嚴加懲辦。兵士聞命，始行收斂。

慈官死後，兵士更無所畏，殺害無算。朝廷聞之，遣使慰勞，並命嚴加懲辦。兵士聞命，始行收斂。

兵士聞命，始行收斂。

三月，屬犯山海關尚書許論禦之。  
 時南京御史林潤，以兵部左侍郎江東為戶部尚書，詔求天下五色盈尺之變。

詔遣御史陳旌、溫汝璋等往各邊修舉屯政。  
 從戶部議也。

兵科給事中王文炳請議安民蓄兵絕寇之策。  
 言通者漸有後患，稱亭而閣，願徹報踵至。蘇林港劫間轉徒，得卒所在，釋騷宜勅下本兵議所。以安民蓄兵絕寇之策，部議安民之策，莫若去不急之務，捐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黜吏著兵之策。莫若訓練各處鄉兵，至隸籍行伍者，則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則責之有司。絕寇之策，宜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與盜賊通者，許同至有告即置之法，仍追所犯銀三十兩，給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止報効，營畫名色，平居坐靡，公廩有事，會冒有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禁革。

議賑濟饑民

時近京地方饑荒民流入京者其  
眾無所得食上謂念之令部臣  
詳議事臣以聞戶部乃議上五事一議賑濟派  
言宜令戶部錦衣衛各儲其屬十人與五城街  
吏悉錄見在派民於太倉木灣石日人給五升遠  
至五月終止五月後係百里外者人給五升遠  
者以次遞加至二升使還營業二議濟病弱言  
凡姓賑饑民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備戶為糜  
食之太醫院仍給藥調治三議賑濟棺殮言凡年  
力少壯者取其年精令工部酌議雇負給與工  
價勿令轉徙四議賑濟近民如昌平通州諸處宜  
干太倉通倉各存米五百石付所司分賑五議  
賑速民言宜移咨順天保定巡撫凡應賑之廣  
定擬多寡分數馳報本部請祭太倉銀折米充  
賑行

詔奪庶天都御史翁大立官

時給事中曾憲初  
大立不職吹更部  
覆言大立率別更張有失  
衆心。上命還里聽用

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贈工部尚書諡襄敏

珩石州人行履高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群籍為  
御史時輔臣推充侍從講臣疏辭不就至是卒  
士論

命侍讀張春侍 裕王講讀

兵部尚書楊博條陳弭盜六事

一日罷額外之  
征言連歲兵荒  
民下公賦外有修造買馬治河諸征宜為禁止  
二日寬贖從之罪言民之為盜非其得已凡捕  
從者悉令歸業計其自贖宜為榜諭三日廣賑  
貸之念言京師饑民已荷賑恤其遠方未予請  
行各應臣便官賑貸四日罪前職之官言英  
職官所領軍丁民狀有隱匿者重坐五日

治饑賑之罪言責成有司勤行巡歷慎囚封宅  
縱賊不捕者計其多寡論罪次后申行賞之益  
言凡捕賊有功者各遵例  
行賞賑入。上嘉納之

四月巡撫淮陽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  
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陰陽以至算射無不  
精透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病乃曰  
國語志今得良辰歿中矣遂  
卒于官詔賜祭葬立祠揚州

以戶部尚書江東為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時張鑿以振武營兵變罷去故改東代之東  
職太子少保。上手詔追嘉其人胸右衛之功  
令盡心安撫士卒訓之忠  
義以奠邦本不允所辭

以戶部左侍郎高耀為戶部尚書

五月巡視京營給事中蘇景和御史張九功疏請  
增選戰兵以重訓練。上從之。時命景和等  
會同總督官選  
兵三大營中淨壯士六萬餘人因復奏請分爲  
二十枝寬其工役俱赴各營操練以曉征調增  
徵中軍千戶把  
總領之。報可。

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

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  
許復。上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日熾福建  
巡按樊獻科請趙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  
斯盛請勅兵部趙宗憲督師剿寇以弭海患宗  
憲聞命。世世如故已而寇稍解散意以功進  
兵部尚書沿海撫延諸官悉聽節制其休統如  
三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  
澳門通調。庭拜下風矣。

以兵部左侍郎閔煦為刑部尚書

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派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派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孤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丁餘建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命

南京操江都御史喻時請止設鹽葫恭將從之

先是翁大立欲添設恭將于蕪湖而史憲書亦亦同其議至是時奏設恭將言蕪湖金山各有一副總兵沿海一帶各有恭將把總則蕪湖已為有守推揚以至嘉湖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于蕪湖廣德則門戶已為有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設恭將則空與防守又已費密此足以禦內於之設恭將則空與防守又已費密此足以禦內於之設恭將則空與防守又已費密此足以禦內於之設

六月 詔起原任兵部尚書王邦瑞協理京營戎政

不必添設恭將明甚且置將必須增兵增兵必須議食今應天連年倭寇之擾生理未復去歲大傷之後派徒更多正賦棧糧尚爾迫負復加兵備其何能堪伏乞專責安慶儀保其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稍有違誤拿拿嚴治庶官不增而事亦集賦不加而民自安說入報可

兵部右侍郎魏謙吉卒

時謙吉應召赴任卒于道命金給卹典

大朝午門樓成

給事中曾廷芝條陳重守令四事 一旌異能言 中人之情非 激不勸昔漢宣有賜金之典先朝行增秩之令 今宜令擬按表其治行高第者以示風勵一破

今宜令擬按表其治行高第者以示風勵一破

資格言古者用人不問其資如穎川雅量用 最進位公卿不問何途出也今天下惟甲科 重出貢舉貢拔者即襲黃不齒今宜一洗 程駿功實毋得以資格軒輊一慎除言人 世多傲昂老犯在得今宜察其年貌以 一 文 各官陞轉非即致至不致 有買憑奸為非致金不致致使延遲今宜 各省文憑出京回任官員願賞以便 從之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陞餘姚人前承節部御史越于孝友長厚 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文事 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 不談人過世稱篤行君子云

秋七月 上祈雨于南宮中既而得雨群臣表賀

月部左侍郎石永卒贈右都御史 介廉請 以風裁者用所至爾然卒之日 行李蕭然家無餘儲世稱貞士

巡撫河南都御史章煥疏請經畧中原

欽煩急倉吏肆行水潦屬至民不堪命往往 聚為盜河南初傳後至鳳泗又言關封後于黃 河于是林縣聚賊數千雖州亦聚數百犯其南 照聞知前言說傳始者解散煥乃上言備陳 厚之策以緩安地方杜遏亂萌且也重兵以泉 德修城池察險隘時時選良吏處宗藩議漢 河疏下

八月總督胡宗憲獻芝草白龜

上悅命龜曰玉龜芝日仙芝禮部 因請謝文倍贈許之百官表賀

時宗憲得芝草 三白龜二健

原任戶部尚書賈應春卒。應春其定人歷官三十餘年概任事家最

鄉人稱爲長者

初設江西興安縣屬之廣信府。先是上饒弋陽

峯望空室民屢變巡按御史沈越嘗請設縣未果于是巡撫都御史何遷復以爲請戶部覆議上從之

以南京工部尚潘恩爲刑部尚書

禮部尚書顧可學卒諡榮信。可學無錫人先以

以煉秋石服食却老薦于上獲寵用累今官然惟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上諭鄒之俊奉遺詔使其直

九月調延綏巡撫重威爲南京大理寺卿。時威

綏賊私狼籍上諭不齒嘗薦慶陽知府孫鴻禎本貪汚爲巡撫程旼按李秋所劾吏科給事中梁夢龍因奏言三臣舉劾互異部覆旼秋言是斥詔續除名調威素以厚賄結嚴氏父子反得調南京大理寺卿倒置益甚

冬十月詔令景王之國。上諭輔臣曰景王

祖宗大制令國何不舉行蒿羊以示所司于是吏部尚書吳鵬等請如舊制設三府官僚報問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外邸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者以爲深憂勿聞便半傳旨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詔兵部嚴督所司則捕盜賊。時京城內外及畿輔州縣多盜故詔

以禮部著郎中李贊刑部著郎中高岱爲景王左右長史。

殺侍郎王畔給事中楊九繩于西市。時入冬無雪上刊

十一月上祈雪于雷宮。新禧于雷宮又之

表貢。永一真人陶仲文卒諡榮康惠肅。仲文黃岡人

被術以吏員爲遠東海州庫大使九年考滿正九品萬京守選兩事致一真人鄒元龍

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真蹟一卷。論家藏有

白玉蟾真蹟至是進。上嘉其忠款受之

十二月太保左都督陸炳卒贈忠誠伯諡武惠。

炳平湖人以尺籍從 歐皇帝之安陸其父松事 上于潛邸累以從 詔官都督僉事 上南幸承天循澤行官災炳以身負 上出諸火史

上德之游 炳春在出 炳校至左都督兼公 祿尊麗于廷臣無二身任金吾 炳致奸宄法紀甚肅而豪侈自奉貨產巨萬聲勢震天下是時

上數起大獄 炳曲爲調護保全 籍紳又折節 廣上以龍聲來 故終嘉靖之世無 炳其奸者 後 炳

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黃都察院 黃光昇 史總齊 黃廣川 黃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

上不御殿

陝西獻白鹿

時白鹿出商南山萬壽宮前芝草中土人得之撫臣權鹿采芝以進

表賀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一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完運京倉米二萬石赴密雲一萬石赴昌平通倉米四萬石赴通州抵年例之數報可

為用度煩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于官每遇供

應及諸公費官為發銀吏胥承買里長止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則自以代者將至恐有變動乃上言嶺表去京師絕遠比年牧民者視為利藪屠剝萬狀而小民御九重如在雲霄愁苦之聲無路上達故相聚為盜難守法為難守之畿輔地固難而守之于嶺海外尤難今廣東之民既感而動若非仰仗明旨丁寧須有周公之法

都御史周延卒贈太子太保諡簡肅

延若水人

笑居嶺執法不為矯矯聲迹清操自持終始不變士論重之

得白兔于鳳皇山下

進石管表賀

三月 景王發京師之國德安府

卒從郭希顏之議也不二

車王亮

三月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先是御史取定

一言鵬屬婚董份主談順天而子紹中以魁選之賦類而應較外補洪愈濼滯以此籍制言官一言文選郎中何海宴驗封員外宗臣各以食墨被斤而一擢泰政一擢提學一言病夫蔡克廉而擬之司徒沈坤巨惡而陟之祭酒一言私門貨賂幾如闔市而反移文擬按禁貪敢職疏入不報時鵬在吏部一切百司進退悉聽世蕃人言鵬之至是始事申梁夢龍詩復刻鵬

禮部尚書吳山致仕

以吏部侍郎袁燿為禮部尚書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

詔建萬春宮

製大祀裘冕皮弁服

以刑部尚書潘恩為左都御史

命袁燿入直西苑供撰玄修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許劉理除名謹誅起知西安以諫織造奸直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胸胸長者自守介然不為珍域至是卒衆咸愛敬

以吏部右侍郎馮天馭為刑部尚書

詔申飭治捕盜失事者之罪

時巡撫保定都御史霍冀上言比緣

民窮多盜而有司衛所長吏及司捕者漫不為意宜如先年河南例凡有衛所州縣長吏同派一城者若遇失事重大則衛所長吏及巡捕官坐以守備不設罪府州縣官論罷職其無衛所地方則各守令及巡捕官坐以衛所官罪初以

原任南京協同守備臨淮侯李庭竹以母老陳情

乞于南京五府帶俸以便終養允之

五月大學士李本以母喪去位詔遣馳驛護歸

池河卒亂罷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回籍聽用

時守禦所練卒一卒兄弟更換應役本管千戶吳欽不加懲治輒申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在令見丁應役衆遂倡亂遂縛欽于營臺東關取遣官招撫之欽得釋衆始定捕言惡九人逮繫訊乃罷東

詔考察京官

時御史唐繼祿以早歲為大條上上修治十事其黜罰奸庸一事欲令

京堂官俱自陳其以歸聽部院考察去而置人按可于是當階各上疏自陳或退上勉置之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率九卿自陳吏部都察院奉旨考察在京諸司官黜陟如例

命都督僉事劉顯提督南京振武營

顯承新命上言南京

營軍習成驕悍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統川兵三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宜帶領隨營操練內以彈壓兇惡外以控制倭夷卒有姑終者許臣以軍法從事俟其內驕外服海防稍肅漸為散遣兵部尚書楊博覆言南京原無商項糧餉請許選精銳五百官隨餘付代者有微曉顯調用上從部議行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楷臨桂人入仕三十年孤立寡交然其無忤性

屠楷府人入仕三十年孤立寡交然其無忤性

南京給事中郭斗請蘇留都坊民

言應天上江

付事例而公私使者輒以片贈坐索尉傅夫役鼓吹坊民受累請禁抑之其應給者于各附近州縣均役內編派聽本府差撥毋使偏累二縣部覆從之令南京邸院及各撫按官嚴行禁格違者罪之

大學士嵩妻夫人歐陽氏卒

上諭輔臣曰聞嵩

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卹典後不為例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坎子可扶柩族者嵩乃以情告上諒為兩難辭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上乃特旨晉侍養令不必守制可令孫鶴護歸嵩跪謝言世

搭例不職任官支捧報聞

命修撰唐汝楫充 裕王府講官。

刑部尚書馮天馭罷。以給事中侯廷桂。勿其庸鄙故也。

詔建仁和宮。

詔罷總督劄遠兵部尚書許論。時戶科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糜之甚。未計之多。莫過蘇州。臣查嘉靖三

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昌平止四五萬。今一十四萬。有奇。前後懸絕。若此。總督許論在鎮二年。一卒未練。而餉餉獨倍。在昔。使員之弊。誠不能無。宜專勅風憲大臣。赴邊計議。上是其言。遂令論罷歸。聽敷以楊選代論。總督。

秋七月。詔以南京刑部尚書蔡雲程為刑部尚書。

萬春官成。

故黔國公沐朝輔夫人陳氏。進銀三千兩。助大工賜銀幣。詔雲撫按官。以禮奠論。

虜犯宣府分數道入。總兵馬芳等督兵禦之。時擒其酋十四人。俘斬十八人。獲馬二百四十四匹。虜乃遁去。

巡撫應天都御史方應請修水利。四郡水利甲于天下。宜備查應修之處。分別上程。難易以次興工。河夫銀兩。編征追補。如故。仍請復設水利。通判勅兵備憲臣。在來督課之部議。允行。

八月。田官進嘉穀。時御田產嘉穀異類同大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于告。表賀。

兵部尚書楊博。疏陳守禦機宜。從之。先是。論轉臣。自轉入限。每慮邊務。今秋恐有擾者。其言博早定策。以邊之轉。因言九邊以節。鎮為重。虜酋皆答。幸指形。不露。藉恐謀。窺。鎮。伏。承。辰。慮。謹。條。六。事。以。獻。上。以。所。奏。事。宜。悉。令。施。行。

原任禮部尚書孫承恩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簡。承恩。華亭。縣。人。也。

九月。詔戒諭晉王。先是太原知府於惟一。在。那。緊。已。任。事。節。財。發。民。威。風。法。由。賑。濟。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門。總。兵。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巡。撫。都。御史。孟。准。時。奏。免。防。秋。民。壯。盡。欲。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快。准。欲。上。書。祭。其。奸。與。之。俱。死。准。乃。論。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准。大。恚。恨。乃。劾。調。惟。一。在。那。得。軍。民。心。請。番。之。上。不。悅。乃。戒。諭。王。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寺。官。以。聞。

詔修景王湖廣府第。上論輔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時。堡。通。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以。仰。奉。上。天。保。祐。之。意。于。是。兵。部。尚。書。楊。博。言。今。歲。虜。謀。景。王。湖。廣。府。第。以。資。我。湖。廣。之。急。大。意。聖。廷。繼。向。

各邊有備賊。朕聞虜入已久。時。堡。通。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以。仰。奉。上。天。保。祐。之。意。于。是。兵。部。尚。書。楊。博。言。今。歲。虜。謀。景。王。湖。廣。府。第。以。資。我。湖。廣。之。急。大。意。聖。廷。繼。向。

聖諭傳示邊臣。上曰然蘇鎮火器工部亦以時多給之。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盧紳卒

紳咸寧人。性誠懇。務修實行。孝友。家

紳士人。咸則之。

冬十月。詔遣戶部大臣往覈蘇鎮宜大邊餉

上諭大學士徐階以屬惠當備階上言金城湯池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稱給糶已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兵二部根究清理乃久安之策也。上然之欲治者奸貪階復上言奸貪侵冒其弊最大其尤亦有二端曰民運拖欠不行催徵給發日多給發後時糧買價貴故得最少。須本末兼理庶幾有益。上然之因諭遣戶部侍郎一人前往蘇州宜

清廷邊餉務先治奸貪次釐時弊于是命總督倉場侍郎林應亮往吏部又言應亮謹愿有餘明敏不足而二鎮弊端蠅集兵馬單怯總理之責非所能勝宜及其未行改命練達勤敏者代之。上允之。下大臣再推因調應亮于南京而以食都御史霍冀總理宜大餉鎮振餉既而給事中張益言。皇上軫念邊餉特勅大臣往理應甚遠也第瞻查帳論者戶部之職本部左侍郎劉大賓右侍郎趙貞吉廷臣合弗維而霍冀應詔惟二臣才識不及故公論去之。宜令致仕。乃命羅大賓。貞吉俱歸任。

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

先是中允吳情與應天鄉試副邑中者士

有二人時論大詳言官獨劾情試錄已刊屢行更易。副考胡杰不能巨效。乃論情廣東市。賄提舉。杰廣平通判南畿人。不許與南試自此始。

詔令總督瀚直兵部尚書胡宗憲進兵剿賊

先是南嶺盜殺副使汪一中。于是兵部尚書楊博言。江西之寇始于南嶺。賊巢合廣西。叛兵以本鄉。思少遂至蔓延。不制前奉詔督責諸將。以九月報平。今日過期。不效請更申飭。刻期。平仍令。照長方事。例。半月一馳奏。賊情。御史。顧言。生長邊陲。素聞。詭。畧。可就。委。以。兵。事。海。道。副。使。譚。綸。會。練。土。兵。足。稱。智。勇。今。以。守。制。回。籍。宜。令。星。表。效。用。以。請。地。方。且。聞。贛。之。賊。所。倚。重。者。數。葉。穴。耳。使。以。勁。兵。乘。虛。搗。取。其。必。故。賊。必。率。于。內。顧。乃。可。平。定。上。令。宗。憲。督。率。進。剿。餘。如。議。行。

准王厚壽獻白鴈

時王厚白鴈于鄱湖。遣使進獻。群臣表賀。

部尚書奏。為武英殿大學士

徐階奏。提議。改。者。階。亦。奏。言。傳。云。人。君。以。論。相。為。職。夫。百。官。孰。非。當。論。而。獨。云。爾。者。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然。後。見。思。自。上。出。而。命。且。上。制。也。唯。乞。皇。上。斷。自。宸。衷。簡。用。一。二。與。臣。等。同。事。則。破。休。明。而。獲。何。陰。阻。之。私。自。任。以。學。士。入。閣。

詔令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以郭朴為禮部尚書。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本成祖舊宮。自王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悉燬。

南京御史林潤劾鄧懋卿五罪

索屬官金累罪。一。文狀取贖。



一宴會日費千金罪二後敘平民罪四加派州監商蒸至激變罪三流以懲御力辨令供職

### 十二月詔營萬壽宮

上督寓玉熙宮工部尚書

地曠近水非可久御萬壽宮係皇祖受命重

丕基永延億載之禮及時營繕以承明春

上曰郊廟謝罪禮成是日風穢氣爽皇天赦

### 命選京營番戍

時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

番戍條上四說一言使京軍習見烽燧涉歷勞

苦可以轉弱為強一言居庸鎮邊徽報從少即

使有微去京甚近朝務夕至視調宜大保定之

兵勞費頗殊三言書防之日本領止番邊兵三

一校一遇虜敵願此失彼誠得京兵守戍使邊臣

專守古比口在此為虛聲在彼為實用言言部

署已定可視春來緩急為進止不

至居於以耗劫糧上是其言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以吏部侍郎嚴訥為禮部尚書

詔起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江東為兵部尚書協理

京管戎政仍兼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楊博請給宣大薊鎮穀種從之

博言今年履端之始雪澤屢降第薊鎮宣大過

都屬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遷延

是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衛日擊其苦

故今稍為廣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

三鎮以馬方春播穀之費上嘉其留心邊計

詔賜宣大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寺金幣

初虜大

敗胡堡執守倫劉晉臣去至是晉臣自虜中

焚而陸其背文進以其言聞兵部言逆賊天誅

進及巡撫陳其學命幣有晉臣被虜之罪

戶科給事中邵練查覈劄鎮還京

先是練奉詔

查理薊州軍

營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耗之數以巨萬計至

是還乃上言邊鎮日虧皆原任總督許論調度

失宜督糧即中閭光清劉勅出納不明之罪而

取以致弊之由有十大畧盧填籍位濫取家

復報不實調遣不時工兵或代客兵出戰

或代主兵守之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

將領須成影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

益虛費不可勝數皆當痛革贖入報聞

詔協理京管戎政兵部尚書江東與提督京管鎮

遠侯顧寰輪日視操

時東以萬壽宸居興工自

請甲士守門上以開操

在通召與顧寰輪日

視操亦仍同防守

都御史潘恩條陳時弊四事

一言近來管錢

刑名者竊出入之私開厥津則開商旅

遣勾當則騷擾軍門諸司私索票取市物

設酒科及柴戶耳聞日見殊失官常宜勅兩京

都察院重加嚴禁二言通來御史惟急簿書

會承迎趨走不暇間有司賢否須行奉劾

及時以故會吏日縱宜勅令諸司而行

開三言意賤嚴重不可縱毫汚染今御史

供億饋遺動止百數甚或公受保舉謝儀

地方土物宜勅令毋過自奉毋厚私交禁革

令常例低贖一切歸公四言有司任情出入

鍊成獄或所犯本無重情而家道豐盈必為

織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則罰金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袁煒吏部左侍郎

董份為考官

福建倭寇犯懷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檄兵剿

之時生管指揮王宗師二衛軍福州府通判彭

登瀛帥御兵先嘗賊失何歸罪于毫震得

臺督之斬陳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  
會副使汪道昆閱操場遂大譴格殺鄉兵數  
人求殺至瀛不淨  
屯城南久之乃去。

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寡嫂于南京  
允之。朝弼奏言臣故兄朝輔之喪已歸葬南京  
第爵不察乞送還南京以便祭掃以其租入  
奉之詔從其請令撫按護送還南仍給以養贍  
田。

方士藍道行獻瑞龜錦衣指揮嚴鶴獻王兔仙芝  
百官表賀。

詔親耕親蠶  
三月萬壽宮成。先是上命宮使萬壽宮欲速  
成中丞李源萬壽宮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  
上大悅工部請加恩諸臣上以階場忠盡勤  
加少師侯一手中書舍人階既辭不允待郎衡  
陞皆宜有差。

官天薊鎮勘上糧餉。先是上命直大根儲霍  
冀薊遼總督楊選查勘糧  
餉至是與等上言薊州至兵年例不過七萬今  
已十五萬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客雲  
主兵年例不過二萬今則八萬客兵不過九萬  
今則二十三萬其他冗費須不盡無而增兵之  
耗十居八九。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  
兵誠務本善後之良要在督府着意行之且  
若王兵月糧全資民運河南山東巡按順天保  
定巡撫事傾宜責成屯田于粒責立屯田御史

各賜新勅重  
其事權從之。

廷試賜徐時行王錫爵命存丁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夏四月。上初御萬壽宮舉迎恩大典五日百官  
表賀。

命兵部左侍郎葛縉兼右僉都御史督視遼東軍  
情。時勇酋土董等大舉寇遼東攻東關驛鏢州  
營破之巡撫都御史吉濬以聞因言本鎮土  
馬羊弱城堡頹壞不堪戰守請如大同往年事  
故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且足新任總兵吳  
瑛到任。上諭兵部曰吉濬所奏地方危甚吳  
瑛果勝任否因令更推才望大臣一人督視

陝西鄂縣散官王金進獻靈芝及五色龜。上大  
喜詔授金大醫院御醫。時上諭禮部曰龜芝  
非上玄之賜乃命成國公  
朱希忠告太廟許臣表賀。

五月都督僉事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贛。奏  
將俞大猷副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故有是  
命凡一應戰守事宜令會同督  
撫協謀剿賊仍令江西紀功御  
史段顧言兼贛廣東功罪以聞。

以吏部右侍郎張永明為刑部尚書。

命增遼東主兵銀兩。時督視軍情侍郎葛縉以  
廣寧米價翔貴請增主兵

兩從之

詔罷選庶吉士

時仕賄賂流賄賂公行庶吉士  
素號清議亦以賂入貧者稱  
為貧者請密以聞上聞而罷之

大學士嚴嵩罷逮繫其子于詔獄以御史鄒應龍

為通政司叅議

初嵩見張璠夏言以言體驟  
乃從史與獻帝稱宗祚朝  
上從之自是春遇日降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  
王宗茂斥諫而縉紳制日楊德盛沈鍊久而  
者息屏吳時求張紳董傳策成邊而朝野搆  
其巨細縉紳勞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較而嵩因得以知上所欲為時迎之

諸貴人拜起嵩唯唯不知違以故上嘗為不  
哀云其子世蕃以父任歷官工部左侍郎貪恣  
復復無所不至以中書舍人羅罷文為心膂  
養嚴年為羽翼富官罰民公行不忌上亦微  
知之然念嵩嫖娼不飲癸至是御史鄒應龍劾  
世蕃數其通賄敗檢諸惡狀乞置于理因及嵩  
植黨蔽賢乞加斥罰此日如臣言不實願斬臣  
首懸之榮字以謝嵩父子

上覽之心動乃降  
旨日嚴嵩力贊玄修請君愛國人所積惡既  
年矣却縱愛逆子言聽計行不復恩朕優眷  
命致仕業傳以去仍給給祿米百石世蕃并各  
當命錫衣衛遠赴鎮撫司考訊應罷盡忠言事  
當有特嘉更禮二部撤官以聞于是罷應龍為

通政司

增設平遠縣治于程鄉縣之太平營隸江西

州府

收方士藍道行下獄論死

時嵩父子既得罪  
上追思嵩資玄功  
忽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等欲遂傳位退居  
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上日卿等  
不違大義人情必天下皆仰奉若命何聞玄  
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  
應罷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路上下左右  
十萬金令其道行結籠招權及歸稱王詔誅  
利不法事道  
行逐得罪

六月廣東賊張璉伏誅

初自倭寇茲蔓福建  
西諸路不逞奸民所以  
蜂起而廣東為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啓  
寺茶城置郊自保建官亂元攻劫郡縣為患  
甚重

巡撫御史袁淳論請淳安知縣海瑞

總理天下巡撫  
其妻偕行前旬上食惟謹至一以文綵被周床白  
淳安知縣海瑞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

上言寇氛可  
應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語傳傳奏令都督劉  
顯恭將兵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  
承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施之阻上皆從  
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營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路薦逸去遁于海  
島不復敢出提問百官表賀頭等遂領  
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薄瑞其言雖小民貧不足各車馬德野怒甚然  
素知其強直不可辱故去之各喉浮論劫財  
遂落

### 總督陝西三邊喻時條上豫邊防五事

日謂陝西三邊防務以豫邊防五事為要  
空邊二日視功次以激勇力三日量緩急以據  
軍儲四日虞供饋以預冬防五日備戰馬以充  
衛額詔

### 秋七月丙死獻嘉禾

時丙死獻嘉禾一莖三穗  
者及丙德者三十莖者將  
負

### 皇極中極建極殿成

三殿告成乃舉奉天殿為  
皇極殿華蓋護身三殿為  
中極殿及名東西二閣為文昭武成左右  
西門為弘政宣治會極歸極百官表賀

### 總督薊遼侍郎楊選條陳秋防四事

一言順天  
移守昌平防秋今今口最為要害宜勿拘以地  
使舟視飯策應一言石門切近畿輔宜分遣東  
兵三千守守遠者專聽臨時調撥一言龍井兒  
將軍石塘子鎮探調官唐時雍寺官不職宜更  
置一言本鎮之兵功在保障宜申飭軍士嚴禁  
勝者悉二十三年古北口例論功不論斬獲致  
賊深入者仍以失  
事議罪源入從之

### 戶部尚書高耀疏上理財之議

先是上以財  
集九卿科道議足國裕民之計以約至是耀陳  
議十四事曰省兵良慎調遣先節約完積清  
屯糧議收放均修邊停外例裁銅價省供應杜  
奏番議補助議清銀定稅法疏入上綱之  
初成祖命備見纂輯  
諸書分韻類集以便稽  
八月詔重錄永樂大典

考為卷三萬有奇日永樂大典上受之每置  
一二快于几席爾及三殿文命左右亟登文機  
取以出遂得不懈至是命再錄副本以備不虞  
乃論大學士徐階董其事以禮部侍郎高拱兼  
林學士同論德兼侍講瞿景淳充總校官在中  
允張居正兼編修同修撰林煥等充分校官開  
館繕

### 戶部尚書高耀進龍涎香

初大內宦官人有密  
收龍涎香者時  
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  
購之得八兩以進遂大稱賀

### 九月召督視遼東軍情兵部左侍郎葛綰還部

以虜退  
故也

### 詔革工部左侍郎劉伯耀南京刑部侍郎何遷南

京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少卿白啓常原任湖  
廣巡撫張雨廣西副使袁應樞右諭德唐汝楫南  
京大常寺卿王才等間任

時給事中趙灼流滇  
陳謨劾伯耀等皆黨  
高父子故  
同時罷去

### 戶科給事中何燧條陳時幣五事

日竟民力德  
賊吏重糾察  
端士風禁奢靡  
詔下部議行之

### 方士熊顯進法書

顯江西豐城人進法書六十  
六冊上令番覽賜以冠帶  
銀幣

### 以刑部尚書張永明為左都御史

命檢討殿士儋充 裕王府講官。

召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部尚書。

詔免江西水災諸府秋糧。

十月。詔免各省歲解軍器改徵折銀聽工部自行

成造以濟實用。

從尚書書

御史林潤疏陳宗藩。

言今天下極弊而大不可慮者莫如宗藩。宗室之心。重違祖訓也。臣觀河南開封洪武中。惟有周府。今郡王增至三十九。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者不可勝數。舉一府而天下可知。天下財賦。歲供京糧。不過四百萬。而各藩。錄米凡八百五十二萬。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三百一十一萬。河南存

番米八十四萬二千。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府之糧。倍令全輸已不足。祿米之半。以支祿軍餉。皆出其中。自郡王而上。猶得厚享。將軍而下。至不能自存。飢寒困苦。號呼道路。聚而訴有司。守土之官。不惟推辱。且俱生變。宗官司因干難供。而宗藩病。不給。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藩正當蕃衍之時。可不寒心。執今議者。或云。當今天下。親王如國初。遠韓岷肅。皆二千石。或云。郡王而下。半支如京。制官制。儀皆而下。如外有司。例或云。親王祖免而下。則從庶人之制。月支米三石。或云。不直。遂削于今日。而惟定制。十方來。或云。定王女之數。以杜諂冒。或云。開應舉之途。弛商賈之禁。言人。以殊極。弊不淨。不議于朝。仍。示。以。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大。約。兵。荒。之。意。免。在。冊。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表。何。今。宗。藩。法。然。知。賦。入。有。限。費。用。不。經。共。

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眾議。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賦下部議。詔總督胡宗憲專督浙直福建軍務。不兼江西。以江西還。平故也。十一月。帝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詔逮繫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請京釋之。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宗憲。欺橫貪。誣十大罪。言。潛。結。海。寇。王。直。欺。天。冒。功。大。罪。一。奉。旨。會。剿。江。閩。群。盜。偷。安。不。行。違。旨。玩。寇。大。罪。二。虛。張。兵。數。侵。謁。軍。需。大。罪。三。延。納。贖。畫。嚴。中。茅。坤。將。孝。呂。希。周。田。汝。成。幸。免。為。奢。僭。靡。費。無。紀。大。罪。四。知。賊。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逼。府。釋。囚。大。罪。六。私。出。把。總。僉。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以。杭州。衛。官。廩。私。販。細。官。向。私。販。官。大。罪。八。私。後。官。兵。送。子。守。家。為。門。子。報。怨。大。罪。九。娶。杭州。部。民。洪。梗。女。為。妻。番。卒。後。來。往。徐。子。明。之。妻。于。督。府。宣。淫。敗。度。大。罪。十。乞。將。宗。憲。罷。斥。別。選。才。良。以。紓。南。顧。之。懷。疏。下。吏。部。覆。奏。宜。置。于。理。上。然。之。命。遣。官。按。逮。治。宗。憲。來。京。既。而。至。請。首。處。宗。憲。上。曰。今。却。加。罪。後。來。誰。與。表。任。事。其。釋。之。乃。落。職。居。家。時。胡。宗。憲。事。敗。上。諭。大。詔。罷。浙。福。總。督。大。臣。學。士。徐。階。曰。浙。福。總。督。似。不。必。設。階。上。言。地。方。已。就。平。寧。百。姓。還。宗。憲。擾。害。之。後。有。資。緩。贖。止。宜。巡。撫。重。臣。于。勅。內。開。載。浙。直。有。礙。互。相。應。接。之。語。似。為。便。益。符。之。

以趙炳然為右都御史巡撫浙福軍務。

奉命成國公朱希忠太祀天子園丘

初秋

祀諭百執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氣和  
霽星河澄朗上大悅乃論禮部曰朕仰荷皇  
恩賞賚于嘉成國公朱希忠太師餘各賞銀  
兩有差

命奉安 獻皇帝 獻皇后神几于象一官

時上思慕 獻皇帝后行以冬至日  
奉安 二聖神几于象一官以便備奉

甘露降于 顯陵

顯陵宇備大監張方及奉祀  
蔣莘莘奏言冬至甘露降

于 顯陵之松樹乃採取以進 上大悅以云  
禮部尚書嚴訥言在昔黃帝唐堯本朝惟  
太祖 顯陵乃 二聖神

聖孝感通之徵 上從之

詔徵兩淮鹽課

先是兩淮餘鹽額徵六十萬  
後新開工本鹽引增至九十萬

總理鹽法郭懋燾復增至百萬半年一餉商人  
苦之會商有旨趙徵春復課銀事下交鹽御史余  
纘纘乃上疏言祖宗朝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在  
積曰款項共七十萬引有奇每引以二百斤爲  
一袋商人進邊報中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以後  
海引納課二十五升下場引支四散飛賣商人  
之利亦十五馬須律法甚嚴止以化禁科罪而  
所獲贖資悉置不問良以商人挾資萬里艱  
矢石出百艱得一生以爲我足邊耳當時邊  
所足而戶曹轉充有以也近手正鹽之外嘉  
餘盜餘盜之外又嘉以工本工本不足必嘉  
單漆單不足必加派引耶懋燾見掣鹽阻滯  
孤運之術而不知邀近功于目前後終不可  
繼是謀國亂政之志也稱擊之後卽爲督臣

景王堯

倭寇攻興化府陷之

初至先犯邵武殺指揮  
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

倭寇擊興化府城浙江泰將賊繼光引兵  
倭直抵興化府城浙江泰將賊繼光引兵  
倭自福清東音澳登岸陸兵擊之斬首  
級千餘級

單不足預備下單不足預備引目又不  
則驚產回籍又不足則悉結陣於河諸  
借之節年所積不盡不止戶部但有銀  
不知爲何肉醫瘡也今查告災荒而不  
知將來不弁六十萬而盡膏也又有  
來產盜各場皆沒于水煎燒之所蕩  
盜入舍不免縲絏若取盈百萬之數  
商必追竄臣恐復業者一人逃七者  
急欲絕不棘于此矣乞勅戶部仍以  
解莊商寬察道可以經久疏入部下  
爲然

十二月葡遠總督侍郎楊選條陳邊務

言各邊

欲令素行于士卒而後可責其禦邊近日好夫  
稍成各陰求嚴將之短浮言藉藉並志視聽甚  
則客兵親視抗衛自今宜嚴造誘之誅重關外  
之捷仍令王容兵一體訓練便令者並以軍法  
治之又順天撫臣職理兵馬糧餉而葡遠糧餉  
撫臣咸不與聞自今王容糧餉宜責官糧部中  
叔故兵部召買年終彼此磨酌仍于巡撫  
勅中添載催徵屯糧事宜著為令從之

命南京戶部彙進黃冊

上令每遇大造黃冊畢  
日將新舊戶口田糧之

我彙成一  
秩進覽

擢廣東程鄉知縣徐甫字為倉事

紀功御史段  
顧言薦其賢

補巨寇林朝曦  
有功故起擢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御史姜倣進所訪秘法書命留覽

勅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鑑兼督營田復設兗州府

營田同知二人

廷杖御史凌儒為民

儒陳時事舉吉水羅洪先  
寺皆強年重望乙早甄錄

命韓衣逮至午門外杖之削籍去

甘露復降于顯陵

時甘露降顯陵守備太  
監張方以進上悅宣諭

百官遣定國公往祭顯陵加方恩一  
寺守臣及供奉園陵者各賜銀幣有差

諭補閣臣

上諭問大學士徐階同官可增一人  
誰堪其任者階上言知臣莫若君

皇上聖明天縱疑臣才品莫逃聖鑑况此官位  
高地近不專在在須得平正謹實者乃不  
藉債事上又諭曰知臣惟徐階與太  
耳若階乃我簡任至于如此後世官育之  
知人焉階又上言嵩才足輔政務皇上用之  
未有不可乃嵩枯龍而驕宜成而急過聽其  
而子之貪狼又特異常人致負聖恩耳昔堯  
用四凶後加放殛大祖用李善長胡惟庸終  
以罪誅皇上之千嵩其與帝堯太祖前後  
合轍者也茲乞簡自宸衷降旨宣諭以昭正  
理以崇主權上又諭曰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與一嵩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成民耳階又上  
言捧讀聖諭仰見皇上聖不自聖之心其  
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斷凶極  
有人以嬰之深情隱隱自有人以之未用者  
不至濫進已用者不至僻置不下堂心而高知  
天下之情矣嵩縱子病國成民誠如聖諭然  
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此之甚哉故臣有言必  
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害者小則  
置之事大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求天下之言  
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在于臣下否則臣  
身受其利而不利歸朝廷矣臣優朝廷重于愛  
身故輒及此

巡撫順天都御徐紳疏條驛傳事宜

一議通審  
二覓積通

三免扣解四重專官兵部尚書楊輝等議覆言  
順天驛遞之後故事十年一編今民間苦其偏  
累請三年一編著為令各州縣協濟驛遞銀兩  
通欠數多宜令係小民者蠲免係所司候厯者  
究治在因邊儲告急今天下扣解驛遞銀兩銀  
已輸官而小民供處如故是重困也宜詳其途



順天府屬諸驛屬治中專理今宜申明職守責令以時巡歷上尤其前後諸議而以扣解銀兩令部再議傳復議言軍餉不足則士氣餒而國家之藩籬不固驛傳不通則行旅滯而國家之氣脈攸關二者均非細務即如昔年扣解利干軍餉者十之一二害于驛傳者十之八九大率各處徵解部多者八九萬少亦四五萬以之供透九牛一毛耳至于驛傳則十夫九逃十馬九缺近者倭破興化齋銀以驛馬不時糜費遷延四十餘日始得達京則駭可駭夫臣與戶部尚書高燾往復諮議皆斷以為驛遞錢糧宜從舊規番與地方供應而後可以責其詳報聲息從之

二月 詔旌表故文思院帶俸官呂陞妻周氏

詔賜總督宣大山東尚書江東等銀幣

按廣中人口數一千八百有奇請錄諸臣功乃賞銀幣總兵委應熊恭將張誠守備尚義各賞有差

三月 詔修鳳陽 祖陵

先是有旨修理鳳陽祖陵及揚王墳至是都御史毛體等言一墳工費一切取民今地方兵荒大役難于並舉請命先營 祖陵其揚王墳願壞已久後巨費多請 暫罷以俟豐年報可

詔以禮部尚書嚴訥為吏部尚書

時郭朴以父訥代

詔調浙兵于福建

巡撫浙江都御史趙炳然因上言曾省募兵多浙之烏金義

人夫福建所以致變者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所由來漸也夫治盜之策不泯不泯于募兵為人上者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又驅浙之民以拯閩之急竊懼夫浙之為閩也請自今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為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兩有歸者即不泯已而招募亦必先本省有以募者即不得專泥一法以蔽禍本 上報可

詔設湖廣黃安縣

巡撫都御史張再請訓麻城黃岡黃陂三縣併為一縣隸

工部尚書雷禮請審編商戶從之

言本部各項舖上納比者往後役貧而各監局所派錢糧稱有贏餘輒為奸商官占以故倉審之際逆後紛紛乞容臣等將一切之若梁商戶之貧富通融均派勸諭各監局不得縱奸倚勢官利其間庶良民不至流亡而上

御史王大任奏進法秘書五種二十冊 上命晉懷慶府天鼓鳴有石墮入地尺許 以吏部左侍郎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復四月致仕大學士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禱文符及各宗法秘 上優詔答之仍賜金幣

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銜宮延道士田玉等為 上建醮祈福王自言能書符詔嵩嵩試之良驗會 上遣御史訪一法秘嵩乃索玉所燕諸符錄上之

西死玉鬼生子廷臣表賀

廣東進龍涎香計七十二兩有奇

詔重修興都志

時禮科給事中江任請刑定興都志言今之興都實藏二聖

衣冠為皇上龍飛之地即我聖祖之中都也乃一統志內猶列安陸先帝盛德皇上大

體裁不合未見成書使先帝盛德皇上大孝聞而不章乞下禮部重議纂輯凡昔所未備

今所宜錄者據實悉書仍增入一統志以成一代盛典從之乃令吏部侍郎董份為副總裁官

右諭德張居正侍講林瀚修撰諸大

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

是後也斬首二千三百餘級火焚及傷及墜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募男女三千餘人復得衛

所印十五顆自是福州以南冠悉平

詔贈興化人諸臣

贈司知吳世亮為右參議知縣周尚文縣丞葉德良

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為太僕寺丞谷蔭一子為國子生遊擊侯傑指擢齊天祥張光祚千戶魯

雲南進礦金礦銀

金計四百兩銀計一萬兩

刑科給事中李瑜等條陳問刑之弊

言屬者刑部開送四

數動計五百餘人臣等看詳章奏多稱冤抑問嘗隨時抄發未見該部一體議行國家設大理

以審讞蓋付以天下之平近聞該寺議因非不問有奉取荷見該部執均難以無詞覆之甚至

獄詞已付廷評該部議有出入輒復追改政休安在今熱審屆期請特勅該部失心審讞大理

務求明允至各省細刑使者例以五年一差吏部宜暫止推陞果資望相應亦待事完補議庶

聖德易書下精易筮

御史姜儉進法秘書十七種一百四十二冊

晉覽

五月復逮繫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

是歲大計京官復有

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

詔陞參政譚綸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浙直

六月詔釋通政參議胡朝臣于獄令為民

胡朝臣為江都正妻皆道皮甲為匠役冒破失

自直法司亦為代白原令釋放為民

方士趙添壽進符法三十六本上悅賜冠帶

廣東金爭徐甫宰平程鄉賊

七月不用

時上祈雨于雷官淨之辟巫表贊

諭令申誠有司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斯今忠義為多而邪罔亦不少即段及故

違明限之類終不絕皆諉事上玄為之也階上言人及違限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賄為捷徑以

糶務為無益循習致然非由諉事上玄也今惟皇上計惟于用舍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

禁色宜之門杜請託之路則百事皆可幹濟不

止段及一事不至違限而已上曰取人不無而貪肆者為甚國廩民苦悉此寺所為

祖宗法度視為鴻耳此本要家幸力行階又

言 祖宗法度本極嚴明使為臣者不以利權蔽其良心豈止公然違犯使國斷民苦哉此在辟臣均干天憲而大臣不能倡率百僚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矣訪在吏部殊有志守法第恐請託既絕不免悲訪仰賴聖明至特耳 上嘉納之

總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疏陳京營事宜條上

六事

一曰精挑選之法二曰校操練之實三曰

車之用六曰預器械之設兵部議覆 上曰京營係戎政之本選練事宜務從實舉行毋虛文支調有員委任

西苑龜生卯五守者以為壽徵 上喜遣告太廟

廷臣表賀

八月嘉禾生御田

時御田生嘉禾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八

十一本由官以進百官表賀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得白鵲以獻

南金言白鵲出

日景陵獻之廷臣表賀

詔加御史姜儆王大任俸一級

以訪求玄秘勞也

賜致仕大學士嚴高李本金幣

時高壽聖節高本各表賀進帝

壇香燭本復獻聖德格天萬年純嘏頌 上嘉納之

詔分定南京操江巡撫職守

時兵科給事中范宗吳上言南京故

事操江職在江防應天鳳陽二巡撫職在滬防各有信地後因倭患遂以原屬二巡撫者亦屬

之操江以故二巡撫得以談其責于他處亦以原非本屬以濶圖視之今宜定信地以山三江會口為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巡撫萬一有急則巡撫與操江并力庶幾不碍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而事亦為聯絡 上今行之

虜犯遼東總兵官楊照追虜于塞外外之詔贈少

保左都督賜諡立祠

初遼東自戊午以後邊垣

意索鎮之虜頗破畏縮後與邊諸帥中目上為討奏奪其官繼照者惟務苟全邊事口上心危懼巡撫都御史吉澄薦照 上諭于請

恐浮盡忠報國字于胸背間以自誓于足下里復乘勝追虜遠出塞外夜行失道睡塞六

戰初首領百餘級虜引去補衣幸以照屢是無山東都御史楊襄以聞 上日照音勇殺賊

捐軀可憫命贈官賜諡立祠祀之

癸亥 裕王第三子生

嚴高乞恩放子世蕃不允

高上言臣年八十乞

于世蕃及孫鶴以終臣餘年 上曰高有鶴侍養已恩待矣竟不從請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史周如斗上言

江南自有倭寇以來嘉派兵餉銀四十三萬有奇今地方以寧乞賊三分之一少戢民因兵部

書書楊傳言加派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但當減分致 上從之

令總督浙福福都御史張臬致仕以河道都御史

吳桂芳為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吳以其地險。對用三。借議撫之。給事中陳懋觀。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吳非軍旅才。乃薦桂芳代之。且言關廣道里隔遠。不便兼轄。請罷總督。上以提督兼巡撫之。上從。詔法司今年暫免行刑。

冬十月虜入薊州塞大掠通州諸處

初九日乙未。有暴風自北起。上諭輔臣以兵火當復。且云楊照之事可鑒也。階傳示兵部移檄洛邊諸將。至是宜大總督江東徽報。虜眾數萬。連逼東行。兵部尚書楊博即通徽各鎮將領。預整士馬。備應援。而今沿邊謹斥。嚴降。毋使虜人。先是謀虜寇。虜子。兩軍。虜攻。甚急。選督兵拒之。斬其首。遂自以為功。以提聞。是夜虜破。端手。其眾大入。丁卯屯平谷。深進掠通州。未刻。敵報至京。是夜。帝于宮中。望見東南火影。諭輔臣階。遣官奏告郊廟。傳示兵部。及提督京營。頭。軍。手。協力。逐。制。分。兵。護。守。重。城。諸。門。塞。水。關。屯。要。衝。選。各。兵。入。援。皮。辰。選。督。兵。尾。虜。亦。至。通。州。是。夜。總。兵。馬。芳。帶。領。將。領。千。漢。兵。馬。五。千。人。至。京。已。已。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江。東。徽。報。兵。亦。至。庚。午。提。督。姜。應。熊。亦。至。上。命。馬。芳。督。兵。守。重。城。蔡。節。備。其。士。馬。是。時。選。亦。至。東。直。門。外。傳。令。抽。其。重。兵。聯。守。重。城。及。今。馬。芳。屯。壘。崇。以。堂。道。州。入。京。之。路。階。又。請。勅。江。東。總。督。賊。外。官。兵。揚。選。以。下。俱。聽。節。制。從。之。又。令。管。英。徐。紳。外。護。通。州。家。正。在。護。路。河。博。馬。芳。甫。千。僕。專。衛。後。萬。命。戶。部。奉。票。煮。粥。以。餉。諸。軍。是。時。上。懲。東。戍。之。變。憂。停。備。至。御。劄。日。十。致。下。詢。諸。輔。臣。使。問。兵。部。退。虜。寇。之。策。也。大學士徐階宣布奏白。謂。護。行。之。不。道。餘。九。

總兵官胡鎮遂虜于通州裨將孫贖灰之

初虜至通州往掠香河等處。已而還。經通州。平谷。楊選部領胡鎮。孫贖。等將。虜于古北口。廷議不。江東往屯順義。欲令選。孫。于古北口。而選。將。外。可。乃。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而。選。將。外。虜。通。州。之。河。東。時。上。欲。本。兵。盡。付。諸。將。外。來。擊。以。伸。軍。威。博。選。孫。擊。之。選。不。存。已。命。胡。鎮。孫。贖。與。王。孟。夏。黃。廣。馬。承。胤。等。曾。兵。逐。剿。而。鎮。孫。級。級。乘。勝。逐。北。身。被。六。創。累。血。力。戰。斬。虜。首。三。百。級。孫。將。孫。贖。獨。當。一。隊。陷。陣。灰。之。虜。乃。斬。首。無。筭。追。逐。出。塞。而。還。京。師。解。嚴。

逮繫總督胡遠兵部侍郎楊選及整飭薊州邊備

都御史徐紳于詔獄楊選論从棄西市。上以。出。人。怒。選。寺。失。職。命。遣。官。校。逮。選。及。都。御。史。徐。紳。詣。京。下。鎮。無。司。訊。治。而。以。兵。部。右。侍郎。劉。壽。代。選。以。愈。都。御。史。溫。景。葵。代。紳。已。而。具。獄。楊。選。論。从。斬。于。西。市。徐。紳。劾。藉。為。民。初。言。官。李。翰。劾。選。及。江。東。寺。請。同。加。罪。上。以。為。過。問。于。階。階。言。江。東。不。宜。與。選。同。論。故。東。得。免。階。又。言。胡。鎮。裝。創。逐。虜。亦。既。有。功。宜。加。恩。賞。其。營。卒。被。虜。及。陣。亡。者。奏。請。優。卹。俱。從。之。又。言。宣。大。重。地。恐。虜。乘。虛。竊。犯。宜。將。總。督。兵。官。馬。芳。姜。應。熊。發。回。防。守。亦。從。之。初。上。以。階。言。命。江。東。次。第。勤。王。功。次。及。原。疏。上。下。兵。部。覆。議。恩。而。不。及。輔。臣。本。臣。亦。有。罪。已。戴。罪。思。不。可。少。階。言。臣。不。能。仰。贊。廟。謨。不。畏。天。又。不。自。責。賣。直。欺。世。無。君。肆。已。今。不。其。思。齊。或。積。後。禍。階。力。言。其。無。他。且。曰。定。臣。中。方。其。後。效。可。命。總。兵。馬。芳。等。回。鎮。宣。大。也。從。之。

十一月詔以兵部右侍郎劉壽總督薊遼倉都御史溫景葵整飭薊州邊備

先是吏部尚書嚴

聖意。上謂階曰。吏部何以此才當此任。取

無他私。亦不動循資格。必更之階。上言。循資格

格其來已久。訥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仗

聖明。特諭論才。無訥有所遵奉耳。更有二事。則

敢附間。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

不遵奉。如勅功罪。動至經年。徵錢教。無一字

禁私餽。則潛行于昏夜。以售欺。勅貪肆。則聊及

干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

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為有才。而誠懇者則笑

以為拙。以枯勞作威。為風力。而勤勵者則笑以

為儒。以怠安泄。背為長厚。而明作者則諷以

俗流。以至以謀國為過計。以恤民為迂談。以

生事甚至。以奉公為無能。是國是未定也。

者。予時前能。故被力。欲能建。立于多事。使

節副安。內接外之心。乎乞勅諸司。示以賞罰。使

賢者有所恃。而為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為

惡。庶于政治有補矣。上嘉納之。命徐階指

其主名論之。于是階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

十二月琉球遣使入貢

時琉球國中山王尚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京師大風 上諭在部此風非四時之正

召以湖廣布政劉自強為應天府尹 自強剛有

詔賞遼東德廣將軍 時總兵胡鎮巡撫溫景葵

增築京城永定寺七門甕城 言平易個偏之

二月給事中辛自修疏陳吏治 吏按之以盤錯

則事廢而民多玩。揮霍卓犖之才。當之以安靜

則更張而民必擾。故銓才要度量。地猶急。即如

近歲考察大名府。屬以讀云者。居于之一。順天

之一。得優。參贊良。宜分別。錄。若銓。其

必擇才力有餘者。居其難。而以不足者。居其易

若考績時。必于難者求之。恕。而于易者責其詳

若推陞時。必使難者而。滄。之。嘆。而。易者。有。循

階之久。若。難。罰。時。則。于。易。者。必。盡。其。法。而。于。難

者。量。其。故。廢。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亦。無。不可。用

之人。疏

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殘倭大破之

時倭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以仙遊城圍之。二

日。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

光。繼光。追。至。王。倉。坪。斬。首。數。千。餘。眾。奔。漳。浦

命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奉春芳吏部侍郎

並值西苑。如動輔臣例。

詔禁宗室私置田宅。

時周府遺例多買田宅。監收接獻河南都御史制書。

臣以聞。詔各王府于邸第之外。不得私置房宅。其貧民賣田王府者。先將田根數目及佃戶姓名報官。一休備後。違者以杖獻論。

詔各巡按御史兼管查盤兵餉。

京師捕獲諸妖賊伏誅。

時京師以呂姓者以白蓮教惑眾。陰結七類千餘人。偽授職官給以告身。約于八月謀逆。北連

紅高。虜眾以面大舉。河南山東宣大真順等處妖人尤眾。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龍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視。兩手淫日月字。懷術之間。不逞者推以主陰鑄印。章數百。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為會兵符。印用。案。務。二十八。號。精。三。五。以告身二帙。辟設藥餅一菓。首白大率士階階。兵部尚書楊博遣官校緝捕呂姓者。訊實。奏聞。因命內外搜捕。應龍。應龍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伏誅。

河南扶溝縣民盧欽。詣京獻其孫女。詔納入官賜

欽父子金幣。復其家。

三月陝西巡茶御史潘一桂。疏陳茶馬事宜。

一言陝西孽畜番馬。而法不許轉販關東。故民無所仰給。生計甚窘。宜少弛其禁。二言各衛務柵田。銀兩。奸弊滋生。宜悉行清查。以便買馬。三言依馬舊制。固原調馬就軍。延寧調軍就馬。宜為畫一之令。俱赴平京。對依為便。四言招商中茶。近增至百萬。不免壅滯。宜嚴止中五六十

萬。招商以百五十人為率。五言松潘都近。洮河私茶。往往闖出。與番夷通。宜停於潘引日申嚴入番之禁令。撫按議之。報可。

繫錦衣獄沈束妻請代夫繫不允。

時熱審法司繫囚有外罪。

矜疑二十一人。成遊。稟任給事中沈束。繫錦衣獄。不與熱審例。束妻張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束年長無子。為娶一妾。未及到京。會天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妻妾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體弱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觀。聖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自遭覆載。臣代夫繫獄。暫令臣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大雩。

上以父早大雩于郊廟社稷。及各遣官施藥于朝天宮。

命漕運總兵署都督僉事黃印。充總兵官鎮守湖

廣。以署都指揮僉事方恩。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詔陞福建按察司廉使汪道昆為僉都御史巡撫

福建。

都御史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綸既回籍。復條上經久善

後六事。一議將官軍中必令大將軍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威。繼光。令兵左右支吾。四面當冠。繼光須才勇力亦不及。乞行撫按。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守不必備。而分任有人。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賞。

集之會者分爲二說該制都司二人分領訓練  
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自兵興以  
來未入朝廷者甚多議者以寇亂消寧欲爲健  
徵之舉不知磨穢未起無穢未闢一旦督兵徵  
年之適是歐之宜也宜令已徵者量用地方未  
徵者姑免追并四議寬海禁五言設縣治六言  
嚴有司疏  
入行之

### 仙桃降庭中兔鹿生子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  
獲一挑左云見挑從  
空中墜上喜曰天賜也明日復有一挑從  
夜白兔生二子未幾鹿亦生二子吏臣表賀  
上以祥三賜天眷  
非常手詔答之

### 南京吏科給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

一曰嚴考試言有一人之身察則互異宜與所  
舉刺之人舉者賢必非比周刺者賢必非註  
因正折衷衆論參驗是非咸否弗昧二曰嚴問  
詐言大計時望剝得而質貢否宜忽舉一二事  
以明令對者不暇經師則欺偽無所容而持實  
立見三曰察卑官言府佐以下考舍擢率難  
別賢以俸深爲年老新任爲稱職非擢論官才  
之道宜加意綜覈別分良庸四曰減黜額言比  
者競爲刻核黜汰務倍往昔非愛惜人才之意  
宜稍從寬推其人而不推其技誠入下吏部議  
詔從

### 六月詔于張家灣置倉

御史王用蓀請于張家  
灣新城置倉以備地方

有徵暫寄  
漕糧從之

### 魯迷西番遣人貢獅子

### 京師重城成

改江南總兵署都督僉事劉顯鎮守浙江以蘇松  
參將郭成充副總兵鎮守江南

秋七月 詔以右諭德兼侍講學士張居正充  
裕王講官

### 賜岷王定耀書院額名樂善

從其  
請也

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 先是給事中辛自修劾總督戎政鎮遠侯顧  
顧忌協理會都李燧外僚越遷望實未副心疑  
氣沮展布終難乞勅察洗心除厲師報殊恩勅  
吏部將燧酌議別用速舉素知兵事者  
代之庶安接有賴 上然之乃炳代之

### 八月諭兵部集議京營實政

揚傳上言祖宗設  
營兵于京師以非  
邊兵之根本若重  
幸諱調務欲以政  
及政二至莫知所  
措從之則  
慮其利膏不從則  
橫生口語宜及今  
防秋之期  
先定規模使營臣  
之計審而後邊臣  
之望舉因  
條十事一核操練  
之實言王將入營  
僅舉合操  
未暇分練宜令總  
閱之餘諸將自練  
二核戰守  
之實言邊兵主戰  
京兵主守今京師  
南有重城  
事勢稍緩宜于東  
門八枝西門二枝  
去京城  
一里爲營其戰兵  
六枝屯兵四隅爲  
泰佐二  
枝許聽近京急調  
三核將領之實言  
諸將不和  
律往心口異狀是  
非蜂起宜重懲以  
法四核軍  
士之實言言兵在  
善練亦在善選因  
選時強壯練  
時衰病者宜隨練  
隨易勿待類選五  
核議論之  
實六核火器之實  
七核兵車之實八  
核城守之  
實九核彈壓之實  
十核哨探之實皆  
言不明修  
理戰具分布伍卒  
以爲城守策應須  
報之用

上令務  
實舉行

萬壽聖節百官表賀 上覽之大悅

報翰臣日  
疾仰荷天

春運開元甲慶值生辰  
告切感感所奏已知

九月淮安大饑

史朱綱奏留本商稅銀給軍戶

部覆議此係國家正課但可暫借以紓目前至  
于與初補弊計安永久責在司本高萊之地  
不耕流移之民下復當事者徒聞束手倉前聖  
溼國課甚無謂也且昔田招撫事宜詔書具在  
容臣等承制申飭之上以為然因切責廷寺  
令督率所屬實心經理毋容曠職廢賦實據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守備遠總督移守密雲兵  
將也結歲用清根十餘萬

以御史姜儆王大臣為翰林侍讀學士

時大任  
特採訪

石悉出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轉輸密雲頗稱勞  
費至是燾發卒運通潮河用水達于通州更駕  
小舟轉粟直抵該鎮大為便利且省漕糧費什  
七上嘉燾功故特賞之其餘効勞將吏各給  
賞有差

法利還京師

上嘉其方故有是擢仍各賜銀

幣二臣所得法秘款十册及法士唐秋劉文彬  
等其人皆贊書齋街無驗上特以名取之莫  
遇其真故大任等洋驟逃秩寺居第子京師然  
相不深  
注意云

本月十月詔自今兩京試同考仍用教職

先是南京御史官陳科場事宜請兩京  
同考官用京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一  
人春秋禮記各一人其餘參用教官以便  
預擬浮議遂多而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位爭  
事不協于是禮部欲以初議不便白至是詔令  
罷之

命戶部議裕國計

初上問大學士徐階太倉  
儲積今有歲餘百階言近年  
太倉止有二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  
惟前歲四月米賤給放折兌銀十萬省出月  
未入萬石耳因言折兌之法行于水旱之歲以  
裕災民放于朱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是  
在戶部當意行之耳上乃諭戶部尚書高耀  
等議其詳

生眾為食食寡用舒而巳今開財之法務括  
盡充蓄之計無出樽節乃錦衣衛恩蔭之輩  
不為不其戶部計支月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  
而管操諸卒止于九萬餘皆錦衣官校各衛吏  
士官撤匠役諸色臣訪此項有以一人月領數  
石有以一吏月領數錢者求其故則以十馬之  
實數司人不肖而知錢穀之出裁司馬不肖而  
報調遣先發邊餉馬得不至握韜鈴者一間  
全支五十里半支之例而宣大諸鎮又未之識  
或非畫一之法賦舊制太倉解解止供屯軍之  
用而主兵一則取足于民運屯租運來各邊屯  
乞勅該部查議酌處則錢穀不患不節夫國計  
民瘼事本相須近者淮徐諸處水旱為災十  
九屯逃亡過半該部猶執改折弗肯全予或



可不應。上嘉納之。

### 復命選館

御史李文績言翰林職親地禁大鼎所儲今選館報罷者拜明年復當會試乞下輔巨舉行仍望精選而廣收之加考中入館者遇有不稱不妨外補在外遇有真才不妨改用期于得人而已吏部覆言翰林從別衙門改補事休未便不若就新科進士從公考選上從

### 十一月詔逮捕嚴世蕃羅龍文詣京考訊

初世蕃編成雷州行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任歙縣獲匪亡命為逃逃湖越有巡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初密捕龍文羅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營建室宇宏麗後四子餘人辰集夜散詭秘巨測袁州府推官郭

### 吏科給事中趙灼疏陳考察事宜從之

觀將大計辭吏灼因陳考察四事一定反貪言周時小字計辭吏之治以廉為大今老宗時必使操持清白者須過必容貪墨有聲者須才必黜則廉吏勸二酌降調言調以處編官降以懲自過今漫無差別宜分爲二等才不任煩者調才曲全三破常格言宜以功能爲殿最以賢否爲去番郎一郡而數人勿以爲苛或數郡而一人勿以爲緩四抑浮言言凡告訐者勿湯受子理即事狀具結須亟爲窮究嚴反生之法不得欺諂從之

### 十二月兵部尚書楊博乞休不允

宜六事曰議祿根以安宗室辨誠偽以端士習公輿論以蓄真才遏奸究以作士氣嚴部差以肅官守止開納以議兵餉因言方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皆思疏濬深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遠巡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其責必有所歸此言議切尚書楊博博博之不平乃執奏乞休上慰番之既而禮科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宜未言大臣體國與言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謬誇故堯舜須聖不能無吁嗟四獄須賢亦不能識錄于未試近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爲之辟特不平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辨否乎其語益亦侵博也

### 江西平遠知縣王化擒田抗賊首梁國相寺于

國相本韶故盜率之子先是請降至是復叛約三圍賊葛勇榮寺謀分冠江閩二省化先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而身自率鄉兵擊之賊連敗乃縱反聞于會昌縣中言化已沒化妻計氏聞之遂自刎化追賊益急卒破擒之鄉臣以事聞並上計氏守節狀上從之加化門名曰貞烈立祠祀之

###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朔

### 上不御殿

### 詔賑畿內饑民

時各處饑饉京師錢草猶聚加作粥施餉以救災疾徐階上言粥餉之施有名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閔領老弱者多至踐踏而亡上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又無多積奈何階曰衆突須無多積猶足辨此但

四方貧民一賜京師出粟皆匍匐而至至是施  
畢空歸又將顛頽道路宜令戶部出粟止及京  
民其在在外者行令撫按官一體賑命仍論遠邇  
元元各于郡縣候賑勿得來京糜費乎全活為多  
上從

景王薨

上不豫

上久御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出覆殿  
欄藻井上忽見木綿數團上心疑  
之諭內臣慎火且曰天祐無象惟逆邪作祟不  
可不妨至是遠和中氣不促而極作痛論太醫  
使知之百官  
奉表起居

兵科給事中邢守庭疏陳邊務積弊

言今之邊  
務猶有積

弊未除者二事一運籌未盡周言加近歲遼東  
虜常露形入犯河東及我兵馳赴河東彼以輕  
騎竟犯廣寧此聲擊摩定可鑒也出西虜初以  
避草枯此衝突無時可鑒也在我當多方戒嚴  
勿以張疑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  
作此則勿從餌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屬  
夷之傳言難據庶幾前慮後慎虜可破二報功  
未盡實言假為贊畫報効者以虜人為奇偵以  
謀級為要津憑籍虎威大張鳴吻見軍民獲首  
虜者即櫻為已物且揚揚然受賞叙不為錄及  
其身且帶有家丁一蒙重賞使忠義解體獲此  
之故宜試驗武藝編畧而去雷之本兵亦不待  
徇情咨送庶登報皆真人思用命疏人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高拱

翰林侍讀學士胡正蒙為考官取中陳棟等四百

上疾有瘳詔進大醫院使徐偉為右通政仍留院  
事

詔查蘇松常鎮加派錢穀之數

時巡按御史溫  
如璠上言蘇松

常鎮四府自嘉靖十六年以後加派各項錢糧  
至四十七萬有奇而工部料銀不在此數乞裁  
減以復舊額事下戶部尚書高澤等言本部會  
派錢糧俱照舊額未有絲毫加增獨黃蘗果品  
之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兩今如璠所奏  
逐件查用并將實徵文冊通行造報以憑稽考  
詔從之

詔頒行宗藩條例

先是御史林潤疏言宗藩積  
弊請行各府及廷臣集議處

之之策得旨允行會南陵王陸機條陳立宗學  
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保勘以杜冒濫  
革冗職以除素食戒奔競以息奢費唯拜掃以  
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糧七事禮部因請并下  
其疏于各王府令雜議以上仍聽本部會定擬  
請上裁至是集議處事宜六十七條上之詔為  
一書頒行賜名  
一宗藩條例

三月大明門外西千步廊火

上諭大學士階曰  
非火處乃文積近

地他日纂修何確當預計之階上言據宮監左  
錄掖日正德十六年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  
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下步  
廊所積乃先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  
慮然之上

上還御萬壽宮

先是命復名新宮曰萬壽宮  
至是上安萬壽宮扁額即日

群臣表賀

巡撫遼東都御史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

一議工力二議牛具三議種子四議車馬五議  
供費六議草措七議倉廩八專責成願下戶部  
議便

從之

廷試賜范應期李自華陳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大學士袁煒以疾乞歸許之

煒疾篤上覽乞歸  
兼乞賜任尚寶司

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羅龍文俱棄市

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取世蕃龍文等因傲刻  
州府細具嚴氏諸罪羅龍文復上嚴氏罪

父以罪其妻曰他籍罪惡滔天猶非  
孔為王畫龍文為羽軍嚴氏之罪為爪牙

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占會城版倉吞宗藩地  
奪平民居房而又改號置之官以為宋祠鑿穿

城之池以象西海城列五府分居于父廟應週  
迴宇舍環遠以數里計招集亡命為護衛丁卒

森然分封之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富  
諭天府粉黛之女列屋踰居衣冠龍鳳之文飾

盡珠玉之華張象床圍金帶朝歌墓絃宣淫無  
耻蓄養士卒已論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積

悍皆在其中妖妄並藏于內旦則伐鼓而聚夕  
則鳴金而解故對相語文攀錦洪斗段回律

十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汚婦女  
所縣會治昭明據矣其家人壽二銀一寺教士

人枯勞肆惡奸殺吞騙等最之閭事終者二十  
有七其陰秘細探不知何限且陰結典機計教

索賄之數居朝則為導賢居鄉則為逆濫以  
人之身而為罪好之德矣雖赤其族猶有餘孽

嚴嵩不顧子未赴任陳龍請移近衛既奉  
明旨復番其家欺君尤甚有司受詞殺千盡

送與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然則世蕃之惡  
甚又諉于不知臣未知信也伏乞 聖明乾斷

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 上怒斥世  
蕃等俱下法司鞠究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察院

左審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真等會問明實  
論世蕃處斬奏上 上謂階曰奏內不言逆本

是何法制嚴嵩等俱削籍為民有司拘管當差  
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餘黨逆邪盡

行逐治卿為按法擬旨進覽階奉諭擬上遂斬  
世蕃于市籍其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

珍異充斥論于天府不啻  
也十何嵩絕食故舊以歿

按史臣曰世蕃一兒罔墮于耳濁亂朝政本其  
父嵩得政日久盜弄威福乃至釐國幣竭民膏

而不足以滿其慾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  
其忌憚即其罪狀宜生奸黨之條豈謂無可殺

明政統宗 卷二十八 三六  
之罪入乃濶驅指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

正律則無所辭雖然不如是則不淨  
即時處斬以快天下人心之萬一也

四月詔加大學士徐階上柱國辭從之  
階以九

特加上柱國階一子為尚寶  
承階辭上柱國 上允之

詔起擢廣東潮州府同知王化等  
先是吏部尚

年朝觀考察之後俱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乃創  
立訪單舉來朝官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

卓異者送部議處益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于  
進步之有阻或自危其作興之無由苟且繁

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家保不能也  
故國初有以典吏而擢都御史如馮傑以值廉

而歷布政司如王與宗者臣亦欲倣此意固超  
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內也觀典之外

又施于不測其隙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  
清時盛治裨益不尠至是乃擢湖州府同知王  
化爲廣東會事鳳陽府同知江東爲陝西會事  
辰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會事廣安知州張澤  
爲雲南會事淑浦教諭李琪爲大理評事礪石  
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同知蓋化東元善由舉  
人澤琪由歲貢文通由吏員俱  
以治行卓異超擢從近例也

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

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時階屢請添補閣臣  
上不允階曰機密之地  
非臣所當獨居事務煩多非臣所能獨辦况大  
馬之齒已六十有三矣思慮不能精審記憶不  
能周詳事必遺忘而錯謬精神不能應卒筋力  
不能任勞事必遲悞而曠弛他日罪愆叢積悔  
何力乎上欲付之廷推以服人心階言階臣  
才品無進退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自  
上猶澤駭下之要也

乃以訥春芳入閣參贊機務

以郭朴爲吏部尚書

大學士袁煒卒贈少師諡文榮

以董份爲禮部尚書

五月方士胡大順論死

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  
事敗下獄又有元明至顯者亦倖于上其  
徒向廷王妄製藥物託藍田王上之田王道行  
之徒也嚴世蕃助使來京者言廷王藥物乃仙  
其批製上疑之以問輔臣階階力言其詐妄  
不可用上置之先是胡大順亦倖于上事  
敗逐去上與田王語偶及大順田王亦爲

上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謀傳旨取大順至  
京更名初以宗藩揚于上且奏求圖書及采  
官地命以宗人見至則大順也上惡之

於是時官中疑有氣孽田王幸遂以道行下獄

故有此崇欲以勤上上願感之欲用田王

冀清官孽非他乃上實冬官變誅冰在抑者爲

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絕藍田王尤甚本無

是取上皇上以自擊擾官疑爲道行下獄有所

使然但官孽已久恐非彼所致者且下獄必其

用此二人官孽果息也不若治之以法之爲正

上然之因諭曰此而不治無以戒來有謂官孽

爲上寅在灰者所爲是香階上言藍田王乃世

善之童妾進白蠟其意叵測至于詐傳客言罪

惡尤甚伏望聖明速斷以消隱憂至于官孽

謂爲王寅灰者有在此却有一婦舍免二年

不爾既生爲貴近受受抑枉能不爲厲耶但事

臣等不敢不知在者爲難皇上察處之

詔削禮部尚書董份籍

虜寇延緩

六月以高拱爲禮部尚書

有芝生于太廟第三室廷臣表賀

命議定封贈之典

時吏部尚書郭朴上言封贈

官方面以下限以三薦但南北畿輔地近而御

史差多各首止有據按問有巡撫御史其選達

者必二三等而後代若拘限例似非均平之措

請自今中差御史并總督題薦仍限三次之

條按薦舉者勿拘次數本部

查訪節行會同題薦謹請記可

詔以進士陳經邦許國寺二十八人為庶吉士。

先是給事中請定選館之制每科取選每選不過三十人每番不過四五輩限年四十之內所試文字純正典雅為尚詔從之至是選陳經邦等既而改禮部侍郎高儀為吏部兼學士教

秋七月以秦鳴雷為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總

校大典。

詔以嘉禾瑞兎告

太廟。

時西苑刈穀得嘉禾二穗至四穗者共九十有七本山西陽曲縣生員鄧登高得白兎以進獻詔賜登高金幣至是遺駟馬謝詔告

太廟百官表賀。

明政統系

卷之八

八月詔以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為工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總督河道及漕運事務

時徐邳河淤命衡治之

詔鑿新渠

衡清自之廟真至晉城言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卒

音無所不覆其

最自喜者九章句股法謂能以

人法窮天巧卒贈太子少師

東湖城人在宣大

使饋食慰勞重書褒獎至是卒

于懷來乃贈少保諡恭襄

初兩淮鹽課歲以七十萬五千引為額開

邊報中為正塩後每引益以餘塩納價運司部至嘉靖三十二年用御史黃國用議以各

鹽戶額外煎剩餘塩將運司割沒塩銀扣罰八萬二千餘兩給鹽戶充工本增收塩三十五萬引俱作正塩開邊仍每引帶餘塩如例戶部用以抵各邊至兵年例凡十七萬六千兩有奇由是塩額頓增三分之一行之數年運司積塩日多引至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塩法大滯至是

巡塩御史朱炳如極言其弊謂工本不盡不惟無益邊餉而商罷兩因將併兩年正塩常例一切失之戶部尚書高耀乃請漸自明年為始兩准所增工本塩三十五萬引盡數停器其運司扣番割沒塩銀八萬二千

餘兩仍解部濟邊從之

詔改景王府官

先是吏部擬奏景府長史寺官

為鴻臚寺左少卿右長史潘靜深為順天府治

中審理正李秀為戶部主事紀善賈論復大理

寺副中書舍人原職

餘如例除校有差

重修萬法寶殿

原任總督尚書胡宗憲進秘法十

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卒

其妻徐氏以子自

寡恐為族黨所欺請賜降勅如其先世元君董

氏者前真張番綱母也番綱亦其子元吉始生

勅封董氏為温順柔靜元君同孫元吉管理教

事仍選本山道士四人充贊教掌書寺官協耶

行事徐氏撫以為請

詔許之仍賜郵典

九月詔以福建按察司副使姜寶為南京太常寺

少卿河東卒叛以協理戎政兵部尚書趙炳然總督宣

大軍務

大學士徐階陳保邊之策

階言保邊固莫道

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此處  
諒得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于預庶無大  
失博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  
之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用錢  
舍則由吏視論刻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錢  
糧而部則每稱缺乏旁人則動議多費其所以  
自主張者惟教將官而已將帥又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官筭重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為之一處也上振曰將官統權恐其難  
也不學不控公同為國足矣卿等一處之其何  
為處之之法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  
執權也今各鎮將自行官職務動有掣肘加把  
總寺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徐  
仍聽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行  
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滅國矣

為地左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于批禮祭  
為領勅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地跪拜稱呼  
卑屈太甚令之將才誠莫逃于 聖鑒然使不  
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而至此尚可責以用  
力耶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  
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  
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  
不控公同為國八字固已盡廉之法矣

事 詔逮繫原任總督尚書胡宗憲下獄

宗憲

起原任都御史譚綸巡撫陝西

工部右侍郎張玘卒

北山西石州人舉友樂易  
其姑官所至以廉稱至是

乃卒士 詔賞勳遂總兵郭琥開荒功  
十三頃

十一月逮山西御史張檟詣京

檟言往者嚴

奸惡相濟頃 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者之  
法而沒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有一時無  
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  
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雜列戎行或流離靡靡  
乞赦遺錄用疏入 土大  
怒命錦衣逮治來京問

奉安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神位于王芝

宮

大學士嚴訥致仕

特許以疾乞歸 上優  
詔許之仍賜馳驛以歸

供用庫請匠役不許

初供用庫匠役名數先經  
司禮太監黃錦查議應番  
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  
尚書潘瓚題覆止補舊額不得增取等語  
復奏奏乞階 詔許之匠一名歲支米十二石  
廬必不  
可乃止

十二月詔賜大學士翟鑾卹典

順天府學翟汝  
忠上言臣父鑾

歷任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晚年獲罪骸骨某居  
臣先乞恩已往復大學士兩乞卹典如楊一清  
唐龍例下禮部議尚書高拱等言鑾奉職克慎  
居罷不驕且請獎直贊撰述之功俱宜追錄詔  
賜祭葬  
謚文懿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以疾乞休允之

定新建萬法寶殿名

中日壽慈左日  
福舍右日祿舍

詔重修王牒

總督宣大山西尚書趙炳然疏陳經畧事宜

日修城堡廣儲蓄備通負補軍例  
給馬匹責實效贖入。上令行之。

詔以巡撫陝西三邊右副都御史譚綸巡撫四川

提督軍務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勅南京兵部尚書節制振武諸營領兵都督以下

仍會同操江及應天淮揚巡撫從宜調度兵食

大風揚塵四塞上諭輔臣今日風色甚異宜防兵火

虜寇宣府塞昨虜寇西勒河副總兵任勇擊虜寨之斬虜首二十餘級虜乃引去

詔賜勇

速繫戶部主事海瑞于詔獄初瑞為知縣發都御史篋中賍通縣

境者以剛正動一時至是為戶部主事抗疏言

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然與天下更始高漢

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統緒未久妄念

幸之而去矣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

多與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

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

于父子以情疑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

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賦役煩增萬方

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甚天

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

相率表賀與建官室工部極力經營買香而

戶部益求西出陛下正言為計之甚也陛下不之

多矣大端在玄修玄修所以涼長生也若死

湯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

士亦未見有歷漢唐至今日猶存使陛下得

以訪其術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已死

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若夫

天祿天樂樞密尤甚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玄修之無益而猶日視正朝

韓九卿侍從諫議相與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

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

其臣亦流教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梟陶伊

傳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薰為太

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

真壽矣惟陛下番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陛下大怒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王訪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訪奉化人篤實清謹

始終一節士論稱之

纂修承天大誌成時承天大誌成表進呈覽禮部請刊布中外仍以無都新

名并與都事績纂入一統志

中易故安陸州之隍報可

論幸承天不果上諭階日朕病十四月矣茲二

此原受生之地必然奏功階奏聖躬久未至

邊境多虞兵馬精銳而亦飛遠狩根本空屬  
一效逆竊矣 聖駕在外欲無驚擾此其大  
屬者于吳 上乃罷南幸  
議猶時念郵中不置云

三月詔簡汰各省布政 時給事中胡應嘉論  
左布政使一元因請命吏部不待考察之期將  
各省布政通行簡汰以重方岳之選吏部乃會  
都察院以貴州右布政使預達廣東右布政使  
進福建左布政使王遵廣西布政使林懋舉四人  
一應詔乃令鑿等致仕調  
遵懋舉于簡僻用之

以太常寺少卿丘岳為禮部右侍郎添註管事

先是岳為給事中請修承天大誌至是 上諭  
吏部曰承天大誌成書 一親功德昭布請修  
之臣岳添註禮部右侍郎蓋特恩云其纂修諸  
吏部尚書郭棟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

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務 時以疾  
入閣 朴拱

以胡松為吏部尚書

以掌翰林院事吏部左侍郎高儀為禮部尚書仍  
掌院事

吏科給事中辛自修請檢察章奏從之 時禮部  
李鏡以賀表有脫誤字自修劾上言人臣祗慎  
而後朝廷之休統尊 邇來題奏章疏競為繆  
不惟九重清覽難于偏詩而事體處分反以文  
晦甚者以鄙褻醜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

之術乞刺禮部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  
務持大体如違聽該科參劾 上然之  
補蔭大學士徐階故弟徐陳子琳為國子生  
批未及入監而卒至  
是復請補蔭允之

詔巡按御史劉以節等開任 南京戶科給事中  
御史陳志先任巡按貪污不職并言御史劉以  
節按應天張科浙江各徇私納賄舉劾失實過  
乞罷斥時志已革職詔罷科以節開任因劾都  
察院自後御史差滿回道務加考察以正風憲  
詔從

五月賜吉王翊鎮書院名曰崇德 從其  
請也

給事中張士純請行久任之法 言郡縣官非三  
年考滿者不得  
推陞行取督撫考滿仍加  
秩留任不得一際序遷

詔議定吏部察院報名庭參諸禮 凡各衙門官  
院者自翰林院講讀史官外率服名行庭參諸  
禮後吏部即中憑籍事權往往不遵規約日即  
中張濂度報名禮及郎中陸光祖又濂庭參禮  
都察院張永明積不能平乃揭示司務廳申明  
舊規未幾郎中胡汝桂以考滿至院怒縱如故  
于是永明偕列儀節奏聞 上為詔諸司遵守  
至是郎中羅良當考滿乃先請永明令約免報  
名庭參乃過院否即止不來永明上疏言之又  
言良輕薄無狀當罷其九卿請司屬門揖亦非  
禮典當改正良亦上疏辨 上不自良詔奪奉  
二月而令禮部會同禮科詳議部院詞見禮係  
以聞于是禮部尚書高儀等覆奏永明議是  
考滿官見都察院如一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  
卿翰林寺官由吏部後門者自今亦不得過提



四司

報可  
詔定每歲委官修理倉廩之例。

戶部主事一員同工部修倉

官互相稽察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亂

承天衛卒以承天衛月糧推

府鄭文茂廉得其為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

益憤因大呼署辱文茂父之始解事聞上曰

秋七月戶部以邊餉不足請再行開納事宜三年

從之

上以父早親祈雨于疑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群臣

表賀

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

右中允陳謹為衛軍所傷卒

時謹守制家居會

謹出解之為亂旌所傷時病月餘卒時都御史

汪道昆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聞之劾

道昆以無臣之威不行于士卒白晝大都賊

兵科給事中周世選疏陳時弊四事

言國初夏

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後來止以文

移往來塞責臣觀震澤湖沙壅塞侵焉為東

南大患宜亟令修治設塘舉行原吉故事庶根

本要地可以無虞二曰通賊言通賊之弊起于

根額不均奸人包占及巨家貴族投軍優免影

射說寄宜令有司定為優免則例而根長收頭

拔千金于樞門以求美遷延緩總兵趙嵩擬就

盜言各省巡撫無有司官如傳舍故事多隱匿

川湖閩廣稽盜盜盜終不即捕賊宜坐姑息養亂

之罪徹寧漢賊向熾而秦州史家莊盜復起

此江淮咽喉宜令守臣剿平仍通天下各舉

申之法約束齊民以消

禍本疏入詔不所可

給事中魏時亮陳安民之要六事

一計民生

今四方多盜皆緣民貧而吏不恤宜責守令以

養民之實政責無按以率屬官之大体災傷之

地志宜存逆戶以招新集免通賦以啓歸心免

劫掠以安流移廣招佃開荒土酌常平義倉之

制定期儲備糶之親舉動以救劫

以謹付託請慎簡守令限年六十以上不除守

五十以上不除令保舉連坐之法別選除土

俗之宜立轉官保代之例一重君命以肅臣紀

在勅旨乃有司往往嚴格不行故主澤壅而民

隱不露上聞自今有所題請必嚴下所司劾日

奉行疏入上足其重君命之言并餘事俱下所

司覆議以聞于是吏戶二部覆時亮言皆可行

重若命一節猶得上下共之之意請以本部

奉旨未幾奏錄者二恐都察院嚴行催督尚古

八月西苑進瑞木九十九本廷臣表賀

詔作紫宸宮

提督南贛都御史吳有朋疏請討三集賊許之

先是廣東李文彪與江甯賊有謝元禧人  
清規相與結黨擄亂號為三巢時時劫掠近巢  
郡邑居民前後具奏請剿無慮數十疏以後二  
方棘故不暇及至長文彪滅其子珍與謝元禧  
賊勢益猖獗每分道四出攻城掠邑衆且數萬  
石朋決意討之乃上疏請專付以討賊之任不  
效則治臣之罪  
疏人上從之

九月 命遣禮部王事徐廷祿奉承天大誌祭告  
顯陵

命徹威應宮改建大享門 以玄極殿前地隘不  
極殿成奉安上帝 廟宗皇帝  
神位命成國公朱希忠行禮

命承天府更建龍飛殿 刑天守倫上言官殿滲  
漏棟椽朽損 上謂職

臣曰龍飛等殿六十餘年矣今不可草次為  
之簡謂一幸於行可遠官吏建以備之當下禮  
工二部先告 顯陵云階上言官殿損壞誠宜  
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方之力必不能辦尤  
須為之計慮 上問戶部濟邊銀用過幾何同  
常支用富有積者未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  
產民輸之財豈可妄費必須節愛乃可耳階上  
言理財為治要務 皇上今日之問乃大計  
制豈親細事戶部誠當節愛尤乞 聖明丁寧  
之亦可階復言臣適聞雷禮庫中積金幾何禮  
言每歲料價額派五十五萬兩而負欠過半支  
用不足把摺戶部銀十有八萬兩各工應用美  
營繕同見貯止銀八萬須欲出助亦不供也久  
之 上謂階曰尚工一時難建始修降慶仁思  
二處而已餘時於時更建遣去官匠令速還京  
階請 命  
批行之

復設廣西巡撫大臣 初廣東廣西各置巡撫成  
化五年御史龔景壽上言  
兩廣事不協一故盜寇益熾宜設大臣總督兼  
巡撫而罷其巡撫從之乃復起韓雍為右都御  
史督撫其地間府梧州居中節制之正德十一  
年改總督為提督已而惠潮二府山僻遠去  
梧州二千餘里移撫往來動經兩月而後集  
而承已相去矣上下苦之因建議以二府割  
隸南贛而南贛去惠潮亦復遠達以地屬代轄  
御於盜艱山寇藉滋積久愈甚通年以來城門  
不閉道路梗塞矣至是言宜建提督復設廣東  
巡撫從之乃以李佑為右都御史巡撫其地而  
廣西則隆慶三年亦復設巡撫因章  
銀豹之亂故命殷正茂在撫剿之耳

隆檢討吳可行三級出外任 詞修撰范應期南  
京別用以給事中  
辛自修撰時亮御史李輔劉鞏劾可行險橫當  
嚴斥鞏劾應期居鄉為人請託致娶婦舍克放  
是命 新渠成 刑令衛空季馴悉  
歸

詔順天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 仍令嚴衛巡城  
內僧寺有仍以受戒奇異者收捕下獄四方遊  
僧悉聽所在有司逐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  
行西山坡群盜以四月初八劫戒壇御史鮑承  
慶上疏言自來妖賊本為一途劫近京之馬相  
呂糧河南之呂應元四川之蔡伯貴其初並林  
邪媚道散眾遂成大患廢墜不遠不可不懲兵  
部因請禁遊  
僧惑眾從之

冬十月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允之令馳驛  
歸

召南京禮部尚書王廷為左都御史 廷因陳言  
六事曰

選授慎分巡慎刑獄俱備卑  
復檢束慎舉劾詔從實行之

請原任大理卿萬家廣西副使袁應樞成邊下刑

部侍郎鄔懋卿于巡按御史逮問時來吉家高

拜稽沒敢產所得銀不充二百萬詔旨嚴急官

引了治為宗等寄預侵匿各追銀一二萬應樞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充長于用

兵沉機秘結出人竟表故隨試輒效時服其政

淮徐饑命巡監御史以修河道銀一萬二千兩

賜政練宗卷二十八 嘉靖 孔乙

吏部尚書胡松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肅松孫州

好修富于經術容貌俊然望之者知為正人莊

士其任吏部以振淹滯破資格為已任諸司事

皆躬綜理竟以積勞致疾卒于官

詔逮戶部司務何以寬于獄

不新其瑞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令病久不如

于子則美安能視事又曰朕仰承天眷不自謹

惜致此病弱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詭言也乃

竟常奉命賞罷源香已進四十兩久未家眷乃

瑞瑞遂以逆耳之言仰于天乃家聖度優容

置之不問此竟舜所以難也詔付法司中外揣

揣以瑞為戒乞漁養德音出資瑞罪以開卷在

建國上大怒詔逮下獄  
刑刑禁錮不許問上行私

命釋沈束于獄發為民

以楊博為吏部尚書時明松卒 上欲用高樞

剛毅耀于一似皆  
未足遂改博為之

以趙炳然為兵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王之誥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

餉

詔罷巡撫陝西都御史方新為民

房之患自古有之然而有甚不甚也今豐沛之

區間彈為河而又與都有陵寢之憂風宿有水

卷之厄河南寺殿有儀儀而移之苦臣意堯之

奈水不烈于此矣各邊將情卒驕馬至輒轉避

觀望而又寧武有軍之變南有土兵之叛徽

州寺殿有穢徒竊祭之徒臣意舜之三苗不棘

于此矣夫澤水三苗唐虞何等而不足為

治累者以堯舜兢兢業業于上而禹稷諸臣日孜孜

分憂慮也今司獄納者于以獻奇祥言瑞應為

利應而戶疆揚者惟以報虛捷隱實劾為長計

陛下試歷數彼中外諸臣為公家分憂慮者難

也臣以微飛斥罰之法在今日不盡廢而

陛下于此矣變之會亦宜鑒古察今咸然自責

昔漢武制于一歌詞意悲切其與也勃焉現

陛下自視為何如王豈使宣王武帝專美于前

原任兵部尚書許論卒

論靈寶人前吏部尚書  
進之子大學士讚之弟

傳學強記嘗進九邊圖畫而較勇  
情綜畫戎務鑿鑿稱多行畫云

以巡撫四川都御史譚綸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兩  
廣軍務

十一月詔加荊州知府趙賢三品服色俸級遂溪

知縣張希範大埔知縣張孔修五品服色俸級

以賢守郡有善政而希範犯  
修禦寇有功故有是命也

修 顯陵恩殿成更碑題曰大明 曆宗獻皇

帝陵 先是 顯陵明穆宗題曰 恭曆獻皇帝  
更如長陵碑製 上報可既而止之 至是都督  
蔣華謂碑題與廟號不合不可示萬世流傳

定乃更  
今覽云

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以疾乞致仕許之令馳驛

歸

十二月改四川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 先是巡  
撫都御

史譚綸言宣撫辭北乾伏誅薛氏不可復立宜  
如馬湖事例創建府治改設流官知府寺官  
上從

詔設福建海澄寧洋二縣 以其地多  
盜故也

附錄 上諭階曰沐朝 枯終不悛此地當預  
擇代者非他鎮比類以為何如階上言  
臣觀朝弼所為寔無改過之意且其威權太過  
雲南之人頗有主王不知有朝廷久矣今為以

達之計誠當一屬但彼世守已久亦難輕動所  
以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術蓋欲陰分其權也  
而土官猛寅等近日奏言軍務當歸總兵或言  
此乃朝弼使使審爾意甚可惡然使真出于土  
官則其勢又可知矣如得才良極臣默慮待宜  
然後奏請易之斯為上策惜未有其人耳彼人  
素富多有為之耳目者萬乞 皇上勿  
露罪之之意枕事不密自古所深戒也

巡按應天御史宋纘疏番徽州知府何東序

先是給事趙格劾東序歸 詔赴部聽調至是  
纘亟稱其賢且言東序不畏強禦為奸鋒所中  
如此不雪是使節士希聲後來無為公家效力  
者也宜番東序供職疏入下吏部尚書楊博覆  
議言吳量調東序衛州侯有後效仍不  
以超擢以為任事任勞者勸詔從之

庚子 上崩于乾清宮 先是 上不豫欲自西  
苑思成官選御乾清宮

以官中無職諭清不稱陪寢命更輪之至是  
上疾甚還宮遂崩是日大學士徐階及文武大  
臣皆請 皇子裕王入主喪事 王舉哀具里  
外官皆請和袍角帶由東安門步入煥後收諭  
奉先殿報訃音于宗室諸王類遺詔于天下其  
詔曰朕以宗人入主大統夙夜兢兢宗廟四十五  
年恭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  
憾朕奉 列聖家法 皇考身教一念倦倦惟  
敬天對天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忤人  
乘機詭惑禱祀日舉土木成興如廟之祀不親  
朝請之議又池既遠成憲亦負初心通者天啓  
朕衷方圖改做而遽嬰疾疾每一退思益增愧  
感蓋愆成矣端使後賢 皇子裕王仁孝天祐  
曆習風成即皇帝位克修令德勿過毀傷諸凡  
稱葬悉稽舊典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  
者召用沒者師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人  
皆查照請罪各正刑章詔告天下咸使聞

史 3-81

壬寅大殮

壬子。裕王即皇帝位。

明年正月。上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

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祔葬 永陵。

禮部會議大畧言。聖祖當之出鎮。而宿弊革于  
朝。廷薦勳。朕之內証。而隱禍消于宗廟。英皇  
大焉。恩無掩。義盡。以雖貴。必謀。以定。謀。千紀  
者。雖親。必參。殺。執。逾。馬。傳。學。多。聞。情。思。作。靈。此  
聖之極也。號令轟。馳。聲。聞。且。遠。此。神。之。至。也。聞  
性。則。一。有。疑。四。有。益。上。榜。一。之。傳。教。網  
常。則。明。倫。有。與。明。空。有。問。顯。示。尊。親。之。道。即。文  
王之允文。不是。過。矣。讓。戎。夷。則。狼。烟。息。傲。鯨。海  
澄。波。征。叛。逆。則。襲。服。南。交。蕩。除。群。盜。定。管。制。以  
作。六。軍。徵。將。才。以。倫。九。伐。即。成。務。之。聖。武。後。以

卷三十八 禮部

加美。報。祈。歲。舉。賑。貸。時。施。積。獄。屢。屢。于。欽。恤。課  
吏。嚴。罰。手。貪。殘。所。請。必。世。之。洪。仁。也。奉。獻。嘉。極  
追。宗。之。典。侍。慈。朝。就。養。之。成。躬。卜。吉。兆。于。純  
山。擊。舉。廣。儀。于。大。享。所。謂。不。匱。之。大。孝。也。惟。茲  
眾。美。之。具。臻。實。證。則。德。之。克。就。臣。等。稽。之。前。代  
武帝。克。弘。炎。祚。成。靈。世。宗。光。武。再。造。津。家。號。曰  
世。祖。况。表。大。行。皇帝。萃。萬。善。之。精。體。逾。百。王  
之。軌。範。博。採。群。言。遠。徵。往。歷。宜。天。錫。之。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  
帝。廟。號。世。宗。用。昭。天。下。之。至。公。聖。德。稱。于。罔  
極。至。年。稽。

論曰

守已。于。徐。少。師。階。處。蓋。見。世。廟。論。節  
及。政。定。旨。草。云。人。嘗。謂。輔。臣。擬。旨。幾。于  
增。因。柄。乃。大。不。然。見。其。所。擬。上。一。一。首。覽。竄  
定。又。有。不。番。數。字。者。雖。當。上。心。亦。更。易。十。數  
字。示。明。斷。有。不。符。意。則。駁。使。再。擬。再。不。符。意。再  
削。誰。讓。或。託。責。之。矣。故。輔。臣。無。不。端。端。懼。者。臣

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街上。故聲名而已。

高文及。上救君耳。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天誅

賞。皆。可。獨。斷。至。不。測。度。輔。臣。欲。有。所。與。亦。從。史

之。或。揣。摩。押。閣。之。耳。而。能。任。有。天。工。巧。上。聰

睿。夙。成。首。哲。天。縱。思。與。古。聖。通。動。與。道。法。合。其

財。成。典。章。潤。色。鴻。猷。皆。有。洗。濯。千。古。軌。道。五。而

上。之。亡。論。東。西。京。諸。盛。主。也。其。起。弊。亨。屯。揭。欽

傾。之。時。而。脂。之。磐。石。之。上。尤。有。不。世。之。奇。謀。六。無

之。大。辨。復。四。郊。而。有。震。世。之。獨。行。五。也。正。世。及

之。六。奇。謀。也。革。藩。鎮。之。諸。閣。廢。議。句。之。皇。莊。李

外。戚。之。世。封。柳。司。禮。之。乘。用。四。偉。烈。也。正。續。御

刑。諫。不。以。令。甲。而。拘。除。權。不。以。攝。生。而。奉。化。裁

五。獨。行。也。五。行。獨。至。故。六。謨。頭。而。四。烈。彰。所。以

駕。臨。二。祖。所。以。邁。百。王。帝。道。之。隆。于。斯。為。極。矣

於。殿。盛。於。晉。日。於。維。肅。皇。神。縱。自。天。恢。猷。敷

典。室。寶。簾。偏。功。高。六。宗。謨。追。古。先。享。同。二。祖。百。世。不。遷

按。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接。指。犬。要。以

嚴。取。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律。為。輔。以

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飾。邊。防。其。精。古。考。文。之。事

尤。為。謹。備。而。皆。承。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

定。華。商。樹。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

四十。餘。年。追。慕。一。獻。皇。獻。后。如。一。日。每。遇。時

忌。辰。侍。臣。竊。窺。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

下。者。晚。年。雖。不。御。殿。而。批。夾。顧。問。日。無。停。息。誰

諸凡弊政以次盡屏。海內欣欣若更坐焉。夫禮  
議相廷臣各執聞見並起而爭其稱引固難致  
事者附麗尤衆。上覃思禮典考會國經以  
入倫天序爲主本。而折衷于孔孟然後詳議決  
然微稱宗祀之儀始定禮官奔走受成事而已  
嘗念國家太平二百餘年而禮文草創未應古  
雅乃悉按三禮舊文摘抉疑義。隨時制不合者  
自如丘石神分合正配之位以及 凌朝奉嘗  
帝后耕蠶先聖賢宗祀諸禮皆約會經義內斷  
于心。憲稟追三代而上之。議者謂與以宋文  
治之盛未始有也。博綜經史尤深于尚書。歐字  
榜額皆取洪範無逸字義。皆之所著敬一箴五  
箴註及欽天記類諸篇大抵引源于虞廷之執  
中。尹訓之顛誤而纂言屬意在於自守。往往有  
於前聖之所未發者。初年幹于政。每日一自  
開著 兩宮延見群臣外建而思惟屏失孜孜  
以敬天恤民爲務。或雨暘稍愆則宵分露禱深  
自譴責負民無咎者爲設糜食之施。藥瘵之  
書規下。每言及有司酷刑苦役。上于天和一篇  
之中必三致意焉。尤重邊防。四方有微許所司  
不時自奏親自籌策。內則更營制戢。叛兵將吏  
功罪一切無所貸假。且能比扁胡氣。南清海珍  
妖民豪酋旋發而殲。蓋青錄廟謨先定云。親禮  
儒臣。平臺召對。西苑賡歌。講然如家人父子。然  
終不少假借。以威福辭臣須素貴有罷者不敬  
以隱情。越事試嘗。上前如大學士張學敬。尚  
書霍韜。並議禮首臣才名藉甚。上指學敬則  
曰。不愛惜人才。指韜則曰。偏執必壞部。學乃二  
臣人品心事卒如。上言其他勳戚近侍朝爲  
肺脯。暮或譴誅。澤雨露而威風。須四萬里之  
外節  
知也。

二十八卷終

新刻明政統系卷之二十九

穆宗莊皇帝

帝諱 載坫 世宗第三子 孝裕皇太子 載灃 庶子 在位六年 壽二十六歲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

壬子 上即皇帝位太赦天下 詔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隆慶元年

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瑞先以諫玄修事被杖下獄論死 上在藩邸 素聞其剛直 故亟釋之

命以元年正月二日御門視事

命欽天監造隆慶元年大統曆通行天下

丙辰行大禋禮于 大廟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丁巳朔

癸午 上御宣治門視事

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

以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為太僕卿

詔加大學士徐階少傅李春芳太子太師郭朴太子太傅

舊制初即位皆賜金帛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誥命如例已給者加散官勳階于

是勳成武臣重封累贈金紫

雜齊農有舊案屬年之誤

以待講殿士儻為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書庸俱為尚寶卿加諭德唐汝楫太常寺少卿致仕

上諭落邸功 故命各加官

詔加大學士高拱少傅兼太子太傅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俱入閣奏預機

務 特以勤條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言 陛下方臨御之初鏡伺百出倘志不先定將上累

聰明下妨政事惟堅持 聖志一意主求太平此志既定則凡聲色貨利遊逸便佞皆不足惑

盛德大業悉從批出此謹始第一義也 二曰保位言自古言保位者曰帝慎乃在位曰予臨此

民輿平翁枋索之取本親願常以萬幾最難為真世道防危為患三日畏天言當深察天道甚

通雖深宮燕閒人所莫窺常若上帝鑒觀雖號令臣民靡不如意常若嚴父誦誠瑞應之來修

德應之災異之見引咎回之四曰法祖言太祖肇造鴻圖 成祖嗣成烈烈其垂訓立法

至宏且遠願恭取 祖訓置之左右守而勿失仍勅中外諸臣一切遵率如故五日愛民言宜

有非正之斂停不急之征黜貪暴之吏蠲煩苛之令嘉然與天下休息而聖衷又念念在民則

以安長治術無出此六曰崇儉言 大祀栗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常至敝垢意

以尺帛一錢皆省姓膏血願躬行素約自禁近始悉從省約凡官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切

罷之七日攬權言凡朝廷大典華人才大進退宜悉與大臣參詳可否而臨以明斷親自裁決

則威固于內權重于外天下可運諸掌八曰用人言 太祖常用人之道當知奸良知良不

用知奸不去則謀國自此始願深味此言于大  
小臣工一清心照之則家正途開群狂門塞  
而大業成九日接下言 祖宗朝每召見群臣  
講論治道至大告首者君臣同遊之訓願視朝  
之後即御便殿召大臣親擬議十日聽言言  
祖宗時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  
願大開言路言之當者顯擢其人其未當而或  
過于許直者亦極容不罪夫言者上逆龍鱗而  
犯忌諱下結仇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其心蓋  
忠干國也宜諒其心使言盡言無隱詭入  
上嘉其忠爰  
懇至悉納之

### 給事中胡應嘉請躬決度政從之

嘉年言祖宗  
朝軍國大事

皆天子躬臨臣下震動 英宗以冲年未能面  
快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之例先期擬答進  
御臨朝遂以傳旨遂沿為故事唯 孝宗接見  
延訪治道斯隆 陛下以長君踐祚章奏懇求

### 明政錄

卷二十九

防其漸也願每日朝罷必御文華殿令三四輔  
臣不時進見凡因革用舍大政咸與而計裁決  
事屬六部則召對諸卿義當疑難則顧問諸臣  
庶神智不劣而聰明日擴又考前代宰相入閣  
議事必使諫官隨入而 國朝之制冷六科翰  
班于殿廷左右紀錄 聖旨蓋亦前代遺意乞  
恢弘舊典後接見大臣宜命科道更番隨入元  
有奏事不忠者聽其面折是非  
或退而奏奏入 上從之

### 命錄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

吏部奏通政使樊  
深都給事中中丘傑

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左給事中陳瓚給  
事中吳時來周怡沈來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  
榮御史何維相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朔張攢  
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  
張鼎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李正母德純  
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

### 命恤錄以建言者諸臣

吏部又言諸臣建言  
者為一幸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者自外郎楊

繼盛左中允郭希顏錦承經歷沈鍊給事中楊  
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於者應復職贈蔭着太  
僕寺卿楊最編修上思給事中薛宗鑑何先裕  
裴紹張原御史浦鉞曾鞏葉經王事周天仿許  
倫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成邊兵  
卒下者應復職贈蔭若侍郎唐貴都御史李  
璋學士豐熙修撰楊慎編修楊名檢計王元正  
贊善羅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都給事中  
張紳張佩劉澆劉琦御史馬錄程啓元盧瓊陳  
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翺方一桂員外郎劉魁  
郎中徐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詹事張  
鎰凡二十八人至如尚書熊浹諫止仙傳御史  
楊爵彈擊權倖二臣無罪止黜然發其忠義風  
節為世共仰又當與杖於者一體恤錄 上從  
之于是贈決少保仍賜祭九壇謚恭肅繼盛  
顏錄九絕各祭一壇又贈繼盛為光祿少卿諡  
忠愍子應尾為國生希顏子禹臣許喻子賓俱  
錄為國子生明年二月又以御史郝杰之奏  
詔建繼盛祠于保定府賜名旌忠令有司官春  
秋致祭

### 諭示免朝

時初七日傳免朝至十一日復傳免  
朝給事中魏時亮上言 皇上初政

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 先帝為  
辭乎 先帝初年日講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  
無倦晚歲須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  
言斷于去奸邪故群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  
初政而遽怠  
乎奏入留中

### 丙寅 上始釋衰服素翼善冠麻布袍素腰經仍

御宣治門視事禮部遵 詔會議 郊社諸典禮



及附祭附享之制

一如祀之禮臣等議以

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

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廢居陰雨始改合祀至

我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為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太祖之初制也分祀已久似

難紛更宜照制南北二郊于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議至于西

宜燕舊奉大社大稷之祭其帝社

帝稷宜罷一陵塋廟祔之禮我國家自

宣宗以前陵塋合塋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

同祔塋茂陵則三后同祔塋先太廟祔享

則惟一帝一后又后唯元配始得升祔祭唯

孝潔皇后為皇后元配禮應合塋永陵祔

享太廟先帝神主回京時本部會請祔享以

其時永廟本室祔前奉慈殿則以俟孝烈

皇后雖會正位中官然非元配今先已祔廟

又奉孝潔皇后同祔則配后並配非祖崇

舊制舍因孝烈皇后先祔而使孝潔皇后

不升祔則合元配而祔慈配亦非祖宗舊制

况孝潔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欲

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為皇考升祔

太廟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奉孝烈

上 孝恪皇后杜氏尊諡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  
順贊美關聖皇太后 太后 上生母 父林 慶都伯 至是封林 子 恭 順

祭民間放燈

詔復周怡沈東為給事中

詔起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葛守禮戶部右侍郎

趙貞吉兵部右侍郎郭宗臯都察院副都御史林

雲同右僉都御史曹邦輔布政鍾卿副使曹金

立敬僉事謝廷瀛等

以戶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刑部駱懋卿有罪發戍邊

禮部請立太子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先賜名徐議冊立

加上 孝烈皇后尊諡曰 孝潔恭懿慈曆女莊  
相天翊聖肅皇后 孝烈端慎敏惠恭誠

祇天衛聖皇后

加元妃李氏尊諡曰 孝懿皇后

并后父李錫 為德平伯

后兄李鶴為 都督倉事

下方士王金寺于獄論成

二月册立繼妃陳氏為 皇后

并后父陳景 行為固安伯祿

俸三 千石

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 誥端簡

司禮監太監黃錦王本馬傑等各蔭弟侄為錦衣

千戶

詔罷王芝官 歲時享祀日供膳如故

戶部尚書高耀等各以考察自陳

洋古高儀寺 供職釋致仕

吳三榮趙 鐘收用

上親祭 肅皇帝几筵

時屆清 明節也

鞫翰林侍讀學士王大任爰敕

刑科給事中徐 公選言二人前

以御史訪求法秘贖致清華令方士劉文彬等 已正法二人不宜適罪吏部言大任原奉

旨訪進法士似無希覲但巡按時 甚有物議宜黜得青革職開住

詔革諸匠役官職

時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 徐果監生王儒等六人前修

蓋溝橋侵銀巨萬請下法司究問果匠役以當 建官殿月叨冬卿之實而一時工役為太僕苑

馬少卿者二人為布政司參議郎中負外郎者 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名器暨蓋已極 上心惡之至是因 芳言下吏部議革

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

時 皇后不見禮于上 移居別宮中以外以為憂

故得春以八事條上一日早正母后之位而 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宜放出以消陰邪二日

祀典甚大而師宗記蓋職太常宜嚴黜以正昭 格之體三日名器甚重徐果以匠役誦切部職

服雜魚蔭世祿不可為訓四日輸納白糧物料 當令部科收驗勿委內侍以因糧解及禁奸諛

慎題覆重貢選恤災傷 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已卯萬壽聖節免百官賀

以 皇考梓宮在殯 也免各王庶及天下

諸司進 表賀

命撤西苑諸殿及各官扁額

卷二十九 略 慶

初議欲盡廢諸宮 及修建齋醮等殿

禮部借其材費 請止去扁從之

黜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原官調外任

初應嘉論大學士高拱于 先朝拱頗銜之至 是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

以私情論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大學士徐 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首犯

禁例擬旨出之臺諫諸人疑出拱意謂拱修故 怨賜階出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論收應

嘉謫侵拱章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繼 芳等交章論收階奪干象論亦自悔乃改擬應

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誣階主之嫌隙從此 開矣然應嘉之為人便險奸詐士論薄之

三月詔裁上林監苑隸卒

大監李芳言上林監 苑內官各有定秩請

華安增錄

附錄

御史龐尚鵬請御文華殿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以圖治道周弘祖請勸

政事給事中魏時亮馮成胤周世選孫枝各以勤政御朝請奏入冊中

給事中王治上言四事

一曰議宗廟之禮以隆

獻皇天倫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

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古者宗廟如祠百世不

遷其次昭穆遞移非薄之也獻于祖也先帝

禮周文武世室尊成祖如太祖此義起之

禮若獻皇帝須貴為天子之父而實未嘗南

面臨天下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而實嘗比而事武宗今乃設位

于宗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或獻皇

亦有未安乎先帝于獻皇稱廟之後世室

之禮尚並舉之是先帝之心亦未有後者

廣淵微似符命蓋進享太廟于子若尊而

不免于祀若別祀世室則為萬世不喪之主

先帝遺詔祔享孝黎皇后而別祀孝烈夫

婦之義既正矣明宗廟大禮可沿一時之成跡

乎乞勅廷臣詳議以求至當于以光先帝

大孝二曰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言祖宗創

制御殿御閣各有成規早朝午朝皆有定式經

今須梓宮未行哀慕方切而朝講之規所當預

定三曰議親輔之禮以成德業言今皇上之

御輔臣恩數徒隆而接見疎爵貴雖崇而情古

隔必信老成如耆蔡倚謀如師模披閱甄章而

商事理以奮治功四曰議燕居之禮以登化原

言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庭左右便後鏡同百

出或以宴飲聲樂或以戲騎射或以技藝貨

利使人交接之不以時用之以禮近則蔽損

精神疾病由生父則妨累政事危亂從起不可

不慎近聞人言噴噴謂宮中燕閒舉動有非

朕所宜慮意聖明必無此事然臣子防微杜

漸不諫不言乞謹服御借精神優禮中宮以

敬承濟之選奏入從之

葬 肅皇帝于 永陵 孝黎肅皇后 孝恪皇

后相

詔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

充總裁官

命給事中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

已而太監羅敏芬奏請免查戶科給事中張憲

臣劾之得旨詔書所載嘉靖四十一年知條

開收現規之數與科道官查理未載者不備

明政統宗 卷之九 王好問等上言

郭賈樓并慶上源已而總理尚書朱衡言古之

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

出境山之北則開河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濶

惟出無害自黃河橫流山郭賈樓支河皆在

險塞故從中出分源此二支南出秦溝正在

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浦

縣西及飛雲橋道蓋魚臺為患甚大望北出浦

仰休聖心亦有圖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

奉原高卑無尺寸故道可四即欲濬深無異

并郭賈樓至龍溝一帶原有河形又係新淤無

可斷足其不同一也橫河所經斷不為患田斯

樂則商賈復受之甫郭貫標則蕭瑒受之今  
 欲改復故道則魚流之禍復移蕭瑒其不可不  
 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溪欲從中  
 擊渠挽水南何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不  
 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火勞民千既疲之餘  
 微功于難必之也驛動三省其不可不也大發  
 賈工費以數百萬計置之之後措置無策一  
 有不可繼前功盡棄其不可不也臣以為為上源之  
 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  
 以防奔潰可以避魚流昏墊之民工部請從衛  
 議上曰可乃鑿秦溝深廣之引引魚流諸泉薛  
 沙諸河其中在壩二河口既舊河秦溝家橋堤  
 道之出飛雲橋者便盡入秦溝自壩城至赤龍  
 潭又五十三里凡為壩八城水關二十為壩十  
 有二為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有奇石堤  
 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道薛河入赤山湖鑿黃  
 浦道沙河入獨山湖元為支河入旱則資以濟  
 漕潦則變之昭陽湖由是運道盡通河工庶  
 又議黃河宜直抵豐縣界新河自商  
 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  
 而南及黃河自豐縣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  
 備道又于曹縣上下築綾水壩修掃臺以防秋  
 水衝決之患其工費于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  
 南料價支給皆從之于是叙治河工加衝太子  
 少保進

**給事中吳時來言治河未審者三** 其畧曰黃河  
 復無諭已乃今新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  
 橋易淺沙易淤薛河易衝為患哉臣以為此患  
 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宜急也夫  
 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充以南費驛郭勝  
 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餘派又當大山瀉下之  
 勢與素觀之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  
 敘之謀宜豫也身村道運數十里地勢居高必  
 導水于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

及三河口鮑魚泉諸地壘山築堤益以啓閉之  
 開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蕭瑒之計宜慎也  
 願以河渠事命憲臣與藩臬之佐各一人專之  
 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令朱  
 衡計慶以閩南科張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以  
 之决以新築地高不能受汝泗勝薛諸水故一  
 遇霖雨至干潰溢而尚書衡故多言昔既弄  
 彼三沽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溝而  
 萃全充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  
 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于是衡復  
 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晚沙淤之所為即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  
 亟為敗今素出秦溝直境南山南五里所強兼  
 受教河之任倘為有束隘而河流洋溢殃及  
 夏秋水漲盛極反亦又不能出新河而西堤外而  
 昭陽湖受之水得遊蕩林焉獨何言為壑也今  
 欲開新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  
 上至五里秦溝下至深瀆難即有河形如郭  
 接至龍溝淤塞以稱易塞者亦已盡於先臣所  
 謂撮沙如聚未採游如畫階者也且河之所舍  
 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于東邵之上  
 別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易溝諸處  
 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  
 而去至沙河又築壩于西河之下令水由之以  
 出鮑魚泉而于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  
 而救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番城諸閘或  
 宜改建或宜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  
 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馬家橋關旋就傾圮  
 且議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貽前轍而給事中馮  
 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瀉而下至鮑  
 魚口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  
 長堤崩潰未已此向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漚  
 方流以西注既濶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  
 屋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游則阻衝

早則俱淺此中沉之患可慮也一夏鎮以南  
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上  
下地勢居高復平衍維目前告成宜逆為未然  
之倫上命以其既示衛令熟計衛執前議合  
決河深川之文而增甲培薄于大新河就而西  
堤亦成三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行又言魏河  
勝舊河有五利地形稍仰黃水南行一也津泉  
安流無事堤防二也舊河皮峻人皆無之三也  
泉地既虛黍稷可莖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  
五也顧道路之言或謂未便者以魚臺膠濟沮  
如厥湖谷亭姑頭市廛夫謂浮言以搖  
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于前夫河故資  
泉水而地形東西高下非有湖為之積滯則涸  
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旨浪則潰故  
清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畫蓋殫悉  
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湍奔則以  
陽湖為散衝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  
其議

賜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諡褒斂吏部侍郎董玘  
諡文簡

以徐階子英為尚寶少卿

徐階再疏乞歸不允  
贈兵部侍郎陶諧諡莊敏

詔定總兵四時駐劄 巡按遼東御史李叔和言  
河之東西為界春夏秋宜輪河西各河水晚合  
宜輪河東總兵官為全鎮仰時當番無意應  
今乃坐鎮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夫無多寡  
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其虜  
掠不為之所是秦人之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  
騎皆所選河東精銳之卒豈專為河西計哉臣  
謂總兵官宜以隆冬之時移守遼陽以援海州瀋  
陽水解回廣寧以防土寇庶東西皆有營兵部  
覆奏

詔釋四川僉事趙祖鵬為民 鵬初為編修結姻  
歸及罷官族人趙馴計奏祖鵬誘諭自以宋代  
子孫審疑諭等及侵奪寺宇田地諸不法事詔  
徵下獄論死至是刑部奏以語言  
身誕坐大辟不無可矜遂釋之

詔議錢法 時戶部奏錢法之弊有三嘉靖初稅  
戶濫收惡錢以充庫鈔及從源專徵銀又民間  
止用制錢不用古錢于是錢法如廢一也又法  
令更調私鑄者多真偽混淆煩瑣揀擇太  
繁則私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說言轉相  
驚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宜禁偽錢及  
其私鑄本朝制錢并先代舊錢俱宜聽民間兼  
行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偽造及阻  
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厥入上從其議

加恩潘邸侍衛直宿報事殿衛官校 朱希孝孫  
鈕張大用

加恩內臣 司禮太監黃錦加恩二十四石蔭一  
第任為錦衣指揮僉事從龍太監梁  
綱李芳加祿二十六石各蔭一第任為錦衣指  
揮同知王本馮保等各蔭有差俱世襲時錦奏

諸新命為任浦乞復都督衙門命華錦衣衛事  
下兵部議會編成得寢已太監康祥寺復為浦  
奏且乞授其任保寺八人為錦衣官為錦衣墓  
仍令斌寺三十人允御馬監勇士以志存撫  
上皆許之科道官嚴用和官大勳陳際芳張楨  
寺文章言滿前以不職罷不當復而保寺欲籍  
守墓官官職斌寺以所卒借勇名廢  
原貌皆不宜兵部覆議請得報允

**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更名弘孝殿**

**贈故副總兵黃演為都督同知**

先是以真延緩小  
是以科臣請恤錄命立祠享祀  
加祖職三級蔭一子正千戶世襲

**太監李芳請裁革內府匠役工完陞秩官**

**明政統宗**

卷二十九 十五

時有衙者以百發吏部議用閒任及裁革職  
級事新食銀洪後有差仍請自後有資錄乞陞  
者應部奏  
治從之

**附錄**

是年八月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計六  
百六十六員有進士者虛其數量隆革  
內堪後  
者補

**詔起趙貞吉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

**府事**

**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因言內府一  
切供應大率  
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數目畧同自嘉靖二十  
手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臣等仰體  
皇上崇儉至意酌古準今悉從裁減乞敕監寺  
衙門承為遵守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

意奉行渾旨各項錢糧依擬賦派各該撫按  
其嚴察有司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詔議定昌平密雲糧運事宜**

先是二鎮有嘉靖  
運該鎮邊軍便之也而運軍告因仍改通倉空  
運奸商猾吏因緣為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  
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議該鎮糧餉完糧則  
囊弊難出為邊軍病經運則轉糶甚難為運軍  
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為始將去年積糧令江  
北山東二總督赴兩鎮自後年分撥次均派毋  
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陸運牛欄  
山交車戶接運昌平糧由通州石場更知至大  
通橋陸路交車戶接運仍  
什各運官上納從之

**降原任光祿寺丞萬廷言二級調外任**

先是給事中周世選劾工部尚書雷禮以私忿  
中傷廷言出為僉事且別禮罪宜罷禮奏言廷  
言推陞在吏部非臣所能與緣世選與廷言及  
胡應嘉為朋比必友每聚坐夜分雖黃時爭動  
詆先帝嘗建請臣逢迎其他指摘皆不從請  
與世選廷言以明心迹事下吏部都察院尚書  
楊博寺覆奏廷言以五年進士得拜風紀儒臣  
乃猶以外補為嫌舉劾非清朝所宜有宜  
重加降罰禮心迹既白而山陵重事正屬經  
理不宜聽其去求上命降廷言外任而雷禮  
如故

**提學御史取定何奏科場事宜**

一兩京主考官  
簡學兼長者毋  
別年資一同考官宜令廣取正備卷如未稱貴  
令再闈或付別房覆校主考官自校閱卷毋  
避嫌輕棄一切場分經校閱二三場宜更易品  
訂冊令偏重初場致遺積學真材一時兼體象  
浮蔓宜嚴立程式字限五百一揭曉之日宜以  
中或硃墨卷於提學官查驗給封解部以防偽

潘一監生學... 禮部覆議俱允行是科去監字號監生中式甚... 為民後有旨令監生編號如舊行給以調停後也

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辭不允

命禮部酌議一切應免謝跪

一表其... 聖節正日冬至止于丹陛前致詞稱... 賀一應性還實賜既經回恩廷謝者俱不得具

寺大禮例應慶賀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 齋進其總督撫按俱不得違例進未稱賀南京... 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正官... 及各屬總督巡撫官皆係重臣一應性還及經... 論劾番用或軍功受賜邊鎮命賞等項既不得... 廷謝仍許且跪三司將佐寺官一同受賞者總... 兵督撫即與併謝不得另奏其跪務明白簡在... 不得奉命四六之休務為浮莫之詞不違者聽... 本部及該科... 奏奏行之

降太常寺掌寺事禮部侍郎師宗記為本寺少卿

詔贈故刑部左侍郎劉汪為刑部尚書諡端毅

夏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成加大學士徐階等官有... 差

詔察吏治

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即... 速誘既畢黜陟之宜遂起趨避之徑今品第上... 中下三等推陞選補軍才授任不為視等以為... 歲月之遲速所視第以為資之高下每有總... 括裁語以陳其繁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視... 破則思保障之譽視困疲則思拯救之猷益賊... 則掃蕩突傷則賑施而安輟才視則移風而善... 俗衝顯愛人而節用庶實政修而成... 功可課擬入... 嘉納令... 奉... 行

詔追復王守仁為新建伯諡文成命其子正德襲封

詔贈周尚文為大傅諡武襄蔣冕為少師諡文定

喬宇為少傅諡莊簡汪俊為少保諡文莊呂柟為... 禮部尚書諡文簡石珪為少保諡文介後改諡為... 文隱

詔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 贈諡誥命

戶部尚書高耀乞致仕允之

以高守禮為戶部尚書

刑部尚書黃光昇以疾乞休許之以毛愷為刑部尚書

以禮部右侍郎殷士儋為吏部左侍郎兼職經筵日講如故

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

以郭乾為兵部尚書

詔賜戶部尚書王杲為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為太子少保祭二壇少詹事黃佐為禮部侍郎食都御史朱方為副都御史各祭一壇

戶部尚書葛守禮乞終養允之

兵部尚書郭乾致仕

以馬森為戶部尚書

詔復駙馬都尉鄒景和原職

吏部王事郭諫臣上言六事

伯陳高言備著為令甲

今守制其製材所司代... 內免其人... 進士... 常王... 書官... 賢能... 淨... 九行

以霍真為兵部尚書

五月諭幸舊邸

詔贈復大學士楊廷和諡文忠贈太保王廷相諡肅敏贈少保梁材諡端肅贈太子太保徐問諡莊裕林俊諡貞肅吳廷舉諡清惠俱贈太子少保曾銑諡襄愍楊守謙諡恪愍商大節諡端愍副都御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詔奪侍郎張電諾命

詔贈復大學士楊廷和諡文忠贈太保王廷相諡肅敏贈少保梁材諡端肅贈太子太保徐問諡莊裕林俊諡貞肅吳廷舉諡清惠俱贈太子少保曾銑諡襄愍楊守謙諡恪愍商大節諡端愍副都御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史孫繼魯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禮部尚書高儀疏請召對

言我朝列聖接見

烟上下交泰 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觀而朝  
著尊嚴禮不洽今山陵已畢經筵日講武宜  
舉行便殿而議尤不可緩乞時召對大各  
奏產疏以快可否 上嘉納之時給事中張  
亦上言 陛下自即位以後視朝大遲經筵日  
講多綴埃見太稀巨下幸奏多不省覽此數事  
非所以尚  
治也 留中

詔贈鄒守益謚文莊贈禮部左侍郎羅洪先謚文  
恭贈光祿寺少卿

復尚書職

詔贈尚書劉訥太子少保程文德禮部尚書程鵬

復尚書職

詔奪故副都御史盛端明贈謚節命勒原任文選

以御史

詔諭御史齊康外任

時康以大學士高拱等被  
論劾意大學士徐階王之

方既論陪專權國賦復以 先帝建儲陪陪報  
不可說之研劫李春芳聲勢相倚有肯切責康  
妄言于是科道官陳瓚歐陽一敬慶備張檉等  
交章劾康為拱門生總其旨授官置之法大理  
寺下海瑞言階自執政以來慶備國事休休有  
容有足多者而康乃其心鷹犬博噬善類其罪  
又浮丁世 上納

大學士高拱乞致仕許之

時也 擢大臣

論不下數十其持論和平者劾 上遂賜拱歸  
以全大臣之休其他詞不勝枚舉 曰為大說

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乃謀拱巡按御史正選  
方者轉相做效拱稱病乞休致于上 上恩一  
有加拱終不出 上意知其不可留用且許之  
于是 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給道行  
大護

六月 命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頒即位詔于

朝鮮

詔釋高牆禁錮庶人克獎等

并庶人應麟等家  
屬還本府有司給

詔起嚴邁為浙江提學副使

先是邁以朝京文  
選郎中出為江西

詔諭禮部侍郎薛瑄新建伯王守仁從祀

未幾遷江西參政

詔諭禮部侍郎薛瑄新建伯王守仁從祀

薛瑄科給事中超軼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  
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取定向請守仁從祀  
從化下禮部議尚書高儀覆言薛瑄相去百年  
與論共服王守仁尚近猶恐衆論不一宜會同  
集議以俟

聖旨從之

詔華太和山分守徵太監呂祥還

時御史陳省  
劾祥七罪兵

部覆言宜罷 上是之 已而用監丞徐進得都  
給事中歐陽一敬諫而更用監丞徐進得都  
守兵部尚書郭乾執奏乃改給

朝提督太和山防毋兼分守

以大理寺右寺丞海瑞為左寺丞御史取定向為

左寺丞

秋七月 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冕為太僕寺

少卿

詔復吏部尚書李默原官

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 孝陵衛餘丁千餘人

入隸教場大小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移勿補各將官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進揚民兵五千餘人俱散遣之

給事中王治奏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金乞罪之

上報可而以事屬司監治之

命侍郎趙貞吉暫理國子監事

時御史方新進論祭酒胡本在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罪同罰異乞并黜都給事中王治言本即無他案已為人指殺恐其慙不自安再疏稱疾求去許之

八月朔 上幸太學

先是禮部未舉幸學之典至是 駕幸太學釋奠于

先師孔子賜輔臣羊酒鈔錠有差

詔贈彭澤為少保諡襄毅何孟春為禮部尚書諡

文簡楊最為副都御史諡忠節

詔追復總督劄遠兵部尚書王序官

時山東副使王世貞

上書訟父一時之冤也

命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奠先師孔子

時秋丁祭祀也

上御經筵

先是徐階請經筵講學令使勅行既而命大學士張居正副知經筵事至是先御文華殿日講次日始開經筵

賀 皇太子千秋節 上御皇極門文武百官致詞稱

降太常寺少卿周怡為山東僉事

時怡上疏條為抗違命降之然其言亦迂誕

贈梁宣府鎮城人

召譚綸戚繼光入京 時吳時來言綸繼光皆督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且老矣綸與繼光惟上所用故召

二臣入京

贈故員外郎申良為太常寺少卿

給事中張達常泰右春坊

周欽俱光祿寺少卿先是吏部議恤以光祿少卿從諫及良等名上上許復引例奏請亦報罷蓋從諫以劾中官杜泰得免故中貴人懼之于是給事中王治屢尚臚各上疏援部議力爭上以從諫所犯比于罵父律終不允惟申良四臣得追贈云

諭幸天壽山不果

時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上言累朝舊

制祭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由首遺官重司祭也及今東西二廟皆夕親伺前遠宣大敬

山之後即黃花鎮與花之外即虜地今據邊報  
東虜土壘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等欲犯  
古北口此係豈輕小者臣等計度利害實不敢  
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既入于是上乃  
悟而  
正之

**詔復監生試卷血字號**

先是南京提學歐定何  
字號干是北監中式者并干制額數倍考官則  
以制裁之南監填于常數過半時中允孫傑論  
德王希烈王應天試監生伺出謁聖邀道而議  
辱之事聞司業金達等奪俸而罪出首禍者數  
人詔編血  
字如舊

**九月諭令太監坐團營尋罷之**

先是太監呂用  
高相傳旨

團營提督兵部尚書郭乾言官有定負不用  
符上仍命草勅與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孫人  
御史韓思恩等各上疏言團營裁革已久亦無  
可上乞速復前命上怒曰何物小吏乃敢抗  
違聖示徐階階非復極力言團營起于景泰嘉  
隆良以虜薄都城戎務大壞始革團營撤去內  
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  
臣必且盡變先帝之法上乃命罷

**虜酋黃台吉犯莊浪寺處**

**大學士郭朴乞致仕允之令馳驛遣行人護送還**

初龐尚鵬論朴資才使氣無相臣體上不  
聽而愛儒復証其父喪奪情毋毫無端于是  
朴或去益力章三上乃得允然朴為人

長者儒之尋端力攻時以傾危目之

**虜犯薊州**

時虜由界領口羅漢溝溝墻入寇昌  
黎寺懸上命總督劉燾總兵李

忠巡按取捷鄧東禦土壘總兵劉漢西方黃台  
吉遣京營參將陳良佐防獲  
自保定移兵于通州以備之  
陵履總督王之  
陰光祿署丞孫鏗子尚思為國子生  
鏗松江買  
人嘗料集

山陝諸商極力禦後  
先帝嘉其節故擢之

**諭內外臣工各陳理財之策**

先是上問戶部  
幾何以贍軍國足備農向年歸書所貯金存者  
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歲支在京俸祿  
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  
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調其半以出  
入較之其少三百九十五萬有奇昔謂國無三  
年之蓄國非其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百餘  
萬石以各衛官軍月糧計之僅支二年歲漕四  
百萬石內除撥薊州充運班軍行棧外實入  
餘萬石改折奏補別賦不預焉欲為三年之蓄  
不可得况六年九年乎因條上目前所急奏之  
供外未嘗妄費纖毫稱其悉心經理無怨至長  
奏請令中外臣工各陳理財之策又奏差御史  
馬明謨趙若寺分查天下軍需  
賤美以補元年所免之數從之

**冬十月大理寺右寺丞取定向上明學術正人心**

疏從之

**南京禮部右侍郎陳陞卒**

陞以奉命勸位  
皇陵修理工役至

賜病卒為人醇謹有清譽嘗預修大明會典  
同考會試者三王考應天鄉試提調禮部會試  
各一計聞  
贈禮部尚書諡文僖賜祭葬

建原任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御史路楷下獄論

成 先是錦承經歷沈鍊取請諫嚴嵩請保保

州為民高父子街之會順總督宣大嚴以鍊

屬順殺之適擢犯大同諸衛望殺掠甚烈順

能察反縱兵長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不平

詩刺之有日草黃沙風雨夜冤冤多少覓頭

之何順亦恨鍊遂與楷謀誣鍊以交通妖賊

浩勾擄寇邊帶斬柯嚴氏父子意使參議朱

傳念事許用中文致成獄鍊竟坐火土論寬

亡何順以擄人應懷不能禦又殺平人冒功

給事中吳時來所劾楷亦以順黨下不能實

逮治京法司言順守倫不該為賊所誣論斬

奏事不實輸徒作嚴氏深德之順竟免成

叛武衛稍降雜職邊方用既氏既敗鍊以

裏血至是科臣陳發進論順侵盜賑恤銀及

邊儲銀七千兩略楷與共殺鍊論成未盡其

鍊子表亦為文詆鍊乃命逆順楷下法司

津斬吏子派三千里

後楷順竟以獄中

諭經經日講 時司禮監傳旨天氣漸寒命

先朝故事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較講嘉

靖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較講今天道尚未

寒視前日期則為太早宜以

聖學為重祖宗為法首罷之

聖之策何在。其與文武臣僚商確以聞。

十一月 上有事于南郊 明冬至。上親祀

以海瑞為南京右通政 皇祖祀

十二月。河南右叅議謝廷澁予告。

詔賜故禮部侍郎諡文定。

詔復大學士夏言原職。

詔追奪大理寺卿朱庭立刑部侍郎傅潮官。

從命事也。

詔復吏部尚書萬鏗官。贈太子太保。副都御史江

朝贈兵部侍郎御史郭弘化王時柯俱贈光祿少

卿。郎中胡璉贈太常少卿。主事余禎亦復官。俱賜

祭葬。 諸臣皆 先帝以建言得罪者。雖以諫百

本福達劫奏或定侯郭助罷弘化以諫採木採

本削籍時柯璉禎並以議大禮廷杖下獄璉杖

款柯編伍至是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燾巡按

御史蘇朝宗奉遺 詔賑名以上故有是命。

命王守仁子正億襲新建伯

詔令鄭王厚烷復國。 先是嘉靖中。王諫玄削爵

祿米四 錮高牆至是 命復國加

百石。

瓊州賊李茂等作亂知府王可大撫平之詔賜可大寺金幣有差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京師江浙大風白晝晦冥進禮部右侍郎殷士儋為禮部尚書仍掌詹事府事

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出督河道詔進大學士陳以勤武英殿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附錄

江西說言命選宮女時傳朝命內臣選宮女子各省每三十女以一寡婦領之

明政統宗

卷二十九 禮儀二九

于吳民室女媼婦競求婚配多務苟合有司知而不禁說者請元至正丁丑及正德間嘗有此異或以為恒風之應云

上享 太廟

時孟春當享太廟上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大學士徐階等

上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秋四時首禮皇上必躬奉禮將而後為孝為敬祖宗列聖亦必得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享且包宮至廟其路不遠謝奠有數其禮不煩矣以宗廟之重須勞且不當避况非甚勞者乎請聖明親詣太廟行禮從之

詔停正乙真人名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

上清觀提點

禮部尚書高儀請立太子許之

初即位儀請冊立太子

上諭皇太子尚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復引宣德成化弘治間冊立皇子皆一歲六歲事例為據言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齡岐嶷英哲茂異冥時奉諭以來又已踰歲早宜論議以廣聰明給事中張鹵亦上請上命擇日具儀以聞

議革浙江水陸官兵

兵部覆浙江巡撫趙孔昭

八千人歲減兵餉銀其十西萬餘兩止徵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給存留官兵又寧波既設海道副使兵備事可以兼攝其紹興兵備可省令寧紹台分守奏議移守紹興官州兵備倉事兼分守三府至千軍實台奏將各防禦信地仍聽總兵官併中調度從之

以戶部右侍郎萬士和為禮部右侍郎

賜給事中石星為民

時星疏陳國政理以慰人心言陛下入春以來

明政統宗

卷二十九 禮儀三十

天無海虞視朝漸稀因條上六事一日養聖躬齋山燈事既不可追酒色之害實當深儆二日講聖學願即特經筵及時舉行三日勤視朝從日出視朝以周知民情以總理萬幾四日進諭允願于尋常章奏五日而下兵機之專則不時進覽五日廣納言陛下詔求諫未幾而少卿周怡即以言觸忌諱怒而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遺聖旨然而出之罵民伏望陛下召還二臣俾復舊職仍諭諸臣勿威福肆為無忌罔言官攻訐其奸遂怒目切齒欲行中傷惟皇上深燭其情于元一切諸弊之言悉置不行隨入上怒以為愚

給事中王壘等言內庫之弊

其在外者有三曰私逃曰那移延緩其在內者有四曰鋪墊帑例曰守門科剋曰茶果留餘曰棍徒需索詭騙

其在外者有三曰私逃曰那移延緩其在內者有四曰鋪墊帑例曰守門科剋曰茶果留餘曰棍徒需索詭騙

旨詔如  
議行。

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林燠為日講官祭酒

王希烈編修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贈工部尚書。

大畧為湖廣僉事以獲盜功進正監。又進巡撫  
陝西及巡撫雲南平夷。那那之亂。與督同。與  
捕。小。新。獲。幾。二。千。級。以。功。陞。  
一子為國子監生。平論稱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惲卒。賜祭葬如例。

介生平一節。士論重之。萬曆庚  
亥。手加贈。禮部尚書。謚文莊。

上耕籍田。

會試天下貢士。命李春芳。殷士儋為考試官。

取田一萬。  
寺四百人。

給事中張鹵請論誨 皇子。

皇子方在廢  
於外庭。請讀事尚

有侍推內侍之臣。所係尤重。宜勉可禮。監慎選  
上方。口授書史。陳說。民情利害。動作舉止。必專  
以正。他日親賢講學。恭命成  
德之取。端在于此。上足之。

議舉邊才

先是論諸臣薦舉邊才。至是戶部尚  
書馬森。吏科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

賢。各有薦。吏部尚書楊時。上其論。因言。五方之  
氣。雖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均于器。使類往  
者。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  
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忽分南北資格。毋  
謂。推。用。務。當。其  
才。上。深。然。之。

壬辰經筵開講。

以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為禮部尚書。

初貞吉  
以起廢

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然氣壯。甚。議。論。侃。侃。  
輔。臣。德。其。可。大。用。上。心。屬。焉。及。遷。南。京。吏。部  
右。侍。郎。林。燠。代。一。日。上。手。詔。論。輔。臣。趙。貞。吉。南  
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深。誼。詹。詹。事。以。該。上  
儉。務。管。府。事。已。而。士。德  
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上詣 天壽山展謁 諸陵

三月復故尚書毛伯温原官。

以刑部右侍郎洪朝選為本部左侍郎。南京吏部

右侍郎鄭世威為刑部右侍郎。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 皇子為 皇太子。

太子。李。氏。生。也。諡。詔。天  
下。軍。民。赦。罪。海。內。皆。稱。慶。

以順天府丞吳時來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

江以右通政姜寶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學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先是內閣已取定李長春王家屏田一儔  
奏。准。一。貫。張。位。李。維。祺。  
三。十。人。為。庶。吉。士。

以譚綸為本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

保定軍務。

召起吏右侍郎林樹聲原官。

總督漕河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治河事宜

時衡因條入議復言漕河之弊皆由干用不得人疏入詔下所司

上幸西苑

先是左右有言南海二十之勝者上欣然欲觀階寺奏止不聽至是駕至則荒莽沮濕官館不治

禮部尚書高儀疏請勸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

以逸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達旨誦粉飾之虛文崇

交修之實政上然之

乙酉 皇四子生

夏四月 諭戶部發太倉銀六萬兩買金一萬兩

進用 時上命太監崔敏取戶部庫銀買金進用戶部尚書馬森諫止

命追奪承天府元佑官田入官 官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

名以祝延 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世養之田歲八千七百餘斤至是從撫按劉燾言追奪之徵其租以

供漢江築堤之費

贈侍郎王道為禮部尚書諡文定南京兵部尚書

湛若水諡文簡

五月 勸遼保定總督譚綸疏條邊務

言邊兵破虜誠為制禦屬長遠而行之有困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結社嚴賞甚多司農治價一難也越趙之

上御經筵日講

山西男化為女 巡按山西御史宋鍾奏言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甫妻年

以不和離異後或因病遂為女經脈行流與本村民白尚相好配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謹陳

以知

不可此散之不可南二難也越趙之人

見軍法不無大較且去京甚近流心服能再破

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

之終身創矣虜恨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

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隘選兵

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為三營當各三軍各加

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

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各營勸務各負

督以戰遇之邊外此為一策其策一策虜潰入亦

願亦違罪誅臣等頃一試後事不能戰取微

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取微

功尚固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區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烏銃手三千人為衝鋒

而時加疑習非選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

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請上裁擇

從之既而復條上外定三營事宜言春秋兩防

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有倭則邊化一營禦之

則三屯一營禦之邊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二

哨應之密雲有倭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

賜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祭

初時春撰

兵部王專嘉靖九年以建言革職十八年為起  
除翰林編修十八年復以建言革職二十九年  
薦授兵部主事歷食專副使巡撫山西初去  
官除慶元年復薦起未及用遂卒于家時年  
人沉毅憤懣致于任事文習騎射有將又時重  
其才都御史三崇古登請祭葬詔議曰品未考  
滿以軍功特

光祿寺丞胡膏以罪論死

先是胡膏侵月官費

事申揚允經所劾膏誣奏允經毀訕玄修  
先帝怒下允經獄論死而膏亦滿四川重慶府  
通判稍遷同知尋以贓敗至是給事中李用敏  
追論其奸詔下御史逮問膏論斬刑所侵月  
銀還官沒入其田宅限器  
御史院具獄得旨加擬

南京給事張應治言修弭七事

曰勤政親賢立信

軍諸察幽枉大意言天心仁愛人君德不常  
專責臣下而前二議勸上革內北雁遊幸召  
還織造內臣語甚先是御史周弘祖給事何起  
刃直上顧不釋各皆上疏災疏既不報

六月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

一言賊後之期二

七月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

嚴非存之數三章

大學士徐階上疏乞休許之

命馳驛遣行人護

禁內宦進貢

從兵部劾

都給事中何起名條上四川塩茶二事

謂保

三縣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如嘉靖中舊例改  
徵折色或解藩司為膏者之費或解陝西倫  
馬所用之設其州茶馬事當為裁革川中塩場  
著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運來并竭下出產厚薄以  
定課額招集電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技而任寧  
重慶嘉定潼州夔州商不利販陝宜量增引票  
使之流近告給仍嚴立禁防使奸商不得影射  
求得旨允行

復誠意伯劉世延爵

世延既參後南京科道岑

上章訟過俱下吏部集廷臣議謂世延先祖基  
有開國勳運功世延前以奏事狂誕非有大故  
可差上從

武英殿張景正疏陳六事

用之虛詞求躬行之

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于初務求至當及計慮  
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石方  
沮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雖慎之千始務  
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  
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一天語  
可寧部院等衙門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  
否須明白直諫毋得彼此推諉從託空言一振  
紀綱近年以紀綱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詞  
俾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故情可順而不可拘  
法宜屬而不宜徒仗望刑賞于奪一掃之公道  
而不必由狗平私情政教讓令必斷于宸斷  
而毋致紛更于浮議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  
嘉靖初年所定憲綱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  
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勳績之治一重詔令近  
行停閣一切視為故紙不干應聽應報奏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屢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又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矣其逐使漏網終逃由而不伸之法覆盆自善人懷不自之寬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嚴立限期責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奏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一嚴名實器必誠而後知其利鈍焉必試而後其駕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而正其罪推魯少文者以無用見然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個儻敢直者以時時離合而貽幸逢迎者以巧官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以勢利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真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皆之以爲病加以不任事不責成既調大項遷轉大驟資格太拘致舉失費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榮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綿崇輝至其本寺職榮反屬茫然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例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詳詳舉引復職蓋給恩典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毋徒眩于聲名毋盡拘于資格毋藉以爲殿最毋之以愛憎毋以一事繫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其大節一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弁賦役不劫花分錢寄時頑逋欠偏累小民內之官衙造作侵欺冒破好徒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銀根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

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借書成于該省按撫使之悉心清理可也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根籍具存若能撫籍徵募請查影古隨互募補者著實訓練何患無兵猶無用不急之費弁其才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帥推則忠勇之夫不患奮又何必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耳故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屬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進功不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吏固擇都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即虜入犯亦可不至大失臣又考之右禮義宗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或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狀乞 勅下吏部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李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怯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納之

**八月詔江北屯鹽御史龐尚鵬總理九邊屯鹽**  
時給事中魏時亮御史王家屏上言請還召清理屯鹽都御史吏部尚書楊博會戶兵二部議言在江南山西二處可罷在江北不可罷宜將九邊并歸江北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總攝而各省責成撫按自行清理從之既而尚鵬條上屯田四事曰開墾拋荒清理侵占查復原額追徵子粒詔悉如例

**九月召總督漕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入掌**

部事

工部尚書雷禮致仕

禮上言本部上供錢銀已

勝存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嫌隙既成事休

相持乞早賜休以全國體上覽嘉允冷致

仕去然禮在先朝以文學政事正宜顯

上初即位忘之者眾及是自知不理于眾口故

屢疏急退遂以著述行世亦昭代名臣之一也

十月南京工部尚書魏尚純卒

尚純鉅州人也取介有風節中

州士人咸重之

都御史劉光濟奏以袁州府屬沒入嚴世蕃田土

充南贛軍餉從之

并請寬租額歲徵折穀銀六

千四百兩五年九月命似

革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請汰簡水兵以甦民困

時來言京營之外因倭患增募水兵六千餘人

宜量一千七百餘人分守要害餘悉罷遣諸部

善整兵餉銀兩並免編派兵部覆議允兵既汰

而中軍把總冗員亦當查革詔曰可行之

十一月江西都御史劉光濟張紳協議萬羊山寇

剿撫之策江西萬羊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

以種藍為業是年六月山賊出劫鄉民羅萬家

會南贛巡撫張紳初任遂令萬安營守備羅萬

論各兵以神令追捕益急巡按江西御史顧廷

對遂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紳勇于

任事不能與光濟協謀故紛紛至此兵部覆請

令光濟紳協謀議撫剿之策毋各偏執已見以

致誤事

從之

令議處恩蔭陞遷例

吏部奏恩蔭官員故例仕

二府治中俱得轉遠方知府其次者亦宜量陞

閣散衙門如五府都事得陞太僕寺丞如宗人

府經歷及順天憲天治中得陞監運司同知既

陞之後如在任無過寺丞一考得陞部屬職銜

填註中書科辦事再加三考得加服俸運同得

薦陞至運使及行大僕苑馬寺少卿間亦得陞

布政司參政

旨行之

詔逮問任大監李芳下獄論次待決

刑部尚書

上以芳在內事無禮第命錮之蓋芳致以直

諫忤旨

故也

十二月奉安

世宗肅皇帝神王子

太廟

都給事中魏時亮上言三事

一日先憂言今天

下可憂者在民瘼

能為民紓憂者在郡守

今宜慎重其選果有治

行超卓者即陞兩京京堂

或徑轉巡撫都御史

以示旌異

一日養才言各省提學官須擇學行

兼優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

重或徑陞祭酒或量加翰林

一日久任言內外

官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濺易以

滋煩擾吏部復議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

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職務如祭酒巡撫左布政

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昔久任之資望既

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勸

上從之

詔立雲南定軍民儒學

江西都御史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 者通府州

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用額若干均役里  
甲土貢額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德徵而後  
支之也。有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  
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  
分之懸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則官府自  
支撥蓋輪甲則逐年十甲充一歲之後條鞭則  
合一邑之丁糧免一年之後也輪甲而十年一  
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納所出少易輸  
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  
易舉也。諸後錢分給王之官承募人役不得復  
取歲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亦可無復追  
呼之擾。夫十年而輸兩困不若一手一錢之為  
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崇積一錢以待十歲  
後之用者。矣。均後法通州縣後銀數不可得  
而各縣丁糧多寡不一。條鞭法行。則其  
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  
而所當之定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有加  
加二加三。加四五。大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  
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役。實不均之  
者。今令民均納之。銀價入官。正派之數均輕  
重。通若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拘。直而後  
已。不若難。固便如金銀。應定名役。編之舊  
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止令守。不與支  
取。其收之委之吏。則毫末承。于官。需索者不  
得行。而謀求者自欲。又以時得代。官。需索者不  
吏。有身役。固不得。而。中。手。給于。舊  
有募充。親充。償折。耗固。而募人。為看守  
其耗折。亦復。戶自。償守。而此。債。教之。使盜也  
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  
又。年終。而更。無。屢。久。已。之。憂。又。其。便。諸。通。運  
夫。馬。俱。官。吏。支。應。辦。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虛  
諸。不。可。悉。進。其。大。都。徵。附。於。糧。不。難。出。名。目。吏

無所措手人知帖職每歲並輸可有極長收  
諸費割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因職王參政宗沐  
所為切書中事察歲未決嘉靖末年問御史  
龐尚鵬奏華天下即邑庫子而都御史蕭如斗  
巡撫江西才主條鞭議上之代明望會辛官  
民巷哭甚哀光濟繼之奏河下通計里甲均後  
驛傳民兵以隆慶初年盡六年為率計合銀  
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為差收里甲一丁派  
糧一石均後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後驛  
傳民兵皆得以秩後漢代里甲不啻以里甲為  
差驛農萬曆間天下初更後多廢如新出湯  
火而國家嚴給於任官舉二百有方民  
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之漸積始如釋重  
負而蒸民洗然一新也議者以為通十里以編  
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  
以俛俸則查戶消嚴實則以編銀則常累息谷  
銀力不坐名則觀銀裏官給銀于募人而募人  
不存反覆抑勒則市領風去頭戶歸戶之派則  
貧富平糧有多少後無雙重毋需花分毋為說  
奇則冊籍清查愉快至于此然府榜矣以大曆  
中科率為憂秋二稅宋王安石變法後為免後  
助霍袋業前行之矣方兩稅免後法及國初購  
里甲錢且嚴法外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  
且增十倍矣夫派條鞭之法固輕重正反。諸  
其派數所極執官之後民。其民後于官。猶臂指  
然安所可。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獨。其。名  
羅耳。而里甲之值年。經。催。之。知。運。誰。實。貸。之。方  
去。嚴。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為。釋。督。下。必。以。省。用  
為。功。故。故。舍。逾。于。存。耳。法。久。且。弊。內。有。不。得。已  
之。公。費。外。有。不。敢。折。之。求。取。將。于。何。取。之。必。將  
賜。諱。其。名。陰。用。其。實。外。飾。其。技。內。浮。其。出。求。慶  
而已。矣。夫。人。情。重。于。用。已。之。所。有。輕。于。用。人。之  
所有。今。舍。銀。輸。官。又。則。輕。用。而。易。費。蓋。已。即  
有。部。派。軍。興。者。準。然。之。務。將。于。何。取。之。久。且。益

重獨理... 最善... 志... 老... 取... 勾... 有... 建... 谷... 時... 下... 端... 歲... 刑... 長... 人... 利... 可... 已... 隆慶三年正月朔。

原任兵部尚書趙大祐卒。

大祐浙江太平人。傳

官中外俱有能聲。上收元初科道官皆以德

練兵都督戚繼光條陳薊州事宜。

時繼光上疏

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難練無益之弊有

外之形也... 騎... 邊... 之... 臣... 展... 獨... 上... 是... 之... 大... 百... 禮... 十... 提... 工... 戶... 戶... 戶...

大監滕祥孟冲陳洪各蔭弟姪為錦衣指揮及千

百戶凡二十人

禮部尚書高儀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上命待

十齡後行

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引疾乞休不允

工部尚書朱衡請察監局之費 言朝廷供應皆

諸臣不思樽節日事險削臣寺日擊時艱不取

不更相戒飭為 國家守財至于內府監局一

切徵派浪用則在 皇上親發訓辭俯答臣寺

隨事執奏庶官中府中俱為一體而罔用民命

兩有所賴

戶部尚書馬森致仕以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為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巡撫甘肅都御史王論條陳二事以上一禁廳名請查

盤委官抑勒官吏妄殺附餘以職能聲者一寬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此意詢訪虛

御史詹仰庇請復 皇后正位中宮。仰庇巡視

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衰扶危困既請時時慰問得旨后侍朕多半無子近且病乃

移居別宮冀稍安適却疾耳爾不暇言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跪上衆謂禍且不測仰庇亦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聞者皆翕然稱 聖德焉

聖教八事。一修理願毀舍宇一督徵各處應繳

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舉四川閬中舉人傅泰內江舉人趙家吉可倫

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孫例該送監者盡教查明教養以諸大用一處

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業見行舊例及將監生物故者仰助有犯者不得擅自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從御史李叔

馬都尉鄧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子性恬

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爵為民隆慶詔復原爵侍衛前為民時居崑山十餘年被照儒者士論

嘉之及召用時為 上稱 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

革南京遊兵都司并三江口委用把總各一員。

從操江都御史 吳時來奏也。

三月 詔更名貴州新遷程番府為貴陽府。仍鑄印

勒雲南總兵官駱國公沐朝弼開任。時朝弼嫂

疾為辭不願南行又詔書召捕將趙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

張國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暫領鎮事可否俟 上裁決 上以為可許之故

命也。

四月總理鹽法屯田都御史龐尚鵬請募造會計

惟陛下下不能盡知即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亦不及知也乞敷戶工二部會查 祖宗時

節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百官之俸

給匠作營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開闢國家經費者各

括其總目照款類開實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進呈 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干項下改填每

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朝夕置之座右并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

共知國用之調民力之勞務求所以 裨節而變通之 陛下戶部擬議以聞。

總理練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五月 詔以翰林院編修王錫爵為南京國子監

司業

諭選宮女

上諭禮部曰 祖宗之制 官中該

命大臣分督屯田

一往江北兼山東河南一往

杖御史詹仰庇為民

仰庇言近近否內官監錢

刑取系宗

聖德累 上怒責仰庇降逆

禮部郎中戚元佐疏上宗藩事宜

言諸藩日盛 祿糧不足當

六月召起汪宗伊為南京吏部郎中

尋陸尚寶司

詔以海瑞為右僉都御史

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

卿

詔以海瑞為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

等處

原任兵部尚書趙炳然卒

炳然劍州人清勤練

性新罷兵燹乃悉更舊令之不便者仍奏或軍

召起高拱以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

南京吏部尚書吳嶽條六事

一日勤召對二日

刑取統宗

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為人醇謹以孝行聞歷

令沐昌祚為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御史劉思賢以為

禮部尚書趙貞吉入內閣辦事

罷東西巡關御史令巡按御史兼領其事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

一德酷刑一慎

案牘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其

寬而莫為伸理至發遣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

年宜行戒飭其禁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真

偶以榜掠定之筆楚之下何成不待備竟如常  
莫此為甚自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有罪當  
與紀功其監及無辜者節時號釋仍罪反捕者  
刑部覆奏得旨淹禁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為  
伸理在內者洪

**給事中宋良佐請覈御馬監耗財弊**  
牧軍勇  
士大監

草料侵冒大甚。收場地租多通戶部。以牧馬  
地馬不必奏。差至軍管理。其他軍際事宜。皆如  
良佐所奏。又言御馬監太監高相。以御馬舊  
制非外所得與。前與云。御馬監。舊官為置  
場。奴納是隨地割設。何常分內外。其  
斷然以良佐之奏為必可行。相寺之言為必不  
可信。奏上。

**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從大學士張居正奏命  
是日 上戎服登壇

**刑科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

一則有司承上官意指殺人媚人。一則傾任書  
吏因公行威舞文折律。一則以誑罰為名。多受  
民詞而陰濟其貪。一則于譽悅名之士。務苛察  
刻深。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冤。而莫之省。一則威  
嚴恐喝。令民訟服。而不放誠。一則長吏教化不  
先。使民棄仁。而求財利。故獄訟煩興。下刑部  
覆奏。

**九月詔舉邊才**  
時諸司各以名上。見任則揚。覈  
時八十二人。丁憂則都御史石  
茂華等七人。養病則侍郎吳桂  
芳等八人。部議俱宜以次擬用。

**十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各  
一員。開封彰德衛輝

廉慶四府通判各一員。河池縣縣丞一員。原武  
縣主簿一員。歸德汝寧兩陽三府知事。檢校各  
一員。歸德府睢州陳留封丘扶溝商水洧水河  
陰杞水寧陵永城夏邑鹿邑虞城考城柘城十  
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汝寧府院課  
司鈎州院課司。府倉大使各一員。  
時蘇常二府水災。乃議改折  
潛振常熟縣十分之五。崑山

**十一日令戶部奏納銀入數**  
傳諭令奏元年以  
來入數。計書對體  
乾等與言。先開後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  
百有奇。除已給還外。存者五十九萬九千九百  
有奇。而各道年向未完。尚欲補給。上曰。開納  
銀所以濟邊。歲入尚不止此。其十三省戶丁糧  
草。監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  
數奏。依乾等復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  
經費。凡九百三十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官  
庫折俸布。當用銀二十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三  
百八十萬。計入不能當計出。上因問九邊年  
例軍餉。大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又  
言。國家倫邊之制。在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  
府延綏四鎮。餘以寧夏甘肅朔州為七。又繼以  
固原山西為九。今密雲鎮昌平易州俱列。或美  
其防守。士馬各鎮。原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  
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增以募兵。募兵不已。  
所以客兵。調集多。干往時。而坐食者。愈眾矣。其  
合用芻餉。自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  
一軍之用。後屯田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  
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京庫  
空而國計日蹙。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  
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大倉及各  
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條呈上覽。  
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  
為國休恤。其他弊姑置不問。

**刑科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  
一則有司承上官意指殺人媚人。一則傾任書  
吏因公行威舞文折律。一則以誑罰為名。多受  
民詞而陰濟其貪。一則于譽悅名之士。務苛察  
刻深。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冤。而莫之省。一則威  
嚴恐喝。令民訟服。而不放誠。一則長吏教化不  
先。使民棄仁。而求財利。故獄訟煩興。下刑部  
覆奏。

**九月詔舉邊才**  
時諸司各以名上。見任則揚。覈  
時八十二人。丁憂則都御史石  
茂華等七人。養病則侍郎吳桂  
芳等八人。部議俱宜以次擬用。

**十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各  
一員。開封彰德衛輝

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

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

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

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

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

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

禮部尚書高儀致仕 因南道御史傅龍論其叩...

禮部尚書高儀致仕 因南道御史傅龍論其叩...

禮部尚書高儀致仕 因南道御史傅龍論其叩...

以按察使殷正茂為倉都御史巡撫廣西 先是...

以按察使殷正茂為倉都御史巡撫廣西 先是...

以按察使殷正茂為倉都御史巡撫廣西 先是...

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為民 儀以部報至...

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為民 儀以部報至...

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為民 儀以部報至...

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為民 儀以部報至...

汰歸永衛官濫官旗黃浦等一千一百一十五人

從科道 官議也

起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教習庶吉士

吏部尚書楊標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

吏部尚書楊標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

吏部尚書楊標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

起禮部尚書吳山為南京禮部尚書

召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入閣叅預機務兼掌吏...

部事 按拱以青官恩以少師入內閣出究吏制...

御史統宗 卷二十九 御史統宗...

詔釋田威劉寶二將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

詔釋田威劉寶二將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

詔釋田威劉寶二將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下獄 淳上言今之最...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下獄 淳上言今之最...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下獄 淳上言今之最...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下獄 淳上言今之最...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下獄 淳上言今之最...



功婦姜連脫珮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詰  
懲趙普吳從而補贖內此經出蘇轍何自以封  
還善類既失于振揚厲階陰啓乎奄寺言涉官  
在輒肆阻撓極在私堅不可破伏願管其斯以  
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消弘曆誓以任君子勿  
為辭賦之所惑以美邑奇珍之玩而保捨棄以  
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重夷為閭門野敵  
以裁穀為黎庶脂膏技用陸加莊石星之況省  
賦賦土儉翁大立幸派經史墨釋巨民前奏必  
正自知察變諒微回天問未許無諭此上以  
張厚啟借陳言其議 朝廷神如生專 命板  
一有弊

諭御史楊松外任

駐高京少監黃應以查休日  
繫白巡城御史楊松既而內監令校尉陳雄入  
直校詭以旨召松驗無實乃劾奏黃雄矯詔雄

明統宗

卷二十九 雜錄五三

亦入類 上以松詔奏然  
殿司官削籍雄亦降三級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三十

隆慶四年庚申正月朔

命議定京營之制

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

定萬世太平之計...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 永樂末年... 兵北伐... 二營附之... 也夫五府之兵... 運各府矣... 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 間又增置東西兩營... 至嘉靖庚戌... 府以外特設戎旅... 府以外兵藉備總督... 誅而以鎮遠侯顧璘... 諸分府設將之制... 五營各擇一將... 其能而以文臣... 歸之內府有事... 柄獨持于上... 戰河守隨所用... 臣從實會議... 希忠等二十八人... 三大營加都給事... 在變法兵部尚書... 至于大壞者無... 從乎黎議今經...

綱析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

將軍法不專于一人... 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 營練兵係... 而勿替者况在廷文武諸臣... 不在子營制之更張而在干將... 之如法似昔探本之論臣... 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 統紀明似屬穩便至于大將... 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 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 樞神機每營供為十枝... 兵官各請勅一道給閱防... 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 則居營訓練有徵則總兵... 巡視科道官逐項查... 營制既經修會... 未嘗與鵬舉...

奪魏國公徐鵬舉俸勒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為

民南京刑部尚書孫植為民誠意伯劉世延問任

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 封鵬舉愛其妻妾鄭氏子... 送監習禮謀于兵部尚書... 舉卒送那瑞那寧知事不... 遂劉世延于鸞峰寺世延... 寶寶疑不決會有助教鄭... 頑薄無行至是亦陰入... 所寶遂戒屏那瑞那寧... 部尚書林應舉不為報郎... 鵬舉因遂留那瑞不遣居... 寶蓋登如理與那寧相結... 南京法司鞫問于是世延... 部言已與徐六世

未嘗與鵬舉...

...

...

...

...

...

...

...

...

...

...

...

...

情悍吏不敵計惟如瑾生率職為民請學奪俸  
一月鄭氏追奪詔命拜宰及其當法也自有其如  
理既得罪恨實發其奸乃密使郭寧黨揚言寶  
與世延同受郭瑞頭為馮謙所許而嫁禍于瑾  
以自解于是南科王慎言延受重賄于郭寧而  
為之畫策實受密語于世延而為駁查皆管私  
亂法罪當首論而刑部尚書孫植訊報不詳正  
坐一如瑾後南京法司希高拱皆止坐實贓千金而  
為如瑾辨雪寶植為民世延開任領之論實原  
無贓私語士  
諭類未平云

### 史海瑞雷撫地方如故

刑科鈔化言瑞善節  
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  
帶不諳事体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  
難過客恐非人情如瑞第且與兩京清秩以風  
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消  
前海瑞節用爰入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

### 二月都御史王廷罷

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 魏國公徐鵬舉卒

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

鈞江西進賢縣人也瑞嚴廉正嘗劾奏武定侯  
郭勳大學士嚴嵩直聲居官垂四十餘年始終  
一節士  
論重之

###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禦獮之策

從儉上言廣西毒民惟獮所畏服惟狼兵尤牛  
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  
狼兵也頃歲議城狼兵五募兵已復盡革狼募  
二兵而用關浙兵而捕鼠者易猶似大然臣嘗

講求禦之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  
守蓋上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  
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  
道進擄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  
謀購求兇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種  
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  
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往往罪贖  
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良  
惡使眾心知所制皆謂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  
立士官男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司事  
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袁沛使屬之桂林府  
府官轄則今日之權寇即他日之狼兵約糧贖  
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上採行之

### 總督南京糧儲右僉都御史張鑑卒

節行高潔  
士論稱之  
鑑為人貌  
類林野而

### 大學士趙貞吉乞休不允

有詔勉留而科臣張  
章請罷冀而戒貞吉言貞吉欲以鎔奏付法司  
恐非古大臣稱簞蓋不飾之義且尚書尊官事  
非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  
殊非事体于是貞吉求去益力上手詔褒答  
是日鎔辨疏  
亦下置不問

### 詔盡復夏言原官賜祭葬諡文愍

命巡撫應天都御史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  
先是給事中戴鳳翔疏論瑞每日開門受訟動  
盈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語于散  
兵激變則糧餉不敷而取諸民昨之工食議處  
驛遞則免視過客將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佃

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  
不可一日居地方。疏下吏部覆議言瑞志大才  
疏宜改授兩京。  
他秩故有是命。

### 以僉都御史朱大器為副都御史巡撫應天

####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拱言宜于兵部

額該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  
欲巡邊關務。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下煩于  
假借。或過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  
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  
深。次第推補。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罪必不  
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若當自兵  
部司屬始。兵部司屬。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  
謀才力者充之。使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  
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  
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  
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  
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  
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  
方之臣。涉歷少。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  
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  
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其功則律以法職。  
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  
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知  
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頗年累歲。常受辛苦。斯  
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之人。自可  
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  
特取回部。以休假之法。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  
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  
焉。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  
而君父休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  
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疏  
入。上褒答。  
並加議行。

三月。詔以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提  
督軍務。

####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驗封主事一員。戶部雲南

儀制司主事一員。刑部四川司主事一員。工部  
營繕司員外郎一員。都察院都事一員。通政使  
右參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國子監  
博士。學正各一員。太僕寺寺丞一員。

#### 革除南京糧儲都御史

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

員以

四月。詔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樞為周府宗正

從河南撫

#### 諭行錢但從民便

從高拱

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

五月。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寺于

#### 獄

時京師地震。給事中

調原任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外任。

初時來疏

薦所部有

濫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陞遷

及行取。及任淺者。

毋累列名薦也。

詔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

廷杖都給事中李已繫刑部獄。

已與給事中陳

勸學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但  
不蒙俞允。比者左去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  
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陛下詔書不信。無  
所適從。臣竊惜之。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杖  
一石繫。刑部獄。

### 裁革廣東巡撫官

改總督李遷為提督兼廣東巡撫事

從部給事  
中光恩等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克總兵官守雲南。

雲南撫按官陳大賓。復言寧陽侯夫人張氏  
至滇中會沐朝弼。朝弼毋李氏及嫂陳氏兩夫人  
于宮館。俱自翹年。老多病。仍願番滇。終養其素  
朝弼為惡者。惟蔣盜未獲耳。于是吏部以朝  
弼。昌祚襲。封。上許之。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寺陞遷。

從掌吏部事大  
學士拱言也。

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允之。

斥御史龐尚鵬為民。

降原任布政使李磐。叅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

僉事王宇。各二級。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致仕。

令遠方有司務得其人以充正官。

掌吏部事大  
學士高拱言。

廣東舊稱富饒之也。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  
不良所致。比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  
此幸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叅以舉人。嚴加考  
第。毋容雜流。遷謫者。導肆于民。上則地方。下  
為也。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  
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狂。堪從之。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初春患浙江。副。編。乃  
以已意。訓。經。傳。為。

試題。禮科左給事章甫  
端論其謬。奏。故。罷。之。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初。論。文。隱。至。是以  
湖。肅。撫。按。官。上。言。公。

忠。直。亮。物。望。所。歸。而。隱。之。一。字。乃。違。拂  
不。成。之。義。于。治。生。平。未。協。故。有。是。命。

刑部尚書毛愷致仕

以寫守禮為刑部尚書

命錦衣衛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出為民

時內臣李陽春。劾其妄生事端。  
擢加刑校討當治。上信之。

秋七月。詔禁章奏浮泛鋪

從初言

御史邵陞議選將材

戒諭有司。慘刻用刑者

一刑部尚書。寫守禮。上言。  
國家制。例。各有定。則。即

罪大惡極。眾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許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顯。刑。又三覆。五奏。其重。民。命。  
舍此。皇上。停。刑。有旨。然。寄。有。貸。而。諸。臣。無。以。  
奉。承。德。意。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以。一。  
二。命。者。有。到。任。未。幾。而。考。以。數。十。人。者。請。行。各。  
極。按。戒。諭。有。司。有。仍。前。慘。刻。如。故。勸。故。禁。故。  
平。人。致。成。者。依。律。  
抵。罪。上。從。之。

御史賈三近疏陳吏治

言州縣長吏毋得備選  
進士署印庶史遺受

詔允行之

戶部尚書劉體乾致仕

體乾領戶部以言過索執奏不即  
詔上以抗言罪之科道官無不

詔釋給事中李巳于獄為民

刑科給事中李巳及內  
學詩釋李巳及內

犯張恩等分別情罪重擊行罰旨令釋巳為民  
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內撥欲借以脫  
巳及巳獨釋與然謂上

始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恭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負事例

凡到部在三年之外  
維稱三年內給文仍

照舊限罷職其三年赴部而不  
上從患病者限有疾致仕奏可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壽

純等論劫其通  
以部給事

書賂遺

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時以勤條上六事一日慎  
陛權二日酌久任三日懲

入 陛吏四日廣用人五日練民兵六日重農致願  
太子太師令其子編  
上嘉紳之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加  
修陳于陛送父還鄉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引疾乞致仕 疏凡五上

議練土兵

葛守誠疏請以備  
戰守章下所司

詔有司存問戶部尚書馬坤

坤時年八  
十餘矣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請法浮餉浮甚者

言臣

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  
萬有奇而其多積連災免矣番者一歲所出  
師百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  
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  
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有而出已倍于人矣  
近者造四御史括天下府庫二百萬所積者而  
盡歸之大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正二百一十  
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  
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皆實  
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七馬豈盡皆實  
數勇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策以近年  
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  
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一十二  
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至嘉靖三十六年發銀  
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至今二十七萬又  
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  
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臣等  
初故額亦且者嘉靖十八年以前

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裁省  
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  
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 陛下番神省覽其  
用財約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廉費  
干故常者必非忠臣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  
執奏上聞 上然其言

九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吳嶽兼兵部尋以疾乞致  
仕許之 虜酋黃台吉入寇 犯遼東大勝堡王  
治聖即得功死之

詔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毋得槩行卹錄

大學士高拱上言武及商政正于三事今皇上  
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先帝  
所精之政而槩議及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  
召用亦多偏私 上然之詔自後重論不宥

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毋得槩行卹錄

大學士高拱上言武及商政正于三事今皇上

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先帝

所精之政而槩議及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

召用亦多偏私 上然之詔自後重論不宥

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毋得槩行卹錄

大學士高拱上言武及商政正于三事今皇上

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先帝

所精之政而槩議及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

召用亦多偏私 上然之詔自後重論不宥

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毋得槩行卹錄

大學士高拱上言武及商政正于三事今皇上

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先帝

所精之政而槩議及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

召用亦多偏私 上然之詔自後重論不宥

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十罪

炳當先帝時

養竊弄威權播惡流毒世蕃既已就戮而炳乃得保其領以富厚遺子任宜追戮炳屍遂治其子緝任緒家人佐籍其家獄既具刑部乃上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誣賊殺人顛越取貨金王戚里搜匿家財莊房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王動至教干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釋諸誣習餘雲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跡臣嚴認庭于家狡捐不道終緒宜禱職炳宜會三法司議開棺戮屍削奪官爵籍沒其產追賊還官諸疏內有名者如炳弟太常寺少卿椿宜革職惡黨支宗寺五人宜永遠逐成陸顯寺八人宜杖徒得直炳負國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籍諸輝俱革職發原籍為民餘如擬贖產贓物如數籍入緝庭發永遠流軍

河決邳州

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海十月時東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溺灰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梁通州河西務城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卒

南京兵部尚書吳獄卒

詔祀故禮部尚書歐陽德于鄉

為世所重  
上特允之  
大學生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

以方士王金等獄詞宣付史館

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

閣方士王金陶世恩陶傲申世文劉大彬高宗忠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敬父謂先帝是金等所害使先帝抱不白之冤于天上奏不笑之名于人間伏望勅下法司從公再訊務見的確然後煥發論音明其事于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刑部尚書守禮寺奉金做世恩文彬守忠守非正術俱應為從論世文未冒陞賞守忠入京未久猶宜未職原籍為民金做世恩文彬例編置口外所流妻子應赦歸詔

詔復京營舊制

給事中湯純言今京營之弊其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設三侯伯又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

總督王崇古言昔年京營文武不相識即文臣中亦有相識者矣巡視京營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純等言請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遊分統皆如近議

吉酋婦之所鍾愛以鄒子俺酋遂挾其妻闖入

邊崇古謂之邊吏謂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憾憤之愛使拾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拾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幣購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與賊扶危之名而內以其力因上其議廷臣譁然以為不可監察御史譚夢

無乃上疏言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  
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仇激禍。上怒其言  
二級外補。

勅令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南京刑部尚書黃光景

致仕。時山與光景皆以時望起用方晏辭行命

請命山致仕而斥光景吏部復言山等甲病則  
人已成疾亦難適用故並罷之時謂棍專序望  
朝廷進退大臣之休也。

詔京營協理大臣設館教習勲賢以儲將才。

從御史趙  
大懷言也。

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疏止科道考察

聖怒以致

嚴論令因此一人遂被及諸臣并及四年以前  
衆心向海人人自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  
報恩直言敢諫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  
不識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意旨過于  
嚴切未免忠邪並黜于石俱笑則將來言路墜  
塞士氣銷阻傷國家安和之福也臣嘗考  
往古漢唐末之專皆因鈎致黨人之罪一時賢  
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  
夷以至下不救我祖宗設立科道界以言責  
或至或否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或自  
裁縱有不當其上各受罰責以爲懲戒未聞詳  
數斥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誦漢唐宋之  
有勅  
論  
有勅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請與都察院同考察京官

批言京官大半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  
限春大學士李本掌部事考察科道奉旨專  
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爲耳目貴廣宜與都  
院同事。上是之于是奉旨與都察院同  
官素行不謹者九人給事中鄭大經魏時亮  
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正劉思賢何其賢張積  
希旦浮陳淺露者八人給事中陳瓚王謀劉  
星岑用寶御史周弘祖耿定何尹校傅龍才  
不及者十人給事中顧弘滋戴鳳翔黃才敏  
史王君賞趙巖周以敏王所顯廷對張問明  
甲洋官俱  
黜降如例

十一月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

時吏

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橫以議改京營爲  
亂奏保嚴清爲政罔請罷之貞吉派辨曰臣  
內乞歸展墓未得方報耳跪會太  
而韓楫之論劾交至矣夫相言官也其忠  
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夫  
上拱意不合蓋拱微籍手聖諭以報復私憤  
故臣冒死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命即至吏部  
同拱等考察魏排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  
亦在考察數果何人以此言告之乎情又劾  
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  
也臣性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辭竊意  
以上以拱權太重故委臣以彈壓之司與之並  
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月矣  
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  
律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吐一言  
負任使如此臣宜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  
夫楫乃背公先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  
日助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橫海而不可制  
後快其心于此已見其端矣臣放歸後願令拱



後建初開毋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為例。上手

詔令貞吉致仕賜駿驕婦

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葛守禮為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左侍郎孫鋌卒

十二月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卒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科舉拔士遺落者悉詰巡按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未至而士爭門入都指揮王國光呵止之退相踈踐死者六十餘人南昌知縣劉紹極主彌封縣人

罪國光行撫臣建問二人中試紹極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生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尚寶司卿汪宗伊請申飾守衛 上言守衛之設拱護宸極嚴戒無虞。迨惡未萌統領之以勳親武臣而以臣等稽察之聖神許謨萬世當遵恭思皇上御極百廢振舉。今萬邦入覲華夷且瞻矧茲守衛關係朝儀若不整肅何以世帝居之威為四方之極因條上法所當申飾者三事一撤

一撤考一聽改一上嘉納之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銘 從其請也明年正月以十

區賜慶都伯杜繼宗十

五區賜固安伯陳景行

詔以潘晟為禮部尚書劉自強為刑部尚書

陸慶五年辛未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麟等十五人各衣三十人。以食餉。下御史按問是年不謹。內有到使額鯨後累經薦剋。詔復其職。

許百官及天下來朝官謁見 東宮于文華左門

從大學士李春芳奏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皆責言官一

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其末言大臣任已獨斷即有闕失執從聞之臣謂宰相之職不當以故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諛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惟陛下慎簡言官申飭大臣以消朋比之私而回薄厚之隆意正所可言雖不洞識者聽之

以舉入趙蒙音為國子監學正 也以此祭酒美

詩薦之乃 授是職

刑科左給事中管東光閒住 先是東光以言事

容所論亦竟罷報東光益快遂發狂疾走入會極門大呼同官奏言東光疾作不能供職請

回籍調理 上特黜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 皇親李鈺 田計共二十一

畝有

冊封 皇四子翊鏐為路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會試考官 取中

以讚

三月册封王氏為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

容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給事韓楫言王親不在禁例中請勅吏部以後陞除  
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勅吏部以後陞除  
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支儀賓郡縣王木故者宜  
及除同祖而犯與儀賓郡縣立未故者以下之親  
除京職其男為郡縣者儀賓者亦如之一體陞  
既于吏部覆一請行各省撫按官查覈擬用

都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正體統謂  
察四節受詞五完勸合六公舉勸無論出身惟  
初名實又必無俟出曉以破他議七覈查盤一  
委官無過三處八倡節儉  
上嘉其議令從實舉行

廷試賜張元怵劉城鄧以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踰月改題用賢題參察吳

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

時俺答款塞廷議封前  
王諸虜皆稱受封此為國而俺酋弟老兒都  
駝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與俺答會盟  
上谷諸節帥以中飽其欲于是利漢財  
物從俺答上表還其父于首死其子首  
亡小有所獲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死其子故  
為中風所殞索賄乃已而少子備五大將

國測畫有其父錄時時遊塞  
為忠持帥竭力喚之匪不以聞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請燒諭令  
守一端趨向二崇節倫三正心術四  
勤職業五敦禮讓六弘器度納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督撫李遷設正茂  
兵官命大猷各陞賞  
有差先是古田種賊攻劫會城賊殺官民連歲  
伯朝猛古據縣治正德中朝威伏誅銀豹扶其  
五子四出榜掠至是與黃朝猛謀謀調銀豹水三  
巢險固不可拔至是正茂與選謀調銀豹水三  
上兵及漢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會  
管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  
一千三十餘人無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人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正茂之功居多使聞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

方號

授陝西舉人呂潛為國子監學正

以無按官張往寺及薦其

孝廉

御史陳文煥請勅督學諸臣兼詢德行從之

工科給事中張博請改爪州土壩為閘以便漕舟

從之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誠懇優詔褒美賜馳

驛遣行人曹說護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六月定官生除授陞遷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五府率多出為雲貴

知府不族腫輒罷去若請此輩不刊册始知

處之云耳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按部署寺

官年資深者始得為知府官生既可為知府則

亦可為部署寺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

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寺官如

果稱職則遞遷之至于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

一體除授陞遷不得低昂從之

尚寶卿劉奮庸疏條五事

一曰保安聖躬二

乃倫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按奮庸

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為久下從

官有快快心更相與訛謔之

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

濟寧人為人厚謹內行修潔賜祭一

吏部議定數賦不及數降格

以見年為正徵當

帶徵陸績足總計分數議降一級仍在地方視

職行既陞遷若地方凋敝殊甚許無按數實定

完者亦從從微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

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

披御史乞

詔令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

大學士高拱上言

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

驛遞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

此為例從之

八月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言國家初制漕

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邱之

而沽頭上下諸關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臨岡

口下宅泗而徐自二洪頓涸人希邑新城既成

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

以譚綸為兵部尚書

山東守臣言安集道人之議有八

青登萊三府海島潛住遠

入遠東每年勾押既不可得而山東龐文鶴廉終非承圖入議一定分官青州諸城縣分官齊堂島萊州府膠州分官靈山島行棧島即膠縣分官福山島大管島小管島田橫島掖縣島官芙蓉島登州府文登縣分官劉公島寧海州分官管嶗島青島官家島蓬萊縣分官黃縣分官桑門島三府共二十島遠人府居者皆藉而撫之二天保甲保長朔望諸州縣受事歲報戶口之數三收地租各島見詳地八千三百八十六畝宜北寄庄事例量銀五厘以備巡宗海道衙後都事修船之用四查船隻各島遠人漁則船隻外則私銀一錢大則一錢二分各州縣以備修船之費有擅用變換遠洋或近高麗者罪無赦五子留易遠人既為編氓宜與土人均平交易不許入夜私交以生他覓亦不許貨運禁物六專責成安緝無緩當責成海道及都司方可統緝七修哨船海禁日弛乞令將所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

于先儒曰。祖謙之下。

詔焚毀陳建所輯資治通紀。從為事中李

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崇古及巡撫劉

錦等陸狹有差。

議復遮洋總。時給事中宋良佐等上言固初運

始罷然遮洋一總尤寓存羊之意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

意無復。如該總總比衛允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慶頂仍運道屢便。如該總總比衛允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州隸南諸衛允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州隸南諸衛允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部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從度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專且下唐司詳議以從之。

巡撫大同劉應箕疏請申職掌。上命兵部尚書

總兵以鎮守為名是古專闕之任巡撫以鎮守為義亦昔監軍之職故職任不眾則尸視無代

所持以近年賞罰不當為巡按各州縣勸功官

心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嚴然以將官自處及

海鎮巡官宜令各遵勅書行事遇有地方功罪

有功則叙功在巡撫之上若退縮備事虛冒

有罪坐總兵而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及臨

警坐視不共贊襄亦當從總兵之罰今後巡按

參劾視失事大小為差不得驟及鎮巡斷事官

委關別差

十月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再疏求去許之。

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

御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于

士儋請益乞上慰留至再及是始允賜馳驛

廩夫給

河道潘季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

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  
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決盜決河防之  
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隸徐鄆  
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鄆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  
如河南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  
刑部尚書劉自強覆請從之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寺有差

效勞總督戴不巡撫鄧允先張惠  
德兵雷龍謝朝恩各賞銀兩有差

詔原任湖廣副使徐學謨以原職叙用。為巡按

雷稽古劾罷至是撫按汪道昆并言學  
謨事皆風聞無實不當罪故有是命

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

躬。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于前夫皇  
上親臨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于前夫皇  
躬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于前夫皇

宜過欲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慮慮進御有  
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惟省覽典諫  
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  
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

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一曰封疆

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緝領推諉之漸四曰  
寒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

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胡馬擬春首發宣大山西各馬價萬兩  
易馬一散逆慮謂款虜救萬仰食板  
招棟太速恐啓戎心宜用間諜  
宜俟一二年後虜果無警方可漸  
兵一理法宜謂邊商報中日寡由  
困之故宜責各運司嚴法禁治一  
屯務一西屯田倉事于代州專理  
及遠乞發工部銀萬二千兩分給  
鎮增置疏下所司議上皆從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虜酋二人獲  
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副其他虜器

亡筭成梁等

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原任漕運都御史陳

炳俱冠帶閑住

時給事中維導自邳河勘工還  
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

缺船併積大重故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  
侵冒者多度不詳備輒妄引船壞自辭此則漕  
臣陳炳等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  
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  
堤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潘之險乃  
計不出此交驥舟以從新潘坐視陷沒方且騰  
章報功罪滋大矣工部  
覆如言言故有是命

隆慶六年壬申正月戊午朔

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

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  
千兩三年而止科道張

書劉世曾疏  
請節省報際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

命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從都御史王宗不奏

設也因革漕運協同恭將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

如申嚴議測

後其責在各處運糧已往准而更選缺責在漕司一查處糧船各總處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元總監梳量派母令重載易壞其守東未回者另覓民紅裝根抵壩候凍紅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紅軍諸設計戶下照額金運不許募無類代充仍五紅編甲互相寬察一議處漂流務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相司不得妄行勘奏其榜獲餘米監收官別斷

先支得旨

叙遼左功

加都督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中樞張居正太子太師上監加少保首吉已才但廟子

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罷山西右叅政孫枝左叅議查鐸閑任

時萬壽聖節

二臣不肯入賀為廷極楊練所劾故特賜之

禮部尚書潘鼎履科道官張國彥等疏陳輔導

東宮事宜

言獻議雖殊大意何十日頃選官僚友曰內崇孝教曰外敦齒讓曰仁體天地曰檢法祖宗曰欲從正訓曰躬至聖教官僚在閣臣吏部選得人上請久任左右近侍在司禮監書擇賢疑問不親接儒臣一切孝敬仁倫有

閣儲教者  
于燕間之  
加意耳  
上報耳

三月初置新寧州

屬廣西南寧府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吏部言有明密循則

於存刻本部更加諮詢亦不拘

皇太子行冠禮

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困練主兵以濟實用從之

起使部侍郎張四維協理詹事府事

選東宮輔導官僚

遣內臣督織造于蘇杭

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

擾即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詔可

命擇最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以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察上言冊典發行

官校太盛神氣大勞以致聖躬

始定捕盜條格

時盜劫安義一庫知縣曾知經為民署分守道方良曙降條一

級餘罰

詔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

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

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安慶府為江防要

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  
僕夫胃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于  
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其機  
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急者則江卒也遂奮  
臂起以提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詠之曰擊尉法  
當死盡大送或免乎乃誘張承嗣之軍張志  
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入歛承嗣于旗幟祠與  
守將楊遇春其縛尉及郡卒攻郡未得人巡撫  
張律御至遂誘諸武備而謀其渠魁乃平之住  
亂因請設兵備于池州有上言應天設亭池太  
安慶廣德地理遼曠宗山大江盜賊流劫舊以  
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則開太平  
軍民呼噪入府而僅以相解焉有地方四千里  
而無一憲司以鈴束之者乞于池州地方  
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遙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二月 南京管倉主事張振選閑住因禁外屬抗違

官 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奏其違抗不職吏部  
庶務者託為與援以語言相構肆意排闥于是  
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敢恣其胸臆即  
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為物為風乘而安意取  
行者蓋詳矣其外道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進  
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由為護庇引為私  
人陰授以童訪之柄亢二詞賢否悉出唇吻  
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前  
護庇引為私人者聽部院科道參奏 上不報  
禮部尚書潘晟乞致仕許之 先是給事中宋之  
典禮 上慰罰之之韓嶠同官費待問區錄守  
攻之駭三蹶求去乃得許接之韓洩節恨懷納

論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務擗擊以必勝立威  
不獨攻晨二事士大夫多側目顧之 其略曰唐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人節奏右

據岷京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  
險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六中受其  
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接淮注是水通利無  
險可依也 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  
和靖康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有臣備醫巫問  
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為池釜湯之固天造地  
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遠是太平之遺慮也  
此天下大勢也夫三門天下之險也禹人裴耀  
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  
今之會通河一自温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  
然終歲用兵固無暇于河也彼又以為河亦有  
不測之虞則入關則兩舟難並是河亦不可  
賈通也 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則不可  
也 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  
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  
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  
道雖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故  
海是復隄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衝而歸諸北  
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關家口出支  
河近符離靈璧又幾于正南艾河自西北而抵  
東南其為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  
流中外大小臣工問之有不能無難色于既不  
能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 風浪天數臣  
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為趨避占候使其不  
爽當不足以防大計且語有之曰天缺西北地  
不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 渤海稽天  
則迴避靡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元海連之  
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運而北也若自淮安而

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  
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前往往來而無定  
即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曠遠以版圖而  
記島嶼以避患各銜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使  
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修上海運七  
一定運米請特准場二府允改正糧二十萬  
千一百五十蓋派海運遇有災傷改折以  
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通計船四百二十六艘  
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今開料價十一萬  
八千四百兩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  
價併折糧減存匠匠等銀解用一議官軍宜分  
派淮大台溫等十四衛養令修軍領駕每艘以  
九人赴運以三人扣銀添額水手該海運把總  
一員統之須幫官員于沿海衛所選滿一議防  
範責令巡海司官寺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  
伏以防盜賊一議起剝天津海口水支州膠州  
剝船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田把浪廟地名路  
溝方開二渠至鴨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  
鴨綠港迄南尚有沙州見露水中即空舟尚求  
駁行呢古路溝未挑通地脈相安知下無沙  
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比海倉口龍王廟  
前沙數十里許用使夫及昌邑天三千餘人  
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五百兩去沙僅二尺  
路止二里沙堆積岸上天湖一至沙壅如故  
後議築堤約水障沙不可計分水遠自嘉靖十  
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遠自嘉靖十  
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  
期則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先年  
胡給事中調流來之沙旋挑旋填況沙中乃有  
石沙見水則可博黑泥帶水即成稀泥吹海口  
後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又勢遠而不能  
通之既欲避而不可得海之潮又勢遠而不  
益之而春夏早乾俱各微細既不足特挑沙  
挑復為患徒費  
挑溝奏聞報罪

大學士高拱乞休不許

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  
且過細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官出閣講讀  
當日侍右左乃欲三十八日叩頭而出是以事  
擊者事東官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後復為  
李昔人自言拱罪如李用寶數十人一切降黜  
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家  
起擢至刑部侍郎事中韓楫以親愛門生起  
擢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延耳目拱乃敢  
塞言路戒論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  
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  
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上總閣事今拱無事  
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樞推重于高專權放恣  
不忠七也昔高止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  
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來金六百兩餘致河  
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兩而取侍東官致河  
不忠八也拱練劾嵩論發保安場賴路皆拱  
明政綱宗 卷三十一  
移之人入切劾乃受階于金強辯脫楮不忠九  
也給事中吳納來昔在光朝抗疏論嵩所謂忠  
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去王徐階受先  
帝顧命時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力害之必欲  
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優崇故事特賜  
罷黜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  
畚之者以為編云

四月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 浙江黑膏見 時杭州黑膏中一物如蠅如  
車輪目九事雷米包隨之

詔復故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職 給事中鍾伯  
曾銳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其惜之  
鏡規復河套任事過重而謀涉疎宗憲依附權  
勢廢費軍餉與失殺戮過餘不能無罪然當後  
奴患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



罪亦當相與銳銳蒙贈蔭而宗憲未獲昭雪何以為邊臣勸宜加卹錄故有是命

賜故少詹事黃佐謚文裕

以廣東撫按李遷趙厚言其志行端教學

問宏深故也

旌表順天府烈婦張氏

生員翟思榮妻也夫亡絕粒者二十一日卒科

道請表

詔逮查志隆于京師訊之

先是王三聘駕假稱有証拱自訪獲送志隆與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軍糧事愈恨之遂與借揮馬負圖張

承祖率舍餘馬應舉牛及家奴屯卒四百餘人閉城大譟圍府舍欲殺志隆守備楊遇春不為

禁洶洶三日乃稍解南兵部尚書王之誥等奏聞乃遣官校逮志隆等而赦屯軍傍從者已而

南守備太監張宏言志隆稽誤月糧激變軍士又擅離職守潛入南京亦乞逮究以彰國法乃

并志隆逮于京師訊之

詔准魏國公徐鵬舉庶子邦瑞襲爵

降尚寶寺卿劉奮勇為興國知州

奮勇自建言之謂其怨望高拱言有說刺及大楚疏出皆指

目為邪黨給事涂夢桂乃極詆奮勇而程文又盛頌高拱按大楚疏一一辨析之得旨奮勇降

調大楚為乾州判官時識者謂夢桂等朋比卑諂公犯

名義云

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鎮等如律

檢討沈位以奉使冊封過

離寧與鎮寺爭道鎮率卒諸漕卒毆位死贊運御史張憲祥以聞給事馮時雨等亦乞盡法以

御史張憲祥以聞給事馮時雨等亦乞盡法以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國初編戶十四里以田墾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民籍日減僅存

詔從之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會議瓜州建閘事

復有五便

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謂他衛軍屯守許自古六里至是無臣郭應聘以古田既平清丈田畝

請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

從之

總督王崇古為虜酋俺答陳乞四事

其一請給

先朝封忠順工例其二請請貢使入京凡于三衛每酋貢使二人總督大酋四人俺答十人總

六十八人貢馬三十四匹其三請給鐵鍋議廣銀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為兵器器器生粗每十斤

煉鐵三斤宜可給與令其以壞易新其四請撫實虜中視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仍許

不時小市既入兵科梁問孟以為為錫可五斤撫賞不宜輕許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

可凌害驛使也忿爭改繫二也京師之內館穀瀾畧虜如不逞損或傷重三也窺伺動靜四

也宜如近事代為之進便吏科維遵亦皆信不可許兵部因會戶禮部議乃言順義王印如

崇古議鑄給凡表章俱令印進其貢使入京金請不可第故事夷人入京必欽賜筵宴簡命勳

臣以待且厚其賞今順義王使至選宜遣光祿署丞賁賞物就給令本鎮具飲賜筵宴從光祿

待之如禮其議廣儲二編均犯出塞之禁無已則以銅鑄代之宜令總督而給其虜酋親屬及

旁虜之賞不可以久宜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

新勿濫如各  
鎮原議從之。龍目并發意

賜虞尚儉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上不豫

己酉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

乾清宮受顧命。

拱寺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寺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在社稷。尚世不厭。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 孝廟 顧託三臣之後。于今再見也。

庚戌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 今

上即皇帝位。

時年十齡

詔天下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七月丙戌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

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 穆宗。

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

儼天襄聖莊皇后。

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曰慈聖

皇太后

九月 葬

昭陵 孝懿莊皇后祔葬。

按史臣曰。上乃寬仁。黜不肖之記。羅無用之作。非藝之正。絕無名之獻。至如制誥。良知生。戒殺嘗食。驕賜而甘。及即位。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二。膳必先期。以請。候上肯為。豐約。上嘗裁取。最約者。歲省光祿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責讓後。嘗釋遣之。而心過。學憂形于色。穿簾大漢之長。慕家來王。階。酒。惡。林之孽。俛頸。能。縛。即。史。稱。馮。鍾。濟。潤。懸。首。北。望。未。足。以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肯。獨。斷。于。辰。東。明。政。統。宗。卷。三。十。禮。慶。三。四。

規。模。弘。遠。矣。夫。文。給。曰。帝。寬。洪。恭。儉。從。諫。弗。懈。使。李。芳。不。識。高。拱。早。用。內。外。夾。持。而。不。惑。于。勝。祥。諸。奄。之。邪。即。漢。之。孝。文。何。以。加。焉。

明政統宗附卷

俱係名公論議

歷代國都考

歷稽國都地理伏羲都陳今江西南神農都阪徙國

沃今山東黃帝都涿鹿今北直少昊顯帝帝丘

高辛都亳今河南堯都平陽今山西舜都

蒲坂今山西夏都安邑今山西商都亳今河南丁徙亳

復亳周武都鎬今陝西成王以鎬為宗周還從東

都今河南會諸侯平王徙向東都建秦都咸陽今陝

關中漢今西安東漢洛陽後漢益今四川

曹魏鄴都今河南以洛換孫吳東晉宋齊梁與

陳六朝都建康今南京西晉後魏洛陽置東魏北

齊徙鄴鄉西魏後周隋文帝都建長安至煬皇以

如江都或如洛還向江都覆所將唐都長安耶徙

洛遼平五代金汴梁今河南宋都汴徙杭閩廣元

五大都今北直自北方

大明太祖鳳陽起定鼎應天置都位

成祖遷都今順天永鎮乾坤億萬世

右歷代帝王都河南者一十六國都曲魯者二

國都北直三國都山西者四國都陝西者六國

都蜀者一國都南直者七國都杭州者一國

建都邑

書禹貢曰冀州按朱熹語錄謂冀州正是天地中

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

以西之水則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  
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  
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  
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漑道所歸宿之地浴日  
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  
也况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  
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  
之象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  
滄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  
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  
有也此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  
帝初建藩于此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  
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  
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  
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都洛然皆非其州境  
也雖曰宅中圖治道理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  
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

以當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於堯舜  
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僅再見也荷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以  
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  
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則在南  
焉今 京師居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  
之間出乎震而勢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此  
極之尊向乎離明之光而使乎萬方之廣億兆之  
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  
無不在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  
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曰者也况此乃蘇秦  
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上不得不可爲王  
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  
大離爲幽州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  
兵矢他不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  
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

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何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皆幽以建武而禦乎戎狄則有以張震聲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如有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慮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

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而與天地相爲悠久矣按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吳矣而太宗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爲稱蓋際江南北而爲一大都會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太利也太宗文皇帝徙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太司徒以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矣  
乃建王國焉則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定論也  
謹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  
洛爲得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  
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  
以爲中朱子蓋以聲名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  
也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  
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按漢初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秦地披山帶河  
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  
人關不搯其吭拊其背未有能制其勝也今陛下  
按秦之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上問良  
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  
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  
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上即西都  
關中按此秦以來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  
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有一面東制諸侯謂今世

都燕真所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  
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  
九春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  
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  
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  
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  
地披山此則披平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  
之所襟帶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  
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亦幾千里焉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  
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  
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以搯中國之吭而拊  
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恐其反扼我之  
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  
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  
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光武車駕入洛陽幸南  
宮遂定都焉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  
以爲朝令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

漢高祖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于長安  
光武中興始于此定都諸葛亮至京口因都秣陵  
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一帝王之宅按自  
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  
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于南唐凡  
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蓋自開闢以來未有  
也宋仁宗時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  
也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請陛下修東京

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  
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  
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  
不可卒攻京師平坦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  
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  
則邊疊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豈非保社稷  
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  
恐失其體豈不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  
晉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

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師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  
備而亡何言失體哉論事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爲失不猶愈于備選  
之禍哉按宋都于汴去邊地甚遠仁宗之朝乃有  
宋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修築京城一  
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以爲古道之大臣憂國之  
心每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無備而陷後唐  
石晉之覆轍也矧今京城與比虜爲隣疾馳之騎  
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  
下而預防之哉

### 建都論

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  
四者固皆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  
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  
險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  
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  
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之善處備  
故宋范仲淹保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

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  
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  
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胡南太遠越  
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  
距朱厓大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  
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 祖宗之盛德猶之可也  
苟邊國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  
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  
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使矣每秋  
高馬肥胡兒輒起搶糞裏之思所幸者 國家福  
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  
之志耳設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臨清咽  
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  
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  
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  
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蓰十百不侔也  
當嘉靖勵精圖治而醜虜猖時肆憑陵胡馬直抵  
近郊 京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

居庸紫荆爲虜坦居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  
後吾不知其所終犯人之憂實深耿耿  
建都總論  
嘗謂立國之道建都爲本據神京以制宇內宅一  
尊以控八荒自古及今罔不皆然第其大要形勝  
爲首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彰較著者也  
以今天下大勢論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也金  
臺披山襟海萬世之業也二京而外堯之平陽則  
恒山維其後大河帶其前焉周之洛邑則終南時  
其西太華衛其東馬武之鎬京則渭水遶其南荆  
梁聳其下焉此皆所稱一大都會也但 祖宗時  
宸衷睿慮豈無定見謀臣智士豈無定議而始焉  
金陵定鼎繼焉金臺遷都迄今二百餘年靜如安  
瀾奠如覆盂倚歟盛哉真宜卜世億萬與天地無  
窮極矣然近日北京漕運頗稱艱難狄虜稍肆桀  
驁而太寧之棄左臂單寒開平不守後背淺薄則  
思患預防之士所爲焦心沸肝而慮無已時者也  
爲足食計莫如開航海之運以濟漕運之不及壘



西北之田以贖居民之旦夕則儲庶乎有餘而不憂乏食矣不然如世宗朝嘗遣兵勤王而謂度三日每人度三日每人始得數所可慮也爲足兵又莫如簡京營之精壯以充在內之營衛優近邊之卒伍以作在外之爪牙則禦侮庶乎有備而不憂無兵矣不然如世宗朝醜虜入寇而京老弱之兵止得四萬可慮先臣丘濬之言確然廟堂碩畫豈可塗飯泥羹視哉宋臣范仲淹當仁宗盛時卽以修東京高城深池爲言蓋賢達之遠識每如此然平陽洛陽形勢最勝咸陽雖險偏在西陲且套虜爲梗亦未易猝去也至于汴梁則在當時且無足言况今日河流遷徙地脈殘破也哉至于在德不在險與地利人和之論雖亦根本至計要非可繁論于定都建國之法云

### 防河議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天河身未甚高

支河以殺其勢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今益公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既濟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于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水慮勢急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嚙擊之患卽欲議遠堤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卽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流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卽不復故道非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籍其安流之利也古今言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在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于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人鎮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猶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空而可據者亦道莫便于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貢鉅夫故道不復

費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而費多則必獲其利  
况利獲則費可支害遺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  
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奪而害也  
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彼  
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慮故道復而無以善  
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有  
長于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之圖非愚所  
能議者也

治河議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  
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患而今之  
治河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為害猶易防  
耳惟害之所被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決于西又  
懼其淤于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故昔之治  
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  
除耳惟憂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  
害而牟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  
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

百也我 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李吉口歷  
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所從來矣自  
黃堽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  
之水盡溢而南于是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  
而 祖陵有淹齒之患矣 皇陵也者固祖宗數  
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 京師數百萬  
潛利之所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  
魚鱉隣而萍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謂蒿目而憂  
時無而計嘔心折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竊以

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  
牆之口所決深廣不下百尺捲掃而投之難與河  
伯爭也捧玉而附之難與馮夷競也則塞未易言  
也濬可矣聞之李吉口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  
五百餘里堙而為平陸旦夕而圖之即神禹不能  
也獨力而疏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  
也今欲塞之吾以為必先于濬嘗讀河臣之疏有  
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十一里之下若王家口  
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細流猶在也屹然之

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又讀先朝楊光訓  
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  
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  
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  
足無使入口濶而下路隘無使吞入多而出洩少  
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  
沙壅淤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  
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  
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成然後水有所歸  
而不至橫潰蕩溢 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  
魚鱉之害不必投壁而河流自安不必歌匏子而  
汎濫自息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而  
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  
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也詎可得  
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也者  
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  
低王家口高卽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不若自決  
而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 陵自滁州上下引漕

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爲國家計寧當  
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費又當所計  
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當融偏見秉公  
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權而不爲枘  
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逼 陵寢乎王家口  
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百年乎口之高  
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  
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  
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肥醜爲崇咽喉  
不通誰飛輓者築堤護 陵不謂非暫保目前然  
以不測之河隣逼 陵寢百年無事不見謂安萬  
一子胥不仁陽侯爲虐奔濤捲浪潰堤及 陵是  
舉 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  
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隣又  
曰無徼天幸知乎此可以談河之得失而決從違  
矣若夫決堤旣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單  
薄而厚以增之則有堤絲在若是舊河旣濬慮其  
或淺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

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滙于一淮開淤河石礮以通平漕而令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澁此又百年經久之策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論漕

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止達河者即達于京師也○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隋文帝以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

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關東及汾晉三州以給京師按隋制凡經過三次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

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唐代宗時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滑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者○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運以積貯為本以置轉搬倉于真真儀楚安今淮泗州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

即載官鹽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儲竊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

粟載于轉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江豈非良法與愚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為便易前代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

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全日江湖之

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

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

激陰雨則慮滬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君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席未暇煖而

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

此者伏乞惟行宋人轉運載鹽之法于今日少寬  
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况其所賜  
非止一分哉

本朝末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  
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淮河即今  
淮安府板

開至新莊  
一帶是也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陰所開故道于  
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于沿河

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溉引泉以備乾  
涸至今為利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

險者有二所高陞湖堤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

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險天

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

此理惟今高陞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其  
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

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  
牽路在宋時又有斗

門水牌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鑿以磚  
末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水  
橋以磚土以俗風浪舟楫往來方其天色晴霽風

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  
淪亾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欲于舊堤之外湖泊

之旁別為長堤一帶約去舊堤一二十丈下覆鐵  
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

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堤其中舊有減水閘三  
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河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

于外堤造減水閘以節水利如此則人力足以勝  
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物之淪亾為利不亦溥哉

敘邵伯高陞寶應三湖

按淮陽之間地數百里有邵伯高陞寶應三湖  
為運道之所必由乃邵伯固亾患也高陞雖險而

越河一開遂為安流漕甚利賴之矣彼寶應更險  
洪濤巨浪滔滔蕩蕩幾與溟渤等近又循老堤築

長堤為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益河成而昔之險  
亦平矣然實師高陞之成事而為之也孰非復山

公之言預啓其牖哉○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  
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

仰給于江南自伯顏蘇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

為春夏二運益至了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而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豈非一德良法與  
按海運之法自秦始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故終元三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亾之禍清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以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昭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

統宗 附卷 二十三

備從海道運使入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為之設法圖畫其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是亦良便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無失末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糾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九二百五十里引文絕濟直屬漳御建牌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之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通河淤往來者悉用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

州夫運運之難請開會通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三年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濟淮安安莊牌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隘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渭河都洛陽汧梁者兼資汧洛者兼資汧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于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至于江北至大漠水洧滴皆為我 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邦溝由邦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牌者即元史所謂會通牌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蓋居 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論諸牌天井居其中臨清揔其會居中者如人之有

腰脊也揔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也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牌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亦思慮預防之最要者

海運議

國家都燕據形勝耳財賦則盡取給于東南而東南賦所以能達 京師者恃漕耳倘一旦禍出不測漕河有梗則 京師將奚賴此海運所以不可不議也在 穆宗朝隆慶四年藩臣王宗沐間一行之矣時以十二萬石於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則未為不可奈何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者交擊之遂爾寢罷此何異因一噎而廢食也嗚呼非常之功必有迢邁之見始足與議拘常守故之士祇見目前昧遠

計致使高賢之策不終其用豈不甚可惜哉第由太倉劉家港出海自是海運故道而乃云自淮出海以避險阻獨不虞灰儀之有變乎是則王公之慮所未周者耳豈寧惟是 國家都燕必復海運必開新河何謂新河自膠州以至萊州元人所開業有緒而未竟者是也蓋海運放洋波濤萬里未易涉也新河自麻灣至海倉口相距纔三百餘里耳此其遠近之勢不侔也且新河下款三沙之洋上按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蓄注者比也奈何惜小費而不圖大事哉杞憂耿耿幸 大方裁焉

### 海運沿途考

始自太倉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方至淮口過膠州大勞山一路東行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島遂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入界河須兩月餘始抵直沽口交卸乃元自二月開洋四月至直沽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一年元人招安海上

鹽魁朱清張瑄所運然也清瑄已為運糧萬戶矣故盡心力以圖報如此迨益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復請長興李福四同押運則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洋綠水洋經黑水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島西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即至直沽漕運最為便利云雖然此其大畧也若著實舉行則如丘文莊所言訪問傍海居此漁戶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洎舟議沙石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為之設法圖畫其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可也允若茲則行舟有路占風有候安泊有所東西兩浙及八閩兩廣亦可通行而河運之艱不啻減省過半矣

### 日本巔末

按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以其近日所出也其地分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自漢魏來以通中國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鬻丸所欲輒燔燬城郭抄掠居民為害



將兵七萬往征之至五龍山颯風大作舟盡覆  
於是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國朝洪武二年倭  
數出沒海島中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財  
貨時大倉守禦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於  
海門之上及其木陣揮眾衝擊之殺傷不可勝計  
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 詔以德有  
陞本衛指揮副使諸將校賞賚有差戰力死者厚  
命上穹為中國主惟圖必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  
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場  
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  
德彼命往捕倭皆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至四  
年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無患苦吾邊  
不能則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  
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  
也欲亦志秩為具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

狂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為寇掠自如頻  
海地迄無寧歲乃下令造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  
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倭常寇邊命靖海  
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  
人船俘送 京師厥後倭主屢入貢屢不敬屢  
詔責之卻不受迨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  
匿兵貢艘中以為助逆計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又令信國公湯  
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築城設衛所  
摘民四丁取一為兵以戍守之永樂初對馬岐臺  
等島海寇掠居民 詔勅倭王原道義捕之道義  
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乃遣使賞璽書褒諭之仍賜原道義  
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綉衣六件帳褥枕  
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  
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恩渥至矣倭性貪婪不悛又寇

地至沙門島時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  
倭率眾遣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  
眾至十七年夏鎮守遼東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  
望海碭 詔封江為廣寧伯先是江初至遼時巡  
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川衛金線島西北之望  
海碭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  
寇所必由實為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  
夜舉火有光江討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碭上小  
堡格之翌日倭數千餘乘海艚直逼碭下登岸魚  
貫而行江令犒師林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  
伏兵于山下賊至碭江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  
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櫻桃  
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奮勇請入堡剿  
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間有  
潛艚而走艚者生擒不啻千餘斬之凱還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臨陣作真武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  
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制敵之道賊始

魚貫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  
耳目亦可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  
臨之彼必至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  
闕之意此固兵法所當察者當是時我方招來諸海  
夷絡繹島上倭寇乘為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寇  
害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  
即入貢亦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發憤有議卻其  
貢者竟格不行正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  
來貢素卿者實郵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  
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人相為耳目為奸利守臣  
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閣  
劉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一年再奉使至是時國  
王源義植屨甚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  
設先素卿至俱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為序市舶  
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仇殺成  
指揮表璉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閩帥墮  
馬守臣棄城縱賊焚掠四劫以城門之鎖鑰之賊  
守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旬日揚帆而去

巡按御史以開禮臣仍右素卿給事御史言乃下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嘉靖十八年  
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乃申  
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卻不受夷性貪婪違  
約如故而內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而夷索通急  
則啗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洩之倭速其  
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  
島中而我已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  
相率從之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撫蒞治  
之純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純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以  
後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巡撫則李  
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不利後  
以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  
寇兵尚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  
素夤緣太學士嵩貴幸乃顯指經自以大臣位  
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密已刻  
師期不之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併及天寵 詔

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  
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八  
十有奇焚其舟三千餘艘倭大創經至京上疏自  
理不聽竟死西市後以楊宜代經胡宗憲代天寵  
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大掠江北焚漕舟文  
華盛集兵與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三十五年楊  
宜罷以宗憲代以阮鶚代宗憲五月倭寇圍阮鶚  
于桐鄉攻城甚急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僧  
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繪綺數十疋月下昇送  
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拔寨歸得  
不破時巡江御史請集兵剿倭復命文華出視師  
九月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既諧而  
文華力主剿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曰賊已在柙  
何逼兵自老吾請以巾幗辱君復集兵圍縱火焚  
其廬死者甚衆浙郡以寧其明年誅汪直汪直者  
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  
奸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相署置  
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 其毋妻

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縣生負簪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又以生負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入爲言日本方亂無能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兵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則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游說者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邦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聞然直至覺

附政統宗

附卷

三十五

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陣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王激毛臣等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籍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 詔誅直時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憲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云直死王激毛臣

殺

夏正據舟山復爲侵掠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而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于白蒲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振矣約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通天長鳳泗卽 皇陵震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播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于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而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其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兵合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彭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其連攻破寧德福清等邑巡撫阮鶚罷去繼至者亦無尺寸功宗憲乃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听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

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府總兵劉顯去賊一合未便進戰僉議繼光偕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欲逃為俞大猷所扼不得出顯同繼光督兵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

陳政統宗

附卷

三十七

中無脫者支黨寇仙游連江等處盡討平之未幾廣東倭亦為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走欲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焉自隆慶及

今上初年雖有時寇海上亦時至時撲不復如嘉靖之季矣何萬曆十九年五月福建長樂縣民

與琉球夷人偕來請巡撫趙公參魯臺二倭首關白名平秀吉驍勇多謀數年以來已併海中六十餘島今已調兵刻期約明年併朝鮮及遼東等情聲勢甚猛時巡撫與各守臣尚在疑信之間及巡撫再訊夷人責之曰汝琉球已愆貢期二載故以此抵塞而囑我乎訊縣民云汝往海勾引故以此互為奸乎乃夷人與縣民俱執對如初詞然而巡撫在閩悉心鎮守威惠兼施猶恐其聲東而寇西也於是戒飭水陸二兵各時訓練嚴部伍簡將校繕城堡且召福清致仕參將秦經國等至省會其議防守戰攻之策諸凡兵政確有成筭矣乃二十年夏候果渡海屯絕影島諸處以犯朝鮮朝鮮君臣素逸樂不為備屢戰屢敗遂陷釜山諸鎮密陽諸郡入王京毀墳墓擄王子陪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鮮君臣逃之平壤奉書請救

陳政統宗

附卷

三十八

上問將相大臣僉曰朝鮮世屬東藩素稱忠恪今以窮困來告宜救之且患切震隣宜乘其未至邀擊之詔曰可出虎符發郡國兵遣侍郎宋應昌

經畧秋七月賊抵平壤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  
遊擊史儒將兵先至戰敗死而副總兵祖承訓兵  
亦失利八月賊入豐德等郡而我兵稍集勝之倭  
將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衡以緩我師  
致書鮮君臣令速成彼以毋貽悔大司馬亦謂諸  
將未有利計無所出而沈惟敬者市井無賴也依  
影附影往來遊說驟至倭營是時關白屯對馬島  
據王京而行長與妖僧玄蘇宗達等各分兵守要  
害相為聲援獨以天尚寒互難以窺進乃給惟敬  
明政總宗附卷三十九  
曰天朝幸按兵不動不久當還報關白平壤以西  
盡歸鮮耳惟敬入京馳奏廷議以倭多變詐不可  
信  
上促應昌李如松統兵進擊正月我師至平壤火  
器齊發賊眾驚潰獲虜酋甚眾益分兵出開城攻  
黃海諸道黃州諸郡倭遂棄開城奔走王京而我  
軍益振矣如松兵至碧蹄見所遇悉空城偵探不  
得倭以為倭悉遁矣有輕敵邀功心不知倭實伏  
以待我也倭悉眾以綴我師又發伏以撓我師遂

至大敗全軍幾沒會總兵劉綎往援松松乃稍收  
散卒復聚倭見我兵怵怵于勝負之間因詭稱願  
約款乞貢封惟敬亦詭謂倭眾已解漢江然倭實  
自便利為城柵在釜山也七月復圍晉州會副將  
查大受等統眾犄角並進倭乃乘船急渡一屯釜  
山一屯對馬島詐以小西飛充貢使上書請得比  
外藩冊使既頒惟敬復以中國情輸倭令五營  
併為一匿其精銳示以羸弱時洵洵謂倭既約款  
而時出兵以屠鮮此何異城下盟倭亦既表文稱  
謝事稍聞上矣柰何倭將清正後據梁山西山  
浦與所匿諸倭合督臣鑛為上言狀乃詔罷  
封下司馬獄悉諭邊臣更遣尚書邢玠都御史楊  
鑛往治其軍尚書既偵得惟敬先後通倭狀執捕  
惟敬就獄七月倭渡熊川朝鮮統制李元均節度  
李叔億俱敗績隨陷閑山諸處倭乃分三路清正  
寇慶州平秀志寇丹陽行長寇南原韓山高靈梁  
山殺掠吏民甚慘而全羅忠清盡陷入倭詔增  
浙直閩廣兵往討之九月倭入公州犯全義館經

理鑄見事急單騎馳至王京而諸將俱至因夾擊破之冬尚書玠與鑄俱至王京與鮮君臣大會共議進兵李如松居左高宗居中李春芳居右鮮將李時吉咸允門鄭起龍為副至蔚山島山殺虜各相當相持未決而鑄以損兵罷會閩中撫臣報倭首秀吉以病死決玠乃會諸將歃血分剿總兵鋌當西路麻貴當東路董一元當中路而陳璘以閩廣舟師適至往來江海間援截厲行長等有內憂氣頗沮然猶修城柵以抗我師九月鋌以計誘行長奪獲倭橋貴亦設伏阻清正一元哨至晉州與石曼子遇戰各斬獲及焚毀倭營與招回鮮民男婦會官兵營中失火賊乘勢伏發士馬頗有損傷三路恐陣動約且勿得發而巡撫萬世德以代至倭計以蹙潰圍出我兵夜追之斬捕首虜甚眾陳璘兵邀擊海上倭兵披靡擒倭將秀政殺捕倭兵三百有餘溺死者無算副將鄧子龍亦戰死捷聞上御午門樓群臣稱賀乃磔諸倭于市惟敬亦伏誅東市乃撤是役也朝鮮為遼左外藩理勢不可

不救第諸將新有寧夏之捷氣強甚而不開將畧以故事勢蔓延六七年間財力俱費然賴天子神武謝絕夷使一意戰勦箕封始完東藩始安戰守之策豈不以斷哉論曰歷觀往牒倭奴自昔變詐叛服不常匪可以化誨懷服之也夫以太祖之聖武成祖之威靈彼猶不傾誠用命則與比虜之狡黠者何殊乎第北虜與我接壤防之尤要島夷則辟處海外勢差緩耳卓哉祖訓宜為世守而楊文懿公陳亦謂倭夷變詐凶惡時以扇小物襲虜天朝羊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誠確論也哉

占寇情

按日本國四際皆海乘風入寇杳不可測總其大凡東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烏沙門分艚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

至東風甚則至李西器壁下陳錢分艚或由洋山之南而犯福觀犯錢唐或由羊山之北而犯大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歛東南則犯淮楊登萊若五島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議者謂防之要不過三策出洋遠哨毋使入港是謂上策循塘拒守毋令登岸是為中策阻水為陣拒之于陸是為下策不得已而至於守城則為無策矣若賊船遠來未至尚二三百里許我哨兵登島遠眺日間或如鴉點昏夜間或有火光如星此是賊船的矣可速備之

劉江在望海塢令瞭者見東南角夜有火知為盜至是也其在海上彼我俱列水陣相拒賊有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彼也擲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

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涯涘者嚮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蓋于夜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因請和投降者詐也嗚呼已上防海之計大畧具備矣所願清晏之時不怠儆戒太寧之久愈切綢繆務使暴鱷潛踪不復鼓威海若長鯨戢鬣寧能借險陽侯則孺子歌滄挹清流而有慶漁人晒網睹旭日以揚輝矣豈非臣庶之願見休而朝廷之膺遐福也哉

論南北事宜

嘗謂臨事而補苴者助勤之急務先時而經畫者明哲之遠猷故先甲後甲之勞易垂治蠱未陰未雨之戒詩謹豫防古訓于昭今時可鑒惟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金陵奠鼎成祖文皇帝驅除亂畧奠北遷都政教翔洽平華夷德業同流于天地相傳奕世二百餘年矣當世宗朝曩孽突起在北則戎馬紛馳再侵畿甸所



賴天子神武將相協心不東防禦犬羊遠遁道  
近時俺曾求貢順義錫封號助十年來邊無敵故今  
之議虜者定計于款矣在則夷舟蕩漾再騰留  
都所賴憲臣定策大將奮武悉心驅逐鯨鯢潛匿  
生義關白首難樂浪求援六七年間東兵如撤  
故今之議倭者定計于勦矣然北虜桀黠信義難  
憑無論以民膏而易贏畜積之無用正恐贏畜無  
窮民膏有盡一旦戎心叵測暗然內闕斯時也亦  
務其之以款乎是款之不足恃也明甚後奴貪婪  
來往有時播揆附卷五  
疾飄風去迅飛電我居內地安能時出銳師以為  
邀擊之計乎是勦之不可常也亦明甚然則何如  
而可哉愚以為議款者必以戰為款其款乃固議  
勦者必以守為勦其勦乃威蓋今日之虜名雖為  
款實則要求無已溪壑難厭乃歲以金賸唱之祇  
令彼玩視吾中國而已謂宜由令各邊選將練兵  
儲糧利器以為戰備彼守舊例而不復恣則與款  
如故不然開關以謝絕之示我以必戰之意彼

貪我金賸時有悔心自為款戰未可知也是款惟  
我戰亦惟我所謂以戰為款其款乃固者也至于  
倭奴則僻居海島外非值汛期雖抵中國惟沿海  
處所嚴列水寨以為防閑倘彼自為出入自為剽  
掠不涉我地我何與焉一或移舟近港意在內窺  
則督率水兵即為攔截萬一登岸時乃調集陸兵  
大為掩擊我逸彼勞我實彼虛必將盡殲醜類不  
遺餘孽矣是則所謂以守為勦其勦乃威者也雖  
然倭海夷也何足過慮惟茲北虜遠者與我邊塞  
為鄰近者與我畿甸為鄰際矚矚伺其毒易茲則  
國家之所當兢兢而亟圖者何以加此然愚竊以  
為特患耳根本之計不在焉根本謂何民生是已  
是惟 聖明清心寡欲勵精制神省其刑罰薄其  
稅歛嚴黜貪墨之長重旌廉明之吏凡百舉動一  
以軫恤為心而開礦之條抽稅之額亟為報罷務  
以愛本元元培其根本由是養威蓄銳乘隙俟時  
即以東取大寧西復河奪南收交趾亦可也抑或  
鑒于外寧內憂之說釋彼三處以為外患亦可也

或操或縱確有成謀張之弛之必無遺筭則統類之盛遠邁乎漢唐而上曆之亦可並乎殷周矣

九邊總論

其一 邊事

夫謀臣之干事也未然而畫之則為之計利害籌多寡視遠視近較彼較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我

太祖驅逐胡元 成祖三犁王庭其初立宣府大

同并肅遼東大寧寧夏為六鎮其後益以薊州

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城守特重焉夫 國家建都

北平東則薊州為左輔極之而至于遼東西則宣

府為右肩極之而至于大同榆林固原寧夏甘肅

北則以黃花鎮為後門極之而至于古北口潮河

川此大畧也凡營堡之疎密斥埃之遠近城堦之

高深陵谷之險易道路之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

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入之衝籌邊君子

可不觀形審勢繪圖列象使元戎甲士揣其山川

與其要害然後扼其吭而首其背斷其命而制其

孽乎吾將畧其緩而詳其急候當事者擇焉邊疆

城未易議也若守之于三岔河慎之于山海關則

遼東可無慮也夫寧鎮未易復也若屯田于黃花

鎮積石于潮河川則薊州可無恙也榆林寧夏近

于套虜則修補城牆添設遊參彼此相為應援非

常山蛇勢乎甘肅固原相為唇齒則修嘉峪之關

置沿河之哨西北相為倡和非兩輔夾車乎至宣

大所係非他鎮可比則猶不可不熟講也宣府山

川糾結去京師為近而軍士勇敢則撫殺為易苟

補浮屠略之募兵重挿箭楯之防守或者其守也

猶易若大同川原平衍虜無阻塞而偏頭關逼近

黃河焦家坪實虜渡口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此九

邊中之最難守者也邇年以來屢寇山西必自大

同入侵犯紫荆必有宣府入事可徵也雖然海西

夷居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則不同况內附

既久則信義可責其剿之也則存撫情其撫之也

則寓勦威是可常服矣惟東北之朵顏黠詐不常

而其要害則潮河川為最西北之套虜肥饒易寇

而其要害則花馬池為最昔王恭襄花當之績焉  
端肅遼東之役其謀審矣然必識其機而後用其  
謀不然百年之計不可以旦夕效而見在肩曉者  
謂迂矣

其二 邊事

古今馭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力  
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  
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  
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

附卷

四十九

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  
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撫聯以總督  
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  
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  
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  
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  
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扁頂而守  
密折入吐魯蕃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

日縮秦虜日近猶微事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

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

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

讓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為技擊之倡可矣還

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扼塞之關可

矣還當繕城堡以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築

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餉則剋于椿頭苦

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會效

款外寧內安固矣但貢市利歸會長而部落尚挾

嗾謀練宋附卷 五十一

狠心馬價賄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飯

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

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

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御之戒今日

所當亟講而善圖焉

其三 實邊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將無其人兵有不

足也夫其邊儲之不充夫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

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各

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畚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為一屯我以數千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畧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一

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且聚兵而練之分曹用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邊筆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尚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跼蹙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鬪鷄走狗出則斬將擐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

首轅下哉今邊將既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參升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石矢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烏可得而用也將莫先於用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墻堡突八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防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二

其四

西北墜田

自古樹偉功者不斬于小費肩大議者不濶于浮詞蓋較量錙銖利在眉睫坐失機宜計將不貲是患不在殫費而先事也患在費之無當而鮮成耳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持諸關其間執戈荷戟之夫登陴乘塞之士罔不仰給于餉餉

罔不取必於漕舫糧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衝突  
漂流所司日凜凜是懼藉令制里分田此疆彼界  
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數年塞下之粟必饒不  
但篙工楫師得以少甦於飛輓而太倉之畜將陳  
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兵  
火被於原野烽燧達于都衢今幸息肩戩甲款關  
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塹相仍長塹巨濠綿亘  
遼邈卽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  
便利乎語曰勞不一者功不十費不百者利不千  
明政錄序 附卷 五十三

皇失措手足無聊雖復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  
若謂邊土慘裂播種爲難原隰逶迤決水爲難羯  
夷成風習慣怯慄悍之俗強之農事爲難則白公  
導渠馬援引澮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其地力  
土脉何爲宜于古卽崎嶇疇零難以計畝然遺址  
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孱  
弱者至無以計旦夕倘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  
不願之大抵膠故常則見以爲緩募速效則見以  
爲遲以故官若傳舍模稜觀望以幸旦夕無事誰  
肯引之爲已責者今 天子赫然發明詔下撫臣  
按其事撫臣將旦夕報命愚也想觀厥成焉  
其五 九邊屯政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  
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  
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益卽古寓兵  
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  
重華諸臣之所常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  
勤于上耆碩摩畫于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

于內則惟屯政為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群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勑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備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弁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

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于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令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因也以寧夏積谷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五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賈雜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足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墜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修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

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六

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版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芟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葺廢乾沒修序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

明政紀 附卷 五十七

而公羅亦紛紛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益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士躋於伍內有人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滅生氣制戎捷虜其惟屯政哉

遼東總論

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 國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居屋火食獵射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

明政紀 附卷 五十八

法華申嚴俾恩威定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併斬論功則第二議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控唐甲效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鷲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卽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榮廻鴨綠混同左右迤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

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方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于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寒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乎

薊州總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 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制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未為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鄉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結親迤北屢肆內侵叅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導虜入直逼京師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 天子自為藩籬矣在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九

今日邊情惟薊鎮為急規復乎舊疆未敢率言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何也所關至重大也

大寧總論

太祖驅逐胡元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為外藩籬復命魏國修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為內藩籬成祖時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朶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為界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恢復之畧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州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而繼以义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十山舟師進于小陸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未易言耳按世宗朝會中丞銑建恆從河套之策襄相國言主其謀而與當事者不合遂成廢格識者恨之要之

明政統宗

附卷

六十



復套猶可緩卽所最急者在復大寧何則欲安京師須制強虜而欲制強虜須復大寧大寧不復強虜不得而制強虜難制京師不得而安勢固然也蓋大寧爲京師後背左聯遼東右接薊州聲制互援外藩始固不然獨石黃花鎮古北口去京師有幾而區區恃此爲險乎草莽耿耿當事者蒿日焦心而亟圖焉可也

三衛論

三衛卽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曾所據東漢走匿于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戶惠州嶺管興惠三十餘衛所卽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于漢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思察兒海撤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

諸酋卒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王移封薩昌徙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元爲福餘由錦又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最險未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會自是稍馴正德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明政統宗附卷 六十一

貢已耳福餘大寧結也先爲嚮導朶顏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去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叅將又設撥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尾刺間諜詔自后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釋禦之十二年通亂加思蘭謀寇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塞掩殺邊孽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

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  
 虜掠動結親迤北梅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  
 華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  
 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  
 遣扯尼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入幸  
 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叅將魏祥全軍覆  
 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  
 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來請嗣番官邊  
 臣以爲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革蘭仍入  
 國

宣府總論

宣府漢上谷郡 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  
 亭沈河賽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  
 隰寧直接獨石 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與和  
 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

援難守宣德中乃衛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  
 變獨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治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  
 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畧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  
 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  
 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  
 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  
 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  
 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  
 龍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挿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  
 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  
 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  
 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邇者夷虜結陳長驅  
 逶掠汾心全晉爲青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  
 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  
 設險云者固地利而繼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  
 據崇垣百萬綿堞北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  
 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總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為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文復棄去東勝大同藩離日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附卷

六十五

六十五

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并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言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平虜之路為西之應授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崙嵐州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河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傲報不怠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

明政綱目

附卷

六十五

六十五

戶而理堂堂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鴈東莫非要守鴈門傲備於是為急矣嗟夫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其有濟乎

宣大總論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

之所以獨重于燕者為燕蔽也

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鎮以威懾胡虜大漠之南  
王庭絕而不復暮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  
其季也虜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  
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  
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  
畏二鎮之特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  
虜入雜居于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飛騎錯路  
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耕牧矣虜進弗能距也退弗  
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折手足痿痺而  
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矣然而司農之金錢  
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占則耕作廢虜  
徵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徒之  
金錢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有  
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總兵  
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  
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  
則為擊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六十五

者不過三四輩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

兵而足以協諸將其智不足以強眾而威敵而足  
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  
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  
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遊  
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  
鎮之足捍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  
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  
而與之而不為之叅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  
蕃攻隔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  
至于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  
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能饒吐蕃之於  
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肅草以蜀而不虞番大予  
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  
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  
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  
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右按王公世貞捐地之說雖亦一策第恐有失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六十八

體統卒無已則行久任之法乎凡文武  
官負其不能者急汰之其能者則寬以文網  
以大權俾得便宜行事至于威望著聞蠻夷懾  
服則加銜增俸且時錫予以昭眷顧或十年一  
遷或終身不遷官二鎮者庶其足恃乎

### 三關總論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  
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  
十八隘口於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俱失三

關

附卷

六十九

關獨當其衝無駭敵之虞防守尚易弘治十四  
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  
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  
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  
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  
劄鴈門關內代州撥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  
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  
禦近議于代州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

亦如陝西之例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東  
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  
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能者以增築修  
鑿之功多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胡馬  
取深入乎故今之急務在備三關之險選將士積  
糗糧以固其門戶使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微矣

### 高關論

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  
是也其間忽然中斷可以在來故歷代設  
為重城屯兵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  
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  
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  
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  
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  
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為守邊惟今  
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  
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又遣  
巨靈劈開兩山以通出入益於億萬載之前預

以待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建都於  
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  
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故王氣之隆正有待於今  
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  
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  
鑿者傲戒生於不足也抑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  
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搯  
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  
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搯吭則其立言之間重  
輕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心之所倚負而吭則  
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况今六軍億兆聚  
於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  
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  
也

榆林總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  
宋沒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一國朝定陝西孔興

北道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  
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置  
三十六營堡邊牆起葺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  
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余肅敏城堡世多侈其  
績而引以爲罪者間亦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旣  
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  
入寇固原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  
兩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  
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  
氏皆以善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  
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  
聯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  
千三百里樹藝雜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  
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  
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耗  
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  
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

也患在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  
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綬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  
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  
乃若亂峰墩野緒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  
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綬德為兩矣又東自定邊寧  
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二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率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總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

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二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率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  
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二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率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  
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二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率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之宜乎延寧固靜終歲之不得以少休也  
寧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為  
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或謂內地  
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  
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寧武等處  
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炮等  
處以東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堡

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

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  
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  
也

固原圖說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  
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強治十四  
年火師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立州衛以固  
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

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兼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別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臨則蘭靜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

喇嘛總宗

附卷

七五

甘肅圖說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

隅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垣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臘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亾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亾我臘脂使我婦女無姿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域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卽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吐蕃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比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吐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滋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當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涓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虞乎按邊務重大卽詳言之不爲贅過計不爲煩也故如丘文莊邊城之議王文成談邊之疏勞中



丞出塞之說馬中丞破虜之謀楊忠愍馬市或抱  
足吐中國之壯氣是用旁搜博採以成全書俾  
邊者一寓目而洞如觀火可矣

亦獲卮言

追尊 太宗文皇帝說

今追尊 太宗文皇帝曰成祖宗雖少讓祖而成  
則有殺于太按三代而後一統之正莫過于漢唐  
宋其功德之盛者莫過于三太宗然未聞以祖稱

明政績宗

附卷

七十七

也禮祖有功宗有德 太祖之前不得不稱祖太  
祖之後不得不稱宗惟晉武帝身開大統而述讓  
創業故追宣王為高祖伯父景王為世宗父為太  
祖而身為世祖齊文宣亦然父神武為太祖兄文  
襄為世宗而身為顯祖至武成後因之蓋未定之  
制也然則我 文皇宜復故號為 太宗

親之典更協矣

世宗追尊 父毋典說  
嘉靖太禮之儀初稱本生父 興獻王曰興獻帝

母曰興獻后正德十六年十月 勅也 為興國太后元年正月 勅也加尊為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 毋尊聖皇太后三年三  
月 勅也改稱 皇考 聖母三年九月 勅也

加 皇考尊謹恭肅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聖  
毋章聖慈仁皇太后七年七月 詔也立 獻皇

帝主上 聖毋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皇考尊號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附卷  
明政績宗 附卷 七十八

九月十七年七月 詔也考之于古無有兩者獨  
北魏莊帝事體盡合而尤守于一時建義二年尊

父彭城武宣王總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毋李妃  
為文穆皇后將遷主于大廟以高祖為伯考大司

馬錄尚書臨淮王或表諫以為漢高祖立太上皇  
廟于香街光武祀南頓君于春陵元帝之于光武

以疏絕服猶身奉子追入繼太宗高祖德洽寰中  
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北面為臣又二后

皆將配享乃是君臣並進嫂叔同室竊謂不可更

部尚書李神軌諫不聽或又請去帝着皇亦不聽  
恩謂獻帝與漢安懿王不同蓋英宗本為仁宗皇  
子而孝廟自有毅王為嗣故也若光武已疏絕服  
急于繼正統而忘其親南頓君至不得比于叔父  
趙王兄齊王尤不可為訓惜當時之臣未有能考  
臨淮神軌表以對者○莊帝事考之北史帝名子  
攸彭城王勰次子明帝崩無嗣爾朱榮立之永安  
二年追尊父勰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按綱目  
發明曰未論禮之當否是時戎馬在郊強臣擅命  
明政統宗 附卷 七十九

潘王登極

太祖高皇帝以吳王 成祖文皇帝以燕王請難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 世宗肅皇帝以興世子  
穆宗莊皇帝以裕王

再正東宮  
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為 皇太子以景泰三年封  
沂王以天順六年更 御名復為 皇太子凡兩  
赦

二子兩帝

宣宗章皇帝二子長為 英宗睿皇帝次為 恭  
仁康定景皇帝自古無兩之者

革除建文年號考

今天下謂建文年為革除非也 成祖即位 詔  
明政統宗 附卷 八十

稱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蓋猶秉踰年改元之禮不欲冒建文之號  
耳 詔內第一款稱建文以來又慰諭臣民 勅  
稱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大封靖難功臣 勅亦  
同又 戒諭文武群臣 勅辭建文不君蓋雖泥  
其尊稱實未嘗削其年號也又按吳興慎侍御蒙  
嘗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  
天順人歸 文皇以繼志述事歸 今主授其子  
俾之其子以詮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

曰卽叵測毋若乃公何遂不果上

又按萬都諫象春疏諫卽建文原葬處所立為陵

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號以表追報之隆從

年號以正君臨之體云云

又按楊侍郎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

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

難其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 建文數年

朝政及當時忠干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尚可補 國史之缺先生陳言疏內云魯昭公為

季氏所逐春秋每歲首月必書必書公乾侯漢不

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請下內

閣諸耆碩臣者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之

國史之末可焉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

又按王相國錫爵於西北闡策未及之言革除間

一姓遞承非逐免爭捷之際而當時執事可拘于

忌諱使孫蒙祖統所關干名義非淺鮮也

辯 建文祝髮之誣

按震澤紀聞謂 太祖既有天下謂誠意伯曰汝

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

下乎基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汗灌其鎖以授

之及靖難兵入 建文君開篋而視則袈裟一伽

黎一剃刀一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為僧

遁道按誠意卒于洪武八年時 皇太子無恙又

二年 建文君始生何得預云為嫡孫計乎此

傳謬之甚

再登大位

皇居深宮者七年以下已復辟復稱皇帝者八年

九再卽大位再紀元一稱 太上皇帝崇卑顯晦

更遞 千古所無按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

旋奉 駕歸此自古之所未有也固 國家國勢

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 郕王監國不

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

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中之

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

鄭將敗在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

急君也晉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  
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鄭伯  
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轍殺之欲  
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不知  
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  
先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寔  
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而自立左提右挈滅燕  
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  
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綱要卷宗

附卷 八十三

按已已之役不急奉迎 太上爲 景帝庶乎不  
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爲  
訓耳 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君爲輕千載而下有  
兩周公否耶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  
心也相職也于忠愍一本兵耳不錄其再造之功  
而以易儲罪之失之忍矣  
右論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曰吾國失一君復  
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謂公子自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自夷復曰君雖不  
言國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  
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  
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仆執走衛公子自  
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云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  
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  
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  
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  
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曰傳云契丹犯邊  
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  
還權留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  
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  
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徽欽之禍一  
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解姪

綱要卷宗

附卷 八十四

稱臣而究竟無補于公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  
英宗內還使 脚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遜國使  
一篇好文字而當時士夫未有一言及此者可慨  
已

### 官制考

今六部仿古周官之舊獨戶部兼冢宰制國用之  
職而宗兼司徒掌邦教之職矣繁簡劑量頗亦得  
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夏官之外復設  
五軍都督府雖兵刑為重亦後世不得已之意

總督撫鎮會古方伯連帥意郡縣之設遠建封建  
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厲民者朝聞而夕罷二也  
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  
而已有宗廟會通之費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  
也要之不如古者令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分耳

### 文臣異途考

國初文臣入仕正途惟有進士鄉科歲貢選貢而  
記其任子及 國初賢良方正人材舉薦亦次之  
其途而登大位者畧記于此

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公姚廣孝 左布政使  
印莖克勤俱以僧

禮部尚書蔣守約李希安崔志端 工部尚書陳  
道瀛徐可成 禮部左侍郎丁未忠金贊仁師宗

記以太常神樂觀道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少保許紳 禮部左侍郎

蔣宗武 通政使掌太醫院事施欽仲菊李宗

張鑾徐偉俱以醫

兵部尚書贈少師以下

明政統宗 附卷

八十六

太常寺丞贈少卿表琪子尚寶司少卿忠徹以相

太常寺卿丘玄清以全真道人玄清嘗為監察御

史以二宮人賜之遂自宮

禮部左侍郎湯序右侍郎康永韶以天文生

禮部尚書邵文節卜少師少傅少保尚書陶仲文

禮部左侍郎李孜省 太常寺卿鄧當恩趙五芝

凌中俱以方術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以推命

太常寺卿顧玘以巫師

兵部尚書單安仁	左布政使張真等以武弁
工部尚書徐臬蔭一子至錦衣衛指揮一子營繕	所正及官生賜玉帶食正一品俸 上有密旨及
徐少師階欲以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徐公力止	之
工部左侍郎蒯義	右侍郎蒯綱蔡信郭文英俱
以木工	
工部左侍郎陸祥	以石工
工部左侍郎吳復	以知印
明政統宗	附卷
吏部尚書張度	戶部徐輝
刑部李反直	兵
部滕德懋徐晞	工部李質
吏部左右侍郎李	信王春
戶部左侍郎李亨	禮部右侍郎劉敏
刑部右侍郎王詔	大理寺卿汪懋揚時俱以吏
蘇州府知府况鍾	泉州熊尚初
西安賈信亦	吏也俱有政聲加三品俸
都御史中丞涂節	吏部尚書郎本中侍郎汪河
以省掾	
南京通政使張苗	以承左

工部尚書嚴震	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人材
通政使樂憚	以輸粟貢
禮部左侍郎李嘉	以奉祀所禮生
禮部左侍郎張俊	以諳書寫人
大常寺卿杜安道	洪尚觀以櫛工
光祿寺卿徐興祖	井泉以厨役
布政使蔡春	王興宗以皂隸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楊善	戶部尚書劉中敷
太僕寺卿崔文奎	俱以守城諸生
明政統宗	附卷
大理寺卿朱奎	太常寺卿任道遜林章
工部	左侍郎謝宇俱以幼童薦直內閣林散官至從一
品	
工部尚書趙榮	兵部左侍郎俞綱
禮部尚書	張天俊
工部尚書周惠疇	禮部侍郎張電
工部右侍郎談相	王槐
翰林學士沈度	大理
寺卿沈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晏如皆以習
字選	
刑部尚書安童	工部尚書也先帖木兒忽哥赤

治書侍御史璵納兒加右副都御史咬住

川左參政閻乃馬反以番虜

工部尚書黎澄子侍郎叔林以俘夷澄即偽虞大

皇黎蒼弟幸免于僂而以善造神鎗父子至八座

食祿者近五十年年八十餘子亦近八十可謂遇

矣

布衣超擢考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聘

用如劉誠意宋文憲維禮寄優崇而頗循貧序自

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綱嚴密誅斥相繼而

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愛高爵越資挾天

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未樂亦間行之

茲列其名于左

儒士王本杜佑龔敷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四輔官

兼太子賓客位尚書上

賢良郭允道為尚書

泰才范敏張泰為戶部尚書

廣戶才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

武英堂紀事監生蕃義為湖廣行省參政

儒士趙翥為工部尚書張子源試禮部右侍郎張

宗德試兵部右侍郎

耆儒劉堦關賢為諫院左右司諫兼左右春坊左

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

儒士藍子貞張伯益為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陳

玄為右僉都御史

明經張文通阮文志試左右僉都御史

人才赫從道試大理寺右少卿

明政統宗附卷

孝廉李德為南京應天府尹

儒士吳頤為國子祭酒又張璉安處善徐子民曹

佾梁伯彭友信

稅戶義門鄭濟王懃為春坊左右庶子

賢良孟性賢為廣左右參政

文學宋亮為福建左參政

儒士邢浩為河南廬友帝為山東齊瞻為四川俱

左布使金良佐為廣東吳昭為山西陳宗顏為陝

西俱右布政使又鄒伯源等十一人為各布政司

叅政叅議

國子監生劉政鄧志和顧鉅申達周振張璉王允  
陳嘉薛郁董倫楊允楊鏞方温俱各省右布政使  
龍鐔阮友章王禮李皓曲能俱按察使肅禮敬為  
叅政朱源為副使

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陳煇子信試四川左叅議  
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韓春子試右叅政則官  
舍也

驥騎右衛千戶俞清第立試廣東左叅政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一

府軍左衛千戶陳亨第貞試右叅政則軍餘也抑  
又異矣

人材董從先魯昉楊仲禮署浙江王守政蔡均美  
謝直方王秉彛署福建俱布政司而不言何官

永樂中人才馬麟為湖廣盛儀為浙江俞景周為

山東周克敬為廣西俱左布政使孫豫為山西江  
潤為河南艾漢為浙江俱右布政使自是而後始

絕響矣布衣躋方面可謂奇遇然二朝諸公宋亮  
以下俱無登八座者

永樂中以儒士武周文為翰林侍講學士以老致  
仕

天順中以布衣吳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尤稱奇  
遇

論官員設額當寬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筭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  
多人少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一

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  
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進士科每省  
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  
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  
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  
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  
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地但因  
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  
四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



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  
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  
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  
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  
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  
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  
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  
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口超拔之斯能盡一世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三

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 方孝孺于考

建文之役狗義而卒者無如天台方先生焉卒三  
十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  
讀其書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絕之裔而為之記  
嗚呼先生後之有無不足為先生輕重第 萬乘  
之尊挾雷電之怒而有不能盡快于意之外者信  
正氣沸鬱于宇宙不容泯也按子名德宗時甫九  
歲以金陵魏尚書澤謫為海寧尉極力覆護又得

台庠余學夔者知之遂潛回湖名易姓行乞于市  
狂歌願效程嬰語四聞人耳夔傾其詳乃密致先  
生文稿及德宗亟逃海島避地以全其生尋往華  
亭青村諸鎮學治繪網以延殘息復携潛入郡訪  
進士俞允允為先生門人家居不仕從者見之喜  
不勝乃教育之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為館甥初  
冒姓俞後改為余云此其大畧也其詳悉載董太  
史其昌碑記中

### 論科場取士

凡四條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四

其一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  
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其誤閱文蓋場中閱  
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  
場文十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  
始騰完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  
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  
之日不過半月而宴飲之誤又問之何能綠賢况  
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裁飲宴寬以

月日待放榜後補禮可也近拾中式舉子之語潤色以充實錄竊恐不足以爲別

其二

時文不足以知人必三場策對乃見經濟談古博今一切置之弗閱初場取之即策空談亦中初場不中即策錦繡無暇閱矣雖魁元亦多不答策問目之詳若此只取一場足矣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慎選之過也爲今之計乞

勅大學士會同吏禮部當科試年分推舉有學行

南政統宗

附卷

九十五

者嚴加考試之其鄉試差官如前戊子年例先期考過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爲舉子式庶凡人皆知學而治道可舉矣策士以時務最切爲問不許接拾陳言乃知石畫熟于胸中它時臨事不眩若是則學究天人董賈之才當再見矣

其三

請立壹大科于會試之外其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必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元賦以博通古今練其政務爲甲式行于辰

戊丑未之正月朝覲官有志者皆得應之視舊制超擢初首置教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等其中取之使真才輩出滄海無遺珠之憾矣

其四

請復 國初薦舉之科使山林之士得效用于世則以類而進夫山林之士更世變也多見科第之如斯未必不曰如有用我者豈如斯而已乎况無路進身絕意外慕勤儉自守習以成性一旦舉而用之必感知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厲以副 九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六

重之望以期造福于蒼生而延 宗社無疆之休書之史冊必曰是即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泊復見于今日矣竊慨今之學者任意不明則進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于里閭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于天下夫今城衢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如遂之間青疇萬井抑埒百里而肆其猷畝之關役奴下走文衣麗履汎鷁浮馬變童季女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必食墨縉紳之家也換厥所由蓋由父師之所

為教子弟之所以為學胥此也夫此宮室之與田疇之運關妻孥之華盛得之者則為誇姓為元宗為寧馨兒失之者為不肖為豚犬為無賴相習成風比比然矣以故寒素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兩田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為妻孥者蓬鬢垢顏以富井曰凡為里中之富貴者莫不撫掌而咲之滿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咲凌于胸中一旦富貴求與之祖敵更不思幼之所學者何事而為此蠅營狗苟為也嘗聞顯考有言曰士猶處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七

子也末有不女于閨而能婦于家者此語某嘗三復之焉

### 甲榜非正科

國朝科甲以丑辰戌未為正而洪武開科之歲進士吳伯宗等則辛亥也永樂壬午靖內難明年癸未始鄉試甲申賜進士曾榮等已丑會試中陳璉等上北征辛卯賜進士蕭時中等天順庚辰試場火秋令試中吳鉞等甲申賜進士彭教等正德唐辰會試中張治等上仁廟明年新帝登極

為辛巳賜進士楊維聰等五科非正科而兩皆甲申最後辛巳相去亦三年

### 辨劉基遊西湖詩謬

按剪燈野聞謂劉基嘗樵客泛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可久也夜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君為天子我當輔之按公遊西湖見異雲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八

起西北謂天子氣在金陵後十年我當輔之然此是謝江浙儒學副提舉時語其後張士誠據吳郡之日郭子興據吳郡之時公方再起官在處紹間足跡未嘗至濠與吳郡也後至太祖下金華始遣人聘基非素相識也何不經若此

### 國號大明考

枝山野記謂韓林兒始號亂稱少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賢子不足謀去過皇祖皇祖初與其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劉曰不足煩也因請更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歿按韓林兒初稱小明王後建國號曰宋改元曰龍鳳太祖初亦奉其正朔授官爵劉嘗謂太祖此牧豎耳奉之何為後林兒為呂珍所逼國亾亾之五年而太祖始即位國號大明云

辨海鹽王文祿立言之誣

其一

按學山贊謂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為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此處基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九

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為謀臣之冠按此乃宋真德秀故事實與誠意無與

其二

聖祖賜誠意一金瓜令有急賜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祖奕棋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止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也誠意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逐如言回則內使已

整車中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變特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錫放起錫已死袖中蓋以鶴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奕碁全近兒戲當時高帝必無與誠意相厚至此且行藏家錄俱無所考而誠意未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邵榮耳所謂西班牙衣緋者何人也

其三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

刑部尚書開濟上謂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昂奎用酪畢用鹿肉蒲用菜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手牛鬼用粃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粃米烏麻作粥張用毘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麥稗飯角氏用諸華飯元用蜜煮綠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粃米粥尾用諸果狼作食箕用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弁肉胃用粃米烏麻野東列于二十八宿金卓上問何以知至否

曰二十八宿金椅剖鬆椅上至則芒倒不至則  
不倒如濟言燕畢其二椅不倒問曰二宿不到  
也濟曰一宿 陛下一宿臣 止疑曰卿欲作朕  
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  
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  
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剖之可見既斬而剖不見竅  
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  
此事尤誕妄之甚

布衣總裁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一

詔重修 高廟實錄布衣陳濟與學士解  
縉等為總裁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  
為纂修官

布衣考試

洪武四年京畿試前元貢士鮑恂與學士宋濂等  
同為考試官

典史中會試

曹文襄徵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得第二  
人廷試復為第一入不十年遂登相位後有刑部

吏南昱松陵驛丞鄭温然位不甚顯考蘇州志帝  
熟黃鉞叔楊亦以典史中會試

勛臣從祀孔廟

萬曆中詔以新建伯王守仁從祀孔廟可謂特恩  
榮矣時布衣胡居仁亦與焉亦真非常之遇特布  
衣如吳與弼而不得與士人多扼腕之

賜進士

天順七年貢院災會試舉人死於火者九十人事  
聞俱賜進士出身信哀死于生榮矣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二

致仕官主試

洪武乙丑命前翰林院典籍聶鉉主考會試宣德  
癸丑前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主考  
會試聶待選吏部黃以謝 恩適至京故也然聶  
以甲官得之其同試乃有講讀以上者尤為奇矣  
早達

四歲洪舍人鍾以善大書舉入翰林肄業

五歲李文正東陽以奇童舉善大書屬對入翰林  
肄業

八歲至十歲程學士敏政楊文襄一清俱以有司

薦舉奇童

九歲張寧陽王懋襲爵英國公

十二歲楊少師廷和舉鄉試大理寺卿朱奎太常

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少師一清郭翰林

希顏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李少師東陽費少師宏

何提學景明張太師居正劉侍讀虞襲中鄉試鄧

寧河愈為中軍先鋒

十八歲王侍講洪陳脩撰景著王兵侍偉楊少師

一清趙中丞時春王參政慎中蔡侍郎汝禎俱第

進士奇童洪舍人鍾舉解學士縉中解元

十九歲解學士縉楊少師廷和何少宰孟春蔡尚

書克廉俱舉進士王布政象坤中解元舒編修弘

志中探花楊元祥改庶吉士殷少保士儋經魁景

吉士鴻功解元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鄧司成守益倫司成以  
訓俱會元

二十一歲喬少保宇邊尚書貢顧同書澤方少保

獻夫徐少師階楊少師博李夢陽中解元餘不悉

二十二歲林編修大欽周修撰延儒狀元及第

二十三歲施修撰磐狀元及第

二十四歲郭太宰璉為布政司參議

二十五歲鄧寧河王愈為行省參政

二十七歲徐中山王達為同知樞密院

二十八歲項文曜為兵部侍郎

二十九歲韓襄毅雍為僉都御史

三十歲項文曜為吏部左侍郎

三十一歲鄧寧河王愈為右都御史大夫朱東平

王能封成國公

三十二歲李岐陽文忠封曹國公胡文穆廣以侍

讀楊文敏榮以侍講入內閣

三十三歲常開平遇春為中書平章政事解學士

以侍講入內閣于肅愍謙為兵部侍郎朱成公希

忠加太傅

三十四歲鄧寧河王愈封衛國公沐昭靖英封黔寧侯陳節愍洽為吏部右侍郎少保時以修撰入內閣

三十五歲解公縉為翰林學士

三十六歲鐵公鉉為兵部尚書商少保輅以侍讀入內閣

三十七歲夏忠定原吉為禮部尚書郭太宰璉為工部右侍郎胡文穆廣為學士

明政統宗

附卷

二百五

三十八歲許公思溫為禮部左侍郎王襄敏越胡公執禮為右副都

三十九歲許公觀為禮部侍郎

四十歲蹇忠定義為吏部尚書王忠宣福為工部尚書商少保輅為兵部侍郎入內閣費文憲宏為禮部侍郎申少保時行以少詹兼學士

四十一歲徐少師階為禮部侍郎

四十二歲郭忠襄資為戶部尚書呂公震為刑部尚書呂文諤原以學士入內閣彭文憲以太常少

卿入內閣董文莊玘為贊少保宏為禮部尚書

四十三歲張太師居正為武英殿大學士

四十四歲呂公震為禮部尚書趙公玘為刑部尚書白公圭為工部尚書王太保錫爵為詹事

四十五歲費文憲宏方文襄獻夫加太子太保俞肅敏子俊為兵部尚書張祿為吏部尚書董玘殷士儋為吏部侍郎王錫爵為禮部侍郎

四十六歲陳洽為兵部尚書熊槩胡宗憲楊博為右都御史呂本為少詹入內閣殷士儋為禮部尚書

明政統宗

附卷

二百六

書

四十七歲謝遷以詹事入內閣趙榮張璪為尚書徐階為禮部尚書楊博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張居正加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居首輔陳經邦于慎行為禮部尚書

四十八歲陸瑜為刑部尚書項忠為右都御史徐階申時行加太子太保呂本以內閣加禮部尚書

殷士儋加太子太保萬鏜為南院右都御史汪道昆為兵部左侍郎曾省吾為工部尚書王弘誨為

南京禮部尚書

四十九歲李東陽以禮部侍郎入內閣蔡克廉為戶部尚書申時行以少傅居首揆王家屏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五十歲李善長為左丞胡李賢以吏部尚書入內閣

閣余子俊為兵部尚書王守仁以兵部尚書封伯

楊廷和加少保夏言林懋桂等俱為尚書王越翁

萬達為左都御史楊博胡宗憲加太子太保郭朴

加太子少保申時行以少師華蓋殿學士居首揆

晚達

五十一歲徐有貞封武伯為華蓋殿大學士居首

揆自五十二歲不得稱早達俱不載

劉文介儼四十九會學士彥五十四唐學士臯五

十八焦竑五十俱登狀元曾祭酒鐸四十五登會

元金司業達以五十八登會元及第張文忠四十

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六年錢文肅習

禮以練子寧姻累三十九始中解元登第入翰林

歷諸華之務而近八十猶為學士五品轉禮侍歸

滹文莊若水亦以父累故四十會試入翰林至七十餘始拜尚書丘文莊濬張文簡璧七十餘始入內閣楊燾則八十餘以長史進禮部侍郎為尚書

表宗臯近七十以長史為吏部侍郎周詔近八十以紀善拜少詹事為吏部侍郎

三元

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領解浙江為會試廷試第一

人士林豔慕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士

四年而以修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復入入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九為奇也

會元狀元

許觀洪武乙丑吳寬成化壬辰錢福弘治庚戌倫

文敘弘治乙未楊守勤萬曆甲辰韓敬萬曆庚戌

周延儒萬曆癸丑

解元會元

黃子澄洪武甲子乙丑施顯洪武丁卯戊辰陳璉

朱樂戊子己丑林誌永樂辛卯壬辰吳英永樂甲

乙未楊昇正統乙卯己未姚夔正統戊午壬戌

史 3-181



王熬成化甲午乙未儲薦成化癸卯甲辰汪俊  
洽壬子癸丑李廷機隆慶庚午萬曆癸未

解元狀元

吳伯宗洪武庚戌辛亥林環洪武乙酉丙戌蕭  
中求樂戊子辛卯陳循永樂甲午乙未柯潛正統  
丁卯景太辛未彭教天順壬午甲申謝遷成化甲  
午乙未李旻成化庚子甲辰楊維聰正德乙卯辛

花解元綸會試殿試俱第三楊狀元慎鄉試第一  
會試第二陳會元瀾表會元煒俱鄉試第二廷試  
第三王會元錫爵鄉試第四廷試第二金會元達

鄉廷試俱第三靳解元貴會廷試俱第二謝解元  
丕會試第四廷試第三陶太史望齡鄉試第二廷  
試第三楊太史守勤鄉試第三會試廷試俱第二

王泰外甲子乙未

論

洪武 永樂尊稱 二祖

建文革除遜位年號辨

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稱年者漢惠帝養作  
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  
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  
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假也昌邑王賀自  
藩邸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  
年內又外人也故不書唐中宗嘗貶為廬  
陵矣綱目書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

明政統宗

附卷

百十

豈其名正實彰四歲天子如

建文皇帝者而不得稱年乎哉孫蒙祖號欽亂生  
年失無大干此者以為亡國之主與亡國之  
國者非一姓其誰併年而亡之以為德不足  
存與願暴如桀紂固有年也况 建文弱齡  
未壯能以興致太平為已任躬郊視學優高  
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庶幾哉守成  
令主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聲亦曰務寬大  
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志生慕古雖刻  
削諸藩畧亦自為社稷計何得遽滅之耶不  
寧惟是為祖則子為宗禮也古未聞父子俱  
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崇稱祖豈不稱善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之而後

明政統宗

附卷

百五

二聖不妨稱祖不然以父子相接而俱祖可乎故

以一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

而平列為祖亦非體也 明史將為萬世觀

即不為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也耶善乎楊文懿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山亦

曰位可革年不可革即當

文皇在御不難以義爭之况今日是辨已定正

聖子神孫所當幹蠱補闕時乎伏觀

昭皇帝 長陵碑文稱我 皇考文皇帝駐師金

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起兵之故

建文君自焚 皇考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

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遂備 天子禮

葬書其沒曰崩是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

沒 建文也其即位詔諭臣民勅討功名勅

曷嘗不稱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掩矣 昭

帝雖 文皇帝子而不勝痛借 建文之至

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明政統宗

附卷

百五

論曰

太祖在位實惟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得

尚蒙洪武之號原所以革除之意不過欲使

後人不復知有建文耳前代更朝易位即餘

外閭位猶得存其年號而 建文當年既已

負展臨朝薄海內外已奉正朔胡一旦而革

除之矧 建文繼統孰不知洪武之有孫特

以輔佐非人靖難啟師旋知天命有屬遜位

出亾達天識時其賢智有足君者安得遽金

建文名號泯泯而無聞也歷年二百餘年

世十葉郎今日之耳目不可塗矣况後世乎  
以建文之紀年作洪武之虛號生而後之  
而生之竊謂革除之名未安也吾學編易革  
除為遜國尤非也曰遜國則建文不得列于  
帝紀矣名稱雖美而害于義實不若仍存革  
除之名而實儼然在也且天下者 太祖之  
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未嘗有一日間者 太祖

明政統宗 附卷 百十三

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建  
文以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  
弘化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  
貽謀之意或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祖孫  
一脉一本相通因此廢彼如宗誼何况師曰  
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  
肆之舉君子若孫何嫌何疑而假掩飾乎探  
之于事于理于情于勢均之不必然者且  
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尚諡元主順帝

我

成祖即位初猶稱 建文為少帝而一時在位諸  
臣猶有不念舊惡之旨頃觀我  
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害諸臣令各地方有  
司祀于其鄉其墳墓倘有存者仍厚加賙錄  
而萬曆十六年元禮部題覆司業王祖嫡之  
奏特覆 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克塞之心同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

明政統宗 附卷 百十四

修柰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可諡柰何  
削其籍于 本朝 景泰之位號可改柰何  
斬其名于 建文一時成事之臣尚可褒郵  
柰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于百世之後由斯  
以譚不獨非 太祖之心即  
成祖之心亦不自安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奉揚 祖德宗功以彰大孝  
草茅細臣堂簾勢隔吠堯哭赤號籲繼從竊  
意綱常萬古以為治弗可易者也議論百年

而有定弗可淆者也直道三代而為行弗可

枉者也伏願槐閣木天名公躬

九里纂修之時于 高廟實錄中摘洪武三十二

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復還建文元年二年

三年四年之年號仍修葺為

少帝本紀不致泯沒而其間疵政過舉亦自不能

曲為隱諱茲不獨

成祖靖難之功固奕而有光而 建文在位之蹟

亦同激鑿之不煥愈幽蒐于九原昭大義

明政綱宗附錄 百十五

萬代微顯聞幽信今傳後修廢舉墜正在今

日越俎堯言仰祈 財察

山識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寰宇分合志序

夫國家興衰。嫩惡之林。則莫備於前史矣。歷觀上古。無若淑而不昌。無微壞而能全。纒纒史編。所為昭前代。令德覆轍。而足備後世長鑒也。明甚。三皇五帝之事。存亡隱見。不可覲。晉矣。自尚書春秋而外。史無慮什伯。史之有編年也。自左氏始也。然非左氏始也。竹書所紀年。紀夏至周幽王。從來遠矣。至史遷業成。二正。勒一家言。班固晚出。稍因而益之。變亦畧具。而漢事最詳。好文之主。力不能博。綜廣涉。揆本竟末。選選有文繁難省之嘆。于是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迨宋涑水氏。始集資治通鑑。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為法。

然世主稱良焉。他如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蕭子顯等之於六朝。劉煦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大氏代不一。史史不一言。而其間之割守難易。國祚脩短。幅幘廣狹。靡不描擬纖悉。蓋有機存焉。今其史具在。可瞭然而玩也。慨自末流之勝。而標舉之輩出。斷馬執往言。以附己意。守轍滋其前陋。務勝啓其後疑。或旁引而効顰。或曲証而添足。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甚且掇其唾咳。以自藩飭。彼亦惡能闢其室而躋其域也耶。若予鄉徐生。自少淹貫百家。又明習當世務。值此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寸之地。大究其用。而僅博一墨來。

青毡。廼肆其力於搜羅。因前史而輯訂之。命之曰寰宇分合志。上遡羲皇。下訖宋元。中叅以訓評。若職方地輿。臚分而畛列之。凡若干卷。夫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爛然各麗其明。有所以運之樞。自爾辰居而星拱。滄海為百谷王。則朝宗無外。而潢潦谿澗。時亦流潤於一方。天地之間。其合而分。而復合。豈形象之使然。抑盈虧消長之有定也。載稽往牒。寓內河山不改。陵谷代遷。或莫於覆盂。或置於累卵。失則瓦解土崩而不足。得則雲合響應而有餘。安危之機。豈不以人哉。方今頽網壞埏。梯航窮髮。莫不猷琛奉贄。號稱救寧。頃者烽煙相望。舊異頻仍。藉聲靈所暢。環四海之外。以為帶。詎

不云金甌孔固。惟是治亂汗隆之倚。伏如循環然。詩詠徹桑。易戒衣袂。官所稱制治保邦。豈其軫不必然之慮。為私憂而過計。要以稽史。徵圖。覽古知今。維難於易。圖大於細。斯長世之芳軌也。徐生志分合之意。將無見及此乎。嗟夫。善貌人者。先神情而後形狀。摹度者。流竊形狀而神情之失。真終弗肖也。予茲慨夫立言者。徒藉筌蹄以資漁獵。則雖簡編星布披閱。如指掌。何裨于治安之計。後之觀是編者。儻因摹度之似。而並得其所以分合之神情。斯良工苦心。為不徒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勅分守青登萊蕪萊州海防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蕪布政使司右叅議廣



陵盛稔序



寰宇分合志序

子長作史記。春秋載宇宙大事。即樊然若列唐肆乎。然雜而有經。稔之彼自有意。若班陳之倫。則意不勝事。未免入於文字。它如汲冢竹書。王子年拾遺記。西京雜記。汝南先賢傳。越絕書。下逮洛陽名園記。玩之多若裨官。寔皆憂時君子。悲涕興哀。訓察氷霜。識微彰往者之所作也。意更雅馴矣。碩物小而類儉。事僑野而旨不肆。達不軌於經訓。不可領於學官。直涔潦之牛蹠耳。寓內山諸侯之國。三水諸侯之國。七東西為經。南北為緯。瓜分箕布。不易勾股。顧若肢臄。然可散而不可散也。能者守之。門庭四塞。則亦惟是樹德設險。遞相君臣。是以分茅

可束。舊鼎可移。厚寵不敝車。主器不  
守姓。列觀往茲。崇極則徵替。替極則  
徵崇。豈歎徵天之衷哉。學博徐君。撰  
寰宇分合志。上自宓義。下逮勝國。具  
紀人代替崇分合之故。本其自始。推  
而極之。籠天壤於寸楮。覽古今於一  
息。剖者如珪。合者如璧。譔言述藻。其  
經奇者。皆漢魏作者之所不能及。而  
選義歸中。防微杜漸。又宋儒司馬諸  
家之所已言而不能暢。有子長之歸  
旨而不私。有汲冢諸書之隱憂而不  
俚。作者之意。將無有屬耶。  
今天下全盛。職方為一。侮言左食。靡不  
聆鞞樂而食方粟。比者東西跋扈。南  
徼揭竿。橫虜戎帳。未温。藁街縣首。秦  
寧之極。

天子拱揖而有餘。獨計平陂艱貞。易戒  
炯如。而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在貞觀  
盛際之日。猶鯁鯁焉。則分合志之作。  
儻亦有當於復隍苞桑之旨乎。余觀  
邢溝廣陵之間。濤氣山英。積結隆摯。  
都人士。類魁奇美秀。意識恂達。徐君  
寔生其間。故其述譔。類匪夷所思。是  
志洵可為丹宸箴銘。會今廣陵  
盛公駐節海上。銳意文教。慨然於斯志  
有深嘉焉。遂梓而廣之。匪啻以同里  
之故。余久侍  
盛公。每語今全盛之業。見衷甲冑糧鑿  
山衡水者。四出。未嘗不拊膺長息。日  
中思憂。訓董樓船諸將軍。悉授方畧。  
築城奮慎。罔不先幾而圖。則徐君之  
意識。不乃又有所以開且成之者乎。

嗟乎。世當既否而分。則祥羊蜚雁之詩。即慨慷托規。無裨於匡救。唯是泰能思否。合能思分。則一言可以挽危亡。故著作不靳腴。靳於中窾。而有當於獸解。先識者。世遂珎為執史。於是汲冢書。拾遺雜記。往往出矣。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吉州

龍文明序



寰宇分合志序

廣陵成西盛公。久以文學。擅名海內。其治兵海上。閱三年。亦既惠洽威暢矣。則時時屬心舊典。一日過余曰。公知不佞里人徐君樞乎。閱覽博物君子也。弱冠有聲諸生中。餘姚孫太史守官白下。延為塾師。太史於越世家。家所藏多石室金匱之書。諸子姓又皆瑰瑋踔絕。可狎相師友。以故君益得潛精今古。下筆不為世俗語。是時人且謂君取高第。拾地芥耳。而卒屈首場屋。瀕老貢至京師。領即墨學博。溘然客邸。傷哉。平生編削甚多。其大者為嘉隆識。小寰宇分合志云。嘉隆識小業已傳之宇內。茲將以分合志付剞劂。公其補綴序之。余受而卒業。

則不覺長太息而增歎焉。夫學者枕  
經藉書。尚友古人。豈惟是口耳。蓋將  
有為於時也。如徐君者。使其丁年逢  
世。飛綏明時。外之緣飾吏治。內之黼  
黻皇猷。何適不可。乃白首不招。青毡  
頗頽。滴滴去此而死。徒以論說遺文  
稱焉。亦足悲矣。而余則因是書。又深  
為君幸也。蓋使君而逢世。誠能有為  
於世矣。詎暇為是書乎。無是書。則後  
世誰復知君者。世之高官大爵。豈少  
何没没也。又使此書作矣。區區學博  
其人。與骨已朽。悠悠世情。疇則念之。  
不有盛公。憫其志。冀其言。立於後世。  
則是書也。覆餗飯蠹已矣。故君之有  
此書者。窮也。此書之能傳者。遇也。抑  
又足幸矣。今殺青簡而皮傳者。滿天

下。然大都非津津唾核。則沾沾一得  
也。其視此書。包括宇宙。提挈治亂。上  
下數千百年。爛然有第。誰為賢也。後  
之讀者。當知此書可傳。非

盛公不能傳。余言非誣矣。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大理寺右  
寺丞前光祿寺少卿禮部精膳司員  
外郎東萊董基序



寰宇分合志叙

明教諭廣陵徐樞叙

愚按自開闢以來。受命者非一世。世及者非一君。其間疆理之分畫。都邑之變遷。率因而改易焉。大都合之後必分。分之後必合。豈翳治亂之代謝。抑氣數之循環也。嘗謂取天下以德者。百年始興。興雖如是。其難一戎而彛命。即革取天下以功者。數載可定。定雖如此。其速百戰而王業始成。德盛則入人也深。故孱弱可廁守文。匪惡至貫盈。人心未厭。功勝則得天也。固。故中材亦能繼體。惟奕世鮮德。天命始移。揔之由合而分。其分也有漸。是以撫盈成之運者。不可無蹈水馭朽之憂。由分而合者。其合也有由。是以念締造之艱者。不可無執玉捧盈之戒。愚嘗上溯羲皇。中考三代。次及漢唐。下迄宋元。於國祚之始終。傳襲之世系。歷年之久暫。悉衷而訂之。至興敗之肇于幾先。得失之驗于事後者。間以所見所疑。附載于後。為寰宇分合志。若燧巢而上。則虛而不迷云。

寰宇分合志目錄

卷一

分合總論

五帝

五帝總論

夏

夏總論

商

商總論

周

西周總論

自五帝至西周總論

東周

東周總論

卷二

秦

晉

齊

楚

燕

魏

趙

韓

田齊

秦

秦總論

自東周至秦總論

秦末稱兵者總叙

陳勝等

漢

西漢總論

王莽

卷三

西漢末稱兵者總叙

秦豐等

東漢

東漢總論

後漢

後漢總論

魏

吳
晉
西晉總論
五胡總叙
西晉胡及割據者
卷四
東晉
東晉總論
東晉胡及割據者
魏
東魏
魏總論
宋
宋總論
齊
齊總論
卷五
梁
梁總論
陳

陳總論
北齊
周
隋
隋總論
隋末獮兵者總叙
林士弘等
唐
唐總論
卷六
唐藩鎮
梁
唐
晉
漢
周
五代總論
卷七
五代中割據者
宋

北宋總論

契丹

南宋

南宋總論

夏

金

元

元總論

歷代總論

附錄

紀幅幘

幅幘總論

紀郡國

郡國總論



寰宇分合志卷一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分合總論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寰宇之合也然大明之獨運。歷萬古而同然。土宇之分。前乎曠古。一見于是始有合有分焉。顧合者其常而合之中有及其常者。分者其變而變之中有變之變者。揖遜征誅其合正矣。若劉季之除秦。光武之恢復。吾無議焉。降而為閏位之秦。隋。禪代之李。唐。篡立之晉。宋。類皆統而不正者。然猶以中國之人。臨中國之臣民也。至蒙古起自幹難。遂至以夷狄而為中國之主。建侯樹屏。其分正矣。若西蜀之昭烈。江左之晉宋。吾無議焉。降而為爭雄之七國。旅拒之強藩。割據之僭竊。皆敢行稱亂者。然猶中國之人。據中國之土宇也。由五胡以及金魏。遂至以夷狄而分中國之疆。嗚呼。若吳若楚。皆聖賢之後。猶不使比泗上之君。于潛于唐。有慕華之心。猶不使與會盟之事。內夏外夷。謹嚴如是。今而分

則帝王之板籍。半屬腥羶。合則諸夏之衣冠。盡為左衽。使尼父生於此時。其感世變。悲人窮。將大有不勝其痛悼者。說者謂陽極而陰。晝盡而夜。為氣數適然。盖大明當天。則六合共仰。味谷醜日。則鬼魅肆行。其斯之謂歟。陵夷至是。可駭也夫。可慨也夫。不有聖人一洗而空之。則人類胥而禽獸矣。今大明出矣。羲皇之宇宙。自今而開闢矣。古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臣於我明也亦云。

太昊伏羲氏

風姓。天水之成紀人。以木德繼天而王。都宛丘。有龍馬負圖以出。始畫八卦。作書契。制嫁娶。作甲曆。正姓氏。通媒妁。以龍紀官。謂龍師。而龍名德並天地。故曰太昊。結網罟。教佃漁。又曰宓犧。畜犧牲以奉祭祀。又曰庖犧。在位一百一十五年。春秋時。任宿。頌。句。顓。臾。皆其胤也。

嘗聞史列女媧等十五氏。皆後伏羲為天子者。而履祥稱為太昊分理之官。然考太昊命官。亦云共工為上相。栢皇為下相。朱襄。昊。英。為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想首列女媧。從亂臣之例。但共工以倡亂。僂。栗陸以慢諫。亡。乃與十五氏並列。亦往籍之不可考者。

炎帝神農氏

姜姓。鳳翔之姜水人。少典君之長子。火德繼伏羲王。都陳。後遷曲阜。育子姜水。以姜為姓。初藝五穀。嘗百草。列市廛。通貿易。以火德王。故稱炎帝。教民稼穡。故曰神農。以火紀官。火師而火名。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其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帝益脩厥德。民自叛。其君而來歸。在位一百四十年。其後州甫甘許戲露齊。

怡向申呂皆其胤也

嘗聞子思之稱。東戶氏也。曰耕者宿餼于隴首。而外紀之稱。燧人也。曰交易托始于燧皇。此謂其始炎帝焉。豈別有所據乎。至若夙沙之降。如虞之格苗。文之降崇。皆率是道。蓋聖人之德。非待脩而後懋。而凶人之惡。則以久而益深。皆由欲其亡者歸之。非藉增其脩者來之也。

帝臨。鬼神農納奔水之女。曰聽。諛所出也。在位八十年。

帝承。臨。魁子。在位六十年。

帝明。承子。在位四十年。

帝宜。又曰帝直。明子。在位四十五年。

帝刺。又曰帝克。宜子。在位四十八年。

帝襲。又曰帝居。刺子。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襲。曾孫。襲。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皆不在帝位。

克。生。榆。罔。為。政。東。急。諸。侯。携。二。其。臣。蚩。尤。作。亂。遷居。涿。鹿。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降。封。帝。于。路。在。位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八傳五百二十年。

嘗聞孟子謂傳子始于禹。歷放始于湯。據史所云。

則炎黃已先之矣。蓋舜禹不世出。聖人不得避私子之嫌。而神人已翕從。聖人不得終臣節之守。然阪泉之戰。無異于牧野。鳴條之師。而路邑之封。不同于南巢。太白之死。非湯武之心。獨忍于癸辛。由榆罔之罪。未減于桀紂也。若自臨魁以至帝裏。前後幾五百年。而朝無可紀之政。史無可書之績。不惟熙洽之治。視三代為特隆。而燕翼之貽。殆百世而不斬矣。

黃帝有熊氏

公孫姓軒轅名有熊國君之子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弗能征也軒轅用于戈征不享時蚩尤最暴與戰于涿鹿禽而斬之榆罔虐諸侯乃脩德振兵教熊羆貔貅羆虎豹攻之阪泉之野三戰勝之諸侯尊為天子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生于軒轅故以名長于姬水亦以姓以上德繼神農紀官以雲命大撓作甲子伶倫造律呂車區占星氣窳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用共鼓為舟楫備車服駕馬牛鑄金刀合醫藥在位百年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嘗聞夙沙之叛民皆棄其主以向風蚩尤之叛也民廼黨其惡而旅拒豈聖德之感有深乎曰不

然夙沙亂于極治之時其仁暴之相形者易以聯其歸化之志蚩尤起于榆罔之亂其金革之素稔者難以馴其好鬪之心若周公驅犀象而此云以猛獸為前驅武王一戎衣而此云待三戰而後勝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黃帝子女器也能脩太昊之政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曰金天都曲阜鳳鳥適至以鳥紀官諸福之物畢至立鼓磬以通氣于山澤作大樂以協和平神人及其衰也黎氏九人亂德天下之人始相惑以神怪焉在位八十四年

嘗謂九黎之亂疑亦太昊之蚩尤炎帝之夙沙未必德衰之所致或習見其格神人致諸福遂習而為魔禱之事焉亦未可知也且玄囂濟美庖犧豈致倦勤于晚節耄期高陽輔相肯使倡亂于當年至后世不列之五帝中殆非淺學所能辨者

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玄囂姪也姚姓國于高陽故曰高陽顓頊言其專頊言其正都帝丘年十歲佐少昊二十代之即帝位以水德王因神人樛孫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革九黎亂以孟春之月為元在位七十八年

嘗謂九黎之亂其害及世道人心者不啻洪水阻  
饑之災也。若重華之使稷使禹。即于為相之日而  
顓頊之司天司地。迺俟為帝之時。何耶。豈迷其相  
業者。類載之帝紀。抑治之以漸者。姑待于得人乎。  
若金天之舍子。先事于傳賢。而顓頊之建寅。預符  
于夏數。蓋大聖人之所作為。固有曠世而同然者  
也。

帝嚳高辛氏。少昊孫。橋極子。顓頊姪也。姬姓名。爰受  
封于辛。故曰高辛。嚳則其以字為號也。都于亳。十五  
佐高陽。三十代之。即帝位。以木德王。帝生而神靈自  
言。其名治民如水之灌溉均平。而執中以徧天下。在  
位七十年。有妃四人。其三曰陳鋒氏。生堯。其四曰嫫  
蚩氏。生摯。摯長于堯。因立焉。在位九年。不能其政。堯  
以德盛為衆所歸。摯服其義。乃率群臣。造堯而致禪  
焉。

嘗謂允執厥中之訓。肇戡于堯。為禹世心學之祖。  
而執中徧天下。在帝嚳則已先之。是堯之所以戡  
后者。即堯之所以承前者也。獨怪高陽有八愷之  
子。乃舍之而立姪。猶于賢之中擇其尤。摯堯皆高  
辛之子。碩舍少而立長。不于子之中推其聖。史稱

帝嚳之崩。百有五歲。摯于諸子中為最長。則其不  
肖。將必如朱均之可辨者。豈堯之養晦于潛龍。將  
不顯其德。而堯讓以敦睦者。或固遜于先耶。

帝堯陶唐氏。伊祈姓。史謂放勳其名。然傳又指為贊  
堯之詞。若謂堯為名。而謚稱聖善。傳聖曰堯。則堯謚  
也。非名也。十五封于唐。十六即帝位。以火德王。都平  
陽。放齊舉丹朱嗣。堯以頑凶不用。至七十載。欲禪于  
四岳。四岳以舜荐。越三年。使攝政。一百載而崩。

嘗聞堯有九年之水。而鯀之績。用九載弗成。是懷  
山襄陵。特為害于方割之始。而方命圯族。及重延  
夫年所之多也。且鯀惡已達于升聞。何四岳猶稱  
其可用。三載已可以考績。迺任彼嘗試。而漫為若  
然。即無論傲予之先。而自鯀治。以達于禹。平水患  
已十有七年矣。灼知舜德之齊聖。猶歷試于多方。  
而洞晰伯鯀之非才。碩責成于久任。豈水患之大  
不可以計効于歲年。而得人之難。或冀其收功于  
萬一也。

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世孫。顓頊後也。生于姚墟。故以  
姚姓。謚謂仁聖。盛明曰舜。然四岳荐之。已曰有鰥在  
下。曰虞舜矣。豈舜其名乎。而史謂重華其名。是亦以

贊之者名之也。謹識其疑以俟博古者。繼堯以火德。都蒲坂。二十以孝聞。三十以四岳舉。三十七年。荐于天。遂攝行天子之事。脩禋祀。行巡狩。五十八。堯崩。避之南河。六十一。踐位。三十二年。命禹。摠師。五十。崩于蒼梧之野。

嘗謂舜于堯崩之時。尚有南河之避。而攝政之日。即行巡狩之儀。豈即真之嫌。不避于生前。而三讓之儀。特堅于死后乎。意者休耄期之倦勤。冀民隱益周于上達。而感八音之過密。知人心不忍于忘唐。故巡歷之躬親。凡以盡君逸。臣勞之義。而堯官之遠避。示人以父終子繼之經耳。

### 五帝摠論

愚按。邵子云。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時如夏。然時至于夏。雖當品物咸章之后。不無流金鑠石之威。中天景運。當不如斯烈也。竊謂三皇之世。特一陽來復時耳。艮農立極。貞元初啟。文明始開。其初春之春乎。軒轅調響。陽德方亨。功用漸著。其仲春之春乎。勳華繼治。太和洋溢。海宇清寧。其季春之春乎。過此為夏。為秋。為冬。而含哺鼓腹之嬉遊。化日光天之煦育。邈乎其不可即矣。大禹承文運于一元。若可以留天下春。而斯民各心其心。則町畦難躋于於變。仲尼兼堯舜而祖述。若可以回天下春。而舉世不道其道。則江河難挽于末流。陽春其不返乎。蓋日中則必昃。陽長則必消。天且不違也。何獨于世道疑之。此寰宇之合也。

夏

夏后氏妣姓。史以文命為名。而蘓氏非之。指禹為名。而謚法謂受禪成功曰禹。然咨命時。已稱禹。豈禹其名耶。以堯之五十二載。戊戌六月六日。生楚道之石紐鄉。黃帝之玄孫顓頊孫也。七十二載。治水八十一載。受玄圭。封于夏。舜元載。宅百揆。三十三載。舜荐于天。四十八載。至五十載。避陽城。元年即位。都安邑。荐皋陶。授以政。二年皋陶卒。三年荐益。八年戮防風。崩于會稽。

嘗謂舜之禪位也。以倦勤之歲。而禹之被荐也。亦

以倦勤之年。想一時名世。莫能相尚。舜固舍之而不能。禹亦辭之而不得也。然放勳之巡狩。舉委之攝政之舜。而舜禹之巡狩。猶親于待盡之年。良以南河之避。陽城之避。遁世而不出者。示吾君之有子。而相繼以堅其辭。故蒼梧之巡。會稽之巡。長往而不返者。亦示天下以有君。而相繼以堅其受乎。元年嗣。二年受政。三年即鈞臺。以享諸侯。有扈氏不服。成作甘誓。帥六卿以征。大戰于甘。滅有扈氏。諸侯畢朝。在位九年。壬辰崩。嘗謂成生于治水之年。至禹升遐。年已七十。

賢之德。稔聞四方。故吾君之子。相率而歸向。然寶祚未登。朝覲者舉已帖服。而蒞政三載。有扈氏獨敢不廷。豈以箕山之避。不復如南河陽城之景從。而謂世及之傳。非復神堯大舜之故事。既以私心而疑聖人。故以衛行而亂天下也。

太康即位。封五弟。衛已而荒逸。不恤國事。盤遊無度。至十九年。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許返國。五子御其母。以從。作歌以怨之。又十年。殂于陽夏。

嘗謂帝王無出。出自此出。太康五弟。皆成子也。一則肆志貪荒。一則服膺祖訓。賢不肖。從可知矣。成生于唐虞。習見不肖之子。二帝尚舍而立賢。彼獨不當于諸子。奪其不肖。而予其賢乎。羿稱善射。太康之畋獵。或始因而導之。遂因而傾之也。彼被放者。以十旬之逸豫。博十年之廢棄。卒不聞自怨。而自艾焉。亦可謂下愚不移者矣。

仲康太康弟。五子中之一也。凡終弟及。始此元年。命胤侯掌六師。惟時羲和棄司。洒酒命往征之。三年。羿滅。伯封十三年。戊戌崩。

嘗謂漢文承統。拜宋昌為衛行軍。而仲康即位。使

徹侯得專征伐。以大權不至于旁落。則罪人不得以逋誅也。是時義和之罪。不過畔官離次。不至遂君使之出居也。奸位至于十載也。且內據畿甸。外滅侯封。不此之僇而彼之征。亦幾于倒行而逆施矣。故篡弑之禍。雖免于其身。而不能保其子也。帝相立時。權歸后羿。為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鄩氏。元年征吠夷。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八年寒浞殺羿。又十年使其子澆弑帝于商丘。帝王被弑自此始。嘗謂后相依人以自立。而勤兵以四征。豈慨皇靈之不振。而思起其積衰乎。然大慙在蕭牆之內。而舉兵加蠻貊之邦。亦忽近而圖遠矣。說與養銳而興大舉之師。聲罪而討門庭之寇乎。即四夷雖不賓。而王業自可保矣。計不出此。師勞而國勢弱。外服而內備虛。二斟滅于浞。而身亦隨之矣。尚何揀于亡乎。

少康相子相被弑。后婚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馬。少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之有虞。虞君妻以二女。使為庖正。時年二十二。舊臣靡自有禹氏。往從之。四十年收二斟之衆。誅澆于澨。滅豷于豷。儻寒浞

而復舊都中興自此始。又二十年癸卯崩。

嘗謂羿浞之橫也。仲康握共主之權。以自保而不足。少康撥寒灰之燄。能光復而有餘。豈獨其德哉。蓋二兇之當其始也。布腹心耳目。謀未發而備已周。其既也。藐弱子孤臣。志日盈而防已懈。少康四十餘年。辟之藏鷲鳥于深林之中。浚蟻穴于巨浸之側。當彼惡貫之滿盈。乘我人心之思夏。功之成于一舉也。有以哉。

帝杼少康子。幼隨少康。備嘗艱苦。其滅過。杼有力焉。及其即位。帥禹而行。封庶弟無餘于越。五年征東海。伐三壽。十七年庚申崩。

嘗謂宣王興周矣。繼以幽而遂亡。憲宗興唐矣。傳之穆而遂弱。由中興者。雖起其衰。而繼體者。不能善其后也。杼以冲年。率兵伐叛。較之仲康。后相。殆為過之。而祀夏配天之功。與少康並。故愚謂已絕之統。得少康而始延。新造之邦。得帝杼而始固。

帝槐杼子。三年東九夷來御。二十六年丙戌崩。

帝芒槐子。元年以玄圭賓于河東。狩于海。十八年甲辰崩。

帝泄芒子。元年六夷來御。始加爵命。十六年庚申崩。

帝不降。洎子六年伐九苑。五十九年己未崩。

帝高不降。弟二十一年庚辰崩。

帝厘。劓子二十一年辛丑崩。

嘗謂六君相承。百六十年。而禍變不作于中。夷狄服從于外。雖厝注設施。史不備載。亦可謂守文之令主矣。商雖英君間值。而否德率參其中。周則具主相仍。而中材不少。繫見求為邦百年。而天下長無事者。此其僅見者也。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事淫亂。諸侯多叛。夏道始衰。二十七年成湯生。三十一年壬申崩。

嘗謂守滿持盈。數賢君承之而不足。反道敗德。一庸主敗之而有餘。孔甲諂瀆鬼神。則民義不務。淫冶在御。則君子道消。番意恭龍之求。忘情六龍之御。破斧之歌作。而五子之歌于斯乎。絕響矣。豈天將開聖人。而借之以驅除耶。

帝臯。孔甲子。無能改于其德。十一年癸未崩。

帝發。臯子。初年諸侯賓于王門。十九年壬寅崩。

嘗謂孔甲而后。天下不復宗夏矣。及發之身。而賓于王門。不賢而能之乎。然夏有后發。而不能永夏。后之傳。商有帝乙。而不能延商王之祀者。何。辟之

將顛之大厦。僅支于一木。而漂搖之風雨。日繼而環攻。其不蹶然而仆者。兇希矣。

后癸。發子。是為桀。桀負其力武。傷百姓。有趙嗣者。教以貪暴。三十三年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起瑤臺。象廊。三十五年。囚湯于夏臺。已而釋之。五十一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五十二年。殺關龍逢。五十三年。湯伐之。放于南巢。又三年死。

嘗謂紂囚西伯。必俟美女之獻。而桀之于湯。能未幾而釋之。是猶覺囚之為非。而知釋之為是也。推此一念。則悔心之萌。將有萬分一者。故伊尹之進

至五就而未已。及終古奔商。龍逢見殺。則怙終而不復悛矣。此南巢之放。欲已而不行也。然美里既囚之后。猶得抱臣節以終身。而夏室見釋之。不免奉天心以吊伐。則成湯所遭之變。又有甚于紂王者矣。



夏摠論

愚按孟子謂天下歸殷之久者。以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夫商凡二十八傳。而賢聖可稱者止此。是猶不能以半也。若夏則成之敬承。尚矣。由仲康及帝發。計十四君。其中惟太康之逸豫。孔甲之淫荒。餘即無令聞者。亦無失德。若后相雖不免其身。而較之太康。猶有間焉。是不肖者僅三人耳。古今繼體之賢。此非其絕盛者乎。有君如此。而又淵源于明德之遠焉。宜過商躋周。而傳世四百。僅與漢等。統緒中絕。又四十年。天道得無爽乎。然無餘封越。始帝杼。迄周顯。上下千七百年。商已沒而宗社不移。周已衰而疆土益擴。滅吳破楚。抗晉主盟。山東諸侯。唯唯焉。景祚之恐后。不惟僅存之宋。不得與之頡頏。視過曆之周。擁虛名而受制于七國者。相去亦不侔矣。禹澤之不斬如此夫。此寰宇之合也。

商

成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按謚法除殘去虐曰湯。系出黃帝。契之十三世孫。以桀之三十五年。代其父發。為諸侯。次年征鄴。三年進伊尹于桀。十八年滅夏。退而執諸侯之位。諸侯咸推戴之。三讓始即位。都于亳。立古聖賢帝王及禹之后。二十四年。丁未崩。

嘗謂堯之時。溝洫未制。水道未通。昏墊之災。勢所必至。若湯有七年之旱。以為桀之餘烈。則紂獨無餘烈乎。而屢豐年之咎。何以載于周詩也。若謂大兵後必有凶年。又何以有師興而雨者。且周宣一

遇旱災。即致憂于雲漢。成湯動恤民隱。胡緩禱于七年。况六事中主所無。而成湯之禱已久。若謂自責者盡于斯。則檢身之不及者。諒不止于數事。苟指得兩者由于是。則昭格之在下者。豈待此而感

通耶。

太甲戊申嗣。以顛覆典刑。為伊尹所放。三年。以袞冕迎歸于亳。太甲增脩厥德。諸侯咸歸。三十三年。庚辰崩。廟號太宗。

嘗謂太甲當諒陰時。命令未出于居廬。百官聽命于冢宰。湯之典刑。何由而顛覆之乎。竊謂典刑想

不湯為法則也。至若放之于桐，亦非幽禁之謂。款亦屏逐其左右，庶察其起居。如象不得有為于國，有似于放焉耳。不然，則踪跡之跡，當必遠于日，而伊尹之訓，何以承于三年。若放而不怨，訓而必從，則尹以其可與為善，而作之困衡，湯以學而后臣者，先之身教也。

沃丁，太甲子。時伊尹卒，葬之亳，舉咎單而相之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辛酉崩。

嘗謂太甲沃丁之于伊尹，接于躬逢者，猶不順于先，淑之私竊者，迺欽承于其後。方子于父，似過之矣。及其擇賢自輔，又兢兢伊訓之遵焉。視學而后臣之家法，殆世守而不敢失也。蕭規曹隨，民尚歌其寧一。取聖作則，治必底于郅隆。有君如是，而記賢聖之六七作者，不以及焉。此愚之所未解也。

太庚，沃丁弟。殷之傳，弟自此始。在位二十五年，甲戌崩。

小甲，太庚子。在位十七年，辛卯崩。

雍己，小甲弟。商道始衰，諸侯多不至。十二年，癸卯崩。嘗謂殷之末也，弟兄爭立，亂者九世。蓋父有天下，傳之子，自世及以來，未之有改。豈于子弟間有厚

薄哉。凡以杜觀覲之萌，為可久之計耳。沃丁、太庚，首反斯道，而小甲又復遵之，以為賢乎。而太庚無所建明，雍己尸居君位，所授既非其人，相爭由此為漸，孰與傳子之為得哉。

太戊，雍己弟。元年有桑生于朝，及暮而拱，占者以為國亡之兆。太戊懼而脩德，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餘國，有巫賢臣，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在位七十五年，戊辰崩，廟號中宗。

嘗謂牽牛入井，祇以渴辭。長星示變，僅以酒歡。若祥桑之拱，草妖木怪，國家時有，而太戊傲惕，即山崩地陷，不是過焉。政事脩于朝，寧之間，感化通于溥海之外，天心仁愛于此，善繼之矣。享國之久，宜哉。

仲丁，太戊子。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遷于囂。藍夷作寇，往而征之。在位十三年，辛未崩。

嘗謂太戊之世，重譯來朝。仲丁之時，藍夷為寇，父子相繼，時日幾何。即威嚴不著于外，寧則知順治不脩于內，謚矣。且河決之害，奚啻桑祥，而地變于下，不聞傲惕。太戊之業，其衰矣乎。

外壬，仲丁弟。國亂不能定，在位十五年，丙戌崩。

宣甲外壬弟河復決遷于相殷益衰九年乙未崩  
祖乙宣甲子河復決遷于耿懼而脩德以巫賢相諸  
侯賓服天下太和十九年甲寅崩

嘗謂懷柔河嶽感神于武高岸為谷變示于幽河  
雖遷徙無常崩決亦國家之大變也仲丁既若罔  
聞而宣甲恬不知傲至于祖乙獨能惕然而脩政  
用人焉自是而後河之不決者百有餘年豈氣數  
之適然蓋昭格之所致人君于天變可以故常視  
之哉

祖辛祖乙弟在位十六年崩

沃甲祖辛弟殷復衰二十五年庚午崩

祖丁祖辛子殷益衰三十二年乙未崩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五年壬辰崩

陽甲祖丁子時諸侯莫朝在位七年己亥崩

嘗謂商自祖乙而後兄弟相傳叔姪繼立至數世  
無改焉亦歷朝之所希觀者考之大紀謂其時宗  
族臣下各有黨與皆由爭以得之則仁讓幾泯而  
覲覲成風此政事所以不脩而國家所以日亂也  
然據位者不聞加貶于涪陵受代者不聞推刃于  
息隱抑亦可以為難矣

可知也

武丁小乙子元年諒陰委政并盤三年以像旁求四  
方得傳說于野相之彤日有雉升鼎耳而雉感祖已  
之訓益脩其德越三年重譯來朝者六國三十二年  
鬼方無道伐之至三十四年始克諸侯翕然宗商在  
位五十九年丁卯崩廟號高宗

嘗謂堯之得舜猶決之師錫歷以諸試而後百揆  
宅焉今高宗不謀之庶官不採之輿論起之投策  
之間加之臣工之上而當者無難色聞者無後言  
或謂假夢寐以服衆心一何諒古人之薄也蓋其

恭默之思通于鬼神而名世之英接于想像前此  
黃帝之得風牧後此文王之得飛熊明良之遇自  
不偶也何獨于高宗疑之

祖庚高宗子三年嘉武丁之祥雉為德作高宗訓七  
年壬戌崩

祖甲祖庚弟初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甲以為不義  
避之民間祖庚沒國人竟立之三十三年乙未崩  
嘗謂祖甲遜位於兄即太伯之至德何以加焉而  
考其行事未聞有濟美於武丁而遠過於祖庚者  
况史稱祖甲立而殷始衰何為舍彼而此之立耶

盤庚陽甲弟改國號殷元年遷于殷復居湯之舊都  
殷道復興諸侯畢朝在位二十八年丁卯崩

嘗謂盤庚遷殷都民不悅遷之而殷興魏文遷汴  
舉國不可遷之而魏弱其故何哉蓋懷土重遷庸  
衆之常情而毋傲從康則圖治之上理盤庚徙淫  
侈之民而潛消其故習魏文驅草次之衆而日事  
于干戈一則使追思祖德之遺故民輕于從善一  
則有厭薄故都之意故民忍于叛君所以殷則十  
世無爭奪之禍魏則再傳有瓦釐之形為其所以  
遷者不相符也

小辛盤庚弟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二十  
一年戊子崩

小乙小辛弟自為太弟時備知民事艱難而遭時不  
競不能有所立焉在位二十八年丙辰崩

嘗謂先澤不斬則不苦于上德之難宣民事周知  
則不苦于下情之難達二君竟不能有所為非其志  
急于盈成則其才短于揮霍者也至若盤庚以爭  
立徙都既欲散其黨與則當杜其禍源乃其授受  
猶然舍子而立其弟焉豈以相沿既久欲避其私  
子之嫌而友愛之殷不忍奪其次及之序乎是未

恐審于用人之高宗豈獨歎于知子之哲而朝夕  
匡辟之傳說諒不使其國本之移此亦書之不可  
盡信者

廩辛祖庚子在位六年辛丑崩

庚丁廩辛弟祖庚次子在位二十一年壬戌崩

武乙庚丁子時東夷浸盛分遷海岱二年置偶人為  
天神與之博不勝慘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  
射天四年畋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嘗謂昭格遲遲成湯以之開國奉若天道武丁以  
之中興即不善如紂猶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

知有天也慄慄祇承尤恐不享况敢戲豫之若是  
乎古今之自絕于天未有如武乙之甚者而厭棄  
于天亦未有如武乙之慘者承天者其鑒之

太丁武乙子二年以季歷為牧師三年己巳崩

嘗謂商之諸王名多取之天干如天乙太甲自開  
國已然若以丁名者五曰沃曰仲曰祖曰武曰契  
以別之未有合而為一者成湯之子曰太丁此其  
十二孫而稱名若此豈名係之年或可通用如天  
乙名履當別漫有名耶

帝乙太丁子元年季歷以功九命作伯七年文王嗣

西伯二十三年。武王生帝長子。武王欲立之。太史以其母賤。執不可。乃立紂。三十七年丙午崩。

嘗謂世以廢。紂立。紂為商法之嚴。遵之者不敢變。竊未敢以為信然。立嫡固有商之家法。而世及亦不易之常經。小甲以弟承兄。祖丁以姪繼叔。當時未聞以據法爭者。呂氏春秋謂生。紂時。母未為后。故以為賤。則子之生于青宮者。皆賤于登極者矣。索隱以為異母。謂有妻之子。不得立。妻之子。則高辛氏舍姜嫄之子。而立陳鋒氏之子。古有先之者矣。使太甲怙終。能不舍而取之庶子乎。且紂之童心。必已露其乖恃。而紂之蒙養。久已戴于臣民。沃丁以來。尚有舍己之子而立凡之子者。又何嫡庶之拘哉。太史之爭固矣。

受辛以丁未嗣。是為紂。八年伐有蘇。獲妲己。十一年。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十三年。釋之。二十年。武王嗣。西伯三十年。西伯觀兵于孟津。三十二年。微子奔周。箕子為奴。比干諫死。三十三年。伐紂。敗之牧野。紂反。登鹿臺。自焚死。

嘗謂紂皆亡國之君。然湯之于紂。止于放之。乃若紂已自焚。猶射其尸。斬其首。懸之旗者。何蓋荒。

淫聚飲。沉酒盤遊。雖二君之所同。至于炮烙烹醢。剖腹斫脛。則紂之所未有者。其視天下之民。如鯨吞虎噬。所謂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者。毒通所加。孰不思殮其肉。寢其皮乎。且一時之人。于紂之車甲。且分而裂之。武王為天下而除其殘。不容不為天下而雪其忿也。

商摠論

愚按夏之初亂多起于諸侯商之季變多生于兄弟蓋習見苑卿之傳賢故嘔強者垂涎于禪代而屬目丙丁之傳弟故次及者歧望于承宗及尹洸兩被誅夷而篡竊之萌始杜盤庚分散黨與而爭奪之禍旋消得中主而世守之夏商可長無事矣惟孔甲改弦以淫亂而携其推戴之志帝乙膠柱以廢立而決之嫡庶之間雖守經叛道其失不同而推其基禍則過猶不及矣然二代之獨以強亡者則以封建之制未壞于併吞而征伐之權猶握之天子也此寰宇之合也

周

武王名發系出帝嚳稷之十五世孫嗣位之十二年以伐商徧告諸侯十三年告于皇天后土復會諸侯于孟津誓六師于河朔陳兵牧野紂敗誅之諸侯尊為天子定都于鄘十九年乙酉崩嘗謂西伯止于竊嘆遂致姜里之囚武王觀兵孟津不惟不之忌而且不之備者何意者見周師之退以為憚之而不敢兵或亦恃黨惠之核以為攻之而必不勝也脫紂于此時以召西伯者召武王武王將從之乎曰紂惡未甚故文王以臣道自居罪貫已盈武王以天道自處使輕天下之身而膠故常之守是聖人未可語權也成王誦立時年十三周公輔政二叔流言周公居東三年王迎以歸始東征誅武庚管蔡平淮夷徐戎七年周公歸政二十七年壬戌詔太保奭等保康王釗崩嘗謂伊尹放太甲而太甲信訓之言周公輔成王而成王疑不利之謗使天之示變不見于風木則公之居東當不止于三載匪伊尹之聖有加于周公疑成王之明少遜于太甲也

康王釗立諸侯畢朝作康誥時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有唐虞風二十六年戊子崩

嘗謂禹戩相承不二十年刑措固無望矣若湯與太甲繼治踰四十載而不聞囹圄之空者何蓋夏之亂更始于成湯不如成周積德之久商之政誕敷于新造不如周民佩服之深且商法謹而嚴又因是繁之徒而脩其過惡之典周法寬而恕又因毒逋之后而濟以蘇息之仁此刑措之盛所以亘千古而一見也

昭王瑕嗣不能自強于政王道微缺已卯征荆蠻軍旋漢舟人以膠膠舟中流王及祭公皆沒石辛餘靡振王反振祭公王遂叢疾而崩在王五十一年

嘗謂轍遷于東而秦由以強舟膠于南而楚由以橫然秦之強也猶待十傳之后而楚之橫也即當夷厲之朝由大行之故不加按問于當年故無君之賊遂尔肆行而無忌此熊渠之于諸子所以敢于分而王之王者之迹謂熄于此時可也又何俟于東遷也哉

穆王滿嗣時年五十三年西征十七年至巨蒐之國觀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聞徐偃王亂始駕而歸

三十五年征犬戎祭公諫不聽羣服者不至五十年作呂刑以誥四方五十五年崩于祗宮

嘗謂穆王慮后世之譏而稅八駿之駕聞祈招之諷而息遊樂之心當荒耄而明刑作史記以自儆亦可與為善之君矣使得周召以輔之豈終出成康下哉然膠舟之讎不雪于荆楚而狼鹿之得贖武于犬戎此王威之所以不振而荒服之所以不朝也

共王繁苞乙亥嗣王遊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來歸其母隗氏命獻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成密十二年而崩

嘗謂小醜備物以之戒子則善矣必致之王以此教忠則未也妹喜妲己一足傾國况積而三乎且已云王猶不堪矣若之何獻之不曰私奔之女宜究之以正其刑而曰美物之歸反稱之以堅其好儻如其言而獻之將移密之戒而為共之戒矣一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歟

懿王鞠丁亥嗣王室始衰徙居槐里二十五年崩嘗謂文王徙豐因伐崇而作邑武王徙鄘以考卜而右成皆以為風氣之聚而王者之都也定厥攸

居。久矣。為四方之極矣。于時非有河決之虞也。非有犬戎之逼也。宋人遷宿。春秋猶大書以示譏。况天子所居乎。自懿王輕去其故都。而平王遂視之為故事矣。

孝王辟方。共王弟也。以壬午嗣。十三年封非子于秦。十五年崩。

嘗謂以僖繼閔。尚清長幼之倫。以孝承懿。益秦昭穆之序。以為擇而取也。則夷王已嗣之後。固為庸主。而孝王未嗣之先。亦鮮聲稱。庸愈乎。何為其舍彼而取此乎。一傳而惠頹之出入。再傳而襄帶之

紛爭。謂非其作俑不可。

夷王燹懿王子孝王崩。諸侯立之。以丁卯嗣。元年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或不朝。八年楚子熊渠稱王。十六年崩。

嘗謂君使臣以禮。過焉者傷。逮下之仁。不及者失居尊之體。下堂而見。蓋謂已之天下。由諸侯得之。而降體以隆其報也。信如斯。則八百之會孟津。武王當先之矣。為夷計者。惟修政以副其望。懋賞以酬其功耳。且立之者。未必盡群侯。若之何而樂加之也。

厲王胡嗣。元年淮夷亂。三十年任榮公。培克諸侯不享。三十年使衛巫監謗。得即殺之。道路以目。又三年民不能堪。起而譟之。流之于彘。踰十五年而死。周公召公代之行政。是為共和。

嘗謂謗出于一人。尚監之以杜其口。叛出于通國。不能監之以散其謀者何。蓋謗以不平而鳴。有聲之可聽。叛以不謀而合。無漸之可防。召公謂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見及之矣。然餘忿之在民。猶欲殺其子。而厲王之在彘。竟得免其身。共和擁衛之功。于此益不可掩矣。

宣王靖嗣。厲王流匿于召公家。衆欲取而殺之。召公以己子代。遂得免焉。元年征獫狁。伐淮夷。六年憂旱。十有二年不籍千畝。二十二年姜后以脫簪諫。三十九年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四十三年殺左儒杜伯。四十六年己未崩。

嘗謂夏商之中興者匪一。而周僅僅得宣王。考其行事。純疵殆相半焉。然山甫納誨而不從。何異拒召公之諫。左伯相率而就死。不殊監謗者之刑。此周道之所以終衰。若之何又有幽王以繼之也。

幽王涇嗣。元年三川震。二年褒人進褒姒。三年生伯



服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太子奔申十一年王索之申  
申不予王伐之申與繒西夷犬戎伐王殺之驪山取  
周賂虜襄妙而去

嘗謂周之亡也起于厲成于幽而紮之流也兆厲  
之世。妙之寵也。當幽之身。豈矣氣之應。亦與之相  
始終耶。或者謂箕服諂而周亡。乾侯歌而魯逐。殆  
必然之數。不可得而移者。然祥桑暮拱。不符亡國  
之占。星變示災。退舍善言之。茲禍福自己求之。諉  
之天焉不可。

西周摠論

愚按夏之亡也以一桀。商之亡也以一紂。今幽厲相  
承。是桀紂之迭出也。然南巢牧野之放伐。止及其身。  
而東周之祀。猶綿延于數百載者。其故云何。蓋后稷  
之功。比隆禹契。自公劉至文王。其發祥之遠。視二代  
為有加焉。且厲遂于共和。則下之忿心少釋。而幽止  
于十載。則上之積惡未深。况宣王之挽回于中者。又  
數十年。周之宜亡而不亡。蓋四者相須以維持也。矧  
漢之祚。猶不斬于和桓。唐之傳。猶不終于僖懿。何于  
聖人之后疑之。此寰宇之合也。

自五帝至西周摠論

愚按自義氏至幽王。其間禪繼相代。治亂相尋者。凡二千六百一十六年。要皆威福獨摠于一人。朝貢翕從于群辟。其以一人撫萬邦者。未之有改也。中間若大昊之有共工。神農之有夙沙。軒轅之有蚩尤。虞廷之有有苗。夏啟之有有扈。武丁之有鬼方。皆跳梁一時。竊據一隅。旋就殄滅。即有逋誅者。亦不過三數年。若湯之十一征。皆依附于履癸。周之五十國。皆黨比于受辛。未有僂然僭號。兩大彛分者。是宇宙未嘗決裂也。即夏遭羿澍之篡。踰四十年。周自共懿之衰。幾百餘載。然牧庖寄跡。猶唐帝之在房州。姬靖興周。若武丁之運掌上。是寰宇之合。殆未有久于此者。

東周

平王名宜臼。申侯殺幽王。晉衛秦鄭共立之。以都逼犬戎。東遷維邑。是時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阻雍州。之固。迭相雄長。王室遂微。五十一年辛酉。崩。太子洩父蚤死。嘗謂周之衰也。率歸咎東遷。愚竊以為不然。君父之誼。並重于倫。彞忠孝之理。交通于感應。申侯犬戎。手殺幽王。平王德援立之私。忘殺父之報。以遺親者示天下。而以急君者望諸侯。其可得乎。世未有三綱既絕。而可以為國者。非東遷之罪也。且高祖據關中。固延二百年之祚。光武都洛邑。亦開十二帝之傳。孰謂洛陽非王者都也。相王林洩父子。以壬戌嗣。三年鄭莊公朝。王弗禮。十三年伐鄭。鄭伯射王中其肩。二十三年甲申崩。嘗謂繁庶載易。蓼蕭紀詩。懷諸侯固有道也。下堂而相見。則失之瀆。來朝而弗禮。則過于驕。且不朝始可加兵。而鄭已脩覲。征伐命之方伯。而相則親征。及兵刃既交。而王肩命中。上下之分。至是漸且盡矣。至沒而屬子克于周公。是不惟危其國。而且伐其家也。

莊王他嗣周公黑肩欲弑王而立子克辛伯以告王  
殺周公子克奔燕十五年己亥崩

嘗謂幽王廢宜臼立伯服而國隨以亡前事之不  
忘后事之師也今舉彘子以屬輔臣視顯然廢立

者一間耳微辛伯莊王其能免于弑哉以幸而得  
脫之身則談虎色變宜于嫡庶之辨兢兢者又寵

子頹以匹嫡焉吾不知其何心也  
釐王胡齊庚子嗣三年齊桓公始伯曲沃武公弑晉

侯以寶器賂王王使代晉五年戊辰崩  
嘗謂齊桓之伯也首明君臣之分晉公之弑也首

亂上下之防則包茅之貢不當先于荆楚而篡殺  
之罪宜亟舉晉陽見不及此是霸無霸也贅旒之

朝尚能專乎七命弑君之賊猶知有夫天朝乃見  
利志義忍自壞其隄防則履霜堅冰漸將長于改

物慮不及此是王無王也王無王霸無霸周馬得  
而有周乎

惠王閔嗣元年王奪蘇忿生之十二邑與鄭二年子  
頹亂忿生以燕衛師伐王王奔温子頹立四年鄭殺

子頹復入王帝王之出而復納者始此十年賜齊桓  
為伯二十五年己巳崩

嘗謂王奪蘇邑以歸鄭失邑者既急于招兵則得  
邑者宜勇于赴難遷延頹望比及四年使頹不以  
耽樂激其怒則鄭伯且安之矣勤王如此則平日  
之後其君可知也。以是臣而益其封十二邑之奪  
殆不得為駢邑之予晉仲而蘇子之敢行稱亂豈  
能如伯氏之無怨言也哉

襄王鄭庚午嗣三年王之弟叔帶與戎翟謀伐王  
欲誅叔帶叔帶奔齊十二年王召之還十六年翟攻

周王奔鄭翟立叔帶居温王以難告之晉晉帥諸侯  
圍温殺帶迎王立之又十五年甲辰崩

嘗謂周之爭立者自莊王而下凡六七君近厚者  
莫如襄王怙終者莫如叔帶方帶之始逐仲孫湫

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召也至十二年而召之還  
是襄王愛弟之念已萌于十載之前而叔帶篡兄

之心益肆于十載之後也忍矣哉其為人乎適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

項王壬臣嗣元年使毛伯求金于魯六年戊申崩  
匡王珣嗣三年使甘駘伐戎六年甲寅崩

定王瑜珣弟也乙卯立三年楚莊王觀兵周郊問鼎  
輕重王孫折之乃退十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十八

年齊人來獻捷二十一年乙亥崩

嘗謂周自莊惠之後兄弟鬩牆互相出入無寧居者幾五十年至于頃匡甫得安枕不三數年而問鼎觀兵者又至于郊矣據彈丸之地而內憂外變種種相承所恃以扶危而持顛者以有安攘之政也求金于魯則其外本內末者可知敗績于戎則其順治威嚴者安在辟之厄羸之人奄奄一息而又飲醜毒以促之悲夫

簡王夷嗣元年伊洛之戎侵宋十四年己丑崩

靈王泄心嗣生而有髭二十七年丙辰崩

景王貴嗣王室亂十八年太子卒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會崩未果劉子單子立王長子猛子朝攻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猛之弟丐

敬王丐嗣子朝據周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人納王子朝奔楚王入于王城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奔晉晉復納之四十二年乙丑崩

嘗謂釐王欲立子頹而頹竟為鄭所誅惠王欲立叔帶而帶終為晉所殺景王不殺監之微而覆車之蹈是以愛之者殺之也一念之差使二子不能善其終兩朝不得安其位謂非基禍之主哉且

廢立尚聽之諸侯而求威福能制于天子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元王仁嗣越王致貢于周命為伯六年辛未崩

貞定王名介嗣二十八年己丑崩王有子四長去疾次叔襲次嵬次揭王崩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叔襲殺而代之是為思王五月嵬又殺而代之是為考王王封揭于河南為東周公十六年乙卯崩

嘗謂有周篡弑之禍未有亟于此時者歲未一週而戍君者再使受命者懷首領之憂革命者居臥榻之側可駭也哉東周之封非志篤于展親蓋慮

先于倫患也不然彼獵其兄不啻狐兔而獨于弟乎加恩乎蓋恐其為二兄之續耳

威烈王午丙辰嗣二十三年九鼎震二十四年己卯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是年崩

安王驕嗣十六年命田和為諸侯又十年乙巳崩嘗謂紫陽于三晉之侯揭初命以書然釐王時已

命晉公矣觀其無衣之詩已自謂不求而必得至威烈又數百年王室益卑而諸侯益橫矣或謂其相率而請猶有畏心不知劉文喜之求節于唐也謂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三晉之請

其文喜之請乎。釐王既于前，威烈豈能阻之後。威烈既隱忍于三晉，安王豈能立異田齊。若謂其有畏心，則彼之瓜分其疆，家人其主，何不顧而冒為之耶。過此而韓魏之稱王，齊秦之稱帝，并請而不之事矣。可慨也夫。

烈王喜丙午嗣。元年齊侯來朝，弗禮。七年壬子崩。弟顯王扁嗣。三年秦敗三晉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二十六年致伯于秦，三十三年致賀于秦，三十五年致胙于秦。四十八年庚子崩。

嘗謂脩朝典于父廢者，傲之以阻其來，無王命而稱兵者，獎之以益其橫，是惟恐諸侯之宗周而必欲強國之吞併也。雖東西稱帝，見之赧王之時，其土苴而弁髦之者，于斯時而益決矣。姬之衰也，自取之也。豈盡七國之罪哉。

慎靚王定嗣。六年丙午崩。赧王延丁未嗣。時東西周各居一都，赧居西周，五十九年秦伐韓魏，王與諸侯共兵之，秦使櫛攻西周，赧入秦，頓首請罪，盡畷其邑。三十六秦受之而歸，赧于周是歲卒。又七歲而東周亦併于秦。嘗謂說者以荆軻不刺秦，則燕不至遽滅，赧王不

伐秦則周不至遽亡。不知秦之兼併，不待其刺與伐也。獨念衛亦建國也。秦于混一之後，猶存之而不廢，使赧王能死守社稷，則死之不能死而求全，則于畷地之時，效割地之故事，分其半以奉強秦，微文武之靈，留其半以奉祭祀，遠以祀宋為例，求此三恪之封，近以衛國為辭，祈延不斬之緒，或與朝歌而並存，亦未可知也。說者謂衛為著面之黑子，故秦以為不足除，周負共主之虛名，恐秦以為不欲滅，不知周存五百餘年，尚不能加于函谷而地止三十六邑，豈能為患於嬴秦，周衛等耳。寧厚

衛而薄周哉。  
東周二十五傳五百一十四年

東周總論

愚按夏之季也。時多哲王。商之衰也。間出明主。自平至赧。二十餘君。求如少康武丁者。既杳乎不聞。即僅僅振起者。亦不少。見良由君父之倫。殄滅于開國。篡弑之禍。迭見于承家。聘問之儀。例施于強大。征伐之柄。專執于諸侯。金車屢事于旁求。出入率資其擁衛。凡此數者。皆夏商所絕無。而况中肩者。幾不保其身。被逐者。多不安其位。又安望政令之行于天下也。故隧能禁其上請。而不能禁晉之如二王。藉雖止于戰事。而不能止伯之不專征伐。故人謂周之不亡。由伯以尊王室。而不知周之不振。由伯以竊君權也。

家字分合志卷二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秦

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再生大費。佐禹治水。舜賜以皂旂。曰。爾後必大。賜姓嬴氏。夏之時。散處華夷間。至費昌歸商。後世多顯。玄孫曰中涓。生蜚廉。仕紂。六傳至非子。居犬丘。好馬。善畜養。孝王使主馬于汧渭間。馬大蕃息。封以附庸。使主贏祀。四傳至世父。以大父為戎所殺。欲專擊戎。以位讓其弟襄公。平王東。襄以兵送。賜之岐西地。進諸侯。又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元年。居西垂。四年。邑汧渭。收周餘民。拓地至岐。四十八年。卒。子淨公。蚤死。孫寧公。徙平陽。三年。滅蕩社。十二年。卒。子三人。長武公。次德公。次出子。出子。方五歲。公卒。大庶長等。舍武公。立出子。六年。復殺之。立武公。縣社。鄭滅小虢。浸以強。二年。卒。有子曰白。不立。立其弟德公。梁芮皆朝。二年。卒。子三人。長宣公。立四年。敗晉河陽。十二年。卒。有九子。舍而立其弟成公。四

年卒。有子七。舍而立其弟繆公。任好。元年代茅津。四年相百里奚。三置晉君。一掠荆禍。助晉納襄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三十九年卒。子康公。晉取晉河曲羈馬。十二年卒。子共公。立。五年卒。子相公立。二十六年。晉以敗盟伐之。又一年卒。子景公立。復被晉兵。有榭林之敗。四十年卒。子哀公立。三十一年。以包胥復楚。出車五百乘。敗吳兵。歸昭王于郢。後五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其子惠公。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公立。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二十一年。年縣頰陽。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又一年卒。子躒公立。秦少衰。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與大臣圍公。公自殺。太子昭子蚤死。次子靈公立。十三年卒。子獻公不得立。立其季父悼子為簡公。公懷公子。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再稱惠公。殊不可考。十三年伐晉。取南鄭。未幾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立獻公。沉出子于河。時君臣乖亂。河西地復入于晉。二十一年。敗晉石門。二十三年。伐魏。敗之。十四年卒。子孝公。憤屢世之弱。招戰士。明功賞。東圍陝城。西斬戎王。任商鞅變法。徙都冀闕。獲楚魏之歸。舉地千里。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六年。使犀首伐趙。諸侯從約皆解。七年。借稱

王。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二十七年卒。子武王。湯立。韓魏齊楚賓服。四年。與任鄙烏獲舉鼎。絕膺而死。無子。異母弟稷。質于燕。其母竈氏。使其兄魏冉迎而立之。是為昭襄王。七年。誘執魏魏。十年。齊韓魏伐之。割三城以和。四十年。用范雎策。遠交近攻。歲侵韓魏。四十一年。其太子質于魏者死。更以柱為太子。太子有子異人。質于趙。時華陽夫人寵于柱而無子。陽翟賈呂不韋。以賂通夫人。使異人自趙逃歸。令夫人請以為子。又與太子約。立以為嗣。更其名曰楚。四十二年。伐周。盡取其地。又十四年卒。太子立。是為孝文王。三日卒。或以為不韋醜也。楚繼立。是為莊襄王。初年滅東周。三年卒。時異人子政。生十三年矣。是為秦始皇。傳世三十五百五十九年。此寰宇之一分也。  
愚按列國以夷狄擯秦。然世父讓子男之爵。襄公復君父之仇。由武及宣。弟也繼立。為之兄者。慨然以授之。而毫無係吝。為之子者。亦帖然以聽之。而了無分爭。在中國且希觀。可以戎狄少之哉。若晉安于繆。楚復于襄。即繼絕存亡。庶幾仁者。豈曰虎狼秦乎。自法變商君。一意慘刻。其流之弊。至吳越母子。魚肉兄弟。

而六國欲媚之以求安。亦惑之甚矣。其攻六國也。度必勝而乘之。張虛聲以脅之。故所爭之地。與所賂之地。常參半焉。又用諸侯之人民。取諸侯之土地。月削日割。不盡不止。自謂得勝美矣。奈何無上事而遣質子。使吾人滅節之謀。得施于呂氏。已積百戰。而傾人之國。不帝以談笑而取之。謀人何其工。而自為何其拙也。然六國未亡。而嬴秦先絕。天道之好還。隱矣哉。

晉一

姬姓。武王子叔虞。邑姜方娠。夢帝謂之曰。命而子曰虞。與之唐而蕃其後。生而有文在手曰虞。及成。王滅唐。以其地封之。居大夏實沈之墟。都于翼。翼子曰。其後必大。父之遷絳。十一傳至文侯仇。平王元年。侯之十年也。王錫以河內之地。晉始大。又三十五年。子昭侯立。封叔成師于曲沃。先是仇之父穆侯。生二子。名長以仇。次曰成師。師服曰。命名如此。死其替乎。及昭侯之六年。其臣潘父欲納成師不克。是年卒。子孝侯立。誅潘父。十六年。成師子莊伯弒之。國人立其君之子。知為鄂侯。六年卒。子光立。為哀侯。八年卒。子小子立。三年。莊伯子武公弒之。立其弟湑。二十八年。遂併其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求為諸侯。釐晉後。王許之。二歲卒。子獻公詭諸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十三年。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十六年。取魏霍。始封趙夙。畢萬為大夫。十八年。取下陽。二十一年。殺申生。二十二年。滅虞。虢。重耳奔狄。二十三年。夷吾奔梁。二十六年。公卒。與齊立里克弒之。及悼子。秦內夷吾。是為惠公。元年。倍秦。殺里克。四年。請粟于秦。五年。秦饑。閉糴。六年。秦伐晉。虜公。歸復內之。十三年。



太子圍質于秦。亡。歸。惠公卒。圍立。是為懷公。元年。晉人殺之。高梁。秦以兵送。重耳入。五年。敗楚城濮。朝王河陽。王賜以樊。茅。温。原之田。至此。子孫主盟中國。百五十年。九年卒。子襄公驪立。續文之業。諸侯畢從。七年卒。趙盾以公子夷。臯。少。欲立長君。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畏襄夫人之逼。背先蔑。立靈公。盾專國政。靈公不君。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往刺。至十四年。盾懼誅出亡。趙穿弑其君于桃園。盾還。迎公子黑臀于周。是為成公。七年會于扈。討不睦。陳人不至。命荀息。伐之。公卒于會。子景公榭立。三年與楚戰于邲。敗績。為清丘之盟。六年滅赤狄潞氏。七年滅甲氏。留吁。十年敗齊于鞏。十二年始置六卿。十六年採鄭破楚。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六年敗楚鄢陵。七年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人胥童。遂殺三卻。八年為欒。等所弑。立襄公之孫周。是為悼公。復脩文公之政。三駕服楚。繼伯諸侯。十五年卒。子平公厖立。元年為宋梁之盟。政出大夫。十二年與楚狎主齊盟。公室漸卑。晉業衰矣。季札至晉。謂晉將萃于三卿。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晉成。虜。祈。諸侯皆二。自是而後。不與盟者二十餘年。六年卒。子頃公棄疾立。六年王室亂。十

年內王成周。十四年卒。定公立。二年城成周。五年會于召陵。遂失諸侯。十五年荀寅。范吉射叛。三十年盟黃池。吳人爭長。又五年卒。子懿公驪立。九年知氏與韓。趙。魏。滅范氏中行氏。分其地。十八年。子幽公栾立。止有絳與曲沃二邑。服于韓。魏。六年魏。斯。弑之。立其弟止。為烈公。三十三年卒。子孝公頎立。三晉皆為諸侯。十五年卒。子靜公俱酒立。三晉廢之。為家人。晉士二十七傳。四百二十二年。  
愚按晉卿始而讓功讓爵。有師師風。其后子孫至廢弑而奪之國。非列卿之讓。不足以訓。由曲沃之篡。先導之爭也。曲沃屢世之強。以奪其國。列卿亦因柄政之久而代其君。其請命于威烈者。猶其請命于釐王。而成師之所以得國者。即其所以失國者也。獨怪夫尾大之漸。季札已早辨之。而平公于亥。唐。生。食。出入。唯言是從。且悼公之靈。可憑而藉也。倘以防微杜漸。與其君熟計而潛圖之。則強公室。杜私門。將必有朝規畫而夕舉行者。何喋不一語。而使下賢之君。為基禍之主耶。抑弗與共職。而治事者。有以致之也。

齊

姜姓。侯爵。裔出炎帝。至太公望。有大勲勞。武王封之。營丘。國在南陽宛縣。九傳至莊公。其二十九年。平王之元年也。又三十九年卒。子釐公。祊甫立。其同母弟夷仲生無知。公愛之。令其祿秩與太子等。三十三年卒。子襄公。諸見立。貶其服秩。無知怨。至十三年。殺而代之。小白入齊。殺無知。是為桓公。以管仲為相。元年。會諸侯于北杏。五年。盟柯。七年。會鄆。始霸諸侯。十四年。陳完來奔。以為大夫。其后南推強楚。西抑秦晉。主盟中夏。四十三年卒。不立后。以少子昭屬宋公。長子無虧立。宋人殺之。立昭為孝公。十年卒。弟潘使開方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元年。會晉敗楚朝王。二十年卒。公子商人殺太子舍而立。是為懿公。三年。侵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有禮者。踰年。果為閔職等所殺。立昭公子元為惠公。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十七年。晉卻克徵會于齊。公惟婦人視之。卻克登。為婦人所笑。克耻之。會諸侯伐齊。十年。及晉戰于鞍。敗績。盟于袤。十七年。子靈公。環立。八年。與晉盟柯陵之後。時晉悼王盟。公不與會。惟使大夫及世子柱。有輕諸侯心。十六年。伐萊滅之。二十七年。

年。晉以諸侯來伐。齊師敗績。踰年復伐之。聞其卒。乃還。初。公廢太子光而立牙。光與崔杼比。而殺牙自立。是為莊公。六年。復為崔杼所殺。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四年。季札至。謂晏子曰。齊其田氏乎。四十八年。與魯會夾谷。歸鄆灌龜陰之田。五十年。遣魯女樂。五十八年卒。立嬖姬子荼為太子。次年。田乞召陽生至齊。殺荼而代。是為悼公。四年。為鮑子所殺。立其子簡公。至四年。亦為田常所殺。立其弟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十九年。田和遷之海上。食一城。及魯卒。無子。國除。

十七傳。三百九十年。

愚按。太公治齊。周公謂其後必有篡弒之禍。其後父子相承。而七世立非其嫡。廢立迭見。而八君不善其終。且卒為田氏之所并焉。則著荼不加于此矣。然積漸至于末流。雖大賢不能善其後。而危形呈于已著。即中主猶可預其防。景公興發。出舍似亦可與有為。至于家施及國之戒。國為其國之言。諄諄然命者。不一而足。迺竟藐藐以聽者何。蓋景公之為人。仁柔有餘。而果斷不足。折以歷階之請。則謝過不遑。及勸立世子。則曰。且共為樂。何患無君。彼習見大夫之弒君。

而私計田氏之難制。惟恐處之不當其機。或以貽噬  
臍之悔。亦以禍之不當其世。不欲發大難之端也。向  
使以李孟之待。堅尼父之留。則墮名城。出蔽甲。將以  
施之魯者。試之齊。而君不君。臣不臣。不致以載之言  
者。見之事矣。景已自伐其國。于田氏何尤。

楚

卒。姓。子爵。喬出。顛頊。至鬻熊。為文王師。胙以子男之  
田。封丹陽之南郡。十三傳至熊儵。號若敖。當平王初  
年。立已二十一年矣。又六年卒。子熊坎立。號宵敖。六  
年卒。子熊駒立。號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殺其子自  
立。請于周。欲稱王。不許。遂自稱武王。三十年。蔡侯鄭  
伯會于申。畏其強也。四十九年。伐隨。卒于軍。子文王  
貴立。元年。都郢。六年。伐蔡。執蔡侯以歸。十二年。滅鄧。  
十三年。卒。子熊藉立。是為杜敖。三年。弟憚弑而代之。  
為成王。十五年。齊桓公伐之。盟于召陵。十七年。滅弦。  
二十四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年。執宋麇于孟  
城濮。四十六年。欲殺太子商臣而立臧。商臣以兵圍  
之。遂縊而死。商臣立。為穆王。二年。滅江。四年。滅六。黎  
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三年。滅庸。十二年。滅舒。十三  
年。滅舒蓼。十七年。滅蕭。二十二年。卒。子共王審立。時  
晉悼方強。吳師復擾。楚少習矣。十八年。滅舒庸。三十  
一年。疾卒。耻鄢陵之敗。命其臣以靈若厲謚之。群臣  
改謚共。康王招逐其太子而立。十二年。滅舒鳩。十五  
年。卒。子郟敖立。三年。以季父圖為令尹。四年。圍弑王

而代之。為靈王。靈共王。二十二年滅賴。七年滅陳。十年滅蔡。十二年有觀從者。帥群失職。假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至則脅以立。王縊而死。棄疾又攻殺比。自立。更名居為平王。元年復陳蔡。三年為天子娶姜。婦于晉。因自取之。七年誅伍奢。伍尚。惟伍員奔吳。十三年卒。國人欲立子西。子西不從。立秦女之子珍為昭王。十年吳師入郢。王奔。十一年秦以兵抵復國。徙都郢。楚始衰。二十七年卒。子惠王立。二年子西召白公。十年白公叛。王出奔葉。公討誅之。王復入。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五十七年卒。子簡王立。仲無。元年滅舊。二十四年卒。子聲王立。二十二年為盜所殺。子悼王立。二十一年卒。子肅王立。二十一年卒。弟宣王立。哀王立。三十年卒。子威王立。五年敗越兵。盡取其地。六年蘇秦說以合從。二十一年為從長。伐秦至函谷。敗還。二十二年卒。子懷王立。十七年使屈匄伐秦。敗于丹陽。遂失漢東郡。又敗于藍田。割兩城以和。至是始歲苦秦兵。二十八年取重丘。三十年取八城。誘王至武關。執之以歸。又三年卒于秦。太子立。為頃襄王。元年秦取十六城。十八年謀伐周。周王喻止之。十九年秦拔黔中。獻漢北土庸以和。二十一年秦

取西陵。二十一年秦拔郢。徙都陳。二十三年復取秦所拔十五邑。三十六年卒。子考烈王立。元年納州于秦。八年滅魯。十年遷鉅陽。二十二年遷壽春。二十三年卒。無子。春申君進李園妹。有子名悍。是為幽王。十年卒。弟相立。為哀王。三年庶兄負芻殺而代之。二年秦取十城。四年秦使李信攻之不克。五年復攻之。六年為王翦所敗。虜以歸。項燕復立昌平君于淮南。踰年蒙武破之。君臣皆自殺。楚亡。二十九傳。五百一十三年。愚按霸權。德不及周。公功不如尚父。而國祚之延。幾九百載。抗衡中夏。踰二百年。先儒謂楚有昭德。周襄必興。又曰。霸權後必大。其在羊姓。豈謂是歟。獨怪其兄弟喋血。視為故常。至商臣有覆載不容之罪。其臣猶相率事之。嘗求之而得其故矣。鮑崇偕號。首不遂于西周。若教投。至垂涎于改物。賢若楚莊。而問鼎。弱如頃襄。而圖周。求之列國。未有橫至于人倫。莫大于君臣。而兄弟次之。彼不知有君臣。又豈知有兄弟乎。以此傳世。而當時猶謂六國之亡。楚獨無罪。吾不信也。

燕

姬姓伯爵召公奭有佐命功武王封之燕食邑于召  
 四世頃侯之二十二年平王元年也又三年卒子剌  
 侯立二年卒子鄭侯立三十六年卒子穆侯立十八  
 年卒子宣侯立十三年始見春秋于齊紀之戰是年  
 卒子桓公立是後僭稱公七年卒子莊公立十六年  
 伐周立子頹十七年與鄭隄三十年為山戎所攻齊  
 桓公救之為之闢地至于孤竹三十二年卒子襄公  
 立四十年卒子桓公立此再稱桓十六年卒子宣公  
 立五年楚來攻請和始此再稱桓十五年卒魯昭公立十三  
 年卒子武公立十九年卒子文公立六年卒子懿公  
 立四年卒子惠公立或曰簡公然三傳後有稱簡公  
 者則此必惠公也元年齊高止來奔五年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嬖人諸大夫比而殺其嬖人公出奔齊燕  
 人立悼公齊伐之將內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又  
 一年高偃復內之不克入于陽後至燕而卒悼七年  
 卒子共公立五年卒子平公立六年如晉請內王十  
 九年卒子簡公立十二年卒獻公立二十八年卒子  
 孝公立十五年卒子成公立十六年卒子湣公立三  
 十二年卒子釐公立三十年及齊戰于林狐敗之卒

桓公立至此凡三稱桓矣十一年卒子文公立亦再  
 稱文二十八年蘇秦說以合從又一年卒子易王立  
 十年始僭稱王十二年卒子噲立二年助五國攻秦  
 大為所敗五年以國讓其相子之七年齊人取燕殺  
 子噲又一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次年張  
 儀說以連衡從之十七年以兵助趙伐中山二十八  
 年鶡鴒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盡復故地取  
 齊七十餘城惟莒與即墨不下又五年卒子惠王立  
 自為太子時素不快于樂毅田單復縱反間王使騎  
 劫代之為田單所殺復以燕為齊七年卒子武成王  
 立八年齊取中陽十四年卒子孝王立三年卒子喜  
 立四年伐趙趙敗之乃請平五年拔齊聊城齊復取  
 之十二年趙取武遂方城十九年趙取狸陽二十三  
 年太子丹質于秦逃歸二十七年與代合兵上谷二  
 十八年丹使荆軻劫秦王不克秦遂進兵圍薊二十  
 九年薊城陷王走遼東斬丹獻秦秦不為止三十三  
 年為王賁所虜燕亡  
 傳世三十五百七十七年  
 愚按齊之舉燕則其土地甲兵已席捲而齊矣何至  
 父之伐中山猶能出兵以助趙而張儀之說連衡猶

然割地以事秦。豈燕當殘破之餘。猶有未下之城邑。亦齊師既退之後。猶有據故地而守之者乎。且燕于莒。即之兩城。尚志期于必取。齊于僅存之燕國。胡不滅此而朝食。適使其兵可出以資人。地可割以事大。則燕于此時。必有大于莒與即墨者矣。意齊以驕蹇之潘王。或貌之以為無足慮。而燕如事吳之勾踐。能媚之以固其存。是未可知也。然平任樂毅。能雪耻而存亡。刑遣荆軻。反挑蒙而速禍。故君子無貴于匹夫之勇也。

魏

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後降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至畢萬始仕晉。獻公十六年取魏。因以封萬。君子謂其後必大。萬生豔。助晉有功。傳至魏絳。以和戎勸悼公。始備金石之樂。景公十二年。列于六卿。至襄子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桓子殺知伯。而分其地。魏斯又遷晉公。而分其地。五年弑幽公。六年城少梁。十二年。請命于周。列為侯。是為文侯。又十七年。韓趙交甲。皆請兵于魏。魏不許。二國德之。來朝。魏始大于三晉。卒。子武侯擊立。十年滅晉。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是年卒。不立太子。釐與公患。獨爭立。韓趙伐之。國始衰。六年伐宋。取儀臺。十年取趙皮牢。始僭稱王。十七年。秦取少梁。三十年敗于齊。三十一年。秦商君誘執其將公子卬。獻河西地于秦。三十六年卒。子襄王赫立。二年。秦取雕陰。四年。以陰晉和于秦。五年。獻少梁。六年。秦取汾陰皮氏。七年。取曲沃。平周。十六年卒。子哀王立。與四國伐秦。至函谷而敗。二年。請成于秦。十年。秦復與蒲阪。十八年。與秦擊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擊秦。河渭絕。一日。秦割一城以和。二十三年卒。子

昭王立。元年秦攻襄城。二年攻解。三年拔五城。六年以河東地四百里賂秦。七年秦取六十一城。九年取新垣曲陽。十年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十二年助燕破齊。十三年秦攻安城。兵至大梁而還。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元年秦拔兩城。魏封其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二年拔兩城。軍大梁。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三年拔四城。四年與秦南陽以和。九年取懷。十一年取邢丘。二十年信陵君救趙。敗秦兵于邯鄲。二十三年取吳城。請舉國聽令于秦。三十年秦取高都。信陵師五國兵敗之。追至西谷而還。三十四年信陵君卒。三十五年取囑。有說。是年卒。子景湣王元年秦取二十城。置東都。二年會韓趙楚伐秦。至函谷敗走秦。秦拔朝歌。三年取汲。五年取垣蒲陽衍。十五年卒。子假立。三年秦王賁伐之。引河灌其城。假降殺之。魏亡。九傳二百年。

愚按魏地與秦相錯如繡。秦既攻而取之。魏又割而賂之。見于載籍者。其他無論。只取少梁而喪地七百里。獻南陽而計地四百里。一取一賂。而魏之封疆所失已過半矣。初猶恃河山以為門。周韓以為間也。已而秦以賂益攻。魏以攻益賂。螿手斷腕者。自謂得計。

得隴望蜀者。猶有餘貪。視以和愚宋。以和自愚者。殆有甚焉。獨不思中流一壑。有信陵之佳公子在。一戰而解趙圍。再戰而封函谷。使虎狼之秦。惕懼而不敢動。若令其統重兵。約與國。西向而爭天下。未必其胥而為秦也。與舉國聽令于秦。孰與舉國聽令于公子乎。廼信讓而奪之柄。信陵死而魏隨之矣。傷哉。

趙

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至造父為櫛王。御封之趙城。遂以為姓。世居趙。有叔帶者。事晉文侯。五世生趙夙。夙公封之耿。晉文返國。以其子襄為原大夫。子胤秉政。晉靈不君。患胤之諫。伏甲將殺之。胤出奔。趙穿弑其君。迎胤以歸。胤生朔。時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族之。朔有遺腹子武得免。至晉景之十七年。韓厥請錄其后。乃立武。而反其田里。至孫鞅。于晉頃之十二年。與五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二十二年。攻范氏。中行氏。奔衛。而分其地。是為簡子。生襄子。與韓魏殺知伯。邑分之。襄子傳其弟。桓子復傳襄子之子。欽侯。欽侯傳烈侯。是為趙籍。六年。周威烈王命為諸侯。卒。子武公立。十三年。卒。欽侯章立。四年。與魏戰。敗于兔臺。七年。伐齊。八年。襲衛。皆不克。十一年。廢晉君。分其國。十三年。成侯立。三年。伐衛。取都鄙。七十三。六年。敗魏于濁澤。十三年。及魏戰。敗于懷。二十一年。魏拔邯鄲。越三年。復歸之。與盟漳水。二十五年。卒。肅侯立。十七年。蘇秦以合從說。遂合五國以擯秦。十八年。秦來伐。從約解。二十四年。卒。子武靈王立。四年。韓魏約以稱王。不許。令國人稱已曰君王。蓋其

道稱也。十年。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二年。立太子章。十三年。秦取蘭。十六年。生少子何。十九年。胡服騎射。二十一年。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二十七年。廢太子章。而傳位少子何。章作亂。李兌誅之。并弑主父。何立。稱惠文王。四年。滅中山。十一年。秦取桂陽。十五年。助燕攻齊。十七年。秦拔兩城。十八年。秦拔石城。十九年。取代光狼城。二十九年。秦攻閼。與趙奮擊却之。三十年。又攻之不拔。三十三年。卒。孝成王立。初年。秦拔三城。四年。韓以上黨歸趙。五年。秦來攻。六年。拔之。大敗趙軍。拔武安皮牢。又割六城以和。七年。秦圍邯鄲。八年。魏信陵君以兵救却之。邯鄲圍解。九年。取二十餘縣。十五年。燕來伐。敗之。十六年。秦取三十七城。十九年。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二十年。取晉陽。是年。卒。子悼襄王立。元年。伐燕。取武遂方城。四年。合從攻秦。不克。五年。魏以荊與之。八年。入秦置酒。九年。秦取九城。是年。卒。子遷立。二年。秦攻宜陽。李牧敗之。三年。秦取平陽武城。四年。取狼孟。七年。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李牧。八年。破邯鄲。虜趙王遷。公子嘉自立為代王。二年。與燕軍上谷。三年。王翦敗之。又三年。虜以歸。趙亡。



十二傳二百一十年

愚按長平之敗。人惟咎趙王之受韓降。不知咎趙王輕秦之心者。相如之完璧擊缶也。彼見秦之無柰我何。將直受其降而莫之忌矣。且昔能以死拒秦王。而不能以死阻趙括。何也。况秦遣武安。猶盡發國中之兵。拒援軍。阻餉道。今遣趙括。而不思為後繼。通糧餉。則趙卒之坑。豈盡括之罪哉。璧雖完而山河已碎。缶雖擊而鼎祚幾移。所謂秦不敢加兵于趙。以吾兩人者。然歟否歟。使邯鄲圍解之後。連五國以相信陵。視解秦之為約長。過之豈啻倍蓰哉。比其卒也。廉頗雖已出亡。李牧獨稱良將。大厦一木恃以支。吾又殺之以快敵人。是趙非滅于秦。迺趙之自滅耳。

韓

姬姓。武之穆也。宣王時。世見錫以追貊。後併于晉。為晉人。至韓武子。得封于韓原。再世穿。三世厥。為晉大夫。厥之后襄。襄之后起。皆秉晉政。景公十二年。列于六卿。季札至晉。謂晉將萃于三卿。後韓不倍。分荀。范之邑。韓康子分智伯之邑。康子生武子。武子生景侯。侯六年。請于周得侯。九年。秦伐宜陽。取六邑。此為秦攻伐之始。十三年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取彭城。十一年卒。哀侯立。分晉地而廢其君。二年。滅鄭。自陽翟徙都之。六年。為嚴遂所弒。子懿侯立。二年。魏敗之。馬陵。八年。又敗之于澮。十二年卒。昭侯立。元年。秦敗之于西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廩丘。二十四年。秦伐宜陽。二十六年。子宣惠王立。是後僭稱王。十四年。秦取鄢。十五年。與五國攻秦。不克。十六年。秦敗之。脩魚。二十一年卒。子襄王倉立。四年。秦復伐宜陽。五年。拔之。六年。秦與之武遂。九年。復取之。十一年。取穰。十四年。與齊魏伐秦。秦割一城以和。十六年卒。子釐王立。三年。秦敗之。伊闕。五年。取宛。六年。入地于秦。二百里。十年。秦敗之。夏山。十二年。助燕攻齊。復其國。二十一年。秦伐魏。韓救之。大敗。二十三年卒。子桓

惠王立。八年齊取注大。九年秦取九城。十年取南陽。攻絕太行道。十一年拔野王。上黨降趙。十三年取負。十四年割地于秦。十七年攻陽城。十九年入朝于秦。二十二年秦經入吊于秦。二十四年取滎陽成臯。二十九年取十二城。三十二年合從攻秦。至函谷皆敗走。三十四年卒。子對立。六年稱藩于秦。八年敵地于秦。九年內史勝滅韓。虜對以歸。韓亡。

十一傳一百九十六年

愚按韓之于秦。先六國而事之。秦亦先六國而亡之。其後事之者愈恭。攻之者愈急。此以搖尾而乞憐。彼以落井而下石。日夕之所講求者。惟入吊入朝稱藩効地而已。倘移以禮賢才。馬知無扭亂亨此之士。移以交鄰國。馬知無腹心手足之援。計不出此而媚秦辟之。挾重賞。遇大盜。鼓競焉。出大半以奉之。求其不挈篋而去焉。此理之必無者也。嗚呼。韓與趙魏并稱三晉。魏猶恃信陵以屏翰。趙亦藉廉李以干城。彼并二者而無之。其不得與魏趙而俱延也。無惑也。卒之遣鄭國以疲秦。而秦益饒富。用韓非以通好。而非欲舉韓。其謀國者。皆喪國者。可慨也夫。

田齊

其先舜後。武王封之陳。陳厲公位。為燕人所殺。完其子也。不得立奔齊。時齊桓之十四年。命以為卿。至田無宇始以田為氏。景公時。厚施於國。以家量貸。公量收之。大得衆心。叔向謂晏子曰。齊其田氏矣。二十二年。晏子謂景公曰。家施不及國。惟禮可以已之。公稱善而不能。用。景公卒。田乞殺其孺子。立陽生。至田常弒簡公。立平公。而已為之相。其子盤號。與三晉通。蓋以其子弟為都邑大夫。至孫和。遷齊公于海上。奪其地。號太公。踰年卒。子桓公。利。越五年。康公卒。遂併齊。六年會魏楚于濁澤。求為諸侯。九年安王命之。是為威王。十一年伐魏。取觀。十七年朝周。烹阿封即墨。三十六年卒。子宣王立。生而有文在手曰。辟疆。二年伐魏。救韓。虜其太子申。十年蘇秦說以合從。十九年卒。子湣王立。初年與秦楚會于蓄桑。十年伐燕。取之。釐子之。殺燕王噲。三十一年。敗秦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一城以和。三十六年。秦立為東帝。愛而不稱。三十八年。滅宋。三十九年。秦拔九城。四十年。燕以秦韓趙魏之師伐之。王出奔。淖齒殺之。昔時齊城惟昔與即墨不下。齊人討殺淖齒。田單立王之。子

法章于莒城。五年龍孫軍大破之。盡復齊地。七年攻狄取之。十四年秦取剛壽。十八年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九年卒。王建立。國事決于母太史氏。不助五國攻秦。二十八年入秦置酒。其相右勝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不修戰備。後欲朝秦。司馬諫而止。及五國滅。即墨大夫謂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間者。以百數。鄆鄆大夫不便秦而在城南者。亦百數。各收而予之兵。使收故地。則臨晉武關可入。齊威立。而秦不足憂矣。不聽。及王賁破燕。猝入臨菑。民莫敢格。建遂降秦。遷之共。處松栢間。遂餓而死。齊亡。

五傳一百七十八年。

愚按齊威之烹阿封即墨也。毀譽之者固左右。則遣之往視者亦其左右。倘因仍而阿附之。其不舉烹封而倒置者幾希矣。是不唯能審于聽言。而審于用人。尤有不可及者。然賞罰者雖當其事。而毀譽者不加之罪。則黨邪而醜正者。將何以懲之。而善其后者乎。使齊宣而用此道。奚至于無親臣。使孟子而遇是君。或亦可以為湯武。惟遭際不偶。故所用者。惟止于得四臣之賢。而所行者。不能迓三王之政也。至若田單據

兩城之地。能血戰以復全齊。而王建以全齊之地。拱手而輸敵國。視昔之篡代。不勞餘力而得者。殆異世而同符焉。然康公之遷。猶享一城之奉。而王建之遷。至餓死松栢之間。謀人家國者。視此可以鑒矣。

秦

始皇名政。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姓呂氏。十三歲為秦王。時秦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即位後。委政大臣。九年始冠。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十九年獲趙王于東陽。悉定趙地。二十一年攻薊。克之。得燕太子丹首。燕王走遼東。二十二年攻魏。魏王請降。殺之。盡取其地。二十三年。起王翦。擊荆。自南。至平輿。虜荆王。二十五年。攻速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王嘉。遂定荆南。降百越。一

六年。齊王建。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王賁從燕之。得齊王建。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并稱之。除謚法。自號始皇帝。後以二世三世。計傳之無窮。用水德。繼周。發封建。立郡縣。置守尉監。收天下兵。鎔以為鐘。鍤。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二十三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築長城。包萬里。三十三年。畧南越地。以徙謫居民五十萬戍之。三十五年。以隱宮徙刑七十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離宮計三百。關外計四百。徙八萬家家其側。三十六年。坑儒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三十七年。東巡。以少子胡亥從。至沙丘崩。壽四十九。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詔殺扶蘇。蒙恬。立胡亥為太子。至咸陽即位。年二十二。是為二世。元年。殺諸子十人。復作阿房宮。七月。陳勝。吳廣等起兵。劉項乘之。六國後亦各自立。二年。殺李斯。獨任高。三年。沛公至武關。二世以亂責趙高。高懼。誅令其督閭樂。弑之。望夷宮。以秦故王爵。今六國已立。復改稱王。立二世之兄子子嬰。嬰以計誅高。即位三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符。置降。秦亡。

三傳十六年。

秦德論

此寰宇之一合也。愚按秦以暴亡。先正論之。悉矣。使李斯以諫二世者。諫之擁立之初。則阿房可以罷役。子嬰以除趙高者。除煩苛之政。則關中可以瓦全。蓋官役不興。則勝廣無由而發難。三章一約。則秦殘舉樂于更生。特恨其行之不早耳。然此亦積惡之報。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殺人之父兄。而使其子弟。則人心必不服。謀人之家國。以大其土宇。則天道必不容。六王既畢。海內企望息肩。而河西之遷配者。至五十萬。驪山之隱宮者。至七十萬。辟之虎豹。于無人可食之。

時猶噬噬草木以洩其毒也。天醜其虐其可與乎。嗚呼。商周積十世之仁恩。所傳止于數百年。蓋秦積數十世之虐。欲傳之千萬世。卒之社稷拱手授人。而子弟駢首就戮。較之六國之亡。又有甚焉者矣。

自東周至秦摠論

愚按周室東遷之後。至始皇合併之時。寰宇分裂者五百四十九年。上下古今。未有若是之久者。蓋商周之崛起。如水之淋漓。而况承深仁厚澤之遺。故不再舉而寰區已定。強秦之併吞也。如蚕之食葉。而况遇德齊地醜之國。故歷百世而基業始成。後之取天下者。攻伐亦時有之。然蜂起者無先德之遺。其為基也不固。得志者縱貪淫之慾。其為衆也易離。固未有世興兵甲。日事干戈。肌肉厭鋒鏑。蟻蝨生介冑。如戰國之甚者也。嗚呼。秦欲開其國。民亦愛其家。秦之何以有土有財者。肆一人之訖力。而以盈城盈野者。權百萬之生靈。二世而亡。識者猶病其不早矣。以是求合分之速也。固宜。

秦末稱兵者摠叙

愚按興王以德者。群情已有所屬。故一舉而海宇以清。興王以功者。衆志未有所從。必百戰而延城始一。故曰天下之蒼蒼。真主之資也。蓋不有倡者。則亂不起。不有暴者。則仁不形。往往藉強暴之吞併。以為聖主之驅除。及命屬一人。而脂膏之潤草菅。血肉之塗川谷者。不知幾千萬人矣。嗚呼。仁覆憫下。謂之旻天。胡當寰宇之合也。出積暴者使之分。及寰宇之分也。使極兵者聯其合。及定統不數傳。而習見豐亨者。又恣睢虐。使之以明得意。嗟嗟。生民何不幸而不生三代之前也。秦自二世之元年。稱亂者首發于荆揚。從之者如蠅毛而起。謹擇其首禍。與為六國後者錄之。如周文。張賀。田臧。呂臣。秦嘉。及項羽所分王者。皆不錄。

陳勝

陽城人。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勝與陽夏人吳廣為之長。會大雨。道不通。度已至失期。當斬。因人心思亂。殺將尉。令徒屬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後之由斬而東。至陳。所過皆下。以二世之元年七月自立為王。號張楚。封廣

為假王。擊蒙陽。陳餘勸立六國後。不聽。僅復苛察。諸將不附。吳廣兵敗。為秦所殺。秦益發兵攻之。其御荊賈殺以降。計五月。

武臣

陳人。勝所善也。張耳陳餘請兵畧趙地。勝使田餘。兵三千。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擊范陽。又下三十餘城。耳餘以勝信。乃立武臣為趙王。時二世元年八月也。無何為燕兵所獲。尋歸之。使其將李良畧常山。兵還攻殺之。計三月。

齊

田儻。齊族。與從弟榮樹皆豪俠。殺狄令。召蒙吏子弟。謂之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建國。田氏當王。遂以兵東畧齊地。二世二年六月。為章即所殺。有田儻者。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主。以田角田間為將。相。田榮收儻兵。走東阿。逐儻而立儻之子市。後項羽徙之膠東。以田都代之。榮留市不遣。市畏羽。潛之國。榮追殺之。因擊走都。并王三齊。二年與羽戰。敗死。田儻復立。榮弟撓攻走之。立榮子廣。四年為韓信所滅。凡四易主。七年而亡。

韓廣

楚人。武臣使春燕。燕人立為王。後項羽徙之東。以刺茶代。劇不從。見殺。自二世元年九月王凡四年。

魏

公子欲舊為魏寧陵君。從陳勝于楚。周市定魏地。諸將欲王之。劇不可。迎劍者五。勝始遣之。以二世元年九月王。章邯兵至。市敗死。劍自焚。弟豹亡走楚。懷王子之兵。使徇魏。後項羽徙之西魏。王河東。漢王擊楚。渡河。約迎降。秦叛漢。為韓信所虜。二傳五年。

武臣死。耳餘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有客說之。立趙後。得趙歇。王之信都。章邯兵至。耳以歇走鉅鹿。次年。項羽破秦軍。趙圍解。三年。項羽徙之為代王。以魏耳王趙地。陳餘擊耳走之。復王歇于趙。已為代王。仍以身輔歇。而令夏說守代。又一年。韓信破趙。斬餘并誅歇。計五年。

義帝

名心。楚懷王孫。項梁起兵。范增謂楚懷王執于秦人。至今。今今之。請立其後。遂求之民間。得馬。為人牧羊。立為懷王。以從人望。都盱眙。後遣沛公入秦。約先入關者

王。及項羽爭立。請之王。王報如約。羽不悅。越二年。陽華之為義帝。徙江南都彬。又一年。使共王敖擊殺之。凡七年。

愚按六王當國。日以征伐勤民。即威虐少殺于秦。未  
有深仁厚澤以結之也。胡已亡之後。反者率借以起  
兵。從者舉由而響應哉。蓋被噬于虎豹者。必擬蛇蝎  
之為仁。遭害于兵刃者。不厭敲扑之為苦。昔六國雖  
驅之戰。好兵爭地之罪。固不盡無。而兵加于秦。其不  
得已而應者。率參半焉。若秦朔方南粵之征。阿房驪  
山之役。從命則就必死之地。遷延則有后期之誅。上  
稗無依。田廬失業。回視在六國時。不啻若春臺下也。  
及始皇既死。蒿日望其改絃。而二世又有加焉。民以  
為効逆之與流離等死。况効逆之未必死乎。故操刃  
而四起者。若風動而雲從也。人知六國之興。可以速  
二世之滅。而不知由二世之暴。足以形六國之仁。其  
决裂而不可復。有由然矣。此亦宇宙之一分也。

項籍

下相人字羽。起兵時年二十四。季父梁。項燕子。項代世為楚將。封于項。故以為姓。梁殺人。與羽避讐。吳下吳士大夫皆重梁之才。而憚羽之勇。陳涉反。梁使籍殺會稽守。召故所知豪吏。諭以舉大事。得精兵八千人。廣陵人召平。聞陳王敗。矯其命拜梁上柱國。引兵西擊秦。陳嬰以兵歸之。英布蒲將軍皆屬焉。至下邳。擊殺秦嘉。立楚懷王。自號武信君。起東阿。至定陶。斬李由。再破秦軍。遂有驕色。尋敗死。羽乃引兵東。懷王使從宋義救趙。羽殺義代為上將。渡河沉舟。遇秦軍九戰皆捷。虜王鯨。殺蘇角。遂為諸侯上。軍鄆南。章邯降。至新安。坑秦卒二十萬。因畧定秦地。攻破函關。享士卒。欲擊沛公。沛公懼。詣鴻門謝。范增三舉玦示之。不應。乃命項莊拔劍舞。項伯每以肩翼之。沛公得免。與樊噲等脫去。居數日。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徙義帝而弑之。時田榮并三齊。彭越反梁地。羽引兵北。沛公以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其彭城。羽還擊。大破之。沛公遁去。虜太公及呂后以歸。三年侵漢。奪秦道。漢兵乏食。請和。割荊陽以西為漢。不從。急擊之。漢

王復以紀信詐降脫去。軍成皋。四年。羽攻走之。因東擊彭越。漢復取成皋。已而韓信舉河北。殺龍且。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解而東歸。漢追之。及于固陵。楚兵少食盡。潰圍而出。平明漢始覺。遣灌嬰往追。時羽為田父所給。陷大澤。故及之。羽止二十八騎。大呼馳擊。漢兵披靡。欲東渡烏江。亭長檣舟而待。羽弗渡。自刎死。漢以魯公禮葬之。穀城。其枝屬皆不誅。而挑侯平。臯伊。武侯。皆仍其爵。封項伯為射陽侯。羽起壬辰之九月。迄戊戌之九月。計七年。愚按項羽鉅鹿之戰。威服諸侯。莫敢仰視。竊謂羽之所以興。乃羽之所以亡也。彼見天下之服其力也。故得城邑而即屠。以百姓為不足恆。舉王玦而不應。以沛公為不足誅耳。及危于滎陽。困于廣武。乃使說昂。足于武涉。結韓信以自安。脫烹醢于太公。德漢王以固好。羽于此時。殆非昔日之羽矣。獨不念向之急于救趙者。惟以趙亡則勢孤。欲存輔車之依耳。何韓信取魏滅趙。仆代魯燕。拱手以聽。至破齊而後遣龍且。亦已晚矣。且范增每欲殺沛公。倘伏兵鴻門之外。執而擒之。沛公几上肉耳。何至煩項莊之劍乎。若羽四隊之馳呼。猶技養于鉅鹿之樂戰。而烏江之弗渡。則



懲美于田父之見給。至是而智勇俱困矣。謂之天亡也。信乎哉。

漢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名邦。字季。系出帝克。劉累其先也。為泗上亭長。善沛令。因家沛。陳涉反。蕭何曹參殺令。以季代之。號沛公。聞項梁在薛。以百餘騎往會。梁益以兵五千。義帝以之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令西掠地入關。漢元年至霸上。子嬰降。除秦苛法。還報懷王。許以王秦。而項羽徙之巴蜀。都南鄭。王用韓信計。定三秦。進攻羽。戰睢水。敗。還至滎陽。遣使說英布降之。三年滅魏。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破趙。立張耳為趙王。北降燕。東破齊。四年楚請平。五年滅楚。即帝位。都洛陽。尋徙關中。十年陳豨反。擊殺之。族韓信。及彭越。十二年誅英布。是年崩於長安。壽五十。

嘗謂高帝始任三傑以開國。終留周勃以安劉。知人善任。斯語非誣。而猜忌忍于信越。恣惡蓄于劉。寬仁大度則未也。人于太子之易。謂由溺愛戚姬。亦淺之乎。視帝矣。彼于劉漢之封。尚知其反于三十年之后。豈不知呂氏之橫。足以制太子之柔乎。留侯窺見此意。以四皓入覲。帝謂已所不能致者。太子足以致之。遂信其得人心。而可以保大器。

焉耳。羽翼既成之說。其斯之謂歟。

惠帝名盈。呂后出。高祖次子也。即位時年十八。一遵高祖之政。及呂后以戚氏為人彘。帝見而傷之。遂日為淫樂。不聽政。七年崩。壽二十四。

嘗謂惠帝欲全趙王。豈必與同起居飲食哉。但令安居其國。非已召則不至。呂氏豈得而害之哉。趙王既誅。又何有于戚氏。待既死而后悲之。晚矣。然呂氏終其身而不敢王諸呂者。豈憚惠帝而不為乎。以惠存。則已之子帝。惠沒。則欲已之族帝。于劉氏。奚恤哉。向使忌安劉必勃之言。疎斥而擯棄之。則劉之不呂者。楚希矣。帝之為淫樂。以自戕。非徒不愛其身。亦不愛其國者也。

文帝名恒。薄后出。高祖第四子。封之代。呂后欲徙之。固辭。及諸呂誅。大臣迎之。立即位。時年二十四。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二年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十年薄昭有罪自殺。十一年募民徙塞下。十二年詔民入粟實邊。二十三年癸未崩。壽四十六。廟號太宗。

嘗謂帝于三代之下。當為第一人。善政之可稱者。非一。獨于匈奴來則禦之。去則不追。而移粟移民。

諄諄為實邊計。可謂得上策矣。武帝之能大攘四夷。亦文帝之所留也。惟惜其擇賢師以教甯氏。使得為退讓之人。而任家令以輔國儲。不令為寬仁之主。君子不能無間然云。

景帝名啟。文帝四子。元年立為太子。即位時年三十三。時鼂錯議削諸王。楚趙皆削一郡。膠西削六縣。因議削吳。吳王恐。三年與六國反。詔族鼂錯。命周亞夫討平之。又十三年崩。壽四十八。

嘗謂鼂錯之謀善矣。晉之取魏也。必賂虞以絕其援。秦之近攻也。猶遠交以散其黨。是時吳罪獨著。使安撫諸藩。特加誅削。舉重兵以守滎陽。出詔書以徵劉濞。待其身以不死。許其子以分王。則彼雖桀驁。亦惟以一國反。制之豈不易乎。計不出此。舉列國而遍削。是堅彼之援。而益我之敵也。使田祿伯相將軍之策得行。漢將岌岌乎殆矣。發大難之端。而不為萬全之慮。其伏鎖也宜哉。

武帝名徹。初景帝立太子榮。後廢為臨江王。七年以之為太子。即位時年十六。三年發兵掠東甌。徙其衆于江淮間。六年擊閩越。八年誘匈奴入塞。邀之不獲。十年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十二年東

夷降置滄海郡十三年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十八年始通滇國十九年滅隴西北地戍卒之半二十四年西域始通置武威酒泉郡二十八年平南越獲其王置九郡平西南夷置五郡三十年伐滇降其王置益州郡三十一年破朝鮮置四郡四十五年戾太子反兵敗自殺五十三年殺鉤弋夫人趙氏五十四年甲午崩以大將軍霍光輔政

嘗謂武帝之窮兵當世苦之。后世識之。竊謂之盡出于好大喜功亦不可。蓋國家于數傳之後。率文恬而武嬉。不矯而振之。則國執日趨于弱。武帝有感于是。故毅然行之。使近而少主之朝無烽燧之警。遠而成寂之世。修朝貢之儀。其有功于漢者。亦不可盡非也。特病其封勒侈于翰海。亭障列于玉門。輕用其衆而不知止馬耳。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九歲即位。七年燕王以書稱霍光有非常上以為詐。不問。無何復與上官桀等謀反。伏誅。又六年丁未崩。壽二十二。

嘗謂成王以十五而後辨周公之誣。昭宗以十四而能知上官之詐。且金縢不必戕于先。天變不必示于后。而猜忌之意。橫憲不以介乎中焉。視成王

似過之矣。惜武帝以不學丁之霍光輔之也。向使有汲長孺以繩愆。董仲舒以陳善。則其造就將起漢文而上之矣。

孝宣名病。已後名詢。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初霍光立昌邑王賀。七十餘日。以罪廢。未知所立。病已以丙吉擁衛。得全。告于光。請立之。時年十八。元年。光請歸政不受。二年。光薨。始視事。四年。夷其族。七年。封故昌邑王為海昏侯。十四年。西羌平。置金城屬國。慶之十五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虜匈奴。二十五年。壬申崩。

嘗謂霍氏之族。由禹雪之逆。謀愚以為彼即忠順。有不能保其終者。昌邑狂愚。于孝宣無相軋之勢也。而詔下張敞。且拳拳為非常之備。况于以世卿專政柄者乎。且帝之不善霍氏。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史云霍氏之亂。萌于驂乘。是當光之存。已甚之矣。已以逋誅之族。藉之以摠輿圖。彼從八議之條。赤之使無噍類。昔李懷光躬為不軌。幾毀唐室。猶以奉天之功。赦其一子。光獨不比于此。其心一何忍哉。

元帝名奭。帝微時許有出也。帝病其仁柔。以許后不

得其死。故卒立之大漸時。以蕭望之等輔政。時年二十七。二年下望之獄。至冬十二月再下之獄。望之自殺。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一。戊子崩。

嘗謂撫床致諷。皇儲不奪愚駭。持鬚進規。寶祚終歸暴戾。孝元年幾三十。猶不知廷尉之為下獄。愚可知矣。且一年兩繫。而幽囚視為故常。哀死痛而宦寺不加譴責。即暴戾不及天元。而愚駭之視。晉惠其間不能以寸也。乃以小不忍而授之大器焉。是漢業之衰。孝宣不得辭其責矣。

成帝名驁。即位時年十九。首惡尤舅王鳳為大將。

元年封五舅為關內侯。三年鳳死。以王音代。六年王氏有罪。赦不誅。八年以王莽為新都侯。二十五年以莽為大司馬。二十六年甲寅崩。

嘗謂麗華之于宗親。不為求位。馬后之于明。力止請封。豈獨非人情乎。蓋憂其力小而任重。亦恐其福過而灾生也。若政君者。當哀帝時。嘗勅王氏之避傳氏矣。何以于大權之世執。既聽之而不使其辭。于五侯之有罪。亦任之而不責其過。劉氏之危。王氏之篡。惡得無罪也哉。

哀帝名欣。定陶王子。成帝養以為子。至二十四年立。

以為儲。即位時年二十。罷莽就第。遣王根等就國。四年以董賢為關內侯。五年晉大司馬。六年庚申崩。嘗謂權之所在。眾必歸之。董賢王莽。迭秉大權。然莽終由以成其篡。而賢竟以殺其軀。若何。蓋賢本無大志。恃柔媚以結君心。故寵遇雖隆。而群情不趨。莽素有逆謀。假爵賞以聯眾志。故声色不動。而羽翼已成。且見剝之輕。議禪授。枝廢于國祚之可移。而思昔之痛。遭剪抑。私悔其圖篡之不早。雖柄政之日。由安漢之封。而即真之謀。已決于被召之始矣。

平帝名衎。中山王子。哀無子。太皇太后與王莽議立之。時年九歲。以王莽為大司馬。百官摠已以聽。元年封安漢公。三年聘莽女為后。四年加號宰衡。五年加九錫。十二月弒帝。詔立嗣。莽惡宣帝曾孫之長。于玄孫中擇尤少者。嬰方二歲。號曰孺子。詔莽居攝踐祚。無何稱假皇帝。次年遂即真云。

嘗謂利于立少。王莽圖篡之私心。孝平未立之時。權猶在太后也。亦俯首而聽之者何。蓋其懲哀帝之忘情。恨傳氏之見侮。故亦欲取少者立之。意以父承吾之願。復諒不忍于辜恩。縱願彼之私親。吾

猶可以制馭。要皆為己計。而不知為蒞計耳。惟孝  
平既弑之后。居攝未踐之先。更于王氏之族。拔一  
人以共事焉。亦可以少分其勢。而陰廢其謀矣。惜  
婦人之見。不足以及此也。

西漢總論

愚按西漢之患。外戚相為始終。呂氏擅九年之權。政  
遂屬之產祿。王氏為四朝之母。命致革于新都。其間  
英如孝武。猶假借于田蚡。賢若中宗。尚偏任乎廣漢。  
殆守之為家法然。求其罪不赦于薄昭。而相不加于  
廣國。未有如孝文之斷者。後世不前烈之遵。而覆車  
之鑒。吾不知其何心也。然呂氏有心于代劉。故委之  
南北軍。而王后無心于私莽。亦崇之以大司馬者何  
哉。由其折節于初年。既使其屬意。而見廢于無罪。又  
致其垂憐。且外臣舉非其所知。而大權不可以輕授。  
其舉而加之上位。方自以為得人。而不知其賣已也。  
嗚呼。呂雉不死。則周勃未必安劉。政君早也。三莽何  
由篡漢。興亡修短。盖有數存焉。非人力所能為也。此  
寰宇之一合也。

王莽

元城人。太后弟曼子也。曼早卒。莽幼孤。故不得與群兄弟並貴。又折節溫恭。聲譽隆洽。王鳳等憐而荐之。詔以為新都侯。又九年進大司馬。王根病。舉莽自代。成帝許之。哀帝即位罷。二年。太后勅令親屬避。丁傅、甘鳳遂就國。哀帝崩。太后即日駕之未央。收璽綬。謂勳賢曰。王莽按大行故事。吾令佐汝。使使者馳召莽。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皆屬焉。孝平元年進太傅。四年位諸侯王上。立孺子嬰。遂稱居攝。四月劉崇。九月劉信。皆起兵討之。不克。遂自稱新皇帝。七年五原代郡兵起。九年臨淮琅瑯兵起。十年東海兵起。十二年南郡兵起。十三年下江新市兵起。宗室劉縯及其弟秀。舉兵春陵。十五年發兵圍昆陽。劉秀破之。更始遣王匡等入洛誅莽。傳言諸宛。

愚按王制為直。自言所治為人。劉禹為大將。自言未嘗妄殺一人。皆謂其後必有與者。及政刑苛。徵諸五十載。劉后稱制幾二十年。報若左。莽然。正劉縯能保家。王莽遂至覆族者何。蓋禹之慎。不使害及于無辜。而賀之縱。囚不使罰于有罪。其感召國不同也。若莽能使四十八萬之人。同聲以頌德。不能使百

二山河之衆。拱手以向風。其嚙之以利。則吠聲之犬。可使景從。而懷不以仁。則匹夫之微。難以力服耳。嗟呼。一王莽也。恃其諛力。則以家易國。矜其罪惡。則以國易宗。自古叛臣。當其身而服上刑。未有如莽之烈者。焉得取宋溫輩。而盡戮之乎。

寰宇分合志卷三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志公

西漢末稱兵者摠叙

愚按當嬴秦之始亂也。蠢起者皆六國之後。及炎漢之中衰也。稱兵者多漢氏之裔。依藉雖同。而存亡則異者。由六國之相承。凡數百年。已酬其世德之數。而漢室之賢主。計六七作。未厭其春德之心。故王莽雖竊據于一時。而炎祚猶再延于奕世也。其間亡命者偷生于草澤。不逞者肆志于貪淫。皆齷齪不足數。惟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者。隨其起之先後而誌之。如南郡下江五原。荆州代郡臨淮。新市平林瑯琊。緜林赤眉。尤未大槍。五幡銅馬。青犢上江。大彤。缺脛。佼疆。息召陵。五校。富平。獲索。城頭子。跋刀子。都。張豐。鄧奉。馮愾。鮑永。秦茂。蘇茂。俱不錄。

秦豐

南郡人以辛巳據郡起兵。越三三進據黎丘。自稱黎王。丁亥遣岑彭擊之。鄧破之。遂圍黎丘。冬十二月。

帝自往招之。降不應。復命朱祐代劉進攻。至踰正二月降。斬之。計九年。

劉玄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名。貪玄懦弱。先定策立玄。而後召縯。縯欲稱王。張甲不可。設壇渾水。立為帝。會冬十月。遂都洛。十月三輔平。申屠建等迎至長安。世祖元年。赤眉攻長安。玄奔新豐。八月復入。尋為赤眉所攻。復奔高陵。詔封為淮陽王。後降赤眉。為所殺。計三年。

劉望

宗室也。嚴尤陳茂敗于昆陽。輕騎逃去。至汝南。以望稱帝。望以二人為將相。劉玄遣兵擊之。誅尤茂及望。

孺子嬰

孺子嬰為王莽所廢。方望初從隗囂。囂欲就更始。望以書止之。不聽。遂辭去。至涇。以嬰稱帝。亦為劉兵所殺。

李憲

潁川昌邑人。莽之連江率也。莽誅。據郡稱淮南王。踰六年。有衆十餘萬。置百官。據九城。遂稱帝。又一年。帝遣馬成等討平之。

劉永

故梁王立子。癸未。更始續其封。都睢陽。更始敗。起兵攻下濟陰淮南二十八城。與董憲張步連兵。專據東方。踰年。僭號建武三年。遣蓋延等擊之。數月。睢陽破。永走保湖陵。後復入睢陽。弋圖之急。永將慶吾斬永以降。蘇茂等立其子紆。復稱梁王。五年。茂為馬援所敗。紆奔佼疆。秋七月。帝破佼疆。梁人斬紆以降。二傳

計七年。

劉盆子

故武侯萌之子。時有說赤眉以立宗室者。赤眉以為然。求之軍中。得盆子。設壇尊之為帝。進據長安。踰年。西入安定。此地。九月。復入長安。建武三年。馮異大破之。東走宜陽。帝勒兵以待。遂降。帝待以不死。尋以為趙王郎中。

王郎

邯鄲卜者。初長安中。有稱成帝子子嬰者。為莽所殺。邯鄲人心思漢。復冒其稱。真定任俠多信之。與趙國

大豪等入邯鄲。立以為帝。狗下幽冀。遠近響應。蕭王此狗。薊城。及應王郎。王走信都。發兵擊之。斬其將李惲。以冠帽吳漢兵。進圍邯鄲。得郎車之。言五月。

彭寵

宛人。更始以為漁陽太守。後吳漢勸從蕭王。助討王郎。即平。進大將軍封列侯。後平銅馬。與有功焉。自負其功。又與幽州牧朱浮有隙。帝下詔徵之。寵益自驕。其妻勸之反。遂發兵攻浮。遣鄧奉討之。不克。會張豐叛。與連兵。朱浮亦降于寵。寵遂自稱燕王。又二年。為其奴子密所殺。

董憲

東海人。劉永將也。為永督青徐。永封之為海西王。帝命嚴前往討。萌叛與合。自號東平王。帝自將征之。劉萌敗奔朐。吳漢圍其城。數月。城破。擒二人斬之。

張步

瑯琊人。初從劉永。永敗。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皆懼。步詣隆請降。拜東萊太守。無何。永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王爵。殺隆而從永。建武五年。耿弇討之。與戰臨淄。步兵大敗。會蘇茂引兵來掠。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以降。即封侯爵。步遂斬茂。詣軍門降。封安丘



侯。

隗囂

成紀人。隗崔隗義起兵應漢。以兄子囂素有名。推為上將軍。囂聘方望為軍師。勅兵十萬。殺雍州牧。分徇隴西武都酒泉諸郡。皆下之。後更始徵為將軍。更始敗。復逃歸。據天水。自稱上將軍。鄧禹承制。使專涼州朔方事。建武四年。助馮異擊公孫述。述遣使招囂。斬其使。五年。遣子入侍。六年。更始使王元據隴坻。益導等擊破之。囂遂降。鄧禹以為朔寧王。八年。帝自征。囂奔西城。無何死。王元等立其少子純。十年。為來歙所破。純降。尋殺之。

公孫述

茂陵人。初為清水長。遷導江卒正。時南陽宗正。以兵應漢。述遣兵迎之。至成都。大掠。述殺之。併其衆。踰年。敗更始兵。自稱蜀王。建武元年。僭號。二年。盡有益州之地。八年。遣兵助隗囂。九年。陷夷陵。據荆南。十一年。遣兵伐蜀。大將來歙。岑彭。皆為所殺。十二年。拔廣都。述自出搏戰。漢兵刺之。洞貫墜馬。左右與以入。其夜死。迺岑以其衆降。

愚按此亦宇宙之一分也。昔更始之立。劉續曰。聞南

陽赤眉。各有所立。今王莽未滅。宗室相攻。不可不若。且稱王以號令。赤眉所立者賢。則事之。不然。則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諸劉率是道。又何至于殺其身乎。秦豐李憲。據手掌之地。即已稱尊。張步。劉寵。懷通侯之印。復蒙異志。自取亡滅。理固宜然。公孫述。據有全蜀。光武欲置之度外。諭以璽書。使能傷事大之儀。則家國庶幾可保。乃黨隗囂之叛。負浮橋之固。是自求禍也。彼隗囂者。初從更始。阻以方望而不從。既背蕭王。勸以馬援而不聽。力拒光武之召。後倨何以前恭。甘心西蜀之臣。事小何如事大。一何其計之左也。

東漢

世祖名秀。南陽之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長安定王之後。南頓君子。以莽篡之十四年。起兵春陵。年二十九。次年敗莽兵于昆陽。莽誅更始。署為大司馬。封蕭王。斬王郎。定燕趙。即帝位于鄴。朱鮪以洛陽降。遂入都之。三年。降赤眉。五年。竇融降。平齊地。六年。定江淮。八年。定隴右。十二年。平西蜀。三十三年。丁巳。崩。壽六十二。

嘗謂王莽篡漢。一時之頌功德者。至數十萬人。而

伏節死義者一莫之聞。良由奔以利祿宰筭。士習亦以高祖之輕儒嫚罵。無以作其恥心也。光武有見于此。廢崇岩穴之士。使天下曉然知節義之為重。利祿之為汙。亦可謂得為政之本矣。獨其鑒三后之當陽。而不于母氏之臨朝者。禁之以清政本。視新都之改物。而不于外戚之輔政者。杜之以絕禍源。使梁竇之傾帝室。何董之召亂臣。君子不能不深為之惜也。

孝明名陽。光武次子。初封東海王。後光武廢太子而立之。更名莊。時年十五。又十五年嗣位。七年北單于求合市。許之。八年以吳棠為度遼將軍。十六年北匈奴入雲中。十八年北匈奴破西城。是年八月崩。壽四十八。

嘗謂帝之為太子也。北匈奴求合市。曰。北蕃何事。須和。特欲疑南單于之心耳。一時服其英明。及已之身。又許北蕃之合市焉。使南部有所疑而謀。于是有度遼之制。北鄙無所忌而肆志。于云石雲中之驚。車師之擾。見于末年。戊巳之圖。後恩不足以撫南。威不足以制北。何明于始而暗于終也。

孝章名炆。明帝五子。養于馬后。即位時年十九。三年立竇氏為后。封馬廖等為列侯。八年皆以罪免。竇氏有罪。赦不治。十三年崩。壽三十一。

嘗謂漢氏外戚之封。率以甥氏加恩于舅。而妻族之貴。自章帝始。明帝不敢以已子比先帝子。奈何以妻黨比母黨乎。且防廢有罪。皆加廢免。富凌公主。獨見優饒。是待妻黨優于母黨矣。公主與皇子相去一間耳。不知有公主。又豈知有皇子乎。乃托以六尺之孤。何也。

孝和名肇。章帝第四子。清河王慶廢。以養于竇氏。立之時年十歲。太后臨朝。以竇憲有罪。使擊北匈奴。以自贖。師還。以為大將軍。太后崩。與宦者鄭眾謀。誅之。十七年乙巳崩。壽二十七。

嘗謂孝和十四。誅竇憲。聲色不動。而元惡剪除。加有才一等矣。當時人望。如何敵韓稜。孰非可與謀者。而乃謀之鄭眾。使常侍用事。由以為階。去外戚之逼。啟內侍之訐。何異于除狼而得虎也。

孝殤名隆。生百日而立。二歲而崩。鄧太后迎清河王子祐立之。是為孝安。時年十三。太后臨朝。十五年太后崩。始親政。封宦者江京。李閔為列侯。十六年以乳

母王聖為野王君乳母受封自此始十八年廢太子  
保為濟陰王十九年乙丑崩

嘗謂自世祖以開初之後首廢東海故兩傳章帝  
亦復因之然二儲之廢猶有孝明孝和在也安帝  
止有濟陰年在冲幼若之何廢之且帝清河之子  
也當父之見廢獨不念其祖之寡恩乎獨不哀其  
祖之不察乎何當已之身而又蹈祖之轍也保護  
之慈能不忘于襁褓幽廢之冤念不及于曩時蓋  
不惟寡恩于子亦且忘情于父矣

孝順名保安帝十四年立為太子十八年以保母說

死嘆息至聖等諱之為安帝所廢及崩迎濟北惠王  
子北鄉侯懿為嗣歷八月而殂中黃門孫程等十九  
人逆濟陰王之逆皆封列侯時年十二六年以梁氏  
為皇后后父商為執金吾七年封乳母宋娥為山陽  
君九年聽中官以養子襲爵進梁商為大將軍十五  
年商死以梁冀代十九年甲申崩壽三十  
嘗謂若桓焉張皓等十餘人于濟陰之見廢也既  
能以力爭則于濟陰之復辟也亦當以死請何至  
使擁立之功出于宦官乎彼門生天子既建非常  
之功故養子襲爵亦加以非常之報有越名器帝

實尹之而見義不為利動亦不得而辭其責矣且

十九年間無一善政濟陰之廢豈獨孝安之過哉  
孝冲名炯甫一歲未期而崩太后與梁冀詔清河王  
蒜及渤海王綱至京利綱少立之罷蒜歸國綱立年  
八歲是為孝順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使左右于餅中置毒帝食  
之煩甚詠極水冀帝與遂崩

嘗謂魏文以四歲而廢代觀之惡晉適以五歲而厘非常  
之慮若綱之年已八歲矣冀之耳目其布置也必周  
綱之保使其戒論也豈非不肉識之心而輕洩之口

子攸之殺爾朱亦終不能保其身也自是而後梁冀既  
利于立少而又忌于立明將憤憤者之是推而桓帝由以  
立矣是一言之出且為漢禍豈特為身禍哉

孝桓名志孟吾侯子孝順崩時議屬清河王冀不從  
迎立之即位時年十五論定策功蓋冀三千戶封官  
眷劉廣等為列侯八年封乳母馬惠子初為侯十三  
年梁冀伏誅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侯二十年捕部  
黨三百人下獄二十一年丁未崩  
嘗謂邦無道免于刑戮在今乎汚世者皆能之孔

引何以稱焉。為抱道高者難之也。邪已甘于醜  
正。我復輕于絕人。是善之壽世而離俗者。即吾之  
賈怨而連禍者也。間有一二人。思舉而用之。不攻  
伐其身。則誅鋤其黨。故一時權貴視之如毒蛇。猛  
獸然。不草薙而禽獵。不止也。始而互相標榜。視  
天下無爾與之入。終而相越。通至四海無容身  
之地。與其逃死于後。孰若養晦于初乎。使人人如  
徐孺子。郭林宗。焉有黨人之禍哉。

孝靈名宏。解。亭侯子。桓。無子。實。武。與。太后。立。之。時  
年。廿。二。元。年。劉。表。誅。宦。不。統。後。為。新。教。遷。太。后。于  
南。宮。二。年。復。治。鈞。黨。殺。李。膺。等。百。餘。人。五。年。更。考。黨  
人。禁。錮。五。屬。七。年。開。西。園。書。官。二。十。二。年。已。已。崩。壽  
三。十。四。

嘗謂實武之為外戚。大非實憲。梁冀之倫。宗室之  
在當時。豈無東海清河之輩。且漢室已瀕于久衰。  
覆轍又懲于相帝。武于斯時。考其在國之素履。參  
之師保之稱評。當必為天下得人矣。若靈帝若禁  
其登高則從。告以鈞黨則怒。躬操籌策。父事貂璫。  
失政雖著于君臨。童心必形于幼穉。若之何其不  
審而立乎。梁冀忘英。而實立閭弱。誤國則均焉。吾

尤于賢者責之備也。

孝獻名協。靈次子。封陳留王。帝初崩。太子辨嗣。董卓  
廢而立之。時年九歲。董卓自為相國。三年誅之。其將  
李傕郭汜舉兵犯關。六年。遷帝于塢。六月。張濟迎  
歸舊京。七年。還雒陽。曹操尋遷帝于許。三十二年。禪  
于魏。後十三年。殂。壽五十四。

嘗謂涉巨壑而櫟鼓于人。則出沒唯其所向。持太  
阿而柄不在我。則操縱豈得自由。獻帝之時。何時  
也。始而董卓專權。繼而汜。熲煽亂。洛陽之席未煖。  
許都之駕復遷。藐然一身。如流萍飄梗。然表裡既  
無腹心。中外又多耳目。雖首領終全。而瀕危數矣。  
英雄無用武之地。能張空拳而獨奮乎。世多以周  
赧方之。竊以為以善于彼也。

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東漢總論

此宇宙之一合也。愚按嚴光周黨遠避樊籠。李膺范滂自投羅網。非知愚之相遠。以消長之異時也。明章以前皆君子。貴德者多。故愈高尚而愈完其節。順安以後皆小人。忌才者衆。故愈孤介而愈嫉其狷。以方操戈矛而欲逞。彼又挾貧賤以驕人。以苦節之貞。當言孫之日。致禍不有由哉。於戲。光武方授之以開國。而後世欲去之以為邦。自黨錮之獄起。而孤立之形成矣。然東觀甫集諸儒。即繼以倚席不講之奏。玄纒方招隱逸。隨加以虛聲盜竊之稱。漢之屑越士類也。豈復一其故哉。桓靈廢其特甚者耳。

後漢

昭烈帝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後。涿郡涿縣人。初帝二年。公孫瓚以為平原相。五年。抹陶謙表為豫州刺史。謙卒。領徐州。為呂布所襲。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屯小沛。後進左將軍。十一年。詔遷袁術。遂起兵討。操兵敗歸。表紹紹敗歸。劉表表死。依孫權。搆進軍江陵。備與孫權破之。赤壁。權分荊州給之。表領荊州牧。二十五年。入成都。領益州牧。三十年。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三十二年。稱皇帝。三年。伐吳。敗于猇亭。殂于永安。壽六十三。

嘗謂劉代晉。晉使韓簡視師。及命曰。師以于我。關士倍我。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未報。是以來也。備以窮歸孫權。權資以地。給以兵。妻以妹。又表以為荊州牧。乃假其地而不歸。權能帖然而已乎。劉璋方延之入。即已圖之。與周瑜養虎之言。若合符節。權豈能無逼已之恐哉。向使得蜀之後。捐荊州以畀孫權。固同盟以攻曹氏。則偏師不劫于襄漢。全軍不喪于猇亭。蓄士馬久安之方。整曹丕篡漢之誅。長沙桂陽之兵。助荆沔以搖河洛。廣漢捷為之衆。從坦道以向秦雍。則漢事尚可為。

也。諺曰：置虎追鹿，備之謂矣。

後主名禪。襲位時年十七。封諸葛亮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三年亮南征平四郡。五年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不克。六年圍陳倉。亦不克。七年及吳主權盟。九年圍祈山。十二年進軍渭南。未幾卒。十三年以蔣琬為大將軍。二十一年琬卒。以費禕代。三十年禕卒。以姜維代。又十年。晉遣鍾會鄧艾攻之。師至成都。遂出降。晉封為安樂公。又七年始卒。壽六十五。

嘗謂先主之托孤于孔明也。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人謂其以己取劉璋者。竊疑孔明不知禪于幼時。已知禪之不肖矣。特其資雖愚。

闇。未有顯過。且能聽其父之言。而師事孔明。又聽孔明之言。而專任琬禕。使三人輔之。終其身。亦何

至于喪也。不然。蚤隕厥命。子璿繼立。得此地。王諸

等。以夾輔之。會艾雖智。豈能攻無禦之國哉。天促

其祚。及承其年。重以輕佻之姜維。舉國而付之一

擲焉。信天之不祚漢也。

二傳。四十二年。

後漢總論

愚按西漢之滅也。弱如更始。猶可藉以稱尊。東漢之亡也。賢若劉虞。終不能以保國。光武之烈。不讓漢高。明章之賢。濟美文景。而思漢之心。若此。其頓異者何。蓋自成哀平帝。失道者僅三十年。由安順逮桓靈。不君者幾一百載。祖宗之德澤。日遠日忘。宦寺之毒痛。愈肆愈烈。此思漢之心。所以有後先之異也。然孔明早出。則荊州或可歸劉。孫策不死。曹瞞豈能坐大。開關巴蜀。恃一諾以闕中原。毋惑乎其功之不易就也。此宇宙之一分也。

魏

魏王操姓曹氏沛國譙人始為驃騎校尉起兵討董卓袁紹表為渤海太守遂據兗州獻帝三年遷駕于許自為大將軍武平侯五年擒呂布八年破袁紹十一年取冀州十五年取荊州進攻孫權大敗而還十八年自立為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二十五年卒後謚武帝

嘗謂操當炎祚之衰芟刈群雄幾平海內使恪守臣節而漢獻不君則曆數之歸有辭之而不可得者居納之宮逼嗣之舉然且不可乃奔擊其君撲

獲其屍草菅其體猶儼然自負文主不知司馬已旁窺而竊劫之是操明以讓欺人而陰以篡教也卒之丞相之副移加之丕者加之昭南關之戈

移用之后者用之主將謂貽後世以帝王之基而實貽之以篡弒之禍也先正謂操平生奸偽死見真情竊謂彼九原有知當必悔其為謀之拙矣

曹丕擢子少時欲廢之而立其弟不果獻帝十六年除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十七年為世子二十二年為王太子二十五年正月廢王位十月廢獻帝為山

陽公即帝位時年三十三未立時即遣諸弟就國五

年伐之不克而還六年再伐亦不克七年殂稱文帝

嘗謂漢之開基也大封同姓丕之建國也削弱宗枝觀曹植之疏則諸王大有不堪焉者尚可以夾輔望之哉公族降為皂隸晉之所以亡也况又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乎且丕之法令宦者官不過署郎母氏不得與政事皆以漢為監也何于此而不法乎與彪甫誅師昭竊柄是丕于開國之初已生亡國之釁矣

曹叡封平原王母被誅養于郭后丕疾篤立為太子

嘗謂漢武輔政屬之霍光曹叡撫孤歸之司馬且

申以執手之告重以忍死之言不知懿于此時已

隱然如鷲鳥之伏矣即仲達之奸欺隱不可測而曹爽之乳臭顯而可知一時如楊阜曹真輩獨不可察而與乎史稱其沈毅有斷吾不信也

曹芳封齊王明養以為子莫有知其由來者嗣位時十八歲九年司馬懿殺曹爽自為丞相十年殺楚王

彪置諸王公于鄴懿死以子師為撫軍大將軍十三年廢其后張氏尋廢芳為齊王遷之河內迎高貴鄉

公立之。於至晉十年始卒。壽三十八。

嘗謂師之立髦。使請璽綬於太后。往迎之。后曰。我識高貴鄉公於少時。當以璽手授之。此即政君不出璽之遺意也。愚哉嬖人。使師如王莽之請璽。能禁之而不予乎。璽能手授。能擊大柄而授之乎。收之未央者。出之長樂。留之曹髦者。歸之晉家。所差特旦晚間耳。獨於司馬懿閉城拒爽之時。能號召故臣宗室。使中沮而不得逞焉。庶萬有一濟耳。惜無辛憲英主其謀也。

馬師死。以弟昭為大將軍。三年自為大都督。假黃鉞。五年自為相國。加九錫。六年為昭所弒。壽二十。

嘗謂人主之謀篡臣。未有不被弒者。世于南闕之。死。率以輕佻罪曹髦。竊謂不然。渠受召而謹藩臣之儀。視學而行養老之禮。志親文學。詩咏潛龍。昭之疾視也久矣。故征諸葛誕而奉之。與俱。蓋防其發難于中也。向使從王經之言。隱忍不發。不過少延歲月間耳。能如曹奐之久存乎。獨惜于毋立險之天也。詔司馬留屯于外。令傅嘏獨以軍還。使鍾會不令俱發。則魏事萬一可圖。奈之何其不能也。

曹奐。諱王。字子封。常道鄉公。昭迎立之。時年十五。四年。滅蜀。司馬昭稱晉公。五年。稱王。以子炎為中領軍。六年。昭死。炎廢奐為陳留王。自立。魏亡。

嘗謂曹奐所遭時勢。與漢獻同。而已身得免。播遷。妻子不至。僇辱。方之漢獻。似為過之。至廢放後。皆保首領。延至再世。而后殞焉。何近厚之報。亦若是偶符也。

愚按得天下以篡者。自魏武始。其王公之進也。后世視以為階。而故主之保全也。后世不以為法者。何蓋以進者襲其迹。以弒立者法其心也。伏后之見。

傷。何殊赤族之慘。獻帝之得免。亦出萬死之餘。視弒之者。一間耳。商周存杞宋。歷百世而不亡。周隋族故主。不再傳而已滅。保國承家之道。豈在是哉。况西蜀南平。而陳留已禪。孰謂曹氏之代漢也。五傳四十六年。此宇宙之一分也。



吳

孫權吳郡富春人長沙太守堅之子討虜將軍策之弟也策請兵袁術助討江東走劉繇降王朗盡有吳越之地獻帝十一年為許貢家客所殺權領其眾曹操表為討虜將軍十八年進兵攻之戰于赤壁權與劉備大敗之魯肅勸之以荊州借備二十三年徙都建業二十六年與備分荊州三十年遣司馬襲襄陽斬關羽越二年劉備伐吳遣使請降于魏魏封為吳王又五年備薨定盟與蜀平三十年卒壽一稱

大帝

嘗謂權非有四方之志者方曹瞞之下江南苟無瑜肅諸人不為劉琮之迎降者幾希矣倘赤壁大捷之後協心劉備分道進攻時劉表之地方數千里其新附之民當必有如成都之民一日而四五驚者及此時而圖之則襄樊之取當不待異日許都之伐可必之目前視其所得孰與荊州之數郡哉惟飲河之量止求保成業而有之故不暇遠攻曹瞞而惟知近圖關羽也

孫亮權少子權始立太子登登死立和和廢立亮諸葛恪輔二年殺之以孫峻為丞相峻卒弟紉代又二

年為紉所廢

嘗謂恪之與紉均秉吳政亮之英敏少已著稱即位之初能誅平恠而親政之久及廢于紉蓋因專悞自恣與之心腹者少紉兄弟繼相為之耳目者多故謀甫定于劉承而機即露于全紀此春秋所以譏世卿也

孫休封琅琊王紉廢亮迎立之休遂誅紉享國六年

嘗謂一孫紉也亮除之難而休誅之易其故何居蓋機有不密則害在必成用苟善藏則發無不中

三人之于紉也一則多所難問一則每事曲從一則惡其兄弟分也一則任其武昌出守謀不通于近習事惟訪之舊臣彼之防漸以弛我之謀益以密與子嬰之誅趙高者殆異世同符焉惜乎孫紉甫誅而濮陽繼相故國之久存也得乎哉

孫皓故太子和子封烏程侯休卒國人議立長君廢太子靈萬彧等稱皓好學濮陽興等迎立之十一月殺興及張布二年殺常侍王蕃八年殺丞相蔣或行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九年殺侍中常昭及司市陳聲十年殺童安侯奮十二年殺中書令賀正十三年殺

郡守張詠車浚尚書熊睦十五年殺中書令張尚十  
六年晉兵分道伐之師至石頭皓出降晉封以歸命  
侯又四年死吳亡

嘗謂古稱君人之惡者至桀紂止矣然自龍逢比  
干之誅九侯鄂侯之醢外此諸臣之被殺者猶可  
指而數焉若孫皓者上而殞命之大臣下而執法  
之守宰少拂其意屠之不啻犬豕然是極暴窮鬼  
又出桀紂上也懸首太白不足蔽罪惡聲遠布而  
晉人之養其惡踰十六年泥首出降而侯爵之終  
其身也又三數載豈天道果無知耶何禍淫之獨

并也

四傳六十年

愚按漢室之滅非魏滅之吳滅之也始而江陵之取  
既蹶其方張之勢繼而虢亭之戰又摧其百萬之師  
兩敗而漢不能軍矣向使虢亭之師以長驅而得利  
則江陵之衆必乘勢以夾攻此時荊州殆非權有及  
西請退師北求納貢權且汲汲乎其不自保矣况再  
傳之後又并全吳而失之乎且享孫策之成業而恩  
不及其子孫聽呂壹之讒言而禮遂踈於將相比及  
晚年寵愛溺于房帷誅殺加于骨肉亡不及身亦云

幸矣而阿瞞謂養子當如孫仲謀亦獨何哉

晉

世祖姓司馬名炎河內之溫縣人漢征西將軍司馬  
鈞之後嗣之子鈞之孫也以魏主與之五年為副相  
國尋立為世子次年稱太子十二月稱皇帝時年二  
十九元年大封同姓十六年伐吳十七年孫皓降二  
十六年庚戌崩壽五十五

嘗謂晉武志怠平吳然而藥位之後荀勗獨純之  
華黨附賈充公卿良家之女充滿宮掖桓靈見譏  
于劉毅燕譚竊議于何曾是吳雖未平志已怠矣  
况太子之廢賈后之誅有知而至于末年親

若諸王悉遣之藩服弱如楊駿獨任以元台是猶  
付千金于弱息而又擇壘贖者以輔之寇盜之紛  
然而起母惑也

孝惠名秉晉武三年立為太子至是襲位以太后父  
楊駿為大都督百官總已以聽元年賈氏殺駿廢太  
后為庶人殺太宰亮太傅璠及楚王璠二年殺太后  
于金墉九年廢太子通十年殺之趙王倫起兵誅賈  
氏十一年倫廢帝自立齊王冏起兵討之倫伏誅帝  
復位十二年河間王顒殺冏十三年與成都王穎反  
十四年穎入京師自為大丞相迎帝入鄴會幽并合

兵攻之奉帝還洛陽穎為顒所廢十六年東海王封  
遣兵入長安迎帝東還以越為太傅十一月為越所  
醜崩

嘗謂世知夷狄之亂中國者莫如晉不知中國之  
為夷狄者亦莫如晉賈氏以妻軋其夫婦弑其姑  
寵嬖幸而殺戮大臣作偽詔而戕賊儲貳已先天  
下而胥于夷矣左衽之俗已盛于臥榻之間而亂  
華之應環起于蕭牆之外固戾氣之相為感也嗚  
呼晉以賈克之謀開包之國亦以賈克之女破已  
之家不義而得國之報也

孝懷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無子十五年立為大  
弟二年漢寇洛陽張軌遣兵擊走之三年復寇洛陽  
不克四年徵天下兵入援太傅越悉以禁兵出屯項  
五年入寇洛陽懷欲奔長安為漢兵所執還之平陽  
降封平阿公次年遇害

嘗謂孝懷居藩而好學不倦躬朝而聽政惟勤侍  
御諸臣至此之武帝之世視宗廟之失德其相去  
遠矣特以宿衛之兵盡撤于太傅遷都之議見阻  
于公卿力不能支坐而受縛焉耳然樹猶得苟全  
懷遂隕非命豈非不幸中之不幸乎

孝愍名業。吳王太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洛陽南本  
容。晉藩等奉之。趣許昌。賈疋等敗。劉曜遂以之入長  
安。稱皇太子。懷帝殂。凶問至。襲位。元年。漢寇長安。  
先破走之。二年。寇長安。敗還。三年。寇馮翊。陷之。四年。  
陷長安。愍出降。送之平陽。降封懷安侯。次年。遇害死。  
時年十八。

嘗謂君死社稷。固以世守不可先。亦以此身不可  
辱也。陸秀夫之在崖山也。謂其主曰。前王已辱。予  
不再辱。遂抱之負海死。與其死于賊。孰與于國乎。  
况懷以屈節偷生。誰得幾時。愍復從之。而諡。蓋仁  
酒倫嘗諸辱。又安用此生為哉。彼劉允辛賓見主  
之辱。以死從之。一時雖以節義著稱。吾尤惜其不  
為秀夫之死也。

四傳五十二年。

西晉總論

愚按古之篡國者。如六卿分晉。田氏併齊。皆緣先世  
有功德于民。積至百餘年。故子孫之據位。亦一二  
百年。安享其位。蓋根深則難拔也。至典午氏。值曹  
爽之愚。乘芳聖之弱。專擅廢立。芟除異己。拱手而移  
魏祚。莫皆劫之以威。而非以懷之以德也。得國如是。基本  
已不固矣。且晉武既無遠猷。惠衷不堪負荷。重以賂  
后秉政。諸王美兵。即無五胡。天下當非晉有。雖短亦  
不異秦隋。而袁徽尤不及也。然師之與昭。而廢其君。  
而懷之與愍。再辱于虜。好還之報。未有如斯之顯者。  
若國篡者其鑒之。此寰宇之一合也。

五胡總叙

愚按南粵東既舊稱方外之國。漢終使為編民。劉淵符石已為內屬之夷。晉皆起為敵國者。何蓋漢就其故土而示以羈縻。晉驅之中原而使之裸處。辟之縱蛟。鍾於淵。數性本相習。則跳梁者。以積久而漸馴。如虎豹於闌檻。勢不相容。則噬人者。以乘間而竊。燕。東南夷本柔順。故下溪僭耳。輸租無異齊民。西北虜本倔強。故昆蟲燒當入寇不殊敵國。金城方畧之圖。蓋逆知和豪之易制。而江統徒戎之論。則深知胡羯之難馴也。漢劉豹力微。舉稱人傑。而帖服於晉。武之時。慕容廆美。悉係俘囚。而蟬起於匹符之龍。其叛其服。視晉之內。何如耳。

西晉胡及割據者

匈奴

劉淵新興匈奴冒頓之後。漢以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因冒劉姓。後為南單于。獻帝末入朝。曹操留之。鄴分其眾為五部。有劉豹者。左部帥也。豹生淵。魁偉善射。為任子在洛。李熹請用之。討樹機能。孔恂力言不可。齊王攸亦請除之。晉武不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晉武沒。以為北都尉。尋進五部大都督。將兵手鄴。其從祖宣。欲奉之為大單于。遣使于鄴告之。淵因請歸葬。豹成都王穎不許。及幽并會兵討穎。淵請歸。陳留趙。穎表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太單于之號。淵以為不足稱。自謂漢後改國號漢。稱漢王。自離石遷都左國城。寇太原。河西等郡。三年。僭號。徙都蒲子。四年。徙平陽。陷黎陽。壺關。五年。死于和。代其弟聰。秋之。自立。次年。遣劉曜。陷洛陽。虜孝懷以歸。八年。陷北地。至涇陽。遂陷長安。執孝愍。十一年。聰死。子粲代。靳準殺粲。自立。石勒起兵攻之。曜遂稱帝于赤壁。曜淵之族子也。石勒殺靳準等。獻之曜。曜徙都長安。改國號趙。六年。擊涼州。降張茂。十一年。攻後趙之金墉。五月。不下。後趙石勒帥兵與

戰鬪兵敗被執尋為所殺

四傳三十七年

愚按契丹于重貴猶給以土田完顏于徽欽終全其  
首領彼一則倍其棧立一則納其遁迹二虜尚不至  
于甘心焉若淵聰者食晉之毛受晉之爵凡三世矣  
無知如禽獸尚有酬恩于舍結者胡其執惻也踐  
踏如奴隸屠獵如犬羊較之契丹完顏其罪又有甚  
焉者咆哮躑躅將謂人之無奈已何然則百之災諸  
子之焚死者至二十餘斡氏之叛諸子之誅慘者至  
無遺類劉裕屠屍身覆其屍身毀極陵汙澆復  
及其祖五胡之肆惡者唯聰為尤而五胡之受福者  
唯聰為慘天道豈遠乎哉劉曜自恃四足窮極兵威  
而身被拘囚竟以僂死亦折辱晉君之報也

羯

石勒上黨武鄉羯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父周昂  
朱使督群胡群胡服之大安中并州亂勒被掠為在  
平人師懼奴惜奇其狀貌而免之乃與牧師汲桑結  
壯士為群盜及公孫藩起帥數百騎從馬桑命之以  
石為姓勒為名越三年前略討汲桑殺之勒降漢劉  
淵以為護漢將軍晉懷五年陷江夏及蒙城六年據  
襄國劉聰以為冀州牧孝愍元年陷鄴四年陷樂平  
孝元元年取平陽二年陷幽州稱王號後趙三年與  
祖逖約和五年逃卒陷襄城孝明二年擊趙取司豫  
徐兗之地又二年滅趙而併其地尋僭稱天王以石  
虎為太尉未幾稱帝踰年死以位授其子弘虎遂自  
為丞相又一年弒弘而立遷都于鄴十五年死子世  
代其兄遵殺之自立已而石鑿殺遵石閔又殺鑿三  
月中三易主閔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石祗遂稱帝  
于襄國閔攻之祗將劉顯殺祗自立踰年為閔所殺  
顯遣慕容恪攻閔戰于廩臺執閔以歸  
自勒至閔八易主而易姓共三十三年  
愚按石勒自謂丈夫舉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  
迺諂事王浚而陰襲之礪落者不當如是至云若迺

光武當與並驅爭先而祖士稚據河南退退馬不敢與校修葺祖墓斬送降人凡所以媚之者無不至馬使遇鄧禹馮異成敗尚未可知而况比肩于光武乎且于食其請印分立六國能稱留侯之借箸至于石虎諸子分典禁軍不聽徐光之屢諫何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也若石弘劉氏為石虎所誅而石世劉氏為石閔所殺前後相屠如合符節亦人不能討而天討之耳

鮮卑

魏武時莫瓚頭自塞逃入遼西號慕容部至孫資歸遷遼東之北歸死弟剛立為下所殺迎其子寔立之屢寇昌黎至晉武之二十四年始降以為鮮卑都督謂遼東僻遠移徙河之青山晉惠四年復徙居大棘城晉懷元年稱大單于三年破素喜木凡二部晉元元年進龍驤將軍三年為平州刺史四年為平州牧遼東公晉成八年死子凱代晉仍其父官初年取遼東次年稱藩于趙五年築龍城封燕王六年徙都之七年滅宇文部十年死以位授其子儁二年拔薊徙都之取章武河間三年取中山四年殺石閔取鄴遂稱皇帝六年降段龕悉定齊地七年徙都鄴八年陷河南十年死子晞代四年陷許昌汝南陳郡五年陷洛陽六年陷兖州十年晉伐之不克十一年秦伐之取洛陽進圍鄴執晞以歸燕亡後十三年秦敗于晉慕容垂乘翟斌之亂叛與連兵尋自稱燕王取枋頭館陶二年定都中山三年稱帝十年擊西燕十一年滅之十二年遣子寶擊魏魏不克十三年復伐魏魏死魏圍中山寶出奔慕容詳遂稱帝慕容麟復殺詳而立無何魏克中山寶自龍城帥兵來掠泉潰而還會

龍城隨復出奔遂為其臣蘭汗所殺子長樂王盛討  
汗殺之尋稱帝四年為段璣所弒立其叔熙七年以  
淫雷為國人所惡將軍馮跋推熙養子劼即天位復  
姓高氏二年跋復弒而代之跋享國二十二年弟弘  
殺其子劼而自立三年魏主伐之長樂公崇以遠西  
降越二年稱藩于魏魏徵其有子不至復伐之遂稱  
藩于宋又一年奔高麗高麗亡

十傳一百一十六年中絕者十七年異姓相承者三  
十一年

西燕

慕容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叛亡奔關東收集  
鮮卑屯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平陽太守慕容  
冲亦據郡起兵進攻蒲坂秦遣兵擊冲破奔泓泓眾  
遂至十餘萬進逼長安其下以泓望不如冲殺泓立  
冲為太弟敗秦兵于鄭西遂據阿房踰年僭號是為  
西燕攻長安入之又一年將軍韓延殺冲立段隨為  
燕王無何慕容恒殺隨而立宜都王子顥慕容韜殺  
顥而立冲之子瑤慕容之殺瑤而立泓之子忠忠以  
永為相踰三月忠又殺永自稱河東王尋據長子即

六傳十一年

南燕

慕容儵德初名德慕容垂弟也垂始叛時封為范陽  
王及滅西燕與有功焉慕容寶立以之為冀州牧守  
鄴魏使拓跋儀攻鄴為德所敗後魏取中山德以鄴  
城大難固不如南越滑臺沮河以待時魯王和鎮滑  
臺亦使迎之遂徙滑臺慕容麟寺上尊號德用兄武  
故事稱燕王越一年南征符廣曹王和以滑臺降魏  
德遂東寇青兗進陷廣固都之又一年稱帝五年死  
諸子因慕容垂背秦為秦兵所殺兄子超奔涼又奔  
秦遂歸燕德封為北海王尋代德三年劉裕伐之四  
年廣固破超出走被執送建康斬之南燕亡

二傳十一年

愚按五胡迭起大都僭立者不過三數十年且敗即  
不能復立一姓亦未始再興而燕獨不然者何蓋胤  
之始起已能用夏變夷劉之繼立又復好賢勤政玄  
荆善於保境而恤民新興又以無罪而失國始觀申  
胤之嘆可卜燕數之得天既驗列人之兵又見推戴  
之得象豈孟子所謂為善後世必有王者不以夷  
狄棄耶使寶永與超一有如劉如備者焉知歷數之



傳不與相踴而俱永也。西燕殺戮相尋，身且不保，豈能及後。備德間關創業，趙以剛愎信謔若乘之，其能圖乎？然被圍而固守經年，就刑而神色自若，於死守社稷之義，亦庶乎其近之矣。

涼

張軌烏丸人為晉散騎常侍，晉懷十年，以中原多故，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時鮮卑侵擾西土，求為涼州刺史，既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威名大著。孝懷二年，王彌寇浩陽，遣兵入衛破之。三年，又敗漢兵。孝懷被執，又令宋配以兵二萬詣長安輔秦王，王立為太尉。涼州牧卒，表世子寔代。三年，遣將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進都督陝西諸軍事。孝元立，復遣司馬韓璞以兵伐漢。又二年，為其下所殺。寔弟茂討誅之，以寔子駿尚幼代為刺史，而以駿為世子。踰一年，取隴西南安。次年為劉曜所攻，遂降。趙封為涼王。又一年卒，傳世子駿，且謂之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微，汝謹事之。吾官非王命，勿以其服歛。駿聞劉曜敗于石生，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曜遣兵擊之，取其河南地。及曜亡，復取之，降于石勒。立子重華為世子。郡人有勸其稱王者，駿不許。晉成九年，後朝貢不絕。後八年，分境內為二十二郡，自稱涼王。卒，子重華初年，石虎遣兵攻之，不克。次年又攻之，不克。八年，攻秦拔上邽，是年卒。子曜靈十歲，其族伯祁傾巧而有勇，趙長等欲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祁稱帝。州人殺

之立。關靈弟玄觀為涼王。復稱晉。建興四十三年。詔以為涼州刺史。西平公七年。張天錫弒之。而自立。遣使請命于晉。亦請命于秦。十三年。符堅以兵攻之。天錫降。符堅敗。天錫之子大豫起兵攻姑臧。未幾為呂光所殺。

十傳七十五年

愚按涼州地不過千里。兵不過十萬。劉石以排山倒海之威。屹立其間。而境內得以晏然者。由寔茂重華不忝承家。謝艾宋琨克稱國士。而一念不敢忘晉之

之榮。恨臨終猶申事晉之命。豈惟桓溫庾亮未足相方。即陶侃溫嶠豈能遠過。且已既代其兄。而位終歸其子。可謂能行古人之事。而駿繼其後。復能闡揚而光大之。宜其傳世之永。而相訾天錫。乃自相魚肉。先聲墜而國與俱矣。豈秦能滅之哉。

成

略陽巴氏李特弟廩皆有材武。及齊萬年反。關中存飢。略陽天水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若有疾。病困乏者。特兄弟賑之。遂得衆心。朝廷命禁之。不使入劔閣。特賂監察使為之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復制。值益州刺史趙廙反。厚遇特等。以為爪牙。特遂誅廙。以反狀聞朝廷。以羅尚代之。且督流民還故土。特數為請。流民德之。歸者至二萬餘。擊敗晉兵。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事。據廣漢。攻成都。為羅尚所殺。弟李流代領其衆。攻陷郫城。流死。以其兵授特子雄。遂攻破成都。入據之。自稱成都王。喻二年。晉帝國號曰成。五年。陷涪。十七年。陷越巂。漢嘉郡。二十九年。死。以位屬其兄蕩之子班。李驥諫不聽。無何。其子越弒班而立。其弟期。越三年。李壽又殺期。自立。改國號漢。六年。死。子勢代。四年。桓溫以兵討之。三年。兵至成都。勢出降。以為歸義侯。

五傳四十四年

愚按古取蜀者。不利干將。如漢之彭歙。晉之鍾鄧。唐之崇龜。宋之全彬。或殘軀命。或遭讒還。其原有二。輕

之崇龜。宋之全彬。或殘軀命。或遭讒還。其原有二。輕

者一則謂其揀死不違。豈暇為多方之慮。一則示以坦懷率物。何必加意外之防。此岑刺之所以喪其軀也。生不肖之心者。視地險之可居。每相圖以便其割據。思天府之可艷。或不逞而肆其貪殘。此晉宋之所以罪其帥也。至于桓溫。則膽怯而志大者。何謂胆怯。笨橋已捷。猶懷退志于成都。三輔皆降。不敢長驅於灞水。是已。何謂志大。欲借此著威名。視貨財為不足取。思緣此基借竊。謂僻遠為不足居。是已。胆怯則其防也周。志大則其圖也遠。所以有諸將之功。而無諸將之禍。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黃 志全

東晉

元帝名譽琅琊王勳妃夏氏出也懷帝以為安東將軍愍帝命督陝東軍事譽辭不就愍被執稱晉王是殺後稱帝建康五年王敦反進據石頭殺戴淵周顛

謂于孝愍之遇害則當誓雪耻而後稱尊及  
斬準之滅劉則當迎梓官而復故地卧薪嘗膽淬  
礪群臣併力北伐則于君臣之義猶或庶幾乃亟  
欲自尊乘時竊據于天不共載之仇藐然不介于  
心而南面稱孤欲群臣之翕然而戴已焉此必不可  
得之數也卒以王敦之叛憤悒而致死焉亦不  
善用其耻矣

孝明名紹襲位時年二十四元年敦謀篡位下手詔  
徵敦移屯姑熟二年敦從事周嵩等六月復舉兵至  
江陵敦死衆潰其黨伏誅三年殂以王導庾亮等輔

政

嘗謂史稱明帝英武王敦之初反欲自出決戰及  
孝元因敦而死即宜聲罪興兵命陶侃溫嶠撫  
順討逆以身先之顧始微以手書繼任其安殺及  
敦兵復舉乃不得已而應之何自出決戰之意勇  
于前而緩于後也

成帝名衍時方五歲庾亮專政二年徵嶽峻為大司  
農峻與祖約舉兵反三年峻兵犯闕陶侃溫嶠討斬  
之四年祖約奔後趙八年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十四年庾亮請伐趙不許十七年殂

謂于孝愍之遇害則當誓雪耻而後稱尊及  
斬準之滅劉則當迎梓官而復故地卧薪嘗膽淬  
礪群臣併力北伐則于君臣之義猶或庶幾乃亟  
欲自尊乘時竊據于天不共載之仇藐然不介于  
心而南面稱孤欲群臣之翕然而戴已焉此必不可  
得之數也卒以王敦之叛憤悒而致死焉亦不  
善用其耻矣

康帝名岳成之弟也成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亮恐  
易世之後親屬愈疎托以國有長君迎岳立之時年

丹水敗績是年殂

嘗謂趙之報吳豈不欲滅之而後朝食乎而養銳  
休兵至二十載蓋諒吾兵之可用而又諒敵之可  
乘故一舉而動無不克也晉有積衰之勢虎則百  
戰之餘不度而發大難之端是猶駕敵舟而衝巨  
浪其不覆溺者兪希使趙不懲白馬之變而決計  
于徵兵則襄陽之庾翼當必為沓中之姜維矣

穆帝名聃方三歲何充等議立之元年以桓溫督荆  
梁等州軍事二年溫伐漢三年滅之五年褚裒伐趙  
不克而還八年討法秦不克十年桓溫伐秦不克

十五年謝萬等伐秦亦不克十七年殂

嘗謂康之位成之位也當康之立子丕奕在襁褓  
固舍而立長君矣及康之沒聃時三歲視丕奕不  
猶少乎獨不當以成之位還成之子乎何充於康  
之立也爭其幸世及之經于聃之立也言不及先  
帝之子一何先後之相悖乎

哀帝名丕穆無嗣太后令百官備法駕迎立之二年  
加桓溫大司馬三年加揚州牧四年移鎮姑熟以弟  
諮監荆揚軍事是年殂弟奕繼時年二十四三年加

朝廢奕為東海王

嘗謂君人之官人也有功而加之爵則懋賞可以  
作其忠無故而崇之階則濫施實以養其惡彼桓  
溫在當時僅僅平一蜀耳封以郡公足以報矣而  
丕奕兩朝所以尊而崇之者不一而足焉彼富貴  
已極則生不肖之心威望既隆則階篡弒之漸况  
兵敗妨頭既不敢加以罪而荆揚軍事又使之  
屬其所親其縛袴廢天子尚何怪其然哉

簡文名昱元帝少子桓溫廢奕立之時年五十一享  
國二年殂

嘗謂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僻小上下相安願勿以  
為圖是時幼主孤立母后當陽國祚幾奪于桓氏  
清談貽憂于右軍謂之上下相安可乎蓋目擊鮮  
卑之親幸逆知苻秦之喜功遠爭江左內備虛  
則垂簾之徒必有乘時而竊發者蓋為秦計未為  
晉計也不然荆州之寇梁益之攻皆當猛之世何  
不為之諫止而佩刀之解慕容之除必欲圖于伐  
燕耶

烈宗名昌明簡文季子時年十一元年桓溫死六年  
加攝政五年自襄陽還時年十八八年秦

人入寇大敗之于淝水九年遣兵掠秦且贖之粟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殺

嘗謂謝安于溫之來朝待之以笑語移日于秦之大舉鎮之以命駕出遊世常備其過人之度使桓溫更延數年當必安於遺臭秦兵數道並進必不至于土崩在安石或有成美而以淺衷度之未敢必其萬全也

安帝名德宗時年十五元年王恭反二年復與設仲堪桓玄反王恭為其下所執斬之除玄堪等各州刺史始還鎮三年孫恩反六年桓玄反入建康七年廢安自立八年復位四年滅燕十五年劉裕自為太尉加黃鉞十九年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二十年滅秦裕弑安于東堂

嘗謂人君照臨四海莫要于明而德宗飲食起居皆非已出視孝惠之愚騃成性者異世同符故二君之禍亦畧相當然惠之措越猶困于宗室而安之廢立悉制于權臣視惠尤不及矣嗚呼唐以順宗之瘠止一歲而已憂其社稷之危晉以安帝之愚至二十年而尚尸帝王之位即死于非命亦幸矣

恭帝名德文劉裕以識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故酖德宗而立之二年廢為零陵王守之以兵尋遇害嘗謂史稱德宗愚迷賴德文之保護竊謂德文亦德宗也裕之立豈真存晉之心哉辟屠者之秦犬一羊畜之時即已欲殺之矣使其知如休之楚之出奔上也以死辭位次也度不能出不能辭于德宗之死以身殉之亦可以全弘演之節矣顧乃冒奸大位身履危機及其廢也愧處一室以圖自全欲保其生于目前又謂自殺不得人身求希其福于身後豈非天下之至愚者乎

東晉摠論

愚按紇陽于東晉。比例東周。以正統與之。至南北朝。始分紀其年。竊謂晉與周異。始之得國于篡竊。已為統而不正之君。繼而馬易于懷愍。宜從首人滅節之例。若謂抑夷狄。則拓跋豈殊于五胡。若謂尊中國。則宋齊胡異于東晉。且偏安割據。均不得謂之大君。而志親篡君。皆不得謂之正統。或亦避南渡之嫌。近于指斥。而以張湯之故。并怨杜周。未可知也。又晉元開基之主。後世視以法程。乃使大權旁落。至御床引升于臣。天下有共于馬。廉遠堂高之義。已凌夷而漸墮矣。故王敦之逆。竊發于兩朝。明逸之叛。繼起于奕世。更天南衰。攝溫復繼。會稽專政。殷揚比周。桓玄誅而劉裕繼。豈非垂統之所致歟。

東晉胡及割據者

代

姓拓跋氏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五世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亡世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等氏分統十族。鄰傳子諳汾南遷匈奴故地。諳汾傳力微徙定襄之盛樂。魏末時遣子狄漢干入貢。因留為質。晉武立四年遣其質子歸國。越八年復入貢。十年力微死。國人殺狄漢干子悉禰立。十八年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地。兄子猗廋統之一居盛樂。猗廋弟猗廋統之。孝懷元年死。猗廋弟攝三部。四年進大單于。封代公。猗廋以去國懸遠。帥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從劉琨求陞北之地。琨請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五縣民以地與之。猗廋由是益彊。六年都平城。孝懿三年封代王。踰年為其子六修所弒。猗廋子普根討六修誅之。尋卒。國人立其弟猗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雄于北方。後猗廋妻忌其強。恐其子質偏不得立。遂殺猗律。其子什豆健母王氏匿之得免。質偏立徙居東木

魏入六年紀那復入騎魏奔趙又一年趙納騎魏紀  
那奔燕騎魏病革命立什翼犍時犍質于燕國人欲  
立其弟孤孤不可自往請以自代質趙義而俱遣之  
犍分國之半與孤犍有智勇諸部畏之東自濊貉三  
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悉皆歸服三十九年為  
其子寔君所弒符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焉  
九傳七十年

愚按晉處五胡雖昧夷夏之防然真其居處撫其部  
落崇以官爵不為無恩矣若五胡忍于亂革而拓跋  
猶知事晉豈非夷而不純于夷者乎觀其朝貢之屢

修劉聰之助討較之劉石不啻庭楹而篡奪相尋弟  
兄爭立又視五胡為特甚焉豈蜂蟻之性僅明于君  
臣而投骨之爭忍戕其天性歟及其衰也拓跋孤能  
舍國以讓其兄什昱犍能分國以酬其弟變美用夏  
易以尚茲身不克終而竟昌其後亦為善之報也

氏

符洪畧陽臨渭氏世為西戎酋長其家生蒲長丈  
尺因以蒲姓父懷歸為小帥部落生洪少多權畧詳  
氏畏服漢拜之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  
公後降劉曜曜敗降石虎虎死石鑿嚴其都督洪怒  
歸枋頭求降於晉無何秦雍流民立以為王尋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為趙故將宗弼所殺  
世子犍收秋斬之去王號復請命于晉進擊杜洪走  
之遂據長安諷其臣賈玄碩等上尊號即天王位國  
號秦號年稱帝越二年指溫討之不克三年死子生

繼之猜忌殘虐東海王堅殺之自立十四年代燕取  
洛陽十五年滅燕盡取關東六州之地十七年陷梁  
益十八年取涼州二十年陷南陽二十三年陷襄陽  
彭城淮陽魏興盱眙二十五年陷管城二十七年寇  
晉敗于淝水慕容垂姚萇皆叛次年為慕容冲所敗  
出奔五將山姚萇執以歸殺之其子長樂公丕稱帝  
于晉陽踰年為馮諤所殺疏屬符登遂于南安僭號  
九年為姚興所敗奔平涼死子崇亦為所殺  
十傳六十一年

愚按五胡興圖之廣莫如堅覆亡之易亦莫如堅人



謂其佳矣。而實由聯心感之也。方其遣桓伐燕，桓已阻其親行。何鄴都甫入，已疾驅而至耶。至于銳意伐晉，寢不能旦，豈復有長慮却顧意乎。晉之所恃，惟桓冲、荆江之衆。謝玄北府之兵耳。若出襄陽之兵，向武昌，則桓冲不得援江北。出淮陰之師，向三阿，則謝玄不得顧江南。以竟陵者，趨鄆岳，以襄潭者，下蘄黃。以盱眙者，衝瓜步。以下邳者，搗鍾離。京湖之兵，沿江而襲，洪信、溜青之衆，浮海而取蕪湖。以九十餘萬之衆，取公孫州之地。此如傾壓卵之山，彼如禦破

之。取公孫州之地。此如傾壓卵之山。彼如禦破。而晉無晉矣。施。

羌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懷愍時，秦隴大亂，弋仲東徙榆眉，戎夏隨之者數萬，自立為扶風公。趙曜擊斬陳安氏，羌皆送任子弋仲，遂降曜。以為平西將軍，曜敗降石虎，虎表為六夷左都督，進冠軍大將軍，虎死，遂有據關左之志。遣使請降于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及死，命其子襄歸晉，詔屯譙城。後與殷浩隙，徙屯盱眙，尋降于燕。進據許昌，為桓溫所敗，走襄陵，將圍關中，為符堅所殺。弟萇以其衆降秦，後二十六年，秦符堅伐晉，以為龍驤將軍，且命之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後符堅擊慕容冲，萇為司馬，兵敗，俱誅。遂反，據北地，稱秦王，是為後秦。無何，執堅殺之。符登起，亦屢為所敗，及取長安，稱帝。凡八年死，以位授其子嗣初年，擊符登殺之。是後止稱秦王。三年，陷蒲坂，四年，陷湖陝。六年，陷洛陽。八年，伐涼，大破之。西南，北涼，皆入貢。十年，滅涼。十二年，劉裕請和，以南鄉十二部。之十八年，西秦降。二十二年死，以位授子泓。劉裕兵伐之，初年入滑臺，克洛陽。次年由潼關入長安，泓出降，送至建康斬之。弋亡。

三傳三十一

愚按姚萇之死以尹緯等為顧命之臣姚興之死以梁喜等為孤孀之佐然緯之才足以儔王猛而來附野之丞稱割之謀乃致誤姚泓而使姚恢之反叛人才之關興廢如此決擇可不審哉然興之闇于知人不特此也孟宗謂憐檀不可忽而興不之信也令師喪于廣平姚邕謂勃勃不可親而興不以聽也遂變生于河朔與其以梁喜等輔之也孰與令姚邕孟宗等輔之手况劉裕之垂涎已久拓跋之國勢方張屈丐既為寇于門庭西秦時竊蒞于邊鄙即輔以尹緯

不支何有于梁喜哉世謂姚興為一時之傑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巨虫如陵阜大覆于路俄不見有一小兒在焉乞伏部有老而無子者養之其後有佑鄰者國仁五世祖也四世至司繁符堅署為南單于使鎮勇士川死子國仁從堅為前將軍伐晉其叔步願聞秦師敗率隴西叛堅使國仁往討遂叛與合次年稱單于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都之姚秦封為宛川王是為西秦三年死弟乾歸號河南王使鎮苑川後五年朝秦秦以其漸強留之不遣使其子熾磐監其部衆又二年逃歸攻秦畧陽隴西諸郡皆克之尋謝罪請降復取秦永洛改南涼無何為兄子公府所殺熾磐討殺公府而自立二年滅南涼其地皆為所有秦滅止稱秦遣使入貢于魏後三年夏取其枹罕四年熾磐死子暮末為北涼所逼請迎二魏焚城邑走上邽夏拒之遂留保南安地皆入于吐谷渾夏國之暮末窮蹙出降為夏所殺

四傳四十六年

愚按世主能... 妾馬不振

則全盛終遭覆轍。秦之地，據秦國之間，其  
奔秦也。已委而去矣。及逃而歸，則又取隴西。克永洛。  
至熾，若復并樂都而有之。于時蒙遜勃勃不能有加  
于秦也。蒙未起而繼之，時赫連之強，不加于勃勃。蒙  
遜之暴，不過于蒙時。畏其逼而求遷焉。始求為寄公。  
終致為俘虜。既破其國，又止其家。已實為之。又誰咎  
也。

凉

呂光，畧陽氏人，婆樓子也。為秦將軍，符堅以西域未  
朝，欲法漢制，都護使將十萬兵伐西域，降服龜茲等  
國。師還，符堅已敗，進至涼州，攻殺刺史梁熙代之。踰  
年，堅死，稱酒泉公。三年，取姑臧，殺張大豫。五年，稱三  
河西王。十二年，復稱天王。國號涼。十三年，擊西秦，敗績。  
郭麀勸執叛。十四年，討破之。十五年，死，立子紹為天  
王。且戒其庶兄纂與弘，令同心勿相圖。無何，纂殺紹  
而代。次年，復殺弘。五年，呂超復殺纂而立其兄隆。秦  
伐之，隆請降，以為涼州刺史。二年，秦徵之入朝，官以  
散騎常侍。涼亡。

南凉

秃髮烏孤，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  
勇有大志。呂光遣使拜為鮮卑大都統。次年，擊乙弗，  
折掘部降之。徙都蕪州。四年，取凉金城，自稱西平王。  
是為南凉。五年，降楊軌，破梁胤，樂都、湟河、澆河皆以  
郡降。嶺南羌胡數萬皆歸附，更稱武威王。六年，徙治  
樂都。烏孤死，弟利鹿孤徙治西平。次年，治官屬擊涼  
徙其民二千戶以歸，遣使入貢於秦。三年，利鹿孤死。

弟傳種稱王復從樂都五年伐北涼敵馬三千疋于  
和泰以凉州授之使守姑臧九年為北涼所敗仍從  
樂都姑臧降于蒙遜又二年乙弗部叛傳擅帥衆征  
之乞伏熾盤乘虛襲樂都擒其太子兜臺傳種泉漬  
亦歸熾盤後為所殺南凉亡

三傳三十一年

北凉

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匈奴沮渠王後世為部帥元  
羅仇事呂光為尚書後見殺蒙遜雄傑以其喪歸葬  
會者萬人遂與定盟起兵復讐攻凉臨松拔之屯據

金山會既業叛凉自稱建康公蒙遜與其兄男成帥  
衆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次年取凉西郡晉昌墩望  
張掖後四年業殺男成蒙遜遂以兵攻業殺之自號  
張掖公是為北凉次年攻姑臧不克九年敗南凉十  
年拔姑臧十一年遷姑臧置官僚稱何西王十三三  
攻西秦拔廣武十七年城西凉是後止稱凉魏道武  
神龜三年入貢次年遣子入侍魏拜之為涼王又一  
年死以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健聰穎以國授之魏  
封以河西王又五年魏伐之圍姑臧凡四月城潰牧  
健降後殺之北凉亡

二傳四十年

西凉

李暠隴西人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涼州長史以之  
為效殺令敏宰治中索隱等推為燧臺太守既業許  
之後擊敗索隱自號西凉公泰授以官爵後二年自  
稱大將軍領秦凉二州牧遣使奉表于晉徙都酒泉  
八年蒙遜攻之不克十三年死謂其子訥曰蒙遜非  
汝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若其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林明汝諸事之訥不能從蒙遜欲伐西凉乃聲言攻  
涼蒙遜聞之遂與定盟起兵復讐攻凉臨松拔之屯據  
金山會既業叛凉自稱建康公蒙遜與其兄男成帥  
衆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次年取凉西郡晉昌墩望  
張掖後四年業殺男成蒙遜遂以兵攻業殺之自號  
張掖公是為北凉次年攻姑臧不克九年敗南凉十  
年拔姑臧十一年遷姑臧置官僚稱何西王十三三  
攻西秦拔廣武十七年城西凉是後止稱凉魏道武  
神龜三年入貢次年遣子入侍魏拜之為涼王又一  
年死以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健聰穎以國授之魏  
封以河西王又五年魏伐之圍姑臧凡四月城潰牧  
健降後殺之北凉亡

二傳二十三年

為蒙遜所殺  
憑據凉州本數郡地呂光竊據於前三凉瓜分於後  
形勢所折斤斤自保猶慮不支呂光以猜忌貽謀致  
其功貪暴錐殊覆亡則一獨有李暠地小民稀而能  
存境慎兵養人李暠不能守而為人擒亦國必  
自伐而後滅之也若蒙遜者今年攻浩靈明年襲  
其身沒

未幾已并姑臧而不守矣。竭一生之智，屬為道武之驅除，出爾反爾，吁，可畏哉。

仇池

楊茂搜略陽渭水氏，其先楊騰始自遼末，居仇池。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千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畧陽，以其甥冷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仇池，自稱輔國將軍。右賢王茂搜傳子鞠，鞠嘗陷梁州，據之，尋為州人所逐。鞠懼，以兵征之，遣使稱藩，趙封為武都王。後降成，尋復叛，殺死，轉子毅，稱藩于晉。有楊初者，殺而代之，稱仇池公。附于趙，至晉穆永和三年，復附晉。晉以為雍州刺史，初死，傳子也，稱巨于秦，以為南秦州刺史。至子纂，秦執以歸，空其地。茂搜玄孫名定符，堅以女妻之，堅敗，定符委身以事，不避艱險。比其死，復據仇池，稱隴西公，與符崇共攻乞伏乾歸，不克，被殺。其叔父之子，盛復守仇池，稱秦州刺史，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不置，郡縣稱藩于晉。晉以為仇池公。晉刻義熙十二年，攻秦，拔祁山，及和興，不改義熙年號，謂其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玄遣使告哀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又二年，魏遣公孫軌，明之為南秦州刺史，保宗而自立。」

仍其封越五年以舉秦朝史魏法護人人心  
 之遂據漢中宋命蕭思話討之難當漢中秦秦  
 罪詔赦之尋自既大秦王立王后太子偕元子  
 貢奉宋魏不絕魏以其據上却遣樂平王正討之  
 割獻地服罪會楊保宗奔魏魏令守上却封以武都  
 王鞠當遂謀據蜀拔葭萌圍涪城宋使裴方明討之  
 鞠當敗走獲其子虎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  
 州刺史領其地使其姪保熾守仇池難當亦魏保宗  
 弟文德勸其叛魏魏誘而殺之文德據白崖分兵取  
 葭萌進魏仇池魏兵東據文德東據于宋宋以為武  
 都王文德據葭萌魏兵保熾之文德走漢中宋削  
 其爵其部落無定主王玄謨奏楊元和保保宗子今  
 尚幼弱其叔楊頭母事皆執于魏而為和堅守乞以  
 為西秦刺史俟元和長授之不從後元和棄國奔魏  
 其從叔僧嗣自立屯葭蘆宋以為武都王死弟文度  
 降魏尋襲魏文度為魏所殺立其弟文弘齊魏三魏  
 當孫俊起為武都王永明四年俊起死種人集始繼  
 之其帥有楊靈珍者魏以為南梁州刺史劉靈和  
 齊以兵襲集始集始亦降魏建兵討之遂克武都  
 靈珍奔漢中以為武都王

紹先稱帝圍關城邢縡討之執紹先斬于洛陽  
 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其地為東益州  
 愚按仇池起晉惠之六年終魏肅之七年相沿幾二  
 百載此隣於劉石而終保其地反覆于南北而併受  
 其封豈威不能懼力不能屈哉良以土止彈丸不為  
 燕餅者之所利地復曉僻不為莫居者之所安故歷  
 代等之不耕之地不收之民辟若縱虎豹于山林馴  
 蛟鯉于藪澤而已然符堅未滅之前爵不過稱公官  
 不踰刺史彼猶知引分以自安保境以修貢雖燕巨  
 其附近之地部落漸盛異志隨萌而當時又以王爵  
 加之或請罪而赦宥即加或出奔而官爵不改符謂  
 人之無奈已何可以肆然無忌天王之稱大號之僭  
 非復昔日之仇池矣犁庭掃穴蓋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也然楊盛感晉室之恩易世猶奉其正朔楊定戴  
 符堅之惠瀕死猶共其安危執謂類無人心哉

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干匈奴右賢王去卑後劉淵族也祖  
 武劉聰以宗室封為校頰公傳至衛辰降于苻秦入  
 居塞內後分代為二部以其西屬衛辰堅敗遂據朔  
 方為魏所殺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薛干部送於苻  
 奕干苻奕干以女妻之越十年魏遣常山王遵襲苻  
 奕干奕干帥數千騎與勃勃奔秦川以勃勃薦之姚  
 興興與語奇之以為將軍使助苻奕干守高平姚邕  
 固守乃止之竟配以權虜三萬落使鎮朔方會魏  
 興與勃勃謀殺秦皇太子奕干勃勃與魏世  
 奕干而併其衆自謂夏后苗裔自稱大夏天王擊破  
 薛干等部侵掠嶺北諸城次年取秦杏城安定東鄉  
 五年築統萬城于朔方黑水南都之且以劉其母姓  
 更姓赫連九年劉裕取秦而不能守勃勃聞其東還  
 引兵向長安十年陷之遂稱皇帝十一年陷蒲坂又  
 六年死子昌據其位六年魏主自將攻之取蒲坂及  
 長安次年又伐之取統萬昌走上邽三月執昌歸赫  
 連定稱帝于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五年  
 魏襲平涼敗之定復取平涼及長安六年

定缺擊山谷渾而取其地山谷渾遂之執定以歸  
 年送於魏為魏所殺

三傳二十六年

思按王買德之在鎮北也秦置之下位而秦滅夏待  
 以謀主而夏興其兼姚氏之不能支劉裕之不能守  
 東據潼關坐取雍梁如指諸掌亦可謂士之良矣然  
 傳檄三輔結以恩德即以此時陳之而于勃勃之  
 虜使其民雲用其士乃嚙嚙不出一語豈以凶人之  
 匪不可以言語移亦謂忌刻之君或將以市恩罪也  
 若死賊禍以歸子孫論野史於生前昌與定誅于  
 身後所免者僅一身耳積惡有餘殃顧不信哉

魏

拓跋珪代王什翼犍孫犍庶子寔君因世子寔死  
 犍及諸弟欲自立符秦討殺之分代為二部珪寔子  
 尚幼其母賀氏以珪依賀訥堅以劉庫仁攝左部珪  
 復依庫仁庫仁嘗謂其志高天下必能弘祖業後庫  
 仁為弟頭眷所殺願其衆庫仁子顯殺之將殺珪珪  
 復奔賀訥諸部大人共推為主稱代王徙都盛樂改  
 號魏次年攻破劉顯六年攻破劉衛辰九年取燕并  
 州十年取常山十一年取中山十二年遷平城稱帝  
 二十四年為子紹所弒廟號太祖珪以播遷光復舊  
 物內雪衛辰劉顯之讎外攘柔然高車之寇旁求典  
 籍選用士人循行郡國勸課守宰可謂賢矣獨博士  
 本以官有才五經與仙人並置刑儆本以加有罪李  
 粟與崔暹並誅感天變而濫殺偶非匹以傷生蓋夷  
 習之未變也  
 拓跋嗣封齊王討逆紹誅之而自立七年令太子監  
 國八年因劉裕死取宋金墉九年取虎牢司豫諸州  
 是年殂號太宗嗣始憚劉裕之強定其交于通好繼  
 因劉裕之死奪其地于河南蓋惟知裕伐姚泓之喪  
 可因之為故事不知裕有弑君之賊當聲之以事征

誅移此師于八年之前鑿爭地而不謂之黷武矣崔  
 浩知弔祭之布義聲而不知討罪之為義舉一何見  
 之陋也

拓跋燾太宗未沒監國二年至是襲位八年滅夏十  
 三年滅魏十六年滅涼二十七年大舉侵宋二十八  
 年太子晃卒二十九年為宗愛所弒廟號世祖嘗謂  
 讒言之興在闇弱之君固覆其國在英明之主亦破  
 其家漢武聽江充而擗以枉死魏祖信宗愛而見以  
 憂亡然漢武正殺其子而魏祖遂及其身由克死而  
 宗愛存也祖既知死者之說則當正讒者之罪斷之如  
 夏獲手耳願養其惡而長其亂何哉制敵設策能決  
 勝于千里之外而因讒起禍致變生于肘腋之間胡  
 能斷于彼而不斷于此也

拓跋濬晃子也宗愛弑燾而立南安王劼未數月又  
 殺之尚書源賀等誅愛而立濬時年十五五年立貴  
 人馮氏為后馮后以罪沒入官者立子弘為太子賜  
 其母李貴人死十三年殂廟號成宗嘗謂法立于書  
 一則人安于法之中慮遠于過防則變出于防之外  
 魏如愛母后之與政則禁之令甲貯之金匱使後之  
 子孫自可據而遵之至于鈞戈之誅乃武帝之敵策



而魏奉以承家將謂此不鳴家將無索矣豈知其  
所生之母不得以亂子之政而所立之嫡又足以殺  
子之軀乎且無罪之人忍置之死地而罪人之女反  
位之中官是惟恐李氏之分權而必欲馮氏之專政  
也一何其惑之甚乎

拓跋弘即位時年十二馮后稱制三年始歸政又五  
年傳位太子自稱上皇又四年為馮后所醜廟號顯  
祖孝昌之亂人知胡氏之亡魏而不知馮氏已先之  
使醜行于稱制之初則爭立必起于前行于繼體之  
君則正統將絕於後魏之亡也又豈待爾末耶且傳

不保乎  
不保乎  
不保乎

拓跋宏立為太子者八年監國者六年至是始即位  
馮后復稱制越十四年始死魏主親政十七年營洛  
都十八年自將討齊不克二十三年拔齊新野及宛  
城二十三年殂廟號孝文改姓元氏魏主覃敷文教  
變易夷風嚴非禮之祀舉養老之禮行考績之典于  
百官聲試君之計于鄰國江左諸君將退退乎其遠  
讓焉信乎其可以為文矣至于父死賊后之干而為  
之喪盡其禮惜其拘小節而昧大倫也

元初立太子尚後廢死恪代元年  
海降又取合肥建安及淮南地六年取梁義陽七年  
取梁益州八年取宿豫山岷等城十七年殂廟號世  
宗嘗謂帝卷之與攻城動眾則一成功則殊時實甚  
不君人心思亂二蕭兵起邊備單虛若能乘義陽之  
際直趨江北舉淮南之衆徑掩荆襄則二蕭之眾必  
靡瓦解于前建康之民又將甘心于主混二之業計  
可成視今日攻一城明日得一邑者相去殆天淵  
矣豈南此之谷必三百年之后耶惜道武孝文之不  
定胡胡貴嬪出他魏至是始不殺太子之母初襲位  
四年派野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勅勒胡琛反莫斯  
念生反就德興反六年胡氏復臨朝杜洛周反七年  
葛榮蕭寶實反十年胡氏醜魏主設之立臨洮王子  
劉無何爾朱榮舉兵晉陽立長樂王子伉而沈胡氏  
及劉于河廟號肅宗世以立其子殺其母魏之法也  
法自詡而廢亂亦自詡而成不知此非存母后之由  
而實殺母后之報也方望其生以永其傳乃因其生  
而速其死使母常懷有子之憂子常抱無母之恨

元初立太子尚後廢死恪代元年  
海降又取合肥建安及淮南地六年取梁義陽七年  
取梁益州八年取宿豫山岷等城十七年殂廟號世  
宗嘗謂帝卷之與攻城動眾則一成功則殊時實甚  
不君人心思亂二蕭兵起邊備單虛若能乘義陽之  
際直趨江北舉淮南之衆徑掩荆襄則二蕭之眾必  
靡瓦解于前建康之民又將甘心于主混二之業計  
可成視今日攻一城明日得一邑者相去殆天淵  
矣豈南此之谷必三百年之后耶惜道武孝文之不  
定胡胡貴嬪出他魏至是始不殺太子之母初襲位  
四年派野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勅勒胡琛反莫斯  
念生反就德興反六年胡氏復臨朝杜洛周反七年  
葛榮蕭寶實反十年胡氏醜魏主設之立臨洮王子  
劉無何爾朱榮舉兵晉陽立長樂王子伉而沈胡氏  
及劉于河廟號肅宗世以立其子殺其母魏之法也  
法自詡而廢亂亦自詡而成不知此非存母后之由  
而實殺母后之報也方望其生以永其傳乃因其生  
而速其死使母常懷有子之憂子常抱無母之恨

掃于無告。泣賦于終天。疾氣所鍾。已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古有以二婦而致三年之旱者。况于積世之冤  
乎。不然。司晨之牝。何代無之。獨魏之决裂而不可林  
也。  
元子攸彭城王勰子。爾朱以鑄像成立。元年擒葛榮  
寔。寔滄瀛。放皆平。二年獲韓樓。幽州平。三年獲蕭寶  
夤。萬俟醜奴。三秦河渭。瓜凉鄯州皆平。爾朱榮元天  
禪。伏誅。爾朱世隆反。洛陽遷子攸于晋陽。而  
謂。謂。故。宗。爾朱之。僕。與。董。卓。同。竊。謂。李。淮。郭。泥。非  
坐。視。其。死。亡。輕。發。不。免。于。試。禍。隱。忍。無。望。于。求。全。其  
謂。曹。魚。之。生。不。如。曹。髦。之。死。信。矣。獨。惜。其。集。行。官。之  
而。肆。殺。不。能。抗。辯。以。止。之。于。先。納。肅。宗。之。嬪。以。為  
如。不。能。據。理。以。拒。之。于。後。竊。以。為。從。賊。而。生。又。不。如  
得。正。而。斃。也。  
元修初封平陽王。懷之子也。時諸王多匿民間。世隆  
所。交。名。暉。者。廢。名。恭。者。亦。廢。高。勸。初。立。渤海。太守。朝  
至。是。嫌。其。疎。遠。亦。廢。迎。修。立。之。三。見。廢。者。皆。被。殺。三。年  
以。字。文。泰。為。關。西。大。都。督。六。月。高。歡。反。修。奔。長。安。以  
字。文。泰。為。大。丞。相。無。何。進。毒。于。修。而。醜。之。是。謂。醜。也。

嘗謂播惡如獨夫。四海固無容身之地。大夫皆備子  
天下亦無可處之邦。關西之秦。亦洛陽之歡。去歡就  
秦。魏主謂得所依。而避火入湯。當時已有斯喻。秦方  
待以藉手。修乃就以求生。况閨門無理。傷敗彞倫。是  
父以獨夫之行。而處崔子之邦也。欲免豈可得哉。  
拓跋寶炬封高陽王。京兆王愉子。時議所立。濮陽王  
順謂泰曰。高歡立幼。公宜反之。乃立寶炬。泰自為都  
督。諸軍事。封安定公。復姓拓跋。三年伐東魏。克弘農。  
取洛陽。四年取宜陽。十六年泰以高洋篡。立討之。兵  
至。於。農。衣。戰。而。退。洛。陽。皆。降。于。齊。十。七。年。殂。忠。如。子  
孟。則。委。裘。安。若。覆。孟。詐。類。曹。瞞。即。長。君。危。如。累。卵。順  
之。諛。泰。能。使。其。舍。少。立。長。跡。與。勸。異。能。禁。其。自。為。都  
督。心。與。勸。殊。乎。且。泰。之。圖。篡。不。係。于。君。之。長。不。長。也。  
昔高洋憚泰。徐之才曰。彼亦欲為吾所為。是泰之心  
敵國知之矣。順豈見不及此乎。亦意宇文諸子之尚  
幼。國祚或可以少延。又恐少年輕發而寡謀。醜毒或  
至于再進也。  
拓跋欽寶炬子。二年以泰殺尚書元烈。蓄怨謀誅泰  
泰廢之。而立齊主。廟廟文帝第四子。三年泰死。四年  
其子覺廢之。為宋公。尋遇害。廟廟之立泰。以嗣子之

而緩其圖。蜀之禪讓。以嗣子之幼而急于篡。蓋魏之命已屬于周。而欲俟之長君。故不得不遲以歲月之。久。調之心欲繼乎泰。而抑于下位。故不得不圖之巨晚之間。其自為大司馬。即其自為大都督之故事也。嗚呼。阿瞞方思圖漢。而司馬懿已立其朝。黑獺未及代周。而宇文護已踵其後。螳螂黃雀。自古已然。謀人家國者。可以知所倣矣。

一 東魏

魏主修之西奔也。高歡推清河王寶承制表請歸洛。修不答。時置巨稱擊蹕。歡醜之。立其子善見。且謂之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時年十一。對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三年遣世子澄入鄴輔政。十一年進澄大將軍。十三年歡死。澄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入鄴。烹荀濟等。幽魏主宮中。十五年。澄為盜所殺。魏王謂人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感權當歸帝室矣。無何。澄弟高洋入謁。從甲士八千人。魏主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次年。洋自仍其兄官。封齊王。無何。發善見為中山王。踰年殺之。善見于高歡之曲。則安之。于高澄之欺侮。則圖之。不知欺侮固貌之為掌上之嬰兒。而曲詆亦玩之為處堂

之燕雀。其無君等耳。荀濟等有存魏之心。豈必作土山。開地道。弑高歡。既死。澄則輕身好色。洋則沉勇有謀。時澄方忌洋。若能離而異之。使其放熙高洋。不典兵柄。則處分高澄。特一宰夫事耳。陳平之間西父。衛璜之弱力微。皆以坐而致之。濟等不為陳平衛璜之謀。而為耿紀王經之死。亦忠有餘而不足者也。魏十五傳。一百七十二年。東魏十七年。

魏摠論

愚按魏之興也。數賢君締造之而不足。及其衰也。一婦人破壞之而有餘。是時魏未嘗無賢者。如辛雄元順源子恭揚椿楊津輩。非其表表者乎。使乘太后幽北宮之後。元又解領軍之時。輔立嗣君。改紀朝政。大赦群盜。有不服者。委守宰平之。不崇朝而天下定矣。迺俯首以聽。而莫措其手。亦獨何哉。或者以洛邑之遷。比之東周。謂一敗而不振。無德則易以亡之効也。不然。在德不在險。自古記之。向使孔維之晨。不司奕世。孝崇之策。得試平城。則拓跋之祿。焉知不與漢等也。荀洛邑不遷。而一崩相繼。謂魏祚長無事者。謬矣。

宋

劉裕彭城綏興里人。漢之後也。劉牢之引為參軍。孫恩反。使守句章。進下邳太守。次年為建武將軍。桓玄反。與劉毅何無忌等舉兵京口。玄誅。晉安復位。以為都督十六州軍事。又三年自為揚州刺史。四年伐燕。五年執燕主超歸。自為太尉。南擊盧循。破之。七年襲荊州。殺劉毅。八年平蜀。自加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十一年伐秦。十二年擒姚泓以歸。十三年受九錫。弒安帝。十四年稱宋公。十五年稱宋王。十六年廢晉恭帝。自立。十七年弒之。十八年殂。廟號高祖。宋裕之功。莫曹標等。標若一舉平吳。漢室必先議禪。裕如伐秦。敗績。晉祚豈至遷移。與亡利鈍。雖主之天。而劉裕之乘勢。視曹標之輕舉。殆過之矣。至于屢辭加爵。謂天下可以文欺。兩弒晉君。致大惡。敢于再舉。則又曹標之所不為者。即傳世稍加于魏。而嗣君之多死于弒也。其亦諂暴之所釀也哉。

義符裕長子。襲位時年十七。居喪無禮。狎昵小人。徐羨之等廢之。為營陽王。而立其弟義隆于江陵。時年十八。三年子劭生。五年以其弟義康錄尚書事。六年立劭為太子。七年遣到彥之等伐魏。敗還。八年檀道

漸繼伐魏亦不克二十七年大舉伐魏敗績二十八  
年殺其弟壽康和殺其兄弟始此二十九年復伐魏  
無功而還太子劭巫蠱事覺赦不誅三十年為劭所  
弑是為文帝劉劭之巫蠱慶國已形之指陳內殿已  
得其玉像非若戾太子之誣也呪咀大逆乃前古所  
未聞而按法行誅何典故之可考若欲追蹤漢室則  
斗粟尺布之誑何不鑒而忍于義康也然漢武帝生  
長于兵而佳兵之報及于其子文帝殺人盈野而戾  
氣之應及于其身雖事跡之偶符亦隳武之一戒也

劉駿初封武陵王因劭大逆討而誅之襲位殺弟南

平王錡二年殺弟武昌王渾三年以子子尚為揚州  
刺史八年以子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十一年劭是為  
武帝漢文帝封諸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封域  
令半楚王而和主于同氣之親忍加以推刃寵姬之  
子舉優以大藩較已子于先帝之子殆什伯而千萬  
之矣天道有知其容之乎不再傳而二十八子靡有  
子遺自取之也

子業時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見其傲情無戚容曰  
禍其在此矣二年殺其弟子鸞因諸父于殿內晉安  
王子勛舉兵尋陽無何子業為壽寂之所殺立湘東

王或是為明帝二年子勛稱帝秋八月討殺之遂殺  
其兄之子十三人徐兗皆降于魏三年又取和淮北  
淮西地四年東徐兗州亦降于魏五年取青州六年  
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休仁休若八年劭宋武剪已之  
兄弟以保其胃子宋明剪已之兄弟以保其螟蛉是  
其見又出和武下矣且忽休範之凡庸不之除也而  
叛先起于休範疑道成之異相不能去也而祚終移  
于道成是宿昔之隄防尚失之疎脫而一時之誅儻  
殆為之驅除也道成曰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不  
知其自謂得術時已為奸雄之竊笑矣

劉昱或謂李道兒子襲位時生十年矣二年劉休綽  
反蕭道成擊斬之昱自是驕恣無日不出遊路逢無  
免者人情惶懼道成陰結其左右楊王夫等殺之而  
立安成王準準休範子宋主養以為子道成自為司  
空錄尚書事沈攸之討之敗死袁粲謀誅之不克亦  
死因以其子蕭贖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蕭  
映蕭晃為兗豫州刺史三年廢準為汝陰王徙之冊  
陽無何弑之殺和宗室無少長皆死安成于道成之  
往迎也戒門者勿內侯袁司徒至時國事已屬道成  
安成獨待袁粲固已知粲之為賢矣使和明能舍昱

而立之。道成將何自而藉手乎。彼袁粲果心于為國。于道成之推遜。乃固讓于先。及篡勢之已成。顧規圖于后。知道成之劫以入臺。拒之而不見。知褚淵之安于從逆。乃就之而與謀。不惟不能料事。而且不能料人矣。宋獨恃一袁粲。而粲且猶然。其何能國也。  
八傳六十年

宋摠論

愚按自有禪代以來。未聞成故主者。即典午之興。不惟禪皓全其天年。而芳朗亦皆良死。裕首成德宗。繼弒德文。又并其子而殄之。蓋懲桓玄之不殺。而使晉藉以興師也。自此而後。故主之身。始不倖免。猶甚而致于赤族者。豈非裕之作俑乎。逆氣既足。致變天道。又復好還。晉之子孫。尚為異姓所殺。而已之子孫。致為同姓所誅。一傳而義恭。義真。義康。俱遭殘害。再傳而南平。竟陵。廣陵。舉以惡終。子鸞。子師。先子勛而亡。休範。休仁。繼休佑而滅。廢主四弒于臣。義隆被害于子。其所僅存者。非疏遠之族。則鋒鏑之遺也。道成又從而夷其族焉。回視昔日。視為保國之良謨者。將釀而為滅門之隱禍矣。嗚乎。當圖篡之時。惟欲己之子孫。世享帝王之福。及其流禍之遠。致使己之子孫。恐生帝王之家。后世欲享國之長久者。可以知所鑒矣。

齊

蕭道成東海蘭陵郡人蕭何二十四世孫宋明帝時  
從休祐討孔覲後鎮淮陰次年為南兖州刺史有言  
其相表之異者宋王徽為黃門侍郎道成不欲內遷  
遣騎入魏境以邊做閭遂得留任無何復徵為散騎  
常侍及和主太漸以褚淵薦得與顧命休範誅遂握  
兵權弒和主弔而立安成王準二年殺沈攸之自為  
大都督加殊禮三年為相國封齊公尋進齊王廢準  
自立元年魏討之不克四年殂號太祖嘗謂劉休仁  
不死天下非道成有也彼子艱難之中尚能彌縫子  
業居元台之位豈不能駕馭道成即有異心宗室當  
不盡誅而宗廟猶然血食也乃猜忌而誅之是非為  
少主計為道成計耳

蕭贖道成王齊時稱世子至是襲立子長懋為太子  
罷國子學次年遷官以小滿為限十一年長懋卒立  
其子昭業為太孫是歲殂是為世祖褚淵王儉敗國  
之臣江敬澹溢一時之彥一則賞其功而不疑其心  
一則知其賢而不重其任舉措如此注厝可知魏使  
謂其野多愁怨之民朝無股肱之士及身而已斯言  
諒哉而魏主乃云江南多好臣不知何所指也

蕭昭業立未經歲狂縱無所不至西昌侯蕭鸞殺之  
而立新安王昭文自封宣城公以其姪遙光為南郡  
守殺鄱陽王勰等七人尋進王爵殺揚州王鈞等四  
人因廢昭文而自立和之誅宗室也由暴君欲安其  
少主齊之誅宗室也由強臣欲侵其身圖嗚呼惡如  
縲紲禍止及其身而江左諸君遂至赤其族則勿生  
帝王家不特宋之子孫為然而齊之子孫亦若是矣  
然古之豫教其儲惟恐其為黎庶之殃而六朝之付  
非其人兼重其家門之禍國本之所係重矣哉

蕭鸞道成兄道生子早孤道成愛之恩踰諸子得國  
後以為郢州刺史世祖臨終托以後事至是廢昭文  
為海陵王而自立尋殺之封其姪遙光為始安王魏  
引兵討之不克臨江數其罪而還道成于鸞也撫其  
幼蕭贖于鸞也托以孤卵翼之遇不思圖報于身后  
而非分之望即欲快意于目前以若所為皆先遙光  
而示之法也又從而托孤寄命焉是後以入室之戈  
而道之關弓之射也開國何其惡而保家何其愚也  
哉

蕭寶卷初立時惡靈在殿急欲除之徐孝嗣固爭得  
喻月遙光謀反蕭坦之討平之陳顯達反亦敗死次

年崔景慧以兵逼建康不克十一月蕭衍蕭綱胃兵起雍州張欣泰兵起三年為國人所殺衍以蕭寶融承制遂併廢之而自立齊亡姚萇夷狄之君耳及其將死猶以禮待大臣者為其子言之而蕭綱之謂寶卷則云作事不可後人是啓其殺伐之心而不復有顧惜之意也故一時如江祐劉膺屠之若犬豕然已志尚且猜疑則人心豈能歸附貴近猶然俱禍疏遠肯復傾心是以子業輩之死圖篡止于一人而寶卷之時稱兵至于四起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斯言之謂歟

六傳二十二年

齊總論

愚按六朝雖皆短祚然遠者猶五十餘年近者猶三十四十年若道成之三傳止十六載而蕭鸞之父子前後僅七八年蓋人君立國太上以德其次以功劉裕心雖不臣功則懋矣若蕭衍以廢昏起兵霸先以興滅著績亦皆少厭人心致其推戴若道成則以徒手取之蕭鸞亦以徒手奪之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皆再世希不失而其中修短又有分也且道成族其故主而其後盡殄于西昌蕭鸞兩廢孤孥而其子亦兩遭廢弑一施一報宛若合符梁武欲封巴陵沈約云勿慕虛名而受實禍不知實禍之受在此而不在彼也



寰宇分合志卷五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本校

梁

蕭衍蘭陵中都里人其先與齊同祖少從竟陵王子良遊明帝以為荊州刺史再轉雍州時寶卷昏虐約蕭穎胄同時起兵以寶卷三年發襄陽八月克尋陽十月圍建康十二月破之自為大司馬又鎮致中次年加九錫進王爵無何稱帝國號梁四年遣臨川王宏伐魏不克二十三年取魏僮城睢陵荆山又取建陵曲木瑯琊三關二十四年取南鄉郡馬圈等城二十五年取壽陽二十六年取渦陽二十七年取鄧城南荆州四十四年侯景降四十五年景來奔以為東豫州牧八月反壽陽十月圍臺城十一月以蕭正德稱帝四十六年臺城陷景自為大都督五月殂廟號武帝

嘗謂武帝有二失焉其開國也不當襲宋齊之篡迹其開國也不必納侯景之逋逃當寶卷暴虐而

蕭衍舉兵所謂順天伐暴殆萬一焉世謂以侯景藉口堯舜獨不可以征誅係迹高祖即自不必假授立以為名亦不必事篡弒而後立也至于代中原陷于夷狄恢復理固宜然當北魏亂政于前柴歡繼逆于後乘父亂之後興討罪之師即混一不可期而疆土固可闢又何藉于侯景失此二策宜梁之不永也

蕭綱昭明太子統弟也統死梁主立為太子至是為侯景所立發喪不敢出聲元年禊飲樂遊苑立子大綱為太子五年為景所廢殺之是為太宗

嘗謂太宗之見殺也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綱在當時特凡上肉耳景已奪梁而有其國肯北面而為之臣乎綱于梁主之殂罵賊而死上也于侯景之立以死拒之可也內援既無所依外掠又無可望乃以必死之身求延旦夕之命至于飲泣而不敢出聲燕遊而不廢絲竹將謂能奪其南面之禁而不知其已釀彭傳之酒矣不為泰山之死而同腐于草木可慨也夫

蕭綱武帝第七子對湘東王侯景反以兵入援臺城破遂歸江陵自稱大都督承制以兵襲蕭暄攻湘州

取郢州及景殺蕭綱廢蕭棟而自立也始舉兵討之  
景誅百官勸進稱帝于江陵二年殺武陵王紀三年  
親伐梁入江陵執綱殺之

嘗謂倫莫大于君父而忽意于勤王親莫篤于弟  
兄而忍心于喋血愛莫深于妻子而肆志于誅夷  
三綱已絕凡夫不為而可以為整頓人物之主乎  
及大寇已平舊京可返猶歎然于短狐之未獲馬  
未幾江陵破烏慢囚而身已被獲于短狐矣其拔  
劍擊柱謂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者文武之道豈至  
是而始盡乎若所云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者蓋不  
識字之讀書也

蕭方智元帝第九子由晉安王即梁王位已王僧辯  
奉淵明入稱帝以方智為太子陳霸先復殺僧辯廢  
淵明立方智為帝仍稱藩於齊三年霸先篡位廢為  
江陰王尋遇弒是為敬帝

後梁

蕭譽昭明太子長子昭明卒嘗為太孫武帝不立以  
為雍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棟于魏請  
為附庸魏封為梁王梁武殂命之襲位譽固辭越三  
年引魏兵伐江陵克之乃徙譽江陵使之稱帝地僅

三百里以兵守之八年傳子暉蓋以基平都三州三  
十二年傳子琮踰年朝隋隋廢之為首公

嘗謂梁武從珍倫之教其子若孫習而從之至視  
至親如路人一則養寇讐以賊其君親一則導寇  
讐以戕其宗社輾轉相害惟恐其滅之不速也待  
骨肉以弁髦而倚夷狄為心腹欲國之久存也得  
乎

梁總論

愚按佛教所忌者貪而衍之皈依佛教也其貪為甚  
天道所惡者殺而繹之欲承天祚也以殺為心保金

既之家國可以無貪矣而蓋延于納叛撫文因  
附宜乎止殺矣而黷武于閔堵卒之亂生侯景貪者  
竟以貪亡蒙結襄陽忍者復以忍敗恃入恃出出爾  
反爾其應如桴鼓然祇取辱當時貽笑後世耳若梁  
嘗者貪以保其分封所封亦以旋踵而奪忍以殘其  
宗國其國亦以削弱而亡則又學衍繹而過之者也  
四傳五十六年凡五易主後梁二傳四十一年

陳

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仕梁為西江督護元景  
仲反起兵討平之進監始興郡事湘東王承制以為

交州刺史尋轉荊州。因王僧辯討侯景，以兵會之。景誅，繹以為開府儀同三司，使鎮京口。繹敗奉晉王勰，智稱制。踰年立為帝，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子昌及姪頊質于周。以平，次年進爵長城公。四年自加九錫，封陳公。踰月稱王，遂廢劣。智為江陰王而自立。五年弑之。三年殂，是為高祖。

嘗謂侯安都之攻王琳，聞霸先受禪，嘆曰：今茲發戰，無名矣。是素與之黨者，亦知其篡之不可。使王琳不死，尚得高枕而臥乎。梁武以弑君而國，以捨身而喪邦。霸先篡二事，而為之則無遺。

之初而已為亡梁之續矣。是以君子知陳德之不長。

陳霸先之兄子封臨川王，皇后以子昌未返，不肯下令。安都按劍請璽，即日襲位。二年昌歸自周，安都沉之于江。復使周請其弟頊，三年周人歸頊。四年以頊為侍中。五年免，七年殂，是為世祖。

嘗謂霸欲以國讓昌，借安都之手而除其偏。既欲以位授頊，聞孔奐之語而賞其忠，不知二人非忠于已謀，皆工于為身計也。安都絕意于昌，不得不堅衛之立。孔奐傾心于頊，不得不釋衛之疑。堅其

立則可固，已被之寵榮，釋其疑則可享將來之富貴。惟知己之以偽示人，而不知人之以偽應己。惟孔奐之心，無異安都。故伯宗之死，無異陳昌耳。嗟呼，姪之代叔者，方煥其席，而弟之代兄者，已伺其旁。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陳伯宗，衛子，初立，以頊為司徒，錄尚書事。次年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僕射到仲舉。三年廢伯宗而自立。五年遣吳明徹取齊廬、江合肥、歷陽等郡，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又取壽陽、齊昌、徐州等城。九年攻周。

圍彭城。十年周人來掠，獲其將吳明徹。十一年江北地盡沒于周。十四年殂，是為高宗。

嘗謂明徹之先勝而後敗也，豈巧于取齊而拙于謀周哉。蓋成功以志，功成而志亦墮。辟地以兵，地辟而兵亦老。以志墮之將，統已老之師，向之所以致勝者，即今之所以喪師也。况齊則垂亡之邦，而周又方張之敵乎。齊亡則陳孤，不好之講，而蒙之挑，所以堅敵國之謀，陳而哉。叔寶之玩寇者，此焉在矣。

陳叔寶初與頊質于周，頊歸陳，復以為請，周始遣之。

至是立初年請和於隋。隋師還。次年。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以江總為相。置女學士。殺太市令章華。七年  
隋師至。任忠迎降。叔寶投井。執之。

嘗謂文學在人主。益己之神智。則化理可資。恃己  
之聰明。則人言莫入。故不好學。固難與圖治。而不  
善學者。亦易以覆邦。叔寶之在青宮。孔奐已謂江  
總無園綺之實矣。乃竟舍玉廟而輔以江總。適以  
損其智而益其過矣。及知其為長夜之飲。而卒不  
為之擇師保焉。則叔寶亡陳。項亦不得辭其責矣。

五傳三十二年

陳總論

愚按。昌出而衛之立始。項入而衛之傳始。移彼知  
世及之序。在昌可以繼其親。則知逼上之嫌。在項可  
以奉其子。而不能不假之權勢者。以國家新造。嗣息  
孱柔。雖知其足以相陵。而不得不資之以相輔。辟如  
醫者之用藥。豈不知其殺人。而不容不賴之却疾也。  
故傾心以任之。亦冀其感恩而圖報耳。豈料其卒相  
負哉。然衛以忍心而滅親。項亦負恩而竊國。皆不再  
得而失之。可哀為不義得國者之戒矣。

北齊

高歡初本燕人自高湖奔魏于謏坐事徙懷朔遂習

鮮卑之俗親魏將乳散家財以結客會紿豆陵步貴

及爾朱兆資其兵破之因使統六鎮及兆弑魏于恆

高乾以冀州迎之遂起兵信都敗兆廣阿立元朗為

主自稱太師尋廢朗立憚自為大丞相又逐憚而立

善見死于濫代為丞相後諡獻武王號高祖

嘗謂高歡先見能知魏室之衰而不能乘未定之

黑獺用間能離爾朱之黨而不能服善守之封寬

蓋始以功業就而氣溢如曹操之輕吳繼以富貴

權而智昏如田單之攻狄且樂毅勤三年之旅而

墨苦終完道武舉百萬之師而矜貽不拔頓兵堅

城自古難之矣何至因而發疾哉殆徂于常勝而

隘于持盈者也

高澄初代入鄴幽魏君殺其臣荀濟等還晉陽三年

封齊王加九錫為盜所殺后謚文襄王號世宗

嘗謂符肅以玉洛之規而止畋獵契丹感唐徂之

變而散伶人彼皆夷狄之君一有所懲則終身不

再彼高澄者始以充華之故而禍及其母繼以仲

密之妻而危殆其父兩遭大變儼當何如竟以孽

瑯琊而殺其身蓋下愚不移者也

高洋歡次子魏時封太原公濫死代為丞相次年廢

魏主為中山王而自立立于廢為太子國號齊九年

以其弟濬錄尚書事十年滅元氏之族是年沮號顯

祖

嘗謂高洋凶暴淫虐固不足道然少露警敏於治

絲長避猜忌於輪晦使宿將服其嚴明黑獺稱其

克肖亦一時之傑矣其以子屬弟濬曰奪則任汝

奪則殺汝既知必奪奪若禪位而示之德乎既知

其殺汝若禪位而汝不全乎蓋其利而不見其

害其害也

高洋沮子廢繼濬自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廢

濬為濟南王而自立於百平為太子弑濟南王次

年沮是為昭肅

嘗謂濬之治齊差強人意然友愛雖篤於諸弟而

不能推庇於濟南承順雖切於太妃而不能恪遵

其面命至以位授濬則以子屬之今勿效前人己

殺死之子而欲弟金志之子其將能乎况已許濬

為太子而復立百年則其懷忿而欲逞者尤非空

言

言

言所能挽也。

高湛封長廣王。演殂，徵而立之。三年，殺其兄之子百  
年。四年，傳位於子緯，自稱太上皇。又二年，殂。是為世  
祖。

嘗謂先王之燕，子賤以孫謀而齊湛之於子急於  
傳位，不知委裘不亂者，固不藉先傳而享國長久  
者，亦不在禪位也。倘鑒於樂陵濟南，而憂子之不  
立，曷鑒於文襄文宣，而求己之克君乎。至於臨終，  
惟謂和士開，故以勿須。不知士開當其生前，負  
有惡名，且其子不內省，而顧以人之負己。

高緯親政，殺其叔太尉劇，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三年，  
殺其弟儼。五年，殺左丞相斛律光。八年，周伐齊，克河  
陰。九年，復伐齊，緯奔晉陽，遂走鄴。十年，傳位於太子  
恒。周師圍鄴，緯出走。高阿那肱引周師追執之，尋被  
殺。

嘗謂人知緯之傳恒，為周之混一始決。不知湛之  
傳緯也，齊之凶形已成。引那肱而使相，為周而用  
賣國之賊也。惡光劇而並誅，為周而除謀國之臣  
也。甲未出關中，社稷已不保矣。向使湛不傳緯而

傳儼，則其無幾乎。

五傳，一十七年。

愚按古者立國者，類多昏闇之主，而禪之繼起者，率

皆凶暴之君。其殘賊縉紳，剪除宗室，有浮於桀紂者，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容容尚存，則桓溫猶據豫懼，檀道濟若在，則虜馬不

能入關，而况其國且無建，况段韶斛律光

之輩，其能保其國乎。夫以周之亂，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容容尚存，則桓溫猶據豫懼，檀道濟若在，則虜馬不

能入關，而况其國且無建，况段韶斛律光

之輩，其能保其國乎。夫以周之亂，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容容尚存，則桓溫猶據豫懼，檀道濟若在，則虜馬不

能入關，而况其國且無建，况段韶斛律光

之輩，其能保其國乎。夫以周之亂，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容容尚存，則桓溫猶據豫懼，檀道濟若在，則虜馬不

能入關，而况其國且無建，况段韶斛律光

之輩，其能保其國乎。夫以周之亂，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容容尚存，則桓溫猶據豫懼，檀道濟若在，則虜馬不

能入關，而况其國且無建，况段韶斛律光

之輩，其能保其國乎。夫以周之亂，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周

宇文泰代郡武州人從賀拔岳定關中以功遷征西將軍後岳為侯莫陳悅所殺詔統其軍高歡反魏主脩奔長安以泰為大將軍尋進毒弒之立南陽王寶炬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十四年加太師十七年立寶炬之子欽四年復廢之立齊王廓又三年死

嘗謂泰土地不如歡功業不如歡然歡之攻泰者五而泰之敗歡者三泰之智似過於歡矣苟能仗義以討其罪則魏之興也或者其幾乎備甫入關即行醜逆匹則有款備以服人然高歡病已逐君猶曲掩其形迹黑獺躬為大逆敢至逞於再三則泰之罪又浮於歡矣

宇文覺年十五嗣泰為安定公尋自稱周公次年宇文護以其幼弱欲早正位以定人心遂廢魏主為宋公以覺為天王自為大司馬又進大冢宰殺冢宰趙賈及趙公獨孤信勳謀誅護廢之為畧陽公尋弒之而立寧都公毓二年自為太師三年歸政軍旅之事護猶總之上尊號稱皇帝二年為護所弒諡明帝嘗謂泰之死也謂護曰吾子皆幼天下事在汝宜

努力以成吾志斯言也蓋欲其以廢弒加之君而不意以廢弒及其子也弒君迺滔天之惡而護習之為故常覺毓皆英果之君而護屠之如犬豕使人主不能防朝臣不敢詰橫亦甚矣然而不篡者何想以泰之威名猶未湮於奕世而已之位望未盡服乎人心且于謹楊忠輩尚存故遲遲而有待焉耳

宇文邕毓將死謂其下曰朕子尚少邕朕之介弟能弘我家必子故護立之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事無巨細先斷後聞三年以兵攻齊不克四年攻齊復大敗於三年計護殺之十七年伐齊十八年滅之十九年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是為高祖

嘗謂護之亟伐齊也亦桓溫謂功成還授九錫之意耳使戰而勝當先即主而發矣乃兩戰而兩敗豈非天有意於存周乎又邕之英武為毓所亟稱而護不之忌者非盡由于其晦匿也特恃李植孫相之死諒群臣之不敢謀而安定寧都之薨意謂公之不敢廢也

宇文贊自為太子時已多過失至是襲位遣諸王就國殺其叔齊王憲以楊堅為大司馬二年殺總管王

執持位。太子開自稱天元皇帝。三年。殂。是為宣帝。  
楊堅自為相國。踰年。廢周主代之。周亡。

嘗謂楊堅于諸王之就國也。曰。天元相貌。壽亦不

長。今遣諸王。羽翼復國。其能及遠哉。堅於此時。已

有代周之意矣。天元或遠。正人方自塗其耳目。而

楊堅號令黨與。已布置其腹心。即周賈不死。其篡

特遲歲月間耳。及堅秉政。即召諸王。返長安。在贊

恐諸王之不相救。在聖恐諸王之不利於已。然

前田之造。杯類。則冷。田之召。行。事相反。而若相

。信于周。之言曰。天有有。若。之。值。蓋非人

。能。為。也。

五傳二十六

愚按周之篡也。與高氏同。然齊之殺我。惟及其嗣。而

周之放弒。每加於君。蓋齊因婁后之私其子。而在繼

立者。懷世及之嫌。故以除逼而珍其嗣主。護見黑獺

之忍於我。而思得國者。由廢立之後。故以放弒而重

其威權。使高祖不之剪除。鮮不為二兄之續矣。獨怪

其英毅之資。能審於除奸。而闇於擇嗣。以收之逆護

者。委之楊堅。又于彼周王。均剪強臣。而禍福頓異

者何。爾朱世。百足之虫也。是以至死不休。逆護宗

室。附木之枝也。是以一折即除。世多以輕佻罪子。似  
不知寧為秋霜。毋為豨羊。亦不可以厚非也。



楊堅弘農華陰人。覆姓晉六茹云。漢太尉震之後。隋公楊忠子。周武帝十四年。納其女為太子妃。及襲位。以為上柱國。忌其位望重。欲殺之。不果。以暴怒欲殺楊后。亦不果。堅懼誅。求外補。得楊州總管。將行。而天元病革。復留。遂居東宮。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州。青州。兵起。皆敗死。因大殺宗室。進爵隋王。加九錫。諭年即皇帝位。廢周主為介公。盡滅其族。立世子勇為太子。七年。滅陳。元帝代。二十年。廢太子。楊堅在周。十四年。廢周。隋。號高祖。

法哉。于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也。惟疑。孤飾情之詐。受欺于元惡。既失良輔。遂致惡終。而人且恐之矣。古謂申韓。未有不反中其身者。蓋謂是也。  
 楊廣堅次子。平陳時。命為帥。封晉王。以甲子嗣。元年。營顯仁宮。築西苑。幸江都。四年。營汾陽宮。六年。詔征高麗。八年。敗于遼水。十年。再征高麗。以李淵為太原。

留守十三年。再幸江都。十五年。為宇文文化及所殺。謚曰煬。嘗聞內作色荒。耽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煬兼而有之。而內賊父兄。外窮兵革。又聖訓所不載者。殘身儲宮。不足以謝天下。而死于雉經。君子以為漏網矣。  
 楊侑初封代王。李淵以煬之十三年立之。後克長安。使即位於天興殿。二年。禪於唐。降封鄭國公。楊侗封越王。亦為王世充所立。二年。廢之。尋遇害。  
 嘗謂劉劭弑父。四子皆服上刑。楊廣弑堅。諸子不

趙果晉昭。而侑浩與侗。猶得南面稱尊。踰一二載。比之報劭。似為優矣。况煬之快意肆志者。又十數年乎。此亦千古之遺憾也。四易主。三十九年。此宇宙之一合也。

隋總論

愚按隋文得國與王莽同然莽猶保全孺子而堅則盡滅其族枝蓋德齊之存劉而致漢之復祀也若孝平之自焚與樂平之自誓其女賢則皆同而太寶之墮身與漸臺之斬首其受禍則一蓋推女之心且非之則知天之已厭之而其不克終也決矣獨念朝璣云江東分王當三百年而許善心亦云歲一週天身當後隋吳國之曆數在朝與王莽之銅匱大有不同惟其不能取而正亦之也天以周賜隋而堅不以保隋而保于下世之保耶

隋末稱兵者總叙

愚按六國之亡兩漢之滅後之起兵率賴之以為名而隋之末也晉宋齊陳迄無興者觀後之不藉資則知先之無遺澤矣若隋氏三王之立特篡國者以之假手耳豈其若更始之立以思漢於謹將其跨州連郡僭帝稱王者錄其興滅如楊玄感翟讓張金達高士達甄翟兒左孝友劉苗王玉德仁苗海潮朱燦管崇劉元進裴長才孫宣雅劉霸道王薄孟讓陳稜盧明月孫安祖白瑜婆郭方預郝孝德格謙王湏拔魏刀兒左才相數盤陀苑君璋輔公祐孟海公郭子和等皆不載

林士弘

鄱陽人以場十二年起兵同郡人操師乞反師乞死并其眾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為所有自稱楚帝蕭鏡敗眾復歸之武德五年其將王戎以南昌降士弘懼走保安成山復為總管若于則所敗未幾死其眾遂散計七年

杜伏威

蓋立人與輔公柘起兵掠江淮及破陳稜遂據歷陽自稱吳王武德五年秦王破徐圓朗伏威懼遂降唐

為和州...計六年

劉武周

馬邑人為鷹揚校尉殺其太守王仁恭與宋金剛等

起兵自稱太王遣使附於突厥號定楊可汗取并州

滑州取樓煩突厥門殺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

兼并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蕭銑

武王後嗣之子以陽王三年起兵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起兵於巴陵董景珍等

李執

金城人為武威司馬與同郡曹珍等起兵珍以讖云

李氏當王推劉為主後復殺煨燉西平抱罕皆克之

盡有河西之地唐以武德元年封為涼王謂之從弟  
是年冬稱帝越三年遣安興貴襲執以歸斬之計五  
年

朱燦

城父人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眾為盜號可達寨

賊尋稱迦樓羅王轉掠荆沔取唐鄧州自稱劫帝有

眾二十萬橫行淮泗間淮安土豪楊士林擊破之燦

奔蕪潭請降於唐唐以為楚王無何殺唐使奔東都

降王世克計三年

陽稱燕王後二年竇建德侵李藝開道救却之因藝

求內附唐以為蔚州總管越一年復與藝絕仍稱燕

王恒定幽易咸被其患又一年為其下所殺計七年

王世克

本西域胡姓支隨母嫁王氏冒其姓始為江都丞隋

煬以為東都留守後以越王侗稱帝自為太尉越二

年稱鄴王加九錫無何廢侗而自立國號鄭又二年

秦王伐之諸州相繼歸附世克求棟於夏夏兵敗世

克請降詔赦為庶人徙之蜀未行為定州刺史獨狐

脩德所殺

劉黑闥

漳南人初事王世克後為李勣所擒獻之竇建德建德以為將軍建德敗其故將苑翽葦恐不免因勸黑闥起兵漳南敗李神通於幽州兵勢大振武德三年自稱漢東王都洺州蓋復建德之地秦王討之兵敗奔突厥引之入寇詔太子建成往討黑闥敗走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

梁師都

朔方郡將也殺郡丞據郡附突厥取雕陰弘化延安

李密以突厥寇夏州為唐與突厥之界

討之為其下所殺以其地為夏州計三年

沈法興

武康人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起兵討之攻下餘杭丹陽等郡稱梁王都毘陵踰年李子通攻之取京口法興走吳郡其地皆降於子通子通進攻吳郡法興赴江死計二年季夏四月

李子通

東海人以隋末之二年據海陵攻陳叔走之遂據江

都稱帝國號吳後攻沈法興奪其地杜伏威遣輔公祏襲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尋攻殺法興徙都餘杭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兵勢大振又一年為杜伏威所敗執送長安無何叛走為吏所獲伏誅計三年

徐圓朗

晉郡人起兵陷東平掠地自琅琊以西盡有之洛陽平請降拜兗州總管後黑闥作亂圓朗與通復舉兵反擊兗陳杞伊洛曹戴等皆應之自稱魯王黑闥

宇文化及

武川人許公述子隋煬帝至江都裴虔通執煬帝化及至遂殺之立秦王浩因兵勢日促酖殺秦王稱帝魏縣國號許踰年誘海曲諸賊共保聊城竇建德以兵討之兵敗見執建德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計二年

李密

成紀人趙郡公弼子始楊玄感反密為畫策不見用感敗走依翟讓起兵滎陽尋殺讓併其眾稱魏公進據虎牢裴仁基降之入據東都開倉以賑數煬十罪

自恃兵強。復書李淵欲為盟主。漸以驕矜。士心不附。因徐文遠奉表降隋。不果。踰年大敗。世克勢不能支。降於唐。唐封以邢國公。復怨望謀叛。求出撫山東。為盛彥師所殺。計三年。

竇建德

漳南人。征高麗時。為二百人長。以攻饒陽。至十三年。號雞泊高士。達敗其下。歸之。帥以攻饒陽。至十三年。號長樂王。取深冀易定等州。國號夏。踰年討宇文文化及。誅之。聞王世克立。絕不與通。始建天子旌旗。立齊王棟子為鄭公。又取唐邢洺滄相諸州。進取趙州黎陽。遂定衛滑齊充。又二年虜孟海公。值鄭人請棟。以兵赴之。與秦王戰於牛口。兵敗。被執。送至長安。斬於都市。計十三年。

愚按楊廣之罪。浮於桀紂。人人得而誅之。隋末之蜂起者。皆輕齷不足數。獨一李密。獨夫之除。首形於刻。感之策。十罪之數。繼陳於君彥之歸。聲罪致討。庶幾近之。即太原之師。不能及也。惜其為義不終。而奉表降隋。則密非昔日之密矣。且衆已瓦解於金墉。而猶希冀於再集。心已畏服乎英主。而復僥倖於異圖。一何不智之甚也。若竇建德者。全守節之士。正化及之

誅。勤政撫民。遠邪愛士。殆表裏可稱者。即遠拔世克。非唐亂臣賊子。迺與群醜。並戮都市。無乃過乎。

唐

高祖李姓名淵隴西成紀人北涼王暉之後襲父爵隴西公煬帝十一年為弘化留守十二年徙鎮太原十三年以不能禦寇遠之大懼次子世民說以舉兵從之擒高德儒敗宋老生取臨汾韓絳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趨長安迎立代王為帝遙尊煬為太上皇自為大丞相封唐王踰年即帝位以土德王都長安時年五十三立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是年李密薛仁果降二年擊劉武周走之并州平三年擒王世充竇建德鄭夏平又命李靖降蕭銑建成擒劉黑獺九年仍以世民為太子無何授以位及十年乙未崩壽七十一

嘗謂唐高以魏晉故事欺天罔人然始而詐為勅書以聚兵既而僑立恭帝以圖篡自丞相為唐王獨非魏晉之故事乎且怯而難於慮敵闇而不能知人聞武周之襲晉陽則欲還太原以自救信突厥之愛子女則欲焚長安而不都裴寂乃亡隋臣預昵之以為腹心之佐世民為克家子猶疑之而信姜菲之讒使元吉之謀得行鮮不以開基而敗國矣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年十八佐父起兵武德元年封秦王四年封天策上將九年殺建成元吉遂立為儲尋即位時年二十九立承乾為太子四年平突厥分其地為十州置二都護府以統其衆五年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十八年詔征高麗十九年自將伐洛陽不克二十年還京師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一

嘗謂太宗以遠左無功云魏徵在必無此行竊謂徵雖存不能止也蘇子謂徵學縱橫之術每迎機而後發至救勢之不可回者卒善而不論言之不能不者即已而不爭如繼后辟屢贏而不言明母

之不當進御充華止鄭氏而止武氏之才人他如師加突厥兵伐高昌開党項之州置伊西之郡皆噤噤不發一語蓋揣其大欲之在茲而知徒言之無益也若高麗之征其欲較勝於隋煬者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孔明尚不止先主之東行而魏徵其能使遼左之不伐乎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十七年廢承乾立之以己酉嗣時年二十二初即位李弘泰毀長壽無忌詔斬之五年以武氏為昭儀六年立為后貶無忌等為遠州

都督尋皆殺之十二年始以政事委武氏十六年大  
權悉歸中宮二十年平高麗三十四年癸未崩壽五  
十六

嘗謂武氏之能見於女主武王之占已在宮中之  
對載諸秘計誅及五娘皆高宗之歷歷親記者儻  
於其納之後宮進之昭儀舉是以為言在愚而溺  
愛者當必踈然驚惕然懼矣且徒謂武氏經事先  
帝人所共知何不云過三十年殺唐孛孫殆盡者  
亦人所共知乎况華落則變渝高宗于王于蕭俱  
鮮克更勝武氏年於高宗而以平聖推於中外踰

五十而以天崩華其聲稱年愈進而愛愈隆殆常  
情之所不可解者豈天真有相之耶  
中宗名顯高宗第九子初立王后之子忠為太子廢  
之後七年立武氏子弘十八年卒立雍王賢復廢之  
中宗時名哲改今名以甲申嗣時年二十八擢后父  
韋玄貞為豫州刺史無何欲以為侍中裴炎爭之不  
得白太后謀廢立太后廢為廬陵王九月改元赦天  
下元年李敬業圖匡復尋敗死三年詔中宗還十六  
年以狄仁傑相十九年蘇安恒請歸政二十二年退  
居上陽宮

嘗謂神執幸而魏國亡黨錮興而漢室滅宗支窮  
而宋祚移武氏兼此三者異而不喪觀其捕逮及  
于二張用刑暴以徐杜而宗室之戮特因興復而  
株連之且駕馭猶近于得術而功德憑藉于太宗  
夫如是奚其喪人嘗罪武氏之篡唐使中宗不廢  
天下歸之韋氏矣武頗英明足以服群小韋志滿  
僻祇以敗國家是篡唐亦所以存唐也

中宗初年復國號曰唐立韋氏為后聽政如武氏二  
年誅五王張柬之等三年太子重俊反為左右所殺  
四年以糾封聖勅除官五年為韋后所弑立温王重  
昌  
嘗謂中宗與韋私誓謂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知此  
韋氏之心也彼見武后之當陽其技廢于中久矣  
獨念五王于武氏之英明尚能廢立枚滯頑何有  
於當韋氏聽政之初兵權尚在五王之手知賊后  
之不可近則當別選賢淑以廢其母者及其妻諒  
狂愚之不可回亦宜更立豫王以斷于前者行之  
后反覆手間大事定矣薛季昶不以告而憂三思  
之不除不知三思雖除而崔湜鄭愷宗楚客輩其  
為三思者不少也又焉得而盡誅之乎

睿宗名曰武后立為帝置之別殿及改國號立為皇  
嗣封相王韋后亂相王子隆基討平之廢重茂尊以  
為帝元年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二年復斜封官三  
年以實懷貞等同平章事八月內禪又四年崩壽五  
十五

嘗謂睿宗亦中宗也幽囚不減於房州德慧不生  
于疾疾崔峯據位自如妣宋遠加貶黜寵太平而  
恣其濫橫復斜封而濫進險壬使赤箭之毒若行  
其不為中宗之續者幾希矣

睿宗名隆基睿宗次子以定亂功舍宋王成器立之  
年二十元年太平公主

賜死以高力士為監門將軍二年置左右教坊四年

姚崇罷八年宋璟罷九年以宇文融為勸農使二十

四年張九齡罷以李林甫兼中書令二十九年以劉

祿山為營州都督三十年為平盧節度三十二年兼

范陽三十三年以太真楊氏為貴妃三十六年以禩

山兼河北道進東平郡王三十九年兼河東四十三

年禩山反四十四年僭號入潼關帝出奔蜀太子至

靈武遂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又二年請還京師又七  
年壬寅崩壽五十八

嘗謂天寶開元分玄宗治亂不知開元之執政多  
矣檢括擾于勸農府兵壞于宿衛梨園領于天子  
音樂角于宴醜任宦寺而啟厲階循資格而壞選  
法元璟任不數年林甫相機二十載况於此又信  
之以迹而於彼又信之以心乎卒之曲江之祀雖  
憶忠賢而太液之恩猶牽衽席謂之英主可乎

肅宗初名浚次名璵後名亨玄宗二十五年廢太子  
璵立之三十八年為行軍元帥四十年立為太子四  
十三年命監國四十五年至平涼為眾所擁遂自立  
元年寶冊至成都二年復兩京三年安慶緒死五年  
史思明死六年崩壽五十二

嘗謂肅之為太子目擊玄宗之行事其心未有不  
非議之者胡以即位一一効其所為良妣之寵法  
貴妃也輔國之任效力士也建寧之誅宗三子也  
至于子儀李泌則不以任妣宋者加之二子焉此  
雖收復之易憑藉固本于開元而政治之隳刺謬  
亦同于天寶也克肖者頌如是乎

代宗名豫初封廣平王進成王為兵馬大元帥收復  
兩京以壬寅嗣時年三十六元年賊將田承嗣等以  
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詔以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吐蕃入長安上如陝州二年懷恩逼奉天不克而退  
三年復入寇遇子儀而還四年以魚朝恩領神策軍  
使分左右廂君北軍右十四年田承嗣反十五年計  
之不克十六年復討亦不克十八年崩壽五十四  
嘗謂代之復西京也禮優葉護禁其劫掠一時稱  
為真華夷主以此心而治天下則駕馭夷狄撫恤  
瘡痍亦必有遺矣然每聞吐蕃之來則棄其宗祧  
而不守廣收諸道之獻則任其聚斂而不禁是始  
之屈節於夷特為復東京計耳且唐之亡有二外  
由藩鎮之專兵內以宦官之用事履霜堅冰代實  
始之謂為基禍主則可謂華夷主則不可  
德宗名适初封雍王後為兵馬都元帥三年立為太  
子庚申即位時年三十八二年李寶臣死子惟岳自  
稱留後以兵討之田悅叛與連兵三年田悅敗王武  
俊殺惟岳而朱滔以不得深州武俊以不得節度遂  
有異志潛與之通四年涇原兵亂出幸奉天亂兵奉  
朱泚為主圍奉天幾陷之李懷光至兵始解五年武  
俊等皆上表謝罪李懷光復叛六月朱泚誅六年懷  
光誅十二年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二十一  
年吳少誠反討之不克二十六年崩壽六十四

嘗謂收復河北惟德宗之時為易然蓋安史之燭  
戒方新於觀聞諸鎮之根株未至于牢固及此時  
而誅夷則可以成使臂使指之勢而永為不侵不  
叛之臣功業之成十已八九馬燧以諸道定之而  
不足盧杞以一人敗之而有餘自是而後擅命者  
媚起於藩鎮擁戴者接踵于軍中元和竭天下之  
力僅僅削平不三數年即皆背叛非以悖逆之久  
則難變乎此愚所以為德宗惜也  
順宗名誦封宣王元年立為太子九年以郾國長公  
主得罪幾至廢斥二十五年得瘖疾次年嗣位罷宦  
官  
言竊弄威福章皇表請太子監國遂傳位焉在位一  
年次年崩壽四十六  
嘗謂順宗為太子保全陸贄沮抑延齡侍宴魚藻  
引詩為戒可謂爭于矣若宮市一事謂寡人方欲  
極言收文以恐上疑其欲收人心遂稱其善以致  
寵信而柄政焉何前之敢言而後之隱忍也蓋自  
李昇之竄深慮及禍方思以懲羨者吹鑿而收文  
適當其會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然潛龍以不  
見為德斯言殆近之矣葉相知太宗之聽言而進

忠唐之諫。叔文揣順宗之懼禍。而効守口之規。君子不以言舉人。蓋謂是也。

憲宗名純。順元年立為太子。八月以位授。時年二十八。元年平蜀。二年平吳。五年討王承宗。不克。七年魏博節度請吏奉貢。十年討淮蔡。十二年克之。十三年討李師道。十四年克之。十五年崩。壽四十三。

嘗謂海宇已定。而歎歎懷不殿之心。如是者國危。若隋煬之征遼。是已。功業雖成。而泄泄然萌滿假之念。如是者亂起。若晉武之平吳。是已。唐憲削平藩鎮。自謂帝王能事已盡於斯。而不知守滿持盈。

憂頑有方。夫者在也。卒之憂勤。勘定之功。不能以全盛者貽後世。而方士佛老之高。反以失政者示子孫。信乎立功非難。而居功之難也。

穆宗名恆。封遂王。憲初立。鄧王寧為太子。寧卒。立之。即位時年二十五。元年幽州始亂。推朱克融為留後。成德兵馬使王廩。殺其節度使。二年魏博史憲誠亦殺其節度使。三年討之不克。遂皆以節鉞授之。四年崩。壽三十。

嘗謂亂之將定也。懲其一而餘者可平。亂之復興也。縱其一而餘者即熾。盧龍當安史發難。其叛也。

獨先。自齊趙蕩平。其服也。獨後且殺伐未加其境。士桀鷲未挫於劍。故朱克融得以借資。而二鎮遂由以蜂起也。使劉總歸命。而唐憲尚存。則裴度諸臣必能處分。而橫發不至是矣。豈天未欲混一耶。

憲宗名湛。封景王。穆病使監國。及崩。遂即位。時年十六。幸中和殿。擊毬。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二年復加司空。十二月為宦者劉克明所弑。壽十八。

嘗謂漢昭十四而辨霍光之誣。唐敬十六而知裴度之枉。信任雖同。治亂則異者。由光之秉政專。不復有群小之間。度之蒞治淺。不能勝嬖幸之臣也。

然敬之於度。宥首發則聽。止行幸則聽。似亦無負於度。而度也。君弑而不嚴討罪之誅。君立而不與定策之事。殆亦有負于敬矣。

文宗名涵。後名昂。穆第二子。封江王。敬弑。克明等欲立絳王悟。王守澄殺克明等。迎帝立之。時年十八。元年橫海叛。次年魏博叛。三年皆討平之。六月魏州軍亂。殺其帥史憲誠。推何進滔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四年興元軍亂。討平之。五年楊志誠逐其帥李載義。詔以為節度使。七年

遣還鎮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皆為所殺十三年太子利薨十四年立陳王成美為太子十五年崩壽三十

嘗謂世以進洎之後節度為權宜。從諫之遣還為失策。竊謂不然。以師旅為不可勞。則困於措越。如唐德何以有不赦之懷光。以虎兕為不可逸。則志於削平。若憲宗何以有遣還之弘正。凡以肅法紀於諸侯。而布大信于天下也。二鎮既定。憲誠尚爾。寒心進洎。敢於肆志。移師併力。不以一敗而止。將必有武俊劉悟者。起於其間。進洎誅庭。奏志誠不。亦自服矣。然後後衛諫於他鏡。煩三紙書耳。何係于遣不遣哉。

武宗名瀼。穆第五子。文宗崩。仇士良殺成美而立之。更名瀼。元年盧龍亂。張仲武平之。詔以為留後。三年昭義劉從諫死。子榘自為留後。詔發兵討之。四年河東叛。監軍擒楊弁以獻。郭誼亦斬劉榘以降。六年崩壽三十二

嘗謂德裕度盧龍。與李絳端魏博。均若符契。然絳使田興如指臂。而指馭仲武。止羈縻。亦處置之未盡善也。德始李絳。官更於朝廷。則朝廷不難于

號召。既而重賞犒士卒。則士卒不戀其私恩。此皆李絳已行之策。一一踵而舉之。則仲武之畏服。豈惟敵愾於回鶻。而從諫聞風。必將先遣其子弟。奚至勞兵而後下哉。蓋絳排承瓘以輔憲宗。而德裕結欽義以相武宗。人品已不侔。何怪其功業之相遠也。

宣宗名忱。後名怡。憲宗第十三子。封光王。武宗病不能言。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謂太子幼弱。立忱為太叔。以丙寅嗣。時年三十七。三年盧龍逐其節度使。推問。緡壽留後。九年德節度使王元逵卒。子紹弼自為留後。十三年崩。

嘗謂宣帝以盡去宦官。謀之宰相。及其疾革。又以愛子屬王歸長等三人。而一時親臣如魏謩蔣伸。皆不得與。是又以心復寄之也。且謂宦官絕衣紫。則與為一。則賜緋紫。當於宦官慎之。而進用人。才乃至經年不用其一。不將以抑貂璫者阻賢路乎。不以親宦官者親宰相。而以抑宦寺者抑賢才。故河北安於桀驁。而諸方率多反叛。時以小太宗稱過矣。

懿宗名漼。宣長子。封鄆王。時歸長等欲立鄆王。中尉

王宗實殺歸長立之年二十七元年表甫亂三年徐州亂四年南詔陷交趾以宦者兼館驛使九年龐勛亂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是年崩

嘗謂宣宗立夔王固私其所愛想於懿宗已預知其不肖矣宣于勅使鞭驛吏猶謫恭陵而彼使館驛兼於宦寺公主適鄭顛務崇儉約而彼致帑藏竭於同昌南詔外侵群盜內起舉漠然不加之意唐室至是已奄奄如不起人矣况又以僖昭促之乎

僖宗名儼封普王懿宗第五子中尉劉行深等越次

立之時年二十元年王仙芝亂二年黃巢應之六年陷廣州八年入長安駕走興元九年幸成都十一年復長安十三年還京師十四年田令孜劫劫之如寶鑑朱玫等以襄王煬稱帝十五年反正十六年崩嘗謂晉惠以愚騷著唐僖以多藝稱而受禍則同者何蓋帝王之才以英明果斷而不在書筆騎射之間彼惟小有才不錄之以堅其自用之意必溺之而分圖治之心故前此受辛以之傾商祚後此趙信因之覆宋宗唐僖之才視愚騷者等耳

昭宗名晔封昭宗第五子中尉劉行深等越次

而正賢群臣屬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獨請立為太皇以戊申嗣二年討李克用不克三年楊復恭拒命三年移李茂貞山南節度使不奉詔七年罷諸王將兵以宦官惡其不便也王行瑜等舉兵犯關克用討行瑜誅之八年李茂貞復犯關如華州十二年劉季述等幽之於少陽院而立德王裕十三年反正韓全誨等劫幸鳳翔十四年朱全忠迎車駕十五年至長安十六年至洛陽為全忠所弒壽三十八

嘗謂賢者之起沉疴蕩滌補瀆必藉術以酌其施使元氣小克則疾勢易瘳一或妄矣鮮有不決其死者唐至昭宗正千鈞一髮之時鮮維觀望之目也當時恭順無如克用僭彊莫過茂貞能外結晉陽內修政事徐聲茂貞之罪而舉養銳之師

去門庭而全忠破膽矣迺倒行逆施加兵於茂貞地之兵一潰鳳翔之惡遂滋日方之變始去裴而不可收拾矣故昭宗之亡吾以不在全忠之弒而在克用之征也

昭宣名祝昭宗第九子封輝王時全忠利立少殺德王愔及諸子昭宗弒遂立之報前三年為全忠所弒

昭宣名祝昭宗第九子封輝王時全忠利立少殺德王愔及諸子昭宗弒遂立之報前三年為全忠所弒

嘗謂亡國之君。膺壽祿以終身者。上也。保首領以  
沒世者。次也。即身以歿終。而家屬無恙。是又其次  
也。若昭宣者。父母兄弟。接踵死於金忠。至于元不  
敢改。天不敢郊。哀不敢舉。加九錫。捧禪文。而兢兢  
焉。恐其不受。可哀也哉。噫。周赧以假空名。猶得久  
其存于數邑之奉。昭宣以絕人望。致速其死于旦  
夕之間。信不幸之中。又大不幸焉者也。

唐二十傳。二百九十年。內武氏革命二十二年。  
此哀字之一合也。

### 唐總論

愚按唐以宦官門生天子。王室凌遲。大率由之。雖濫  
觴于憲穆之后。而立不以序。自開國而已然矣。即如  
以功德以長。姑置勿論。若魏泰之謀奪嫡。高宗之廢  
梁王。林甫之助壽瑁。良娣之軋廣平。甚至順穆久正  
中位。猶有黨舒王立豐王者。關監革身親其間。習聞  
其事。知子之皆可帝也。每越次以布其見德。為之立  
者。以位之非所望也。每破格以示其倍酬。圖報者不  
以降志為屈。挾思者不以逼上為嫌。受制家奴。殆不  
獨文宗然也。向使弘志不弑元和。則幽燕無偃起之  
漸。守澄不剪絳情。則誦法無甘露之誅。吉王得代昭  
宗。則令政無寶雞之劫。三變作。而唐不可為國矣。胡  
唐之君皆知之。而又舉愛子以屬之也。

寰宇分合志卷六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本校

魏博

田承嗣盧龍人隸安祿山後從史思明朝義敗降僕固懷恩求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命與李懷仙等分帥河北承嗣由之得節制魏博樓魏相博衛洛貝檀七州四十三縣封鴈門王承嗣選驍捷者為

牙兵以自衛因請名其軍曰天椎至代宗十八年死以其姪悅為留後時實臣為之力請故悅德之及實臣死悅亦為其子惟岳請朝廷不許遂舉兵寇邢洛踰年為馬燧所敗無何朱滔王武俊又連兵抹之悅勢復振自稱魏王後遇德宗大赦上表謝罪復其官兵馬使田緒承嗣之第七子號于衆曰繡先相公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肯立繡兵馬使二千緡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力五日取辦于是殺悅主留務遣使奉表詣行在報可越十二年加平章事繡尚公主生子季安請於朝以為後詔許之至憲宗四年

助討王承宗取堂陽又三年死子懷讓年十一軍政決于家僮值朝命父不至衆心離沮兵馬使田興為衆所服擁立之表請吏奉貢詔授以節賜名弘正後屢乞移鎮比王承元以地歸朝移成德節度牙將史憲誠叛刺而殺之命其子布往討復不克遂以節授憲誠憲誠文宗二年為下所殺推何進濟為帥朝廷以李聽代拒不納不得已以為節度越十一年死以兵授其子重順改名弘敬事朝廷頗恭謹十六年軍中立其子全暉三年逐之惟韓君楫為留後四年死以兵授子簡踰九年起兵寇鄂州為其將樂行達所殺詔以為節度賜名彥榘五年軍亂彥榘請避位羅弘信殺而代之昭宗二年朱全忠以兵攻之弘信懼為所併因請和且娶全忠女為子婦汴魏之交自是固死傳子紹威全忠進其爵為王紹威以牙兵久強橫自史憲誠以來廢立皆出於其手借金忠兵誅之時值全忠女卒因遣將實甲兵于橐中選千人為担夫詐云會葬而自以大軍繼其後紹威潛遣人入庫盡斷弓弦甲礮率奴容數百人與汴將合擊盡燬之凡八千餘家嬰孺無遺自是兵始衰孫傳子嗣翰遂為和揚師厚所併云

十七傳一百三十三年此亦寰宇之一分也。

愚按唐之藩鎮唯魏博為最悍亦唯承嗣為最悖身膺王爵子尚帝姬寵榮極矣而劫留諸道之貢建立安史之祠至再勤王師一無懲改非唯習染于安史要亦內恃乎牙兵也。不知集悍僕以衛孤居僕悍必乘其主養驕子以承家業子驕必破其家彼黨眾則恣恩勝則抗謂主帥可以自推故遷除不復遵乎簡命謂幽囚可以旅拒故廢黜不復聽之朝廷承嗣之所以自固者即田悅之由以自成者也猶未也忠順如田弘正則父子並殞于鋒鏑悖逆如何進滔則祖孫皆擁節鉞此無他以忠順則已不專其利而悖逆則已得以遂其私也積至貫盈為天所厭一時八千餘家至無噍類豈非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乎。

平盧

李正己初名懷玉營州副將從僕希逸入青州值節度使王玄志卒肅宗遣中使宣諭將士問其所欲立者授以節鉞懷玉殺玄志子推希逸代節度由軍中廢立自此始八年逐希逸奔滑州自為留後朝廷許之賜今名私圖傳襲與李寶臣梁崇義等五鎮結為婚姻招納亡命朝廷不能制田承嗣叛詔正己討之承嗣籍境內戶數許以授正己正己信之遂按兵不進尋復命討李靈曜得曹濮徐兗鄆五州皆授為已有令已所統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共十五州徙治于鄆使子納守青州擁兵十萬椎轅東方建中二年正己死子納自領軍務求襲不許乃叛與田悅合乘朱滔反約悅等稱王自為齊王越三年朝廷以奉天圍解并赦納等之罪去王號上表陳謝詔復其官又九年納死軍中以其子師古為留後憲宗元和元年死其下迎弟師道為帥上表請輸兩稅申官吏行盜法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不許以師道為留後十年吳元濟求代其父師道為之請不許遣盜殺宰相武元衡又遣兵襲東都十三年因元濟平秦

地為三道。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

四傳五十三年

愚按師道與承宗。擅命雖同。而土地甲兵。則視承宗為過之矣。何元和致討于承宗。舉稱難就。而黃裳請分于未定。則若易箠。蓋師道素好賤事。不為人望所歸。韓弘境與之隣。素為齊兵所悞。投兵之願。軍心厭亂于先。覆族之憂。師古逆知于始。况川陝甫平之後。又王靈丕振之初乎。黃裳負經濟之畧。已灼知其人之易與矣。儻分之為三道。令據其地以歸者。即命以帥。如李洧之刺徐州。斬其首以獻者。即分其封。如希烈之統淮蔡。壓以諸道之兵。開以自新之路。則東身歸朝。焉知不後田悅而請。內潰相圖。焉知不先劉悟而發耶。惜憲宗之斷。得之漸。蔡而失之平。盧也。

冀鎮

李寶臣。本名張志忠。范陽奚也。安慶緒署為偽刺史。後事史思明。父子比其敗。王武俊勸之降。擢恒定。易趙深冀州。以獻。就封為節度。改其鎮曰成德。寶臣以武俊為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詔討田承嗣。復潛與通。德宗二年。為妖人所毒死。子惟岳求傳襲。不許。與田悅連兵。反為朱滔張孝忠所敗。武俊斬其首。以降。詔以為恒冀團練使。武俊以不得節。武俊又失趙定。遂與魏博朱滔同寇趙州。自稱趙王。後以朱泚誅大赦。復其官。盡以六州予之。仍令會討朱滔。再敗其兵。又二年。中書令。十七年死。以兵授其子。其子真以其子承宗為副大使。憲宗四年死。授承宗。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為節度使。已而中變。命吐突承洳帥諸道兵往討。不克。不得已赦之。十一年。再討之。亦不克。十五年死。詔以田弘正代之。移其弟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承元遂舉族歸朝。武俊有養子名庭。庭誦紂人也。謀作亂。結牙兵殺弘正。逼監軍求節。命弘正子相討之。相復被殺。杜叔良繼討。亦大敗。遂以節授之。文宗太和二年。復助李同捷。詔諸道會討。不能克。八年死。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事朝廷頗恭順。



昭義之平與有功焉。宣宗九年死。傳子紹勳。十一年死。傳弟紹懿。懿宗七年將死。召其姪景崇曰。吾兄以汝幼。軍政付之我。今長矣。上忠朝廷。下和鄰鎮。可也。僖宗三年。景崇死。傳子紹勳。年冠。易定為王。處存所破。僖宗時。屢敗于克用。因與之。和天祐九年。推晉為盟主。伐梁。敗之。十八年。其將張文禮殺而代之。盡滅其族。踰年為晉主所誅。

十二傳。二百五十九年。

愚按。博洛既平。收復可期。于計日。自武俊之倡亂。而遂敗其垂就之功。克融發難。孤立猶易于掃除。自廟案之黨亂。而遂成其輔車之勢。唐失河北。雖三鎮之倔強。而成德則罪之魁也。武俊始說寶臣之歸降。而甘于背叛。繼誅惟岳之僭逆。而復為厲階。何明于責人。而昧于責己也。况身起偏裨。即無趙定。四州已撫而有矣。何以不得。而生缺望。承宗世秉節鉞。即無德棣。金趙可世而守。何以既缺。而復起。束身謝罪。不有承元。鮮不繼。如子氏而誅矣。若王庭。凌戕殺本兵。吞噬鄰道。乘克融而効之逆。黨同。旋而助之。糧。擢髮。不足以數其罪。而顧能世世相承。後唐而沒者。何元。達。蓋父之愆。而思忠于君。紹懿追兄之遇。而位授其

子。變桀鷙之俗。而懷忠順之心。故承襲之。視諸道最焉。亦作善之報也。

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為安祿山裨將，史朝義敗，持其首以  
 齒泳營瀛。莫平、薊、媽、檀等州降，詔以地授為幽州節  
 度使。三年，為麾下朱希彩所殺，且族其家。希彩，幽州  
 昌平人，自稱留後。代宗因而命之。七年，以殘虐為眾  
 所殺。軍中未知所立，朱泚弟潤潛使人于眾中，大言  
 曰：「非朱太尉不可。」眾推為帥。朝廷許之。三年入朝，請  
 以潤代。建中二年，令討懷岳，奪其德、棣、深三州，詔以  
 德、棣、深歸幽州。潤固請深州不許，遂以反論其軍。軍皆  
 不應。潤誅其首數十人，蒞深州。眾大譟不聽命。潤又  
 誅其首謀二百餘人，餘皆股栗，不敢前却。自稱冀王  
 為盟主。朱泚僭號，復與之合。泚敗，上表待罪，詔復其  
 官。踰年死。以其將劉怱代怱死。子濟代憲。宗五年，助  
 討承宗，為子總所弒。嗣之。穆宗九年，總以河朔平定，  
 棄官為僧。請分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媽、檀為一道，瀛  
 莫為一道。擇燕人之難制者，如朱克融、韋，送京師。乞  
 加獎拔。克融、滔、孫，至京，久不得調。朝廷以張弘靖  
 代為節度。克融從之還。尋因軍亂，囚弘靖，自立。越五  
 年，軍人殺之，而立其子延季。載義又殺延而代。三年，  
 為其下楊志誠所逐。志誠驕抗，求加僕射，自造交。

三年為其下史元忠所逐。元忠踰年，亦為亂軍所殺。  
 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請于朝。李德裕請勿遣使，以  
 觀其變。已而軍中殺行泰，推陳絳。朝廷亦不問。後榷  
 武軍使張仲武討平其亂，始以為節度使。七年死，以  
 位授子直方。未幾，軍中逐之，立周緜。緜死，推張允伸。  
 二十五年死，傳子簡。會有張公素者，為平州刺史，宿  
 有威望，為幽人所服。簡會懼，逃歸京師，以位讓之。未  
 幾，又為李茂勳所逐。茂勳，回鶻阿不思族。李其賜姓  
 也。傳子可舉，命其將李全忠攻義武，不勝，恐誅，以兵  
 襲幽州，可舉自焚死。全忠，范陽人。授鎮二年死。傳子  
 匡威為弟匡籌所逐。李克用以兵攻之，匡籌走死。克  
 用表劉仁恭為帥。仁恭，深州人。得幽州，叛克用。取景  
 滄，後為子守光所囚。李存勗攻破其城，執仁恭父子  
 以歸。殺之後，屢為契丹所擾。至晉，遂割以賂契丹。云  
 二十八易帥，一百四十八年。  
 愚按孔子見被髮而野祭者，曰：「百年之後，此其戎乎？」  
 蓋中國之變于夷者，已開其先。而夷之進于中國者，  
 必乘其後也。盧龍自懷仙及朱滔，雖與魏博相比，周  
 而帥以討維岳，則景從驅以抹回悅，則鼓譟。是其民  
 猶天子之民也。至滔誅之使亂，斬之使從，而軍心變。

矣。其後帥不知有君。兵不知有將。近者不保其身。遠者不保其子。朱克融以之恐唱朝廷。楊志誠以之僭製袞冕。流弊之極。匡籌以弟逐其兄。守光以子囚其父。極暴窮兇。人道絕滅。已隱然為四鵠。為吐蕃矣。其割以歸夷。非漸之所必致者乎。

宣武

劉洽滑州匡城人。為永平軍牙校。值李靈曜反于汴。洽乘其無備。襲之。取宋州。靈曜誅。遂以為宣武節度。討李希烈。屢有戰功。德宗之十三年。以疾請代。詔吳秦往。將士擁立其子士寧。上召秦還。以士寧領其郛。二年。復以靈忍為軍中。所逐兵軍使李萬榮得士心。召親兵人許以三十緡。眾為之請。陸贄固執以為不可。不聽。三年。萬榮病且死。都虞候鄧惟恭執其子。迺送京師。自主軍務。詔以董晉往。恐其仁柔。以陸長源佐之。晉至。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軍府以安。三年。劉卒。長源苛刻。為眾所殺。監軍秦宋刺史劉全諒得眾心。乞授以節。未幾卒。軍心思劉洽。而其甥韓弘適為兵馬使。遂推為留後。弘以汴人。習于為亂。召其首從三百餘人。悉驅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無一人敢譁于城郭者。憲宗十一年。討滑。西進都統。十四年。進司徒中書令。以張弘靖代。靖雖寬于撫綏。而賞額不節。軍心始驕。後移鎮盧龍。以李愿繼。愿薄其賞。而絕以刑。牙將李臣則作亂。愿奔鄭州。推押牙李宏為留後。不許。命韓弘弟克為節度。克驅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遣之。軍政大治。克卒。李德裕請徙制。

從諫鎮宣武。因援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文宗以  
為未可。命李程往。程遷以裴休代。後遂屬之。朱全忠  
云。

愚按。則李首禍。諸鎮効尤。迺至中原為腹心地。亦復  
爾爾。豈盡將帥罪哉。由士卒以成之也。蓋帥以廢立  
不在天子。而在軍中。其未得也。以厚賞望其難戴。故  
士有餘貪。其既得也。以寬假報其恩私。故士有餘傲。  
傲長而不可制。必蔑視其故主。利盡而求其繼。必屬  
意于新君。始而帥以為捷徑者。終而卒視為奇貨矣。  
故卓越如來希結。范希朝者。往往辭而不就。豈遺榮

哉。亦避禍也。惟先以韓弘之笑。刈至二百人。而鼓譟  
始息。繼以韓充之驅逐。至千餘計。而反晏始安。自是  
而上。不聞有崛起之帥。下不聞有擁立之謀。雖衰如  
懿。傷之世。覆以黃巢之叛。而敢行稱亂者。卒未之有  
焉。亦庶乎節制之兵矣。惜以朱溫統之。而息心于易  
主帥者。肆志于代天子矣。尚何怪于習俗之難變乎。

淮西

初李靈曜之反于汴宋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討平  
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忠臣貪殘。衆心怨惡。遂  
忠臣而立之。德宗初立。不能討。遂授以節。會梁崇義  
反。希烈請討之。楊炎謂其狼戾。僞疆有功。恐不可制。  
不聽。及斬崇義。遂據襄陽。陷汴滑。自稱天下都元帥。  
無何。僭號。後攻寧陵。不克。李澄田懷珍皆叛之。兵勢  
遂衰。又有疾。裨將陳儒奇。醜殺之。舉衆來降。詔以儒  
節。何儒奇為吳少誠所殺。又以節授之。越十四

年。王承宗。終言以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圍  
之。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願捨恒冀難  
致之業。就申蔡易成之謀。上不能用。少誠寵其將吳  
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革。少陽殺其子  
自稱副大使。上表請命。竟以有事成德。不能討。而許  
之。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遣使吊祭。皆  
不納。十年。侵掠鄰道。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十一年。高  
震。寓大敗于鐵城。十二年。以度支不給。罷河北行營。  
九月。攻吳房。入其外城。十月。入蔡州。擒元濟。檻送京

六易帥四十四年

愚按潤蔡之平。世稱憲宗以斷成功。吾猶惜其斷之不蚤也。蓋一淮蔡也。元濟之請于後。不猶以陽之請于前乎。以陽殺帥之子。猶得領其方州。元濟襲父之傳。不使總其軍務。容于前而拒于後。我則無辭。錄其父而無其子。彼必不服。辟若奕棋然。先後之着一差。即有智者。稅回其間。而用力之難易。其相去遠矣。故以三小州之地。抗十六道之師。間關三載。始獲蕩焉。而使以陽之遊于法網。河北之緩于歸王者。皆當斷不斷之所致也。

昭義

史朝義敗于河陽。其偽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抱玉入其營。嵩已受代。僕固懷恩令復位。與田承嗣等。同為節度。以懷衛河陽為澤潞管。使嵩統之。踰十年死。子平年十二。將士脇以為帥。平偽許之。已而讓其叔。嵩奉父喪還鄉里。德宗時。以李抱真代。抱真訓練有方。時稱澤潞之兵。為諸道最。貞元十年卒。子緘秘不葬。詐為抱真表。請為後都虞侯。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第五子延貴。以軍委延貴。延貴乃謂諸將曰。朝廷不我信。諸軍意何如。延貴對曰。始妾歸東都。詔以延貴為節度。賜名度。休至憲宗朝。劉惔有斬李師道。功使鎮昭義。惔劉正臣孫也。越五年。以與監軍劉承偕隙。欲斬之。為賈直言所責而止。至敬宗寶曆元年。卒。子從諫。匪喪。謀以惔遺表。求知留後。賈直言復責之。乃發喪。惟以遺表請。李絳謂從諫未嘗與兵。昭義素貧。必無重賞。乞速除。近地一將。無程赴任。以縉五十萬賞犒其軍。除從諫他州。一刺史。朝廷不能用。以節授之。文宗太和六年。入朝。欲請移他鎮。見朝政紊亂。歸鎮。益驕。六年。因甘陵。表罪狀。宦官朝廷倚以自強。

加檢校司徒。由是蓋無所忌。納亡命。交通諸道。謀劫河北。故事。病羊。以弟之子禎為都知兵馬使。表至。封德裕曰。澤潞地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抱真成立。此軍。德宗尚不許襲。今若授之。諸鎮必効。所為乃不許。而以兵討之。于是王元逵。拔宣務。何弘敬。拔肥鄉。次年。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獻昭義平。愚。故。薛。嵩。之。分。帥。河。北。也。猶。之。三。鎮。而。獨。不。表。薛。平。德。宗。之。姑。息。藩。方。也。猶。之。三。鎮。而。獨。不。使。劉。與。之。及。豈。乃。之。薛。平。能。不。染。于。習。俗。而。聞。昧。之。其。是。齊。民。食。而。力。不。天。也。

有奉頌其而下者。昭義之歸朝廷。豈待石榭輩而后定哉。至若史稱從諫以忠。義自許。竊謂不然。彼耳聞滄景之平。亦為心于及禍。而日觀文宗之弱。故決意于歸藩。及其權馬征商。責益驚蹙。而今之澤潞。大非昔之澤潞矣。負固抗頌。歷二十載。而始服。厥有由哉。

一橫海

程華定州安喜人。時易定滄三州皆張孝忠所統。判忠以華刺滄州。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遣人招華。不從。自以與滔接境。請別為一軍。詔進節度。賜名曰華。德宗貞元四年卒。以兵授子懷直。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乞除刺史。從之。越七年。其從兄懷信因其出獵。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代。順宗元年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賜名權。至憲宗元和十三年。見藩鎮漸平。自以世襲景滄。與河朔不異。固請。將。士。樂。于。自。檀。留。之。權。論。以。禍。福。始。得。出。詔。為。重。亂。代。偷。以。藩。鎮。之。亂。由。諸。縣。各。置。鎮。將。故。能。旅。拒。請。支。郡。兵。馬。并。以。刺。史。領。之。時。稱。橫。海。最。為。順。命。由。重。備。屢。置。得。宜。也。穆宗二年。將兵掠深州。以賊勢方銳。按兵觀釁。上怒徙之山南西道。以杜叔良代。叔良以輕舉致敗。詔以李光顏代。無何。又以李全昇代。累死。子同捷自為留後。朝廷不問。文宗初。立同捷見朱克融等。皆以授節。已于易世之後。必當恩貸。乃故請移鎮以嘗朝廷。詔使鎮充海。同捷不奉詔。蒞諸道兵討之。二年。拔棣州。三年。拔德州。同捷請降。宣慰使相者新首傳京師。

愚按一橫海也。自建中以來，李田植旅拒之黨，而日華能樹立于中，由程權而下，景滄為指臂之使，而同樹敢拒命于後。夫私相傳襲，不過求榮其子孫，而天討一加，迺致不保其要領，且恒鄆淮西，誅夷足為殷監。而程權弘正，子孫俱荷寵榮，柰之何不福之是求，而禍之務就也。然元濟授首，而程權始決于入朝，王朱繼亂，而同摸始安于効逆，亦視人君之操縱何如耳。至若日華力拒朱滔，是以忠貞垂範，而全畧結婚，成德實以傳襲貽謀，順逆一分，榮悴頓異，思保子孫，者辨之不可不察也。

河東

肅宗時，河朔甫定，王承業軍政不肅，先遣侍御史劉刺往交其軍，後勅李光弼代，眾見光弼不為禮，光弼斬以稱軍，府縣肅交徙鎮朔方，王思禮代，思禮豐積資儲，采至百萬，比轉司空，管崇嗣代為政，寬弛耗散，殆盡，鄧景山代，鈞校太嚴，士心忿怒，殺之，請兵馬使王平雲京主軍務，代宗三年，雲京卒，王縉代，兵馬使王無繼以書生視之，不聽約束，縉斬以令眾，無何，貶代以馬燧，燧以李自良為心腹，練兵礪械，屢立戰功，居鎮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授馬，越九年，自良卒，監軍以行軍司馬李說薦，報可，說德監軍，請為鑄印，監軍遂橫，說不能平，幾為所刺，越五年，鄭僭代，後德宗求可代僭者，以幕僚嚴綬進奉，記其名，由行軍司馬任綬，居鎮九年，惟監軍是聽，裴均請用李鄘，鄘還，河希朝代，朝招撫沙陀，軍聲頗振，而賞賚不節，復耗資儲，元和五年，王錡代，錡有吏才，工聚斂，及張弘靖代，其後寬以撫眾，上下安之，靖還，裴度代，度摠鎮州行營，河東缺帥，穆宗為太子時，求良馬于李聽，不與，為上所器，遂以成度，成度在六年，李程代，任四年，柳公綽代。

回鶻不敢侵掠。任三年。李載義代載義後軍政漸  
 施武宗。命兵部侍郎李林。巡邊擇帥。稱劉沔威畧。詔  
 以沔鎮河東。沔遷李石代。石入王宰代。宰破吐蕃威  
 名大著。及李業代。侵掠襍虜邊境。驟然魏謩請黜之  
 而用盧鈞。鈞至。禁止侵掠。襍虜遂安。至懿宗。以康承  
 訓代。貪暴大為民害。繼以竇滂。又復倍之。軍中始亂  
 曹翔柱代。誅首亂者未幾卒。崔季康往為軍士所殺  
 卒年。康傳圭往。軍又殺之。朝廷謂非重望者不可。再  
 命鄭德讓以宰相往。讓多謀善斷。士心帖服。時黃巢  
 陷長安。李克用為鴈門節度。越四年。巢誅并太原。以  
 恩授秦說趙王曰。山東之國。莫強于趙。張儀亦云  
 太原天下之精兵處也。克用雖非純臣。使舉破巢之  
 師。以攻汴宋。則全忠不得跳梁。東邠寧之捷。以討鳳  
 翔。則茂貞馬能蹶。而唐之為唐。未可知矣。奈何和  
 解之詔。屢下于復恭。少陀之盛。過計于貴近。由是克  
 用氣索。晉陽幾危。而唐之事去矣。嗚呼。太宗能以晉  
 陽之師。定天下之亂。昭宗不能因天下之亂。以舉晉  
 陽之師。及洛陽既遷。而相以密詔。詩云。毀其泣矣。嗟  
 行矣。其斯之謂也。

梁  
 朱溫宋州碭山人。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僖宗乾符二  
 年。黃巢反。朱溫從之。及巢僭號。使北東渭橋。次年陷  
 鄆州。又二年。以巢勢蹙。擾華州來降。王鐸表為同華  
 節度使。賜名全忠。又一年。以汴宋軍驕難制。移鎮宣  
 武。黃巢兵攻汴州。進至大梁。全忠告急于克用。克用  
 追擊大破之。全忠請令其城。置酒甚恭。克用醉語。復  
 之。全忠不平。連車塞路。四圍掩擊。克用踰垣突走。繼  
 城得卷。上表。德討全忠。前後公上。朝廷方務姑息。惟  
 事。全忠遂無所憚。光啓三年。取曹濮洛孟。昭宗  
 命破秦州。取宿州。賜爵東平郡王。二年。兼宣義節  
 度使。四年。取徐州。元年。取兗鄆。十年。取邢洺。十二年  
 取河中。晉絳沁。連澤潞等州。十三年。迎車駕。圍鳳翔。  
 十四年。進梁王。十五年。弒昭宗。十六年。取襄陽。封魏  
 王。加九錫。弒太后。十七年。更名晁。奉唐帝為濟陰王。  
 即皇帝位。二年之後。屢為晉師所敗。悒悒成疾。愛假  
 子友文。欲授以國。黜次子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謀  
 控鶴軍。斬關夜入。刺其腹。刀出于背。矯詔自立。均王  
 友貞。起兵討之。伏誅。立干太梁。三年。襲晉陽。不克。四  
 年。襲晉陽。亦不克。九年。襲晉陽。亦不克。十一年。攻



德勝南城拔之。二年敗績于鄂州。梁主不知所

為奔皇甫麟斬其首。烈亡。

三傳十七年

愚按朱溫之篡。唐昭成之也。始懼罪而乞降。待以不

死。足矣。何遽加之節。既稱兵而爭地。免其譴罰。足

矣。胡至爵以郡王。彼謂懋賞足以羈縻。不知推重則

生不逞之心。位尊則蒙非分之望。無君者罪不容誅

矣。護盜者惡得無罪乎。且已之奔石門。走華州。未提

其。馬隻輪之。而求節鎮之。燕領則景從。聞晉陽

之。何道而致其悽悽之。若

克用。入室之。朱宣起之。垂亡。

倚以興復。何愚之若此乎。然溫之為亂臣。舉斧操。敦

玄所不為者。而以身犯之。溫之有賊子。舉斧操。敦

所未有者。亦以身當之。特惜其報之晚焉耳。

李克用本沙陀朱邪人。賜姓李氏。振武節度國昌子

也。以昭宗五年。擢大同稱留後。詔李可舉討之。克用

敗。走鞏。七年。以黃巢亂。赦其罪。使討之。十一年。對

伏誅。封隴西郡王。兼河東節度使。尋進晉王。以為朱

溫所圖。乞討之。不許。昭宗七年。三鎮犯關。討王行瑜

斬之。十三年。河東支郡多為全忠所取。劉仁恭復叛

。克用由是遂衰。及全忠篡唐。其蜀約其稱帝。不從

。克用死。其子存勗代。初解潞州。其

。于山州。七年。入魏博。八年。拔相

。帝。國號唐。是為莊宗。攻潞。滅之。三年。滅蜀。四年。鄴

都亂。以李嗣源討之。鄴兵劫嗣源入其城。引兵向大

梁。唐主如關東。不至而還。伶人郭從謙弒之。嗣源監

國。殺劉后及諸王。遂即位。是為明宗。本名邈。吉烈代

北。金鳳城人。克用養子。冒李姓。更名亶。三年。立莊宗

廟于曹州。四年。董璋孟知祥反。六年。殂。時子從璨從

榮。皆以誅死。第三子從厚立。元年。移鳳翔節度使。李

從河東。從河東。及遣兵討之。皆潰而降。又遣

從河東。從河東。及遣兵討之。皆潰而降。又遣

從河東。從河東。及遣兵討之。皆潰而降。又遣

從河東。從河東。及遣兵討之。皆潰而降。又遣

將葉其往... 亦降從厚出奔從珂

之干衛州而自立仍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三年

移之使鎮天平敬瑭拒命以契丹兵南下從珂自將

禦之至河陽而還詔師踵至遂自焚死從珂嗣源養

子

四傳三易姓共十四年

愚按夫差矢心于報復則成會稽之功極意于淫奢

則抱甬東之悔一人之身何前後之相反如此蓋志

淡則易昏器外則易溢也若唐莊者夾河之戰何其

... 高之... 何... 辭之... 以... 載... 滿... 則...

... 建... 障... 淵... 淵... 則... 是... 廣... 故... 當... 其... 全... 盛... 而... 高... 季... 昌... 嚴...

可求已知其不終蓋謂是也嗣源自知古無胡人為

天子者何不擁立其孤改紀其政即房杜李郭何以

加焉迺歸藩之請竟托之空言監國之後即殺其諸

子將誰歎乎究也身未死而榮璫已誅沒未戰而從

厚繼殞許王以僅存之一息猶不得以麥餅酒陵蓋

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也天也何尤

石敬瑭大原汾陽里人其先沙陀種明宗塔也明宗

襲位以為親軍兵馬侍衛使後授河東節度與潞王

從珂素不相能潞王入大梁見其骨立遂令還鎮許

以永不除代赴任三年欲移之天平遂舉兵反求棟

契丹割盧龍十六州以賂唐盡殺其諸子發兵討之

敬瑭以契丹與戰唐師敗績遂入洛陽稱帝每年奉

表契丹稱子稱臣元年范延克張從賓反六年安重

榮安從進反晉主怏怏成疾殂以少子重睿屬馮道

... 景... 延... 續... 謂... 國... 家... 多... 難... 宜... 立... 長... 君... 乃... 奉... 齊... 王... 璽...

貴為嗣告哀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元年契丹渡河李

守貞分道擊之始退又攻澶州不克遣使分道括率

民財二年契丹南下符彥卿破走之三年契丹大舉

入寇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遂入大梁

重睿欲自刎聞待以不死復草降表面縛待罪并其

母妻俱執送黃龍府後又遣之給以田使耕而食周

顯德中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尚無恙壽三十四而卒

晉亡

二傳十一年

愚按晉結契丹凡以杜晉陽之氣而憚大梁之心也

此策行。而天椎之范延光。青州之楊光遠。成德之史重榮。河陽之張從賓。舉結契丹以傾晉焉。始以之借援者。終因之益敵矣。無厭大羊。內挾羽翼之恩。外持恐喝之勢。即降禮有加。尚慮不免。可先發其釁端乎。既耳以孫自稱。而顧耻以臣自處。欲藉此以示不屈。亦淺之乎為見矣。曷若舉桑維翰符彥卿輩。使任將相。內修朝政。外謹邊防。雖百契丹。無奈晉何。縱失盧龍。何至舉大梁而棄之也。嗚呼。敬瑭驅燕之士民。使淪沒于左衽。亦驅己之妻子。駢死于避荒。蓋夷狄不可共功。天將借一人以示儆耳。

漢

劉知遠太原人。其先出沙陀。後更名嵩。始仕唐。為兵馬使。從石敬瑭與契丹戰。敬瑭馬甲為契丹人所斷。知遠以己馬易之。敬瑭稱其由是親愛甚篤。及鎮河東。委以心腹。起兵時。以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即位後。進同平章事。仍鎮河東。及殂。詔受顧命。重責寢之由。是怨望。開運初年。詔擊契丹。屯樂平。不進。聞晉主北去。自將東迎。至壽陽。不及而還。稱帝于晉陽。契丹退。發太原。由晉陽六月入洛陽。改國號漢。以弟崇為河東節度使。杜重威反。自至澶魏。降之。以丁未之二月。降。至戊申。之。唐。唐。長子承訓。為開封尹。先一年。卒。次子周王承祐。時年十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同受顧命。發喪。李守貞。趙思綰。反。以郭威為四面招慰安撫使。踰年。思綰降。守貞自殺。三年。契丹入寇。留郭威鎮鄴。時事皆決於弘肇。董漢。主。厭為所制。與聶文進等謀誅之。太后以為不可。不聽。俟弘肇等三人入朝。伏甲士執而殺之。遣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威舉兵反。詔慕容彥超禦之。屯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既陣。彥超兵潰。乃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寨。旦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登門射其

左右遂回馬至趙村，進兵至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漢亡。

二傳四年

愚按五代之興，梁唐猶定以干戈，晉周則迫于林禍，未有拱手而坐致之。若劉知遠者，方契丹之入，則逗遛于樂平，及契丹之出，則長驅于晉絳，自云未忍亡晉，即亡晉其何以加乎？其將死丁寧，不曰善防郭威，而曰善防杜威者，蓋以私肇諸臣分據中外，力敵勢均，孰敢先發，固信相制之犬牙，可以無慮，而惟憂入柙之虎兇，不可不防也。嗚呼！知遠欲輔國之有人，樹漢氏之羽翼，承祐慮重臣之制已為周氏之驅除，故國無股肱，君子曰：寄居其位可也。

周

郭威邢州堯山人，少坐事係獄，知遠出之，每與謀議，及守河東，以為親將，招吐谷渾殺白承福，皆其謀也。至由晉絳入洛陽，與有功焉。漢主大漸，詔受顧命，無何，晉樞密使後趙思綰等反，威漸次討平，加侍中，赴鄴為留守。漢主殺史弘肇等，遣使殺之。劉銖因盡誅其子弟之在都者，威留養子榮守鄴，自將大兵向京師。漢主殂，請于李后，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贊，未至，自立于澶州，改國號周，執贊于宋州，以郭榮為鎮寧節度使。榮奉密書勸贊先將平之，三月以榮為攝政。平遂攻晉陽，不克而還。二年遣兵伐蜀，取秦階成州。三年取唐鄂滁揚泰舒蘄等州，四年取壽泗及濠州。五年取楚州，唐主請去帝號，奉正朔。六年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霸雄州，遂攻幽州，有疾乃還，立子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是年殂，宗訓襲，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踰年，以邊警出師，至陳橋，自立而還，遷之房州，封鄭王。至宋太祖十四年卒，周亡。

三傳九年

愚按周之得國，與石晉同，均之以圖篡之心，而乘懼

禍之發也。然欲璫之為謀也淺。惟假外助以求快于目前。郭威之蓄詐也深。每飾虛辭以欺天下。其引頸于閔詔之時。請死于入滑之後。豈徒藉資于忠順已哉。蓋歸曲于朝廷。而激怒其士卒。視分香賣履者。其詐不過之乎。不知當其請加恩于將相。已顯露其移祚之心矣。世宗北摧澤潞。西併成階。東取舒蘄。南舉淮泗。決策應機。出人意表。天假之年。則寰宇之混一。豈待開寶間哉。其規模足關有道之長。而身沒未幾。國祚遂絕者。良由宗枝盡殄。孱弱苦于無依。而曆數在焉。豈能永夜也。

五代總論

愚按前此六朝。其君皆生中夏。至于五季。其主半出沙陀。六朝之君。遠者固五六十年。近者亦二三十載。五季遠者。惟傳其子。近者不保其身。甚者一朝至更四姓。一姓傳止四年。曆數之促。殆古今之希觀者。其故云何。恃攻伐以開基者。德澤不加于下。緣篡竊以得國者。奸推側目于傍。外而藩方以勸進為故事。內而執政以貶國便身圖。下而士卒。統兵而出。多擁立而戴新君。奉命以征。致倒戈以叛。故主為之君者。殆岌岌乎其不能一日安矣。使有如周世宗者。繼起于梁唐之後焉。則驕帥諒必知懲。而貪兵不復思亂矣。奚待五十餘年。而後定也哉。

寰宇分合志卷七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

明進士廣陵盛

棨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五代中割據者

漢

唐末藩鎮皆叛廣州尚屬朝廷昭宗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牙將有拒命者封州刺史劉隱以兵迎之斬叛者知柔以隱為行軍司馬後平章徐彥若求外

補乃召還知柔彥若代彥若卒劉隱自代隱

賂朱全忠遂得諡知興隱卒以節授其弟巖後進南

平王貞明元年以錢鏐封吳越王表求封南越王不

許謂其屬曰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

事偽庭遂與梁絕越二年稱帝于廣州改國號漢有

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九聞唐滅梁大懼遣使入貢且

覘強弱還言唐主驕淫無度不足畏也遂不復通莊

宗三年因白龍見改名龍至晉天福六年又自造龍

字而名之取飛龍在天之義也未幾死以子弘度弘

熙皆不肖欲立弘昌蕭益諫之而止遂以位授弘度

蘭修靡宮殿皆飾以金翠置剝剔炮炙之法且譴

官不為子孫計故專任之弘度立以弘熙輔政未幾

為弘熙所殺遂自立更名巖三年後盡殺諸弟納其

女于後宮周興物乘馬氏之敗盡取嶺南之地後以

即取江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為湖南所隔乃縱酒

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踰年死子鏐

年十六悉以國事委宦者龔澄樞董宋興太祖聞其

淫虐嘆曰吾當拯此一方民開寶三年遣潘美等伐

之鏐降封恩赦侯

西傳五十五年

愚按漢以西蜀付劉璋猶得基昭烈之業晉以江東

付元帝竟以永興午之傳唐至昭宗天下已非其一

而兩廣猶為指臂之使不遣彥若不召知柔則唐之

一脈藉以少延即廣雖僻遠寶藏與焉亦不失為天

府之國也豈昭宗憂切目前不暇及于慮遠抑天厭

唐德卒不使其再興耶劉巖聞莊宗之殷樂則欣欣

以為不足憂劉巖畏莊宗之英明則惴惴以為不自

保然巖以般樂自安而巖亦不以英明自勉何明於

知人而昧於自反乎究也任用貂璫者謂其不為子

孫計也而執之以用人縱酒酣飲者亦為子孫不暇

顧也。而循是以自保。猶皆禍不及身。而四世始滅。豈非一方之大不幸乎。

夏州

夏本勃勃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隸之朔方。德宗時割銀綏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跋思恭者。党項羌也。為宥州刺史。因進擾之。時黃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夷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都。賜姓李氏。死。傳弟思諫。唐末為楊崇本所攻。告急于梁。全忠遣劉知俊。挾之。遂附於梁。死。傳弟彛。昌于朱溫之四年。為亂軍所殺。其叔仁福代。岐晉交攻之。以梁挾得解。唐明宗四年。河西諸鎮言仁福潛通契丹。會其死。表子彛超。嗣詔徙鎮彰武。以契丹從進代。仍諭綏宥銀夏將吏。奉迎彛超。言為軍民所留。不奉詔。及圍其城。彛超曰。夏州貧瘠。無珍寶蓄積。可充貢賦。但世守此土。不欲失之。遂令兵還。自是益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通。以求賂遺。清泰二年。死。弟彛殷代。改名彛興。更稱定難節度。至晉開運初。因契丹屢入寇。乃侵之。以救晉。漢隱帝以靜州隸其軍。加恩澤。以羈縻之。而彛興益驕。顯德二年。以折德衆亦為節度。耻之。塞路不通。世宗曰。夏州惟產羊馬。貿易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齎詔責之。彛興惶恐謝罪。宋乾德五年。死。子克殷嗣。克殷傳繼筠。繼筠

筠傳繼棟太平興國七年以銀夏絳宥四州來歸其  
弟繼遷叛走地斤澤賜繼捧姓名曰趙保忠後復使  
鎮夏州招徠繼遷保忠遂降于契丹李繼隆引兵討  
之執以歸

九傳七十三年

愚按唐僖幸西蜀高駢忍于頓兵契丹入大梁知遠  
安于坐視思恭弑殺一党項種耳或以連盟倡勤王  
之義或以偏師撓深入之兵視君父之難若手足捍  
頭目然豈惟夷狄所絕無亦中國之僅有者至于據  
郡而家子孫之傳襲黨叛而要中國之路遺固狼子  
之心不能盡馴抑河朔之悖漸于習染耳若李繼  
者挈四州以歸宋即錢俶之獻吳越洪進之獻漳  
何以加焉然為義不終既降復叛先後若兩人者何  
蓋始見其削平諸國畏先聲而向風既而高梁挫師  
輕中國而思叛放逸之豚入筮非其本心也向使不  
擒而歸擾邊者當不止于保吉矣

閩

王潮固始縣佐及弟審知以材勇聞王緒反任以心  
膂因其載母從軍欲斬之不果尋為潮所殺引兵欲  
還光州過沙縣州人訴其刺史殘虐遂圍泉州克之  
詔以為刺史福建觀察使陳巖聞其賢病革召之授  
以印復取汀建二州擊破黃連洞蠻朝廷詔使代巖  
復進節度四年卒捨其子立弟審知唐亡初以為閩  
王審知約已裕民境內富實唐莊宗三年卒傳子延  
翰延翰驕淫自稱大閩國王官殿百官皆做天子與  
弟延鈞延稟際二人合圖福州稟先至執翰斬之推  
延鈞為威武留後越五年延稟復及延鈞斬之使  
弟延政往撫建州七年僭號更名鏞暴虐貪殘視  
尤甚九年為其臣李俶所殺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以陳守元為天師四年晉策之為閩國王不受五年  
殺其叔延武延望延義懼陽狂以避禍控鶴軍使朱  
文進連重遇殺昶奉義為主更名曦復苛暴弟延政  
以書諫曦怒攻之不克自是互相攻伐延政亦稱帝  
于建州國號殷閩朱文進殺曦自立稱藩于晉以其  
黨黃紹頗刺泉州為牙將留從效所殺傳首于殷  
因以兵討文進閩人殺之以降其故臣共迎延政歸



福州改設為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使從子繼昌往鎮之。繼昌嗜酒不恤軍士為李仁達所殺。以僧卓儼明稱帝。延政討之不克。仁達又殺儼明而自帝。唐兵拔建州。王延政降。而李仁達亦以福州降于吳越。泉州遂為從效所據。南唐授以節度。張漢思殺其子代之。踰年陳洪進幽漢思。自稱留後。與國三年。獻其地于宋。

愚按閩之興也。以讓而興。其滅也。以爭而滅。爭雖極于延政。始于延鈞。而由來之漸。則審知先之。父死子繼。相沿舊矣。王潮豈無愛子之心乎。而必授審知為其賢也。宋穆立殤。趙襄立浣。古固有先之者。惟審知忘其子之不肖。而謂位之可私。故後世亦忘身之不肖。而謂位之可奪。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非末流之所必致者歟。且繼鵬嘗規延曦矣。而又身蹈其非。延政嘗諫繼鵬矣。而復躬給其惡。指陳之時。方以為覆轍。當局之後。即蹈其前車。尚何怪于弑逆之相繼也。况審知著繩屨。而王昶崇寶皇之宮。審知薄賦斂。而思恭重粟蔬之稅。莫爾國而用民若此。即無篡竊其能保乎。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唐明宗時。初仕莊宗。為教練使。郭崇勳之伐蜀。以知祥薦。故蜀平。用以為節度。時董璋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置兵至七萬人。以朝廷按閩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璋。上表稱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又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兩川。將更置鎮。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擊敗之。殺璋。併其地。請自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為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疾。殮年增。子仁贊為太子。死。以位授之。尋之名刺。至漢。時以僧道子。遠知樞密院事。周世宗二年。謀取秦鳳。遣王景崇。敗其將趙季札。併階成州。取之。利因遣使如唐。及北漢。欲合從以制周。不果。復致書通好。周主不答。宋假以臘書約北漢。侵宋。時和主久欲伐蜀。得書。曰。師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三。遣崇勳。歸。正禦之。戰于三泉。保正被獲。昭遠。崇勳。遣還。進至成都。視面縛。詰軍前。執以歸。崇勳。歸。二傳三十二年。愚按王建以百戰開基。知祥以徒手據蜀。其得國雖

異宗衍以承休秉政。仁贊以昭遠統兵。其失國則同。蓋蓬屨屨中。委靡必將自樹。而楚咻齊傳。積習難以遷移。二君子之不肖。亦既見且聞之矣。然端方之士。竟不列之侍從。刀鋸之餘。日使與之親洽。比之匪人。然且不可。而况比之寺人乎。况一時如王宗弁趙廷隱。毛文錫。蒲禹卿輩。不乏人也。老成為保傅。則表儀肅其聽聞。直諒為侍從。則規誨端其造就。日消月化。將久而不覺其成矣。不此之任。而以宦豎輩與之俱用。趙高輔胡亥。固宜為亡秦之續也。

北漢

劉崇知遠弟也。知遠入汴。以河東授之。使為太原尹。尋進北都留守。素與郭威不合。威執政為自全計。表請募兵以備契丹。繕甲積儲。詔令多不稟承。子贇鎮徐州。為武寧節度使。郭威殺隱帝。遣使迎立之。少尹李驥說之曰。郭公終欲自取。公宜引兵下太行。據孟津。俟徐州即位。然後還鎮。則彼不敢動。崇以為離間父子。斬之。無何。威竟自立。崇表請歸贇于晉陽。及威殺贇于宋州。遂稱帝。用乾祐年號。謂其下曰。吾以漢業墜地。不得已而稱尊。願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遣子承鈞伐周。不克。因結契丹為援。約歲輸十萬緡。稱姪請封。會其兵攻晉州。亦不克。聞威殂。自引兵伐周。戰于高平。時南風大作。王得中叩馬諫曰。兵不逆風。不聽。戰遂大敗。周兵追至高平州縣。多降。進攻晉陽。不克。引還。悒悒成疾而卒。子承鈞繼。上表契丹稱男。更名鈞。三年。會契丹攻潞州。宋興以兵助李筠伐宋。大敗。惧宋見侵。以山人郭無為為相。委以國事。又二年卒。無子。以養子繼嗣。無為殺之。立其弟繼元。宋祖自將圍之。登陴謂宋人以區區守此。為劉氏不血食耳。宋祖引還。後復攻之。亦不克。至興國

二年太宗督諸軍圍太原。繼元窮蹙出降。賜爵彭城郡公。

四傳二十九年。

愚按徐忤殺于西蜀。蕭搖決紀之不王。祖珽相于高齊。斛律知國之必破。蓋善人者君之所資以輔。毗執政者國之所視以存亡者也。當郭威之迎立。忠于崇謀。孰有如李驥者。獲藥石而失事機。發忠貞以快敵國。漢之不能為漢。不待高平而已決矣。劉鈞懼知之。通不次用人。似也。國之翹楚。如段常劉繼文。疇非可以托國者。不此之任。而委之無為。一傳而繼。恩使樵戈以入室。再傳而繼。文使賣國以求榮。辟之開門。極盜而授以戈矛。未有不殘其家屬者。且據手掌之地。以抗兩朝。所恃以感人心者。惟以劉氏之不血食耳。頑緇思何人也。而可使之鬪乎。欲延如綫之傳。而寄之臧鄙之莠。劉氏之丘食。當承鈞而已絕矣。

吳越

錢鏐臨安人。曹師雄寇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為兵馬使。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擾越州。鏐破之。昌表鏐為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使。六年。進鎮海節度。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浙。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二十年。更吳王。梁興以為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唐興上表求王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承命仍其父爵。元瓘慎選舉。薄稅歛。以兄元璿不立事之甚恭。元璿曰。先王擇賢而立。吾知恭順而已。友愛彌篤。晉興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佐。六年。取福州。是年。卒。以位授弟弘侗。立一年。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俶遷僭于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助討南唐。頗著勞勩。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拔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上表乞解兵柄。求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王。是年卒。

五傳七十七年

愚按吳越之地大于荆湘強于潭朗視吳蜀無失德之君較漢閩無篡弑之禍薄歛以寬境中隆禮以事大國亦可以稱善國矣元瓘立以越次而元瓘之友愛有加弘侏地處危疑而弘侏之保護彌篤家傳仁讓求之藩鎮信鮮其傳使負固抗衡亦可少延歲月而敵地納款雖于死守社稷之義未之或知非識幾知命者見不及此也况其據鎮也使民不困於征求及其歸款也使民不罹于鋒刃即裂百里之地以延其宗祚不為過而僅僅官其子孫曾不得與趙孫吉比何宋之優于強項而薄于忠順也

荆南

高季昌陝州人初事朱溫為部下兵馬使會賀環守荆南屢為雷彥禎所攻溫以為怯使季昌代喻年進荆南節度使蜀進士梁震道過江陵季昌欲留為判官震耻之曰平生不慕榮宦明公欲參謀議請以白衣侍樽俎季昌許之朱溫死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梁不能制賜爵為渤海王據州十四縣六十六唐興入朝震止之不聽及遣還握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然唐君荒于酒色何能久長乃益修戰守之備喻年唐封為南平王

明宗

二年

請夔忠萬州為屬邑許之又請自除荆

不許遂襲涪州且掠荊宗取蜀貨財數十萬因遣仁討之乃自附于吳吳人不受竟為唐所敗取其忠萬夔州喻年死于從誨代請于唐復修職貢詔仍以為荆南節度從誨親賢禮士境內以安然利人賜予所向稱臣特謂之高無賴梁震請退居土洲自稱荆臺隱士晉天福十二年契丹入大梁遣使入貢于契丹又遣使河東勸進喻年卒于保融代即顯德中以兵助討南唐宋建隆元年卒弟保勗請命于宋授以節度二年卒保融子納冲代三年張文表反湖南宋以

兵討之。假道荆南。進龍江陵。繼冲降。賜爵武寧節度使。

五傳四十八年

愚按。屈節殉財。為辱則一。守身事主。其道則同。梁震于高氏。始以白衣侍從。繼稱荆臺隱士。其視官爵。不啻土苴。可謂不屈其節。而善守其身矣。李昌舉國以聽。何不以此教之。使改其行以從已。况無賴尤辱人之行。而廉耻又植國之經乎。柰之何為父者。掠蜀之貨財。為子者。剝人之賜予。至求附而見絕。拔吳人稱國。而取賊於諸道。可耻孰甚於斯。迺坐視。不語。不知震之所參者何謀。而高氏之所聽者何事也。日在梁。則任其拒命。在晉。則止其入朝。是震侍樽俎。而謀皆背父叛君事耳。况唐莊之不終。在李昌審知之矣。史稱其以此重梁震。非吾所知也。

吳

楊行密廬州合肥人。初名行愬。高駢改其名為淮南。押牙。屢有戰功。駢表為廬州刺史。以僖宗十四年取揚州。昭宗元年取宣歙。二年取滁和。三年取常潤。破孫儒。詔以為淮南節度使。五年取舒廬。七年取淮泗。八年取濠壽。十六年進爵吳王。昭宣元年卒。傳子渥。二年。張顥徐溫作亂。三年。徐溫弑渥。推其弟弘演為節度使。嗣吳王。三年。以溫為鎮海節度。九年。以溫養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十年。改元。用天子禮。十一年。卒。傳子渥。八年。僭號。九年。加徐知誥中書令。十年。遷齊王。十一年。以其君為讓皇。稱皇帝。國號唐。更名誥。後名昇。復姓李氏。七年。殂。傳子瑒。三年。攻湖南。拔潭州。又拔建州。王延政降。九年。遣兵擊楚。馬希崇降。十年。武平留後劉言叛。遂失湖南。十三年。周師至壽陽。唐之被兵自此始。十四年。戰正陽。節度使劉彥貞被殺。戰清流關。皇甫暉等被擒。奉表乞和。周不許。四月。朱元等復舒和蘄州。十五年。取壽州。劉仁贍死之。十六年。朱元降周。璟盡敲江北之地。周師引還。去帝號。稱江南國主。避周諱。更名景宗。宋興。遣子煜朝于汴。無何。卒。煜奉父遺表。乞尊以帝號。且請以事周者事

宋及蜀漢平微之入朝不至開寶七年遣曹彬伐之八年兵敗于秦淮進圍金陵上表乞緩師不許十一月金陵破煜出降封違命侯至興國元年太宗醜之而卒唐亡

二姓六傳六十九年

愚按人才有得失則國之興廢隨之行密起自行開不階尺土雄據江淮至強如朱温不敢與校由得人以輔之也始用袁襲而擒秦彥繼任劉威而斬孫儒勳謀納高最之策守令按陶雅之賢功成所向雖行以明而飛輔之功謂無借于諸賢不可也若徐温以牙拔而專政于前猶藉勳可求以為羽翼知誥以螟蛉而繼篡于後迺恃宋齊丘以為腹心收召躁妄之人屏棄忠正之士方連兵潭朗結學東甌辟之大木枝葉非不敷榮而本根已先撥矣且始侵于周忠勇若劉仁贍以不得用而死于敵繼伐于宋威望如林仁肇以不見信而死于諶兩賴以扶危而持顛者唯請割地之鍾謨求緩師之徐鉉耳國無其人其何能國斯言信矣哉

楚

馬殷許州人劉建鋒之戍蔡州也殷隸軍中後鄧州刺史鄧慶訥取潭州殺周岳建鋒以殷為前驅奪其州詔以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殷為內外馬步都指揮年遣攻邵州建鋒為軍中所殺推張佖為帥佖以讓殷次年取邵州三年拔道州四年取桂州宜巖柳象皆降十年梁以為楚王十三年晉天策上將軍以弟實存為將相二十三年遣子入貢于唐二十七

年唐明宗以為楚國王二十四年以子希声摠軍事二十五年希声薨遺令兄弟相繼踰年希声弟希範嗣七年許群蠻降之十一年作九龍殿十三年殺其弟希果十五年晉以為諸道兵馬元帥十五年立時希範最長而希範愛希廣諸將遂立之拓跋恒曰禍始此矣三年希範攻潭州不克四年復以群蠻攻潭州且乞師于唐希廣遣兵襲朗敗還無何潭州陷殺希廣而自立次年楚將王逵周行逢以朗州叛指揮徐威等發希範而立希崇唐兵至入醴陵希崇降希崇復立于衡山唐人并驅之入朝遷其族于金陵馬氏亡王逵之反也推馬光惠為留後未幾廢之而立劉言次年攻湖南取之三年達殺言以周行逢

知朗州事越三年。遂為潘叔嗣所殺。行達討叔嗣。殺之。傳其子保權。謂其下曰。部內兇狠者。吾已盡除。惟張文表在。如為亂。諸君善佐之。不得已。當舉族歸朝。後文表叛。保權求援于宋。宋因而襲之。執保權以歸。

六易帥馬氏四十五年。周氏十三年。

愚按。拓跋恒于希廣之立。指為禍始。而不知禍之始。在馬放之遺命也。商以兄弟之爭。而亂延九世。吳緣季札之授。而禍及姬僚。蓋伯夷叔齊。亘千古而一見。而父死子繼。則歷萬世而通行者也。不以通行者為法。而以如夷齊者望人。即一時雖或勉從。而繼者焉能世守。其流之弊。使垂涎于代立者。圖速化於關弓。狗私以背盟者。將忍心枚推刃。是吾之所以教讓者。即吾之所以啓爭也。且殷于存寶。不能以揖遜而行。之于先。將死丁寧。願欲以繼立而望之于後。卒之以序相及。竟托之空言。而治兵相攻。遂見之行事。撥厥所由。非殷之責。而誰責也。

### 鳳翔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宋文通也。以功賜姓名。始為神策都將。朱玫寇興州。遣使拒之。玫誅授武定節度使。李昌符反隴州。詔茂貞為招討平之。移鎮鳳翔。昭宗四年。以楊復恭據興元。上言請帥王行瑜。四節度往討。求兼領山南西道。上不許。茂貞表請不已。及從其請。又以不兼鳳翔。不奉詔。時已取鳳興等州。又據興元。詔覃王嗣周討之。杜讓能諫不聽。茂貞與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官軍敗走。上言必誅讓能。然後還鎮。不得遷徙之。仍以兩道並據。于是盡有鳳翔十五州之地。益驕橫不可制。越二年。與行瑜韓建等犯關。殺承相韋昭度等。李克用入援。誅王行瑜。欲取鳳翔。朝議恐沙陀太盛。慰令還鎮。茂貞因克用還。表章悖慢。欲去天子禁兵。擁衆進逼京師。上走華州。依韓建。兩出師討茂貞。不克。乃復其官。復加彰義一道。踰年進爵岐王。崔胤以書要全忠誅宦官韓全誨。遂劫上如鳳翔。全忠就圍之。經年窘急。殺韓全誨等。奉帝幸全忠營。于是興元等州入于蜀。邠寧等州入于梁。兵勢漸衰。不復肆矣。梁與以地。感兵羸。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官屬。唐與遣子入貢。上表稱臣。唐以為秦王。

未幾死。遺奏以子繼職知軍府事。詔以為鳳翔節度使。至明宗以李從珂代從珂帝。復以授繼職。至晉遂代以侯益焉。

二傳五十六年。

愚按河中近畿輔之地。故懷光遭不赦之誅。江南在卧榻之間。故宋祖斥緩師之請。鳳翔何地。茂貞何人。可使居乎。蓋其性本強項。羽翼復藉郾寧。變起蕭牆。豕突即警宮闕。始而宰相由以殺生。既而朝廷取其進止。稱兵屢入京師。乘輿再致播越。唐之藩鎮。未有悖如茂貞者。且其地廣不如全忠。兵強不如克用。獨恃同惡相濟。有王行瑜韓建耳。及行瑜誅。韓建戢而茂貞孤矣。苟乘勝討之。則授首可期于計日間。又何以益克用之強。而抗全忠之橫矣。奈何憂沙陀之盛。而不憂茂貞之盛。宋氏安而李氏危矣。悲哉。

前蜀

王建許州人。初從鹿晏弘。弘田令孜誘而致之。養以為子。號隨駕五都。僖宗之奔鳳翔。如寶鷄。入大散關也。扈從多著勞勳。詔遙領璧州刺史。還京。移刺利州。周庠說以葭萌四戰之地。不若閬州。地僻人富。而樹茂實。不修職貢。可以戰擒。建遂以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據之。陳敬瑄在成都。恐其攻已。屬田令孜召之。建遂進拔漢州。越二年。取邛州。及蜀州。三年。克成都。自稱四川留後。六年。取彭州。七年。攻東川。九年。取之。十二年。取興元。洋州。十四年。招宗進其爵為

七



二傳三十五年

愚按王建于元膺之克狠。命徐簡等為侍從。于宗衍之昏庸。以宦豎輩為輔佐。何明於教元膺。而闇于教宗衍也。幼懦之資。已審于目擊。闢難之威。又接于耳聞。何斷於誅元膺。而難於廢宗衍也。蓋情有所制。必不以惡之積者留之心。而愛有所鍾。又將以過之政者望之後也。衍之立。立以建耳。豈張榕輩所能強哉。獨不念劉裒闇弱。借琬允而不亡。能內簡諸同姓。以宗侃宗輅為腹心。外選之群臣。以馮簡宗昇為羽翼。君雖不肖。而國有老成人。則新造之宗社。將有所恃而不孤。而窺伺之奸雄。亦有所憚而不發矣。見不及此。而以國與人。故吾不以罪行而罪建也。

宋

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郡人。晉大夫趙孟後。初事周世宗。為宿衛。高平之戰。張永德稱其忠勇。遂見信用。及征江南。升定國節度使。後為殿前都點檢。肅帝立。除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時傳契丹會北。漢入寇。使將兵往禦之。至陳橋。自立而還。時年三十三。元年平澤潞。定淮南。四年取荆南。及湖南。五年遣王全斌伐蜀。虜其王。十二年遣潘美伐南。漢。虜其王。十六年遣曹彬伐江南。虜其王。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

德昭德芳之死。世皆以此罪太宗。愚謂太祖亦有以致之也。成王稱晉之際。命畢召迎康王。後世無子之君。正名稱為太弟。太祖不由茲道。豈太平天子之稱。猶未顯形于授受。而開封府尹之任。終非正位于青宮耶。不然。禪位大事也。奚待于臨終而始決。願命舊典也。何以于執政而不聞。是疑之者不為無因。而致之者亦非無自也。

太宗名匡義。又名光義。後更名炅。封晉王。即位時年三十七。三年陳洪進敵漳泉。錢徽敵吳越。舉兵圍太原。劉繼元降。乘勝取幽州。兵敗而還。七年廢秦王廷

美李繼捧以銀夏綏宥四州降十年與契丹戰敗走飛狐以東之地二十一年立元侃為太子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

嘗謂太祖之得天下太宗有力焉其心于兄終弟及以為不得不然者夫視天位為當得則其德太祖不深忌母命之已違則其嫉妬美已素人知以再誤之語為決于貶涪陵而不知逼已之嫌已萌于尹開封矣若趙普之贊而取也豈專為太宗計哉蓋輕議皇帝之謬雖可以解太宗之疑而與聞金匱之盟亦足以起太宗之忌故以背盟之議先帝發之見已雖與爾其盟而不致坐其為則已之眷顧益隆而君之嫌疑益什請書之宗蓋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耳吾不意杜后保國之謀竟為趙普固位之階也

真宗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初以開封尹封壽王元佐廢遂為太子即位時年三十二年契丹濟河掠淄青自將禦之大名虜引退三年李繼德降割銀夏五州賜之五年趙保吉陷靈州六年陷西涼七年契丹復入寇又自將禦之澶州遂與之平十年始受天書十一月始舉封禪二十年立受蓋為太子二

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嘗謂宋之諫天書者多矣史獨稱孫奭之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為善于悟主云不知天之無書真宗豈不知之特藉是以解孤注之慚焉耳且以是而起人之信奭反以是而釋主之疑無怪其言之不相入也曷不舉漢武之出塞外世宗之戰高平雄才大畧今古推之未聞辟臣之從以之為孤注者且即位之初亦嘗親禦之大名矣廷臣之功隆緒之退由以借資何獨于寇準疑之耶斯言出而真宗之惑解矣天書烏覩其不可止也

信宗初名受益改名禎真宗第六子二十四年詔舉朝政即位年十三太后稱制者十一年十二年元昊反十四年育宗室九讓子宗實于宮中十八年元昊寇延州陷塞門諸砦十九年寇延州二十年契丹求關南地九月暨契丹平元昊大掠渭州二十一年上書請和二十二年與夏平冊元昊為夏國王二十六年王則反二十七年討平之三十二年儂智高反三十四年陷邕韶諸州三十五年智高平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嘗謂繼體之君惟仁宗為最賢而弋甲之與亦惟

仁宗為最甚。蓋自景德以來。武備久弛于講好之  
後。四夷舉萌夫輕宋之心。廟堂之上。既震懾于談  
兵。草澤之雄。復僥倖于稱亂。加以命帥則屢舉屢  
易。未聞有致勝之謀。用兵則屢戰屢奔。不聞有償  
軍之罰。此將士所以畏縮而不前。奸雄所以旁觀  
而竊笑也。其不致于渙然離。特特區區之恩義。足  
以聯而束之耳。獨怪其叛亂定于東南。不聞有講  
武練兵之法。和好成于西北。不復為深憂過計之  
防。此宋之國勢。所以日趨于弱也。

英宗名宗實。更名曙。四十年起知宗正寺。四十一年  
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太宗曾孫。濮安王允讓子也。即  
位時年三十五。二年。議崇奉濮王典禮。七月。宮闈預  
昇罷。三年。范鎮。呂詢罷。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五年  
崩。壽三十九。

嘗謂英宗濮王之議。由其不以仁宗為德也。豈獨  
顧其私親哉。蓋育養幾二十年。而末加罔立。章疏  
凡數十上。而不復允俞。及詔草已書。就館絕望。猶  
立為皇子。而不為太子。封為郡公。而不為郡王。是  
仁宗之意。終待以螟蛉。而曆數之歸。始得之天授  
也。惟不歸其德于所後。故惟隆其愛于始生。而一

時富弼。呂誨諸人。始紛紛而罷去矣。自是而後。奸  
人之媒進者。挾定策以為功。繼世之變法者。黜正  
人以示罰。不皆英宗之作俑乎。

神宗名頊。封穎王。英宗三年立為太子。次年即位。時  
年十九。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韓琦罷。元年。詔安石  
越次入對。呂誨。范純仁罷。行青苗法。二年。呂公著。泡  
純仁。司馬光罷。行募役法。五年。行市易保馬法。置熙  
河路。以王韶為經畧使。六年。王韶取岷。宕。洮。疊。四州。  
章惇。平。南。江。蠻。七年。鮑。本。平。瀘。夷。遼。人。來。議。疆。立。手  
實法。八年。詔韓琦割地以界遼。交趾入寇。王安石免  
十四年。夏。人。由其主。詔官者李憲。會五路兵討之。敗  
還。十五年。夏。人。陷。永。樂。十六年。夏。人。寇。蘭。州。罷。李。憲。  
十八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嘗謂宋當遼夏之變。一時人望。如韓范諸公。料敵  
致勝。大畧可觀。神宗當此時。已薄其無應變之才  
矣。安石識得此意。獨舉富強以為言。故神宗自謂  
得人。以倚望任王猛者任之。而一時之阻之者。率  
以散財寢兵者。挽回上意。而不知其皆所厭聞者。  
及熙河奏績。益信為有用之才。故新法亟行。不復  
為游言之聽。至欽廉陷于交趾。疆界棄于遼人。始

信其無能為。于是免之而不復召矣。晚年五路之師亦以下無其人而漫試之。及永樂大挫。而後知兵之不可用。當是之時。想亦思用舊人。使天假之年。則元祐之治。不待宣仁而已舉矣。惜遠爾祖。落不及登庸。遂使章惇得借紹述以為名。信天之不祚宋也。

哲宗名備。賜名烈。神宗第六子。封延安郡王。立時年十歲。宣仁稱制。元年以司馬光為相。盡罷新法。光卒。以呂公著代。公著卒。以劉摯代。摯貶。以蘇頌代。頌罷。以范純仁代。宣仁崩。帝始親政。十一年純仁罷。以章惇代。十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

嘗謂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蓋哀心勝。自可以廢歌。非謂喜心勝。即可以輟歌。是伊川未必是。而眉山未必非。乃以斯言遂生嫌隙。視同異之分于朱陸。生徒之別于孫胡者。殆有甚矣。蘇軾因得罪于程子。致見斥于宋儒。即學術純疵。固不暇論。然所謂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則其忠誠大節。已表表過人已。君子之中。自相予盾。則人主之心。安所適從。使元豐小人得起而乘之。即鴈蚌之效于漁人。何以異此。故愚不暇為蘇氏惜。而深為程子憐也。

徽宗名佶。封端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子。章惇立母弟簡王。太后不可。請立申王。太后以申王有目疾。意在端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為曾布所叱。遂即位于柩前。時年十九。初年詔用舊臣。元年籍元祐元符黨人。以蔡京為相。三年復鄴廓州。封蔡京嘉國公。四年以童貫經畧熙河。六年蔡京復相。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九年復洮州。安化渝州。蠻內附。十年南平瀘州。夷內附。十三年蔡京復相。十七年道錄院上尊號為教主道君皇帝。十八年約金。改遼十九年。金人來議夾攻。及歲幣。睦州方臘反。二十年平之。二十一年擊遼。敗績。郭藥師以涿易二州降金。人來議燕地。復遣使求營平滌三州。二十二年金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蔚之地。而張毅亦以平州來歸。二十三年金人歸武朔州。二十四年金人索禮不與。二十五年金分道入寇。陷朔代。圍太原。韓琦不盡取燕山州縣。詔天下勤王。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待位太子。又一年金人執之北去。至高宗紹興五年。組壽五十四。

嘗謂端王好大喜功。本之天性。奸臣逢而迎之。彼見諸夷諸蠻之服。易于反掌。遂移之伐夏。又移之

代遼將謂極邊之地。皆為郡縣。不知朝廷之上。已  
有夷髦。端王輕仇之言。信乎稱其實矣。古稱利口  
覆國。而章惇此語。太后采而納之。即賢明者不可  
得。而狂悖如是之甚乎。是不惟不至覆國。而尤  
可以保邦者。小人知憚英明。章惇獨惡輕仇。雖其  
立意。欲援非次者以為功。而長于料人。要不可以  
廢其言也。

欽宗名恂。初封定王。十五年立為太子。金人入寇。以  
為開封牧。尋授以位。以李綱為兵部侍郎。上皇出幸  
南京。元年正月。金人渡河。進李綱為東京留守。幹  
不圍京師。括士民金帛。路之。种師道帥師入援。二月  
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剽三鎮以昇金。金人北去。  
詔种師道追至北鄙而還。四月上皇還京師。八月。粘  
沒喝復入寇。九月。陷太原。罷四方勤王兵。十一年。陷  
河東諸州郡。金人渡河。陷西京。使馮澥詣金軍。請和。  
下哀痛詔。徵兵四方。金圍京城。要帝出盟。張叔夜以  
兵入城。遣宗室受盟。金人不許。郭京兵敗。京城陷。如  
金營。請降。十二月。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  
金二年。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二月。金人劫帝父子  
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三月。立張邦昌為帝。四月。以

十一  
二帝及宗戚三千人北去。後三十四年。殂于金。壽六

嘗謂靈武起兵。而兩京卒復。奉天出幸。而鍾虛不  
移。使欽帝避兵。而李綱居守。事得專行。人思用命。  
固守堅城。以待四方之揀援。分捷要害。以防二帝  
之追逼。則耿南仲輩。不得以畏縮而止其進兵。粘  
沒喝等。不敢以孤軍而久于深入。及其退也。檄諸  
道以遮其前。董大兵以乘其後。敵人破膽。不敢萌  
南向之心。二帝徐還。亦可無北轅之辱。乃懇留車  
駕。坐守孤城。使孤注之主。惟求免于瓦全。巽慙之  
臣。慮惟顧其妻子。此大功所以不成。而金人所以  
不創也。自是而後。見虜師之退于金帛。率謂守城  
者于此賴焉。而厝火積薪。以為可保而不失。觀宗  
室之遷于漠北。率謂難守者。惟此地焉。而談虎色  
變。遂致棄之而不居。此河北之招撫。高宗所以難  
其事。而宗澤之表請。汪黃所以議其迂也。

九傳一百六十六年

北宋摠論

愚按宋之于幽燕也。始取之遼。遂使後世之畏契丹。終求之金。遂使夷狄之輕中國。當太宗之戰高梁也。走免驢車。射中二矢。金創之毒。至終其身。故真宗親契丹。如毒蛇猛獸然。勸以親征。則踟蹰。挽以過河。則退縮。至歲幣之許。則唯唯而甘心焉。自是而仁宗之于求關南。神宗之于議疆事。皆惟恐激之怒而招之兵焉。蓋以太宗久在行間。猶不免於中傷。况生於深宮之中。而長於婦人之手者乎。故量勉以從。而猶恐其或後也。若徽宗之宋燕山。約以夾攻。其屢出而屢敗者。既示之弱。索其銀粟。則隨求而隨應者。又啓其貪。彼既知其易與。此又誨以慢藏。故其長驅而困都城也。若無人之境然。辟之千金之子。索處而寡援。則斬關奪門之盜。必思以橫行而肆掠之矣。彼種師道者。尚謂女真初不知兵。未有懸軍千里。而能善其後者。不知其有所忤而動也。夏人於震武之將陷也。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幽燕其宋之病塊乎。

契丹

其先東胡種。屬匈奴。至唐中宗時。有李盡忠孫萬榮者。大為河北之患。數年始平。其後不通中國。僦黠時分八部。遮樵一人為帥。三年一代。有阿保機者。不知何部人。攻陷幽涿之旁邑。置城為漢城以居。不肯受代。且以計盡殺諸部大人。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服焉。唐昭宗天祐四年。始與中國通。朱全忠李克用皆與之交。十三年。改元僭號。十八年。寇幽州。為晉王存勗所敗。唐同光四年。攻渤海。拔夫餘城。號東丹國。阿保機死。偽諡太祖。其妻述律氏受德光立為天皇王。突欲以不行。立奔唐。後為晉所殺。唐王時。石敬瑭以河東叛。求援契丹。請割幽薊十六州以賂。表稱臣子。德光以兵助之。敗唐。因冊為帝。又二年。改國號遼。吳越據雲州不從。契丹移鎮他鎮。以州授之。敬瑭死。重貴稱孫。不稱臣。德光不悅。趙延壽勸光遠復從。而問之。遂與晉隙。攻陷貝州。遂攻瀋州。晉求修好。不許。嗣是三年之間。攻晉者四。晉復請和。不許。踰年。大舉伐晉。晉將迎降。遂入大梁。執重貴。送之黃龍府。引兵入宮。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以詔賜諸藩鎮皆上表勸進因縱兵大掠借民錢帛三月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曰吾在上國以獵為樂令人悒悒今歸死無恨矣行至殺胡林而死國人益其屍以歸是為太宗永康王元徽東丹王子也乘其死引兵南執趙延壽自稱知南朝軍國事無何以已無述律之命而德光有子在國意不自安乃勒兵出塞以後官宦者教坊自隨述律自將拒之兵敗為所幽稱天授皇帝慕華風耽酒色國人不附故數年不暇南寇周太祖時北漢遣使致書稱姪請行冊禮約歲輸十萬緡元欲許之引兵會伐至新州為燕王述剽所殺齊王述律討而代之律德光子也北漢復以事兀欲者事焉述律年少酣飲俾晝作夜時謂睡王世宗時助北漢戰高平不利引還後兩助北漢亦不利顯德六年周主攻之取瀛莫易州將趨幽州有疾而還和興屢同北漢南侵久之為帳下所殺是為穆宗國人立兀欲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令其涿州刺史耶律官與中國議和復移書北漢令勿侵宋聘問不絕者數年興國二年和太宗平北漢議者請乘勝復幽燕戰于高梁和師大敗七年明記死號景宗子隆緒幼母蕭氏監國政國號仍稱契丹越

四年賀令圖言其主少國亂請乘之取涿易蔚寰等州至岐溝大敗宋所得州郡尋復取之已而進取易州遷其民于燕後攻徐河及代州皆敗還真宗二年攻遂城至瀛州與范廷召戰不勝引還七年攻瀘州遣使議和六將蕭樞凜為和所殺因定盟馬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至是南北彌兵矣仁宗九年隆緒死號聖宗子宗真嗣越二年其母欲廢之立次子重元重元以告宗真遂幽其母以重元為太弟十八年以元昊屢敗和兵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使蕭特來求地聚兵幽薊聲言南下和遣蕭兩使契丹訂和議歲增銀絹十萬兩疋始平踰年項諸部叛附于夏以兵伐之元昊戰不勝帥党項三部以待罪退師百里俟衆飢疲急攻蕭惠敗之契丹主引還亦與之平建西京于雲中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後六年伐夏為所敗復伐之獲諷和之母以歸又四年宗真死號興宗子洪基繼十年復國號遼十九年以宋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蔚應翔三州界使蕭禧來言乞毀撤且請于境土議之因指分水嶺為界蓋凡山皆有分水嶺爭執經年必得請乃已和使韓琦

如河東割地界焉東西計七百里二十一年魏王耶律乙辛用事勢傾一國諸殺后蕭氏及其子濬遼政始衰四十一年女真伐統石烈部阿疎阿疎奔遼四十七年死號敬宗孫延禧繼禧濬子也是為天祚尊其父為順宗十四年女真始叛遣蕭嗣真計之不克鈞驪部叛降女真十五年遣使議和金人不從下詔伐之軍渡渾同江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引還十六年高永昌據遼陽以叛十七年置怨軍與金戰于疾藜山大敗十九年冊金為東懷國皇帝不受二十年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二十一年耶律余覲叛降金二十二年殺其子晉王敖廬幹走雲中粘沒喝急追之走夾山宋侵燕京留守李處溫以耶律淳稱帝擊宋童貫敗之金兵至大同遼主走石華驛又奔四部族翰崗不敗之白水灤走雲內乞附于金不許遂奔夏至烏敵烈部耶律大石以兵從之復東勝諸州至山陰與金兵遇敗績奔党項至應州金人執以歸耶律淳死宋復攻之不克金兵至淳妻走天德為遼所殺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未幾死特烈等復奉聖宗孫木烈為帝亦為亂兵所殺是後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是為西遼大石傳夷列夷列傳

直魯古直魯古至寧宗七年為乃剌所滅九傳二百三十七年西遼三傳七十八年愚按夷狄之強至突厥吐蕃止然其入寇也如盜賊之入人家一得利而惟恐其去之不速凡以地之不相習而勢之不可留也及阿保機以盧龍為疆幽薊為宮其為俗也多尚勇健聞之民其南侵也無名山大川之限故其蹂躪邢深焚劫鎮定舉縱橫于堂與間非復曩時盜邊之寇而一時良將如曹彬潘美輩竟不得以收功者由中國之長技與彼共之而中國之險阻彼自據之也當完顏發難天祚荒淫使宋有中主內備不虛而移其任重童貫郭藥師者以任神師道玉淵使提重兵以向范陽出輕師以向山後彼大敵當前時不遑于揀應人心離阻勢又易于招徠即夾攻不約于金而全燕當為我有矣收復之後移地租之費以餉屯兵用和遼之資以賑新好金雖暴強豈能攻無禦之國哉



南宋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元年，金人圍城，遣之出質。金人疑非宗室，更以廂王代召之。還，八月復遣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為民所留，詔以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率師入衛，至濟州，而二帝已北去。遂即位於建康。元年，金盡陷河北州郡。二年，盡陷京西州郡。三年，粘沒喝陷天長，遂奔杭州。苗傅、劉正彥逼使傳位於子昀，四月復位。兀朮大舉入寇，如臨安，及陷南京，自滁和入江東，復如越州。十二月，陷臨海，遂走。兀朮遣精騎追之，乃乘樓船入海。四年，金人襲之於海，又走溫州。四月，韓世忠邀之江中，大敗之。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六年，復秦州及熙鞏。七年，復穎昌及金州。八年，復襄陽六郡。九年，湖湘平。十三年，定都臨安。金遣使來，詔諭江南，許歸河陝之地。十五年，復取之。岳飛收復河南州郡，追兀朮至朱仙鎮，詔班師。十六年，吳璘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割唐鄧商秦之地畀金。殺樞密副使岳飛。十七年，金人以哀景來冊。三十六年，金主亮大舉南侵，至瓜洲，為下所殺。三十七年，內禪，自稱太上皇。又二十五年，殂。嘗謂兀朮之陷臨安，康王之走溫州也，已隱然如

伯顏之亭阜山。衛王之謝女峽矣。而和猶得以不喪者，由其懸軍而深入，視元則無分道之兵，席捲而北歸。視元則有江中之劍，使舟再沉于鐵綆，而策不敵于閩人，則兀朮為籠中之鳥矣。當是時也，康王之膽破，惟恐其禍之及已。金人之氣奪，始信宋國之有人。故秦檜之縱遣，乃金人行宋室之反間，而書生之叩馬，則賊檜報縱遣之恩私。有人如是，而逆謂之得佳士馬，其不舉江南而盡失之者，倖也。

孝宗初名伯琮，太祖之後子，侂子也。紹興二年，首于晉，賜名璩，後封普安郡王。三十五年，立為皇子，更名璩，封建王。四十二年，為太子，更名劄，尋授以位。元年，詔吳璘還河池，新復州軍皆陷，遣李躡忠伐金，潰于符離。金來求地及歲幣，遣盧仲賢報之。二年，撤兩淮兵備。十一月，金人陷楚州。三年，割唐鄧及新復商州之地畀金。議和，正敵國禮。二十七年，內禪。又五年，殂。嘗謂孝宗非有為之君也。勾踐之報夫差，燕昭之傾齊渴，惡衣菲食，嘗膽卧薪，二十餘年，惟恢復之是計。故五百年之故國，七十城之全齊，一舉而如

本之極也。孝宗若能有為，且首黜講和之臣，按石  
材勇之士，獎勵師旅，奮有死無生之心，復都荆襄，  
勵有進無退之志，督河池之衆，使乘勝而前，驅出  
頭忠之師，為犄角而繼進，則江左之積衰，庶幾可  
振。中原之衰傑，或可景從。何計戰未決，而講好之  
使即行。視師未幾，而兩淮之備隨撤。視高宗特五  
十步之于百步耳。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乾道元年，以鄧王愷為太子。  
次年卒，魏王愷次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已，越次立之。  
十五年，以壽皇喪，參決庶務。二十七年，傳位時  
年四十三。二年有疾，三年疾瘳，群臣請朝重華宮，不  
從。四年請朝重華宮，不從。五年請問疾重華宮，不從。  
五月，壽皇大漸，詔壽王問疾。六月，壽皇殂，稱疾不出。  
九月內禪，又六年殂。

嘗謂孝之于高，生事葬祭，曲盡其誠。尤于此時，得  
之觀感者深矣。迺生則不朝，疾則不問，重以屢請  
而不從。至于臨喪而不出，豈身教之從。古語不足  
信乎。蓋孝有本有文。孝于天有不共戴之讐，不思  
報復，而于改叔姪之稱，正敵國之禮，則吹吹昭示  
于人，以明得意。孝之本虧矣。若送死養生，則孝之

文耳。孝不能端本以示其後，尤不復脩文以事其  
親，不孝之罪，固通于天，而作法于前者，亦不得不  
分其咎也。

寧宗名擴，封嘉王。壽皇喪，尤不能執，群臣請立太子。  
尤遂批禪位，使成服。時年二十八。元年以韓侂胄、蕭  
樞、秦都承旨四年，加以傳讓國公。五年加侂胄平原  
郡王。八年加太師。十年議伐金。十二年郭倪、皇甫斌  
等敗還，金人圍和楚州。十三年吳曦反，討誅之。史彌  
遠殺侂胄。十四年函其首畀金人，金歸侵地和議。成  
寧宗三年，嚴塗歲幣。二十四年詔伐金。二十六年金  
人來侵，擊却之。二十八年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  
更名竑，尋封濟國公。三十一年殂。

嘗謂能專斷之謂王，能感福之謂王，寧非幼主也。  
蓋極時幾三十矣。始而侂胄之柄國，繼而彌遠之  
擅權，大阿倒置于人。虛器徒擁于上，邊釁開而疆  
圍大震，儲貳易而宗社幾搖。已如偶人在枝，兇手  
惟其指示而莫之與，尚得謂之主乎。且內批之降，  
同符刀敕，道學之禁，何異黨人。宋室之亂，彼實成  
之，而謚之以寧，吾不知也。  
寧宗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後名昀，德昭後也。寧宗已

立濟王竑為後。彌遠忌之，謀廢竑而立貴誠。二十九年，以為郢州防禦使，寧疾篤，矯詔立為皇子，封成國公。竑為濟王，元年殺之。李全以楚州叛，七年為趙汭所誅。楚州平，八年蒙古來議伐金，許之。九年金人來索糧，不與。十年孟珙入蔡州，分金主之骨以還。與元畫陳蔡為疆，趙汭等請復三京，詔金子才會兵。趙汭、蒙古兵至，皆敗而還。十二年蒙古入汴州，十三年陷隨州，德安府十六年破成都而去。十七年陷通州，二十四年入嘉定府，二十五年城利州，二十六年城亳州，二十八年城開平，三十年入劔門，三十一年

端州。蒙古臣請遷都不果，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禦之。因乞和于蒙古，鄂州圍解。三十二年，似道奏諸路大捷，召還朝。三十三年蒙古主使郝經來脩好，似道幽之真州。二十五年蒙古以京東來歸，四十三

年殂。嘗謂宋自光寧以來，外不能角，垂亡之金國內不能制，負固之李全，上下恬嬉，不敢言兵久矣。及孟珙出師而破武仙之衆，入蔡而復五世之仇，遂禁然以兵為可用，而趙汭亦以功成淮楚，自負知兵。故請復三京，而理宗不復疑，群臣不復止，皆徂自

前之小捷，而不知元勢之方張也。儻及王楫之來，誅戮首禍，申訂前盟，則蒙古之師，庶或可回。而江淮之間，以得寧息，况講好已有成言，而通幣又其故事乎。何當時之君臣，見不及此也。若賈似道者，秦大捷于諸路，則各帥具以表聞，幽元使于真州，則群臣共為隱覆，視指鹿為馬，尤有甚焉。而理宗亦寄生之君耳。宋室之亡也，有以哉。

度宗名禛，封忠王。三十二年立為太子。太祖十一世孫，立時年二十六。元年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三年進平章軍國重事。四年蒙古圍襄陽，五年圍樊城。六年詔范文虎援襄樊，七年文虎遁還。八年張順等救襄陽，兵敗死之。九年樊城陷，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十年殂。

嘗謂樊襄重地，岳飛復之，而江左始有藩籬。孟珙復之，而荆楚資之保障。李綱謂其為東南屏蔽，岳飛謂其為恢復本根。陸抗所云當舉國爭之者也。若宿重兵于荊郢，豐儲積于均房，使水陸常相救援，浮橋不致斷絕，則樊城之勢不孤，文煥之心益固矣。顧使其望朝廷而慟哭，援師不救其燃眉，緝

而為待斃之睢陽。和于是乎不可為矣。且宮嬪皆已。稔聞度宗尚為蒙蔽。縱德其以位授已。獨不充其以國與人乎。及虜已長驅。而請丞相督視者尤不允。豈必犬兔俱斃。而後快于心歟。

帝顯度次子。封嘉國公。時建國公昂長似道。以立嫡立之年。四歲初。年降將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十二月。拔陽邏堡。夏貴走還。伯顏由鄂州引兵東下。詔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范文虎以安慶降元。似道率師次蕪湖。復請和。不許。孫虎臣師潰。似道奔還江

淮。州軍皆陷。伯顏入建康。元遣燕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殺之。高達以江陵降。荆南州軍皆降。放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九月。鄭虎臣殺似道。元兵陷常州。遣樹岳請平。不許。二年。元陷潭州。李嵩死之。湖南州郡皆陷。伯顏至亭臯山。太后奉匱以降。三月。入臨安。以太后母子及福王等北去。降封瀛國公。後使學佛于吐

蕃。嘗謂和至此時。戰守舉無可議。為似道計。當于虜殂而顯立也。以和議之不成者。歸曲于先帝。以孤寡之元哀者。請和于幼君。則襄樊雖破。當不決意。

而南馳。赫經雖羈。猶可有辭于北虜。不惟宋無臨安之降。而已亦免循州之敗矣。計不出此。致家亡而國隨之。向使不即誅夷。鮮不移其誤國者而取國已。小人之覆邦。如此夫。

端宗名昀。度長子。臨安破。自嘉會門與弟廣王昺渡江。而南。元使范文虎追之。楊亮節等負之匿山中。會張全以兵至。遂走温州。陳宜中等奉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及帝顯北去。即位于福州。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趙潛復詔廣州。元兵陷之。遂入建寧府。走潮州。元破靜江。廣西州郡皆陷。徒走惠州。奉表請降于元。元兵入廣州。廣東州郡皆陷。元年。元兵引還。三月。文天祥復梅州。敗元兵于零都。揭

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及邵武軍。八月。李福襲文天祥。敗之。循州諸將皆敗死。昀遷于潮州之凌轅。元將劉深襲之。奔井澳。深復至。奔謝女峽。尋遷碇洲。殂。

嘗謂高之走温州也。張公裕一戰敗之。而有餘端之走明州也。張世傑抗之。而不足。蓋金以偏師深入。而元以大衆長驅。高宗之郡縣不降。而端之人心瓦解也。然元于金之走汴也。特以北方多故。遂

遲至數年始圖之使滅宋之兵亦遂以歲月廣朝  
之復不敗于泉州天祥嘗都之抗已振軍聲陳璘  
與化之兵相為犄角中原之豪傑以興復為名閩  
粵之隩區非北人所耐封梅嶺一線之略則林箐  
莫非城隍據兩廣舊有之疆則谿洞皆推共主縱  
失江南不失作一南漢國也奈之何北返即旋新  
定未固而封豕長蛇柔脆之兵弗與敵矣其亡也  
忽天實為之

帝昺初封廣王復封衛王帝昺初年陳宜中推為  
帝馬副元帥是死群臣欲散陸秀夫曰度宗有太子  
奈何棄之且士卒官屬皆萃于斯豈不可以為國與  
衆立之年八歲矣并祠洲為翔龍縣都新會之崖山  
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湖南  
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為元所殺海南州郡皆陷張  
弘範執文天祥于五岐嶺二年由潮陽港攻崖山二  
月克之陸秀夫謂其主曰德祐已辱陛下不可再辱  
負島溺海死楊太后從之世傑收兵至海陵山舟覆  
而死

嘗謂田橫五百人猶望其脫主二劍鏗崖山十萬  
兵乃相率從君子覆溺蓋乘勝則一夫可光登積

衰則萬衆皆披靡勢使然也然海濱俱資儲不改  
勤王之志士卒居危地俱堅效死之心即勇氣不  
可以挫強梁而義氣亦足以充宇宙矣嗚呼外而  
天祥歷坎珂而圖恢復誓九死以不移內而世傑  
犯險阻以殉國家雖百折而不屈天若祿宋即漢  
之馮御廂之李郭未足方焉而史以志大才疎譏  
之信乎以成敗論人物也  
尤傳一百五十三年

南宋總論

愚按世之論南宋者。率謂其始以議和而宋衰。終以廢和而宋滅。此據宋之存亡。而決和之得失者也。不知金為宋仇。不宜和。宜戰。元非宋敵。不宜戰。宜和。惜其倒行而逆施耳。建炎之間。康王傷于虎。求和。不足責也。孝宗頗稱有為。亦甘心于唐鄧之割。秦檜二干虜。主和。不足責也。張浚謬副時望。亦依違于和戰之間。忘父兄之深仇。結叔姪于非類。芥視綱常。體解將士。國雖存而本已撥矣。馴致寧理宋為積弱之宋。元非可解之金。且勢屬方張。未嘗侵伐。子才入汴。其曲在我。而王楙再來。初經繼至。講好之意。又先我發。始困其使。以似道之蒙其上。而制其下也。姑置勿論。獨襄樊既陷之后。正似道廢放之時。庶希憲猶奉書而議和。伯顏令按兵以待命。若能函似道張濡之首。以謝元人。踵景德紹興之事。以固和好。則如綫之繆。或可延端。當不戢于井澳。而黜亦不死于吐蕃矣。及蘇常已入。而後有柳岳之遣馬。彼已成破竹之功。而此為墮甌之碩。尚何及于事哉。

寰宇分合志卷八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夏

李繼遷者繼捧之族弟也繼捧以家屬降繼遷托言出契乳母糾合戎人據夏州之地介澤遣田仁朗討之部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得逸去後又遣繼捧往招之不從降契丹踰年詭言請降詔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以德并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清遠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涼為滿羅支所敗中流矢死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孫討而擒之不報越三年奉誓表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

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回鶻并州取之然終其身不復擾邊元昊每諫其臣宋輒戒之曰和恩不可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死元昊代二年又攻環慶四年攻唃廝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回鶻取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

靈鹽會勝并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為三十三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州九曰興定懷永涼并肅沙熙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依賀蘭山為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夏州八年攻延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福王珪等死之八月取靈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益至二十五萬五千踰年契丹党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為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并

冊之為夏國王十四年納其子寧令哥之婦為令哥所刺中傷而死其將訛兀殺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節鉞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為契丹所伐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為和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死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冊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易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宋人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靈州先復蘭州

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宋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死宋冊其子乾順為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廊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于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廊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城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于統安城殺其將劉法三十二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金金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宗時乘宋衰用敵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死子仁孝立軍政益衰國內多亂有任得敬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篡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厓嶺地與之使自為國且上表于金主為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皆以為事係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逼賊臣非本意也遂不許尋為仁孝所殺立學校于國設小學于禁中據國五十五年自是益衰死子純佑代十二年其

族弟李安全廢之而自立初年即為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靈州安全請降獻女為好怨金不採侵其葭州兵敗乃還又二年死族子遵頊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西寧十八年蒙古復攻夏遵頊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古取甘肅西涼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死弟子覲嗣又一年蒙古執覲以歸夏亡

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

愚按夏之于宋德明以前止疥癬之疾元昊而后遂成癰疽矣然夏非能自強宋成之也賄酋長而使之相圖仁朗之見長矣而太宗不聽乘國危而擒其弱子曹瑋之策壯矣而真宗不從及元昊以烏雄之資統百戰之賊而一時與抗者率白面書生即韓之與范惟當謀謨廟堂而又使玉沿夏竦輩參之何異以羊將狼蠲捕鼠一跡于延州再挫于好水兩敗而宋不能軍矣當時如王德用曹瑋狄青輩殆不乏人或提大兵以守要害則懷敏不死于鎮戎或率輕騎以為應援則任福不敗于好水堅壁而守則豈能深入而肆掠連兵而進則必以備多而力分何不此之任



而彼之使也。至若啖三帥以分其國。時謂宋之失時。然契丹三攻而銳氣不挫。主母被執而宗社不搖。威不能使之摧。則利不能使之動矣。以此而為上策。誤矣。

金

本名女真。後避遼主諱。改名女直。其先居古肅慎地。在魏時號勿吉。至隋號靺鞨。唐初分兩部。號粟末靺鞨。粟末漸強。滅黑水。號渤海國。在南者屬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不屬契丹。號生女直。和初入貢。契丹以其酋為女直節度使。有函普者。徙居完顏部。為金始祖。後偽諡景元皇帝。普生烏魯魯。魯生跋海。海生綏可。可生石魯。契丹進其官為惕隱。魯生烏古迺。迺以長子劬者柔弱。授次子劬里鉢。有桓被散達等叛。里鉢盡平之。基業始大。諡世祖。有子十一人。長烏雅束。次阿骨打。疾革呼其弟盈哥謂之曰。烏雅束弱。辦集契丹。阿骨打能之。死。母弟頗刺淑代。四年死。諡肅宗。弟盈哥代。攻紇石烈部。其酋阿疎奔遼。許之。遼遣使諭止。不聽。進據其城。且索阿疎于遼。後值遼有蕭海里之叛。討之不能克。盈哥命阿骨打助討。一戰擒之。至是知遼之易與矣。盈哥死。諡穆宗。烏雅束代。遼主幸混同江。故事在千里內者。皆遣酋長來朝。烏雅束命阿骨打往。次當起舞。辭不能強之。惟端立直視。遼主諭蕭奉先使圖之。奉先不可。乃止。阿骨打疑知遼主忌之。稱兵。先併其旁近族。雅束死。諡康宗。阿骨打自

稱都勃極烈以遼主荒淫使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  
 疎于遼遼主發渾河以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  
 骨打謂其下曰遼知我舉兵矣當先發制之會兵于  
 米流水至遼界遇渤海軍射其將墜馬盡殄其衆統  
 軍司以聞遼主不以介意惟遣高仙壽應援而已無  
 何取寧江州又取賓祥咸州其弟吳乞買等率將佐  
 勸進遂稱帝國號金取其不壞也更名吳乞買遣使  
 諭金降書中斥金主名金亦斥遼主名使之降取黃  
 龍府次年取東京州縣四年取乾懿等八州七年取  
 遼上京九年取中京西京及東勝諸州又攻燕京克  
 之七年取平州阿骨打死謚太祖弟吳乞買代更名  
 晟三年遣粘沒喝侵宋取代州圍太原郭藥師以燕  
 山降四年春圍宋汴京宋割三鎮請和始退秋復取  
 河東州郡渡河取西京五年汴京破執宋主北去取  
 河中及解絳諸州河北邢洛諸郡五年陷京西州郡  
 六年趨江西州郡多陷渡江入建康七年立劉豫為  
 齊帝十三年晟死謚太宗阿骨打孫合剌代更名亶  
 三年廢劉豫立行臺于汴四年以會寧為上京臨潢  
 為北京遼陽大同大興大定為東西南中京置十四  
 總管府併五京為十九路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

宋刺起郡七十三軍十六縣六百三十二與和乎六  
 年復敗盟南伐七年和議成宋稱臣奉貢銀絹歲  
 十五萬兩及八年復以完顏亮為平章事尋為所  
 弒謚昭宗亮襲位三年營宮室于燕五年徙都之  
 都于汴大舉南侵金人立曹國公烏禰于遼陽更名  
 禰亮趨揚州為其下所殺廢之為海陵王元年賜于  
 宋三年復賂宋書求地及歲幣三年取和楚邊州四  
 年取宋平政稍殺姪斌歲幣為二十萬雍建學脩政  
 宋大元帝恭宗死孫瑛代瑛昵群小金政始衰內嬖  
 妃外任僑持國時稱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鄙  
 也十五年宋欽用兵用僕散揆為河南寧遠侯  
 宋徽宗二十六年吳曦獻階成和鳳四州以求封宋師  
 至敗之宿州各敗之唐州遂圍楚州和州取京西州  
 宋徽宗大敗關宋欽請和宋割鐵州真稱帝宋欽  
 宋欽併以復地歸之是年死謚章宗無子遺詔以  
 內人有娠生男則立之不則以衛王永濟為後為其  
 子宋欽將不立其子也永濟後內人襲其位  
 宋欽死後宋欽不立其子也永濟後內人襲其位

道敗完顏九斤于野孤嶺又敗之會河金主欲南奔  
聞其兵退適止仍以胡沙虎為右副元帥沙虎  
敗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俱得罪引兵入官弒永濟  
立昇王珣使木虎高琪將兵禦蒙古于懷來兵敗恐  
為沙虎所殺以兵圍其第取而斬之遂代其任說金  
主悉撤諸路之兵以衛京師金主信之諸道相繼陷  
沒皆不之顧二年以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與之平  
三年以燕京孤危勢不能守徙都于汴蒙古主聞之  
遂復圖燕四年蒙古由嵩山趨汴不克引還六年以  
宋罷歲幣分道攻之皆為宋師所敗八年復攻宋又  
敗九年求和于蒙古不許蒙古主令割關西未下諸  
城封金主為河南王金不應十年死謚宣宗子守緒  
代遣使通好于宋時元方西伐不加兵者數年九年  
蒙古主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汴及  
金揆兵戰于三峯大敗之遣曹王訛可為質蒙古退  
軍河洛及十二月棄汴奔河北速不臺復進圍之十  
年濟河蒙古追及之與戰大敗遂走歸德五月為蒲  
察官奴所幽六月反正走蔡州宋史嵩之等取唐鄧  
州復乞糧于宋不與蒙古與宋圍蔡州十一年金主  
傳位于宗室承麟蔡州陷金主守緒死之承麟為亂

兵所殺金亡

九傳一百一十九年

愚按肥水摧符氏勢可以滅氏而不聞有乘勝之兵  
朱石敗金兵勢可以圍金而不聞有大舉之策辟之  
敗夫敗婦時處窮約兢兢懼朝夕之不支無故而得  
數十金則喜出望外惟營田宅華衣食而不復為經  
營計矣嘗謂建炎紹興下有恢復之人而上無其志  
開禧嘉泰上有恢復之志而下無其人獨逆剝隕首  
軍勢已摧烏祿稱尊衆心未附義問允文非昔時之  
奸相山東大名有響應之義兵李寶魏勝同盟各効  
忠誠郝政牛皋舊將尚堪收錄吳玠出秦鳳之師以  
窺德順頭忠率江淮之衆以向壽春即黃龍直抵難  
若是幾而兩河舊地烏知其不可復也計不出此而  
倚魏公不知張浚則志大而才疎者始喪富平之師  
而關陝由以失守繼致鄴瓊之變而淮甸由以震驚  
三有宏淵之遣而頭忠由以挫衄三敗而宋不可以  
軍矣况可與之圍金乎

元

其先有李端义兒母曰阿蘭寡居常有光照其腹遂有娠生李端後子孫蕃衍自為部落曰合谷吉日散册曰吉押居烏祖北世奉遼金摠隸鞏鞏其人勁悍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熙宗時嘗伐之大為所敗兀朮復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和割西平河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甚厚冊其首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傳至也速詡勢愈強盛攻塔塔兒部獲其首鐵木真回至跌里温盤陀山聞生子因名之曰渥奇温鐵木真志武功也真生而手握凝血如赤石及長深沉有大畧時其部衆多歸赤剌部赤烏合七部三萬人攻之真與戰于荅蘭班朱思之野大敗之因降其衆金官以察兀朮魯乃蠻部大陽可汗忌之合達達諸部併兵來攻真迎敗之殺其可汗餘衆悉降越五年攻西夏拔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建九旂旗自號成吉思可汗是年歲乃蠻三年歲歲里乞部降幹六部曰年降畏吾兒國冬始侵金先是金主為衛王奇真狀貌欲先事除之真深以為恨及聞其即位南向而嚙曰我謂中原皇帝為天上人此等庸懦輩亦為之耶

遂與金絕金納合買住守北邊奔告金主不信囚之及破大水灤迺釋買住而求和蒙古不許攻西京取京西州郡次年取宣德五年圍燕取河北河東諸州六年取遼西州郡七年取燕京八年取潼關十一牟取河北州郡十二年取山東西路二十年死于六盤山偽謚太祖凡六子窩闊台拖雷其第三第四子也窩闊台在霍博之地拖雷監國台即位于柳林以兵入陝二年取鳳翔河中三年會宋師伐金四年汴城降以金之妃后宗室北去又攻洛陽取之五年滅金因宋師入汴引兵至洛陽宋人棄汴而歸遂與宋隙使子闊端等分道侵宋六年取郢州荆門及棗陽德安府十一年窩闊台死謚太宗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張柔等渡淮入揚滁和州五年六皇后以子貴由襲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貴由太宗長子也二年死謚定宗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踰二年國人推拖雷長子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命其弟忽必烈開府于金蓮川遣察罕等分道取淮蜀二月入肅定三月城利州二年自將侵宋三年入劍門四年死于合州城下謚憲宗忽必烈亦解潭州之圍以還踰年即位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庶希憲擊走之二

劉整以瀘州降五年不哥自歸于上都赦不治八月定都于燕十二年圍襄陽十三年圍樊城十五年分兵取嘉定諸路改國號元十六年取樊城襄陽降十七年伯顏入漢取新鄧襄青山磯遂渡江鄂州降十七年敗張世傑于焦山取泰州分兵東下右軍自建康趨獨松關左軍由江陰向華亭中軍趨常州常州獨松關皆破十八年宋知諸關兵皆潰宋主趙昀降伯顏以兵追二王不及分道取閩廣呂師夔等度梅嶺入韶州阿里海涯破靜江十九年取廣州二十年兵至厓山宋主趙昀死之二十三年殺宋丞相文天祥二十八年諸王乃顏反計平之三十年海都反自將討之三十二年諸王附海都叛三十四年殂謚世祖太子真金蚤死孫鐵木兒即位于上都尊其父為裕宗三年以其兄答剌麻八刺之長子海山出鎮漠北五年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走死八年立海山為淮寧王九年命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太子德壽死十一年殂謚成宗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位右丞相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于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二月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

安西王送上都五月懷寧王至自上都殺皇后伯岳哥氏及安西王遂即位追尊其父為順宗皇帝以八達為太子出皇子相世竦于河南四年殂謚武宗以位授太子且約兄弟叔姪世世相承三年立和世竦為周王出之雲南四年和世竦逃居漠北立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六年詔太子察決朝政七年殂謚仁宗太子即位元年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睦爾世竦弟也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之于南坡謚英宗諸王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晉王即位于龍居河追尊其父為顯宗元年召圖帖睦爾于瓊州立子阿速吉八為太子封圖帖睦爾為懷王二年出之建康五年復徙之江陵是年殂于上都謚恭定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時年十九遣兵分道討燕帖木兒吉八入京師襲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十一月遣使迎和世竦于漠北阿速吉八兵皆為燕帖木兒所敗吉八不知所終踰年世竦稱帝于知寧之北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漠北睦爾尊其母與周王母並為皇

后立其妃為皇后周王立睦爾為太子以燕帖木兒為太師八月至旺忽察都圍帖睦爾入見王暴卒睦爾復襲位謚為明宗元年殺明宗后入不效立于燕王阿刺忒納荅刺為太子二年太子卒以皇子燕帖古思出居燕帖木兒家三年殂于上都謚仁宗燕帖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鄭王討璘質珣者明宗子也立之踰月卒木兒又請立古思后曰吾兒尚幼安慎帖睦爾明宗長子年十三矣今諸靜江詔右丞謂里古思迎之至值燕帖木兒死迺立七年撤劉帖睦爾廟主廢太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放燕帖古思于高麗又八年天下亂方國珍劉福通徐壽輝弒士誠倪文俊明玉珍陳友諒等盜竊名字者不可勝計乙未之六月我太祖起兵和陽十三年悉定吳越荆楚之地遂命將帥師北向以取中原踰年至燕京元主開建德門北奔駐應昌二年死

賜謚順宗

自世祖至元十七年至順宗丁酉十傳八十八年此亦寰宇之一合也

元摠論

愚按平王以岐鎬歸秦越五百年而秦卒代周石晉以幽薊歸夷越三百年而虜卒代宋蓋帝王自立之地一旦舉以授人彼據其強則我處其弱強者負剛勁之風氣則強者益強弱者多積玩之人心則弱者愈弱以愈強凌愈弱不至如赧之獻地宋之航海不止也然必久而後失者何蓋君臣有大分必馴致分之盡泯而臣始篡君夷夏有大防必習見防之盡弛而夷始猾夏不然當楚襄之入寇周已無師矣何一聞虎皮之喻猶逡巡而却衆及鄂岳之歸元宋已無宋矣何尚勤希憲之遣欲踟躕以定盟耶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由來之有漸也犬羊由漠北而取幽薊由幽薊而取三鎮由三鎮而取汴京由汴京而取兩河進而據之者視為切近之地土而忘其為華服而從之者習為異類之臣民而忘其為虜舉天下而陸沉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總論

愚按一闢一闢。乾坤所以神變化。一分一合。世道所以別升沉。先王分天下而治之。其犬牙相制。而歸命天子者。能以分而又其合。後世合天下而君之。其承平日久。而政教凌夷者。每以合而致其分。然自周秦而後。其分合又暫。亦畧相當。周之分也。歷三十世。漢之合也。亦四百年。三國之分也。垂六十載。而西晉之合也。亦五十年。六朝之分也。王。喻三十傳。而李唐之混一。幾二十紀。豈盛衰之代謝。抑有自然之成數。與獨怪夫穆鞠而後。共主僅負虛名。五季迭興。中國遂淪左衽。盧龍割于石晉。而夷狄得其什一矣。蚕食慘于完顏。而夷狄得其什七矣。胡元入主。遂舉中國而陸沉焉。寰宇之分。未有如斯之久且甚者。天醜其亂。分也既久。合必如之。故漢唐之祚。不免中微。而

聖明之朝。迄今全盛。

英廟塵蒙。而虞淵復辟。

長陵靖難。而磐石不移。皆開闢所絕無者。天意從可知已。

聖聖相承。將必有蕪虞夏商周之全曆者。茲特履盛之一初云。所以迓天休而維泰華者。在

聖明加之意焉耳。

附錄 紀幅頓

黃帝

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章莪。

顓頊

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

少昊

日月所至，風雨所被，罔不率從。

堯

東斬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舜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枝渠度，氏羌北山，或發息慎。

東長鳥夷，咸戴帝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鼓共惟帝臣。

禹

文命敷于四海。

商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周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愚按史稱禹使章亥步自東極至西垂，使豎亥步自

南極至北垂，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

六千里，後世極盛之時，東西南北，所統不能強半，而

五帝則際天極地，靡不祇從，然王制則云：西不盡流

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四海則惟

舉其東，而猶以不盡為辭，語南則界以恒，而百越尚

未之服，賈捐之亦云：唐虞夏后，地方不過數千里，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豈

前史所稱，或究其聲名所溢，莫不尊親，而非謂統御

所加，盡為編戶也，不然，何周公于九譯之朝，猶曰德

澤不加，政令不施，而淮南王于越，亦謂方外之國，文

身之民，三代盛時，皆正朔所不加耶。

漢

武帝十一年，通南夷部，置犍為郡，通西夷，置都尉，降

東夷，置蒼海郡，北置五屬國，處匈奴，由朔方以西至

令居，皆設官置田，平南越，置九郡，平西夷，置五郡，平

朝鮮，置四郡，列亭障，至玉門，置二郡。

隋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唐

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拒大漠，東西九千



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一十八里。

宋

東南際海。西盡巴越。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愚按重內輕外。遠畧固不當勤。而圖大宅中。溥天莫非其土。時至漢唐。雖非三代之盛。而威加蠻貊。何殊九譯之朝。然亭障列于玉門。而僭耳珠崖。竟擯化外。督護設于瀚海。而玄菟樂浪。不在域中。是全盛時。猶有遺于政教之外者。况政教所不能加者乎。自是而後。羈縻之州郡。東南固開闢于宋元。而割據之河湟。西北尚相仍于遼夏。馴致我朝。則應昌哈密之歸王。殆無異于編戶。而溪洞蠻獠之率服。尤獨盛于混元者也。

三代所不臣者

甘肅	河州	岷州	洮州	靖虜	文州	永順
馬湖	眉州	烏蒙	播州	龍門	疊溪	建寧
汀州	泉州	福州	廣州	韶州	惠州	潮州
肇慶	高州	廉州	雷州	瓊州	桂林	柳州
慶遠	平樂	梧州	雲南	銅仁		

漢所不臣者

鎮遠	石什	貴州	銅仁	永寧	鎮寧	安順
金筑	普定	新添	龍里	都勻	畢節	安莊
普市	芒市	鈕兀	大候	鎮康	灣甸	威遠
隴川	干崖	南甸	孟定	八百	緬甸	孟養
木邦	車里	瀾滄	馬龍	他郎	北勝	元江
尋甸	順寧	鎮沅	廣南	景東	天全	芒部
烏撒	東川	保靖	洮州			

唐所不臣者

漢所不臣者唐皆不臣獨普市 北勝 天全為羈縻州外此

安陸	上林	思陵	江州	都康	甸武	奉議
利州	泗城	鎮安	梧州	又其所不臣者		

宋所不臣者

唐所不臣者宋多不臣獨貴州	新添	普市						
鈕兀	奉議	安陸諸州編籍外此	麗江	武定				
鶴慶	姚安	曲靖	楚雄	臨安	大理	雲南		
安隆	疊溪	松潘北則順						
新雲	應	蔚	寰	易	深	灤	平	營
宣德	大同	西則寧夏	甘肅	綏	銀	靜		

宥皆所不臣者

元所不臣者

宋所不臣元皆臣之獨 疊溪 平越 威清  
鈕兀 孟良 老樞 鈕兀 者樂皆所不臣者

幅幘摠論

愚按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之大也猶然無  
全用况帝王之統馭乎碩長官宣慰本非孝順子孫  
而朔方河湟猶係職方版籍在廟堂之右畫因計萬  
全而芻蕘之管窺思陳一得竊謂大寧內徙則露華  
夏之左肩河套陸沉則續匈奴之右臂况都圻密邇  
避荒薊鎮摠堂皇之地黃河與我共險靈益多肘腋  
之虞長慮却顧者似不容度外置之也至于諸夷喜  
則入怒則擊故變亂易起紛爭而敗之易養之難故  
撲滅每延歲月况田州久勞撫勦而蘇盧克爾通誅  
湖苗方肆齧蹄而貴苗同時煽動招携懷遠者似不  
可以疥癬視之也自智貢者得比泰寧遂肆意并為  
向導復套者一蒙頭致致絕口不議驅除然把漢一  
被拘留而三衛寢謀關外台吉偶驚伏發而數載不  
化雲中中材尚可捍屬未有得人而西北不可禦者  
若撫東南者徽患之不當身每因循于歲月值變之  
竊發于已率避法以文移然謫致公丁而峽寇甘心  
服罪計誅龍保而田勉僥首乞哀少美猶可就功未  
有得策而東南不可撫者即策得矣人得矣而當事  
者猶有六難焉異議者嗤此說之為非必多方以挽

其事護前者。耻已言之不售。必中沮以敗其成。功不  
能一舉而收。將以玩寇致罪。師欲因用間而動。又以  
通虜招尤。謀始而疑其發。火難之端。則兵未興而謀  
已敗。事定而責其保百年之患。則功甫就而禍亦基。  
得策得人。而難且如此。况并策與人而不得乎。天下  
之事。所以日復一日。而終莫之舉也。

附錄 紀郡國

黃帝

八家為井。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  
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州畫野。得百里之  
區。置置左右六監。監于萬國。

堯

都城外。四面各廣五百里。甸服。甸服外各廣五百  
里。為侯服。侯服外各廣五百里。為綏服。綏服外各廣  
五百里。為要服。要服外各廣五百里。為荒服。

舜

肇十有二州。以冀之北。地廣而民聚。且帝都也。于是  
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驍無閭之地。為幽州。碣  
石以東。接青徐之地。為營州。益以徐兗。荆揚雍梁。青  
豫為十二。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

禹

合幽于冀。合營于青。分并屬荆。雍與兗。徐揚豫梁。為  
九州。稽古錄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夫  
萬國建于黃帝。至禹。幾四百年。其廢置之在虞廷。如  
三苗之域。有厚之封。當不止一。以吳顓頊嘗

擊之子孫豈無分土以奉其祀而五官元凱岳牧之後獨不建國以表其賢乎惜典籍之無可考也

商

諸侯自孔甲以來互相吞併存者止三千餘國分九州每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闕田天子之封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為闕田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千里之外設方國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此載之王訓者也然當其時諸侯之國三千即分以授亦止三分之一况一特割夏功臣豈容無一塊土而州野分畫則封建豈無變遷山澤不封則舊境似難追奪此亦載籍之不可考者

周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外方五百里

曰侯服又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未下車封黃帝之后于蓊堯之后于祝舜之后于陳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下車封黃帝之后于焦尚父于齊叔旦于魯召奭于燕紂于管度于蔡處于霍後管以叛廢封康叔于衛振鐸于曹武于邲季載于祁縶于滕鄭于毛虢仲虢叔于東西虢太伯于吳又封諸叔于郟于雍于原于卬于豐又有虞卿聃畢邾晉應韓凡蔣邢茅胙蔡封少昊之裔于苜祝融之后于祁四岳之后于許雍澗之后于薛兄弟之君十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愚按賈山言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則商之三千餘國不存者且強半矣即九鄂之誅于紂宗密之伐于文而武周伐奄征東所滅亦復幾何其必弱小之併于強大也顧有帝代多英君而成周武序在位地過于百里者何以不在所損而國亡于絕滅者何以不續其封此亦載籍之不可考者

諸侯之國滅于春秋之前者

畢形密邾郟檜魏榮甫樊

韓黎吳

滅于戰國之前者

祭隨邲晉凡滕邲芮荀賈

曹單蔡息滑邢虞周畢原

鄆應牟頓毛巴唐召尹胡

劉邾宿莒紀陳杞南燕薛許

州穀鄧葛邲荆徐舒卽梁

須句夔沈麋邲邲箕偃陽舒鳩

邲申東甯羅夷霍耿魏黃溫

任顓史焦管雍邢胙茅蔣

聃御蓼六闕揚譚弦宗萊

杜頰鍾吾蘇戴邲貳軫絞牟

遂權陽共冀道栢厲頊英氏

汪巢庸崇舒庸邲鑄毫房桐

附庸之滅者

極向蕭韜郭於餘丘常

夷狄附庸之滅者

盧介澹濮奄肥鼓驪戎山戎

北戎楊拒木臯伊維姜戎長狄

百濮群蠻陸渾赤狄白狄根牟甲氏

晉吁鐸辰茅戎無終淮夷南夷

肅慎朝鮮鮮魚戎蠻貊番咎如

滅于七國之前者

鄭越蜀中山狄義渠宋魯東周

西周惟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

七國分地

秦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

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五都西有金

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

魏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召陵潁潁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陵河南之

開封中牟酸棗卷

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

陰長社陽翟邲東接汝南西接弘農新安宜陽新鄭

成皇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分晉北有信都真定常山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

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

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

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西有上谷代郡

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  
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

齊東有菑川東萊琅瑯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  
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  
濟南平原得魯之境東至海南至淮泗臨淮之下相  
睢陵僅取慮得宋之沛梁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張睢陽

楚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得陳  
之全魯之半得吳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  
六安臨淮得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

海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上黨 上谷 漁陽 鉅鹿 鄆邳 東郡 雲中

代郡 鴈門 隴西 北地 上郡 右北平

內史 遼東 遼西 齊郡 薛郡 河東 太原

南陽 潁川 南郡 彭城 長沙 三川 巴郡

蜀郡 黔中 漢中 九原 鄆邳 會稽 九江

陽郡 琅瑯又取百粵之地為南海桂林象郡取朔

方之地為四十四縣

漢

漢初襲秦舊惟分內史為河上渭南中地為三輔漢

武既拓四境制交趾朔方冀幽并充青徐荆揚豫益

涼凡十三部置司隸校尉領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

風十三州置刺史涼州刺史領隴西北地安定等郡

揚州刺史領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冀州刺史領

鉅鹿恒山涿郡等郡并州刺史領太原上黨鴈門等

郡青州刺史領北海濟南東萊等郡兖州刺史

領泰山濟陰平原等郡豫州刺史領潁川河南汝

南等郡荊州刺史領臨江零陵桂陽等郡益州

刺史領廣漢犍為越雋等郡徐州刺史領廣陵彭

城等郡交州刺史領南海蒼梧等郡幽州刺史

領遼西右北平等郡雍州刺史領朔方金城等郡

晉

制司州十九統郡國一百七十三

隋

制郡一百九十統縣一千二百五十五

唐

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隴西淮南江西劍南嶺南

河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開元中分十

五道曰京畿	都畿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隴西	山南東	山南西	劍南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黔中	嶺南	特整教所及州三百三十一	焉糜州八百五十二	至憲宗時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 鄜坊 邠寧 振武 涇原 銀夏 靈鹽 河東 易定 魏博 鎮冀 范陽 景滄 淮西 淄青十五道不供租稅供者止浙東 浙西 宣歙 淮南 江西 鄂岳 福建 湖南八道四十九州是分為二十三道云
宋					
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	末年有州府二百九十七	縣千八十	太宗時得漳泉二府	吳越十二州一軍八十二縣	得北漢州十縣四十
李繼捧又以銀夏綏靜宥五州來歸	幾復漢唐之舊	所少者燕雲十六州耳	至十四年分天下為十道曰河南 河東 浙東 浙西 廣東 廣西 關西 劍西 淮南 江南越	三年又分為十五路曰京東 京西 河東 河北 陝西 淮南 江南 荆湖南 荆湖北 浙東 浙西 福建 川陝 廣南東 廣南西至	

宣和以穎昌為南輔襄邑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淵為北輔分天下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六縣一千二百三十四至高宗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襄陽一府陝西止階成和鳳四州府州卑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十

郡國摠論

愚按秦之置守也。漢統以州牧。而專制發難于刺曹。唐易以藩方。而旅拒肇端于河朔。及支郡牒領兵。而橫海稱順命。文臣知州事。而節度釋兵權。至是而征伐之柄一。指臂之勢成。食謂令長之設。可百世以俟。聖人然弱天下者固令長。而撫天下者亦令長。必令長能行其志。而后天下始遂其生。其在于今。統之以郡守。約之以監司。糾之以臺憲。而別其殿最。以達之銓司。制亦詳且備矣。但雌黃因品格。豈曰稱情。毀譽視趨承。孰云核實。緣催科以殿最。何以効撫字之勞。任命運以為遷除。豈得稱量才之授。遴選果精乎。改節于宦成者。每借資于夙譽。先容于權要者。或見厄于當途。喜事而用壯者。竊名于果敢。矯情而飭節者。係迹于潔廉。鑒別果審乎。待哺者計期于旦晚。以申請而緩其賑施。負屈者久淹于歲年。據成案而難于平反。寬欲伸于富室。寧坐視以引嫌。刑或犯于權臣。願屈法以避禍。守果得自專乎。名譽不事上官。則以蔽其於者。无其抗。練習迥超同列。則以媒其短者。忌其長。孰敢責其速成。則得民難于子產。長才局于短。則百里失之士元。才果能自見乎。網裁花石。傷必

中于逮捕。戶損晉陽。謗必速于鯁臆。破張讓之柱。則議束于濕薪。緩兒寃之刑。則比錫于著帽。淑果盡旌乎。謂清流之可恃者。或肆志于恣睢。阻進取之無階者。每灰心于策勵。一長偶售于知遇。信耳者必主以成心。微青少掛于指陳。則求全者難蓋以晚節。愚果易別乎。大抵人不易知。而當用其知于迹之外。法不可廢。而當通其變于法之中。若醴泉徵諸父老。則存舉外。尤貴旁求。即墨毀以要津。則糾刺中。亦當甄別。薛宣移兩縣而皆治。豈容以為人而擇官。何武以去後而見思。不必以銜長而課最。如是。而又時嚴濫舉之罪。間加不次之遷。大破常格以待循良。重示誅謹以鋤貪墨。則兩岐五袴。在在多樂利之民。而三異四知。人人重清白之守矣。猶有說焉。縣令固通之天下矣。若畿甸之外。宜如漢制。設三輔以衛京師。邊塞之間。宜倣宋初分節度以守要害。則外之進攻退守。屹乎百仞之壘。湯內之居重馭輕。巍然萬世之磐石。有經國之志者。幸毋忽意于斯。



書寰宇分合志後

寰宇分合志。志寰宇分合也。夫史氏首盤古。而儒者言黃帝。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雖官家異事。遜革殊科。而四海一王。八荒共主。未嘗分。何言乎合也。合之名。從分始也。何以言分也。列侯爭長。外戚擅命。公卿厚私。藩鎮稱兵。羣雄竊據。亡命揭竿也。寰宇何從分也。自春秋始也。春秋魯史也。其事載五霸。遞長。為獨詳焉。霸者何陽附之。陰持之。挾王而無王也。而夫差長黃池。勾踐雄江南矣。說者謂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夫六七矣。何以言合哉。當其時。秦狼未噬。周卜未湮。漢季未生。天曆未一。尼父起而因魯史。作春秋。尊王賤霸。微頭闡幽。寓褒貶。

於一字。扶正統於千春。曰吾志在春

秋。曰吾其為東周乎。其欲分而合之

耶。而未竟耶。左氏為內外傳。內傳紀

事。外傳紀言。總之為春秋也。嗣是分

合。合分之故。代為世次。掌在太史。曰

馬史。曰班史。曰范史。曰荀史。下及稗

家野語。不可數計。而明如指掌。較若

列眉。徐生何以志分合也。夫胡元亂

華。中原草莽。而

日月並出。宇宙長明。

九廟陰培其福基。

列聖明開其善路。

王風方熾。

天步正夷。

今上冲齡握圖。

睿聰在御。選者靖寧夏。逐島夷。復朝鮮。

滅川酋。斯不亦極盛之際哉。而徐生猶欲憂。

盛世而危。

明主。願効保泰之謨。遂續分合之志。馬頌其書。斬自胡元。未及。

實錄。而徐生忽忽化為異物矣。夫徐生志百千萬世帝王霸竊之詳。用心良亦苦矣。而

昭代盛典。闕焉未備。豈

金櫃石室之藏。秘而未啓。徐生以邑博士。掌故未得于耳目耶。抑造物忌盈才賢無盡。將擇一代良史而付之乎。其人人耶。抑其志耶。嗚呼。春秋之筆。絕於獲麟。或謂麟瑞世之靈也。關乎王道。愚謂瑞孰與才賢而有德者。西狩報獲。兩楹入夢。麟之獲。尼丘之封。

也。而徐生亦以殂殞。徐生良史耶。其博士掌故之不失其職者。噫。其志固有在也。余錄其書。授之剞劂氏。嗟。嗟。余左丘明其人哉。徐生吾里人也。鄉吾嘉其志。吾志也。業已書之首簡。於時生無恙也。乃今已矣。余故感而再書之。

廣陵盛稔跋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昭代目錄

卷一

太祖高皇帝

諱元璋 戊申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朔十日崩 孝陵在南都

卷二

太祖

卷三

太祖

皇明昭代統紀目錄首卷

卷四

成祖文皇帝

諱棣 癸未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 長陵以後俱在北京

仁宗昭皇帝

諱高 乙巳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 獻陵

卷五

宣宗章皇帝

諱瞻 丙午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 景陵

英宗睿皇帝

諱祁 丙辰正統十四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諱祁 鈺庚午景泰七年二月十九日崩 金山

英宗 復位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崩

卷六

憲宗純皇帝

諱是 濡乙酉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 茂陵

孝宗敬皇帝

諱祐 揅戊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 泰陵

卷七

世宗肅皇帝

諱厚 癸壬午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 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載 至丁卯隆慶六年五月二十日崩 昭陵

卷八

神宗顯皇帝

諱翊 鈞癸酉萬曆四十八年

皇明昭代統紀目錄首卷

皇明典要卷之一

東莞陳建輯著

真州李春培 叅訂

古信王鼎宗

書林王 渭督梓

太祖高皇帝一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太祖親為文祭告

天地於南郊禮成。

對為文祭告天地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太祖即皇帝位於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祖考妣皆為帝后。先是

太祖祝天曰。如臣可為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

異。奈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雨雪連晝。

城市陰晦。及祭告即位。

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瑞蕩。甘露景星。此

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 馬氏為皇后。立 世子標為 皇太

子。初

太祖率師渡江 后亦帥將士妻妾繼至。太平。

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

衣鞵。助結將士。夜分不寐。常助

太祖規畫。動合事機。

太祖嘗焚香祝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太祖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

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

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撫安蒼赤。人心所歸

即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

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太祖曰。爾言深合我意。至是冊立為 皇后。

天命所歸

正卿奏  
飯困尤甚

家長妻  
相國良

太祖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蕪亭。巨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為朕

皇明典要卷之一

后。輒為寬縱。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陳東堯曰。我高皇后之德。無異于任姒。其以忘貧賤相賜。以

高皇后  
之德

尊禮師  
博通習

樂官任  
才立國  
之本

君臣夫婦相保。難易致微。尤深得諷諫之體。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

皇明典要卷之一

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使各盡其職。是故連抱之木。必以

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太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太祖諭李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

皇明典要卷之一

五

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敘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各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二公之言不可忘

妙選名儒為賓友

皇明典

命李善長酌其

勅陶安李善長等曰。自古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大明令。命頒行

皇明典要卷之一

六

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二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

命將帥酌其



餘卷在  
所之章

精天  
者其  
序風

開丁  
年太  
之端

十名。管領鈴束。通以指揮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衙。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是歲元上

丘瘠曰。史綱終于彗見于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昴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二月。彗惑安。昴入年七月。彗惑入昴。古曰。胡王

皇朝典要卷之一

七

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彗又犯昴。昴星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三不倍號。而其強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是時精于天文者。首稱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為胡星明矣。言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階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彗入天人之際。淵乎微哉。

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即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而元亡。除腥羶之舊。廣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大干之端也。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蔡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

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出降。廷瑞整兵入城。械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撫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息。諸將請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仰藥飲之。蔡政文珠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避。遂械送京師。

皇朝典要卷之一

八

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于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遂

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授。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璟復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據險臨敵。廷擊敗之。文貴遁去。遂下其城。

皇朝興廢卷之一

九

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徐四、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附。福建悉平。

我

太祖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

古者之師順天應人

師出以律

慎勿阻向化之心

皇朝興廢卷之一

十

慰民望。朕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七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此。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戮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據其險要。

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苗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此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樂廖

州郡可傳檄而定

先聲勢如破竹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

仲尼之道廣大悠久

相並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制兵在精

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軍由韶

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

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

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暴掠。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

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

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

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

皇明典要卷之一

十一

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由榮。王元輔。

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

張仲毅出降。

三月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太祖御奉大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

精兵不知良將

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

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

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

皇明典要卷之一

十一

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有何暇論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

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彛使守陳州。

太祖遣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

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

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輕信羣下之言。以至

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

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

豪傑乘時以就功名

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竝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

皇明興要卷之十一

天理人心非不順

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憐然而來子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弱得書猶豫不能決

太祖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欵降乃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

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

廖永忠招諭何真何真率眾保潭

德興張彬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眾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武崗州守將曾權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海簡官歸鄉里率眾保障至正乙未

皇明興要卷之十一

公奈何養虎遺患

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者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

四境奴縛主者罹此刑

何真  
前將軍

何真  
未歸附

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是過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如漢之尉陀自立爲王，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皇朝興廢卷之十一

七

夏四月朔，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百姓，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一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

保境安民以待

所遺棄傑有三

可損滅時遂變

太祖賜詔褒異，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勣、蘇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一百匹。將較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開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

皇朝興廢卷之十一

七

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食盡力窮，仰藥而死。叅政張子賢猶拒守，指揮胡海三鼓踰城入，執子賢及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

守將則  
風遠去

常遇春  
前中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傅友德分兵取河南福山寨。元右丞潘莽見降。陵清寨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獲仙人寨守將牛叅政等。神項寨守將張如圭。以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怙木兒率衆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衝入其陣。一箭中其前鋒。敵大敗而走。詹同奔陝。餘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行省平章阿魯溫請降。乘勝克陝州。直抵

皇明典要卷之一

七

國朝詳  
察民變

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拒戰。馮勝擊敗之。遂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入鳳翔。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所據。○思道即張良弼也。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為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叅政。安在翰林。太祖嘗賜以一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成敗以  
示子孫

太祖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蠲免。糧盡行我。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於此。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皇明典要卷之一

六

太祖命  
上隆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我。太祖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

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官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使子孫有所持守。

蕪州進簾却之。

皇明典要卷之一

九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蕪州所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不得妄有所獻。

五月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

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遂命興統兵守之。

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曾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空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州郡。以次降附。亮

元軍官  
吏父老  
迎降

皇明典要卷之一

祖分兵克平樂府。

時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二者德  
之大端

上天以生物為心

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立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最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

皇明典要卷之一

二十一

人君視民休戚若己休戚

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治。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特舉

帝王為治之大要

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太祖嘉納之。

開國名臣第一奏疏

陳建曰。此我朝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矣。

六月。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立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引兵屯靖江城下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眾堅守。璟遣指揮丘廣

皇明典要卷之一

二十一

攻奪開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兩閱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出南門迎戰。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



楊傑  
止後

皮帽百餘。與歸為讖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親命諸將率眾徑進也。見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太平府土官黃英衍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賞印詣軍門降。秋七月。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千戶宋真

皇朝興廢卷之一

正

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取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為。乃率所部詣永忠降。廣西悉平。是役得鏢印三銅印三十。金牌五面。時潼關以東皆平。

太祖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

陳壽記  
以安天  
下

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人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息。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

皇朝興廢卷之一

正

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富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毋焚。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吾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馮勝為副將軍。留守汴梁。

成代罪  
救民之  
志

餘獲規  
取河北

是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丑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嘉隆。獲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十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

皇明興要卷之一

臣

常遇春  
舟師步  
騎並進

鄆縣尹都文王迎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以為鄉導。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開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進隊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逃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朵兒只進巴等率兵

郭英論  
兵官出  
不意

迎敵。我師敗之。擒知院哈刺孫俺普等。皆遣詔擴廓帖木兒。帥師勤王。

大明兵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為營。眾欲進攻。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皇明興要卷之一

兵

敵欲  
使來活  
罪

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索羅。遂克通州。元帝得報。大懼。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官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敵。欲衝壁求活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即命准王帖木

見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伯顏不花勸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反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即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明年四月租于應昌

八月 大明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濠登城

而入大將軍徐達登齊化門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財貨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徐達不  
王辛母  
得後稟  
日月並  
行

按傳信錄云先是元王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

大明兵至而元亡蓋日月並行乃明字此隱語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遺其名而不傳

于慎行曰甚矣元主之黠也夫天方授我

太祖維持中原廓清華夏而天之所與人能爭之乎至此乃議遷地北行而僥倖苟免之計不為所俘其亦幸矣况中國乃衣冠禮義之敘元以夷狄王之將及百年天心厭惡遂令我太祖奮百戰之雄威掃腥羶之穢氣斯世新民其有

太祖之蕃曰我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議羣臣曰汴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弊不可重勞與築宜罷之又議遷于長安以漕運

親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議遷都關中不可胡王起自漢朔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用也今南京與王之地官殿已完不必改圖復止至于

文皇起自北平遂定鼎平燕為子孫萬世之鴻基

是月六日夜天鼓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

始設六部官職以分理天下庶務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

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太祖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言

於太祖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今當使紀綱振肅

而後惠政可施也太祖然之基性剛嚴於是督察内外有犯悉寘

干法基復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

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

太祖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太祖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

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

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歎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為儉約者

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

奢侈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致大

也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太祖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

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

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此古人良法美意也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陶安卒

太祖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

治國以得賢為先

元守將王左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守將郭

興傑之指揮于光持矛橫衝其陣敵眾披靡

與乘勝奮擊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

素自是不敢復窺潼關詔大將軍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

克永平府常遇春傅友仁等畧保定中山

今定州中山今河間俱下之

太祖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

當使紀綱振肅

劉基等

法

注

注

治國以得賢為先

注

注

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以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今請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欺刑辟。煩重而士懷居歎。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

皇明興要卷之一

三

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冬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感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

以皆備

為太子

徐達擇人守要

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轉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以耆儒梁真。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

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太祖復命和璟俱為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進

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涉。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

皇明興要卷之一

三

城遁。兵至碗子城。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戮偽參政俞仁。進克潞州。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移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畧平定州。取七塚寨。遣陸聚攻車子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關山。承天等寨。皆降之。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予於羣雄未

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鏖戰。砲聲擊裂。猶雷霆之臨首。諸軍吶喊。動鬼神之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今盟勲册。庶不負昔日之多難。可着鞭一來。朕心慰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平負昔  
用多難

劉基辭

太祖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叨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前人足矣。

按朔運錄云。我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畧。

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肯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勿安動。日中雲而黑。雲漸薄。同與肯雲接者。賊歸也。賊歸即衝。衝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衆皆莫肯信。至請所。果有肯雲黑雲起。一如基言。衆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

基起一  
雲接  
海與肯  
黑雲漸

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庶。咸辨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衣冠悉  
服唐制

太祖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方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

皇明典要卷之一

三

玄。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服。悉復中國之舊。

建大本堂。遣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讀書。

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莫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無有遠  
一視  
同仁

汪河使

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王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布告天下。但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前奉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皇朝典要卷之一

三六

詔舉行耕籍田

太祖嘉重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

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欲財用不竭。國家常裕。鬼神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費。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

太祖一日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

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在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竝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噉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

皇朝典要卷之一

三六

勤身志

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思。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享百官。優勞外。更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志。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已酉洪武二年春正月。詔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

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用軍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可忘江左之民乎？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諮，故先蠲太平、次應天、鎮江、稅糧，俱已蠲免。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民，朕倡義

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其事而不覩其成，建其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備義以全鄉曲 生建忠勇之節 身雖滅而名永不磨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太祖耕藉田，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供祭祀衣服。

詔修元史

太祖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

皇朝典要卷之一

廢也。乃詔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

取元經世大典以資參攷 北平公行在



務直述

皇明興要卷之一

四

皇明興要卷之一

四

皇明興要卷之一

公論以垂鑒

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既而進濂翰林學士禱拜侍講。

時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

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眾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

之心使陰陽調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

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

祥瑞曾何損於

治高指於德

惟思修德致和

神爵赤鳥

附瑞麥頌

神爵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也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

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

示悉出

帝衷既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

爰有嘉麥一木五岐在葉萋萋結實離離既

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枝翠英薄彼

原田滂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

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秋七月常遇春次于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四

全枝翠

下計聞。

太祖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太祖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太祖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

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

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

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晃。封開國公。長女

聖朝典要卷之一

許為。王太子妃。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

班師還京。

太祖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太祖。撫慰懽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

未下。

太祖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

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

冬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兄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雖

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木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御史中丞章溢卒。

太祖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泄官

嘉善行

所至有成績。天性至孝。撫世酌德。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貴。必折衷而後已。凡有諍陳。

太祖委曲從之。其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居母喪。悲戚過度。營辦葬事。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

皇明典要卷之一

國

世賢是川

各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官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

狂得無窮之利

誠有國之大訓

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典常。以垂示將來。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曰。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太祖曰。彼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

皇明典要卷之一

聖

持心如以義理為權衡

太祖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太祖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太祖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太祖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覆轅而破犁矣。

太祖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親。

天下何患無才

願悉心求之必有可觀

但臣疾惡太深又不示煩劇為之且孤大恩

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王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何言春曰

國初將才多而相才少何也。天方用武以廉清守內故文武不能並用也。陶安章溢既卒可相者無如劉基使其爰立事業當必有可觀者。繼此其桂彥良乎。

皇明典要卷之二

皇明典要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二

庚戌洪武三年春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揚王

立

廟京師

太祖親祭之。

王泗州盱眙人。太祖太后陳氏父也。

我

太祖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徐達率諸將

皇明典要卷之二

陝西進攻王保保。

即擴廓帖木兒也。

李文忠為征虜

左副將軍。同趙庸攻北平。攻元上都。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

次兒忽荅。右丞相哈海。大同守禦金朝興。取

東勝州。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汪興祖克武

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詔再免山東河南河北三省及應天太平鎮

江寧國廣德滁和諸郡今年稅糧。其徽州池

湖免茶  
府和稅



皇明典要卷之二

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年糧稅亦與蠲免。湖廣慈利土酋覃屋。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但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勿逐利輕動。璟進兵

抵覃屋寨。攻之。賊眾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屋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益堅。璟欲為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太祖降勅諭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戴德以兵從爾。比諸小

小案  
以日月  
平城

分等  
以上名

其  
立早定

寨限以日月平城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便  
安生理。母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  
利之罪治爾。初洪武元年馮勝克澤州。元擴  
廓帖木兒遣部將韓禮兒來攻  
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遇元  
兵於韓店大戰。璟等失利。勅至璟乃督  
諸將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我  
太祖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  
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  
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  
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  
封第二子棣爲秦王。第三子橐爲晉王。第四子  
棣爲燕王。第五子橐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  
王。第七子橐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  
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  
靖江王。皆授以寶冊。設置官屬。守謙文正子  
南昌王孫。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撫  
州人。字大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暉字嚴  
少。少同學。開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  
承旨。暉初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  
爲侍制。初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  
素與暉約死於難。暉從人張午勸暉勿死。暉  
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  
寺。亦欲投井。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  
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  
素歸。

皇明典要卷之二

四

太祖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素年一曰  
六十八

太祖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  
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以誚文天祥。素惶懼頓首。  
流汗浹背。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  
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爲友諒  
所陷。不屈而死。太祖嘉其  
節。立廟于  
和州祀之。

命危素  
守余闕

節。立廟于  
和州祀之。

太祖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為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豐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于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太祖軍執之。送京師。

太祖命釋之。授以官不受。對曰。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醮。終身不二。

太祖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其故。子英答曰。思舊君耳。

太祖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危素之失節。視子英竟何如哉。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

改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

太祖意不欲。羣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號曰中都。

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并文武公署。一如京師。

張瑄圖曰。先是劉基有言于太祖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之後。孫興祖師失利。而死。胡德濟大敗。而還。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向。鳳陽雖立宗廟社稷。營為中都。卒亦不若。皆竟如劉基之所言云。

徐達等。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占城。夷其宮落。獲其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眾八萬。輜重馬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六

正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都督孫興祖戰死於五即口。右丞胡德濟戰于莊浪。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戶十餘人。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太祖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賢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赦之。仍于達所聽調。孫興祖卒事聞。太祖痛悼。追封燕山侯。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隆其守將。至察罕。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子海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請降。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文忠克應昌。獲元君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笋。王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僅脫身遁。追之不及。朔庭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七

遂空。於是天下定于一。而中國千萬年之正統始歸于我大明。

太祖高皇帝。肇皇國于萬萬世矣。

丘濬曰。嗚呼。上天下地。而人處乎其中。人所處之處。是則所謂世也。天道有陰有陽。世道有治有亂。世道之治亂。本乎天道之陰陽。各以其類而應。是故陽之類。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陰之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陽明則事。則中國尊安。君子在位。天理流行。如此。則為治世。陰濁則夷狄僭亂。小人得志。人欲恣肆。如此。則為亂世。天生聖明。景天德之

凡君子不師小人。二條以爲內治之本。

全。任世道之責。是以其持世也。必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必存天理。而不雜以人欲。此無他。所以立其極。以爲內治之本。謹其防。以爲外侮之禦也。夫以中國之人。爲中國之主。苟用小人。縱人欲。且不足以制服夷狄。矧以夷狄之人。而爲中國之主哉。以夷狄之人。爲中國之上。是天地翻覆也。是手足倒置也。地上乎天。則天非天矣。足反爲首。則人非人矣。噴天而非天。人而非人。茲何等時世哉。茲世道之責。所以必有待乎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八

枝。而人心無不歡悅。繼取爵。卽名儒人。而治道有所咨訪。制驕侈。於建號之時。合大禹恭儉之德。求遺書于兵革之間。契武王訪道之心。立廟社。所以報本也。不欲奢侈而務崇節儉。定科目。所以舉賢也。不欲虛文而務求實效。送還元之宗室。而愧死張士誠。非我太祖雅量之洪乎。若定法律章程。而追北漢之干公。非我

律不嚴。法不立。有不

太祖陰德之重乎。及乎北定中原。則示民心以大義。而又施陰德於異類。其待從化之民也。何其平。視彼動輒殺降滅族者。不亦慘且酷乎。遂滅胡虜。則封惠宗爲順帝。而且封若孫爲宗禮侯。其待亾國之裔也。何其厚。視彼昏德重昏者。不亦刻且薄矣。比若此者。一皆根本之盛也。根本既盛。而枝葉豈有不茂者乎。是宜曆數之綿長。而子孫保業



民于億萬斯年也。飲厭休哉。  
周德恭曰。亂極思治。理之必然。寒極生春。勝  
之宜爾。我

有禮回  
三代之  
流風

太祖皇帝以天縱之聖。膺昌期而生。既定心源。  
而天下復一掃胡元之陋。習振華夏之英風。  
絕網旣降。而復起承冠。已潰而復新。誠天厭  
夷德。挺生

太聖人。而有挽回三代之遺風也。至是二百數  
十年。治隆俗美。物阜民康。而皞皞熙熙。同歸  
於春。蓋玉燭之中者。

太祖之遺澤無窮也。  
豈不極其盛哉。

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擒李恭政。  
遣傅友德自泰州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

皇明典要卷之二

九

又令金興旺、張龍領兵克鳳翔。入連雲棧。攻  
取漢中。守將劉思忠、劉慶祥迎降。克之。遂令  
張龍與旺鎮守其地。達還軍西安。

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  
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令  
其父母及妻子。毋俾失所。

詔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  
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

地。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  
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推恩  
于枯骨

黃宗臣曰。按雙槐廬抄云。我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捨骸埋骨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  
世狃于切俗。或焚而投骨于水中。孝于慈孫。  
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

太祖曰。此王道之大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  
骨。必塗之。而後去。自是乃下此詔。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詔諭守臣罪。

太祖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須其力。今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十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違其官。必責之於  
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  
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

詔嶽瀆海鎮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  
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之號。一  
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

夏久不雨。

太祖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祀。至期四鼓。

過 德不 是

潮州之 奇功 則功益 仁智所 向無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葉籥露坐  
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楹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  
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為夢禱口祈禱之事從古有之後世或誤之  
為氣數適值而不事禱或沿之為虛文故事  
即禱之曰登我  
太祖因久不雨而禱之是心積意一本於誠晝  
露露主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兢兢  
業業固敢怠慢即上帝臨爾厚貳爾心故天  
心鑑格大雨隨霑即桑林之禱不是過也

皇明興要卷之二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太祖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  
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  
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  
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勲名於當時國家莫  
不倚重之功名萬古不朽其餘驕橫者及其

謂論 此臣民 曰是等 三表

成功之後即復縱恣以致敗亡此皆勇力有  
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矣

李文忠等遣使奏捷至京詔諭迤北臣民曰  
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  
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  
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

皇明興要卷之二

既終順帝在位三十六壽五十一大人心絕  
望詔書到日凡格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  
竝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  
所部各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  
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  
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  
後悔  
秋七月偽夏將吳友率眾寇陝中守將金

旺張龍引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與旺  
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兵  
仁兵三萬友興旺等以力寡敵衆入城遣使間  
道走寶雞請援兵友仁決壕填塹攻圍益急  
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擗石敵兵多死傷者  
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先令傅友德領兵三  
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斗山巖下令軍  
士每人各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三

起大驚半夜遁去。

修元史成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

太祖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

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務之士

禮送京師纂修於是各有司送到儒士徐一

夔周子亮梁寅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諸儒

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備其書以吉

凶軍賓嘉及寇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

紹修大  
明集錄  
古通今  
之七

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織悉具  
備書成凡十五卷

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  
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  
用金玉翠止用銀花

諸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  
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  
留於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十四

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鍾惺曰自古有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  
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則

我太祖當軍旅倥傯之際未暇修舉至是于戎少  
息乃詔脩大明集錄使後世有所鑒戒詔禁

奢後使民有所持循詔籍戶口使民有所安  
居凡百施爲善政畢具于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今試觀我

太祖禮樂之政與真千  
萬世不易之鴻謨矣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茂才新州人元末及義旅捍寇有功于江上  
累遷宣慰使都元海成裕漢采石及我

擬詔百  
部稽天  
下

與千萬  
世不易  
之鴻謨

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茂才復收潰卒。堅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復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知天命有歸。乃解甲率所部降。頃首於前日前者之戰。各爲其主。今日至此。死生惟命。

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浙部從征。破陳友諒。用詐降誘友諒。皆其功也。至是卒。

大將軍徐達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子。

皇朝興要卷之二

十五

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哨至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

太祖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楊憲爲左丞相。憲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爲姦。命按治之。憲伏誅。

詔徵江南諸郡長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遣之

南大字

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興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記也。仍刻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書。

冬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初楊璟攻垕。垕見官軍勢盛。遁入溪洞。至是復出爲寇。是月德興兵至慈利。覃垕復遁。

皇朝興要卷之二

十六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太祖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沙灘表獻俘。

太祖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職。時大將軍徐達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

東傳因勞于江

教民書

用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儀制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太祖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

百官列丹墀左右各請將論之曰汝等咸聽

朕言今日朕行封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

之典籌之數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

賞次第皆朕目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十七

進封大  
同以六

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伐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朕之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使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

國公馮勝宋國公鄭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湯和

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穎川侯盛庸南雄侯楊璟營

陽侯郭興華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

周興祖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蕪春侯並食祿千石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十六

百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

侯黃彬宏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

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

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

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

是日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

偏賜諸  
功臣第

綺及帛百匹

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諸文背備免罪滅死俸祿之數字欲以金一時功臣鐵券不能悉錄姑記李善長一券以表其所以為勳首云其語文云朕聞古帝王建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眾數千居萃雄肘腋之間未有定期爾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定居建業威聲所制無不求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諸軍未嘗缺乏况理煩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論之言此上天以爾授朕朕獨知之而人未必盡知之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其勞未必過也今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十九

以忠孝謂乃配

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帝王之典則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嗚呼慎終如始以忠孝訓及嗣人以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與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魏國公

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封汪興祖為東勝侯興祖初名同張德勝養

承石贈蔡國公子宜切以同嗣職及宣既而

人有言其過者

太祖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

征伐自效以圖實封

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

竝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

官

王世貞曰漢高祖論諸將自言吾能居三傑所以有天下以功封侯十有八人而我太祖聖典李善長之勳無異蕭何徐公之尤不滅韓信劉誠意之智可將張良其餘若常李諸人豈不駕絳灌而起樊滕哉故龍蹏逐胡元芟刈特僑觀諸漢焉有光焉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二十

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擅殺之罪

太祖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

南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者必爵

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

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者不

侯所以重封爵也雖有功而不免於誅僇者

以其犯法故也昔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

上下相安致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忘力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肩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勇。朕屢戒飭。而終不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妄

由心出  
宋中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侯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

分其侯  
驛馬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官官。罷李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太祖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哲朕以廷臣有才望。勤德者兼東官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官僚有不合。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心。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

以廷臣  
兼東官  
官

子心  
心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時偽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太祖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太祖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軍。直趨首尾。攻

分諸將  
分道伐

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

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

戒宋太祖命王全斌伐蜀既平之後全斌等日夜宴飲不恤士卒繼部下掠子女奪財

蜀人苦之兩川民復作亂卿等慎之諸將

功歸也得曹彬招集始定

太祖密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

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

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

皇明典要卷之二

藜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

首受命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

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

十戶僕役人詔善長董建中都官殿

以右丞相汪廣洋為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

庸為右丞相

詔給賜功臣董建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入

解誠老

戶儀仗戶各有差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

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守邊將士

甚是艱苦爾中書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

運赴朔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

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歲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

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有一夫不獲引

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

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

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

金器人此後時初取士賜袍笏冠帶羅

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

曆胡惟庸方用事人附已公惟剛直不肯

太祖念

士艱苦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相屈下。惟庸恨之。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屋温湯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寨。

故元遼陽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遼東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太祖嘉其誠遣斷事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揮使司於得利羸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太祖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不亮

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

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人覘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

單弱於是引兵趁陳倉選精騎五千為前隊

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

世珍

守將丁世珍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

將雙刀王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距文州三

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

修橋以渡兵至五里門世珍復集兵據險汪

興祖踴躍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大怒急攻破

之世珍遁遂拔文州。

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

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口聞王師至又遣偽丞相戴壽鄒興飛天張

益兵固守壽等於鐵索之外七倚羊角山南

抵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江上平

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

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統兵出

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指揮等出白鹽山逼夔

州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王簡出大溪口進

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

世珍

蜀人望  
風雲湧

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

傅友德進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及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恃漢水以為固及聞造舟進取益恐戰艦成將進兵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

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

蜀明興要卷之二

五七

蜀明興要卷之二

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何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戴壽在瞿塘友德兵下漢江乃留仰興守瞿塘自與呂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眾必恟恟一戰可克也乃率師親擊壽兵大敗拔漢州擒招討黃龍駒以禦軍士達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

詔免江  
秋糧

太祖聞之  
恐與遲遲  
緩事

走古城友德追殺其衆三千餘人友仁復遁還保寧。

詔免江蜀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太祖聞之恐與遲遲緩事適傅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八

蜀明興要卷之二

師豈不失機慢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蜀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率師先次奮夔府鄒興出兵拒戰永忠分軍兩翼傍出興等大敗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攻擊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如漢出  
唐不

衣青篲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船頭皆裹以鐵。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戰。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軍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火砲火箭。一時俱發。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

皇明史要卷之二十一

三

永忠  
和分  
進

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竝進。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於事。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成都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之。若驅之拒戰。所傷

勢如破竹

前  
士列陣

必多。終亦不能保全。不如蚤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二將會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率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皇明史要卷之二十一

三

前。友德令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箭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

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七。歸府七。元帥府八。直慰直撫司二十五。州三。

正部衡  
從之司

得人則  
政理民  
安

今書  
尚書九

奏

禮樂收  
樂之司  
不敬和

十七縣  
六十七

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  
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  
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吏官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察官曠職  
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  
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  
尚書詹同陶凱及辯律郎冷謙等官制樂九

皇朝典要卷之二

主

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  
曰民初生四曰品物阜五曰御六龍六曰泰  
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節  
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辨  
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

品  
何以為

麗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  
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  
庭殿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  
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  
俗誼謔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  
修元史遷授太子書歷陞至禮部尚書請  
太祖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朔望薦新及節片  
生辰祭用常饌行人家人禮  
太祖從之公每議禮與蔡城崔亮相可否公言  
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法記言記

皇朝典要卷之二

主

聖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錄  
太祖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名為國子祭  
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太祖聞之怒曰何自謙也尋竟坐罪  
卓遠為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  
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翰林學士危命令封冊歌頌碑碣皆公所製  
文章遂盛傳于世受  
久之號一洞遂以  
罪廢棄君子惜之  
宣徐王廟亦稱廟始高皇后父也后

位官闈乃追封父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太祖稽諸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就王

所居州郡立廟設祠每歲春秋奉祭

茅坤曰徐王是於燕

太祖蓋有甥舅之義焉因其乏嗣為之立廟於

太廟之東歲時致祭亦可謂恩禮之厚矣稽諸

祀典無其義乃改廟于王所居之郡亦不薄

矣蓋以禮以適中太過不及均非禮也此我

太祖所以立萬世之極數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高

撫軍民

太祖以立與良佐嵩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太祖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鎮軍馬鎮禦其地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

皇明典要卷之二

高

置定遼衛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鎮守其地

故元平章洪保馬彥輩共謀殺益其右丞張

下

納哈出管遼東

因推良佐等推衛事良

佐遣使械送殺益逆

平章八丹知院僧兒

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州版

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肘腋之門皆敵

太祖立萬世之極數

太祖手書問天象

太祖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其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太祖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暹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

政可復也。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昆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刺札八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亦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探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五

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兵北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悉降。是役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太祖大喜賜伯顏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

明昇并其官屬至京見制赦其罪封昇為

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太祖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災異祥瑞皆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上聞慮臣庶罔耽憂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

災異祥瑞皆天垂象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五

下遇有災異即以上聞。

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以汪興祖有過從征沒於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錫鐵券子孫世襲。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我

太祖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玉把

匪刺瓦爾密所傳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

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諭之

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祜總舟師數萬由

登萊轉運以餉之

復詔用薛顯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

券成

太祖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三

大夫柱國永城侯子孫世襲食祿一千五百石

議征沙漠

太祖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

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

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

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

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為征西

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

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顧時韓

政曹良臣為副總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海

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薛應旂曰創業之君如我

太祖者每事皆欲盡善盡美其為聖子神

孫慮久遠者則且悉矣天下已平猶以三事

未了不能已於憂乃命徐達三路並進直抵

沙漠此四十萬之師豈得已哉為燕翼之故

也為生民之憂也與窮兵黷武者大不相同

矣

徐達等兵入沙漠為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

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

首數千級遂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

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口進

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大尉鎖納兒等降

獲馬萬匹至瓜沙洲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

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李

文忠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喇莽來虜連

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馮勝屋  
敗元兵

聖子神  
孫慮善

乃留韓政駐轡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喇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勵。遂力戰。追虜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領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其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而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

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中父兄籍貫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卽爲僞僧。

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狒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先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皇明典要

皇明典要

皇明典要

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峒蠻夷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遂寧。

五月

太祖以海內宴安。思範民俗以歸于古。乃詔令有司舉行鄉飲酒禮。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



神辭矣  
由聖德

時和歲

豐乃王  
者之頑

太祖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于其

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

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頑也

秋琉球國瑣里國皆遣使朝貢

十二月內史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養馬以供騎養虎欲以何

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

悉縱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置六科  
給事中

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  
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  
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叅

駁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克表温州平陽人孔

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

進士

命題賦  
詩稱旨

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其柔奸  
怠政也後竟賜死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于禁中

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

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

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太祖召見便殿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

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親王

送為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

鞍馬寵祿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

練政事後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

拜給事中

桂彥良浙之慈溪人被薦召為

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太祖嘗從容語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  
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  
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務去  
陛下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

此用  
之意

意

江南大  
儒惟和  
一人

人才固  
之極也  
待賢之  
意

此實必  
以德行  
為本

犯必誅。無輕貸者。雖即周禮所謂亂世用重

典之意。

太祖謂去良曰。法數行而數犯。余何對曰。用德

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竭。德

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良侍。

太祖曰。卿向官曰。正字。

太祖曰。卿向官曰。正字。良曰。江南大

儒。惟和一人。對曰。臣不敢言。和。則基。

太祖曰。濂文。人耳。基。咬。臣。不。知。也。良。之。受

知於

太祖如此。

注道昆曰。人才者。國之相。我

太祖選士于禁中。又命光祿給饌。太子諸王

送為王。其待賢之誠。千古無兩。斯一賄雲龍

風虎之會。亦可想見。又與彥良更相勉勵。君

臣一德。從古稱難。我

皇朝典要卷之二

太祖嘗國家。彙蓋之際。有若

虞喜起之風。符與伏哉。

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

以示諸王。

詔科舉暫且停。能。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

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大軍出雁門西北。循長城外。傳友德爲前鋒。

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平章孛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在

此實賢  
才固之  
意不足  
以爲治

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

高宗之於傳說。又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

才智之不足也。遑遑於版築成刀之徒。蓋賢

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

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

人君之能致治者。以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

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於京師。朕將任用之

以剛至治。

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

太祖曰。溫處之間。有地名曰談洋。僻絕崑崙。民

多負販私鹽。萃逋逃之衆。人莫奈何。宜設巡

司。蒞之。庶爲便宜。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

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曾先白中書。時胡

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肯。逮。豪。猾。吏。惟

庸乃使刑部尚書查發。林吏。誣基以善相地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皇朝典要卷之二

漢書  
卷之九

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祖地民弗與則畫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

太祖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太祖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歸。

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敗虜兵於三岔擒偽副樞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師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大敗其衆擒偽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

七月以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相中書練寧為御史大夫。

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

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卷帙名曰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辨奸錄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曆。

詔西蕃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論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

皇明典要卷之二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太祖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牋可為法者遂以

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

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論羣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

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

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

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表章之

皇朝典要卷之二

聖

非文為  
浮文所  
蔽

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異古體且使事

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宜

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

民凡表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注逢源曰我國初之時草創未備凡在外各  
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為之皆  
有文明被胡元所擄未能頓復羣臣以聲  
字樣犯嫌疑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  
撰為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舊贍以遵亦  
已其餘如謝除官謝頒賜諸表之類一切華  
去不用以在繁示文至今便之

詔製論  
語解二  
章

詔翰林孔克表等以恒言註釋羣經使人皆

得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

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

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為

羣經類要

按天順日錄云高皇帝看書議論英發不  
讓叔常每辨朱文公集註為宋家迂闊者流  
因講論語夷狄之有君節辨曰夷狄禽獸原  
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臣  
亦知禮義猶勝於夷狄之有君宋儒乃謂中  
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

皇朝典要卷之二

聖

節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蓋謂攻

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矣宋儒乃以為專治

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我

太祖之說經易簡類如此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

先是

太祖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垂大典命儒臣

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宜並擇其

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

至當至是復有是命律成宋濂撰表以進

山州  
進參

所入亦  
足供用

宋太祖  
進參

謀之類

天理人  
心所歸

十一月潞州遣會進人參。

太祖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取之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園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是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不得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開大業。作君萬邦。皆天理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承奉。版圖歸我。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哉。不聽。

劉合非  
為身謀

不煩一  
少而天  
下大定

天所廢  
注能與

危言通  
殺我使

館於別室。數日又諭之曰。予將命遠來。非為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鏑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廣。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間。悉遭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戮。及宗社。今爾自料勇悍強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備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彼時爾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禕等。厚禮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于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通

梁王殺我使臣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公為書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岩。並薦不報。隱青岩山著書。

為書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岩並薦不報

皇明興要卷之二

皇明興要卷之二

皇

皇明興要卷之二

制兼國史院編修。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是年往諭雲南。適元使脫脫至。欲屈公。公罵曰。天厭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以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竟被寔地獄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編。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每朝紳病。父遺俗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勸哭行床。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人感。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作昂王翰林文。建文元年。以薦名。為國子博士。編修。

向皇帝實錄。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日。先重獲紳志節之時也。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

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我朝文臣之賜謚自公始。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敏達善詞賦。洪武初。名授弘文館校書郎。歷陞至湖廣參政。坐事被逮。

太祖親為之記。閱江樓記。宋濂亦有。

甲寅七年春正月。建閱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昔年屯兵樓成。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

太祖巡幸中都。改中立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集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卷。又擇言行最大者為。皇明寶訓五卷。

命曹國公李文忠北伐。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擒其平章陳安禮等。斬其將環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宋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人。曾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卷

等。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太祖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秋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

禮部

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太祖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徧考諸書以報於是。

太祖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陞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孝慈錄。太祖自序之。

沈江南  
氏以宋  
風

冬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卷

太祖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村民儘多。無田耕種。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請鳳陽。命官監墾田土。以善長同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湖廣作  
甘肅頌  
六敵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下  
詔  
民

揚士奇曰按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豈若凝脂。王二十  
一月又降。今春仍降如初。我  
太祖之至德動天。國家符興。必有禎祥。此其明  
徵也。

我

太祖以天下初定于戈擾攘之後。思有以存恤  
軍民。因下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  
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剛羣  
維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

皇明典要卷之二

臣

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  
朕失撫養存恤。蒸軍士為朕開疆拓宇。奮不  
顧身。沒於沙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  
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  
之過也。民間經六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  
會聚。失奉養者。古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  
實可憫傷。今令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  
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太祖憂  
民即親  
禹已飢  
已溺之  
心

何宗魯曰我  
太祖憂民之誠。即后稷飢由已飢。大禹溺猶已  
溺之心。即文王發粟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  
時予之辜之心也。歷考三代以下之君。憂民  
之深。恤民之切。未有如我  
太祖者。

行郡縣  
訪勞民  
無告

乙卯八年春正月。命中書省巡行郡縣。訪  
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  
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  
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  
其苦。若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

皇明典要卷之二

臣

恨不即死。如此之衆。宛轉溝壑。可坐待也。吾  
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  
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  
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不行存恤。非惟昧  
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  
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三月命御史臺澤。爾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  
致治在乎善俗。善俗在乎教化。教化行。雖間

清四海  
同一家  
之安

遠國子  
生分教  
北方



善於不  
乎教化

八都榜  
李賢之  
可與

代其  
俗之  
備

所解  
張莫不  
竹竿

八  
形而出

間可使為君子。教化不行，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者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卿宜選取，伴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才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太祖又以為天下雖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李溫慶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最為急務。有教而無養，所謂無恒產，因無恒心；有養而無教，所謂處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我

太祖選太學諸生，分教北方，蓋得夫子富而教之遺意，自三代而降，教養兼盡，令出僻之處，皆知文學，人才彬彬，間出莫非我

太祖貽謀之善者也。  
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太祖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竟相惟庸。

言發  
如蒼生  
何

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若驗，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覺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太祖，太祖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太祖親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

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方用事，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惟庸敗，帝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宜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地勢相聯絡。幸

聖明留意。

誠意伯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經史過目，成誦。通天文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秘書監掾。吳斯見而奇之，曰：子幾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

省辟與幕僚議不合被劾去乃與魯道元守  
 文公諒曰縱酒呼嘯遊武林沈西湖見異雲  
 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引滿  
 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  
 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抗城猶全盛諸老大  
 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  
 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  
 方國璋反有憲來公爲行省都事基建議以  
 爲方氏百亂宜捕而斬之省請于朝丞相受  
 方氏賂詐授安授國珍以官乃劾基擅作威  
 福屬官於紹興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  
 門人密理涉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  
 諸山水所遊必有記未幾行省復起用基以  
 時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著鄒穉子一卷  
 以見志衆避國珍多依公自保會  
 大祖已下令華定括茶以金帛來聘公乃得其

皇明典要卷之二

堯

衆於弟且鸞之曰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乃  
 間道走金陵既見陳時務十八策  
 人祖大悅時與羣雄相角所陳謀多奇中公爲  
 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  
 奮發不復反顧  
 太祖禮重之呼爲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曰  
 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  
 後恩禮亦漸薄人以惟庸譏問於其中云洪  
 武十二年惟庸以叛逆被誅果復思公言  
 名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  
 諡名璉子璉復故封誠意伯卒子法奴弟仲  
 瑄泰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  
 師起谷王迎降仲瑄獨不屈下獄法亦停業  
 法子惟孫璉曾孫璉景泰中思公功授翰林  
 五經博士子璉璉景泰中思公功授翰林  
 衛指揮使至正

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  
 負所學占事考詳明有徵驗運籌益策動中  
 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  
 讓懷辭金蹈海之風威功不取從辟殺封留  
 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  
 文成嘉靖中刑部郎中李瀚言臣鄉人劉基  
 宜前卒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獲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  
 宜翼而惟惟奇謀中原大計每每爲基故在  
 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險基亡之後  
 孫應實嗣之  
 大祖嘗名論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焉嗣爵  
 未幾旋即墮世纓圭裳於未喬委孺帶空  
 言或謂後亂孤資勿克負荷或謂長陵銘  
 銘道至疎嫌錫一辱此等傳謂多誤而載書

皇明典要卷之二

幸

聖明哉定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應中瑜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秀瑜  
 卒于世遜嗣  
 李溫陵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瞻而眷  
 顧寢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  
 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  
 前而世人或于聞見反以公不達子房非也  
 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  
 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加命而行達人知天  
 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且今  
 觀公之封天文錄書以授璉貴令亟上之又  
 爲表以授次子璉璉曰必待惟庸敗乃可  
 密聞及惟庸誅璉璉者數萬舉思公言名

雖拜官。孫房襲封。且于世券。公一時困直之  
所胎也。不可以觀乎。仲瑒著節於靖難之際。  
公為開國功臣第一。仲瑒為忠臣。繼續其後。  
奕世濟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仲瑒無意哉。  
天文。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責於公。

王世貞贊曰。英英劉公。卓識朗流。洞往千載。  
知來百世。神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漢。然  
折衷秘。揣敵。計。悉。捷。兵。氣。定。罪。此。洛。仰。禪  
大計。相。排。締。切。上。恩。毋。替。返。駕。青。田。遠。榮  
桂。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  
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

皇明典要卷之二

因指斥胡惟庸之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其  
滋久為國大害。辭甚切直。

太祖覽其奏。即名還。

九月詔改作大內宮殿。

太祖謂侍臣曰。唐虞之時。宮殿朴素。後世窮極

侈麗。習尚華靡。與古相去遠矣。朕今作室。但

求安固。不事華麗。凡彫。奇巧。一切不用。惟

朴素堅牢。可備永久。後世子孫守以為法。

後世子孫守以為法

甘霖降  
于國丘  
青松之  
上

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糜財以事遊觀之  
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有司。如朕之志。

冬十一月。甘露降于國丘青松之上。時

太祖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視甘露凝枝。懸垂而

下。有若明珠。命採嘗之。入口甘如飴糖。詔羣

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詩歌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

若特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

皇明典要卷之二

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

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

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豈敢以

此為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

太祖之簡德。恤民。屢致天瑞。甘露之降。鑿鑿可

數。太祖不以為祥。而自足也。惟兢兢業業。思治為

亂所伏。恐安為危。所乘。清心脩省。以迓天休。

于無窮。因著論示意。其于保治之道。達天休

以遠矣

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職及犯死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發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密。不敢攻打。乃越蓋州城徑趨

皇明典要卷之二

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韋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大阻。納哈出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祚河遁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祚河。自運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為

周發所  
兵以後

牆以水淋之。經宿皆疑。互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捲旗登兩山。蓋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鸞等各肅兵以俟。四面寂似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天。矢石如雨。虜大驚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入奔中。眾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

皇明典要卷之二

空

畢栗河。虜寇人馬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丙辰九年。

遣使齎勅勞邊東諸將

太祖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為都督僉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

命中山侯湯和、驍騎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  
安備元通臣伯顏帖木兒

太祖諭和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四  
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壤  
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必入寇寇待其  
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人必然受害故常  
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為彼所乘  
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

皇明典要卷之二

空

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  
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太祖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眾  
還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兵大破之獲  
士馬輜重無算

于穀峰曰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當我  
太祖東征西討宇內廓清中原之民帖然安於  
德教如在春臺之中雖夷狄不能為害豈意  
西北邊陲尚有故元遺孽如伯顏者時時騷  
擾使吾民不獲安生我

太祖起如傷之念命將備邊矢心保障輸而造

之至再至三使不能肆其土產書云制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正謂此與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  
為天子卿亦起草萊陪列侍從為開國文臣  
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  
孫官之以子燧為中書舍人孫真為儀禮司  
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太祖親作馬歌詔羣臣咸和之以寵耀馬濂素  
寡飲嘗侍宴

皇明典要卷之二

空

太祖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色行不成步

太祖歡笑親製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

按御製文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  
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  
施行則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  
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  
宜想哉  
聖語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亦不以所短棄  
所長也

宋濂為  
開國文  
臣之首

太祖親  
作

伯顏帖  
木兒  
後世知  
朕君臣  
同樂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司吳印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太祖親選命蓄髮拜官徑受方面龍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上書陳言

太祖擇可行者施行之時又有山西平遙縣訓導葉居昇乃應詔上言三事尤為切直居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二事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卷之二

大此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心思治矣而不務以寬人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中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刻以趨上意刑者多獲功平治者多傷

罪或以賍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得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使學或非其所聞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卷之二

佚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生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事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

之王無事則易。有事則為僭亂。此人所  
未知。而臣所謂忠。見者也。書奏。

太祖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  
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

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議將征雲南。命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  
等處脩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評乾

皇明典要卷之二

完

溪等寨酋長皆率眾來降。

冬十月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

初始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居中廟。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正殿。後  
為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即置各廟神主。

時享歲祿。則設黑龍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  
之。

蘇孟言曰。民風之厚。自上倡之。我  
太祖重水木本原之恩。建立四親廟。誠仁人孝  
子之用心矣。至是又立同堂異室之制。最為  
妥確。其光前裕後之弘規。燕子翼孫之懿範。  
其垂之永久。而勿替矣。

十二月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  
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  
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七

丁巳十年正月。進封湯和為信國公。子孫世

襲。

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金華。

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三道。併力

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

不可勝計。

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  
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

原缺第七一葉





千一百五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國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學文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受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君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

皇明典要卷之二

忠

死王初意欲迎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太祖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瑄生甫數月帝即禱祿中封為西梁侯以報其功

程景淳曰濮忠襄抗節高麗秉義不屈視其所言轟轟烈烈有泰山岩岩氣象真丈夫哉若置之輔弼之地必能集思廣益贊成君德亦不淺矣奈何竟殞其軀使忠義之士有

字虛死  
孫名有

志不售余不能不為高麗恨亦不能不為忠襄惜也雖然忠義身雖死而名千古有餘芳矣豈可以尋常武夫目之哉王世貞贊曰魯如濮侯義不二君河陽若節不涅烏氣陵厲秋日霞霽天雲翼翼諸賢真罕所私天佑元氣汎濂妖霏惟昔禹功河洛瞻思霽後管仲左衽其歸崇關巨壘內華外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戊午十一年正月詔朝叅文武百官各給牙牌一面懸帶出入以防奸偽

李玉討松藩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時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

皇明典要卷之二

忠

與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於臨所

太祖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不足以為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

之艱難以示後世

太祖徵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

善地以葬

皇考妣即今之皇陵也及

太祖得天下。切念劉氏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乃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夫人。親撰祭文遣官祭之。

八月南番彭亨國。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一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者。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

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爲亂。命西平侯沐英爲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夷。三副使汪舒朶酋。只阿烏阿。十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吳進兵擊之。已未。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沐英等兵至洮州。占城番酋三副使等率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大納

等。遂於東龍山南築城戍守。旣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得納隣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命都督張赫督遼東海運代吳禎。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高麗龍州。鄒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

人情莫不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安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無與彼生隙。使彼得以藉口。待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北平不雨

太祖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為定遠侯。張龍為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子孫世襲指揮使。並食祿二千石。八月遣使齎勅往開封府。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先

太祖以其時民當耕麥。遣使諭之曰。中原民食所得者惟麥。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起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麥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起工未晚也。冬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宗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

庶人以官禮謂

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召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葬以侯禮。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先

庚申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其所居第井有醴泉湧出。邀太祖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雲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缺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撻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將指賊臣第。弗為痛縮。太祖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帷。

間數匝乃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玉皆伏誅太祖命名雲奇已死矣深痛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羣臣請罪之太祖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爵上公朕以女與其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全

子此吾初起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庸又連吉安侯陸仲亨

太祖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逆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太祖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

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越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太祖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

卒年七十二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始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讀書不學益著初為翰林國子編脩辭入館授直學士復徵至京脩元史除翰林學士時世多艱降太祖問濂解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辭於其行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全

太祖嘗論漢武好神仙事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至使後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

太祖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遂命大書揭兩廡壁公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羣臣臧否第言其善者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時有上萬言疏者

太祖怒其迂行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頭大不敬為誅謗名公問對曰彼應諂諂上疏本效忠無他也

太祖後覽疏頗有足采者名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來宋景濂幾不僕罪吉者日本使來教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太祖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至是卒于夔。初在夔。未樂。初其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于二人。長瑋。次璜。璜。子慎。慎。皆無後。璜。為中書舍人。子慎。愍。愍。皆母孝。力學。攻書。獻王時。周以粟。泉。建文初。召入翰林。為侍書。

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維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授經。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濟諸禮。文大政皆公所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按國門。至必問公之安否。起居。

李溫陵曰。我

皇明史要卷之二

全

太祖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為私交。願。聖上頒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懷畏。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視。聖上曲宴公。嘗數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問卿名矣。卿宜自愛。嗚呼。危哉。斯歎。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其意。不過為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慎。慎。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公。

明。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既歸。而薛君門。作浦江。不令一人。隸於任籍。孫重。何出。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不可對。而其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凡之戒。徒守古語。以為法。程。七十餘歲。死。葬。葬。哀哉。

王世貞贊曰。獨恂。恂。家氏。德音。君子。煌煌。辟晝。東觀。防。帝。帝。華。衣。女。其。扮。未。難。林。波。譽。龍。淵。實。與。賦。止。

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都督府。分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史要卷之二

全

按。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者。於其間而小人奸邪。弄權。亂政。亦多。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類。不致相。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刑。全家處死。永久遵守。

王世貞曰。我太祖勘定羣雄。天下一統。建法立制。事事期于允當。至是又鑒秦漢之失。革丞相之權。以五府六部分其職。使不相統攝。政皆由上。則威福不至下移。國家安於泰。時。子孫。祀。祀。無疆。寔我太祖。斷謀之克。賊有以致之地。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糧稅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簿佃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姑蘇賦特重。而嘉湖松江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伍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

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時元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倏然背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決意遁。獲其金

部以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勸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幸輔失職。肆好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鋤奸惡。剪蔓鋤根。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差。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

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總臺事。

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祐。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完滿。府庫充盈。皆吾民之所供。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令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

行蠲免。

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豫章

侯胡美。廷瑞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

太祖遣使 勅諭二人曰。昨者上天垂戒。謂當

也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一切王府役作。宜

皆停罷。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

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

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佑。龔

敦為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

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議。治道

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

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

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于慎行曰。天下不可無治法。亦不可無治人。人得則法舉。而天下可治。四輔之官。漢已有

之我。太祖至是傲而置之。詎諫善道以致盛理。誠是

矣。然無人則曠官。曠則職濫。匪人則曠官。官曠則職廢。然則曠官之害。甚于曠職。故唐虞夏商周之間。曠不必備。官惟其人。是故庶政皆舉。百工允諧。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兼往遼東訓練士卒。

辛酉十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湯和。傅友

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

北黃河。虜騎聞大兵至。駭遁。友德等選輕騎

夜襲灰山。克之。擄其平章別里不花。及樞使

文通。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

及其所屬之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宜。并其

部眾而還。

三月仍免應天太平嘉興寧國廣德五郡秋

糧。○編賦役王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

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隸十甲。歲役

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長。近城

曰廂長鄉都日里長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應役者則帶管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開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蘇滄曰五府京師羽翼之郡筆基先勞之民天下雖平數免征稅糧至是又詔蠲免至十八年又詔免之嗚呼我聖祖之惠恤五郡者恩至渥矣而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六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太祖謂侍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以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經書講明。則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未必

不本於此也。

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二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亦有學士待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夔鑠狀。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六

太祖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謀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息。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謂卿老矣。不忍煩卿。卿乃固請受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



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鬼  
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李溫陵曰：湖南五溪小國，恃其山洞巖崿，我  
逆天朝，朝廷謂無人能討平之，而德興年  
雖老而未嘗忘疆場也。力請出征，其志亦可  
嘉矣。

太和手書慰勞李平南服，視古遣充國馬援之  
策，豈多讓哉？後復攻討四州諸洞，悉皆降附。  
受一戶田之賜，南書云：功於德，德與其庶  
幾焉。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夷作亂，  
荼毒傍近郡縣。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卒

太祖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  
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  
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為邊患，斯患之作，自堯  
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  
之固險，倚林泉之深叢，跳梁出沒，虐害良民，  
以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  
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  
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賊

德興方搜捕五溪蠻，聞是命，即與仇成等移  
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頒賜曰：  
一庄以慰勞之。

九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列侯吳  
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帥師  
往征雲南。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  
莫不稱臣奉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卒

謂王禕、吳雲等納我逋逃，於是

太祖命友德等往征之，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  
行師之際，當知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  
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  
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  
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扼雲  
南之襟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  
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

一人提兵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進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大兵。師行太祖出餞於龍江。旌旗蔽空。干戈耀日。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植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

鬼苗蠻。犵狁等。聞風迎降。

時閩南廣東羣盜為亂。勢甚猖獗。命南雄侯趙庸帥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太祖震悼。輟朝。親為文祭之。追封江國公。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

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其無備。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項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于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亂。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一湧而渡。泗者先之。長矛盾破敵軍。敵驚氣奪。却走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喊聲震動天地。大戰數合。復率精銳。擣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破之。坐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慰遣之。使

其各歸本業。夷人來歸者皆喜慰而去。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近百日。雲南平。諸蠻亦被友德所敗。

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擣烏撒。時元右丞實升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威太振實升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叛鍾方具蠻寇復恰衆來戰。友德屯兵山巔。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奮不奮。願思致死。友德慶費可月。下令曰。我

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實卜合勢迎戰。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被槊於馬死。我軍勢亦奮。率勇爭先。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  
沈一貫曰雲南之地。近于邊陲。山川隘峻。道里遼絕。故元人恃其險。遠數納。通進不肯納。降。詎知天生我太祖爲華夏主。視天下爲一家。豈忍使一隅之民。被虜所擾而不爲之一探救哉。遂命傅沐藍三將統數萬之衆。繼平百年之醜類。自克普安之後。勢如破竹。百日之間。次第削平。我太祖之神美。固無不驗。而傳頌國諸人之勳。亦不可泯矣。

皇明典要卷之二

音釋

覃音尋 屋音厚 竿音假 玉音假 汚音流 滿音貌 迤音移 達音貌  
 倥音空 儻音儻 忽音忽 控音控 勤音經 號音號 國音國 虎音虎  
 國音事 與音與 共音共 諛音諛 多音多 螢音揮 大音大 燭音燭 雀音雀 火音火  
 名音名 舉音舉 山音山 睡音睡 遠音遠 闕音闕 燿音燿 也音也 又音又  
 殺音殺 言音言 生音生 日音日 懼音懼 也音也 懼音懼 也音也 泗音泗 水音水 上音上 焉音焉 角音角 獸音獸 一音一

皇明典要卷之二

音釋

笑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三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沐英等率兵略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

二月。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攻大理。克之。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等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以兵綴下關。為犄角之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譟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胡海之師從山而下。克之。賊腹背受敵。眾潰。遂拔其城。擒段世。乃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蕩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故元平章月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可破。乃令王弼等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以兵綴下關。為犄角之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譟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胡海之師從山而下。克之。賊腹背受敵。眾潰。遂拔其城。擒段世。乃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蕩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故元平章月

出里等

歸龍顯

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

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

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太祖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河南江西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郭正域曰。太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徭稅之令。自即位至此。已十五年矣。而蠲免之詔。凡十餘下。甚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二

太祖至仁厚澤之及民深也。當兵革之際。人民雖稍寧。而生意猶未甦。倘若緣額而取。盈民必至於展轉溝壑。有殍而已。天地好生之德。諸何人君為斯民父母。又謂何故。太祖之屢蠲租稅。自漢文而下。能有幾哉。

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太祖勅諭傅友德曰。諸蠻洞官軍散處。大勢不

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

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大敗烏撒。諸

桂彥良 獻萬世 太平治 要策

文德核 沐英

蠻之眾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餘  
黨怖懼相率來降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  
酋雷翠亦降雲南悉平乃以烏撒烏蒙三辛

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使司

謹按友德等之平雲南我太祖前後下  
重重書與之凡數十縣斷于萬里之外委曲  
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而不敢爽因諸土俗  
異賦稅與學較空職皆廣屯田達巡畏悅以  
是遂大定一察友德等還京而以右副  
將軍沐英以勳高與寶鎮之友德入見所以  
宴發有加進封顯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諡  
及熾券子孫世襲賜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欽再賜米于五百石以  
皇女歸友德之子忠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

往雲南卒追封沂國公

秋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

聚為副統領官軍往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

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

司以聚署都司事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

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  
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發至印紙實寫咨呈補  
卷事發

太祖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校將各部

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多論死輕者  
謫發問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坐累大半  
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令  
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一扇

皇明紀要卷之三

四

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

外歸底簿發諸省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

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

行移在外事務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

比照朱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奏行完報

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諛司府州

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粘其本奏繳

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署衙門以憑稽查較

天子方怒印

言於印

立國至今未有

遂為定制

謹按洪武士輩天下考校錢穀策其空印事一起凡主印吏乃審字有名者皆逐繁雜史獄欲凡數百人時有儒士士則者字好義寧海人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亦以河南特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政綱行省言臣并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杖一百免死為單達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罪莫敢諫士利嘆曰聖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聖上明聖豈有不悟適有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教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也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士利為書數于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台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此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納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違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費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罪印而後書此推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位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

善書可及政事

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陛下痛惜之遂請丞相府丞相問何者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代入奏太祖覽之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復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者

時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太祖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群臣

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六

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得預謀者況闈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接于耳目其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戀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度寺人不遇傳奉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

寺人不

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居至貴，服澣濯之衣。

衾褥雖敝，不忍易。每製衣服，餘帛緝為巾襪。

織工治絲，有荒糶遺棄者，亦必緝而織之。以

賜諸王妃公主，謂之曰：爾等生長富貴，須知

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嘗

國朝  
皇帝  
之不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七

有子育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

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

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

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器

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

太祖嘗前殿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

沈萬三  
宋徽宗

太祖或有震怒，至回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

人，因泣諫曰：今已有眾，正正好積德，不可縱

怒殺人，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

福，國祚亦長久。

太祖聽之，決事從寬。宋文正鎮江西時，荒淫無

度。

太祖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

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八

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守江西，陳氏兵雖強，戰

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姪，縱有罪

亦當宥之。

太祖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出怨言。

太祖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具與民沈萬三

家富敵國。

太祖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未

嘗為不法事，奈何殺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



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太祖幸太學還。后聞太學諸生有孳妻孥。而

無所仰者。勸

太祖發賜。月糧給其家。逮今遂為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服。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

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

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無罪而就死地也。

皇明紀要卷之三

九

太祖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太祖痛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后于鍾山

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于慎行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

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述其大槩。以見其植本

固。濟源深。聖子神孫。長發其祚。厥有自哉。至末

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高后。者。真無系于前代。創業垂統之賢。后也哉。

聖子神孫長發其祚厥有自哉

賜月糧

終身不復立后

高后

陳諫勸

皇居下

太祖溫陵曰。高后其以德配德。天作之合。非偶

然也。當其干戈。搃攘之際。間關馬上之時。與

吳漢相持。戰無虛日。后能親率妾媵。完製

衣。勤助給將士。夜分不寐。帝與規畫。勸令覽

室。又勤儉寬仁。御下有恩。其所陳諫。勸令典

謨。其所勸勉。皆繫。有德之言。古稱女中堯舜。我

高后者。見識超到。分毫不以富貴自矜。論曰

過譽哉。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大軍既平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十

守者少。諸夷相扇謀叛。有上官揚直者。尤桀

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

可圍也。糾集蠻眾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

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

多置強弓硬弩於陣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

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

烏撒。聞之。即遣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

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

謝熊

鄧通高僧分侍

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監寨。欲謀再舉，英調衆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道衍，卽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爲僧，好讀書，善詩文，遇異人傳術，能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侍諸王。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于王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旣而王自求廣孝。

皇明紀要卷之三

麻雨人

太祖，太祖許之。蓋王字上加一白字，乃皇字也。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天下，爲皇帝矣。靖難兵起，乃廣孝之謀也。未幾，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權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具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封榮國公，諡恭靖，配享大廟。  
謹按傳信錄云：洪武間，姚廣孝在朝侍文皇帝。宴時，天寒甚，文皇帝乃出一對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帝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文皇帝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豈

方勤得勢頭起

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文皇帝師至東昌府，被鉢鉢盛情所敗，斬其將張玉。文皇帝取之，道衍曰：臣每言師行必克，但廢兩日耳。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王整兵前進。  
初廣孝祝髮爲相，城妙智庵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賦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貴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械，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以今鎮江賦古詩曰：惟禪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此顏青青眼倦看。其黨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樺子語耶。斯道泐道泐薄南朝恥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任持，或薦其有文，武異才於文皇帝。文皇帝召見問曰：爾能

皇明紀要卷之三

小子。廣孝持具音連應曰：會會卽開襟出太平錢五，啓文皇帝自祝連擲之，晚王曰：殿下將作皇帝乎。文皇帝曰：和尙勿謬說，道衍棟然而退。道衍遊嵩山，佛相者來瑛見之，曰：寧馨和尚，乃爾耶。日三角影自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他日，文皇帝召衍，以定情告之。道衍因薦表瑛以決之。文皇帝亦聞瑛名，託以勾連軍伍，召瑛至燕，使與飲于長安酒肆。文皇帝亦變服雜衛士中，同入肆。瑛一見，即趨拜。文皇帝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文皇帝大喜，館瑛于道衍僧舍，故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相識真主於長安酒家。正謂此也。文皇帝嘗與道衍談，語多奇秘。文皇帝甚重之，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以上內啓選錄。

初嚴

朱納禮

本恩教

皇明紀要卷之三

冬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為左右直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庸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論德

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文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簡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

按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卒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持性簡重不

妄言笑齒貴胃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並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驛驛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詣公車徵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蒙學耆歸嚮膏侍

太祖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陸翰林學士時建太學奉勅為文立碑大學至是初置殿閣陞大學士嘗寒附燎瑤衣傷膚

太祖問之為文警訥曰勝者協也聞人焚汝腸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勝助人主為政神怒之也會太學徒日衆師徒相訐教化不行

太祖簡用公特與勅公嚴繩筆推恩義身言壯教鍊除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太祖親制詞褒公公病道中使諭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以所以病不病而速是以其有神也天音言宋

朝廷以

皇明紀要卷之三

祭酒骨格必善更諫尚書余慮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太祖怒誅後卒于官年八十一諡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大子鄉邑誦誦復祖為司業勅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規蹈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同鄉奠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作祭酒懷異心不肯教海改察訥學規今命少秀才著學事違犯學規重罪凌遲沒頭帖榜師辰者首人賞銀一百兩犯者凌遲沒頭帖榜師辰者首人賞銀一百

吳伯宗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奉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進講東宮改翰林典籍

太祖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太祖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除太常寺丞拜

辨言孔

六

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教諭復即召為簡討至是為武英殿大學士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吳沈字清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復薦為翰林待制以應對失旨左遷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至是進大學士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布致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

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十二月封都督李新為崇州侯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

吳沈進  
精誠錄  
垂訓立  
教大要  
有三

屯田訓練士卒按陝西二十三衛校卒凡一  
十萬六千餘人得號勇騎士  
二萬人習馬二  
萬三千五百疋

癸亥年春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  
趙庸薛順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  
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

太祖謂沈等曰朕觀古昔帝王其垂訓立教大  
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  
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分類編  
輯為書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

令復鳳陽臨淮二縣雜差

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  
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隔生復平麗江府  
平肆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  
者四十萬戶

太祖以雲南平命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

諸書因  
附

劉庸符  
可備願  
附

麓州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  
媳婦皆請內附

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銓高  
郵張長年入見時禮部主事劉庸薦恂等皆  
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顧問

太祖遣使驛召至甚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  
太孫恂等力辭老不任役使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十六年

太祖曰朕念卿等皆年高時恂年八十  
銓等皆七十授此職

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晏而入侍對

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

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恂

等皆言老且疾辭益力翌日勅賜放還恂純  
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爰易具  
微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

冬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太祖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

附諸書  
勘合

附諸書  
勘合

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來往皆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安陸侯吳復卒於貴州追封黔國公鞏昌侯

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諡按郭興之父名山甫善擊人太祖能潛之時嘗過之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之交權酒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十九

他日幸

酬拜焉于前具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彼時幸勿相忘  
太祖既去山甫語其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皆可封侯今始知此公之貴子輩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貴妃孝慈崩嘗攝宮事山甫卒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為驍騎指揮同知

建廟報

十一月建滁王廟于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為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意王

按以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乃其術游濠之定遠遂家焉元末群盜蜂起十興從里中少年聚濠據之時太祖自皇覺幸仗劍越濠門者欲害之子興適

郭子興以女配

巡行見其貌驚異解其縛與語更置帳下伴長十夫引與謀事輒令机宜  
太祖時年二十六時元兵嘗來圍子興子興每與元兵戰  
太祖從旁翼衛奔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遂日益親信而宿州有馬公者避仇定遠與子興交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子興子興撫如己女一日與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有朱某者必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皇后  
時子興與孫德崖等四人同據濠州四人慈而祖日事齒掠子興輕之四人恨而合謀挫子興乘其出縛而置於寨  
太祖適於他部歸知之曰郭公吾生父也惟彭公力能得之乃與子興二子往求彭早住早任怒曰我在濠敢魚肉而公即與同往德崖寨破械出之既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五人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十九

解仇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後彭早住死子興率兵萬人入滁而  
太祖所部有衆三萬為子興畫策取和陽得之遂分守和陽亡何濠之舊師孫德崖衆飢就食和陽  
太祖納之于興以德崖之見納為怒自滁來和視師德崖謂  
太祖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  
太祖出餞德崖為其衆所留子興亦饒德崖使歸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什心德崖以  
太祖故強繼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二人亦歿于戰陣子興遂無後焉  
太祖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至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

秀才入  
才必由  
鄉李里  
選

三途兼  
李並行  
不恃

即追封為潯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潯州以  
平祀之歲歲不絕仍詔太常寺丞來儀為  
紀之

甲子年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  
遂為定制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  
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  
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鄉里之  
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  
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皇朝紀要卷之三

三

諸焚日人才之難自古已然但世不患無才  
特患取之不得其道耳古者未嘗借才異代  
之語誠至言也我  
太祖受生民之寄重人才之選是年始頒科舉  
成式既而復申薦舉之令其意蓋欲二途兼  
舉並行不悖學行德行各擅其長不使天下  
有重文輕行奔本越末之弊故山野無遺賢  
朝廷多稱職斯世斯民何幸如之誠開國之  
遠猷治平  
之要軌也  
傅友德等旋師至京論功行賞進封友德為  
穎國公食祿三千石郭英武建侯胡海東川侯陳  
植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

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玉弼先已有功封侯  
今績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至二千五百  
石吳復金朝興已卒亦受侯爵鐵券加祿並  
同諸人仍賜金帛有差

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太祖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月丙戌卒年  
四十有六

太祖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

皇朝紀要卷之三

三

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位皆第三一位魏國徐公二位鄂國常公三位即公也文忠器量  
深沉人莫測其際行師臨陣蹈厲奮發至遇  
勁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則必勝東征西  
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播華夷好學勸行  
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  
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嘗受命  
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

李文忠  
文武全

封曹國公

按李文忠酒之貶貶人父名貞母太祖皇帝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元未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後

太祖起兵滁陽間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文忠

太祖衣而戲

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與皇姪

讀書史

文正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習

太祖嘗携所業博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以馬上習之俾以舍人從軍破陳友諒為諸軍冠洪武元年封文忠父貞為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太祖念姊死已久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

更忠愛  
履心重

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父子言免腹

與大將軍親厚無與比俄而開平王卒代領兵

太祖益雅重之特參軍國大計至是卒父貞初

景隆以  
肅勝見  
親任

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贈隴西王

方孝儒友善建文初以肅勝見親任與魏

國公徐輝祖分鎮中原要地靖難兵起景隆

為大將軍賜通天犀帶得意自矜每升帳

不肯為之下與靖難兵戰屢敗比黃子澄執

景隆于朝請誅之以謝天平人主莫能問反

使之使燕請和景隆見文皇密輸款歸

文皇兵至開金川門奉迎文皇即位以景

隆默相授空加封贈位在靖難諸功臣工

諸功臣後之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同論景

景隆意

卒

以謀賊

景隆意

卒

以謀賊

景隆意

卒

以謀賊

景隆意

聖明紀要卷之三

孟

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謀為不軌詔削其勳階官號絕朝誦盡沒其莊田圖籍絕其食旬日不死復稍稍給食未樂未景隆意以喫餓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數傳其玄孫瑤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濂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六王武寧王徐達忠武王常遇春武靖王李文忠昭靖王沐英武順王鄧愈襄武王湯和

太祖之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文忠大都督以不善居勳父子以

太祖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

淮之紹侯其亦

意哉

聖明紀要卷之三

孟

功臣贊曰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車岐陽來武風章作鎮于嚴膠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抗吭北逐亡胡至止應昌名王闕氏疊二就降振旅敷文禮讓輝煌

始定都察院官制 國初制御御史臺從一品

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洪武十

四年始改為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

御史至是則陸正二品衙門定今官制

狹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駙馬都尉李

祺糾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為賑恤

祺善長子也

陳遇卒  
議不群

陳遇卒  
議不群

九月江寧處士陳遇卒。遇初為元温州路教授。兵亂隱於家。國初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議不群。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能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尚以生民為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始終。豈不偉與。拱綏車塵。以展素蘊。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計畫多秘。不傳授。以官輒辭。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嘗陳治道。

陳遇卒  
議不群

陳遇卒  
議不群

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命往浙江。還審有所陳。賜白金彩段。召對文華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乃賜有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為諫。漢武命蓋師將軍李廣等往大宛求良馬大賢士卒太祖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大常少卿。又辭。諭之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被譴者。公力為救解。多所全釋。嘗命其子充宿衛。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大祖悅。賜金對衣。當是時。被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至是。病作。醫療踵至。尋卒。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按陳遇字中行。曾入先世義浦為宋翰林院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主父執中。淮南



陳遵達  
先天之

文章政  
事世克  
其家

昭代名  
臣第一  
人

以洪武  
甲子為  
曆元

路兵馬都統王父文德深陽縣判父辛之  
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  
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未為江東明道書  
院山長備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  
或  
太祖召見賜資無算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  
著述嘗燬于火今略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  
隨公侍  
太祖永樂中為翰林待詔善繪事于欽誠蚤辛  
次于恭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世  
克其  
家  
李溫陵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  
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  
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  
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靖恭亦可謂能處身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  
役於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  
已矣其視公不太速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  
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若遇  
者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真為 昭代名儒第一人也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  
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  
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  
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  
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達數盈漸差天

度擬令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

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佶

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

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

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

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太祖是其言擢統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

德茂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天

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未久不可易也  
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  
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  
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太祖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

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

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遼東多颶風命胡海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

驗七政  
行度無  
差為是

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

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公邊輯守備連歲往鎮于燕。每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是年冬召還疾作。

乙丑年春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

太祖痛悼罷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

此封徐達中山

天陰是犯上將

後世如斯人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膂。僂力行陳。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今遼胡未殄。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邇者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軀。天何奪吾上公之速耶。朕夜來竟夕不能寐。歎歎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重者。安得復有斯人。吾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但著其勲猷。勒于金石。以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乃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要精確。當提

吳安神人之功

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自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不自矜伐。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仍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四人皆。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太祖所賜名長輝。祖襲封魏國公。兄恭。勲。衛。增。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者。

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按徐達鳳陽人。身長。高。額。赤。色。沈。毅。剛。火。而。士。伍。威。莊。憚。之。郭。子。興。據。濠。梁。達。仗。劍。從。之。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太祖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伴。位。諸。宿。將。上。從。渡。江。按。采。石。橋。太。平。下。集。慶。太祖稱。與。國。公。欲。將。達。而。故。少。之。乃。會。諸。將。賜。貴。達。等。以。不。能。戰。下。召。單。正。使。定。罪。達。等。類。首。請。死。乃。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趙。帥。完。者。保。守。道。安。達。德。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為。將。矣。以。達。令。翼。元。帥。府。特。長。

太祖以回器者徐達

上誠誘我降將陳保二來達禦之進圍常州

太祖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

軍勉思備前邊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乃

池州達與邈春禦敗之生獲三千人邈春欲

破之達不可以狀聞

太祖報使者曰天下戰爭方始母多殺多殺是

逆距之也乃悉縱其三千人將交還復受命

將兵破陳友諒張士誠平山東下河南遂

進師至元都乎之復驅驢糜糜應昌盡得元

副子之嫡孫妃主寶王士馬無等詔振旅還

京封魏國公予諡及鉄券免三死子免二死

復佩大將軍往鎮比平歲盡召還賜休沐以

時安見惟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恭謹

皇明紀要卷之三

注

太祖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其時

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召夜飲沃以酒既

醉覆以被命內侍射隊具邸正寢達酒醒大

驚俯伏階下稱死罪不已再拜叩頭而出

太祖聞之大悅命有司為治甲第表其功大

曰今世世毋忘爾功達親為燕王舅與天

子夷輩每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

心念之又得共用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

庸為丞相檢而貪以遠元勳貴重因欲內奸

達惡之反賂達聞者禍時使為問以圖達禍

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太祖益重達達初南征王妹蘇見一女子絕色

以重幣結之曰不即納當為後期師旋憶之

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中權

遠固拒不從更助金數十以助其謀資其

德如此十七年在此平直發背小愈

太祖使達子允恭往視賜書謂今九夷八

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

之歸而疾益甚

太祖憂之為延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

日與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歲以寧萬姓

軍印如未國公勝涼國公藍王穎川侯傅友

德皆以功進封公其受族亦與然

太祖待之皆不能如達諸所賜願惟稱中山王

燕王即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

一云輝祖常靖難將兵拒文皇帝輝祖不

帝即位武而無一人不歸附者唯輝祖不

文皇帝與輝祖有郎舅親自見問輝祖不

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文皇帝大怒下之

於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

皇明紀要卷之三

注

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文皇帝雖甚怒然

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

第章其祿未而已其弟左都督徐增壽初守

京城謀應北兵建文責以大義殺之及

文皇帝即位痛念不已追封為定國公子孫

世襲二門兩公與國姓世本朝武弁鮮有

二公云

王世貞曰

太祖之取天下初下建康滅友諒士誠驅胡元

一統天下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

武流幾英勝即古名世之佐焉焉勇而不

伐風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

微矣元女伯配英王暨其成師於十五年

之後而兩都二公光表後世寵冠群辟夫豈

幸哉輝祖當文皇帝起兵之際勢不可奪

徐輝祖  
不列于  
宋皇帝

大將軍  
不列于  
宋皇帝

怡然起死一何決也於建文君稱純臣於  
 中山王為孝子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  
 弗奪其世爵以報中山王  
 之功吾以為輝祖可也  
 贊曰桓桓中山實為師首黃鉞載麾蛇金壓  
 繼拔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  
 玄黃爭屬壺漿慚後廟無移鑿室不改薛未  
 綏舊都營我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  
 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  
 寧次之子澄又次之竝授翰林修撰  
 按黃子澄名混以字行少受易歐陽自受書  
 於周與學受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歷官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至太帝卿建文為大孫時與之論諸王擁  
 兵對曰諸王護兵律足自守萬一有變以  
 師臨之誰其能去哉七國非不强卒底仁滅  
 太祖喜呼子澄為先生而不名及即位與齊太  
 議削諸王兵權靖難兵遂起子澄薦李景隆  
 景隆昏忌戰輒敗召還京赦不誅子澄懽哭  
 請誅之以勵將士撫膺曰大事去矣諫薦景  
 隆雖萬死以贖誤國之罪已而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於其家一子走易姓  
 名田經遇赦乃復姓家于湖廣成寧正德辛  
 巳進士黃  
 表其後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父循請洪武初為起居  
 注直官竹庄自出為廣德州嗣知初子寧  
 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  
 暮雨石泉道一棹春宵博龍長之句竹注大

異之長與少保金幼孜友善謂之曰他日子  
 必為更至我必為忠臣是年廷對言連  
 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  
 戮非育才用人之道言甚剴切建文初靖  
 難兵起時子寧為御史大夫數李景隆奸邪  
 懷異志請誅之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  
 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  
 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姻戚連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  
 習禮以未及達為鄉人所協恒懷不安以告  
 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  
 尚在吾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  
 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  
 陽為金川書院祀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  
 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迫遠擊恐士馬疲勞  
 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  
 莫若留心于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  
 足兵足食之道又在乎屯田今諸將英勇  
 待借才於異代哉空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  
 每人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  
 屯所統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置一將餓

長久安  
邊之良  
法

五色雲  
再見

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良法也

太祖善其言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嘉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變起矣蓋夸侈之心生則謹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和事思  
屠故和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夷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振旅還京湯和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太祖大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

四丁取  
二為兵

處築城增堡以設守備和行海上築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

是歲周德興卒按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賻贈郵里典皆備載之德興獨無載者以其被謫故也後倣此

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罪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被指者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延舉言法司逼令桓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審刑官  
凌刑小

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州官吳庸等凌剝示眾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詔曰罪盈自已苛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富閻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閻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閻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閻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閻部等賊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贓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欲為民造福必欲除奸而

反生奸。甚是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矜朕不敏。也。居君位。書不云手。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觀俯察。求治奸貪。今者如此。人心爲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元時三吾爲廣西提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使茹璠薦。召拜是職。年七十三矣。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秋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民爲念。奈何。內外之臣。任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害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種。稅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呈懇災由。以憑優卹。朕於有司。則罪以極刑。

選武臣子弟入

農桑衣食之本

八月命選武臣子弟入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然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學問。安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九月。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事作。而後農桑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手。朕思足食在於禁未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冬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主關武于中都。蜀王。

太祖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

太祖所鍾愛者。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闕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宗泐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命來復作四箴以自警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三

同初名僧二人為

謹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之名士。皆與之交游。時太祖間其名。召見之。嘗賜宴。來復謝宴賦詩。宗泐後被誅。所著有蒲菴集。行世。善詞章。太祖一日幸京師天界寺。見其動止異常。命嘗髮授官。宗泐固辭。太祖不欲奪其志。亦賜免官。後著心經。金剛楞嚴經解。有全室集。行世。初名僧。惟此二人為首。  
詔天下盡解今歲以上有等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至京論罪。竝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

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鄉里。煦惶懼。不敢一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告枉法甚重。令至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

皇明典要卷之三

甲

朱認既詞於通政司

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以聞。太祖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同郡修撰王叔英。為作孝子傳。以紀之。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

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歷代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年春命顏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文炳等再往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

太祖謂李善長曰邇來湖廣江西直隸等處府州縣六房有主文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者爾宜行文書令盡數起送過京發雲

南五開等衛充軍

議取匠役每處選匠二名驗其子丁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者為令

六月行天下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匹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屬

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証其差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每得給與衣粟著為令未幾

太祖復謂禮部尚書夏原吉曰尚齒所以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皆以齒為尚養老之禮原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

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為朕申行之

秋七月詔舉明經修行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



御製大誥  
天下

大誥

附錄  
大誥

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十二月 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初

太祖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仍取當世之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

皇明紀要卷之三

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少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

太祖自為之序

汪道昆曰先是以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覺連坐者眾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誥色人等方有比一等若犯各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規條未後來官司斷獄逐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舉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夫事忘原失委承此誥如死者何可勝嘆

太祖躬耕

丁卯年春二月

太祖躬耕籍田。道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彘盛。一以勸民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於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卿等知重農之意。

于慎行曰大農民之本。亦國之所重也。故書稱無逸。詩咏幽風。周家之重農如此。漢唐以

皇明紀要卷之三

識者本  
免有儀  
之嘆

後三推三未之典。視為虛文。深居稱朕。而不舉行之。躬耕之禮。可復觀乎。識者未免有餘羊之歎。我太祖深知所本。躬自耕籍。禮成宴飲。又詳諄告諭群臣。千百世下。芳規懿範。孰有如我太祖者。猶與休哉。

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擁眾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軍。率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太祖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

書往諭之降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為說

太祖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眾為四曰榆林曰養鷺壯曰龍安曰禿河人畜輜重過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選精騎直追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以禮宴待之并降其學士也先

皇朝紀要卷之三

聖

帖木國公觀童等所部共二十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遣使奉捷

太祖大悅旋城大寧

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僱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司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

益貧矣

太祖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主之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界至類編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林廷樞曰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賦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惓惓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圖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業

皇朝紀要卷之三

聖

先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君子以為長太息矣至此復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訛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稅少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為亂我

太祖其所以深維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司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

爵仍賜第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乙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折衝風波。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十一月永城侯薛顯卒。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

皇明紀要卷之三

聖

十一月命征虜大將軍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靜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晉定等處蠻寇。

戊辰二十一年春命穎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

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即甸之摩掌。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

命傅友德征勦雲南

侍講學士葛鈞

以葛鈞為翰林

五百級

三月平緬復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勢甚猖獗。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方抵賊營。遣都督馮誠為前軍。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人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乃下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為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

沐英自將精銳

皇明紀要卷之三

聖

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銃箭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約束已定。明旦賊果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箭樓。若欄楯然。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象以鏢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雖一級必重賞。退而敗者。盡一隊皆

沐英自將精銳

逐見一人拔刀

誅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兩陣既交。彼象為前列。我前軍火箭。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反走。賊酋昔刺。亦有勇力。盡死而戰。我左師少却。英登高望之。令左右斬左軍師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馳下。即麾眾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喊而鏖戰。不移時。賊眾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兇

矢。死餘黨。逃走山谷中。以死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警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恭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

聖旨建坊自此始

太祖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

東莞伯何真卒。

太祖親為文遣使御祭之。命其子孫襲封東莞

何真無所染

伯。李溫陵曰。何真初與元未。群雄方國。珍陳友定等同時而起。各據一方。惟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真主。光被寵榮。策助盟府。大非一時群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上。夙夜畏威。朝夕惟勤。一時黨羽方熾。而真獨無所染。事我太祖。踰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為識時之俊傑。雖當時之賢者。亦不是過焉。

皇明紀要卷之三

平

夏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師輕騎銜枚。捲甲倍道

而進。出其不意。直擣虜營。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大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時太尉蠻子來拒我師。奮擊擒之。獲兩營輜重金寶。俘其眾五萬餘人。復追至捕兒海。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十不刺。王子及宮妃等四萬餘人。馬駝牛羊無筭。都督俞通淵。何福等。又帥師至曲津。招降平章阿脫木等。乃旋師。是役也。大軍之追虜。進次游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

泉湧通

泉湧通

五色雲  
見  
此實  
聖德之  
致

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泉湧四出

士卒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歡呼

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

太祖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泉流直下至御足

所履而止至是泉湧適與夢符玉等還至京

獻俘

太祖大喜頒勅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

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寶鈔八百錠彩段四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十疋其餘諸將賞賚有差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殂于應昌。國人謚曰

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在位十一年

而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

方九年。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

地。為其部下所執。僚屬皆散奔。其後裔自是

日微。君弱臣強。不能自立。今稱小王子。即元

也。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殍之時。與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與否。誠使吾

德靡悔。災亦可弭。尚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

之慶。不顯於此也。

葉昇等兵至普定。勦平陸聲白照水腦等峒

蠻寇。七月復勦練川托蓬烏路大發等寨。平

之。

傅友德兵至雲南。討普安曲靖孟定龍海曲

麻馬乃等處蠻寇。叛服不常者戮之。脇從者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論遣歸業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子

孫世襲指揮使。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兵隨往雲南。

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

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秋八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有安置陝西者。中途

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

張銓從

張銓從

二將之  
功亦云  
偉

勤平之

金幼孜曰。國初以北狄歸附之衆。居我內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者。其心必異。至是遂萌。猶夏之心。處處播害良民。當太祖之時。尚敢如此。承平之世。何如其爲防耶。

空悉芟夷以靖邊方。張王二將之功。亦云偉矣。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陳謝。

太祖降手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

寶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

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寶鈔五百錠。彩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段三十端

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

縉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

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是年連登進士。

太祖親選拔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

被寵顧。一日寓于天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

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卽草封事。書

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事封事  
延以

太祖嘉其識。詔褒嘉之。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

才。誣其狎侮胥隸。

太祖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表泰恬勢恣

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援

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太祖慮縉少涵養。爲衆所傾。召縉父至。諭之曰。

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

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

晚也。

按解縉江西吉水人。與戶部及女弟之夫黃

金華皆同榜。俱除庶吉士。太祖崩。縉奔喪被勅。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爲

翰林學士。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內閣

預機密。白縉始時。縉位未定。召縉密議。縉

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成祖遂立世子

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煦怨縉未幾用兵

交趾。縉立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安。過覽

漢王。成祖怒。乃出縉廣西奉議。李至剛奏

縉怨望。致交趾。成祖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見。東宮而還。高煦乘隙譖縉。上遂貶

太祖  
羅英俊

對儲君。做慢無人臣禮。成祖怒遂下獄。三  
年。死獄中。徙其家於遼東。洪熙初始令赦回。  
卒年四十七。初縉被譖之先。成祖龍信公。  
自朝在東宮。偶失。成祖之歡。廷臣悚懼。莫  
敢進言。適成祖發虎顧衆虎圖。令縉題。縉  
展禮恭進。其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祖見詩。大有  
所感。即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成祖  
命書門帖。縉書。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君。成祖  
成祖喜。大稱賞。  
李溫陵曰。我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  
所不知。卒惟于諛。莫敢白。悲夫。

以卓敬爲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  
太祖甚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  
者。敬乘間白于

太祖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  
諸王不早辨等威。其所在宮中服飾。有與太  
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  
耶。

又皇節  
類先帝

太祖笑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耳。

拔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七歲時。相士曰。  
觀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  
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衣歸。迷失道。得一  
兕牛馮之歸。此入門乃黑虎也。是年登進士  
第。歷官至戶部侍郎。建文初。文皇入朝。  
敬密奏。文皇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夫北  
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空徙居南昌。以  
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  
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  
文覽奏。大驚。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  
得及此。曰。楊廣嗜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  
文皇即位。謂廣孝曰。諸功臣皆欲害朕。唯敬  
諫。彼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  
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耳。誠用敬言。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  
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嗚呼。無經畫。敬死  
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其三族。  
文皇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  
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  
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  
兵刑。皆得究察。詩文峭拔。  
磊落。所著有文集五十卷。

已巳二十一年春

太祖以天下無事。憫諸勛臣。欲保全之。詔以公  
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  
南安侯余通源。各陛辭。

太祖效  
保全功  
臣  
詔功臣  
各還鄉

太祖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陽寶鈔二千錠

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銀二千兩寶鈔二

千錠綵段三千安富厥家英通源賜賚有差

王世貞贊郭英曰晉纓駢降汾陽之里既公

既錫管公登起一呼噴敵天顏為喜平真鯨

窟採胡虎子匪藉椒房再膺彤矢贊王弼

曰定遠驍捷戎行高揚一騎衝圍襲刃環月

迅若流電搏如沒星南歸不毛北逾窮髮隸

隸佐涼功成九伐李溫陵曰我太祖之報功臣

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至世嫡焉又未

也至于象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

女為王妃焉抑又未也其賜之還鄉也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厥陽之緡錢焉有

葺理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

未有如此其厚且厚者厥後功臣不保令終者乃自貽伊戚耳

夏四月置詹事府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詹事先是雖以廷臣兼東宮輔導

未嘗專設官至是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臣賢良之士今

官屬未設家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

太祖報功臣無所不厚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至世嫡焉又未

皇明紀要卷之三

汪道昆曰按唐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奉命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恭議總兵楊文舉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時諸卿中詹事以才勝公以德勝公

謂樞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涵海育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可有若耶公卒年六十九郵賻最優

詔以元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以其首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莫奚為奚丹今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奉寧自黃泥窪喻瀋陽餘衛

歲至開源曰福餘衛

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汪道昆曰按唐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奉命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恭議總兵楊文舉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時諸卿中詹事以才勝公以德勝公亦異徵剛斷嫉惡不容奸偽所役吏皆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與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犯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徵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

皇明紀要卷之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也至于象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女為王妃焉抑又未也其賜之還鄉也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厥陽之緡錢焉有葺理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厚且厚者厥後功臣不保令終者乃自貽伊戚耳



冬沐英入朝御宴于奉天殿賜之黃金三百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為鳳陽建第費

太祖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空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肅清逆黨榜列勲臣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

肅清逆黨榜列

善長專簿書而聽

皇明紀要卷之三

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惟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又以義起而對者三人滎陽侯鄭遇春陸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凡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安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

翔侯張龍靖海侯具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

侯陳植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

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

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諸建立戰

功者十五人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

寧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

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

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城侯薛顯東川

皇明紀要卷之三

因父功而封侯

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又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葉昇斬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西梁侯濮瑋如持兵負重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輸誠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德侯曹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命燕王棣率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

欲諸王知軍旅之事

兒不花而還

三月命東川左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師至九溪。大庸度天火。嶺歷古畢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銀二千兩。寶鈔一千錠。幣帛六十疋。歸老於家。是年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夏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為言者。

太祖亦未之究也。至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太祖疑之。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太祖大怒。遂賜善長死。以肅清逆黨事。命刑

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

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

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

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

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按善長少有智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能

英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會

太祖起義。善長被儒生服道謁。遂收之以為掌

書記。遷參謀。諸將歸

太祖。善長與語。察其材。言於

太祖。復為

太祖。善長與語。察其材。言於

太祖。復為

太祖。善長與語。察其材。言於

太祖。復為

太祖。善長與語。察其材。言於

太祖。復為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胡惟庸為丞相，以兄女妻善長，勸善長... 相表裏為感福，遂起邪謀，問與存義謀，乃... 之善長，大驚曰：「據爾言，寧欲盡滅九族耶？存... 義懼不敢應，惟庸令存義語善長曰：「苟事成... 盡以淮西地與太師，善長心動，乃嘆息曰：「吾... 老矣，惟爾等所為，一日惟庸謂善長延坐款... 語，人不得聞，惟庸乃通倭，令以精兵寓貢航... 事洩。」

太祖賜惟庸等死，群臣請併誅善長。太祖... 事時年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 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掃知... 旨意，獲臂曰：「大師敢擅發兵耶？」時惟庸有豪... 黨，當從違者，善長私之。  
太祖惡之，群臣奏善長得惟庸西域古劍，白玉... 壺，玉刻蛟龍，桃杯，請誅之不許。召善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室

詰奉天門，與語創業艱難，為流涕，善長太... 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自... 死，仍詔以禮卹其家，葬之子，後數年卒。  
以公主推恩，其子芳指揮茂鎮撫，後罷世襲... 善長死之明年，御史鮮縉及虞部郎中王國... 用為之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 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 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當貴無復加矣... 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惟... 庸則大謬不然，夫入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 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必不僥倖焉。一之當... 貴，善長于惟庸則猶子親耳，陛下則親... 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不過勲臣第一，太師... 國公封侯，封王，尚且納納，而巳矣，寧復有知... 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陛下之不可恃，來... 元季欲為此者，何復莫不身為蓬髮，覆宗...

嗣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身親見之，乃... 以衰耄之年，以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 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 與免禍，今善長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 織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 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 益，所願陛下作戒於將來耳。

太祖亦不之罪。  
王世貞曰：太祖神武，所決斷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 能比蕭都侯，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 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 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 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 盡，以禮卹葬，其恩亦深且厚矣。雖然，其初... 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室

後一獄，辭視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 可味也。  
贊曰：堂堂韓公，國之老成，托契藩幕，遂冠時... 英業規，喬謀是殫，是馮開物成務，譽與法程... 惜哉！就殞，上應侵寘，孰是克終，鑒厥初誠... 李溫陵曰：善長之功，安敢望都侯也。特其一... 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 下，年年遠征，乃令都侯獨守閭中，數千里給... 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 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 後僅僅為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 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略不念故人勲舊之... 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謂必如... 我祖，乃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 也。我

太祖之勤勞不暇自暇逸。治天下二十年如一日也。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願親顧家而為之者。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弼馬所尚者。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棄。而太祖亦不以親故而私之。以為天下榜樣。亦大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太祖之心。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侄。若孫。不親戚如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善長不願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芥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殺死且不服。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為未足。得自經。下且千萬幸矣。何足吟哉。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才。亦只封

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匪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頭首力辭封。止心退讓。自處於劉誠意之下。則太祖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騰也。推其一半以分給叔伯兄弟。子侄。寧黨朋友。毋使人人與朕任事。得以恬勢作威。福則怨矣。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滋禍。減福以我禍。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

詔水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脩煉。丰姿魁偉。美善如戟。寒暑惟衣一袖。或處窮寂。或遊井市。浩

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口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雖百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雖芥。輒盡。或碎穀數月。自若也。或登山涉水。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躬躬如平常。既入武當。往來天柱峰。五龍岩。紫霄峰。諸名勝。洪武幸西。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求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峰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太祖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固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按三槐歲杪云。三丰。邈老於揚州。味瓊花。詩以自況云。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樞。自後遂不復見。至永樂初。文廟復果遣使致書求之。書內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仍命給事中胡濙等。備佳物色之。不能得。

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太祖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固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秋七月詔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還鄉各

賜金帛鈔幣有差

按馮勝初與兄國用皆驍勇有智略國用相

貌都雅勝初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

散里中異之淮南兵起屬

太祖特地至妙山國用與弟來謁

太祖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抗左取太平

破陣也先蓋覆其家獲之故也先與盟歃血

而誓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已而果叛

為下所殺復破也先于兆先進大元師屬疾

卒勝代為都指揮使屢以戰功進都督府右

都督從大將軍北征克汴梁平全陝進兵討

將軍又同大將軍破王保保于吐番凱旋封

宋國公賜誥券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太祖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勝于十餘

年間內除肘腋之患外建爪牙之勳平定中

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出鎮陝西率兵

出塞定甘肅破納哈出與其子婿鄭困茂不

相睦茂許勝過

太祖乃命收勝大將軍印命歸鳳陽奉朝請久

之加太子太師洪武未勝以時時失意於

太祖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國用之子

誠積戰功雲南官中

軍都督府左都督

聖天子

李溫陵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

漠平定反側為

聖天子何威靈於萬里之外揆餉不繼死亡不

恤唯倦倦以不勝掠不獲嘗言此何等事

而我何等人乎而敢要元妃以自肆私夷財

以自利也即皇首已大幸矣我朝

聖祖於有功諸臣賞資原不

薄俸恤原無所不至也

外史贊曰鑄鑄宋公玉立而武元紹哲兄弟

小心職宣力中原揚威大國備善上公啓茅

庶土大人之

吉不榮征處

冬十月命劉基孫鷹襲封誠章伯初劉基爵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為其所

害基子璉為江西叅政又被惟庸黨布政使

沈玄本所勝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

太祖甚憫之至是命璉子鷹襲封誠意伯增祿

二百六十石共前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

劉曰寧曰劉誠意為開國元勳至璉又能克

繼芳踪世濟其美宜其天眷川休獲受多福

夫何惟庸肆毒于其始立本推惡于其終若

非

皇國鞏固奸臣旋敗則其流餘殃于後尚未艾

劉璉克

故我

太祖憫其父子之無辜受刑。故世其屍。以傳者久。亦所以慰誠意於冥冥云。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

儒錢宰等。脩纂書傳。

太祖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妥者。命儒臣開

局于翰林院。凡蔡氏傳是者存之。失者正之。

又集諸家之註。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

選。命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我太祖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

皇明典要卷之三 充

陽下民。二範。蔡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數旋

然。謂曰。朕自起兵。迄至于今。涉覽未嘗少置。然

可。倘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

會選。謂曰。天下學校。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尚

書。皆以蔡傳為主。考其天下文。一節。已自差

誤。謂曰。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

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

洪範。內惟天陰。際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

天言。不知陰際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

人君之事。天之陰際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

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際

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

刑以游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其各

安其居也。若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

之於天。而君但安其自來。敬天動民之政。略

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是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言。大不然之。謂非

臣子之所宜言也。議欲削去其配享。詔有諫

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

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

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

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

君為主者。皆削去。

又按水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纂

修尚書會選。并孟子節文。暇時微吟曰。四鼓

聲。擊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

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于

太祖。明日文華宴畢。進諸儒而論之曰。昨日

好詩。然朕曷嘗嫌汝。汝不用憂。宰等驚恐。請

罪未已。皆遣還。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命都督劉真。創

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虜故元遼王柯札失里寇遼。屯朶顏山。勅

燕王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魯

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三

日友德等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鴉山等處。次

洮兒河。獲人口馬疋甚多。七月至金鞍子山。

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主

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

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按傅友德少驍勇。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喜之

既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徒步誘我

太祖于小孤山。大奇之。俾從常遇春擊陳友諒。

功最多。召還。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麀蓋

鼓吹送歸第。歷有戰功。後復與沐英藍玉討

雲南。平之。詔友德接信國公和。例賜黃金

白金文綺段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還鄉里。

嘗請懷遠田千畝。

太祖曰。爾不聞公儀休事邪。祿賜不薄矣。而復

侵民利。何若。友德慚而退。已而又令總山西

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未幾

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定生員  
巾服之  
制

王世貞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

暗啞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

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展其材。勇而有

方面勳。取巴蜀。定竿滇。其睥睨蓋庶幾中山

矣。及死。竟失

聞于後。惜哉。

外史贊曰。天愛西南。乃生穎國。惟穎之雄。開

平是則。暗鳴震盪。北衆辟易。劍閣中夷。昆池

未開。碧鷄再鳴。白雉重澤。豈不崇封。帝省其

籍。

定生員巾服之制

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

宜有以甄別之。卽命禮部制式以進。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主

士子本  
冠服有  
古風

太祖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定如襴衫。用

藍色絹布爲之。寬袖綠皂緙。軟巾垂帶。由是

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田一傳曰。我

太祖初法垂憲。不獨見於禮樂刑政之用。雖士

庶中服之微。亦莫不留心。庶民若此。後之傳

于萬世。亦莫之能易也。已

按傳信錄云。我

太祖之有天下。欲察臣民情僞。數爲微行。一日

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窓下結網巾。問

曰。此何物也。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

則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

太祖曰。召昨日神樂觀窓下結綱巾道士來。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所結綱巾十三頂。頒示天下。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責賤。皆首戴綱巾。永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

以貢士彭友信爲北平布政司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過

太祖微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太祖太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三

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

太祖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

太祖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爲北平布政使。

八月。命都督朱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

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

擒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殺其國公

阿朶只。俘獲衆千三百人。金甲一。銀印二。悉

送京師。

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三千錠。與葦先瑩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寶鈔一千貫。綵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皆當時機務。

太祖以其言有關政體。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三

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屠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并舊額者悉毀之。

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俞通淵進兵。首

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羅蠻。

又克龍里四寨。酒洞。及赤沙。上黃。淇州。迷洞。

又進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

以下原缺



多諸洞以次平復。通淵奏凱旋師。

太祖以通淵屢立戰功，克橫父兄遺烈，封越侯。

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鉄券子孫世襲。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薨，謚曰懿文。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皇太子薨，哀號不輟，遂致失聲，飲食少進。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

太祖哭之慟，輟朝製文，遣使致祭，追封黔寧王。

皇明紀要卷之三

沐英乃

謚昭靖，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三代皆

贈王爵。英為人寬洪大量，識明兄高謀深慮，

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行兵如神，有功不伐，

居貴不驕，凡得所賜，悉以給士卒，故能得其

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釐

宿弊，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

按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早亡。太祖收育

為子，既長，溫爽有姿概，机穎過人。初與李文忠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獻從。太祖征伐，入侍帷幄，曰夜勤勵，平福建後，歸其

功，拜征西將軍，復元部下落平之。又以征南，討將軍，同傅友德平雲南。詔英留鎮，至是卒。

太祖命其喪歸葬，觀音山有五子，一子早卒，三子進鎮雲南，少子祈尚。

文皇帝公，主為羽馬都尉，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忠義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繼鎮雲南，洪武三十一年卒。無子，弟晟嗣。

文皇帝時，屢立戰功，諸夷畏威懷德。文皇帝賜詔，券玉帶，金幣，寶鈔，御製詩以褒美之。仁宗即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

宣英三帝嗣位，賞亦如是，以征麓川，思任發運至楚，雄疾作卒。追封定遠王，賜葬祭。晟子斌，幼不能將，弟昂嗣，佩印代鎮，與靖遠伯王驥討麓川平之。卒，謚武襄，贈定遠伯，斌嗣。

封卒，子琮，幼不克嗣，以從兄璘有才嗣之。弟璘代鎮，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卒，無子。以璘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為西平侯之裔，孫常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前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輕，崑十四而拜公爵，平岐山竹箐蠻，又平米象三賜，璽書獎諭，卒于紹勳嗣，卒于朝輔嗣。

卒，二子融，華皆甫，襲而獲，朝輔之弟朝淵嗣。不守法度，屢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其子昌祚嗣，代鎮，建潮陽至京，綱于南京，故第以幽死。又按

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家，蓋一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弄道旁。

太祖收育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會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

皇明紀要卷之三

沐英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沐英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沐英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沐英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武不統而德淫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七

下士大夫浙江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速舟  
室蕭然如草市及卒家無餘貲稱賢將云  
又有何文通者深人初名道舍守宣城遠開  
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  
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陳文輝主帥胡廷  
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  
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邪遂止有朱文遜者  
從定江左洋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  
有朱文剛者初名柴舍不知何許人從定江  
左授元帥與取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  
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而死  
王世貞曰英以慎靜饒兵略為天子軍路  
歸樓以開填王威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  
赤社為明藩屏偉矣  
外史贊曰於緯野寧成均皇貴家勢神格机  
神中秀玉開師出意嶺衡仙移兵佐領樹績

留後六詔稱一百萬歸奏華路雅編熊莊何  
陋世裔開府若若兩殺

九月立嫡長孫允熉為皇太孫以修撰黃

子澄兼少詹事侍講東宮講讀

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

千五百人而還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帖兒先

是藍玉北征虜主脫思古帖木兒敗走至也

速帖兒之地為其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

在乃人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七

至是命興等進討進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  
寇可是震懼不敢近邊者十餘年  
是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  
驗者必爵及封侯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略  
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  
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以不得傳國  
璽為耻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  
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

今李斯篆之名曰御寶自是以來歷代珍之

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寧位

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

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

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故也

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

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亦

明矣今為取寶之故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

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雜。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制。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

皇明典要卷之三

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事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連遭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乎。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傷感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欽錄天下官吏

太祖頗納其言。於是北征之議稍息。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其父克勤。洪武初。知建南府。有異政。誤死獄中。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一目十行。俱下方髻齡時。為文雄邁深醇。見典冊所載聖人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一旦遂出其上。濂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未

皇明典要卷之三

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孝孺遂以闢異端。明王道為己任。故世咸以為程朱復出。洪武壬戌。以吳沉薦徵至京。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壯。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大加稱獎。太祖每向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與子孫光輔。天下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

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太祖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孥妻子還

家益貧窮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

鏡若將終身至是以薦召至

太祖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

用孝孺時稍擢為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

給舟車赴任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

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道德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

曰正學

按方孝孺台州寧海人建文初廷臣交薦

遂召為翰林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諮孝孺

臣僚奏事必命孝孺就殿前批答孝孺因作

詩曰斧象臨軒几視問春風和萬物滿龍顏細

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又曰風樓

彫遠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杆黃門忽報文

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情

太祖實錄孝孺為總裁請難兵至建文運去

文皇以姚廣孝薦召川孝孺不履繫獄曉諭

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至悉劬慘切

文皇降榻勞日先生無自苦此朕家事耳置

之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于地笑曰死即死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耳記不可草文皇大怒命毆于市孝孺為  
絕命詞曰天降亂離方孰知其由奸臣得計  
君方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卒年  
四十六詔收其妻鄭氏自縊死宗族坐死者  
八百七十三人其所為文章四方傳誦皆不  
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書逸不  
傳洪熙初仁廟謂群臣曰若孝孺輩皆忠  
臣詔奸臣黨禁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  
赦楚卿者初籍孝孺家得魏典史澤徐會憲  
伯寧二人賜錢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  
○按魏澤字夢思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論寧  
海徐伯寧字善安浦城人為浙江按察司會  
事二公奉命籍孝孺二公釋其孕婦於溝  
實中出伯寧後被仇家鉤衣衛鄧逞發其事  
詔械繫至京斷其左臂發苑馬寺牧廄後發

太祖具 具正法 服

論成邊外保安至今聞

越人稱為陰陳軍云

李溫陵曰我

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且勅還家既又召至曰此未是用孝孺

時嗚呼我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

太祖之時則孝孺得一個好良臣唯用於

建文遂成一個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

十者材也材于春夏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

殘人但知摧殘之易不知長養之亦易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剛時招賢士而一

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

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為煦以陽春

太祖所留之入才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榮連苑。隨彙始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仗節死義之人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為之風。雖姚靖恭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河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於建文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其有孝孺風之連帶。彼之而至。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外建文。則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文皇帝。又安能成一統之人業乎。

建昌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此大肆殺掠。命涼國公藍玉。越雋侯俞通淵將兵討平之。遂於邛部州築城。建越雋衛。鎮守其地。

皇明典要卷之三

全

冬我太祖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某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片。其用之方。以金盞子盛石。磨藥注之。沉香盞內以服。

太祖服之。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播擊。藥之功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二番。其藥味若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沉墜紅彩。廼異世所希有。

按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至長。凡有新任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曰。告太平我。祖至南昌。顛者來謁。亦以告太平為首詞。每出則途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有問見以手探胸中。詞物置口中。問其故。曰。風子問之。有幾何。日二三斗。

太祖常被其所煩。以燒酒醉之。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缸。積薪燬之。大

皇明典要卷之三

全

思。延既。正坐。晏然。乃命廚食於蔣山寺。曰。益撓。諸僧良不堪。與沙彌爭飯。遂怒。至半月。不食。更令閉空室中。水米不與。餓至二十三。日。出之。無氣色。從征陳支諒。至皖城。苦無風。遣人問之。對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行不三里。風大作。倏忽達小孤。

太祖論眾。若聞顛言。仰求白。至鳥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惟見之。損人多。

太祖怒。令投之於江。久之。與眾潛來。

太祖曰。向不死之。眾曰。顛擲不能死。乃與之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近

太祖前。曲腰伸頸。曰。除殺之。

太祖曰。被爾煩。且縱你行。遂換縷而往。莫知所之。後有人言于巨廬山岩。岩中見一老人。至是。遣僧求進藥。及遣人詣巨廬。取之。不可復見。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京國公藍玉謀不執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玉初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性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數度喜峰關關吏以夜即不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

太祖聞之不較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會有言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其私元妃主者

太祖詰責之玉不以為意每侍宴容止悖傲總兵在外專黜陟賞罰至違詔出師近征西歸定東宮官屬以玉兼太子太傅玉殊不意不欲居宋穎二公下乃撲袂詬曰我獨不堪太師邪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指揮蔣瓚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六誅逆黨至數萬

人連坐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植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賈等以至編裨將卒凡數千百家

王世貞曰我皇祖除陽人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即帝位及即位又享國三十一年此蓋上帝之篤生天固縱之使其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惟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不及如藍玉諸人心懷逆謀自羅憲制至于靖難之時安得有故將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為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為最惜才者無如我

太祖者矣

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口以為常

金幼孜曰東宮國之儲也其家養不可不端故我

太祖設東宮等官始令廷臣有德望者兼之也之照嫌疑可生既又慮其無統攝選詹事

鄭氏累世同居

為詹事。至是又選張宗濬等隨其人。陳氏事之艱苦。述往古之孝。其為聖子。神孫之訓。至周詳矣。義方之訓。無有逾于我太祖者。享國于無疆。宜哉。

出納皆有所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至是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分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皆有所司。

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覆無敢私者。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外事。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者。哀毀如禮。三年不御酒肉。其家訓嚴整如此。產田多。時為糧長。數以入覲。太祖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論死。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太祖獨憐之

太祖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

太祖問濂。所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太祖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九月。詔曰。朕荷皇天之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無忠義者。若李善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頒大成樂器于天下

等陰謀構亂。事覺伏誅。今年藍賊為逆。謀洩夷族已萬五千人矣。餘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拿者。不分胡黨藍黨。俱赦宥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十一月擢泰州訓導。聞克新為左贊善。紹興

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太祖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于文辭故有是擢

太祖召群臣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

皇明紀要卷之三

九

太祖退朝謂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神人之福也詔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

命戶部  
收民多  
空送來

人則不許毋得私勅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良周知而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仍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株數自造冊回報違者發遣充軍又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卒

飢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日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者設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近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故可無憂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吾民凡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其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

海人



先試製  
職例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俟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其家。直享堂。樹碑于先墓。皆官為給費。

秋七月

太祖因改定經書。謂儒臣劉三吾曰。朕每觀天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黑氣凝于奎壁  
今年春黑氣

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黑氣消。文運當興。爾等。空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冬十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督兵討之。晟等兵過温腦江。分兵為三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乙亥二十八年春。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統領

大兵進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為民害。朝廷命諸侯率兵數萬討之。師出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眾以為難。春不聽。遂進兵紫溪山。擒其黨數人。春謂眾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其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設謀羈絆  
俾不能通

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為犄角。截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其黨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八月。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太祖眷念之。每歲必召入。觀賜以安車。入內殿。宴資備至。相對語。勞撫摩。感泣。賜緡鈔。

預為營葬之資。至是卒。年七十。

太祖嗟悼。遣使以文祭之。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塑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祖初。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奉命唯謹。

故

太祖待之有加。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安湯和字襲。巨濠人。初率惡少數十人從滁陽王。是時。

太祖以王。寄師。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

太祖取和州。破陳也。先。和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奎

太祖三年。執部曲禮甚謹。遂進統兵大元帥。守

於

太祖不允。醉而有怨言曰。我生常州。如據屋脊。

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太祖聞之。隱而不發。和醒亦大愧。悔乃悉力拒

士。誠不復爾。其後破川陝。定雲貴。多立戰

功。自大封功臣之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

遣。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太祖愈信愛之。至是卒。和有五子。亦前卒。少子

隨。積功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關道。卒於

軍。有孫十一人。弟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

朝。錄功臣後。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

繼絕世。封靈壁侯。凡三歲而卒。佐賢嗣。卒。子

世隆嗣。領清事十餘

年。以勞加太子太保。

湯信公

二力不

王世貞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不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恭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快。歸。固。被。其。君。臣。俱。夫。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宜。吳。越。問。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此。湯。信。公。之。功。不。可。割。滅。微。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

太祖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外史贊曰。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具。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競。意。徹。列。侯。終。膺。九。命。陰。錯。帝。志。釋。兵。休。請。錢。夫。彭。英。思。踰。賈。鄧。

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

皇明紀要卷之三

奎

業。勵精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

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

亂。海內既已寧謐。朕今老矣。思吾民効勞。無

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

日之勞。五郡者。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又詔山東布政司。

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凡

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黜莽大夫楊雄。進董仲

舒從祀孔子。

初廣西南丹奉議慶達等處蠻夷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真都指揮韓觀為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至十月師至奉議州。分兵勦戮向武都等州。斬其酋黃世商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西岩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獲賊兵無算。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奎

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何我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

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丙子二十九年春。擢韓觀為右軍都督同知。賜

第京師。韓成死難。鄱陽村高成。疾覲韓成子也。

選才閣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幹為

監察御史。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

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

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論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効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

皇明紀要卷之三

奎

激叩首陳謝。至有墜泪者。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

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冕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日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

翰林院議定制

翰林院以論思為職

皆能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木寇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勦平破寨擒獲蠻賊不可勝數諸夷懼服顧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顧成二人而已

丁丑二十年春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焉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為言

太祖大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燹贊善

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太祖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

太祖益怒謂其胡藍等餘黨命刑部考訊惟三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戴燹不與胡藍等

吾信蹈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黨戴燹不與馬詔有三吾死謫戍邊餘皆凌剝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進士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劉三吾字如孫湖廣茶陵人以薦名拜翰林備顧問每預密直慈文太子卒太祖意在文皇帝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汝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太子領之遂立建文君焉

川陝寇發勢甚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計誅之。脇從者勿治。

太祖從之。

七月五開等處蠻寇作亂。命都督楊文韜觀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凡福祿

皇明紀要卷之三

左

未定等。長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餘人。顧成亦勦平。甥解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

詔天下  
從輕許  
折輕資

冬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一斗。綿布一疋。

折米一石。夏布每疋一疋。折米七斗。淨綿花每斤折米二斗。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于四川陝西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一百

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太祖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景隆奉詔費金牌勘合直抵西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城衛士。

我

太祖自序 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四海。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甚相遠者也。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之調用者三年。繼而同

皇明紀要卷之三

百

所先所  
行定為  
國法

人出征。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華元朝姑息紊亂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懲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日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所著定律令。擷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

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

人。後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定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

皇明紀要卷之三

百

非守成  
之君所  
用常法

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有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

用黥刺刑。則鼻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  
官中。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良善。臣子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  
即時劾奏。將犯人凌剝。全家處死。

祖訓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  
令。若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  
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朕恐

皇明紀要卷之三

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食一時戰功。無故興  
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  
密邇。累世戰功。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見太祖  
慎共刑  
之心  
太祖慎兵刑之心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  
體天之心。以好生為德。倘刑不愼。犴獄之開。  
誤傷良善。不祥莫大焉。況兵尤刑之大者。若  
罔未獲之地。喪已成之民。窮邊極遠。驅生民  
于鋒鏑之下。况所得不能償所失。豈人主愛  
民之心哉。故周公教成王。罔兼于庶獄。又云  
其克詰爾戎兵。我  
太祖祖訓之意。與  
之相應合矣。

癸

戊寅三十一年春。以齊泰為兵部尚書。泰初授  
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擇九年  
無過官  
自降也

太祖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

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  
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

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

按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  
中第一。得受知于我

太祖。受賜名泰。是年受顧命。輔皇太孫。與黃  
子登謀。削藩鎮之權。故靖難兵起。以誅泰為

皇明紀要卷之三

編

名。文皇兵入金川門。建文君遁去。泰進  
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文  
皇死之。兄弟皆死。叔時未陽。彥謙。兄甫六  
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其故姑籍。漢為  
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為長陵神功  
聖德碑。述建文焚廟。葬以天子禮。臣僚非其  
罪者。減復之。於是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  
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  
尚書鄭曉。至溧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光祿  
卽六歲兒之後也。  
三月。晉王蒙。謚曰恭。王恪。  
太祖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府

晉王太原次

成祖文皇帝初封燕王北平周王開封皆  
 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武昌齊王青州潭王長沙  
 除魯王兗州蜀王成都湘王荊州代王大同  
 肅王甘肅遼王廣寧慶王寧夏寧王大同  
 移南谷王宣州韓王平涼岷王雲南藩王  
 安王太原唐王襄陽郢王武昌伊王洛陽皆諸王  
 妃所生也

皇明典要卷之三

五

二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隨時隨意  
 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  
 加添未為定式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  
 高瞻神見佑厚載明常出慈和怡仲伯簡靜  
 迪先猷是也

又按宗室之祿郡王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  
 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  
 軍食祿八百石支孫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  
 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  
 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七世孫  
 主食祿二百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  
 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  
 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  
 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二百石又房價及開墾  
 造墳價天順以前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

二十世  
 後未為  
 定式

太祖定  
 對爵食  
 祿之制

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房價郡王一千兩鎮  
 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兩郡王五百兩縣主  
 將軍六百兩中尉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  
 兩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  
 兩鎮國將軍二百五十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  
 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  
 二十五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君一百八十  
 五兩此外又有開墾銀奠器銀及齋糧麻布  
 俱各自不弘治間以天順日盛宗室益繁  
 其於價墳價俱對半支給齊糧麻布通毫  
 意四月我

太祖不豫五月初十日

皇明典要卷之三

五

養生民  
 於市野

已明孝  
 友

太祖崩于西宮壽七十一遺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  
 於市野謹撫馭以膺  
 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  
 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  
 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勛力衰微朝  
 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哀念之有 皇太孫允熒仁明孝友天下歸



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滕遺制。前朝後殿。

倣金滕遺制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頁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卽以香湯洒掃之。陳

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簾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持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嘗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喁喁然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頁

靖難錄誣稱 太孫奉

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

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斯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頁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巳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當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道憂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為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瘵也痛楚蒙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即惶惶若不欲生親視吸之周視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呼侍醫調治得洪實數日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攻藥哭踊寐不安事如禮水漿不入口

太祖撫之曰設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吸糜粥欲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與樂不卸內人勸之則曰服

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同食夜則披之同寢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奇誨諄懇有加

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問人並侍太祖云兄弟相懷本一身太孫遠應祖孫繼體

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嚴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嘗讀律

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嘗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別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重也如後用刑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頁

宜遵此帝聽政每震怒輒誅夷很籍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

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忍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

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僕服一藥而甦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誣成之無以自解太孫

條其情而獻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

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皆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

太祖驚曰有是服藥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捕者獲強盜七人都

送太孫審太孫一見解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

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

獲。

太祖覆審。盡得其情。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

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

惟貌有稽。故見其人。便听。視聽端詳。定

非盜也。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故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

蓋有所試而云。及讀書甚聰穎。一夕。詔文

與之侍。

太祖命咏新月。詔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

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

滿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

兆也。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  
秦晉外。皆尊屬。冬。遼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  
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  
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  
廷節制。詔下。諸王皆聽。燕王入臨。將至淮安。  
齊奉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皇

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

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

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

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

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

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

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

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皇

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

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議。

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

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

朝則麻。寃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

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

臣奏曰。陛下旣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

唯命。遂定儀注以進。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天啓運峻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

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尊母呂氏為

皇太后

太后太常寺卿呂本女。文皇師駐金川門時遣人迎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傳報

大內火起。遂依徐王允燃居焉。公何文皇命遷居。懿文太子陵石。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

皇明玉牒曰

高皇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群

雄多淫酒肆傲驕誇自恣。帝獨卑已下人

旁求俊傑尊以隆禮受其善言晝夜忘倦勤

於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閒

甲巳下  
人  
勞  
後

史  
附  
錄

即與諸儒講論經史商確政事至昏始還宮

雖隆寒盛暑未嘗少變體或失和亦強不替

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

終夜不寐思所以弭患之安即於自奉非宴

群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尤謹

於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具漢之滅躬拜大

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徵引古道出言成

文動協典誥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有如宿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用  
兵  
料  
敵  
如  
神

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

將有功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禋祀秉圭夔夔

競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猶矜貧弱語及稼

穡艱難每為流涕至於大姓兼并官僚貪濫

深惡疾之犯者必寘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

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

已高為治彌勤飭馬政謹邊防較兵籍恤民

困孜孜善政難以枚舉至於山陵之制皆

預營度務節儉器用陶瓦嗚呼我

聖祖之垂範于無疆莫黎民於奕世真可謂

聖神之極矣

按我

太祖嚴於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刺皮問罪每年各州縣舉選有德行里老二名赴京陳說政務或庶民有受害者許赴御前陳詞官若犯賄二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刺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於府州縣衙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刺皮之場名曰皮場廟於公座傍各置一刺皮實草袋使其常按於日而傲於心也  
茅坤曰按黃史云 國初馭下多從重典滿

皇明紀要卷三

五

泉守令稍有罪懷印未煖即遣之去非遠戍則廷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已位朱紫矣以故居佐者惴惴然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奉榮祿由中迄外百職釐齊是以朝廷清明法度嚴毅善無纖而不獎惡無毫而不誅故有為老人前傲人材詐為痴愚不識字以冀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有以人材為御史慮事累及詐以他屍作己名字朦朧相理而潛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殫述然事覺亦竟不免于誅一時法網之嚴密不可以幸免可想見矣  
丁世貞曰夫天柱折則棟石之勳始昭地維崩而斷螯之業斯偉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逆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惟戡疾夫使虞不發庸僅茂放熬之化受早沮落或

衍微仲之在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從詭為帝王時今古而乘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者變龍受建伊陟載在羹釜炳于旂常天下詩誦而書誦之迄於今不矣若乃南儀汎而作閣七理昏而復昭掃百葉之遺脛運九有於再造幾手如天蕩手難名則孰有

我

高皇帝者千古偉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時不亦茂茂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摧陷靡清如六飛在御窳所不致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絕也掛博傑裂前無儔敵卻掃千里血流漂白此則關平氏之所以揚帝威也裕漕餉餉軍行無乏創立典章衣冠黼黻此則李韓公之所以熙帝業也排邪象緯善笑帷幄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被意氏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五

之所以贊帝謨也他則或入備置象之奇或而靡于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摧器踟陸頰絳  
趙灌於手盛哉  
外史贊曰九有中摧胡風代嶺左旌滔天腥涎比甸坤覆乾序川疑嶽蕩未教凌夷衆雄穿視三山整擊大陸龍戰天驚  
高皇帝武丕憲靈攻示符赤蛇樓弁江介初起神州彼奠紛樓前平游魂達道重朗日月光驅紅雲功起五始樂成九變  
李良翰曰自宋祚傾移元以比於入主中國進人志士抱定後嗣置之羞人心痛憤非一日矣朕嗣不遵祖訓寔安失德廢壞綱常加以幸臣擅權有司毒害遂致王綱解紐海內失馭汝穎斷黃紅中騷動福通壽輝山童之輩一特號山嘯燕蜂屯蟻聚割裂土宇各

天賦與  
犯而軍  
之時

兵以下  
然為威

功以下  
伐為德

皇明紀要卷三

七

據一方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  
 女土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志兵戈  
 接攘戰無寧日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  
 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  
 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  
 而天運循是中原氣盛天必簡之億兆生一  
 聖人出而循治乾坤與萬葉更始焉  
 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句容積累世之德荆塗鍾  
 門值之靈王首氣在濠州而神人叶其夢赤  
 光耀其祥異香襲其室龍驤鳳日神其相則  
 天命已有歸矣帝以淮右布衣托跡皇覺  
 拾攻加蓋而倡義帝始決首入濠城郭元  
 帥納為帥甥兵權漸握慨然有救安天下之  
 心乃拔擢英雄共圖大事乘神武振庸莽兵  
 以不殺為武功以不伐為強納諫如流求賢  
 若渴故海內豪傑翕然嚮附若李韓公之轉

餉無異肅何徐魏公之將畧踰於韓信劉誠  
 意之智計埒於張良陶安識真主於羣雄蜂  
 起之秋宋濂贊微猷與沸之日常遇春負百  
 戰不挫之雄傳反德奮臨敵先登之勇戰勝  
 功取有文忠守法奉公有節愈而永安永忠  
 尤以膂力邁眾臨陣決機有湯和招降納附  
 有沐英而國用國勝尤以智勇出羣二吳有  
 保障之勳三俞建征討之績葉琛章益望寇  
 一時世傑大海節垂萬世其間攀龍鱗附鳳  
 翼推誠宣力以翊天啟運者如雲如雨而相  
 與戮力協贊焉于是畧定遠飛滁切拔采石  
 入建業先定鼎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命將  
 四出東征西討一舉而平西漢再戰而滅東  
 吳三駕而克元都遠湯和而國珍竄死命永  
 忠而何真歸降攻圍廣而友定受縛擊秦龍  
 而思齊穴破指斥各而君躬納款收巴蜀而

信仁業  
而行

雄略  
高祖  
建文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稽顙伏  
 辜獻圖請吏而奎魚龍鳥不旋踵而滅去  
 嗣祥推削牛借亂倡仁義以行弔伐拯生民  
 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真主規模自別于尋  
 常萬萬間關馬上的戰不十載而成混一之  
 區公進王王進帝大物卒歸把握而元鼎竟  
 遷八十餘年腥穢中夏之積弊一旦始雪矣  
 趙濕復仇詎不駭夫議者謂帝起徒步不  
 階尺上而能化家為國轉夷為華則雄略似  
 高祖而推勁敵倍於破楚則大度似光武而  
 定草昧過於東京用夏變夷無唐宗藉勝之  
 辱應天順人無宋祖因人之說且其大寶甫  
 登即正紀綱嚴禮祀碎寶玩却貢獻禁祥瑞  
 定服色驅一世之權結而冠裳之購遺書以  
 資閱覽祀尼父以培道跡建太學以訓儲貳  
 大封建以固諸藩賜鐵券以報勳戚圖艱難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以  
 戒逸豫設取士之科以求真才禁喪葬之樂  
 以厚風俗儉宮室之制以敦朴素止胡元舊  
 臣之質以勵廉恥崇余闕李黠之詞以褒死  
 節之真定劉氏之門以彰孝行官浦江鄭氏  
 之家以表義至釋漢中費震之罪以風循見  
 勤鮑恂之聘羊陳遇之第以崇耆德勤農有  
 籍田之耕厚生重農桑之務與學有臥碑之  
 立教民有聖諭之頒障亡有存恤之條養  
 兵議屯田之法齊家有女誡之修尚齒崇養  
 老之政優民舉鄉飲之禮丞相不設彈專權  
 也官闈不預政寢化農也東官設兼僚宗藩  
 不聚居杜嫌隙也每對群臣必正衣冠肅臨  
 蒞也未明而與日昃罷朝勤聽斷也反覆無  
 逆書于廡壁志堅成也星變求言遇灾而懼  
 敬天變也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官僚

貪盜必重法飭吏治也屢詔蠲租暴斂禍  
 禱甦民困也論囚擬律官詹會議重民命也  
 宮中隙地不起臺榭惜財力也因天寒而給  
 布帛恤將士也訪無告而月給衣糧哀窮民  
 也詔從公侯各還其鄉造第鳳陽修葺先望  
 葆功臣也郡縣里社悉延師傳武臣子弟亦  
 令入學育英才也翰林為文無事浮藻正文  
 體也中官不令識字言及政事指日斥遣慮  
 後患也飭馬政較兵籍命廷選諸王不許訓  
 將練兵計邊防也曹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以典史授會都彭友信以貢士任布政優獎  
 擢進士又讓帝以聰明而聖學超傑頃刻  
 成文思如宿構凡有著作動協典謨彼其寶  
 訓寶錄之秋石室金縢之藏真足為萬世法  
 程而與謝臣協禮裁樂化俗移風華元朝姑  
 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制度文章燦然光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夏

被于寰宇春秋彌高為治彌勤三十餘年間  
 靜風沐雨歲漸月濡以華德萬載之丕基故  
 海內號稱熙洽君臣同樂共享太平荒夷之  
 賔貢者五十餘國甘露屢降慶雲再見而  
 帝德動天徵矣今觀湧鑑之臣所撰其大要  
 者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秉全智曰  
 敬天動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信哉獨  
 惜夫未治太急嫉惡太嚴法外之威刑太峻  
 京城之工役太繁而殄胡黨誅藍黨焦類無  
 遺四方京民怨道不分滅否大肆誅殺豈無  
 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者乎民力苦于戈  
 而為三事未了累征北虜損眾傷財以致星  
 象垂異水旱連年未臻大稔亦坐帝之殺  
 戮無辜感傷和氣者然也此周敬心有激而  
 言耳他如命金吾射孟于遣道士請三羊以  
 御史投玄清而教坊官妓之設給配頰女之

條似非所以貽式毅培化原也噫燭火雖無  
 傷於大明而微塵蠶埃豈全鏡所宜有也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為翰林博士  
 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  
 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  
 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  
 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百字

之惟僧道行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  
 成 燕王密語道行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  
 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 燕  
 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  
 心在 帝室嘗名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  
 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  
 圖燕  
 賜太學諸生高等者襲衣束帶歸鄉省親

思所以  
復之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十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任。庶諱忠若。先是。上聞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賈祭酒考欠優列。賜歸省士林相。以爲太平盛筵。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

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職。明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除。官。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日。復。召。入。翰。林。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已卯建文元年

按建文年號永樂初革除。故自已卯庚辰辛

巳壬午四歲。仍稱洪武至萬曆十六年三月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復。

正月大祀

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

夕宿文華殿齋官。已卯出舍皇邸。尚進素

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舄登大祀殿。秉

圭奠瓚。興俯拜跪如禮。味爽還宮。御奉天殿

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

遣使告卽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異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

審理正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甸。長。官

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

詔京省開科鄉試。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

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

爲皇后。封弟允熲吳王。允燧衛王。允燾徐王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燕王還國  
老只考  
旌孝

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允杖及皇子生復命  
文奎識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  
及改建文年號燕王問之誅胡乃重復至  
足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  
且見其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  
揜骼埋齒贖民鬻子減田租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

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

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高

萌而不  
動者也  
勢非至  
明莫能  
也

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

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齋戒往盥

拜跪禮如廟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燕王還國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巡行

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

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

密封以聞力請為之備

按昭山西人從掌北平布政司事靖難兵入  
城昭被執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口絕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

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高

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

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

工部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仁燕府長

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

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

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戒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朱鷺曰。是與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文皇膽張。此瑕而彼堅。又何俟接戰。規勝負哉。夾河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教之也。真宋襄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啞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言相難。何歟。

庚辰建文二年 舊為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

二月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遠

東。

景隆遣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

出紫荆關。燕王白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悉兵不報。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俱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勲名顯者甚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辛巳建文三年 舊為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享 太廟。告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耻東昌之賊道。行日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月耳。兩日。冒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二月乙未。靖難兵南下。駐子保定。先是燕

王謂朱能曰。賊勢鳴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制。乃戒勵將

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  
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  
城則難於收效况彼軍相為犄角攻城未拔  
頓師城下必令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真  
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  
戰先來即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  
豈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皆受敵矣王曰兩  
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

呈明典要卷之三

百七

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  
十一月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  
十二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建文四年舊稱洪武三十五年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  
四月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  
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

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真 燕王嘗曰奮

勇王真何功不成 燕王見失兩將兵兩卻

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

番將王麒麟馬入陣援去

先是 王帝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

美髯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駕砍安馬

應聲而倒 王得脫問其姓名曰莘城陸神

也至是一一符夢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

眉山敗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

呈明典要卷之三

百六

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  
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  
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  
人斌號勇敢斌死燕兵益懼會大霧各歛兵  
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  
就變觀釁而動未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  
曰漢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柰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名遠。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練諸臣。徒爾憊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五月靖難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

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

真。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

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

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

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瑯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乙丑。靖難兵駐于金川門。上書。皇太后。

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

龔詡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

左都督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不果。

冕。永豐人。直有才。既廷殿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即改節。必不為時用。徒自污耳。遂自殺。已而法官希旨。追罪夷錄其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

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

內臣譁言不如遜去。上弗聽。欲自殺。

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安王楹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瑞等奉迎。

乘輿勸進。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

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史文

源

人遊行

叛英日時。難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

四十餘人。縋城引去。邏者以聞。文皇置不

問。已而軍衛禁之。累累相繼。以獻。懼死者輒

歸。附復其官。兵部紳紳。可見。然烏舉雲。匿

亦已多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補鍋匠。及河

西。備其此類與。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奔去二百九十有一

人。

翰林修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

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

修死之

燕王勝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大陳。迪。練安。方。孝。孺。

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廻。侯太。暴。昭。陳。機。之。

齊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毛太。董。曾。鳳。詔。王。

度。尚。羽。魏。冕。凡二十五人。右前勝。戴。德。黃。魁。

宋。徵。王。敬。凡二十五人。右前勝。戴。德。黃。魁。

永。荷。誠。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璋。張。昂。卓。

敬。鐵。鉉。謝。昇。龔。太。茅。大。宏。陳。彥。回。鄭。恕。宋。忠。

姚。善。嗣。子。昭。周。睿。葉。惠。凡二十六人。右續榜。

仍以方孝孺為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

收之。官民人等。鄉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史文

源

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譬劫者。紛紛雜禁

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鈺。尹昌隆。自想復并

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福曰。臣

誠死罪。但目為奸。則非。亦宥之。餘俱徇節死

矣。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曰。徒

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後圖。

未嘗曰。何後圖之有。仰天推心。向闕立。自

決。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燕王清官三日。諱

問 上所在。官人指后尸應焉。王遽出尸

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

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官人遭戮略盡。惟得罪

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

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已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卽皇帝位。是日復

周王橚。齊王榑。爵土 壬申葬 建文皇帝

自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

十五年。元未改也。○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革

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

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燧爲廣

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燧爲懷恩王。居

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燧爲敷惠王。隨母呂氏

居懿文陵。尋復廢允燧。允燧爲庶人。允燧改

寧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爲陽武侯。謚忠愍。上憫

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追

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國朝武臣鮮與儔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

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不答。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可追取。伏托。

輝祖默然。惟書其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齊太被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

自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太爲首。高壻等

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屯衛。次

年調遠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

者。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

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逮

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

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旣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活。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文皇頗

之既華命驟來召不赴適之衰經號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屬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  
向曰成王子固在文皇曰固賴長君曰何  
不立成王之弟許旨繫獄捕族黨輒下獄揚  
之己欲草誅召出孝孺自獄裏經見哭聲徹  
殿陛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  
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  
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曰哭且罵曰死  
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  
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  
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  
亂離予孰知其由奸臣得計謀國用猶忠  
臣發憤予血淚交流以此殉君若抑又何求  
烏乎哀哉孝孺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  
妻鄭氏充給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樹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俱

建文

真

林嘉猷廖鏞等蓋方黃之獄族吏上數獲  
萬人矣孝孺和而貞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  
被謫成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夔州自漢中  
委往祭墓告蜀王恤其孤委志慕古欲見之  
行事不得竟其效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  
周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成書注帝王基命  
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誡等洪熙  
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典  
史魏澤周族隨其子以故方氏而有後謝  
文肅公詩孫枝一葉是若恩謂此廖鏞巢  
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官都督上年亦曾師事  
孝孺今論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未識个  
是字既孝孺死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  
遂收廖死之心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  
孝孺試工命題托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鳥

中孤鳳登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孝孺死  
慟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嶠王高並南昌  
人廉明執法有聲並坐縱孝孺息樹陰刺鼻  
死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  
族翔沒其產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  
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先墓焚犬羊骨焚  
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滄澤園

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藩封之不靖者然後  
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

建文

真

儲材粟以備軍實果何為者然而此討周  
討相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  
速苟持久寧耐彼勢已就而坐困耳上聞  
而惡之故戮初羣議討諸藩悉不及燕惟  
敬密奏燕王智勇超絕且據強地宜徙封  
南昌以絕禍萌疏上不用至是執敬上謂  
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  
地建文君聽其言下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  
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襲底物耳敬言誠  
用豈有今日  
按二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 建文一不能  
用獨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

書暴昭

按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逮  
字由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劉誠  
意錄所謂救運猶  
未除者。于此徵矣。

十月勅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命解縉等繙閱建文時羣臣章疏。時 上於  
官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  
等繙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  
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身

亦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  
以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  
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于朕。  
不必曲自遮蔽也。

明紀要卷之三 終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復封周齊代岷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

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

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一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祇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感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有難焉言歟。

國治必入

皇明紀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

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

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

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等。相與協心用力。共建

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蒞

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

疑不安於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二

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仇怨之比乎。

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

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

密之嚴者。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

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

共乃職。推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

其深體之。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書。備輯成韻書。毋厭浩繁。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法解。籍等於次年十一月。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籍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既而。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至五年十一月始成。更名永樂大典。十一月。上欲知民情。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陳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

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十二月。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訪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

遺監生 訪求 高廟御製詩文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四

之。

此以建文皇帝遜去。大內火皆燬故也。

甲申永樂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

修己治人之要 知要 堯舜相傳

採經傳  
格言

聖蹟大  
訓

貴切已  
實用

思管束  
此心為  
切要

才識英  
敏進其  
學

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

昭鑒錄此書稍克廣之蓋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

守此足為賢君

五月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

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八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

皇朝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  
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  
心為切要人君但於官室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乙酉永樂三年春正月命學士解縉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

縉等選修撰曾棗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

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敵王

以應二  
十八宿

願進學  
陳年以  
願進學

程說課  
業問經

史諸子

致治先  
廣言路

沈思久  
而后得  
拾遺補

訓崇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

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

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

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

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

擇近地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

至館中程說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

皇朝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六

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  
之較尉備輿從人歆其榮

夏四月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

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

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

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沈思久而後得之朕以

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怠

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

之叢脞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達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冬十月。禮部進冤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為儀式。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比

丙戌永樂四年三月。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木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秋七月。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仕。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人。如易。然皆未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蓋易在變通而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寔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

見先師 禮不可簡 木制謁孔子 服靴袍再拜 上曰 見先師禮不可簡 必服皮弁 行四拜禮

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丁亥永樂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侍讀魯瑄。鄭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八

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  
戊子永樂六年。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馭之初。陞順天府為北京。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

有虞勤 統馭之初 陞順天府為北京 今海內清寧 萬民安業 國家無事 省方於時

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論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

聖朝紀要卷之四  
成祖  
九

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矩。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須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已丑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

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遣人賚賜皇太子。九月遣書諭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兵福帥兵征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寘頑駟。復違棄朕言。拒拂眾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猖獗。將為禍於邊境。

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庚寅永樂八年二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三月車駕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

聖人有資於

石勒

夜南望

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侮強。果何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來此。不聞進一言。何也。廣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裂銘勒於立馬峰之石。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

十一

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濶濼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上率

胡山勒銘

王禮

務本之訓書成

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錐。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七月車駕至北京。

上聞周王楠於國中作殿奉祀。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

十二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

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

太祖之祀。朝廷自有。

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風世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月 上還南京。

務本之訓書成。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

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巡行北京。以待行使。周  
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俾  
知國用所需。皆出於此。為民上宜加憫恤。且  
舉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  
之主。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  
書成。名曰務本之訓。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備歷農家。觀其服食器用。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十三

居處。使知農之勞苦。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為太子。蒞其父小乙。嘗使  
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  
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  
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平  
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宜法 二聖。

辛卯永樂九年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  
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葵古所進楚王書稿。  
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  
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

海納百川  
故能成其大

即位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  
號今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與成治功。  
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  
大。豈可一一追求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瑯  
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及精詳。故也。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十四

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裁。

壬辰永樂十年十一月。泚州衛所鎮撫陳恭  
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  
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  
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  
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

用人當  
明其賢

但有時才用之

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史那社彌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人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請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球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

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權而罷。

甲午永樂十二年二月。上退朝坐左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六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再進昔

皇妣高皇后躬補葺敝衣。

皇考高皇帝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

詔親征瓦剌。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主長深官。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七

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八月車駕還北京。

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全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六

有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未幾成之。

上親爲之序。

乙未永樂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發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濬。引浦水。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

木。便人行。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峇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

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

丙申永樂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曰。旣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

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

以獻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此示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

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

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大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

臣。  
丁酉永樂十五年。上巡北京。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  
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

已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

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霽網緼流動爛徹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雲霄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暎具諸象。至已

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

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

已而西度宮苑暎。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

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

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上以玄兔圖并羣

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陝

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

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

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

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

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

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

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

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

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卽理瞭

然而懷不能遁矣。

已亥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

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

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苦

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

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邵真昇入奏。衆皆股

慄。免冠請罪。詔許。即日俊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勵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次爲十卷。上親爲之序。旣成。編頒之。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

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孽

究。遂蕪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墮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贓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無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庚子永樂十八年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楸。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子孫講讀。

授我  
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拔文。必參用焉。凡經筵講。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選。遂以輔導。宜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瑄。論輩。無非發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故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為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出為世用。彬彬多得人之譽。以勵世磨鈍。有此具也。近則視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為不肖。近日被薦者。稱者。雖部曹之授。猶靳焉。而况其他。殆登天絕望。如此。尚可望勵世之効乎。嗚呼。世變。何可深歎哉。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臣

北京官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北京。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吳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祚。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無緩。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營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官殿告成。朕御正殿。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臣

詔告天下。求直言。  
五月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賍官。罷道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  
壬寅永樂二十年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誠日啓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

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丁酉，太閔諭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

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

捷所向無敵，勇也。許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

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九月，車駕還京師。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

有驗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符盛  
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  
文武百官進賀。上正色却之。  
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為說  
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  
哉。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浙江麗水。福建政  
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漸  
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剿。楊榮。金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  
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  
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况  
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  
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  
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  
幼孜論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其

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冠乎。榮幼  
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  
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  
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上以四月發北京。復親征胡寇。七月。車駕  
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  
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  
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  
允稱。皇上付託。上悅。  
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  
次榆木川。上大慚。遺命傳位。皇太子十  
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  
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大  
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祭喪。亟命工部官  
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銷。



錫製為禪。禪成權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俞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粮不能繼。又上命詎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關老大德。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減賦北直隸。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八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寒義原吉曰。新華

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措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縉初被劾。遇。文皇嘗手書大臣十八人。寒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誠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端末禮。意。底。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實。簿。書。之才。驅。僧。之。心。奏。上。上。以。示。東。官。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餘。驗。東。官。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官。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縉。論。語。皆。有。定。見。也。赦。其。家。屬。官。其。子。禎。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

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然。蹇義從。

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

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上素冠麻

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

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

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

吾已疑其非。舉德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

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練達老成。今

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理。

比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

聖訓  
之  
不  
得  
不  
修  
之  
宿

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  
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  
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  
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  
兼前職。及兼記注。於 聖政聖訓之當修者。  
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末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謙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  
居法。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其後竟  
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  
侍則執筆。以從。善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  
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  
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  
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  
生故吏。於其所尊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  
聖神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  
寶訓。嘗勤剛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此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詔舉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  
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諸人才。并嚴蔽賢。

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  
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  
舉。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  
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  
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  
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  
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  
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  
宥。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  
寧。至是聞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故齊黃之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  
悉考矣。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  
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  
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

但望始  
終如一

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今賜卿彩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上御西角門闕廷臣許驪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

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

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不肯默默言者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

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

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語驪親筆增立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遷遷湖廣按察副使至

一體歸心共圖久安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有之今追

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譴之上覽疏喜即

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

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

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

齎白米十五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辛申朔遣使御奉天殿

朝羣臣設樂不作樂臣正行五拜三叩頭禮

實金石之言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太寬。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

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言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

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準准民間。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曰。令與憲義。應書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

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所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考歲徵。勳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爾疏據此。執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民

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諭使授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呼不啻父子骨肉漢唐君臣未見其有此也。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識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為戒矣。上不憚，仍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

舉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王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

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

太祖成祖二廟為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皆卜之講，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輔應時而出，為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成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賢、王傑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翊諸人在；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孫寬諸人皆勛名事業灼灼在人耳目。固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祖，且廟廷之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列上以修一代明良之達，下以感一世之豪傑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

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轉圜。收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為後法。求之前代。其商高宗。周成康之匹乎。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蘇痛哉。

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以師養。

誠恩

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譏。愚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淚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寒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肇建兩京。政務

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為難。卿以善翊君。以義  
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  
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  
民。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  
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憲忠貞印一枚。賜  
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  
榮於國者。真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  
知卿弼予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朕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  
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  
茂。永終是圖。欽哉。與士奇勅意同。而詞小異。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  
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  
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  
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  
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

老成識  
治體

老成識  
治體

慎選擢  
以清風

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  
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  
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  
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  
雖間有不才。亦當知其慎。今之不才者。無畏  
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  
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名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遣詔  
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藩護之言。  
未嘗與辨。益恭約。願謹。自乎洽二弟驕恣。  
曲意調護。或正色訓戒。在東官清心。寡欲。被  
服寬博。宛若儒生。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  
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凡遇水旱  
濟。露禱。郡縣。即遣賑貸。罷科市。已。速  
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  
知人任用不二。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舉  
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吝。犯。者。嚴  
雖。心。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

慎選擢  
以清風



設選選備不勤遠畧邊將陛辭母成曰民力  
 違命獲功告所不賞賞功懋德率過於厚屢  
 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  
 司曰賊吏務屬民福已國家極民必自去賊  
 吏始重學義嚴薦舉每論所司用人必求實  
 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見褒谷間有  
 咄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  
 於書尤善下筮不用俗占必取用周易反覆  
 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必待  
 太祖號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諸  
 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氣深自省咎恒  
 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身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刊真德秀大  
 學行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下傾嚮前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位之後弘施神澤號  
稱 仁廟不亦宜乎

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

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為監修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為總裁。

皇明紀要卷之四 終

皇明紀要卷之四

音釋

織 音遲細微 音恣濕也浸 音夷酒 音  
 也又布名 頤 音又獸死也 彘 音總名 音  
 一強梗 臚 音又腹 胸 音渠屈日 鐔 音  
 辰也 鏢 音又傳 胸 音又姓 鐔 音  
 亦作 鏢 音鏢刀 鏢 音商人聲 鏢 音  
 也 鏢 音帝 鏢 音低黑石可 鏢 音  
 也 瑞 音玉也 鏢 音出琅邪 鏢 音  
 也 鏢 音蒙 鏢 音如 哈 音上聲 鏢 音  
 池 音上聲 鏢 音 鏢 音丁月 鏢 音  
 山 音立也 鏢 音 鏢 音 鏢 音  
 人言 鏢 音 鏢 音 鏢 音 鏢 音

聲倉連也  
人言 鏢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五月戊申退朝。上語侍臣

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

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夫。又曰。朕入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

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

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

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

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仍令以時取之。毋恣意砍伐。傷其

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

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命蘇杭等府織造。

上命減半造。

丁未宣德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論之曰。古者

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

則為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

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

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祇事我。皇祖。皇

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

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

皇明紀要卷五

宣宗

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

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

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

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

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

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

曰。昆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

和恭靖餘

未有考。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八月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

臣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三

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洛河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者朝見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

其耆老諭曰及于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

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而自棄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倚侵邊已入塞下諸將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

臣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四

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卸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休奕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墮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机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

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陳建曰。宣廟英武。亞于成祖。故平內難。芟外夷。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田獵講武。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達。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也。已酉宣德四年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更有遭撻者。搢撫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可

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誣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殺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後有內告佐。累累在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罪。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

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

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

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諱薄而薪芻無資固非體臣之道歸  
宅而便給薪芻亦非正大之體後宋緣此遂  
有柴薪芻給之設徵銀代役始名  
正言順事體穩便畫亦可行焉

四月書諭寧王

時寧王曹泰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  
移文謂

太初高皇帝... 宣宗 七

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  
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  
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纓纓玉帶不論品級  
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  
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  
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  
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  
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  
近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  
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  
或坐受過之于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  
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若臣禮之說若必如  
所云行若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  
有君父若輩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  
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所當往者逆賊

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于嗣位時

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

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為擅改舊制其本指

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  
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  
為赦免之說何寬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  
子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托此為名耳  
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  
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  
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  
親親之美不可得矣亮之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簡自奏年少學未充不

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八

為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

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

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

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

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

于後矣

庚戌宣德五年三月頒寬恤之令 上御南

齋宮。召楊士奇論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

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逐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

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早濬。悉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還。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于

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用早頒行。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

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荅天意。其止勿賀。辛亥宣德六年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親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此我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秦討。爭占之。擾王守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瀰望。皆不起科。于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羅一峯謂以堯舜三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有成法。揚東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

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眾。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

賢病困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

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問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迫令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五

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

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壬子宣德七年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荐舉堪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并罰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舉言子盾。兩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能之法。諒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所薦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候信一人。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四

之舉而遽授焉。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乎其可也。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綺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上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繇。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敢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



心在太公

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於外心。存太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斃。

知備深遠可行

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其人正直明果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五

才德兼備有大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一老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六

崇崇節以正人

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

上儲  
設

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倫。陳循。林震。曹鶴。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許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巖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聯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久典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七

下人勉哉惜居諸。

甲寅宣德九年三月。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

元帝恭  
儉有餘

有賢人  
為之用  
本  
以

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羞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八

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子神孫。能繼祖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宗時。屢巡邊。開非然耶。曰。宣廟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

周之王  
業治効

大雷雨

正安天下

所以終始

在保赤子黎民

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九

成之令主。周召為賢臣。以承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切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全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慎擇賢良兼謹之人

此第一事

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二十

楊士奇等上言。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

宗社生  
民之福

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憲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上

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

按天順日錄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  
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  
飾太平氣象未必無意外之禍後來  
果驗蓋智者嘗見於未然茂弘有焉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六月增鄉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  
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貢  
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  
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縱科舉取人之  
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收  
之于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  
增科目有差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違問學然天資甚

隱形

修省改  
過以回  
天意

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  
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  
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又妨  
賢路有旨回奏眾欲罷歸曰里以謝天譴璉  
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  
輩起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  
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  
識者韙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丁巳正統二年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  
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  
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  
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  
有獎勵之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  
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  
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命宣王振  
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跪為之請

五人先  
勸原簡

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上初卽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嘗考正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張太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以部屬進次經筵。后之進賢遠奸，卓絕千古矣。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九月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為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

進賢遠奸  
好學絕

世

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聲名，寔卓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明作之權，雖中才皆爭自奮勵，而善刻深者，變為仁厚，刀筆者變為循良也。至所以懲貪阻墨者，則又必下獄，必論或，或充胥吏，不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勸阻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捐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亦有所謂憚而不敢恣肆之甚。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也。近日此義，民如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某善者無所勸，倘惡者無所懲，後來之治不如。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戊午正統三年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嗣。

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月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已未正統四年六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胡世寧嘗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五

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致開墾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與種矣民間米穀既多則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畱屯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比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種以代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脫巾待哺策斯下矣然近日諸邊每止行下策謂之何哉十一月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

各民備荒有定

以詩註

小民安

散斂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脩築圩岸闢堤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汗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闢堤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滿以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五

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急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令勅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率糴貯之軍民中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仁政所

官備其

小將兵  
以第

又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岍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辛酉正統六年春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五

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垂二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真嚴不  
川

壬戌正統七年五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為憂乃命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下庭參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五

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癸亥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

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

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按小校盧氏人。初為馬順所迫。后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為球所憑。而發其憤焉。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四拜禮。先是太學。猶因元。既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

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

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

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

賜宴于禮部。後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實旌勸循良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今日遂為定制。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死甚眾。乃遣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穰民瘼。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丙寅正統十一年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



三省之民咸赴

清風雨

不美于治民

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拍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八年。丁卯正統十二年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內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侍經筵。選講讀以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戊辰正統十三年。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于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

對批安

鷄豚之數偏曉示之。既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觀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諳之于振。捕之下獄。籍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頒已巳大統曆。

岳正論曰。已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數。有書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文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分。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大曆日聖也。

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挫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二月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下。

七月癸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程。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巫命妻孥南歸。皆重違有難色。程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往。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瑛輔。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

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勝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

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暮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

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次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鄭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豈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曠。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你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

非凡人  
珠動自  
別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瑄。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時虜酋也先奉。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軌。其兒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主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視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公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見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夫。

欲留萬世美名

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擢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擢下之。萬眾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眾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毛

也先弟也。

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入馬。請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

二十日。皇太后詔立。星長子。御名。是。

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眾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郕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毛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眾奮欲粹英。英懼復傳旨。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粹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禍及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眾爭毆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

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及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卽真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

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嶠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

賂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

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

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較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虜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餽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上既陷虜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驪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較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

人之方居多

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官起官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聖

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樂。邨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

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邨王即皇帝位。進尊。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上皇自紫荊關入。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瑄。以古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寢成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

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

水東日記曰已巳之變徐元玉最負有時名  
太監金瑛趣問計以南遷對瑛然前成山  
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太監與安  
所部二事似皆未為得也勇濱逸史曰鑾輿  
北狩在虜袁撼一時文臣武將魄表騰落無  
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調議卓  
見鎮之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搖然如山不  
震不搖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石  
亨輩以職守之務卒之神器幾危而復安大  
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不可  
以為帝者而沒其善也足跡使其人堅定  
以固帝心丁內則雖亦有于謙數百輩亦無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四

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  
相彬彬有人惟在帝左右無英安匹所以李  
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不為趙宋  
其機只爭毫髮嗚呼是豈人所能為也哉

時承平日久城外霸上等處倉場草束豈料  
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  
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  
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  
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  
計也

于公此舉蓋越人  
圖計據卒脫圍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  
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  
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  
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  
御史楊善守城

召宣府遼東兵入援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  
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四

入虜陣所向披靡官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  
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  
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  
入關亦北道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  
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  
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  
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

謀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軍務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盛甲版刀以數萬計其盛俱要水磨明亮周公柅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盛非歲月不可替令罷錫以副急用又項綴錄記正統間宮殿富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命局公恂如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奎物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剪膠應用回治即檢餘木買皮張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則而敏多類此。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戒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召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

火光隱

車載其姝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佛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鞞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為武臣之寇

恭仁康定景帝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



識 太上皇者行 羣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  
遂寢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  
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  
阿刺為書貴參政完者脫欽齋番文赴京請  
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  
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刺兵又少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七

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  
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刺  
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一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  
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  
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  
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  
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

大將軍  
海軍人

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  
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  
羣臣出太監典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  
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  
耶眾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  
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  
行者如是言之至再典安復命既而陞都給  
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七

卿克王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  
及迎復實驚訝詰內閣白之遇典安興安曰  
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  
行

按水東日記典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聽信  
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于以利惟  
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  
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

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

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炭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被。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

見實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朕食糞。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陷駕蒙塵之禍。上曰：王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李實因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膻充腹非天祿。艸豎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

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甚麼。是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也先復遣右丞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

調回擾邊人馬

時虜王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上皇。道過李寬。寶乃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工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至

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擬徧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鑠置銃火中。各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

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

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至

掠上于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

二十一日。李寬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會奏。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寬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寬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且携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

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曰：「天位已宋，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大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上皇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

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  
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  
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  
來孰以為今日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  
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眾素畏文  
問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  
內閣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  
位免羣臣迎。

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  
入今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  
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  
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勃曰 先帝遺  
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為荷負之重朝夕  
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隳虜傲虐背恩負德

拘我信使率眾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  
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  
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  
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  
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  
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癸巳 上  
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宮乙未正月瓦剌使人有差。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月旦百官朝 上皇  
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 上皇不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

七月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  
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  
祿亦授是職。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激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之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聲色。麥俊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為鬪。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大寓諷諫。恨未達于上耳。  
其語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浴銀為豆。驅長五。顆顆勻圓。奉天時。朱由進入蓬萊宮。御手

將十餘把。環珥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電敲驚瓦。中官晚拾。多盈袖。金鑰半墮。羅裳。繡。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畫。開之。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金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盆丹。也。隨金豆。洒金壺。滿地春風。飛玉蝶。若不知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入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夫

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狎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侍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道。報以妄言伏誅。  
按寅。山西安邑人。少替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卜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干。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行

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  
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  
日壬午。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尤者。乾  
之川也。南面于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  
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  
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喻年也。先欲奉。上  
皇南還。時率以為詐。謝撫寧伯朱謙。上書懇  
請。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  
舉義。我中國反失。迎禮獨不為夷狄笑乎。  
亨遂與于謙等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後。上皇復位。按  
寅錦衣衛百戶。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壬

二月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  
者。恃其弓馬之疆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  
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  
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  
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  
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  
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  
留銳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

行行止  
正本

前後左右。橫排槍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  
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  
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  
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按李文達。余肅敵。江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  
或有以爲。鴟鵂車者。謂不得行也。訪之前代  
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  
州。朱超。石却。魏軍。韋叔。走楊大眼。唐哥舒翰。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辛

馬。魏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鴟  
鵂。耶。愚故于治安要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首。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  
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  
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  
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  
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啖  
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  
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

此行

魏徵  
之對

通考古  
公陣法

上既册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翥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皇帝紀要卷之五

景帝

空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公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

伏義

小陣法  
文王  
九星  
八門

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空

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圖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



積雪恒陰

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按廖莊疏曰。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  
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塞與未復。虜  
警木報為意。皇上之心。即亦親九族。徵五  
典之心也。願郊廟神靈。皇上勝節。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  
暇。留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教友愛之情。否  
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  
丞。時親。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講明家

孝弟刑

千

皇本親

儒臣讀

輔吏部尚書郭璉。王正副使。冊封。皇上  
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  
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  
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親親  
之恩。為幾之暇。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  
講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  
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  
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已恩。竊  
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  
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  
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  
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  
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  
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且

海內聞

風快觀

食坐。地。且。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  
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彈災召祥之  
道。莫過於  
此不報。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  
駕除道。太學生楊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  
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弃儒術  
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  
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  
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楊浩

聖師

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德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弑其主。而併  
其眾。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  
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  
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  
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  
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  
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

生取  
事于世

拆毀用備。君厥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邁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空

敦同氣  
之情

定天下  
之大本

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帝覽畢。大怒。時已曠。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

中出。命錦衣衛卽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三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

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空

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柰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

又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處。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丈。伐去城邊高樹。

宮門之鎖亦宜灌鉄。帝怒黜爲襄南經撫。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成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卷

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關給勸諭。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論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牛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毫不苟取。位望孤卿。先世重慶。

國家分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卷

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醃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

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按救圍禱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竟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始入評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不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慙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問之。

五月寰宇通志成。

十二月 上不豫

丁丑正月 上皇復位改元天順詔告天下

尋下于謙王文范廣太監王誠舒良詔獄

速內閣學士陳循蕭鐵商輅尚書俞士悅江

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袁彬並為錦

衣衛指揮僉事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堯

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

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

鉄嶺衛永遠充軍蕭鐵商輅王偉等原籍為

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軌揚言

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為邸王

歸西內越數日命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

為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為邸王妃。欽

心有所不忍

遂其民福

處上等賢人

天監奏革以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

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邸王薨葬祭如親

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

葬

召前南京大理寺卿滿陝西定羗驛丞廖莊

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

文中百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堯

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

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為皇太子

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

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

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頻入見。或

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犬其

召賢  
可召以  
為用舍

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庶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

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防。但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後不可為例耳。上曰。然。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存  
心不  
過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  
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  
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  
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  
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  
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已卯天順三年。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  
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語

天  
人  
心  
無  
不  
順

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  
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尤為非順。  
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  
先知此事。寧輩何足惜。不審。陛下于何  
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  
社稷。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  
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

國  
家  
本  
五  
代  
家

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职。豈有殺戮降黜之事。  
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訛。無所施矣。招權納賂。  
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  
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上曰。  
然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語

才  
行  
越  
越  
者  
續  
頭  
著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朝。觀官吏至京。勅吏  
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  
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  
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瑄。為  
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為  
右副都御史。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

十月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辟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

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辛巳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於卜公卿咸貴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進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軒驗賜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議召義藩首石亨以問祺曰皇帝在南宮矣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筮古及徐有貞等觀乾象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

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中曹欽反執王綱李賢時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鑽上聞甚壯之召祺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

如此存心行事

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千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反劇人心洶洶時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毅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趙公二事忠義一時鮮儼  
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求

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等  
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  
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  
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  
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拜  
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每后畢。復  
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操擇去取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  
矣。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壬午天順六年。調知鎮江府。休鶚知蘇州府。  
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  
加以修飾。鶚奮然曰。塑像非旨。我

太祖下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

猶當毀之。幸避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  
以毀聖賢像為疑。鶚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  
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  
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  
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  
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  
也。不知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為像。嗚呼。姚燧  
此例。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  
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徇異教  
為之。郡縣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

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神而羽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 聖祖  
與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  
在令甲。遵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  
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  
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己任。不待  
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  
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  
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  
土木之敗。為虜所繫。北去。令忠侑馬。謀歸。



之忠伺便，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折，馬步奔攀崖涉瀟，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藤藜刺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文達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扈從瀕死而還，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點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為，無定河

邊音

癸未天順七年二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美

賢且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聽之，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悚，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

古人臣知無不言

徐國宗

交危

內閣事

明史

卷之五

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廖道甫曰：嘉謀嘉猷，人告于內，與颺言敷奏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帝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諧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謂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且曰：臣被黜，置左古責任，致誠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該官處我，或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愛也。法心之論，途膝之謀，初不出于衷，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異於諫官也。若直翰委任楊李，真可謂萬世法。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下

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卽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各分。其三：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惶，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

真盛德

按我朝自

太廟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亂，猶然也。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彞。于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淵。冕官至應天府尹。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一

王宗彞後第進士。官至尚書。奉。享父冤。復官。仍賜贈及諡。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丙戌成化二年二月。命京官薦舉方面官員。重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

詔復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夫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請編修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主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



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

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

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

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

可襲。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

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為遵守。從之。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二

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遠

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

氣數。况二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

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修身勵行。慮

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開。以愆自懲。遊戲

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

必罷之。仍千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

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上嘉納之。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

戊子成化四年。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誡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設。上命所可知。

端身心以立治本

勤儉以敦風化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三

之。

巳丑成化五年。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庚寅成化六年。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餽。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關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辛卯成化七年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

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

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

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守令。恤軍民。

上嘉納之。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

五事。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

天心仁愛之意

彭時進

大端大要

治本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四

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

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上怒斥

之。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星變。危處成宴。

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

撫延綏。秦築邊境。設衛學。墾屯田。事皆盡心

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權子諱

邊于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悉心徑

觀賢講  
孝思諸  
行

癸巳成化九年勅儒臣較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成化十年復郕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五

此舉堯舜之盛

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臣法不

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

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

教念親  
親成先  
志

號遂上尊謚云

景泰廢易儲宮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真不可及也

乙未成化十一年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

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

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

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

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

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六

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

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丙申成化十二年耿裕爲祭酒時助威年幼

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

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

之嘉歎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增先師遺豆樂舞之

數遣兵部尚書廉學士商輅告改廟翰林學

帝成一  
書授之

士王獻告闕里。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茂成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

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單

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

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七

者專權。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

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出所

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爾已

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

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

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

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

以正  
得天下  
有賢主  
足矣  
從勞民  
為財  
左右之  
利

溫雅成  
時知大  
體  
通書史  
議論正  
生不能  
過輔導  
勸作樂  
止悉道

尊師重  
禮當如  
此

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墻不以為然。

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已亥。成化十五年春。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

所屬夏秋糧。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東晉。所

理者柴炭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

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勅魏國公徐備奉祀。孝陵。例以孝陵奉

祀。專教皇親故也。

庚子。成化十六年。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

停罷市舶。與大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

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疇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

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

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

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八

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實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下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

恐無以為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成化去國初未遠。後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如何。辛丑成化十七年。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

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秋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騭。孝順事實與之。壬寅成化十八年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送絕意舉于業。築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鹿。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初卒未得焉。于是舍彼之好。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泝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諫。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此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修拱羅倫。檢討莊景建。皆樂與之遊。焉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其狀。獻章辭疾。不赴。復上

漢書  
卷之六

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深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旨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共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曰沙先生。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一

神宗  
卷之六

十二月旱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深芳被黜。西人皆哭。遂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外表禱。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罪囚者。餘尚未行。而人已稱快。厥明年大雪。人謂納諫。黜邪禱天之應。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二日京師地震。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

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繇。惟造監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等倉。欲之于豐稔之秋。散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一

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九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



未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教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政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安縣丞。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九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千政妖僧蠱惑愛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三

庇王愴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官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

言者姓名于屏

言上大驚意遂已。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黃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二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詔獄誦恩南通州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四

曰朝觀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涉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按應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

系志忠  
忠可任  
半

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名。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己丑。上崩。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即位。  
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十月丙子。五鼓有飛星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五

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官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繇正心之功。本之講也。疏上不報。  
詔集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諷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乃居舊位。以應古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六

禘祭之制。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宗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禘祭之禮。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推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十七

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

考校論  
述有補  
政  
賢堯舜  
而配天  
地

人

後世追  
崇之美

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六

不臣之  
禮而為  
尊崇之  
極

臣也。况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夫子。大臣也。生非王。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

事之以  
師之尊

聖人  
在明其  
道

吳氏得  
安  
心所

聖人焉  
萬世道  
德宗主

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為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九

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于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減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青馬。售錢六百文。

後世可  
以觀世  
變

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名事也。前輩居處。乘驢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孝宗敬皇帝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十

戊申弘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

吏部尚書王恕奏請 聖駕日御便殿。宣名

台大臣  
續通志

諸大臣與之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  
或閱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  
得失皆無眩淆

按王端毅之言多與楊文懿合孝宗晚年  
屢召公卿大臣論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  
啓之也

已酉弘治二年大理寺評事夏鏞上疏曰臣  
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  
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

言官流  
竄足以  
彰其譽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  
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  
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  
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庚戌弘治三年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  
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  
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

絕  
絕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  
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  
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  
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  
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查  
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  
命瀟受之瀟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瀟又懇辭曰  
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  
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  
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躡陞大理寺  
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  
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

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

壬子弘治五年三月冊立 皇子為 皇太

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

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列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日百五六十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

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

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

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

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

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

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

甘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

時然預

知中微

之象

反躬修

省

端身以

法本

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

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 永命。其國祚豈止

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

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微之應。甚可畏

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

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

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

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

消異物。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

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邪。杜塞希求。節財用

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其批荅以

為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按丘濬此疏入。聖心益加嚮用。然濬時年

已暮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

內閣。實濬有 以啓之也。 癸丑弘治六年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冤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用者。太宗

皆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拔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

部議格而行。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

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瑤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協。室無異財。鄰元合肥人。五世同居。兄弟朋友。謙不求異財。朱勇陝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徐梁陵川人。自祖幾及梁。凡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靈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子指合門和睦。谷旌之曰義門。王玉秦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玉凡八世。共豐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人。大理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嘗嘗擗面。已而自縊。死。潘

氏睢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極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祥符縣夏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弘治七年春。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

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

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

乙卯弘治八年。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

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奏

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

貢然待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

自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十七

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未敷語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丙辰弘治九年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文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

御史張淳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謹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名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天

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終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禁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大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草多出其筆此疏到切而簡明辭核而意足詞簡下當如是耶

丁巳弘治十年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

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法

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其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延罷名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

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

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

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

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答賜茶而退。

李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名內閣不過三語是日經廷罷容詢羣議廟筭周詳如此非上質明睿曷視此都俞之氣象乎。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子國之儲貳

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

天下根老成純厚之士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法

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

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

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温易弘裕屢遇

大獄保全善類最多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取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已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褒答復其舊役以為世勸

已未弘治十二年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又多閑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春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

小若親  
近儒臣  
講習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夏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

檢而後辭 士類勃興

邵寶以  
身為教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二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斤異端尤為關切俱允行。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學襲五經博士辛酉弘治十四年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為之

側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繼  
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  
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壬戌弘治十五年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  
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  
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  
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  
萬人四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

戴議往任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以譁大  
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  
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  
疏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  
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  
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官闈之防建  
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  
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  
何如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例何如  
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編列禮典亦聖朝

以禮制治之意也按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  
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勅此蓋  
避時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  
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為 皇宗成法當守孰  
為後求弊政當  
革昭然灼然矣

癸亥弘治十六年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  
通鑑纂要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  
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  
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

夏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  
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  
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  
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  
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  
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占軍  
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  
行 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官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為無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過無良。遂罷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弘治十七年。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自王明典要卷之六

孝宗

三

按章懋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臬縣。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術。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揀。但克固將。官使克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九月晦日。召輔臣。大見。上曰。今李榮來說

日講時。劉機講陳善。問和。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

自王明典要卷之六

孝宗

三

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敷蒞

以來始去舊時謾頌之言。加以規諫。未嘗少  
忤。及聞此論。益知上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春。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  
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  
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  
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  
來說。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大約以天下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又為漸  
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士氣委靡。二曰腹心  
之病。左右是也。明比難剪。臣故以為心腹之  
病。夫會厥廢庫。錢穀之要也。一曰兵害。坐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斂重而民  
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畿民之害。  
墾田被占于戚勳。草蕪受侵于官府。一曰置  
之漸。既以兵運。又若浪費。二曰盜之漸。夫盜  
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壞名器之漸。鑽刺風  
行。黜陟未當。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  
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壽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  
疏既上。皇后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

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  
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  
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  
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  
已。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遮邏出遊。上獨召大張  
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便殿奏事畢。上曰。近外事如何。大夏頓首  
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  
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語  
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  
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  
錦衣衛。搥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  
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  
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

行此  
之仁

天生斯  
人以滿  
朕

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  
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  
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  
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  
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疏

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  
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  
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  
下。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  
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  
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  
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遠為此言。上曰。朕  
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

樂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

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  
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后。  
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  
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  
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授道  
首。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甲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  
請他出來讀此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轉  
禮部行之。十一日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  
元年。大赦天下。  
十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上幸太學謁先師。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戶科給事中劉蔭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蔭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漸蔽。弊政日滋。臣思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士無復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窮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及言地方鎮守。何心數上。更換劉切綱時。凡數千言。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

獄。

杖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

源奏言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死肅

州路。

南御史薄彥徽等。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

及時事。逮至與呂紳劉惟戴銑等俱下獄。杖

黜。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

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

貴州龍場驛丞。

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且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少以言為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有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

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有人隨使將致之

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

上。道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

之句。浙二司及抗守楊孟英。皆信之。命漁人

索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制。附商舟

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

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慶。是歲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翰林修撰康海

救之。乃得釋。

清高才重望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築邊太費也王鏊為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己巳正德四年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庚午正德五年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 上命法司鞠瑾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窮苦為何

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膺恩廕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極點畫為句極工巧辛未正德六年南京吏部尚書張煥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壬申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溝九

十聖清五日

按是時邪佞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聖人出實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聖天子太初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癸酉正德八年春江西姚源洞賊熾叅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每日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焉廷舉蒼梧人先叅議廣東劾奏總鎮逮繫謫戍尋遇宥起為雲南副使轉江西叅政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



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上始微行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揚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詐護衛者何人也曾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宏嫉之乃共謀譖宏干上令致仕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聖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

夢陽落職閑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確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尋門子撈掠逼供無名誑私若干奉差大理卿孫忠勘問岳因為民夢陽士論不與冠帶閑住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獄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

九月降編修生思為潮州河驛丞時上

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

乙亥正德十年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

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王守仁為僉都御史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聖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遠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上獵于南海子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微

上幸焉。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行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輿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理

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則爲社。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十二月丙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哭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敏。奉命良久。土木

就死  
帶代地  
冠解衣  
拜俯地

悟察其誠。辭謝而起。不復草勅。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

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

懷來保安諸城堡。遂趾蹕宣府。

九月戊戌朔。趾蹕大同。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策壽

納欽女。

十二月戊子。上趾蹕太原。在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覽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二月有旨南巡。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

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諸司

咸起而諍之。上怒。下黃鞏等六人錦衣獄。

命舒芬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等

吳英內  
程鑑亦  
十海死  
誅

七十餘人下獄。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

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

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

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車駕

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

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

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辛

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鞏發充軍。鞏震。良勝

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

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

駕遂不果出。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差

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

戒諭之。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設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庶不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九月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至

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

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績。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至

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月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醜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五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

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

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焚

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上還京。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

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即日遣

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

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

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

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

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震、張錦、內閣大學士梁

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

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

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

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主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荅。瓊意乃阻。帝奉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戊寅，司禮監太監竊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帝迎國門外，既受詔，乃盛感愛，遂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國寢。癸未，發安陸。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帝嗚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

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張璉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漢王陳遜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宜

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叙，宜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

議實尊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止。」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春，官諫止巡遊曉門。

責打致化。考追贈。諭祭。廢子。其降調充軍為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為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五

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鑄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他人攘為已功。既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開。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道奪誥券。削為編民。文凡正德年間。

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壺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璉。信為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璉。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五

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璉語璉曰。慎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既難。我也。璉鞅鞅而去。

皇明紀要卷之六

音釋



囉 巨員切音權 卜務 躡 音廉入聲 踟 音同 逆  
 山名 王喬所仙 也 又踟 踟 音同 逆  
 流而上也 黠 音讀 黑也 垢 熨 與 璞 同 又 乾 也  
 又迎也 黠 音讀 黑也 垢 熨 與 璞 同 又 乾 也  
 噓 時智切音誓 齧 音亦 挾 持 也 乎 持 蓋 正  
 也 又 卦 名 一 監 掖 人 臂 也 門 旁 小 門 蓋 正  
 切音慶 苞 音小 切音草 直 子 余 切音疽 無  
 空也 名 可以 為 履 直 子 余 切音疽 無  
 菜 又 闕 音 闕 樂 終 曰 一 讜 多 囊 切音 黨 善 捷  
 一 杖 闕 服 終 亦 曰 一 讜 多 囊 切音 黨 善 捷  
 他 達 切音 慢 莫 半 切音 滿 去 韻 子 權 切音 圓  
 緇 打 擊 也 慢 聲 幕 也 惟 也 韻 子 權 切音 圓

皇明紀要卷之六

音釋

五十九

嶺 切音 允 從 薛 昌 止 切音 齒 香 沓 音 貪 入 聲  
 高 傑 土 也 薛 昌 止 切音 齒 香 沓 音 貪 入 聲  
 殞 音 殞 一 羅 音 埋 風 雨 覈 音 劫 考 之 使 實 也



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

孝宗。訓育朕兄武宗。蔚有令聞。皇嫂表正官。

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澤。

隆。啓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一

獻王妃。莊敬勤儉。謏育朕躬。不承前烈。謹奉

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

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

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

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覃敷。布告天

下。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上不允。

十月給事中章儁。御史梁世鏐。言三代而下。

此學聖  
大

表音六

經崇正

學

成正大

光明之

若

明且

明且

明且

明且

皇明紀要卷之七

二

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為異學者。以陸九淵為簡捷。而以朱熹為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陛下奉天法

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宐詔令御

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

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奏

請于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

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

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

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

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跡也。土

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及

主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及

寸書之史冊從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

九月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為八事

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

官俸阜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燕薊

何孟春引漢魏唐宋名臣奏列八事何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三

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

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過糴一

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

如議行

甲申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于營室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

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典獻帝母與

五星聚于營室

制祿養廉

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一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議

科臣毛玉黻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宐交通藩府著為令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取有違第本

生至恩情欲兼盡其衆論詳議以聞

情欲兼

皇明紀要卷之七

四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璉等辨論未決武

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

君將順其美璉等言當于是書萼璉獻夫會

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

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一孝宗有武宗為

子不宐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孝宗

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

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禰廟不

祖訓古禮如是

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群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於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

皇朝紀要卷之七

五

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為職。今群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上以商臣沽名瀆奏。降二級調外。

乙酉。嘉靖四年七月。勅建吳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

廷平庶獄為職

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繯。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

支大綸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詭隨。尤好引掖後俊。庶幾君子儒乎。

丙戌。嘉靖五年畿內飢。上命發郡縣倉廩。及太倉錢穀賑之。

皇朝紀要卷之七

六

七月。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為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博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博節得宜。請著為令。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

丁亥。嘉靖六年三月。贈歿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未以立報。集民以備。濠使至。不為禮。濠索皆不應。濠出以他事。建係南昌獄。明日濠反。賊以方至。舟中以力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讓上其事。得贈蔭。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戊子嘉靖七年。南嶺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七

告薦于宗廟。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嘉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

張璠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

石。

張璠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考分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

己丑嘉靖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

一請進講河洛圖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請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

絕。上嘉納之。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頒敕一箴于天下學校。

三月夏言疏曰。書者祀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蓋于北郊。順遠地之空。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八

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澤于北郊其南為皇祗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

六月禮官李時與璉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

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

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

改奉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遵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璉義也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九

璉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

太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鶯螿節修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者

為定典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

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

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十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駭曰忠敏安慎

四月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

露告禮降詔脩省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龔

封與徐達並願興亡繼絕上允其議併詔

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

不如親見之為兵  
食粟當念農夫之苦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鉉。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

皇明紀要卷之十 世宗 社

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

壬辰嘉靖十一年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較刊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

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鑿金三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秦熬復劾。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熬言出忠讜。令孚敬自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陳。准致仕。

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脩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群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滯

務敦厚博大之林

臣工用朴忠

斬三奸  
以應更  
斬之家

忠義相  
極其因  
富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七

誤乞勅吏部非坐賊濫者稍加甄別。三日博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令從是舉行。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慧也。

鉉腹心之慧也。獻夫門庭之慧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卽訊。  
時鉉恨恩甚欲卽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卽殺之吾儕自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奸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擊待讞。及朝審。汪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關跪。鉉令番卒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鬼殺汝。鉉曰。吾且殺汝。侯為厲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餽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爾人而妻其貨乎。汝受某金。擇都憲某。玉璫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鉉起欲以手批之。為司簿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

忠孝出  
子一家

治平之  
道在六  
經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七

偏。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與戚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子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貫之。遂得減死戍雷州。  
癸巳嘉靖十二年二月。視太學。  
初開經筵。御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馮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賜以金幣。  
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  
星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

七禮經  
卷之七

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之。  
甲午嘉靖十三年二月。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六月南京太廟災。  
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及實錄。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瑞雲降。夏言進時玉賦。

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七禮經  
卷之七

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為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  
丙申嘉靖十五年。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撰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行大禘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諸

七禮經  
卷之七

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保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冬至節。上太祀于圓丘。  
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六

七禮經  
卷之七

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禋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為首焉。每念於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稜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此同牢。功德不別。

七禮經  
卷之七



精誠與之同力明陰陽之位而不混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

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以

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棄續創昭穆

群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為當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群廟之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皇帝朝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

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十七

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

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禋之典季冬仍修大禘

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穰

之嫌奉安既成將單血典由是先致孝于慈

闕庶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

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吉皇

太后慶禮既備抽愛宜頒

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為  
穆宗莊皇帝

五月雷震謹身殿鳴吻 科臣胡汝霖劾嚴

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

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不得強辯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

譏訕而同考宮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十八

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汝璧歐陽衢廣東

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卽訊貢士不得

應試南官

戊戌嘉靖十七年正月 帝祈穀于大祀廟

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 帝如天壽山祀陵

四月大旱 帝躬禱雨御製祝文藝之不應

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群臣表賀

九月 上諭禮部曰

太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廟。于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

辛巳奉睿宗神主祔 太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 上詣南郊恭上 皇天上帝冊表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太祖聖號。高后慈謚。布告天下。

已亥嘉靖十八年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陝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閣。卜非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日啟行。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有自答之。

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銜錚等大學士。領鼎臣張璠等協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榻。帝避蓮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燭中聞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亢村。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請為亮羊祐。及武當山神。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御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瘦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曰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犬羣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壬子 上還京師

五月初 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救

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其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選宮寮不愜人望

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諭

劄繳進母匿革其勲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

為少傅復入內閣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各王府

致仕工部尚書陳瓊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

紹思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

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

庚子嘉靖十九年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

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

道銀記一顆手敕一道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瓚進嬰童百問 上令

禮部較刻之

辛丑嘉靖二十年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

各進頌

二月詔纂修承天府志

宗廟灾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二主于景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神殿

八月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

相結納與助互為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訐

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

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大臣總督蕭遼

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

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杆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嚴嵩入武英殿。預稅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科臣周怡劾翟鸞。嚴嵩馮藉寵靈。特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上躬禱雪壇。是日大雨。文武擬

賀御製感雨詩。以示群臣。十一月勅禮部。復太廟祫享制。甲辰嘉靖二十三年。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禮部員外錢萱。科臣王蛟。劾少詹江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鸞。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暉。以汝儉舊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師。故閱書經。祥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燾。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獲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汝璧。奇勳。清。鳳。暉。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燾。得無恙。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恭錄列聖御製文集。并纂學心。儀。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

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

七月 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

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上

怒下詔獄。

夏言起用至京。

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祖訓。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上御奉天殿

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四月。考選庶吉士于

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賢。取尤

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刺所屬有舉無劾

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

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

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

御宗

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關係。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

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

誌。果卒。

支大綸曰。曾謂介清苦。性秉忠直。絕無干名

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

乃故以好過從。適爵食飯。有麥飯一盂。疏

見按臣即與同食。更與官校人繫之。爵即

與偕行。諸官謂曰。蓋亦一內別乎。爵曰。夫矣

勿復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

航麟之致。世罕其匹。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天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

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

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家。都御史屠儵

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傳。以

餘官致仕。逮銑。請京即訊。

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為嵩所陷。尚書喻茂

堅。以議貴。議能請。上乃竟坐與銑交通律

安得代耶，亟遣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大獄。

支大倫曰：夏言豪邁，游博果于有為，曾銑贖。歷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世宗

世宗

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略也。獨不念救援內固，鷹犬外列，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英雄無借箸之籌。久矣！奚或于二公之不終也。已酉嘉靖二十八年，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以黃璣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中帳局缺內侍靴鞋，令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年，至四十六

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六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村道王燁、陳增、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好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世宗

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為中書。亦擬黜，奏上。帝知其枉，中存留之。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犯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比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及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

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關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隱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元

猶得少償其價。真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託我。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外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師衣衛訊杖。降狄道典史。  
壬子嘉靖三十二年。御史平宗。劾高負國。失罪。倂選郎萬家。附權納賄。請縣丞。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舉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

御史喻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討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凶。暗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羣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手

字。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商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纒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請建癸丑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顯政誤國十罪。略曰。  
太祖華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偃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

善即金華世善傳意于人歸功于己其德若  
美也嵩之擬旨皆于世蕃代惡致機密漏泄  
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安昇奏捷慶爵是  
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高受三拜金威  
迫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  
戒汝襲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襲猶許密疏  
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  
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

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術削籍是擅黜陟也更  
兵選除以陟賄為低昂故將官多腹削而士  
卒失貲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  
也詔諫欺君貪涉率真習俗漸成牢不可破  
遺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  
賄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賄  
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賄賊之間諛奸  
以趨大善為善惡之公也皇上副封御史

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 皇  
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  
即與厥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  
爪為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  
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  
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  
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  
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

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  
罪或召見 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  
則著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 二王  
命鎮撫司即訊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懼嵩  
者且 二王宗事寧不慮為嵩敗耶錦衣衛  
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岔起乃下刑部擬罪  
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許傳親王令律校  
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請補外任侍郎



王學益贊鰲具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揚。最揚繼感疏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復終。下。其後同贈官。賜祭。而爵獨缺。蓋世稱三楊之疏云。

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

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削劾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命駙馬鄒景和內閣嚴

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而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劾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

六月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

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

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

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

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

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

一造。請著為令。詔可。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衍聖公。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稅

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

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

死者甚眾。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都遂寤。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立孝子夏賜祠。賜

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

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齏使至召見。自傷  
違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  
學名臣。為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  
學使黃弘毗祠之。

嚴冬侍父寢。濕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如  
生在。大小事。磨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  
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越城叩門。憚  
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為弟。念殿至。幾  
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護身三

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

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

科臣吳時來劾嵩。令于世蕃預政納賄。致邊

臣剋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若如張

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為賄。師。上

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成蔡克廉。以兵市而

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嘉會侵  
冒而三廢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  
紳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  
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  
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  
末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顯。主事董  
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  
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選郎方祁祥為

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獄。

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詔附享瑞州知府朱以

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

瑄賊被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

歿之。至是以方孫一范請附享于旌忠祠。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聖。世

襲五經博士。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鄒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騷動海內。十月上諭嚴嵩等景運府已成數年常遵祖宗大制。令之國。高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渙煥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七

辛酉嘉靖四十年。命修撰唐汝楫充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蠶陳言五事。  
按疏云。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冷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同每帶人。觀多方科欽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痛宜禁。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建。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暇。柝餉不充。宜反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營軍。以蓋國威。從之。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鄒懋卿五罪。素屬巨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一。言邇來。帑錢根者。牟羨餘之利。理刑名者。徇出入之私。開厥屬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軍民。請司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乘騎多役。官府設酒科及樂戶。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教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邇來。御史惟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會吏日縱。今後諸司治行。不特奏聞不者。回道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無他饋遺之費。動至百數。其或公受保舉。謀儀私索地方土物。今後毋過自奉。毋厚私交。毋禁革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悉歸公府。四。言有司在情。出入。鑄鍊成獄。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取罰金。數百。亦亦輸穀數十。且追罄產。有。三。命。務。宜。舉。行。五月都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鵬中書嚴鴻家。

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詔高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成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叅議。

重修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巫出之。得不爇。至是命繕副本。

科臣何燧條五事。

一曰寬民力。二曰懲胥吏。三曰重科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集為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守罪。命繫京師。詔削籍。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詔修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以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甲

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裘。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策。聚眾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

林潤復劾鄒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 上不豫

二月 上疾有瘳

三月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山西巡撫張檟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畿內民飢賑之

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謾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

方懸磔諸臣猶修齋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

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帀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

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

歿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畱中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五月 帝久御西內黑氣擾宮心疑之諭內

臣慎火

十月 上不豫

十二月庚子 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

階等啟請 裕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

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

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卽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附藥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卽皇帝位

論稱慶

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剛直故亟釋之士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世廟有不世之奇謀六無就之偉烈四而又  
有震世之獨行五正世及之大辨復四郊之  
大禮黜胡主廟祀華榮國脩章崇奉先師除  
象設之陋登正諸儒嚴迓德之選六奇謀也  
華藩鎮之諸闕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  
封抑司供之乘用四傳烈也正嬪御之數內  
無女寵放惡獸之庭外無禽荒不以親貴而  
廢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攝不以攝生而廢  
化幾五  
獨行也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

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  
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  
聖肅皇后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  
思忠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具時用周怡  
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錫  
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  
馮思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  
者其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  
復職贈蔭若楊勗王思薛宇鎰何光裕張紹  
張愿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  
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  
唐貴李琦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  
文華張棟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元盧瓊

陳讓桑喬包簡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鑰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決諫止箕仙御史楊篋彈繫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錄錄俱從之。

大學士陳以勳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鄂懋鄉戍邊。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倫額從之。

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句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為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

廷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去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群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息乎奏留中。

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為太傅謚武襄蔣冕為少師謚文定喬宇為少傅謚莊簡汪俊為少保謚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為少保謚文。今改文介。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為天子先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為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子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亦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且以為獻皇舉

太廟。千載後不免通靈。若祀事世廟。則其  
不祀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未謂  
入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  
以宴飲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  
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  
切禁止。

四月重錄未樂大典書成。

勅修 世宗皇帝實錄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聖

尚書高儀等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  
對同游。造膝陳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前  
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奉  
章疏便殿。面議納之。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于應尾爲國子生。  
原任山東副使。世宗上書訟父忤究。詔復  
忤原職。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鈔錄有差。

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儉祭先師孔子。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享太廟。

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  
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上心屬焉。及  
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煥代。一  
日。上手詔諭輔臣。調燮南京用。而召貞吉  
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

二月大祀。天地於南郊。上謁陵。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聖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  
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寔。五固邦本。六飾  
武備。疏入。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江西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己巳隆慶三年二月。上旣免喪。猶不親政。  
其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  
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  
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



政歌詩寫字以通不情而進讜言。三曰戒嗜  
好聲色淫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  
因之喪邦。四曰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  
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請遵祖制  
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  
旨多舛謬。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  
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  
七日慎傳奉。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罪九

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  
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或  
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  
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胡膏殺楊允繩。  
此亦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  
安善良報聞。

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遵例請  
名略曰。宗室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何當

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配來歷。部即投對  
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母。先  
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  
係已生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聞娶妻年  
月之期。及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遮飾。即于  
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生子女私  
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例。所謂  
擅婚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手

請封槩行奏擾。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  
給與口糧。不得妄愷從之。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  
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  
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樂  
欲干爵。許請封其母鄭以為地。邦瑞遂喧言  
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儲。事聞  
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

以警官稱邦寧越于法紀如律坐鵬舉狗情  
宥罰鄭氏既娶于嫡夫人存日誥命宥追奪  
奏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  
懷憾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  
竟罷免

植生平俊潔處閭閻未嘗有情容其訊徐戶  
獄各司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  
不駭歎植父孫璽舉進士正德已巳為興化  
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為請自  
自為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萬  
數武廟南巡淮揚璽以同知攝守於淮民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賴安堵秦州飢饉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  
揭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為屯田僉事時  
晚貴近侵奪民田自甚上以兩御史往勘  
復改以待即俱不能制乃命璽攝合事往勘  
之竟歸其侵疆於民而核費成中使之產歲  
輸公帑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巡歷雲貴大  
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  
持身執行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管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  
以為曠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陳以勸疏言臣因頃來  
多病乞骸骨歸但夙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

謹條六事以補衮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  
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  
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  
夫廩如例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  
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  
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  
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  
治日偷而生民日感也自今必擇年貌壯強  
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曠  
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此內地之官加等陞遷  
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  
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  
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  
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

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飲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以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方衰耗，資格畢微，漁獵貪饕，雖亟為禡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非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閒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

四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速官，或奔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道駕窺竊，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游觀。

有度。毋令其移情。惟首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狀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報聞。壬申隆慶六年。東宮行冠禮。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為酒。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宗祖。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服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懿。穆。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詔輔臣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嶺吉。識者以為乾坤奠隅。風雨呵靈。足綿皇家萬年無疆之緒。

上御平臺。召輔臣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至。隨。賜銀幣。上脫謝曰。竊惟。召見輔臣。乃。祖宗朝盛事。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群奏。復俱未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淵穆。修明。擴典。此誠。上下交泰。建。廟。宗。社。禱。宗。社。福。也。仍望。皇上。繼。今。勤。政。親。

賢達好。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天下幸甚。

輔臣張居正請酌定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愾。今開講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每日視朝。朝後又講。似于聖體太勞。恐非節宜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視朝不如勤學之為寔務也。伏乞皇上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卷七

定以三六九日視朝。其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撤講習之功。凡視朝之日。即免講讀。講讀之日。即免朝。庶不致太勞。而聖德亦為有益矣。

皇明紀要卷之七

音釋

柝音南名樽。尊上聲。交讓木。裁抑也。 籩音鞭。竹器。面徑。以財有甄。察也。明也。 吻音勿。口唇。 闈音獮。禁所求也。 鴟音鴟。鴟也。 洎音既。及。 扞音與。捍。 帑音他。明切。 也。 焚音嵐。食也。 獯音膾。獯也。 谷音舛。山貌。 墅音豎。田也。 也。 裸音羅。上聲。赤體也。 舛音喘。差午也。 覲音記。覲也。 也。 讞音審。切。讞也。 上聲。 讞音議。讞也。 也。

皇明紀要卷之七

音釋

卷八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顯皇帝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詔禮部擇日具儀開  
舉 經筵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 先帝時所上

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翫歲

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徒文具耳。請

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下四方郡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一

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為期約。而月終

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

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

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

對狀。報可。

甲戌萬曆二年。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宜

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天下

廉能官員。赴 會極明。面加獎賞。仍 錄

禮部具簡便儀注。詳 覽

穆宗皇實錄成。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名。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乙亥萬曆三年。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設起居注官。身

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

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

修。簡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

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

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 世

宗皇帝。嘗論大學士張璠。日日每有左右

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

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二

云是紀錄之職。本自修官。曠廢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穆宗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杖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

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奉 聖旨。都依擬行。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

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講幄。諸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丙子萬曆四年五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

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餘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上留覽。

丁丑萬曆五年。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處。

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愉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勅。加恩監修總裁等官。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

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官請舉大婚。詔

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聖母慈聖皇

太后諭。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

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

憂思。爾一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

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

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庶任用匪人。以貽我憂。

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大婚禮成。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五月。張居正奉旨還朝。名見于文華殿

西室。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

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

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

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等

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親

天子親上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



上言請 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為憲令。胎示諸侯王。今大宗伯潘晟所定宗濟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已卯萬曆七年四月。詔停鑄時。上方以賞賚缺資。命主計鑄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七

人情甚以為不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鑄。上命罷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段疋。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

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仇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鑄銖磨羨上下。皆不得欺。媚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水次謁所司。令人密促其拔。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掘入城。比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奏開有良工苦心。難以各言之。褒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月溪。親受役。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厄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為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卽家立碑祀之。後聞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八

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為上饒人。今其子孫衆多。皆以文名世。庚辰萬曆八年。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務。專在史館。遵照 勅諭事理。將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田土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戶未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為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為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根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九

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度荒闕田闕人以為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

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

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

為世業矣 辛巳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 止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人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頗年告饑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

訓錄中所載。元未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恩。上 俞允。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 獻。

壬午萬曆十年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越三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一

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訃聞 上大

震悼。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賻優厚。贈

上柱國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

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 詔太僕少卿

于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時朱正色為江陵將令朱儁黨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劫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延譽行取朱後至命都御史自言逢呂仙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仙即精靈也從仙

隨者爽朗有幹瀟從佛隨者慈從精靈隨者貴而貪狠敗類

癸未萬曆十一年。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為職。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為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以大用。願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可以養重處安。而慷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謫。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道幸而已。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二

故 國家于此等之人。允宜獎賞而優待之。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為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皇上憫其無罪。遣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誦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敘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近日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擢。揆之

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信缺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簡討。其右春坊印信。卽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裁斷。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雋建言。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甲申萬曆十二年。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 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 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 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雜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

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立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拈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爲日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於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節操如

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發功耶。蓋孔子嘗剛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之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

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狂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痼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守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察

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聖德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 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下。

乙酉。萬曆十三年。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

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減。時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半。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地。并及 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生

丙戌萬曆十四年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官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皇上受天眷命。續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

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家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睿齡漸長。陽德方亨。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皇上祇率祖

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且。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睿體克實。次第上請。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

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己意。以壞公論。從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丁亥萬曆十五年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八月。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重大。心甚憂懼。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難有

蠲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  
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為伸理。以致上干天  
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  
閣議擬該行酌來看。欽此。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上勤御講筵。以  
熙聖學。是年。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  
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一

祈 上仰法 二祖則德茂業崇

戊子萬曆十六年二月。上御經筵畢。覽

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愷德。唐臣魏徵。大

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

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

二書以資君德。以裨治道。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留

覽。查取收累朝實訓實錄稿來。進閣臣復

疏曰。臣等查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

實訓實錄已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次日

送。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

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

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

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

曾將。累朝實訓實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一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

閣臣云。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

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

觀。乞。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于閣中副

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繙閱

時有汗損。一時未能整頓。皇上如欲朝夕

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先舊

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

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牒

陸續進呈以備御覽伏候聖裁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上時

御講筵緝熙聖學

已丑萬曆十七年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于

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桂等疑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  
而伸又以朋奸疏瀆天威嚴重諸大臣合  
疏救之

應天巡按御史喬壁星疏為輔臣屢辨傷激

懇乞聖恩宣諭以全國體大意言錫爵

近日為科場波及之謫三疏自明嫌于俠氣

決去非大臣之體奉聖旨朕眷任賢輔屢

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壁星既稱碩輔難

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十二月禮官請舉裕祭上玉體未安遣

官恭代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

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

日新春仰惟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

賀因叩頭上以錐于仁疏手授時行天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語諄諄辨析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

疏留中以昭聖度上復諭時行等以狂

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久不瞻

覩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面陳

今日幸蒙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皇

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聖體常欲

靜攝臣等亦不敢數煩勞起居但

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



以慰羣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且不欲出。卽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皇上早賜裁定。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送出。行去宮門數

十丈許。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候。上已令人宣長哥來。著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上令內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名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觀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入奏。上微哂領之。久之。司禮內監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日。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自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

以下原缺

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皇上早定大計。宗社幸甚。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六月 上御門視事畢。名見閣臣等于皇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極門內暖閣。面諭陝西邊事。倦倦。以祖

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亡備。欲諭本兵申飭各鎮。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宮。辛卯萬曆十九年正月時當廟享。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官如故。仍蔭一子中書舍人。次許國少師。錫爵少傅。家屏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其餘題敘効勞人員。奉旨依擬。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胡汝寧。署丞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奉旨云。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卽今四方多事。正賴

卿與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名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知道。

壬辰萬曆二十年二月。西夏哮拜哮承恩作亂。推軍鋒陳東陽為僉長。

九月寧夏平。奏捷。上御門受賀。詔逮前

總督學曾。得免為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

臣李材。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七月星變。羣臣上疏請。上出御朝講。時彗

星漸近紫薇垣。紫薇垣者。于象為君。于地為

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方請。上于視朝

臨政之外。慎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為修省之實。而可默慰上天。審戒之心矣。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皇上左右。欽

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

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獨賜名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宗社

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上

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

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

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

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又叩頭對曰。

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皇上召臣。本付

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

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籍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輔臣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

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二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輔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卽如今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丞范可綬。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聞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臯。張

位。

王牒成加恩纂修總裁。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

民所食雁糞。閣臣勸請賑濟尋復蒙 聖諭

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

問說此是何圖。畫者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

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皮的有人  
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飢荒亂。速行蠲  
賑。以救危亾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  
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  
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  
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  
今見登雲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  
賑用。其中官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

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新以救濟國用。甚  
見憂國為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  
處。今諭卿等知。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  
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亾。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  
銜。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

長。准授都督僉事。令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  
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弒。互異。乃與遠鎮  
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  
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  
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  
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  
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  
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

信封事必可成矣。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東封東封之使从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翌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執袴子誅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弃印勅遁遠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獄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馬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丁酉萬曆二十五年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

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

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勅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為大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後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鮮地理隔越山水

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蓋增，蔡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特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蔭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畧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九月分道進兵，劉綎通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

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林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今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剿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因誘罷我師，滅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縱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際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整。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敘四帥。首陳璘。次劉縱。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縱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窟。是夜散數千金。趣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映天。

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燭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項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碁江。亦

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縱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為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噤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人言天寒如此。勿論。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



卽如我輩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  
遞。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  
唱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擡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上聞亦  
不罪也。郭後最受眷。

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請剉應龍屍。磔  
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禩

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  
阜廟。崩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  
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洪  
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  
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  
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衛。

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用  
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  
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廓其制。  
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  
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  
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禩

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  
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是年。易以  
琉璃。奕然一新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冬。冊立 元子爲 皇  
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淮。撰元良  
頌曰。皇矣維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  
承。于天受命。皇祖之命。綠字金書。殷祥莫  
正。建國于常。筦本于初。有昭天序。罔昵或渝。

列聖繩哉。願敘時敷。罔訛罔敦。以借泰牲。  
肅皇天授。在宗執統。於穆 莊考。元龍垂拱。  
咸稽天若。以勤以鞫。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  
皇建百祿。肇禋有穀。思皇朱芾。既仍且淑。二  
紀密清。一周冲穆。緇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  
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孔嘉。 皇  
揆于正。主器非他。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  
言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後正。 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慮塞淵。匪爾聽瑩。釋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  
是謀。惟公惟慎。萬禩之基。顯印茂譽。既昭既  
著。上降下孚。著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穆  
上。敬愛式金。溫清裕玉。時見五稱。日朝三屬。  
展也國貞。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  
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宮庭。以明邦國。爰啓  
東明。勝銀縷碧。 皇謂元儲。爾賢能繼。資爾  
元良。式惟主器。象輦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親親。想暨 太子受冊。祗祗威威。孝敬  
罔缺。友愛且怡。明德麗 父瞻文得師。前星  
朗照。太乙紫微。紫微帝居。明星爛如。乾心洩  
洩。純嘏方初。 皇帝萬年 皇儲燕譽。其譽  
惟何。天保有佑。亦曰吉蠲。百神爾主。 皇帝  
萬年。 皇祖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  
宮聖母。並奠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  
地惟何。思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 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無疆。載錫之光。神堯  
聖舜。萃于一堂。式救爾家。以畜萬邦。小臣作  
頌。曰紀太常。  
壬寅萬曆三十年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  
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  
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員  
外王玠。齎至臣籍。存問。恩錫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圓

官反覆疏揭。不過卽。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旣蒙 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鬱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弃履之思。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酌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脂。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癸卯萬曆三十一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劾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舊歲壬寅。

當封。請于 朝。時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敘平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承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承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紘。陳璘。並陞左都督。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龍澄。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承與巨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太。

亨。改兵部尚書。于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戎得開伍。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為。今上天啓。時十一月十四日。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皇太子正宮封妃。餘俱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當今搜覽得 旨。各降一部為定式。

上以 聖母壽屆六泰。適會 皇孫誕生。尊

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

徽號。詔告天下。覃恩中外。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出。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

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

門。母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

擒得四十九人付 天獄。為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鞫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時取決。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夏。大學士朱賡等上疏。會推諸臣。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卿可擬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

官如故。仍遣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

名。

大學士朱賡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等之狀。乃諸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緘。而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

塘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譏。其  
於章疏。可以留中。而<sup>臣</sup>等之書。揭不可無答  
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堦前。對  
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諍語橫加。輔相之  
地。真苦海矣。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太  
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  
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雜

皆被滄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一麥垂成。  
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  
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悽涼滿目。  
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官闕。監局。向  
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  
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鱉遊於人家。蓋  
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已酉萬曆三十七年。羣臣請東官出講。時數

講已踰四年矣。

閩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閩臣得關其忠。全在  
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  
不報。名為閩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  
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  
閩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懷懇請補  
閣員也。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雜

十一月。閩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觀  
玉牒紀載宗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  
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  
二十七年止。奉旨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  
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  
新生。計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一  
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  
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

續修益維者據請 刺宗人府禮部通行查  
照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修。察之事理勢難  
再緩矣。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  
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  
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  
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  
請。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  
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皇上至聖  
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  
下之煩言如往者。元良未建。聖乘何嘗  
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聖乘何嘗不欲其勤學  
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較講日久悠悠之口。  
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

願使四海人情。皇皇爰爰。至于此。此臣之  
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  
苦必欲煩續。君父惟此一事。皇上試思  
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願望于下。即  
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  
前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皇  
上獨可不為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  
修。伏乞 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鎮出開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  
東宮輒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京城大水。霖雨連朝。張  
安門一帶皆成漲河。水深五丈。輿馬不能  
行。人言與三子五坪。此水相調。以歲春復  
淪。亡塗無救。正喜得雨。可望秋成。用復地  
當。猶霖浸相秋。收無望。斯民之不幸。載  
正靜攝。將仁。事。甚。甚。思。親。也。又。持。惟。也。

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  
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福履之盛  
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御  
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  
運開矣。

壬子萬曆四十年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將冠  
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尙  
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躁。  
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  
等處訪尋。件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  
誨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官。賈  
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  
示遵行。欽此。

十二月 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朔長至節 賜群臣宴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 羣臣合辭上請 福

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

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噉

漱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蓋分封邑

定則宮幃有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

無溢額之恩私乞即擇吉啓行蚤完大典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瑋許弘綱又以  
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  
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思  
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  
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  
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若恒私念  
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  
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

言官。而他日之大臣。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為言官而總之。皆為世道耳。伏乞 聖裁。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為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經

已悉。知但閣臣乃必替股肱之托。非比他。今允卿奏。著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備用。其大察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朕壽節在邇。卿為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掌上官宣諭朕意。卿等即遵屢旨。速出。入朝。辦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吏部請召用原任太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甲寅萬曆四十二年正月。諸司請定 福藩之國。水陸路程發損。護送諸應用事宜。時結期已近。都察院亦推補河南巡按。戲。漢。科。理。福藩公務。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經

閣臣推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待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聽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夫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灰諸臣圖報之心。失朝廷培養之意。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



異日之用者乎。業已服官中外。數歷多年。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皇少子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今。而復阻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為培養。而又自為摧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阻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驥之足。而但羈之于槽。櫪有棟棟之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若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怏鬱無聊。無

論 祖宗朝。卽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

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釋 聖母親賢圖治。訓速九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擔任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

三月 福王之國。

五月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起廢。一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婦闖入東宮。以挺搥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癩疾者。

二十八日亭午。聖駕幸慈寧宮不傳鹵簿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各官不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上練冠練袍 聖容粹穆 御音清亮朗如洪鍾知爲萬壽無疆慶也。皇

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鳳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葉輝映三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容與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堦几席之間猗歟盛哉群臣啓候聖上卽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遲卽次及朔望思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時忽有風颯張差突入東宮傷人

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釁尋執東宮手示群臣口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特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

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班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爭執屢目攝之目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徹于色顏勃改數而責之連呼縱騎何在者三無應者 令中涓擊下彼承 旨者見 聖怒群族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甚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旨怒稍夷又以

皇太子禮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  
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便置至今長成又何  
疑耶其弟 福王且已之困卽有他舉亦須  
你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能挿翅飛  
至手膝下左列三 孫現在復呼三 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曾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  
出講復 應稍待禫後昨 瑞王婚進原無  
別意不過以 聖母之服不便且 聖母臨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堯

終囑我册立 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應  
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署與  
理寺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  
上云止照本內各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因  
彼爲何官傍以法司各字對又顯問 皇  
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  
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  
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

爲下孝之子深爲可恨 皇上又述 東宮  
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聽聽未起 上屢顧  
闕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  
攔阻以故零星突至跪拜錯亂 皇上不  
較也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後與 帝坐不相  
對 皇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後問曰  
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徐謂內侍  
好送他們出去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堯

部臣張問達寺臣王士昌記曰 上久以堯  
舜之聖統寰宇垂五十年謚如安瀾業  
古軼今矣今茲 皇上天眷行二百餘年  
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開誠加膝  
音家人父子然羣臣等因思乎 召見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  
聖容然嚴陛嚴閣懼愈十儀未有咫尺  
顏盈耳聲咳移時歷暑盡去苛禮且 聖

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廷士昌以職守所關。懼上有顧問。故班班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真然。皇言如綸。何取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擬。以俟修起居注者。採擇爲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縣有紅黃黑三色。

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等出海探倭。十六日離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瞭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蓬檣俱卸。但掠完海白勝船藏南磴隱處。伯起即將海道殊票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磴船張帆來。眾欲走。李進曰。勿

走。走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艘簡問何船。眾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聖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船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

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問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好船。久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魏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免罪。決不害汝。即問誰是首軍。眾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

躍過曰。我今并命報國矣。即索綱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後葉貫等借衫遞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遂帶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垣易說中國即縐眉。倭亦能寫字。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謹

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擦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喜弄刀。或以手作銃。恥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送歸。拔以為海口裨將。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酌其險之不可出耶。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

疏請釋繫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疏曰。循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去。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用二十萬為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大羊之求。填饑壑之欲。示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謹

我以弱至此乎。  
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傳八月。顏子六。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廉等。慶賀 聖壽至京。  
纂修 玉牒成。加効勞諸臣。侯拱宸等。戊午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奴兒哈赤。率合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徵清河。

脅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顏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傳調。喇喝抄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駝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遠鎮兵。及徵參將杜

皇朝紀略卷之八

神宗

卷

松山。海關。劉綎。樂國。極樂。赴京。調及。特擢。鎬以遠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野往。經略。詔總督。蕭遠。侍郎。溥。可受。先出關。順天。撫。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揚州。以便。控禦。其。創例也。遠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灌。懿。請救。廷議。懇。發。帑。金。奏。餉。百。萬。大。撫。罪。遂。師。

由米萬曆四十七年正月援遼師徵調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駢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實未澄。督非。關之眾。攻其非。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

皇朝紀略卷之八

神宗

卷

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身。之眾。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榮。駐廣寧。誓已。臬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眾。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

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景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爲池矣。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卷

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開原僉事潘宗顏及賈永澄麻岩死之。劉綎軍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剋寨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師口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焉。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

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

御史楊鶴因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故師劉綎家屬，及歿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上乃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并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兩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上賜劄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卷

令刻期從事。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擊劉過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士，且諭比關必復意。上度新經略已受事，三日遣緹騎逮治楊鎬。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死，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吏報伯要兒抄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山河

迤東截漕船。奴酋後清撫犯遼陽。遊騎往來  
撫順間。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枚  
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大寮科道稍俟間  
即簡發。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  
稱朕聞不聞聲 御朝 召對之請群臣亦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疏

既舌敝頹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  
違和。輔臣方從哲。忽蒙 召見之寵。噫。齊是  
時不召勛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正  
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摯者。豈非以股肱  
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緩急  
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必  
對天顏。俯鑒幽獨。惓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

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俄

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寮考選。發帑諸事。并  
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官府轉瞬旬日。  
間。不聞用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  
之候。仍為隆冬凄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扼  
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揣摩。倉  
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觀面失之手。里  
宮門隔若九閭。豈不虛此良遇哉。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疏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間邊離遼陽。  
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深。入在渾  
河。總兵賀世賢。築圍柱。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兩關陝未保。援兵踵  
嚴檄招撫。  
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  
胡嘉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并令  
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



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為推補。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為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為可慮。著各總兵官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誤軍機。的據法處治。○七月初九日。聖諭內閣前 皇太子奉來太

皇明紀要卷之八

補宗

惟

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而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坟之側。極為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

臣表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規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饗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群議。茲以天地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謚為孝端皇后。稽行循實。朕不敢私。爾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遂不能起。有負

皇明紀要卷之八

補宗

惟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伊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二十二日酉時。帝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各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具儀註來看。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

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大恩竭忠報

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慢事侍諭其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巫寢非禮之禁以昭 國典以戒 大孝曰今早內閣 傳 皇太子殿 皇太子 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親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等謹 駭愕隨即詳考 歷朝典故並無此例揆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

則從子之義故累朝來豈其無抱稱之憂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 皇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 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詳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號之末且 王皇貴妃 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

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 離衷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憾 桐也 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 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 爲善承 先帝者孝孰大于此乎若 祖宗 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播之天下書之 傳之後禩將爲 盛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

為孝所為善者。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取  
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尊禮為孝。  
臣願 殿下体武王之孝。而為繼述之美。無  
徒以遵命為孝也。

神宗皇帝遺照曰。朕以冲齡。續承大統。君臨  
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然  
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 先帝。於茲  
比緣多病。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補御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葬

封章多滯。僚乘半空。以礦稅繁興。征徭四出。  
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  
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遽疾彌留。羽復  
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歷  
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  
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尚  
惠玉。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官員。  
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

倦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簡任。三卿太  
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諸員。為  
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誑誤諸臣。酌量起用。  
切權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  
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釋  
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  
士。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  
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葬

為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邊三司官  
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本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并  
官俱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  
文武官。星夜辭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  
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具本來奏。前遼東。推賞  
并令九邊犒賞二項。共與脚價銀五萬兩。

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  
卽發不許延遲悞事特諭

紀要卷之八

宗

七

四出

谷差

領辦不特披...  
全支費不...  
誠其...  
毋入太倉